



朝鲜战争中的 美国陆军

(第 3 卷)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三卷)

[美]詹姆斯·F·施纳贝尔

国防大学出版社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陆军
(第三卷)

(美) 詹姆斯·F·施纳贝尔

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红山口甲三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合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30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北京)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626—0255—7/E·157
定价：6.20元

目 录

第一章	朝鲜概况与冲突背景	(1)
第二章	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	(7)
	一、北朝鲜人民军.....	(9)
	二、大韩民国国军.....	(14)
第三章	入侵三八线以南	(21)
	一、入侵.....	(23)
	二、南朝鲜军队在议政府的反击战.....	(31)
	三、汉城失陷.....	(33)
第四章	美国与联合国的反应	(40)
	一、美国与联合国的行动.....	(41)
	二、美国侨民从南朝鲜撤离.....	(43)
	三、美驻朝军事顾问团开始撤离.....	(44)
	四、驻朝前进指挥联络组.....	(47)
	五、麦克阿瑟飞往朝鲜.....	(48)
	六、总统授权在朝鲜使用美军地面部队.....	(50)
第五章	北朝鲜军队渡过汉江	(54)
	一、1950年6月美军在远东的部署.....	(54)
	二、渡过汉江.....	(58)
	三、驻朝前进指挥联络组放弃水原.....	(60)
第六章	美国地面部队参战	(64)
	一、史密斯特遣部队赴朝.....	(65)

二、史密斯特遣分队在乌山·····	(70)
第七章 从平泽到乌致院的阻滞行动·····	(82)
一、从平泽退却·····	(83)
二、天安夜战·····	(87)
三、第21步兵团向前开进·····	(94)
四、全义之战·····	(96)
五、乌致院·····	(103)
第八章 在中部山脉与东海岸·····	(108)
第九章 第8集团军负责作战指挥·····	(117)
一、沃克将军担任指挥·····	(119)
二、部队的训练与后勤·····	(121)
三、釜山港及其交通·····	(125)
四、美军司令部的判断·····	(126)
第十章 锦江战线的灾难·····	(131)
一、北朝鲜第4师在公州以南渡过锦江·····	(134)
二、美第63野战炮兵营被击溃·····	(136)
三、北朝鲜第3师渡过锦江攻击美第19步兵团·····	(141)
四、第19步兵团后方的路障·····	(148)
第十一章 大田·····	(160)
一、迪安在大田的计划·····	(161)
二、大田第一日·····	(165)
三、大田第二日·····	(170)
四、从大田撤退——路障·····	(180)
五、大田之战后的第24师·····	(199)
第十二章 战线南移·····	(203)
一、盈德与东海岸走廊·····	(203)
二、整编南朝鲜部队·····	(210)

三、驻尚州美军第25师·····	(213)
四、第1骑兵师向朝鲜开进·····	(219)
五、第1骑兵师撤守永同·····	(221)
六、第27步兵团的战斗洗礼·····	(223)
七、退却·····	(227)
八、“宁死不退”·····	(230)
第十三章 第8集团军西翼受敌·····	(236)
一、沃克采取行动·····	(237)
二、河东陷阱·····	(242)
三、北朝鲜第4师参加包围行动·····	(249)
四、北朝鲜第4师夺取居昌至洛东江的通道 ·····	(253)
五、7月31日晋州陷入敌手·····	(256)
六、晋州的三辆“潘兴”式坦克·····	(262)
七、威尔逊中校率第29步兵团第1营逃脱·····	(264)
第十四章 封锁通向马山的道路·····	(266)
一、通往马山的两条道路·····	(267)
二、“大峡谷”之战·····	(271)
三、切克中校对晋州实施战斗侦察·····	(275)
四、镇东里战事·····	(277)
第十五章 构成釜山防御圈·····	(281)
一、第25师向南转移·····	(281)
二、联合国军撤退至洛东江以南·····	(283)
三、釜山防御圈·····	(287)
四、开战首月美国空军作战与加强·····	(291)
五、釜山防御圈双方兵力对比·····	(298)
第十六章 美军首次反击——基恩特遣部队·····	(303)

一、谁攻击谁？	(306)
二、海岸公路上的第5陆战团	(312)
三、“血腥峡谷”——炮兵的墓地	(314)
四、解散基恩特遣部队	(327)
第十七章 洛东江突出部初战	(329)
一、洛东江突出部	(331)
二、北朝鲜第4师攻入洛东江突出部	(332)
三、敌军攻占苜蓿山—五峰里一线	(339)
四、龙山受到攻击	(344)
五、苜蓿山—五峰里之战	(346)
六、陆战队进攻五峰里	(352)
七、第24师攻占苜蓿山	(355)
八、攻克五峰里	(358)
九、摧毁敌桥头堡	(359)
第十八章 争夺通向釜山的东部走廊之战	(362)
一、通向釜山的庆州走廊	(362)
二、北朝鲜军队到达浦项	(364)
三、空军放弃延日机场	(371)
四、南朝鲜第3师取海路撤离	(372)
五、北朝鲜军队被赶出庆州走廊	(373)
第十九章 大邱前线	(377)
一、北朝鲜军队渡过洛东江准备进攻大邱	(379)
二、三角高地	(382)
三、敌第10师在龙浦渡江	(385)
四、倭馆303高地	(388)
五、303高地惨剧	(390)
六、对倭馆对面地区的地毯式轰炸	(394)

七、“保龄球道”——尚州至大邱走廊·····	(397)
第二十章 马山西面的僵局·····	(408)
一、集团军防线中的南部要点·····	(409)
二、北朝鲜第6师在马山以西变更部署·····	(410)
三、敌军进攻古南里·····	(411)
四、“战斗山”·····	(413)
第二十一章 八月集结，九月凶兆·····	(421)
一、八月远东空军·····	(421)
二、增强地面部队·····	(424)
三、在美国陆军中征编朝鲜人·····	(432)
四、第8集团军重新部署与向东延伸·····	(436)
五、北朝鲜的计划·····	(440)
第二十二章 釜山防御圈之战·····	(445)
一、东线行动——杰克逊特遣部队·····	(446)
二、敌军突破永川·····	(458)
三、回到大邱·····	(461)
四、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危机·····	(465)
五、第7骑兵团的退却作战·····	(467)
六、佳山“石墙城”里的部队·····	(471)
七、314高地·····	(484)
第二十三章 北朝鲜部队在南线的突破·····	(490)
一、马山附近午夜之战·····	(492)
二、牙谷之战·····	(467)
三、临战息火的“满洲特遣分队”·····	(501)
四、北朝鲜军队分割美军第2师·····	(504)
五、沃克将军9月1日的决定·····	(507)
第二十四章 北朝鲜军队在洛东江发起总攻·····	(511)

一、“满洲特遣分队”的结局	(514)
二、杨山之战	(518)
三、昌宁正面的第23步兵团	(526)
四、令人大惑不解的北朝鲜军队	(530)
五、第35步兵团——“南江磐石”	(532)
六、咸安反击战	(541)
七、“战斗山”和西北山	(546)
第二十五章 仁川登陆	(552)
一、麦克阿瑟的最初计划	(552)
二、第10军的部队集结	(554)
三、关于登陆的争论	(558)
四、海军的计划	(564)
五、情报判断	(569)
六、上船出发	(570)
七、火力准备	(573)
八、夺占仁川滩头	(574)
九、夺占金浦机场和向汉江推进	(579)
第二十六章 攻占汉城	(584)
一、攻占永登浦	(585)
二、确保南翼安全	(589)
三、汉城的西部壁垒	(592)
四、第32团开进汉城	(597)
五、街垒战	(601)
六、麦克阿瑟帮助李承晚重建汉城政权	(607)
七、汉城以南的阻击部队	(609)
八、第10军的态势	(611)
第二十七章 突破釜山包围圈	(614)

一、第8集团军的计划	(615)
二、敌军的兵力	(618)
三、釜山防御圈联合国军兵力	(620)
四、第38步兵团渡过洛东江	(622)
五、第5团战斗队攻占倭馆	(626)
六、第24师在洛东江以西展开	(628)
七、“印第安头领”师向西进攻	(632)
八、大丘以北的合围	(634)
九、右翼	(640)
十、左翼——敌军由小北山撤退	(643)
第二十八章 追击和扩张战果	(648)
一、第25师横穿朝鲜西南部	(650)
二、第2师西进	(656)
三、夺回大田	(658)
四、从多富洞到乌山——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会合	(665)
五、南朝鲜陆军部队抵达三八线	(677)
六、入侵者被赶出南朝鲜	(679)
第二十九章 全胜之谋	(686)
一、麦克阿瑟在北朝鲜的作战计划	(688)
二、第8集团军的进攻展开	(693)
三、南朝鲜第1军夺取元山和兴南	(694)
四、第10军准备前往朝鲜东北部登陆	(698)
第三十章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进入北朝鲜	(702)
一、第8集团军越过三八线——金川袋形阵地	(702)
二、第10军向朝鲜东北部挺进	(712)

三、在元山港的水雷·····	(714)
四、第10军登陆·····	(717)
第三十一章 攻占平壤·····	(719)
一、后勤情况·····	(719)
二、沙里院争夺战·····	(722)
三、进入平壤·····	(729)
第三十二章 抵达郑村河·····	(737)
一、对肃川和顺川的空降突击·····	(737)
二、歼灭敌阻击部队·····	(740)
三、夜晚之死·····	(744)
四、继续前进·····	(746)
第三十三章 中国军队介入·····	(750)
一、美国人对战事的乐观估计·····	(752)
二、穷追不舍·····	(755)
三、南朝鲜军队到达鸭绿江边·····	(757)
四、中国军队痛击南朝鲜第2军·····	(758)
五、元山——序曲·····	(761)
六、在西海岸的公路上·····	(768)
七、第10军的任务变更·····	(772)
八、中共军队挡住通向长津水库之路·····	(775)
第三十四章 云山·····	(780)
一、镇北·····	(783)
二、镇南的路障·····	(788)
三、骆驼首突出部的艰辛·····	(792)
第三十五章 第8集团军坚守清川江桥头堡·····	(804)
一、江北的行动·····	(804)
二、米格喷气机飞越鸭绿江·····	(810)

第三十六章	中国对其入朝作战第一阶段的评价 ·····	(813)
第三十七章	敌后游击战 ·····	(819)
第三十八章	第 10 军 进 军 鸭 绿 江 ·····	(829)
	一、南朝鲜第 1 军袭击海岸公路·····	(829)
	二、美国第 7 步兵师到达满洲边界·····	(832)
	三、第 3 步兵师编入第 10 军·····	(838)
	四、第 7 陆战团扫清通向水库之路·····	(840)
	五、第 8 集团军和第 10 军之间的间隙·····	(845)
第三十九章	重大问题 ·····	(850)
	一、中共军队·····	(850)
	二、第 8 集团军对中共军队介入的判断·····	(852)
	三、第 10 军的判断·····	(857)
	四、远东司令部和麦克阿瑟的判断·····	(859)
	五、实际情况·····	(869)
	六、结论·····	(873)
	七、至关重要的军事形势·····	(875)

第一章 朝鲜概况与冲突背景

人们不应忘记……地球是圆的，“条条道路通罗马”。

——沃尔德马·厄尔弗思《奇袭》

在地球上鲜为人知的地方发生极其重要的事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远离这些事件的人们有时会受到意外的、消极的影响，他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1950年的朝鲜战争就是如此。在这片山川交错的古老国土上，联合国打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俄国、中国和日本对朝鲜发生的事决不会漠然视之，它们都竭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这个半岛的命运，这已成为几十年来远东政治的一条原则。这是因为朝鲜位于俄国、中国和日本三国势力范围的结合部、是这三个强国形成的三角之顶。朝鲜在历史上一直是日本入侵亚洲大陆的通道，反过来又是亚洲大陆刺向日本的尖刀。

朝鲜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多山的半岛，四面环水，北边是鸭绿江和图们江，东、南、西三面分别濒临日本海、朝鲜海峡和黄海。与朝鲜接壤的亚洲大陆国家只有中国和苏联，前者相隔鸭绿江和图们江，国境线长约500英里，后者的接壤线是图们江的下游，只有11英里。

朝鲜的面积略大于85000平方英里，相当于美国的犹他州，形状类似佛罗里达州。海岸线长5400英里以上。东部多高山峻岭与江河湖泊，但港口很少；而南部和西部的海岸

线多处回缩，形成很多天然良港。东部海岸几乎没有潮汐，而西部仁川的潮水可达32英尺之高，居世界第二位。

朝鲜东西有90—200英里宽，南北有525—600英里长。最高的山脉在北部，有的可达8500英尺。太白山脉象一条巨龙，从东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部，并逐步低缓，从平壤与元山一线以南的整个朝鲜都是从东部太白山脉向西渐趋平缓。这种地形形成了河流流域，并决定了朝鲜境内主要河流的走向——一般都是自东北向西南。

朝鲜国土只有20%是可耕地，大部分在南部和西部，但是全国每一个小山谷都已开辟成梯田，引水灌溉，种植庄稼。主要粮食作物依次是水稻、大麦和大豆。大部分水稻种植在南方，那里阳光充足，气候温暖，每年可收获两季。根据1950年的统计，全国有3000万人，三八线以南2100万，以北900万，其中70%从事农业。南朝鲜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586人，对于一个农业国来讲，在全世界名列前茅。北朝鲜的人口虽然占不到 $\frac{1}{3}$ ，1950年面积却占了一半以上(58%)。

虽然朝鲜三面临海，可它的气候却是大陆性的，而不是海洋性的。夏天又闷又热，雨季从6月一直延续到9月；在冬季，冷风则从亚洲内陆呼啸而来。

素有“隐士王国”和“晨谥之邦”美称的朝鲜有悠久的历史，在公元前不久就开始了有记载的历史。公元100年左右，中国入侵朝鲜，把它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中国文化和技术的进步很多都借鉴于早期的朝鲜。

1894—1895年为期数月的中日战争后，日本结束了中国在朝鲜的政治影响。此后，俄国入侵中国东北的野心与日本侵占朝鲜的野心发生了冲突，导致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

争，结果日本取胜，独霸了朝鲜。尽管朝鲜人民英勇抵抗，日本还是一步一步地把朝鲜并入它的帝国，1910年把它鲸吞为自己的殖民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42年，朝鲜变成了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归自治省管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朝鲜由美国和苏联共同占领，以北纬38°线为界。后来所有重大事件盖源于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决定把朝鲜划分两部，分别在南北两处接受日军的投降。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了这个决定，这里不可能一一探讨，看来美国军方是在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开始考虑划一条军事分界线的。会议期间某日，陆军上将乔治·G·马歇尔召见当时的美国陆军作战部长约翰·E·赫尔中将(美国军事代表团成员之一)，告诉他准备好移兵入朝。赫尔将军和他的一些参谋人员围着朝鲜地图苦思良久，讨论将美苏两军的军事分界线划在哪里。他们决定，至少要把两个主要港口划入美军占领区，这就导致了在汉城以北划线的决定，这样可以把仁川港划入；而朝鲜最主要的釜山港位于最南端。这条分界线由制定军事计划人员在波茨坦划定，它并非真正是北纬38°线，而是在其附近，大致沿三八线延伸。不过，美苏两国代表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未就建议的军事分界线进行过讨论。

看来此事暂且告一段落，因为7月26日波茨坦会议结束以后紧接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8月初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这最后一件事把朝鲜军事分界线的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了。哈里·S·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15日批准了一般命令第一号，后来又征得英国和苏联政府的同意。命令规定：美军将在朝鲜北纬38°线以南接受日本投降；苏军将在其以

北受降。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于9月2日颁布此令，命令在日本政府奉裕仁天皇的诏书在东京湾签署降书的当日远东地区的所有日军均应立即投降。

苏军似乎是8月26日到达朝鲜三八线的。9月3日，正当美国陆军第24军在距朝鲜600英里的冲绳岛整装待发开赴朝鲜的时候，军长约翰·R·霍奇中将(已任命为驻朝美军司令)接到驻朝日军第17方面军司令小杉善男中将的来电，报告说苏军已进入三八线以南，但只限于开城地区。9月8日，苏军撤出开城，显然是等待美军早日开进。

1945年9月9日，霍奇将军在汉城接受了三八线以南日军的投降。两周之后，他向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报告说：“对国家被分割的不满情绪在增长。”北纬38°线毫无理由成为军事或政治的分界线。它在朝鲜最宽的部位横穿该国，全然未考虑地形特点，沿线有不少重要城镇，瓮津半岛被切为两半。

1945年9月8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此后至少有几天，朝鲜人好似梦中，他们以为50年受奴役的生活就此结束，一个和平、富足和再也不受外人干涉的新时代从此开始。

同样，对于当时在朝鲜的美军来讲，那些日子充满着美好的记忆，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几年事态的发展会令人大失所望。在接受日本投降后汉城举行的庆祝仪式上，由第7步兵师每个步兵连派代表混合编成的连队兴高采烈地列队走过总督府大院前，道路上挤满了人群，很难通过。这些官兵曾经从阿图岛一路打到冲绳，如今他们以为此生再也不会打仗了，然而谁曾料想，五年之后，又是这个师前来攻占这同一座城市，很多将士战死在街头。

为了结束南北朝鲜间日益增长的敌对活动、为了重新统

一朝鲜，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建立由九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前往朝鲜监督选举，以选出国民议会的代表、产生国民政府。但是苏联拒绝联合国的委员会进驻北朝鲜，这样也就是阻挠那一部分的朝鲜人参加自由选举。

南部朝鲜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于1948年5月10日举行大选，选出参加国民议会的200名代表。国会于5月3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李承晚为议长。7月12日，国会通过了大韩民国宪法，次日正式颁布。三天之后，国会选举李承晚为总统。1948年8月15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成立，美国在朝鲜的军事管制宣告结束。8月24日，李总统与霍奇将军签署了临时军事协定，待美军撤出朝鲜后正式生效。三星期之后，9月15日美军开始撤出。1949年元旦，美国宣布承认大韩民国，1948年8月12日以来任美国驻朝特别代表的约翰·J·穆西奥先生于1949年3月21日成为美国驻大韩民国的第一任大使。

与此同时，北朝鲜的事态却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看来是为了达到某种事先计划好的政治目的。1948年7月10日，北朝鲜的人民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决定于8月25日选举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代表。9月8日，最高人民会议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次日宣布该政府为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9月10日，金日成就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

这样，在美军接受三八线以南日军投降三年之后，在朝鲜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个政府，都宣称自己是整个朝鲜的合法政府。北朝鲜的背后是苏联，南朝鲜则得到美国和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支持。

1948年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承认大韩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建议占领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快”撤出它们的军队。12月25日，苏联宣布它的占领军已撤出朝鲜，但北朝鲜从未允许联合国朝鲜委员会入境核查。1949年3月23日，杜鲁门总统批准撤出驻朝的最后一支美军部队——第7步兵师的一个团。1949年7月8日，美驻韩大使穆西奥通知联合国委员会：美国已于6月29日从朝鲜撤出所有部队，驻朝美军司令部自6月30日午夜起停止活动。

在此期间，南朝鲜内部动荡不安。1948年夏李承晚政府成立以后，三八线以南的动乱此起彼伏。这些骚乱都是北朝鲜一手导演的，旨在推翻李氏政府，代之以共产党政权。三八线上的武装冲突越来越频繁，双方都进犯到对方的境内。

北朝鲜非但继续在南朝鲜策动叛乱、在分界线进行军事挑衅，而且还威胁联合国。1949年10月14日，北朝鲜外务相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不承认联合国在朝活动的合法性，并扬言要把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赶出去。八天之后，联合国大会决定该委员会继续工作，并责令它调查可能导致在朝鲜爆发军事行动的事件。1950年3月4日，联合国秘书长又宣布派遣八位军事观察员前往三八线进行现场视察。

在3月份，盛传南朝鲜即将遭受入侵。仅在3月3—10日的一周里，南朝鲜就出现了29次游击队的袭扰、三八线上发生18起事件。从1950年5月起，这两类活动突然呈收缩状态。这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第二章 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

“不只是斯巴达涌现战士……只要有人传授兵法，所有的国家都会产生。”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言论集》

北朝鲜人民军从一开始就处于苏联人的监督之下。最初是由保安部队负责军队的组建和训练，后来，在1948年2月苏联开始撤军时，北朝鲜政府成立了国防部，北朝鲜人民军开始正式活动。苏军从北朝鲜撤出之后仍继续对其军队进行训导与监督。据北朝鲜的一名俘虏说，他所了解到的和学习使用的每一部教学片都是苏联制作的。1950年6月以前，大约有3000名苏联人活动在北朝鲜军队，有时每一个北朝鲜步兵师就有15名苏军顾问，据说师长的顾问是上校军衔。

苏联驻北朝鲜的外交使团看来组建于1949年1月，在撤军之后行使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到1950年6月，苏驻朝的所有外交人员都是军官，不是陆军就是空军。曾任驻北朝鲜苏军司令的捷连季·福米奇·什特科夫上将在撤军后便转变为大使，显然是苏联在这个国家的最高指挥官。有情报表明，金日成首相每周都要听取什特科夫大使传达苏联的指示。

1950年6月，金日成就任北朝鲜武装部队总司令，崔庸健元帅为副总司令。这两人青年时代都曾离开朝鲜，在中国住了很长时间，最后又去莫斯科受训。在苏联的安排下，金日成于1945年9月25日返回朝鲜，同一些苏联训练出来的游

击队员一起在元山登陆。

如果按担负的任务区分，1950年6月时的北朝鲜陆军包括两类部队：一是边境保安队，二是北朝鲜人民军。前者是国内治安部队，由苏联人组建、训练、监督。其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对北朝鲜共产党的路线全力支持并为之效劳。保安队所有军官都经过院校训练，苏联顾问在那里实施直接监督。

保安队早在1945年9月就开始组建，当时，从朝鲜和中国东北逃到苏联的抗日游击队中的北朝鲜共产党人返回朝鲜，成为保安部队的核心，他们约有1800人，大部分是青年共产党员。1950年5月，北朝鲜治安部队的实力约为5万人，分为边境保安队、正规警察部队和政治警察部队。

1950年6月，边境保安队编制为五个旅——第1、第2、第3、第5和第7旅，其人员和装备不尽相同。第1旅有5000人，第3旅和第7旅各4000人，这三个旅驻扎在三八线北侧。第7旅在西侧，即瓮津半岛以北的海州至西海岸一带地区。第3旅位于第7旅以东，在中段，西起海州，东至金化；第1旅在东海岸杆城地区。这三个旅共有1.3万人，其武器装备已达到作战步兵部队的水平。每个旅下设六至七个营（每个营编成为三个步兵连）、机枪和迫击炮连、反坦克排，以及司令部和其他勤务部队。

第2旅只有2600人，分成七个营，驻扎在与中苏交界的鸭绿江和图们江畔。这个旅几乎没有任何重武器装备，如装备有迫击炮、机枪或反坦克炮，其数量也极少。第5旅有3000人，旅部设在北朝鲜首都平壤，它的任务是负责铁路安全。

一、北朝鲜人民军

1950年6月，北朝鲜人民军的地面部队编成为八个满员的步兵师、两个大部满员的步兵师、一个独立步兵团、一个摩托车侦察团和一个装甲旅。这个装甲旅和五个步兵师是训练有素的作战部队，其中很多士兵都是饱经风霜的老战士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中共和苏军并肩作战。

北朝鲜人民军正式成立于1948年2月8日。它的两个满员步兵师即第3师和第4师建于1947—1949期间；它的第一个装甲部队即第105装甲营建于1948年10月，1949年5月扩编为团。北朝鲜人民军的整编和扩编大概开始于1948年7月。据说1950年初苏联和共产党中国的官员在北平开会，研究是否用北朝鲜人民军入侵南朝鲜。此后这支部队迅速扩充，不仅加强了训练，军械库也从城镇转移到了边远的农村，准备用隐蔽的仓库接收从苏联运来的补给品、武器和弹药。此次扩军一开始从中共部队接收回朝人员约1.6万名，1950年4月，共产党中国又把1.2万名北朝鲜老战士送回，这些人组成了北朝鲜人民军的第7师（大概在1950年7月2日改编第12师）。

到1950年6月，北朝鲜人民军的1/3人员是这些来自中共部队的老战士，这支部队的战斗素质和实力因此大大增强。在北朝鲜人民军八个师中的五个师——第1、第4、第5、第6和第7（后为第12）师——中，原中共部队的朝鲜籍战士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其中第5、第6和第7师（第12师）尤其如此。另外，虽然有些部队基层士兵中没有这种老战士，但其军官和军士大都来源于这些人。

这里对第5、第6和第7师需要特别提一下。1949年7月，中

共军队将其驻扎在东北的第164师中的非朝鲜籍官兵全部调出，又完全由朝籍人员填补其空缺。接近月底时，该师全体7500名官兵乘火车来到朝鲜，整编为北朝鲜人民军第5师的第10、第11和第12步兵团。

与此同时，1949年7月，中共军的第166师也进入朝鲜，整编为北朝鲜人民军第6师的第13、第14和第15步兵团。第166师的朝籍战士开始是1942年中共组建的“朝鲜志愿军”的成员，这个志愿军的成员大部分是日本“关东军”的逃兵。这个师入朝时约有1万人，经过整编又补充800人，达到满员。

1950年2月，中共驻东北军队所有朝鲜支队集结在河南省，共约1.2万人，人员分别来自第139、第140、第141和第156师，都是身经百战的军人，有的还参加了中共由东北向北平的进军。4月上旬，这支部队乘火车开进朝鲜，在元山地区整编为北朝鲜人民军第7师的第1、第2和第3团。

除了这三个师以外，北朝鲜的第1师和第4师还各有一个团由这些老战士组成。所有从中共过来的部队入朝后立即配以苏式武器、换上北朝鲜军装、接受仿效苏军的北朝鲜战术理论的再教育。

1950年3月，北朝鲜又组建了两个新师：第10师和第15师，前者以在中共东北受过训练的部队为基础，后者除了老共党分子担任军官和军士以外，还从三个青训学校中抽调不少人。第15师虽然成立于3月，但直到6月底北朝鲜南犯之后才大量补充至满员。6月初成立了第13师，这是入侵南朝鲜之前组建的最后一个师。

到1950年6月，第105装甲团已成为第105装甲旅，拥有6000人和120辆T-34型坦克，其装备——坦克、武器和车辆

——都是俄国制造。该旅有三个坦克团（第107、第109和第203团，每团各有40辆坦克）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即第206团，约2500人）。一个坦克团由三个中型坦克营组成，每营各有13辆坦克。每个坦克营又编成为三个坦克连，每连各有4辆坦克。每辆坦克乘员5名。坦克营长、团长和师长都有自己的坦克。1950年6月底，第105装甲旅在汉城扩编为师，然后渡过汉江继续向南进犯。

除去第105装甲旅的120辆坦克外，北朝鲜的另一个坦克团大概是6月下旬装备起来的。就在北朝鲜越过三八线之前不久，据报导，30辆坦克配属给了驻扎在朝鲜中部东区仁智的第7（后为第12）师。这样到1950年6月，北朝鲜苏制T-34型坦克的总数达到150辆。

这样，在入侵南部前的半年时间里，北朝鲜原为防御型的四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团几乎翻了一番，成为七个作好战斗准备师与一个装甲旅。此外，还有三个新组建和训练的步兵师与两个独立团。

到1950年6月，北朝鲜的陆军和保安队共达13.5万人左右，其中七个突击步兵师共7.7838万人，一个坦克旅6000人，一个独立步兵大队3000人，一个摩托车团2000人，三个预备师共2.3万人，保安队共1.86万人，人民军总部和第1、第2军部共5000人。

作者注：13.5万人这个数字主要是根据对北朝鲜战俘的审讯记录推算出来的：

第1师	11000人
第2师	10838人
第3师	11000人
第4师	11000人

第5师	11000人
第6师	11000人
第7（后为第12）师	12000人
第10师	6000人
第13师	6000人
第15师	11000人
第766独立步兵大队	3000人
第12摩托车团	△ 2000人
第105装甲旅	6000人
保安第1旅	5000人
保安第2旅	△ 2600人
保安第3旅	△ 4000人
保安第5旅	△ 3000人
保安第7旅	△ 4000人
总部和第1、第2军部	△ 5000人
共计	135438人

△这些数字基于美军情报或是很有根据的推算，不是根据审俘记录或作战命令等文件。第2军组建于1950年6月12日，但无法查出其实力。第1军成立于1950年6月10日，总部和第1、第2军部的实力可能应为6000—7000人。根据某些审俘记录，在敌军发起入侵时的作战命令中还有个第17摩托车团。

“朝鲜军事顾问组”在截止于1950年6月15日的半年报告中把北朝鲜地面部队的总人数估计为11.7357万人，其中北朝鲜人民军为6.4372万人，保安队为2.76万人。大韩民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对北朝鲜军事实力的估计为17.5万人。

北朝鲜的步兵师满员时为1.1万人。编制为三三制，每

个师编有三个步兵团，每个团又编有三个营。每个师还有一个炮团和一个自行火炮营，还有卫生、通信、反坦克、工兵和教导营，以及侦察和运输连。

北朝鲜的师属炮兵1950年时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步兵师的旧模式。每个师配有12门122毫米榴弹炮、24门76毫米加农炮、12门cy-76型自行火炮、12门45毫米反坦克炮和36挺14.5毫米反坦克机枪。此外，团营两级还装备有自己的支援武器。例如，每个团装备有6门120毫米迫击炮、4门76毫米榴弹炮和6门45毫米反坦克炮；每个营有9门82毫米迫击炮、2门45毫米反坦克炮和9挺14.5毫米反坦克机枪。连也有自己的61毫米迫击炮。北朝鲜的步兵团满员时有2794人——204名军官、711名军士、1879名列兵。

从一开始，苏联就一直是北朝鲜人民军的组建者，而且始终由它提供装备，起步阶段最重要的装备是配备给第105装甲旅的苏制T-34型坦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军制式中型坦克，苏联人在1941年7月将它首次用于卫国战争。古德里安（法西斯德国上将，曾任坦克集团军司令——译者注）把苏军能阻止他向图拉和莫斯科挺进归功于这种坦克。T-34型坦克重32吨，车身低，轮距宽，外护厚装甲，装备有85毫米火炮，两挺7.62毫米机枪，一挺在前端，另一挺与火炮同轴。

苏联供给北朝鲜人民军的其它装备还有：76毫米和122毫米榴弹炮，122毫米加农炮，76毫米自行火炮，45毫米反坦克炮，61毫米、82毫米和120毫米迫击炮以及轻武器，并负责供应上述火器的弹药和手榴弹等。北朝鲜还从苏联得到了卡车，吉普车，无线电台，以及火力控制、信号和医疗设备。

1950年春，苏联向北朝鲜运送的武器装备数量尤多。一名北朝鲜后勤部门的官员被俘后说，1950年5月他去清津领取北朝鲜人民军第5师的装备时，看到苏联商船正在卸下武器弹药、码头区到处是卡车。说朝语的船员告诉他，船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开来的。战争开始几个月缴获的北朝鲜装备上的某些标志表明，它们是苏联1949—1950年间的产品，因而不可能象苏联人所声称的是1948年苏占领军从北朝鲜撤退时留下来的物资。

战争开始时，北朝鲜有180架作战飞机，全部是苏联供给的，其中有大约60架雅克教练机、40架雅克歼击机、70架歼击轰炸机和10架侦察机。北朝鲜海军约有16艘各种类型的巡逻艇，还有少量在沿海航行的汽船，据说甲板上配有轻型火炮。

二、大韩民国国军

1950年6月，李承晚总统为南朝鲜部队总司令，其次是国防部长申性模，实际统辖军队的是副总司令蔡炳德少将。

南朝鲜武装部队的组建与发展也同北朝鲜一样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外国占领时期。开始时，美国占领的主要目的是：接受三八线以南日军的投降，把他们遣送回日本，维护当地法律和秩序，一直到朝鲜人自己有能力这样做为止。

1946年1月，南朝鲜保安队成立，但组建工作进展缓慢，一年之后也不过有5000人，然而到1947年4月，它的实力翻了一番，至该年7月时已有1.5万人。保安队于1948年8月改名为大韩民国国军，其后几个月内迅速扩充，到1949年1月

实力已超过6万人。1949年3月时，南朝鲜有正规军6.5万人，海岸警卫队4000人，警察部队4.5万人，共约11.4万人。美国已为正规军的5万人配备了标准的步兵火器和作战物资，包括M-1式步枪、60毫米与81毫米迫击炮。

1949年6月底最后一批美国占领军撤出南朝鲜时，由482人组成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即开始在南朝鲜军队中工作。这个组织的全称是“驻大韩民国美国朝鲜军事顾问团”，它于1949年7月1日建立，法定人数是500名，均来自美军官兵。它的使命是“对大韩民国政府继续发展其保安部队进行咨询。”顾问团是美国驻朝使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由穆西奥大使统一管辖。如果是纯军事事务，按规定它要直接向陆军部报告，并与穆西奥大使协调后，通告美军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

1950年4月，大韩民国政府开始组建武装警察营，以解脱军队内部治安的职责。本来计划成立21个营，然而在战争开始时实际只建起了一个营，它是在1950年4月10日在宁越成立的，其职责是保护该地区的发电厂、煤矿和其它重要原料产地。

1950年6月，大韩民国武装部队的组成如下：陆军9.4808万人，海岸警卫队6145人，空军1865人，警察4.8273万人。一月之后战争开始之时，陆军的实力约为9.8万人，其中战斗部队约6.5万人，司令部和勤务部队3.3万人。

1950年6月，大韩民国军的作战部队编成八个师：第1、第2、第3、第5、第6、第7、第8师和首都师；其中五个师（第1、第2、第6、第7师和首都师）下设3个团，两个师（第3师和第8师）各2个团，一个师（即第5师）则有2个团和1个营；八个师中，只有半数（第1、第6、第7师和首都师）接近满员

表 1 大韩民国军作战师编制表 (1950年7月1日)

部 队	现有实力	师总计
第 1 步兵师 (师长白善焯上校)	1882	9715
第 11 团	2527	
第 12 团	2728	
第 13 团	2578	
第 2 步兵师 (师长李衡君准将)	1397	7910
第 5 团	1895	
第 16 团	2408	
第 25 团	2210	
第 3 步兵师 (师长刘成烈上校, 1950年7月10日李俊植准将接 任)	1826	7059
第 22 团	2646	
第 23 团	2587	
第 24 团	2580	
第 5 步兵师 (师长李雄俊少将)	2274	7276
第 15 团	2119	
第 20 团	2185	
第 1 独立营	698	
第 6 步兵师 (师长金宗五上校)	2245	9112
第 7 团	2411	
第 8 团	2288	
第 19 团	2168	
第 7 步兵师 (师长刘在衡准将)	2278	9698
第 1 团	2514	

续

部 队	现有实力	师总计
第 3 团	2487	
第 9 团	2419	
第 8 步兵师 (师长李正一上校)	1923	6866
第 10 团	2476	
第 21 团	2467	
首都步兵师 (师长李宗灿上校)	1668	7061
第 2 团	2615	
第 18 团	2778	
第 17 团 (团长白仁焯上校)	(2500)	
共计		64697

(1 万人)。

作战师的编制和实力如表 1 所示，这个表是根据大韩民国军总部的报告列出的。不知什么原因，这个报告没有提及第 17 团。该团约有 2500 人，按编制表应属首都师。

南朝鲜的第 1、第 7、第 6 和第 8 师被认为是最精锐的部队，1950 年夏初，他们按上述顺序从西到东部署在三八线一带。在西端第 1 师的北部是瓮津半岛，由首都师第 17 团驻守。其它四个师分散在内地和南端，其中三个师进行反游击战和小规模战术训练。首都师师部设在汉城，第 2 师在大田附近的清州，第 3 师在大邱，第 5 师在西南部的光州。

驻守在三八线一带南朝鲜几个师的武器装备大部分是美国制造，包括 M-1 式步枪，0.30 英寸卡宾枪，60 毫米和 81 毫米迫击炮，2.36 英寸火箭筒，37 毫米反坦克炮，M-3 型 105 毫

米榴弹炮。这些榴弹炮曾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步兵的炮连，它们比一般 M—2型105毫米榴弹炮的炮筒短，没有装甲护板，有效射程只有7250码（最大射程为8200码），而M—2型105毫米榴弹炮的有效射程是1.25万码。有五个这样的榴弹炮营，编成为营部连、勤务连和三个炮连，每个炮连装备有五门炮。第1、第2、第6、第7和第8师各配一个榴弹炮营。战争开始时第六个营正在组建。至1950年6月15日时，南朝鲜军队共有91门榴弹炮，其中2门不能使用。南朝鲜没有坦克，没有中型火炮，没有4.2英寸迫击炮，没有无后座力滑膛炮，也没有战斗机或轰炸机。在东部和南部山区进行反游击战的那几个师配有各种轻武器，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过的日制 M-99式步枪。

1949年10月，大韩民国的国防部长要求配置189辆 M-26型坦克，但是美国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告诉他，顾问团认为，朝鲜的地形和道路以及桥梁的现状不适宜坦克有效地发挥作用。大约在同一时期，顾问团的一名成员向穆西奥大使指出，目前给南朝鲜提供的武器装备不足以维护边界的安全。他列举实例说，北朝鲜的大炮比南朝鲜的 M-3型10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大出几千码，可以任意炮击南朝鲜的阵地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1950年6月，大韩民国军的重型武器包括：27辆装甲车、700多门火炮和迫击炮（其中有105毫米榴弹炮、81毫米和60毫米迫击炮）、约140辆反坦克炮，以及1900门2.36英寸火箭筒。此时它还有约2100辆美军提供的摩托车辆用于运输，其中约830辆为2.5吨卡车、1300辆1/4吨卡车（吉普车）。这些车辆保养得很不好。

1950年6月南朝鲜空军只有一个飞行大队，包括12架联

络机和10架高级教练机（AT6）。美军顾问团派驻南朝鲜空军的顾问迪安·E·赫思少校自己控制着少量（约有10架）老式F-51型飞机，但南朝鲜的飞行员都还不能执行作战飞行任务。这几架飞机于1950年6月26日交给了南朝鲜空军。

6月25日南朝鲜海军编成有：新近从美国剩余舰支中买进的1艘巡逻艇（PC₇₀₁），还有3艘同样的巡逻艇正在从夏威夷开往朝鲜的途中，1艘坦克登陆维修船、15艘原美海军使用的扫雷舰，10艘原为日军的布雷舰，以及其它一些小型舰只。

1950年6月，大韩民国军的火炮弹药的储存量很少，打几天就会告罄。估计有15%的武器和35%的车辆不能使用。美国原来供给的用于半年的零配件也已用尽。

大韩民国军的训练状况从美军顾问团团长的报告中可见一斑。报告说，该军大部分部队已然完成连级的小部队训练，正在进行营级训练。

总之，在1950年6月间，北朝鲜部队明显地优于南朝鲜部队，它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1）北朝鲜有150辆配有85毫米火炮的性能良好的中型坦克；而南朝鲜没有坦克。（2）北朝鲜有三种火炮——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自行火炮、76毫米师属火炮，这最后一种火炮最大射程达1.4万码以上，大大超过南朝鲜的M-3型105毫米榴弹炮，后者最大射程只有8200码。在师属炮的数量上，北南朝鲜平均为3:1。（3）北朝鲜有一支小规模战术空军；而南朝鲜根本没有空军。

（4）在作战部队的实力方面，北朝鲜有8.9万人；而南朝鲜只有6.5万人左右。（5）北朝鲜保安队中还有1.86万人受过训练，三个预备师的2.3万人也接受过部分训练；而南朝鲜只有4.5万人的治安警察接受过训练，而且训练和装备都不

适应战术要求。双方的海军或海岸警卫队规模都较小，实力也差不多，相对来说并不重要。

在上述几个方面北朝鲜部队占着优势，然而在战争爆发之前，这个情况并未被美国军界普遍认识。事实上当时大家都感到（也许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威廉·L·罗伯茨也持此观点），一旦北朝鲜发起攻击，大韩民国军完全有能力予以击退。

第三章 入侵三八线以南

“因此，希望和平的人应该做好战争的准备；希望胜利的人应该不辞辛劳地训练自己的部队；希望成功的人应该按作战原则去打，而不是碰运气。任何人都不能冒犯或侮辱战斗力明显处于优势的强国。”

——韦格蒂乌斯《罗马军制》

1950年6月8日，平壤报纸刊登了“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个宣言，次日即宣布其目标是8月初在南北朝鲜分别选举议会代表，于8月15日即日本投降、朝鲜解放五周年纪念之日于汉城召开会议。由此看来，金日成首相和他的苏联顾问们估计，到8月中旬，他们可以占领整个朝鲜、举行“选举”、建立“统一的”朝鲜新政府。

从6月15日到24日，北朝鲜部队统帅部把所有的正规部队都移至三八线附近，按原订计划各就各位，随时准备发起向南朝鲜的进攻，其中有些部队来自最北部。除原已部置在三八线的军队外，如今又增加了全付武装的大约8万人。他们成功地进入阵地而未被察觉。进攻部队为7个步兵师、1个装甲旅、1个独立步兵团、1个摩托车团和1个边界保安旅，共约9万人，有150辆T-34型坦克。崔庸健将军是总指挥。所有的进攻都是准备沿主要道路向前推进。西起开城，东至春川，北朝鲜集结了半数以上的步兵、炮兵部队，

以及大部分坦克，对汉城形成夹击之势，主要攻击路线是沿“议政府通道”南进，直逼汉城。古代时北方对南方的人侵就是采取此条路线。

为了准备入侵，北朝鲜人民军的情报部长6月18日向第4师参谋长发布第1号情报令(用俄语)，要他们在发起进攻之前收集并分析守卫通向议政府通道之敌防守阵地的情况。类似的命令也于同日发给了第1、第2、第3、第6、第7师，第12摩托车团和第3保安旅，内容根据各部队所在前沿的位置而有所不同。毫无疑问，这种命令也发往第5师，可能还有其它部队。

6月22日，北朝鲜第4师师长李权武少将用朝语发布作战命令：沿议政府通道南进。命令说，第1师在他的右翼，第3师在他的左翼，三个师将合兵进攻汉城。在工兵的支援下，坦克和自行火炮将在前面开路，一切准备工作须在6月23日午夜之前完成，突破南朝鲜防御阵地之后，第4师将向议政府——汉城地区挺进。看来其它攻击部队也在同一时间接到进攻命令。

北朝鲜进攻部队大都在6月23日到达集结地域，到24日已进入出发阵地准备发起攻击。军官对士兵讲这是演习，但到了6月23—24日，大部分士兵都意识到就要打仗了。

首当其冲的是南朝鲜布署在三八线南侧防御阵地的4个师和1个团。虽然他们对北朝鲜将会进攻做过种种推测，但是都没有料到攻击即将来临。就在前不久的6月12日，联合国朝鲜委员会还就南朝鲜军方曾就北朝鲜即将进攻发出警告一事询问过罗伯茨将军领导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美国情报机构6月19日得到消息说，北朝鲜正准备发动进攻，但没有就此对形势作出评估。美国军官认为进攻不会马上来临；即使

来了，南朝鲜也足以对付。南朝鲜人自己并不如此乐观，他们看到了北方有歼击机、坦克，火炮的性能比南方好，作战人员的数量也占优势。1950年6月，在北朝鲜发动进攻的前后，根据对美国军事顾问团官员采访所发表的文章都反映出这种观点（显然，罗伯茨将军和军事顾问团大部分成员都持此看法）：无论北朝鲜对南朝鲜采取什么举动，大韩民国军都能经得住考验。

一、入 侵

1950年6月25日是个星期天，尚未破晓，天色阴暗，大雨洒落在三八线上。在靠南一点的汉城，黎明时分也是浓云密布，但只有零星小阵雨。雨季刚刚开始，估计在未来几周内，雨——而且是大雨——将洒遍南朝鲜翠绿的稻田和灰黄的山坡。

突然，北朝鲜部队方面万炮齐鸣，打破了黑沉沉、湿漉漉三八线的晨谧。此刻大概是凌晨4时。敌军开炮的确切时间在从东到西的不同部位有不同的说法，相差达一小时；但各处的情况都表明，这是沿整个三八线协调一致的进攻。发起的顺序看来是从西到东，最早受到攻击的是瓮津半岛，那时估计为凌晨4时。

对南朝鲜而言，这真是祸从天降。很多军官、某些士兵、以及不少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成员正在汉城度周末。尽管有4个师和1个团驻扎在边界附近，但是每个师只有1个团、独立团只有1个营确实在沿三八线的预制的防御阵地上；其余部队是在距三八线10—30英里的预备队阵地上。因此，承受北朝鲜大规模进攻的是防守力量薄弱而又毫无思想

准备的南朝鲜部队。

北朝鲜的进攻开始很久之后，平壤电台在上午11时广播了一项声明。声明说，由于“敌伪李承晚”命令南朝鲜傀儡军北犯，北朝鲜政府向南朝鲜宣战。广播声称，朝鲜人民军是自卫反击，并已开始“正当的南进”。它扬言，李承晚将被逮捕和处决。午后不久于1时35分，北朝鲜的金日成首相在广播讲话中宣称，南朝鲜拒绝了北朝鲜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各项建议，并于当日清晨对瓮津半岛以北的北朝鲜海州地区发起进攻，因此必须对北朝鲜反击的一切后果负责。

约凌晨4时，北朝鲜对汉城西北和西海岸的瓮津半岛发起进攻，先由第6步兵师第14团和第3保安旅进行重炮、迫击炮和轻武器的炮火准备；半小时后地面部队在没有装甲兵支援的情况下就越过三八线大举进攻，那里驻守的是白仁焯上校指挥的南朝鲜第17团的一个营。

随第17团驻瓮津半岛的五名美军顾问于6时左右用无线电向汉城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作了报告，这是从三八线附近传来的第一个消息。报告说，第17团正遭受猛烈攻击，即将被击溃。接近9时，第二份电文发到汉城，请求空中后送。军事顾问团的两名飞行员——埃劳得·斯温克少校和弗朗克·布朗中尉自告奋勇驾机(L-5)从汉城前往，并成功地一次将五名美国人接回。

人们一直认为，瓮津半岛被大海与南朝鲜其它部分隔开，一旦北朝鲜进攻就守不住。在6月25日当天，南朝鲜按原定计划撤退第17团。附近海域原有一艘登陆舰，又从仁川派来两艘。6月26日(星期一)，它们把白仁焯上校和两个营的大部分官兵(共约1750人)撤走，另一个营在战斗的最初阶段即全军覆没。

次日，北朝鲜第6师第14团把瓮津半岛交给了第3保安旅，然后立即沿海州和开城返回第6师。

开城位于瓮津半岛以东，是朝鲜的古都，在三八线以南2英里，为汉城——平壤公路、铁路干线上的重镇。南朝鲜第1师第12团的两个营驻守在城北，该团的另一个营在延安，那是西20英里处的水稻盛产区的中心。第13团驻守高浪浦里，该镇在开城以东15英里处，就在临津江北岸。作为预备队的第11团和第1师师部在水色，这是一个小村落，用作兵站，在汉城以北几英里处。在战争爆发之前，美军驻第1师高级顾问埃劳德·H·罗克韦尔中校曾与该师比较年轻的师长白善焯上校讨论过，他们都认为，如果北朝鲜发动进攻，该师守得住的唯一防线是在临津江以南。

开城以北两英里处是松岳山（475高地），它从东到西呈T形，三八线差不多就在它的山脊上，故北朝鲜早已在此构筑工事。汉城——平壤——满州这条南北铁路干线在开城向西行6英里，在接近礼成江处又折向北跨过三八线。

6月25日清晨与南朝鲜第1师第12团驻守三八线的唯一美国军官是助理顾问约瑟夫·R·达里戈上尉。他住在开城东北角，就在松岳山脚下。大约在5时，达里戈上尉被隆隆的大炮声惊醒，接着炮弹片和子弹打到他住的房子。他赶忙跳下床，穿上裤子，抓起衬衣和鞋子就往楼下跑，正好碰到想上楼叫醒他的朝鲜随从。两人跑出房门，跳上吉普车，向南开到汉城。他们一路没有碰到军队，但枪炮的猛烈程度表明敌军已发起进攻。达里戈决定继续沿汶山里公路向南到临津江。

到达开城市中心时，轻武器火力几乎击中达里戈的吉普车。他向西一望，大吃一惊——在半英里之外的火车站，一

列火车停在那里，达里戈清楚地看到北朝鲜士兵正从15节车厢中蜂拥而出，其中有些士兵正向市中心奔来。达里戈估计火车上共有两三个营，或者一个团的敌军。显然，这些北朝鲜人已在前一天晚上集中在三八线北侧的铁路沿线；今天清晨他们的炮兵和其他步兵部队从松岳山发起正面进攻的同时，他们又迂迴到开城北边南朝鲜部队的身后。北朝鲜第6师第13团和第15团负责攻打开城。

守备开城和延安的南朝鲜第12团大都被击毙或被俘，只有两个连得以逃脱，次日向师部作了汇报。到上午9时30分，整个开城沦陷。此时达里戈已逃离该城，渡过临津江，平安到达汶山里。

在汉城，罗克韦尔上校正在美国使团区他的住所度周末。星期日天刚亮，他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白上校带着几个参谋等在门外。他们向罗克韦尔通报了北朝鲜进攻三八线的情况。白打电报给他的师部，命令第11团和其它一些部队立即开赴汶山里——高浪浦里一带，按既定计划进入防御阵地。罗克韦尔上校和白上校随即乘车来到汶山里。第11团行动迅速，序列严整，从水色开赴前线，在第13团左侧进入阵地。这样就有两个团的兵力保卫通往临津江大桥的道路。在那里，他们与北朝鲜部队展开殊死搏斗，第13团表现尤为突出。

罗克韦尔上校和白上校在汶山里乘飞机侦察了战情之后，决定按预先计划炸毁临津江大桥，白上校下令待第12团从桥上撤回后即予炸毁。然而敌人的追兵离得很近，此令难以执行，于是大桥完整无损地落入敌手。

北朝鲜第1师在第105装甲旅的坦克支援下发起对汶山里地区的进攻。一开始，南朝鲜第13团的某些战士采取自

杀性战术，带着烈性炸药钻到敌坦克下面，另一些人用炸药包和杆头装药，甚至还有人爬上坦克，企图用钩子撬开舱盖往里面塞手榴弹。这些战士都是自告奋勇冲上去的。尽管炸毁了几辆坦克，但他们大都被击毙，此后愿意执行这种任务的人便寥寥无几了。

南朝鲜第1师坚守高浪浦里差不多整整三天，后来两翼受到敌军迂迴包抄，眼看就要被来自议政府通道的敌军切断，便开始向汉江撤退。

6月28日，美国战斗机奉命攻击汉江以北任何有组织的部队，结果误打了南朝鲜第1师，致使不少人伤亡。飞机离开后，白上校把他的人马召集起来说，“你们原以为美国人不会来帮忙，现在该清楚了。”

北朝鲜部队全线出击，但主攻方向是议政府通道。这次进攻是由北朝鲜第4和第3步兵师在第105装甲旅的坦克支援下于6月25日5时30分发起的，分两路进攻，在议政府实行合围，然后向汉城挺进。北朝鲜第4师从三八线永川一带向前直取东豆川里；第3师沿金化——议政府——汉城公路南下，这条公路又叫抱川路，从东北方向转向议政府。第105装甲旅的第107坦克团用大约40辆T-34型坦克支援第4师；第109坦克团以同样数量的坦克支援抱川路上的第3师。

首先遭到北朝鲜第3和第4师打击的是部署在三八线上的南朝鲜第7师的第1团。在敌军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攻击下，他们在初战中伤亡惨重。在该团后面，守备东边公路上普天的是第9团，再靠后西边公路的东豆川里有第3团。8时30分，前线的一位南朝鲜军官向汉城的国防部长发报，报告北朝鲜正在三八线附近实施猛烈炮击和全面进攻，并已占领一些要地。报告要求立即派去增援部队，因为所有南朝鲜部

队都已投入战斗。北朝鲜东西两路的强火力装甲纵队节节胜利，向前稳步推进。6月25日24时左右，汉城以北20英里的议政府的市民已可以听到两路纵队合围时的炮声。

上午八九点钟，汉城接到报告说，金浦机场遭到空袭。没有过多久，两架苏制雅克歼击机出现在汉城上空，向干道进行扫射。下午，敌机又飞临金浦和汉城上空。

春川在朝鲜半岛的东部，同开城一样，也靠近三八线。它在北汉江上，是个交通中心，是穿过朝鲜中部山区通向南方交通运输网的必经之地。前面只讲到北朝鲜第1军的进攻；从春川向东则是第2军的进攻区域，其军部设在春川以北的华川。原驻守华川的北朝鲜第2师向南朝鲜边界移动，接替了那里的一支边界保安部队；再向东几英里的麟蹄，北朝鲜第7师也采取了同样行动。北朝鲜进攻的计划是由第2师于第一天下午攻克春川，第7师则直接南下，夺取三八线以南几英里的洪川。

春川是一座美丽的城镇，位于孔雀山脚下；孔雀山顶有个远近闻名的庙宇，支柱都是红漆木。春川由南朝鲜第6师第7团把守；东侧驻守着另一个团，守卫着去横城的通道。第三个团是预备队，同师部一起驻扎在三八线以南45英里的原州。

星期日清晨，北朝鲜第2师两个团的进攻部队向春川发起进攻：第6团沿河而下，第4团则翻越城北的山地。从一开始南朝鲜的大炮就发挥了威力，敌军第6团遇到顽强抵抗。傍晚，第2师的预备队——第17团也投入战斗。驻南朝鲜第6师的美军顾问托马斯·D·麦克费尔中校上午得知北朝鲜部队已跨过三八线的消息，便从原州前往春川。当天傍晚，南朝鲜第6师的一个预备团也从原州来到春川。防守春川

的重要性还在于：对那里的南朝鲜人员没有发放通行证，北朝鲜进攻开始前，那里的防御部队已经满员。

春川战斗的进展对北朝鲜不利。南朝鲜第6师驻守在城北山脊上，凭借水泥浇筑的坚固掩体，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北朝鲜第2师第一天没有能拿下春川，敌第2军被迫改变第7师的进攻计划。这个师已从30英里以东的麟蹄地区开拔，原计划要去攻占春川东南方的重镇洪川。如今第2军命令它转奔春川。该师6月26日晚到达春川，立即会同第2师合力攻打这个城市。

看来，在第7师到达之后，敌军坦克才投入春川战斗。此战一直持续到第三天，即6月27日，南朝鲜第6师的防线才被攻破，28日奉命南撤。北朝鲜部队开进春川城，前面有9辆T-34型坦克开路，此时为6月28日上午。

在春川战斗中，敌军第2师损失惨重，伤亡率据报导超过40%，其中第6团在50%以上。被俘的北朝鲜官兵供认：大部分伤亡是南朝鲜炮击所致。南朝鲜反炮兵火力也给敌军大炮和其它支援武器造成巨大损失，其中摧毁敌师16门苏制76毫米自行火炮中的7门，2门45毫米反坦克炮和几门不同型号的迫击炮。北朝鲜的第7师也有不小伤亡，但不象第2师那样严重。

北朝鲜攻占春川之后，第7师继续向南攻取洪川，第2师则向西直奔汉城。

从麟蹄越过太白山，最后一部北朝鲜部队正在东海岸等待进攻时刻的到来。北朝鲜第5师，第766独立大队和一些游击队已整装待发，准备越过三八线。驻防边界南侧的是南朝鲜第8师的第10团。第8师师部在离海岸15英里处的江陵。该师第21团驻扎在江陵以南25英里处的三陟，不过在6

月25日那天，该团只有少部分人在三陟，因为其中有两个营正在南部太白山区对付游击队。

6月25日(星期日)晨5时许，美国军事顾问团驻三陟第10团的顾问乔治·D·凯斯勒少校被唤醒，南朝鲜人告诉他，北朝鲜正在三八线一带大举进攻。几分钟之后又传来消息：敌军正在附近海岸两处登陆，一处在三陟之北，一处在其南。第10团团团长和凯斯勒少校跳上吉普来到海岸。从一座小山顶上望去，可以看见海边上停着很多帆船和舢板，约有一个营的部队在海岸公路上转来转去。吉普车又开到三陟以南，他们看到的是同一景象。两人回到三陟时，敌船还在沿海活动。南朝鲜部队拖出了反坦克炮，向敌船开火，凯斯勒看见两艘船被击沉。北朝鲜部队没有在三陟登陆，在该城南北两处登陆的是北朝鲜游击队，北约400人，南约600人。他们登陆后的任务是向朝鲜东部山区内地渗透。

与此同时，北朝鲜第766独立大队的两个营在江陵附近登陆，然后由它作为先头部队沿海岸公路向南推进。与其相配合，第5师和第766独立大队其他人员也越过了三八线。

6月26日，驻南朝鲜第8师的美军顾问们在江陵集中，协助该师师长拟订撤退计划。当时该师第10团还在三八线附近阻滞敌军南进。按照商定的计划，第8师要越过太白山向内地撤退，如有可能则与中部山区通道的第6师建立联系，然后通过丹阳山口向南方的釜山方向运动。美军顾问当晚离开江陵，乘车向西南到原州，南朝鲜第6师的指挥所就设在那里。

6月28日，第8师师长电告大韩民国总参谋长，说他已无力防守江陵，第10团和第21团被迫撤出阵地。南朝鲜第8师成功地实施了撤退计划，6月27日至28日携带武器装备开

始南撤。

二、南朝鲜军队在议政府的反击战

到6月25日(星期天)上午9时30分,汉城的南朝鲜部队最高指挥部得出结论:这次北朝鲜发动的是全面进攻,而不是重复以往的那种“稻田战”。

根据事先拟定的计划,南朝鲜开始调动预备队在汉城以北集结,准备在咽喉要地议政府通道发起反攻。第一支从远离三八线地区调往前沿的部队是驻守大田的第2师。6月25日下午2时30分,师部和第5团的部分官兵乘火车离开大田前往汉城,驻该师的美军顾问随车同行。傍晚,第5师的一部也从朝鲜西南部的光州北上。当晚,第3师的第22团、第3工兵营和57毫米反坦克连也从大邱向北开进。

在25日那天,大韩民国军总参谋长蔡将军在他的美国顾问詹姆斯·W·豪斯曼上尉的陪同下两次从汉城到议政府地区视察。人称“胖小子”的蔡将军体重111公斤,身高1.67米。他计划于次日清晨在议政府通道发起反攻,由第7师在左翼沿议政府外的东豆川路发起进攻,第2师在右翼沿抱川路发起进攻。为此,蔡将军计划将驻守抱川路的第7师一部调往东豆川路,达成该师在东川路的集结,而把抱川路段交给第2师。由于第2师只能在夜间才能到达议政府地区,要从汉城以南90英里的大田把该师的大部分人马集结起来并输送到议政府以北,并在次日清晨完成各项作战部署,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第2师师长李衡君准将反对蔡的计划,因为那意味着他不得不用自己的小股部队零敲碎打地进攻。他的主张是推迟

反攻，待到他把这个师全部（至少是大部）兵力调至前沿时再实施反攻计划。豪斯曼上尉同意这个观点。然而蔡将军却对此挥之不顾，下令6月26日清晨发动进攻。反攻计划中没有列入汉城的首都师，因为不被认为是作战部队，没有装备火炮。该师一直作为一种礼仪部队使用，其骑兵团则是“宫廷卫队”。

6月25日午夜，曾阻滞北朝鲜第3师进攻的第7师一部撤出抱川。次日上午，只有第2师师部和第5团的第1、第2营到达了议政府地区。

反攻的第一天，左翼东豆川里附近的第7师打得不错，虽然他们在人员、装甲兵和火炮上都处于劣势，但仍给敌第4师第16团造成不小伤亡。尽管如此，敌人还是继续南进，傍晚占领并通过了东豆川里。于是在6月26日早晨就出现了这种局面：北朝鲜第4师的两个团两路并进，第3师也是两团并进，两个师都有强大的装甲部队。两支部队都自北逼近议政府，对该镇以及由此通往汉城的通道构成合围之势。

6月26日晨，南朝鲜第7师师长刘在衡准将按反攻计划向议政府以北的北朝鲜第4师发动进攻。开始时进展顺利，致使当天下午汉城广播电台声称：第7师大举反攻，击毙敌军1580人、击毁坦克58辆、另击毁或缴获其它多种武器。

这种报导不仅严重夸大了第7师的初胜，而且掩盖了已经出现在第2师面前的极其危险的态势。北朝鲜第3师已于25日夜撤出抱川，但第二天早晨又卷土重来，第二次占领抱川，这一次无人抗击。他们以坦克开路，继续向西南直奔议政府。南朝鲜第2师师长李将军显然认为用他的两个营的兵力发动反攻无济于事，因此根本没有执行原订计划，而是按兵不动。第二天上午，他坐在指挥所，四周是参谋人员，他们都

无所事事。他的两个营在议政府东北部约 2 英里处的防御阵地上，把守着抱川路。26日上午 8 时，第 2 师的这支部队在那里与南进的北朝鲜部队交火，大炮和轻武器齐发。敌步兵前有坦克纵队开路。南朝鲜军向坦克开炮，有的炮弹击中了坦克，但坦克损伤不大，只停留片刻又继续向前开进。这支坦克纵队穿过南朝鲜步兵阵地进入议政府。坦克过后，敌第 7 团与南朝鲜步兵交火。在眼见即将被敌军包围的情况下，南朝鲜第 2 师这两个营的残部只得撤进山里。

第 2 师在议政府以东右翼的失利迫使第 7 师放弃西路的进攻，撤至议政府以南。夜幕降临之前，北朝鲜第 3 师和第 4 师以及支援他们的第 105 装甲旅都已开进议政府。南朝鲜第 2 师在议政府以北的失利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南朝鲜方面再也没有其它组织有序的部队能够在汉城以北组织有效的抵抗了。

事后李将军向威廉·H·S·赖特解释说，26日晨他之所以没有发起进攻，是因为他的部队尚未集结起来，他只好耐心等待。其实给他的命令是以现有的兵力发起攻击。显然，这种进攻不会成功。真正致命的失误是蔡将军的反攻计划。他要第 2 师负责抱川路段，而实际上显然到 6 月 26 日晨该师不可能集结足够的兵力承担此任。

三、汉城失陷

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即 6 月 26 日）傍晚，汉城以北的形势对南朝鲜相当不利。它在高浪浦里的第 1 师受到敌军两面夹击：东面是北朝鲜第 1 师，议政府方向则有敌第 4 师和第 3 师。南朝鲜第 7 师和第 2、第 5 以及首都师的部分官兵

在议政府周围进行阻滞战斗，但互相之间没有协调起来。

当晚，韩国政府决定从汉城迁到大田，而国会议员经过辩论决定留在汉城。入夜，南朝鲜部队最高司令部决定撤出汉城，次日上午开始撤离，前往永登浦以南5英里处的始兴里，这次行动并未通知赖特上校和美军顾问团。

27日上午9时，穆西奥大使和使馆工作人员离开汉城前往水原。后来赖特上校和顾问团也随南朝鲜军总部来到始兴里。在这里，赖特上校劝说蔡将军返回汉城。6月27日下午6时，南朝鲜军总部和美军顾问团都返回到汉城。

北朝鲜入侵的头两天，汉城地区总的气氛还算平静，但第三天情况就不同了。南朝鲜第7师和第2师反攻的失利以及北朝鲜继续向汉城挺进的消息在6月27日传遍汉城，汉城的道路上难民拥挤不堪。26日和27日，北朝鲜飞机向汉城空投传单，敦促投降。北朝鲜军司令、陆军元帅崔庸健也通过广播发出这种呼吁。汉城市民普遍认为该市难以守到天亮，到傍晚时，整个城市已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为减缓敌人的进军速度，南朝鲜预先制订了设置路障和破坏计划、并进行了多次演练；但是在敌人T-34型坦克面前，南朝鲜一片恐慌，“安装好的炸药没有爆炸，设置的路障无人把守，障碍物缺少火力掩护”。不过尚有一个例外，南朝鲜工兵学校校长严弘燮中校率领一个临时组建的小组在议政府——汉城公路上的某一设雷桥上用炸药和杆头装药炸毁了北朝鲜4辆坦克。北朝鲜入侵时，南朝鲜之所以对付不了敌军的坦克，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反坦克地雷——他们只有对付人员的地雷。

到27日午夜，汉城防线已基本崩溃。北朝鲜第3师第9团首先到达汉城，其先头部队于晚7时30分抵达市郊，但遭

到猛烈抵抗，不得不暂时撤退。晚 11 时许，敌一辆坦克与一个步兵排进入市东北区长都宫的秘密花园。南朝鲜警察最后总算摧毁了这辆坦克，打死并驱散了那些步兵。

午夜，彼得·W·斯科特中校临时接任南朝鲜军总部作训顾问。他看到南朝鲜作训部门人员得知敌军突破汉城城边防线后便收起地图。斯科特当即询问蔡将军是否已下令总部撤退，后者回答并无此令。

就在此时，赖特上校命令顾问团的一些成员回住所稍事休息，其中一位是顾问团的副参谋长、小沃尔特·格林沃德中校。据他本人讲，他上床不久，南朝鲜作训部门的美军顾问小乔治·R·塞德伯里即打来电话，说南朝鲜人打算炸掉汉江上的几座大桥。塞德伯里讲，他正试图说服南朝鲜副总长金白一将军改变决定，等待如今正挤在汉城街道上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撤回汉江南岸之后再炸桥。美军顾问团与蔡将军本来有过协议，即敌军坦克开到南朝鲜军总部所在街道时再行炸桥。格林沃德急行赶到南朝鲜军总部。金将军向他解释说，国防部副部长 1 时 30 分下令炸桥，故须立即执行。

当时负责作训的张昌国将军事后回忆道，第 2 师师长李将军在午夜后来到总部，得知即将炸桥的消息后，曾向金将军恳求，至少要等目前他尚在汉城的部队及其装备南渡汉江之后再行爆破。看来此前南朝鲜总长蔡将军已被人硬推进吉普车送到汉江南岸去了。据张将军说，蔡将军本想留在汉城的。他一走，金将军在此关键时刻就成了南朝鲜军总部最高长官了。在李将军的恳求之下，金将军叫张将军立即驱车去汉江下令不得炸桥。张将军出了总部，坐上吉普车，向公路桥驶去，但是街道上挤满了行人与车辆，吉普车只能缓缓前行。他能与汉江南岸的爆破组直接联系的最近点是大桥北端附近的警

岗。事后他回忆道，当他来到离大桥约150码的时候，突然看见一道橙色巨光照亮夜空，随即传来震耳欲聋的巨响，宣告公路桥和三座铁路桥已被炸毁。

这次大爆炸把汉江公路大桥的两段拱桥炸落在靠南岸的河水之中。它们是28日2时15分引爆的，当时对挤在这些桥面上的军民并未发出任何警告。

罗伯特·T·黑兹利特上校和豪斯曼上尉这两名美军顾问团成员当时正在前往水原的途中，他们准备在那里与东京建立联系。两人刚过桥就传来爆炸声——豪斯曼说相隔7分钟，黑兹利特讲只有5分钟，豪斯曼说爆炸是28日凌晨2时15分进行的，其它一些说法大体一致。当时公路桥的三条车道都挤满了行人和车辆；在汉城，通向此桥的宽阔大道的所有八条车道也挤得水泄不通，有步行的军人和老百姓，也有军车和大炮在内的各种车辆。当时在汉城消息最灵通的美国军官估计，在这次炸桥中炸死或淹死的有500至800人，卡在尚未落入水中的桥面上的人数可能比这多一倍；如果包括汉城一侧的引桥，当时约有4000人正在桥面上。三名美国战地记者——伯顿·克兰、弗朗克·吉布尼和凯斯·比奇——差一点儿就走入被炸上天的那部分桥面。爆炸震坏了他们吉普车的挡风玻璃，克兰和吉布尼就坐在前排，脸部和头部被飞起的玻璃碎片打伤。就在他们前面的一辆卡车被炸，车上的南朝鲜官兵全部丧生。

这次过早炸毁汉江大桥的事件后来在南朝鲜引起大哗，法庭专门对此悲剧进行调查，追究责任，最后南朝鲜军事法庭把责任归咎于南朝鲜工兵长官，指控他准备摧毁大桥的“方式”有误，从而将他处决。当时在朝鲜的一些美军顾问认为，是蔡将军下令将桥炸毁，工兵司令不过是执行他的命

令。蔡将军否认他曾下过此令。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中能够就现有事实作出明断的其他一些人则认为，是国防部副部长下令炸桥，金将军的证词也倾向这种看法。

汉江各桥被炸时，南朝鲜部队正在汉城周围阻击敌军，对这种战术态势全然不顾，视数千名战士的生命和大量重武器及运输工具为儿戏，这使人们非常怀疑，下令炸桥的想必不是南朝鲜军官，而是文职人员。

如果当初等到敌军确实接近汉江大桥时再行爆炸，那么至少可以再争取到6到8小时的时间，从而把南朝鲜3个师的大部分人马和至少部分车辆、装备和重武器撤到汉江南岸。人们知道，美军顾问团在6月28日上午6时渡过汉江时，战斗还在汉江以北相当一段距离之处进行；根据北朝鲜的说法，他们直到中午才占领市中心，到达汉江的时间自然在此之后。

从军事角度来看，过早的炸桥对南朝鲜部队是一场灾难。那时大部分部队还留在汉江以北，他们损失了几乎全部车辆、大部分装备和许多重武器。后来渡过汉江的部队大都是蹠水过河、或乘小船、或坐木筏，毫无组织，乱作一团。这使整个南朝鲜部队迅速溃散。

南朝鲜部队在汉城市郊阻击敌人，6月27至28日坚持了一个通宵，他们的英勇顽强精神连北朝鲜也不得不承认。28日上午，北朝鲜迫使已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南朝鲜守军后撤，随即在市区展开巷战。南朝鲜只有一些小股部队还在市区，他们起到了阻滞作用，直到下午两三点钟，北朝鲜第3师才进入市中心。一两个小时之后，第4师第16团也开进汉城。南朝鲜有一小股部队（相当一个连的兵力）坚守城内南山达一天之久，直到全部战死。在汉城的巷战中北朝鲜至少有几辆

坦克被摧毁或击伤。一个被俘的北朝鲜坦克兵说，当他开进城里时，看到两辆被破坏的坦克瘫在那里。北朝鲜这两个师在下午完成了对汉城的占领。在市内还活动着一支第五纵队，他们协助北朝鲜军队搜捕那些未能逃脱的南朝鲜士兵、警察和政府工作人员。

在入侵南部的头四天、在向汉城进军过程中，北朝鲜第3师和第4师伤亡约1500人。其中第4师损失更大，这个师一路与南朝鲜第7师交战，一直打到议政府，此师共伤亡1112人，其中死219人，伤761人，失踪132人。

7月10日，金日成发布命令，表彰第3师和第4师攻克汉城的功绩，授予它们“汉城师”的荣誉称号；命令还表彰了第105装甲旅，把它升级为师，并授予同一荣誉称号。

南朝鲜部队迅速失利的原因很多，最关键的可能要算以前从未尝到坦克的厉害。北朝鲜从1949年后期就开始有坦克，但在众多的边界挑衅中从未使用过。因此，南朝鲜士兵是在6月25日第一次看见这家伙，他们不但缺乏对付坦克的经验，而且也没有能对付T-34型坦克的有效武器，他们手中只有用于近战的土造炸药包。

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汉城失陷。6天之后，即6月底，汉江以北的领土已全部丧失。6月29日上午，刘在衡将军率领南朝鲜第7师约1200人和所剩无几的武器装备（只有四挺机关枪）在汉江南岸守护着大桥一带。次日，南朝鲜四个师的余部集结在南岸（有些还在渡江）。白将军率第1师（剩5000人左右）于6月29日在汉城西北12空哩的金浦机场附近渡过汉江。大炮只好留在北岸，不过战士都带着自己的轻武器和班组操作武器。

6月25日战争爆发时南朝鲜部队有9.8万人，到月末在汉

江以南只有2.2万人；几天之后传来消息：第6师、第8师及其他一些散兵集结在汉江南岸，这样总数增加到5.4万人。即使这样，南朝鲜在第一周战争中的损失仍高达4.4万人——包括击毙、被俘或失踪。在最初参战的几个师中，只有第6师和第8师的建制、武器、装备和车辆基本完好无损，其它部队单兵武器损失达30%。

第四章 美国与联合国的反应

“由此可见，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北朝鲜越过边界进攻南朝鲜的正式消息以急电形式在6月25日上午9时25分从汉城发出，由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发往华盛顿陆军部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其抄本发送东京。几乎同时，驻东京的远东空军司令部开始收到从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发来的电报，说三八线一带正在交火，其规模超出通常的边界冲突。此刻，“西北航班”在空军支援下使用着金浦机场。远东空军副参谋长贾里德·V·克拉布准将于10时30分打电话给远东司令部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埃德温·K·赖特准将，两人交换了情报。此后一整天他们两人用办公室的直拨专线始终保持电话联系。6月25日这天东京收到的消息大都来自从金浦机场发往美国空军的电文，而且接连不断。到下午3时，克拉布和赖特都确信，北朝鲜对南朝鲜发动了全面入侵。

就在美国驻汉城的武官向陆军部发出第一份电报的同时，驻朝鲜的各通讯社记者也开始向在美国的总部发送新闻简报。华盛顿时间6月24日（星期六）晚8时，美国首都收到了第一批报告，讲北朝鲜在五小时前发起进攻。不久之后，穆西奥大使从汉城向美国国务院发出第一份电报，6月24日晚9时26分收到，按朝鲜时间是6月25日上午10时26分。

穆西奥大使说：“就攻势的性质和发起的方式来看，这是对大韩民国的全面进攻。”（摘录）

北朝鲜的进攻使得华盛顿官方大吃一惊。L·L·莱姆尼策少将6月29日给国防部长的备忘录中准确无疑地表达了进攻发起时华盛顿消息灵通界的情绪。他说北朝鲜具备进攻南朝鲜的能力，这在几个月以前就已清楚。与苏联接壤的其它任何国家几乎都具备这种能力；但不知道有哪一个情报机构把朝鲜看作即将发起攻击之地而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有些观察家认为，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华盛顿的震惊同1941年12月7日（也是星期日）珍珠港事件一样。

一、美国与联合国的行动

据报道，那天夜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维·利正在长岛家里，当他得知北朝鲜入侵的消息，便在电话里大嚷大叫地说，“这是向联合国宣战。”第二天便召开了安理会。6月25日下午2时（纽约时间）安理会开会，经过辩论，修正了关于朝鲜的决议，然后以一票弃权，一票缺席，九票赞成得以通过。投赞成票的有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印度、挪威、英国和美国，南斯拉夫弃权，苏联缺席。自1950年1月10日以来苏联抵制了安理会所有会议，起因是红色中国作为联合国正式代表的席位问题。

安理会决议指出，北朝鲜武装进攻南朝鲜是“破坏和平”，它要求：（1）立即停止敌对行动；（2）北朝鲜当局将部队撤回三八线；（3）“各成员国必须为联合国实施该决议竭尽全力，不得向北朝鲜提供援助。”

杜鲁门总统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家里得知这一消息，6

月25日午后乘飞机回到华盛顿，当晚在布莱尔大厦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国务院和国防部官员。会上杜鲁门总统做出几项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立刻与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建立了电传联系，向他传达了杜鲁门总统的决定。他们授权麦克阿瑟将军采取如下行动：（1）向南朝鲜发送武器弹药和装备，以防止汉城——金浦地区失陷，利用适当的海上和空中掩护，以确保其安全到达；（2）提供轮船和飞机将在朝美国随属撤回，并做好掩护；（3）派遣观察团去朝鲜，研究形势并作出如何援助南朝鲜的最佳方案。杜鲁门总统也下令第7舰队从菲律宾和冲绳起航开往日本的佐世保、向美国海军远东司令报到并接受其作战指挥。

6月26日晚，杜鲁门总统接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报告，说南朝鲜部队无力守住汉城，溃在旦夕；美国随属人员正在撤离，已击落第一架北朝鲜飞机。经与主要顾问简短磋商，总统批准采取一些措施。

当晚，通过电传又对麦克阿瑟下达了指示，授权他使用远东海空军部队支援南朝鲜部队攻击三八线以南任何目标。指示说，该行动的目的在于清除在南朝鲜的北朝鲜军事力量。据此，6月27日（远东时间）起，麦克阿瑟将军有权利用空军和海军对朝鲜进行干涉。

联合国安理会于6月27日夜通过了关于朝鲜的第二个重要决议：呼吁成员国对南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以击退北朝鲜的进攻。经过对侵略行径的谴责及联合国企图阻止该行径所作无效努力的阐述之后，安理会决议以如下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结束：“建议联合国成员国为韩国提供足以击退武装进攻的援助，以恢复国际和平和该地区的安全。”

所以，到入侵后的第三天，国际舞台上的事态迅速发

展，美国授权它的远东部队司令使用三八线以南的海军和空军来协助南朝鲜击退入侵，联合国呼吁其成员国帮助击退进攻。此时，北朝鲜部队已到达汉城。

二、美国侨民从南朝鲜撤离

一旦美国驻朝军事顾问团和麦克阿瑟的远东司令部肩负要职的军官们确认北朝鲜越过三八线的进攻是一场全面战争，从朝鲜撤出妇女、儿童及非军事人员便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大约在一年以前，即1949年7月21日，远东司令部曾分发过从海上和空中完成撤离任务的行动计划。按照远东司令部的命令，远东海军将负责提供轮船及海上护航；远东空军为空运提供飞机，并为水上和空中撤离提供战斗机掩护。到6月25日午夜，按照穆西奥大使的要求，赖特将军告诫每个有关机构做好准备，一旦大使提出请求，便实施这一撤离计划。晚10时许，穆西奥大使批准以各种方式立即撤离妇女和儿童，一小时后，他命令所有美国妇女、儿童以及愿意离开的其它人员在西冰库营（美国人在汉城的居住区）集结，以便开往仁川。

美国侨民从汉城向仁川的撤离始于6月26日1时，直至天明。最后一批是上午9时许通过汉江大桥的，到下午6时，有682名妇女和儿童上了挪威的“赖恩霍尔特”号化肥船，该船的货物是当天仓促卸下的，正在仁川港准备出海。

在半岛南端的釜山，“先锋戴尔”号载着从大田、大邱和釜山的美国侨民。这一天，美国从日本起飞27架次战斗机对撤离进行监视和掩护。

6月27日，美国人和其它外籍人员从釜山和水原机场的撤离越来越快。上午，有3架北朝鲜飞机向掩护撤离的美国战斗机开火，在交战中，3架敌机都被击落在仁川附近。这一天晚些时候，在仁川、汉城一带，美国战斗机又击落4架北朝鲜雅克-3型飞机。6月27日，空5军的第35战斗轰炸机中队和第68、第339全天候战斗机中队的F-80和F-82飞机在朝鲜上空起飞了163架次。

在6月26日至29日期间，从海上和空中共有2001人从朝鲜撤离到日本。其中1527人是美国人——718人乘飞机，809人乘轮船，被遣送的最大一批是由“赖恩霍尔特”号船撤出的。

三、美驻朝军事顾问团开始撤离

6月25日（星期日），驻朝顾问团团长赖特上校正正在东京教堂（他去日本看望夫人，头天晚上他已登上去美国的船，计划几天之后也回国），传令兵找到他，在他耳边小声讲，“你最好回朝鲜去。”赖特上校马上离开教堂，与汉城的格林伍德上校通了电话，从日本飞往金浦机场，星期一早晨4时到达汉城。

赖特上校经穆西奥大使的同意，决定从朝鲜撤退所有军事顾问团成员，只选出33人留在南朝鲜军总部。驻朝军事顾问团多数成员乘飞机于27日离开水原。奇怪的是，那天晚上从日本到金浦执行撤离任务的最后一架飞机上有4名来自东京的记者：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纽约时报》的伯顿·克兰、《时代周刊》的弗兰克·吉布尼和《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玛格丽特·希金斯。这些人与驻朝军事顾问团某些成员一起回到汉城。与此同时，在朝鲜东部和南

部，到6月29日，驻朝军事顾问团已有56名顾问到达釜山，在那里，他们由驻南朝鲜第3师军事顾问罗林斯·S·埃默里赫中校领导。

6月26日午夜后不久，国务院命令穆西奥大使离开汉城，他遵命而行，于27日晨到达南方的水原。赖特上校率领他选出的一批顾问随同南朝鲜军总部向汉江南岸的始兴里进发。随队携带的有顾问团的指挥用无线电台和安在2.5吨卡车上的SCR-339密码机。渡过汉江不久，在去始兴里途中，赖特上校接到麦克阿瑟将军从东京发来的电报，说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他统辖在朝所有美国军事人员，包括驻朝军事顾问团。麦克阿瑟将军还说他将从他的司令部派遣一个前进指挥联络组。到达始兴里之后，赖特上校又收到麦克阿瑟将军发出的一份电报，该报被水原机场电台截获。电文大意如下：“麦克阿瑟致赖特私电：回到你原来的位置，重大决策即将做出，要振作精神。”这使赖受到鼓舞，他劝蔡将军当晚回到汉城的南朝鲜军总部去。

那天晚上，汉江大桥的爆炸把驻朝军事顾问团困在了汉城。赖特上校自星期日以来就几乎没有休息过，午夜前他在威廉·J·马奥尼中校的陪同下回到住处休息。自6月28日1时起，驻南朝鲜军总部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军官们就不断打电话，想告诉他南朝鲜军总部将离开汉城；要赖特上校做出决定，美国驻朝军事顾问团是否同行。可是，赖特上校始终不知道这一消息，因为接电话的人不想打扰他。后来，南朝鲜军总部人员已经离开汉城之后，刘易斯·D·维曼中校第二次来到赖特上校的住处，找到侍从，要他叫醒赖特上校，维曼才把情况告诉了上校。

赖特上校正要离开他的住所时，汉江大桥已被炸毁了。

赖特上校把所有美国人集中成一个车队，向城东的一座桥驶去，途中听南朝鲜士兵说，那座桥也被炸毁。护送车掉头回到西冰库营美国驻朝军事顾问团住地。约黎明时分，侦察小组报告说，在汉江公路桥东侧有摆渡。这时，南朝鲜军总部参谋李智焯中校（此人长期以来与美国人相处融洽，美驻朝军事顾问团也很器重他）向他们走过来，主动提出帮助解决过江的摆渡问题。

赖特上校一行，一到河岸，发现现场一片混乱。南朝鲜士兵和下级军官向船工开枪，威胁并强行征用运送士兵和难民过河的渡船和其它各种小船。李中校也采取了这种办法：开枪打穿一名船工的衬衫，胁迫他将小船开过来。大约用了两个小时才将这一行人渡过河去。赖特上校、两名军官以及两三个士兵留在后面，最后终于把指挥电台车运过河去。这是驻朝军事顾问团与日本联络的唯一手段，赖特上校坚决要把它带上。当最后一条满载的船渡江时，已可以听得到在汉江的上游不远处已是炮声隆隆了。

约8时许，驻朝军事顾问团一行到达汉江南岸，上岸后，走了15英里的乡间小道到达安养里，时间是6月28日下午3时。等候在那里的车辆（这些车是乘吉普车的先遣组弄到的）把疲惫不堪的人员带上送到水原。一到水原，他们发现赖特上校以及他的指挥电台已先期到达了。原来在过河之后，赖特穿过永登浦（与传言相反，那里没有敌人），走的是大路。

尽管报导说开始几天驻朝军事顾问团有一些成员失散、不知去向，但到月底该团所有成员都已安全到达目的地，到7月5日为止，仅有3人受了轻伤。

四、驻朝前进指挥联络组

美国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到1950年6月25日止，除对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大使馆进行后勤方面支援外，对朝鲜不负其它任何责任，可是6月26日（远东时间）起情况就不同了，杜鲁门总统授权他派一个观察团去朝鲜。

麦克阿瑟将军立即组建了一个由13名司令部的普通和专业参谋人员及2名士兵组成的观察团，由约翰·H·丘奇准将领导。其任务是到朝鲜后帮助穆西奥大使和驻朝军事顾问团确定向南朝鲜的后勤援助的内容和方式。该团6月27日4时，离开羽田机场，两小时后抵日本南方的厚木空军基地。正当他们在那里待命准备飞赴汉城时，丘奇将军下午2时25分接到从东京打来的电话，指示他把目的地从汉城改为水原，因为恐怕他到达汉城时，该城已落敌手。这时麦克阿瑟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要他对美军在朝一切军事活动实施指挥。按照这一指示，他把这个观察团改称为远东司令部驻朝前进指挥联络组，把它的任务扩大为：对驻朝军事顾问团实施领导；对南朝鲜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以阻止红色朝鲜南下。

驻朝前进指挥联络组于6月27日晚7时抵水原机场，穆西奥大使到机场迎接。丘奇将军打电话给汉城的赖特上校，赖特劝他当夜不要进入汉城，前进指挥联络组就把总部暂时设在水原的农业实验馆。

次日4时左右，驻朝军事顾问团的黑兹利特上校和豪斯曼上尉从汉城来到水原。他们告诉丘奇将军说汉江大桥已经炸毁，北朝鲜的坦克已进入汉城，防守汉城的南朝鲜军队正

逃向水原。驻朝军事顾问团多数人员被困在汉城。这就是丘奇将军6月28日到达朝鲜后第一天黎明前呈现在他面前的严峻局势。

丘奇将军要黑兹利特和豪斯曼去找南朝鲜总参谋长蔡将军。几小时后，蔡将军来到前进指挥联络组，丘奇告诉他，麦克阿瑟已对美国对南朝鲜的海空支援实施指挥，在水原的这个组就是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前进指挥部。根据丘奇的提议，蔡将军把南朝鲜军总部也迁到丘奇的前进指挥联络组所在大楼内。

丘奇将军建议蔡将军命令汉城内外的南朝鲜部队继续进行巷战，在汉城与水原之间建立散兵集结点，将汉江南岸的南朝鲜部队汇集整编，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汉江一线。当天，在水原附近，驻朝军事顾问团和南朝鲜军官汇集了约1000名军官、8000名士兵，编成临时部队。蔡将军把他们派回汉江。

丘奇将军于28日向麦克阿瑟将军发电，讲述了当时形势，指出美国必须投入地面部队才能恢复原来的分界线。当天晚上，他收到东京打来的电文，说有一名高级军官次日晨抵达，并问水原机场是否可用。丘奇将军的回答是肯定的。

五、麦克阿瑟飞往朝鲜

28日电文中所讲的“高级军官”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6月28日午前不久，麦克阿瑟将军把安东尼·F·斯托里（他的专机驾驶员）中校叫到他在东京“第一大楼”的办公室，说次日他将亲去水原视察。斯托里中校核对了天气预报，发现次日天气不宜飞行——风暴、有雨、低云。

6月29日晨4时，麦克阿瑟起床准备飞往水原。6时许，他到达羽田机场，和随员一起登上C-54型“巴丹”号专机。此行包括7名麦克阿瑟的高级参谋官员，共计15人。6时10分，巴丹号从羽田起飞，当时正下着雨。8时许，麦克阿瑟将军向厄尔·E·帕特里奇少将（乔治·E·斯特拉特迈耶中将不在时，由他指挥远东空军）口述了一份电报，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写好后交给斯托里去发送，电文如下：“斯特拉特迈耶转帕特里奇：立即除掉北朝鲜机场，不做宣传报导，麦克阿瑟批准。”

天气已经好转，战斗机可以起飞。10时许，4架战斗机出发，掩护“巴丹”号去水原。那天早晨，北朝鲜歼击机对水原机场进行了扫射，使跑道顶端的一架C-54型飞机起火。跑道本来就短，这架飞机又形成20码长的障碍。但是斯托里中校成功地使“巴丹”号降落下来，没发生任何事故。到机场迎接的有李总统、穆西奥大使和丘奇将军。他们乘一辆黑色旧轿车前往丘奇将军的指挥部。在那里，丘奇告诉麦克阿瑟，南朝鲜此时能用上的部队不到8000人。到中午，又增加8000人，他估计到晚上能再有8000人。这样，到这天结束时他们可有2.5万人。

与此同时，斯托里中校于11时30分从水原机场起飞，飞往日本的福冈，飞机在那里加油，准备飞回水原。那天下午，北朝鲜飞机轰炸了水原机场，一架雅克式歼击机击毁了一架新近到达的C-47飞机。

麦克阿瑟将军坚持要去汉城对面的汉江南岸，亲自视察一下形势。在往返途中，麦克阿瑟看见数以千计的难民和南朝鲜散兵逃离战地。他对丘奇将军说，在他看来，形势需要美国立即投入地面部队。他说，他将要求华盛顿当晚授权给

他采取这一行动。

斯托里中校驾“巴丹”号于下午5时15分飞回水原，还不到一小时，麦克阿瑟就已在返回日本的途中了。

除了驻朝军事顾问团和赴朝前进指挥联络组的人员外，美国的第一批入朝分队于6月29日到达水原机场（麦克阿瑟视察的当天）。这支分队称为X分遣队，由33名官兵组成：有第507高炮（自动武器）营的4挺M-55机枪。下午4时15分，他们与攻击水原机场的4架敌机交上了火，击落一架，大概还击伤一架。当晚8时零5分，它们再次与3架敌机交战。

五、总统授权在朝鲜使用美军地面部队

6月29日上午，五角大楼接到来自远东的报告，诉说朝鲜局势糟糕至极，以至国防部长路易斯·A·约翰逊中午前就给杜鲁门总统打了电话。在那天下午晚些时候的会上，总统批准一项指令：为对付朝鲜危机，大大加强远东部队司令的权限。

东京时间6月30日，远东部队司令接到这一指令，该指令授权他（1）使用在南朝鲜的美国陆军勤务部队维护通讯及其它重要服务设施；（2）使用陆军战斗部队和勤务部队保证整个釜山、镇海地区港口和空军基地的安全；（3）使用海空军部队打击北朝鲜军事目标，但不要进入满洲和苏联境内；（4）使用海空军力量保卫台湾，使之不受中国共产党人的侵略，另一方面也阻止中华民国把台湾作为基地对中国大陆作战；（5）向朝鲜发送他所需的补给和弹药，并对他控制以外的援助需求的型号和数量作出估量。指令还将第7舰队

的作战指挥权加强给麦克阿瑟；同时指出，太平洋的海军指挥官们将给他必要的和切实可行的支援与加强。指令最后说，上述指令并不意味着一旦苏联军队在朝鲜问题上进行干涉就决定与苏联交战，但它充分意识到在朝鲜问题上作出这些决定所带来的风险。应当注意的是，6月29日的这一指令没有授权麦克阿瑟将军在汉江地区使用美国地面战斗部队——仅仅是为保证半岛南端港口的安全。

这个奇特指令发往远东司令部几小时之后，6月30日凌晨3时许，五角大楼就收到麦克阿瑟将军发来的关于他前一天朝鲜之行的报告。报告叙述了南朝鲜部队人员和装备的严重损失，估计实有战斗兵力不到2.5万人。报告说在日本的远东司令部正在尽一切可能通过釜山港和水原机场持续不断地给南朝鲜军队以支援，尽一切努力建立汉江防线，但结果如何难以预测。麦克阿瑟最后说：

“为确保守住现防线，并具备以后夺回失去土地的能力，唯一的办法是美国地面战斗部队进入朝鲜战场。仅仅继续利用海空军部队而没有地面部队的有效参与将起不到决定性作用。

如果授权于我，我打算立即派一个团的美国战斗部队去增援上面谈到的关键地区，如有可能，还要不断从驻日本的部队中抽调，逐步组建两个师的兵力，为反攻作好准备。”

陆军参谋长J·劳顿·柯林斯将军向陆军部长小弗兰克·佩斯通报了麦克阿瑟的报告，接着与东京的麦克阿瑟建立了电传联系。在一次电传联系中，麦克阿瑟对柯林斯说，已授权给他在釜山使用一个团的战斗部队，但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权限还不足以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不能满足他在报告中谈到的基本需求。他说，“时间至关重要，必须毫不拖延

地作出明确决策。”柯林斯答复说，他将通过陆军部长请求总统批准派一个团的战斗部队前往作战地带，并说他将尽可能在半小时内再通告他。

柯林斯马上给佩斯部长打电话，简单地向他汇报了谈话的内容，佩斯接着向在布莱尔大楼的总统打电话。此时是6月30日4时57分，杜鲁门总统已经起床，他接了电话。佩斯向总统通报了麦克阿瑟的报告及刚刚结束的电传通话。杜鲁门毫不犹豫地批示派遣一个团到战区作战地带，还说将在2—3小时内作出派两个师的决定。这样，在麦克阿瑟与柯林斯电传通话后不到半小时，总统批准派一个团去战区作战地带的决定就发往麦克阿瑟。

上午八、九点钟，杜鲁门总统召集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开会，通过了两项命令：（1）从日本派遣两个师去朝鲜；（2）对北朝鲜实行海上封锁。11时许，他又在白宫召集副总统、总统顾问团、国会及军事领导人员开会，通告他们已采取的行动。

那天下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沃伦·奥斯汀在安理会上发言，说美国采取的行动符合6月25日和27日联合国的决议。在6月30日下午举行的一次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上，总统向世界正式宣布了他的重要决定。

木已成舟，美国卷入了朝鲜战争。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于6月29日与各成员国联系，询问按照6月27日安理会的决议将给南朝鲜提供什么样的援助。3个成员国——苏联、波兰及捷克斯洛伐克宣称决议无效，其它成员国大多答应给予道义或物质援助。物质援助的内容主要是给养、食品或勤务，根据各成员国具体情况而定。

英国国防会议于6月28日将其在日本海域的海军部队（1艘轻型航母、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和护卫舰）置于美国海军司令的指挥之下。这支海军部队于次日转由麦克阿瑟将军指挥。6月29日，澳大利亚大使拜会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该国驻扎在日本的1艘驱逐舰和1艘护卫舰以及驻扎在日本的短程“野马”战斗机中队（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第77中队）都可用于朝战；加拿大、新西兰和荷兰都答应将派海军部队参战。

只有中华民国表示要派地面部队——3个师（共计3.3万人），20架运输机和护航舰参战。麦克阿瑟将军最后于8月1日拒绝了这项援助，因为他认为这些军队未经过训练，而且没有装备火炮和运输车辆。

第五章 北朝鲜军队渡过汉江

“军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明性质而定”。

——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拿破仑的幽灵》

一、1950年6月美军在远东的部署

战争开始时，美军地面作战部队由10个师、1个欧洲保安队（相当于1个师）和9个独立团组成。陆军编制是63万人，实际兵力是59.2万人。战斗部队中4个师——第7、第24和第25步兵师、以及第1骑兵师（步兵）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此外，在太平洋地区还有：驻扎在夏威夷群岛的第5团战斗队和在中绳岛的第29团。这些师除驻欧洲各师外，其余均不满编制；每个步兵团只有两个营而不是3个营，其它兵种也相应缺编。例如炮营，在人员和武器方面都不够，只有两个炮连（通常是3个）。在日本的部队编制是例外，第25师第24团达到3个营的满额编制，支援的第159野炮营也达到3个炮连的正常编制。

这4个师分散驻扎在日本各地，由沃尔顿·H·沃克中将的第8集团军直接管辖。师部设在本州仙台附近的第7师驻扎在最北端的北海道和本州以北的1/3地区；第1骑兵师在本州的关东平原人口密集的中心地带，师部设在东京附近的德雷克营；第25师驻扎在本州南部的1/3地区，师部设在

大阪；第24师占据着日本最南部的九州，师部设在小仓（隔马岛海峡与朝鲜相望）。这些师的兵力平均约为战时满员兵力的70%，其中三个师的兵力在1.2万—1.3万之间，另一个师为1.5万人略强。它们没有配足战时应装备的57毫米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2英寸迫击炮，当时才组建的师属坦克部队有M-24轻型坦克。美国在远东的所有军事装备和运输工具几乎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旧货。

1950年6月，由阿瑟·W·雷德福海军上将指挥的太平洋地区海军部队只占美国海军作战部队的1/3，其中只有约1/5的兵力在远东水域。查尔斯·特纳·乔伊海军中将指挥着美国在远东的海军。战争爆发时，远东海军拥有1艘巡洋舰（“朱诺”号）、4艘驱逐舰（“曼斯菲尔德”号、“狄海文”号、“科利特”号和“莱曼·K·斯温森”号）以及一些两栖和运输船舶。当时也在远东但不受麦克阿瑟指挥的是由阿瑟·D·斯特鲁布尔海军中将指挥的第7舰队。它拥有一艘航空母舰（“福吉谷”号）、1艘重巡洋舰（“罗彻斯特”号）、8艘驱逐舰、1艘加油船和3艘潜艇。第7舰队一部驻冲绳，其余在菲律宾。

海军陆战队大都在美国本土，第1陆战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彭德尔顿营；第2陆战师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勒任营；第2陆战师的一个营与舰队部队一起在地中海。

战争爆发时，美国空军有48个飞行大队，本土以外最多的空军部队是远东空军，由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指挥。至6月25日时，远东空军有9个大队，350架随时可投入战斗的飞机。在18个战斗机中队中，只有驻扎在日本南方九州基地的4个中队的有效航程可达朝鲜战场。在日本还驻有一个轻型轰炸机联队和一个部队运输机联队，远东的唯一的中型轰炸机（B

-29) 联队在关岛。

1950年5月底，远东空军所属的飞机总数为1172架（包括库存和正在修理的），类型如下：B-26型73架、B-29型27架、F-51型的47架、F-80型的504架、F-82型的42架、各类运输机179架、侦察机48架，还有其它各类飞机252架。远东空军编制为3.9975万人，在编人数为3.3625万人。

至1950年6月25日，在远东指挥美国武装部队的是麦克阿瑟上将，他有三项指挥任务：（1）作为盟军的最高统帅，他代理总部设在华盛顿的13国远东委员会执行对日本的占领；（2）作为远东军总司令，他指挥远东司令部的西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所有部队（海、陆、空）；（3）作为美国陆军在远东的总司令，他指挥美国在远东的陆军。7月10日，麦克阿瑟接到第四项任务：任联合国军总司令。这样，远东司令部总部就成了联合国军司令部总部的主要部分。

大约一年以前，即1949年8月20日，麦克阿瑟将军就组建了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由海陆空三军代表组成。这个高级计划组由远东司令部负责作训的赖特将军统管，是联合国军司令部对朝战的主要计划机构。

北朝鲜人越过三八线后两三天内，空军部队急忙从远离朝鲜的日本基地飞赴靠近朝鲜的基地。多数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中队飞往最有利于支援朝鲜战场的厚木和芦屋空军基地，轰炸机也飞到距战场较近之处。到6月29日，空军第19轰炸机大队的20架B-29型飞机从关岛飞抵冲绳的嘉手纳机场。

自6月26日开始的这次空中行动持续了数天。28日，一队美国飞机轰炸了汉城。就在当天，敌机在水原机场又炸毁两架美国飞机。

到6月底，远东空军的陆基飞机开始对北朝鲜实施猛烈打击。29日，空5军出动172架次支援南朝鲜部队，这种行动持续了几天。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迅速采取措施，从库存调出约50架F-51型飞机，增加了战斗机的数量。6月30日，他通告华盛顿说，他需要164架F-80C型、21架F-82型、23架B-29型、21架C-54型和64架F-51型的飞机。空军答复说，他们不能派出F-80型，但将代之以性能良好的150架F-51型飞机。F-51型战斗机较F-80型战斗机航程远，耗油少，且在凹凸不平的朝鲜机场上容易操作。

对近距离地面支援作出及时贡献的是7月3日抵达大田的空5军的两个战术空军控制组。朝战爆发时，这两个组正在日本组建，准备进行两栖作战。它们于7月5日投入战斗。此后，联合国军的空中支援的力量大为改观。在6月底至7月初，南朝鲜部队常常受到友机的误伤，而今这种现象大大减少了。

在空军开始行动的同时，远东海军也开始在战争中发挥自己的作用。6月28日，“朱诺”号巡洋舰到达朝鲜东海岸，第二天就炮击了北朝鲜两栖部队开始登陆的江陵、三陟地区。从该日起，美国海军积极地支援沿海的美国部队和南朝鲜部队，对敌后实施遮断和轰炸任务。在东海岸通道上，海军的火力极其有效。

7月1日，麦克阿瑟将军接到华盛顿发来的封锁朝鲜沿海的指示，便立即着手执行。7月3日午夜刚过，他向华盛顿发报汇报：要进行有效封锁就需对东海岸的罗津、清津和元山诸港，西海岸的仁川、镇南浦、安州和成川港，以及可能落入北朝鲜之手的南朝鲜各港进行巡逻。然而，麦克阿瑟将军说，为了不涉及满州和苏联沿海水域，他将不封锁罗

津、清津和成川港。他计划在东海岸对北纬41°和在西海岸北纬38°30′之内的海域进行巡逻。麦克阿瑟将军说，7月4日他将调遣现有海军实行海上封锁。乔伊海军上将接到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封锁的指示后，于7月4日开始实施。

封锁计划开始实施时使用了三支部队：东海岸由美国海军负责；西海岸由英国海军负责；南海岸由南朝鲜海军负责。

在这三支封锁部队组建之前，7月2日拂晓，美国海军“朱诺”号巡洋舰和两艘英国军舰发现在近海海域有4艘北朝鲜鱼雷快艇护卫着10艘改装的扫雷舰驶向朝鲜东海岸的注文津。“朱诺”号和两艘英国军舰立即驶向北朝鲜船只准备攻击，这时敌鱼雷快艇也向它们急驶而来。

我方军舰炮火齐鸣，立刻就击沉两艘鱼雷快艇，其余两艘逃之夭夭。接着我方又击沉了被护送的10艘舰船中的7艘，其余3艘在防波堤的掩护下逃脱。

联合国军首次舰基空战始于7月3日，当时飞机从斯特鲁布尔中将率领的第7舰队的美国军舰“福吉谷”号和英国的“凯旋”号起飞，攻击西海岸的平壤—镇南浦机场。

二、渡过汉江

美国海、空军开始投入战争之时，南朝鲜在汉江南岸正搜集散兵，重新组建。29日，麦克阿瑟将军一行视察汉江时，认为那里的第1师和第7师保存下来一些装备，可能还有点儿战斗力；第5师的部分部队在汉城对面的永登浦地区；再往西，首都师的部队仍然占据着仁川；往东，第2师的残部在汉江和北汉江汇合处；第6师从半岛中部的春川向

南往原州撤退；东海岸的第8师则开始向内地、向南撤退；南朝鲜第3师第23团已从釜山经过大邱转移到浦项洞以北65英里处的东海岸的郁津，准备阻击沿海岸线南下之敌。

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美国飞机在南朝鲜空投了印有联合国徽章的小册子，敦促南朝鲜士兵“竭尽全力地战斗”，并许诺“我们将尽力支援你们，把侵略者赶出你们的国土。”

然而，胜利的北朝鲜人并没有袖手旁观，就在6月28日汉城陷落之日，敌军第6师部队开始从汉城以西和金浦机场附近渡过汉江，并于29日占领了这个机场。占领汉城之后，北朝鲜第3和第4师用了一两天时间搜索城内的南朝鲜士兵、警察及“卖国贼”，他们大都被当场处决。北朝鲜人即刻把南朝鲜的共产党员组成“人民委员会”，以控制当地居民。他们还着手疏散很多居民。在占领一周之后，胜利者便开始动员这个城市的青年到北朝鲜军内服役。

首先入城的北朝鲜第3师也最先到达城南的汉江北岸。该师仅用了一天准备时间。6月28日和29日，零零星星打到汉江南岸的北朝鲜炮火在29日夜间变得密集起来。次日（6月30日）晨，在大炮和坦克火力的掩护下，第8团由汉城渡江到西冰库渡口附近的南岸。有些人乘能载一辆2.5吨重的卡车或二、三十人的木船，其余的人蹚水或泅渡过江。这些部队把南岸部分地区的南朝鲜人驱走，然后开始巩固那里的阵地，但他们第一天并没有深入多远，也没有占领永登浦这个汉江南岸、汉城郊区的大工业区（它还是通向南方的铁路、公路枢纽）。丘奇将军指示蔡将军对岸边的北朝鲜人发起反攻，但敌军炮火太猛，南朝鲜部队未能执行此命令。

第二天上午，大部分敌军开始渡江，并以永登浦为主要攻击目标。第4师为强行渡江发起攻击。将其从三八线到汉

城一直作为预备队的第5团投入战斗。7月1日凌晨4时许，该团第3营开始从汉城西南渡江，一上岸就开始对永登浦实施攻击，战斗进行了两天。第4师的其余人员随先头营先后渡江并投入战斗。第4师于7月3日8时攻下永登浦。在此战斗中，南朝鲜部队殊死搏斗，而北朝鲜则伤亡惨重，敌第4师亡227人、伤1822人、失踪107人。

北朝鲜在攻打永登浦时没有坦克支援，多半出于此因，那里的南朝鲜人能够顽强抵抗，表现出色。第一批北朝鲜坦克在7月3日第一座铁路桥修好并为坦克通行做好准备之后，渡过汉江。上午八、九点钟，汉江南岸已有4辆敌军坦克。在永登浦战斗过程中，北朝鲜第3师的其余人员于7月3日渡过汉江。永登浦之战即将结束时，北朝鲜第6师一部已兵临仁川城下。当天夜里，敌军一个营和6辆坦克进入这个港口城市。

到7月4日上午，北朝鲜人民军最精锐部队中的两个师已在永登浦整装待发。在坦克的支援下，他们准备沿铁路—公路主轴线继续南下。

三、驻朝前进指挥联络组放弃水原

北朝鲜入侵南朝鲜的第一天，李承晚总统、穆西奥大使和美国军事顾问团都向美国当局请求，立即向南朝鲜军队输送军需品。麦克阿瑟将军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后，下令第8集团军立即将10.5万发105毫米榴弹炮弹、26.5万发81毫米迫击炮弹、8.9万发60毫米迫击炮弹和248万发30毫米火炮的炮弹运往釜山。6月27日午夜，军用海上运输船“基思利中士”号离开横滨的北码头，开往釜山，载着1636英吨的弹药和21门

105毫米榴弹炮。第二天（6月28日）清晨，军用海上运输船“奥康奈尔红衣主教”号在池后的弹药库紧急装载。28日美太平洋司令部又命令从东京附近的立川空军基地向釜山空运弹药。载着105毫米榴弹炮炮弹的第一架C-54运输机于28日6时起飞前往朝鲜的水原，到下午3时17分，总共装载119吨弹药的运输机全部飞离日本。

地面战斗形势恶化。6月30日中午，在汉江的美国观察员们通知丘奇将军，南朝鲜在汉江的防线正在崩溃。在此期间，南朝鲜的丁一权中将由东京返回，替换蔡将军任南朝鲜总参谋长。

下午4时，丘奇将军往东京发电，介绍了越来越严峻的形势。三小时后，他决定前往水原以南12英里的乌山，那里有个民用电话中继站，他准备在那里与东京取得联系。他与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爱德华·M·阿尔蒙德少将联系上，阿尔蒙德介绍说，远东司令已被授权使用美国地面部队；他还说，如果能守住水原简易机场，次日将有两个营的兵力飞抵南朝鲜。丘奇将军同意尽力坚守机场到第二天（7月1日）中午。

在丘奇离开水原的一段时间内，驻水原的前进指挥联络组总部情形一片混乱，原因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一架美国飞机发来消息，说敌军一个纵队正从东面接近水原。事后证明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蔡、丁二将军从汉江前线回来，也带来不幸消息。黄昏时分，前进指挥联络组和驻朝军事顾问团在水原指挥部的军官看见500码以外铁路上出现一颗红色信号弹。其中一名观察员认为它象平时铁路上的警告灯，然而前进指挥组的一些军官却惊慌地问，“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另一些人则答道“敌人正在包围这个城市，”并说，“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接着他们又讨论该由谁下达命令。

丘奇将军和赖特上校都不在场。不一会儿，人们便跑进跑出，吵吵嚷嚷，忙着把装备往车上装。混乱使得总部的南朝鲜军官不安起来，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位前进指挥联络组的军官大喊，该组应在水原机场集结，建立环形防御。于是，所有的美国人匆匆忙忙开往三英里外的机场。

在前进指挥联络组一片混乱之际，通讯人员开始用铝热剂手榴弹毁坏自己的装备，结果把作为总部指挥所的校舍烧毁。在机场，该组开始建起一个小的环形防线；可是，不久他们又决定向南奔大田。前进指挥联络组的军官命令机场的防空分队毁掉他们的装备，加入该组。当晚10时许，前进指挥联络组、驻朝军事顾问团、防空分队，以及使馆的车辆集结起来，准备开赴大田。

此刻，丘奇将军从乌山返回，遇上了集结起来的车队。当他知道发生了的一切后，大发雷霆，下令所有人员立即返回水原。回到水原的总部大楼时，他发现大楼和大多数通讯设备均被烧坏。开始他考虑坚守住水原机场，但经过考虑之后，他对自己是否能够使机场不受敌人火力袭扰而保证援军到达产生了怀疑。于是，这个小型车队最终在暴雨中向南开赴乌山。

丘奇将军再次给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打电话，将这几个小时的事态发展通告他，并建议前进指挥联络组和其它美国人员撤到大田。阿尔蒙德表示赞同。经过通话，阿尔蒙德和丘奇一致认为，既然水原机场已被放弃，准备在7月1日空运朝鲜的美国部队便改在釜山着陆。丘奇将军一行在狂风暴雨中继续兼程奔大田，前进指挥联络组于7月1日上午在大田建立新的指挥所。

前进指挥联络组一行人离开后，水原一片宁静。将近午

夜，军事顾问团的赖特和黑兹利特两位校官回到水原，听说前进指挥联络组已经离开，便南行直奔乌致院。他们在那里等到天明，又继续向大田进发。南朝鲜总部此时依然在水原。7月1日到达大田后，赖特上校派出5名驻朝军事顾问团的成员回到南朝鲜总部。该总部在水原一直坚持到7月4日。

北朝鲜军第4师于7月3日拿下永登浦之后，继续南进。次日晨6时，该师出发沿公路奔水原，其第5团担任先头部队。7月4日近午时，11辆敌坦克及随伴步兵到达永登浦和水原之间的安养里。7月4日下午和晚上，从水原经乌山到平泽的路上到处都是南下的南朝鲜车辆和士兵。南朝鲜第2师第5团企图拖住安养里和水原之间的敌人。然而，14辆T-34型坦克直插其阵地，这个团被彻底冲垮，伤亡惨重。澳美空军试图拖延北朝鲜的扩展，但并不能屡击屡中。7月4日那天，友机几次向乌山附近的南朝鲜部队扫射。南朝鲜总部当日离开水原，北朝鲜第4师午夜占领了这个城市。

第六章 美国地面部队参战

“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孙子兵法》

朝鲜海峡对面的日本正发生重大事件，将很快影响到朝鲜的局势。6月30日，麦克阿瑟在东京指示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下令第24步兵师立即入朝。麦克阿瑟将军选中这个师的主要原因是它离朝鲜最近，可以马上投入战斗。沃克将军向第24师师长威廉·F·迪安少将下达了同样内容的口头预先号令。7月1日3时15分，第8集团军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命令规定：（1）由两个步兵连，配属两个4.2英寸迫击炮排和一个75毫米无后座力炮排组成特遣阻滞分队，由一名营长指挥，立即空运到釜山，向丘奇将军报到待命；（2）师部和一个步兵营立即空运到釜山；（3）该师其余人员将从水路随行；（4）建立基地，力求早日发起进攻。特遣分队的任务如下：“与阻滞部队一起着陆后根据形势，立即尽一切可能向北开进，与从汉城向水原南进的敌人接火，阻止其前进。”命令还指出，迪安将军到达朝鲜后就任美国在朝陆军部队的总指挥。

在以后几日内，第8集团军从其它所属部队向第24师共调入2108人（大多数从其它3个步兵师调入），使该师兵力满

编。这样，该师共有1.5965万人、4773辆车，整装待发，入朝作战。

一、史密斯特遣部队赴朝

6月30日晚，第24步兵师第21步兵团第1营营长查尔斯·B·史密斯中校正在九州熊本附近的伍德营住所。由于处于戒备状态，前一天晚上他通宵没有休息，疲惫不堪，9时才上床休息。一个半小时后，妻子叫醒他说：“斯蒂芬上校要你接电话。”史密斯拿起电话，听到第21步兵团团长理查德·W·斯蒂芬上校对他说：“盖子终于打开了——快穿上衣服，来指挥所报到。”这就是史密斯特遣分队的开端。史密斯中校曾驻扎在瓦胡岛的斯科菲尔德兵营。1947年12月7日日日本人袭击珍珠港时，他受命带领第35步兵团的D连在巴伯斯建立防御阵地。这天夜晚的急召使他想起了珍珠港的情形。

在团指挥所，斯蒂芬上校要他率领他的营（欠A连和D连）到板付空军基地，然后立即飞赴朝鲜，迪安将军将在机场迎接他，向他下达进一步指示。

斯蒂芬上校立即做出安排，抽调第3营的军官补足B连和C连步枪排的空缺。7月1日3时，史密斯中校和他的部队乘上卡车，行程75英里，从伍德营地来到板付。他们在暴风雨中行进。就在同一天夜里，丘奇将军和前进指挥联络组的人正在奔驰在水原至大田的路上，也同样遭到了暴风雨袭击。史密斯的车队于8时零5分到达板付。

迪安将军在机场等候史密斯。将军说“你们到达釜山后，立即前往大田。我们要把北朝鲜人阻止在尽量远的地

区，尽量向北截断主要道路。到达朝鲜后，立即与丘奇将军取得联系，如果不知道他的位置，就直接开赴大田，如果可能，继续向北。很遗憾，我不能给你介绍更多的情况，我知道的就这么多。祝你走运，上帝保佑你和你的部队。”

然而，战争之神注定要史密斯指挥美军在朝战中对敌人首波地面部队的阻击战。他是西点军校1939届的青年步兵指挥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曾在太平洋第25师服役。他34岁左右，中等身材，体魄健壮，和蔼开朗。

集结在板付空军基地的史密斯中校的兵力和武器如下：第21步兵团第1营：两个兵员不足的步兵连（B连和C连），半个直属连，半个通讯排；一个混编炮排：它有4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其中只有两门可以空运）和4门4.2英寸迫击炮（其中两门可以空运）。B连和C连各拥有6个2.36英寸反坦克火箭筒组和一个60毫米迫击炮组（4门炮），每人配有120发0.3英寸步枪子弹和两天的口粮。该特遣队总计约440人，但那天空运到朝鲜的只有406人。

史密斯的分队中夹杂着少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兵，大约有1/3的军官曾在欧洲或者在太平洋战区战斗过。军士中有一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服过役的老兵，但有些并未参加过作战。整个分队有1/6的人作过战，但大多数是20岁或不到20岁的青年人。

这次行动仅有6架C-54型飞机可用于运输。第一架于8时45分起飞前往朝鲜，前两架飞机到达釜山时发现该城郊区的短小跑道上浓雾笼罩，机场关闭，无法降落，只好返回日本。史密斯中校在二号机上，但他无法在朝鲜降落。直到第10次飞行——下午两三点钟时，他才降落在朝鲜的土地上。当第一批队员于11时着陆时，前一天下午接到指示做好

机场准备的埃默里克上校、驻朝军事顾问团的一些成员和许多南朝鲜的民众前来迎接他们。

埃默里克上校集结了大约100辆各种类型的朝鲜车辆，把史密斯特遣分队的队员从简易机场运送到17英里外的釜山火车站。当美国士兵通过釜山街道时，两旁兴高采烈的人群向他们欢呼，整个城市沸腾了——街上到处是旗帜和标语，当满载的列车晚8点开出时，车站上的朝鲜乐队奏乐欢送。

次日晨（7月2日早8时），搭载着史密斯特遣队的列车到达大田。前进指挥联络组成员勒鲁瓦·卢茨中校前去接站，他把史密斯中校带到丘奇将军的总部，此时将军正与几名美国及南朝鲜军官谈话。丘奇将军向史密斯表示问候之后，指着地图说，“我们要在这里展开一次小行动，我们需要的是一些不致于一见坦克就跑的人，我打算派你们去那里支援南朝鲜部队，给他们打气。”

史密斯中校表示愿意前往勘察地形。到达临时宿营地后，史密斯及其主要助手坐上吉普车立即出发，驶上前往乌山的80余英里的崎岖不平的道路。一路上，他们看见数以千计的南朝鲜士兵和难民正乱哄哄地向南走。

乌山以北3英里处，道路呈马鞍形下坡，尔后稍偏西北折向水原。在这里，史密斯发现一处很好的步兵阵地，它既可控制公路又可控制铁路。公、铁路呈直角状穿过了弯弯曲曲的山脊，路的最高点比向北直通水原的低处地面高出300英尺。从这个制高点上看，向北8英里直达水原的公路和铁路尽收眼底。

勘察地形之后，史密斯下达了在制高点构筑阵地的口头命令。此时，一敌战斗机群从头上掠过，机翼上的红星清晰可见，但飞行员显然没有发现下面的这几个人。完成了勘察

任务，这伙美国人天黑后回到大田简易机场。

当天（7月2日）夜里，史密斯接到命令，要他带领他的人乘火车北上平泽和安城。平泽在乌山以南15英里处，安城在乌山东南20英里处。史密斯带领他的人上了火车，当夜向北驶去。一个连在平泽挖壕固守，其余的人在12英里以外的安城，史密斯把指挥所设在平泽，因为它座落在公路干线上。

次日，史密斯中校一行在平泽目睹了空中破坏的“表演”。一列9节车箱装着弹药北上运往南朝鲜部队的火车在途中开进平泽站。正当这列火车等候下一步指示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4架野马式轰炸机用火箭和机枪6次向它扫射轰炸。列车爆炸，车站被炸毁，半个城市都被炸掉。爆炸声持续了一个通宵。在这次误袭中，该城许多居民被炸死炸伤。

同一天下午，友方空军还袭击了水原，轰炸了该城附近的南朝鲜军用卡车队，南朝鲜军用步枪击伤一架飞机，驾驶员被迫降落在水原机场。在那里，驻朝军事顾问团和南朝鲜军官“逮捕”了这名狼狈不堪的飞行员。驻水原南朝鲜总部的一名美国军事顾问团成员说，在7月3日这天，他先后5次遭友机袭击。几天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这些误袭：

“飞行员确实战果辉煌！他们袭击了友军的弹药库、汽油库、水原简易机场、火车、汽车队及南朝鲜总部。”那天下午，4架美国喷气式飞机空袭了水原和水原——乌山公路一带，使水原火车站汽油起火，炸毁了建筑、炸伤了居民。在公路上，他们轰炸、烧毁了30辆南朝鲜卡车、击毙200余名南朝鲜士兵。由于整天发生这些不幸事件，丘奇将军向远东空军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空中行动控制在汉江大桥以北

地区。

第二天（7月4日），史密斯原来分散了的指挥部又在平泽汇合了，那里还有第52野战炮营的一部。这个炮兵小分队包括半个直属连、半个勤务连和整个A炮连。A炮连有6门105毫米榴弹炮、73辆军车和108名士兵，由米勒·O·佩里中校指挥。该连是7月2日乘登陆艇抵达朝鲜的，到达釜山卸载时已是深夜，次日由两列火车把部队运往大田。在那里，丘奇将军下令要佩里去平泽加入史密斯特遣队。当夜大约11时，佩里的炮兵分队又登上火车，向北开去。因为平泽火车站被破坏，火车只好在成欢里停下来，炮手们下了火车，乘汽车走了6英里于拂晓前赶到平泽。

与此同时，第34步兵团于7月1日夜间从佐世保出发，次日晚到达釜山。史密斯特遣队离开日本以后，第21步兵团的其余人员都于7月3日在佐世保上船（唯A连和D连从门司起航）开往釜山，次日清晨抵达。

迪安将军也在赴朝途中。7月2日，由于他的驾驶员黑暗中找不到简易机场，没有在大田降落。第二天上午，他在芦屋空军基地与赴朝途中的本·L·塔夫茨上尉相遇，上尉是奉阿尔蒙德将军之命到朝鲜担任军队和新闻界的联络员。塔夫茨的驾驶员知道大田简易机场，7月3日约10时30分，飞机在那里降落。迪安将军和塔夫茨上尉直奔两层黄砖楼的丘奇将军的前进指挥联络组总部。

那天下午，麦克阿瑟将军打来电报，通知迪安将军，自7月4日零时起，美国赴朝部队由他指挥。当天，迪安将军又担任了驻朝美国空军的总指挥，并任命丘奇将军为副司令，还有22名军官被任命为驻朝美国空军的普通或专业参谋。驻朝美国空军的军官大多数由前进指挥联络组提供，但

也有几名是驻朝军事顾问团成员。6月27日乘飞机离开朝鲜的驻朝军事顾问团的军官大都乘“基思利中士”号军火船于7月2日回到朝鲜。到此时，南朝鲜军已经集结并部分整编起来，总兵力约6.8万人。

二、史密斯特遣分队在乌山

7月4日傍晚，史密斯中校和佩里中校及其它几人对乌山地形作最后一次勘察，这一次佩里选好了炮兵阵地。途中，南朝鲜工兵小分队正为破坏所有桥梁做准备。

迪安将军和丘奇将军回到大田。迪安身高6英尺、沙色头发剪成短而硬的小平头。丘奇将军瘦高个儿，稍许有些弯腰曲背，总是沉着冷静，似乎对一切都漠然视之。他俩正研究美军即将与敌作战的可能性。来到朝鲜战地前沿的第三位将军是乔治·B·巴思准将，他是第24炮兵师的代理师长，是7月4日午后到大田的。迪安将军决定派巴思去第一线代表他给史密斯特遣队下达指示。这样，7月4日下午3时，巴思将军乘吉普北去平泽。他找到史密斯，传达了迪安的指示：“占领那些你向丘奇将军说过的乌山附近的有利地形”。

午夜刚过，史密斯特遣队的步兵和炮兵就开出平泽，史密斯中校不得不征用朝鲜卡车和其它各种车辆，以载运它的队员。当地的朝鲜司机发现车是往北开时，便弃车而逃，于是美国士兵坐进驾驶室。巴思将军和史密斯中校随特遣队北上。途中，巴思将军对南朝鲜工兵小分队说他准备使用那些桥，企图以此阻止他们的炸桥准备工作。在一座桥边，巴思劝说无效，就把几箱炸药扔进江里。这里距乌山仅12英里，但他们用了两个半小时才到达，因为南逃的南朝鲜士兵和

百姓挤满了道路，而且又是在夜间行进。

7月5日凌晨3时，这支部队才到达史密斯预先选好的阵地。步兵开始配置武器，在预先划定的位置挖战壕。在步兵之后，佩里中校让炮兵进入他前一天下午选定的阵地。黎明前，所有部队各就各位，但还没有全部挖好战壕。

眼前的铁路为了从山岭最有利的地方通过，与公路交叉并转向东约有一英里远，在那里分成两股单线轨道，穿过山岭之间的低地。史密斯中校在阵地左翼即在公路正西方的一个山丘上布署了B连的一个排，路东是B连的其它两个步兵排；在其后公路以东是C连的两个排；这个连的第三排占据着一个朝南走向的指状小山，这样就沿铁路西侧构成右翼。在公路东侧，B连布署了一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在铁路西侧，C连配置了另一门75毫米无后座力炮。史密斯中校将4.2英寸迫击炮放到山脊的另一侧（即南坡），距B连阵地中心约400码。步兵正面构成一英里长的防线（不包括沿铁路线的右翼）。公路可能是敌人前进的主要路线，它从步兵阵地的马鞍形地带通过，然后向北围绕几个小山包蜿蜒曲折而下到低地，足有一英里远。在那里穿过铁路到东侧，继续沿着半高地通往水原。

在步兵后面2000码处，佩里中校将4门105毫米榴弹炮拖到公路左（西）侧150码的地方，那里只有吉普车能行驶的小道，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地把火炮拖上阵地。

在前有稻田后有小山的居民区附近，士兵把火炮安排就位。佩里把第5门榴弹炮作为反坦克炮配置在炮兵主阵地和步兵阵地中央的路西，从那里可直接把火力打到通过马鞍形地带和步兵阵地的公路地段。

来自炮兵总部和勤务分队的志愿者组成了机枪组（4门

0.5英寸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组(4门2.36英寸反坦克火箭筒)，参加步兵作战，也进入阵地。

步兵将大部分各种类型的卡车和吉普车停在马鞍形地带南侧的公路上。炮兵把他们的卡车隐蔽在乌山正北公路旁居民住房后或者院子、棚子里。这个炮兵阵地约有1200发炮弹，放在附近四周有围墙围起的两辆卡车上，还有一、两辆装满炮弹的卡车停在乌山以北的民房之间。几乎所有弹药都是高爆药，仅6枚炮弹为高爆反坦克炮弹，全部放在最前沿的炮位。当第52野战炮兵营在日本佐世保装载炮弹时，营部负责弹药的官员把那里所有的高爆反坦克炮弹都装上了——也只有18发。他拨给A炮组6发，这个炮组即将打响了美国火炮与苏制T-34坦克的首次交锋。

7月5日黎明，天下着雨，当时在乌山阵地上有540名美国人：步兵士兵389人、军官17人；炮兵士兵125人，军官9人。天刚破晓，步兵进行武器试射，炮兵将大炮对准目标，然后，开始吃定量早餐。

尽管下着雨，史密斯几乎还能看到水原。7时刚过，他首先看到水原附近的远方路上有车在移动，半小时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队坦克朝严阵以待的美国人开来。第一批有8辆坦克。8时许，炮兵阵地接到在步兵前沿的观察员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8时16分，美国发射了在朝战中打向北朝鲜的第一发炮弹。第2号榴弹炮射出头两发炮弹，接着其它火炮也开了火。此时敌坦克距炮兵阵地4000码，距步兵阵地前沿约2000码。前沿观察员迅速调整了火力方向和距离，炮弹开始落入坦克群。但步兵观察哨看见坦克仍在继续前进。

为节省弹药，史密斯中校下令给守护公路的75毫米无后

座力炮组，要他们在坦克开到700码时再开炮。坦克的纵队队形没有乱，没有离开公路。看来毫不在乎。敌坦克指挥官可能以为他遇到的仅仅是南朝鲜的小股阻滞部队。

巴思将军正好在发现敌人之前回到炮兵阵地。他到达那里时，还不知道敌人正在接近。他接到前沿观察员的报告，说炮火对敌坦克无效，他马上返回，要第34步兵团第1营做好战斗准备。他预料该营当天夜里到达平泽，对付敌坦克可能实施的突围。

当敌坦克距离步兵阵地700码时，两门无后座力炮向其开火，炮弹击中了目标，但显然没有打坏坦克。他们一边用85毫米加农炮和7.62毫米机枪射击，一边驶上马鞍形地带的斜坡。当它们几乎与步兵阵地并列时，第一辆坦克遭到2.36英寸火箭筒的射击。奥利·D·康纳在沿公路东侧的塹壕里操纵着火箭筒，在与坦克距离约15码时，向坦克装甲板最薄的尾部发射了22枚火箭弹，是否奏效尚不清楚。然而，最前面的两辆坦克遭到一门使用高爆反坦克炮弹的105毫米榴弹炮的直接打击，不得不在路口停了下来。虽然近距离射程的火箭筒的阻击也许损坏了坦克的履带，但很可能只是这种炮击才阻止住这两辆坦克。

为了给后面的坦克让路，这两辆坦克开到路边，其中一辆起火烧毁，两名士兵举着双手从炮塔钻出来，第三个士兵端着冲锋枪跳出坦克，突然向我方机枪阵地开火，击毙副机枪手。这个不知姓名的机枪手可能是美国地面部队在朝战中被打死的第一个士兵。美国击毙了这3个北朝鲜人。前炮的6发高爆反坦克炮弹很快耗尽，只剩下遇坦克就跳飞的高爆炮弹。通过山口的第三辆北朝鲜坦克击毁前炮，并击伤一名炮手。

敌方坦克并没有停下来与步兵交火，只是在通过步兵阵地时对他们进行射击。在第一批8辆坦克过去之后，其它坦克也开过来了。通常每组4辆，各组之间相隔不远。它们通过步兵阵地时也不停留，而直接往南驶向炮兵阵地。整个纵队共计33辆坦克。最后一辆坦克通过步兵阵地是9时正，大约在第一组坦克到达马鞍形地带一小时之后。在这一小时之内，坦克火力使史密斯阵地的士兵伤亡约20人。

坦克通过步兵阵地到达炮兵阵地时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在那天清晨仅被认为是理论上的问题。某炮兵向某步兵提出这个问题，步兵回答道：“不用担心，他们决不可能到达你们那里。”一炮兵事后表达了当时大部分人所持的观点，他说，“大家都认为，当敌人发现他们是与谁作战时就会掉头鼠窜。”这时，前沿观察员向炮兵报告：坦克正通过步兵阵地向他们开来。

此时，第一批坦克已把从步兵阵地到炮兵阵地的电话线破坏了，电话联络已不可能。无线电器材受潮，效果很差，只有吉普车上的无线电通讯台还能工作。9时以后炮兵与步兵的联系时断时续，11时左右便彻底中断了。

坦克向炮兵阵地开来。火炮一直在开火，但没有能阻止住坦克。坦克开至距炮兵约500码时在一座小山后停了下来，以避开火炮的直接火力。此后，它们逐次沿路猛冲过来，紧关舱盖，企图强行通过炮兵阵地。有些坦克发射85毫米加农炮，其它的只开了枪。他们大多是盲目射击，因为敌坦克手不清楚大炮的确切位置，有的坦克甚至向路对面发射炮弹。只有一辆坦克在小道上停留了一下（榴弹炮已从大路撤到此处），好象是要干掉这个炮兵分队。然而，幸运的是，它没有离开大路，而是停了一会儿又继续朝乌山开去。当坦克经过

时,105毫米榴弹炮从150—300码的距离向它开炮,但炮弹碰到坦克只是发出刺耳的响声,随后便跳飞了。坦克的还击平均每次不过一发炮弹。

坦克没有出现之前,三个炮兵反坦克火箭筒小组布置在公路附近。听到坦克正通过步兵阵地的消息时,又增加两个火箭筒小组,一个由佩里中校指挥,另一个由埃德温·A·埃弗索尔中士指挥,开始进入阵地。第一辆坦克在榴弹炮阵地和公路间的稻田地里遇到佩里和埃弗索尔两个炮组,埃弗索尔的第一发火箭弹从坦克旋转炮塔跳飞了。他说,那辆坦克乍看起来“如同一艘大军舰”。坦克的85毫米加农炮开了火,炸断了电线杆,倒在稻田排水渠埂上,而埃弗索尔就俯在渠里。一发105毫米炮弹打中了第三辆坦克的履带,坦克停了下来,这一组的其它坦克继续前进。美国的4门榴弹炮完好无损。

这些坦克通过了阵地,消失在远方,佩里中校便带上一名翻译,来到不能开动的那辆敌坦克旁边,他通过翻译叫坦克手出来投降,但没有反应。接着,佩里命令榴弹炮击毁坦克。三发炮弹命中坦克之后,从坦克里跳出两个人,躲进排水渠里。佩里派出一个班,结果了这两个北朝鲜人。

在这次小规模行动中,轻武器打伤了佩里中校的右腿,他拒绝后撤,跛着腿到处察看,指示部下准备迎击更多的敌人。

大约10分钟之后,第二批坦克跟着第一批的末尾上来了,这次坦克数量更多——一个美国士兵形容说“有一大串”。它们有的独自行动,有的三三两两,距离很近,没有明显的间隔和队形。

第二批坦克进入视线之内后,一些榴弹炮手开始离开,一

个在场的人说这些士兵“羞于相助”。军官们只好自己把炮弹拖上来装填，军士长则负责发射，一时的恐惧很快就过去了。由于佩里中校和德万·L·斯科特中尉的榜样和有力领导，士兵们都回到阵地。多数第二批坦克根本没有向炮兵阵地开火。105毫米榴弹炮还是未能阻止住敌坦克，但又击中了一辆坦克的履带，使之停在炮兵阵地前沿。有的坦克在甲板上带着一两名步兵，多数被炮弹炸死；在坦克开过时，有的尸首横在坦克上，有的慢慢颠簸到公路上。敌坦克火力使得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建筑物着火，引起附近一所储有300发炮弹的弹药库爆炸。最后一辆坦克通过炮兵阵地的时间是10时15分。这些坦克属支援北朝鲜第4师的第105装甲师第107坦克团。

佩里中校估计他的4门榴弹炮对每辆坦克平均发射4—6发炮弹，遭坦克回击平均每门一发炮弹，最后一辆坦克隆隆驶向远方的乌山后，弹着记录如下：前置的105毫米榴弹炮和2.36英寸反坦克火箭筒从步兵阵地发射，击毁一辆坦克，击伤一辆坦克，使其瘫痪；炮兵在其阵地前击毁2辆，另有3辆虽被击伤但还是颠簸着逃出射程，驶向乌山。这样，在总数为33辆的坦克中，4辆坦克被击毁或失去战斗力；3辆受轻伤，但还能使用。

从敌方来看，坦克击毁了前置的105毫米榴弹炮，伤一名炮手，击毙或击伤20名步兵，击毁步兵阵地后的所有车辆，在炮兵主阵地4门炮中有1门受轻度破坏，在炮兵阵地只有佩里中校和另外一个人受伤。

史密斯特遣分队未能使用任何反坦克地雷（对付坦克最有效的办法之一），因为当时在朝鲜还没有这种武器。佩里中校认为，如果能把反坦克地雷布在道路的恰当位置，本可以

使整个装甲纵队瘫痪。

坦克纵队的最后一辆坦克通过步兵阵地开往乌山、火炮和坦克相互射击声停息之后，美军阵地又是一片寂静。在前面通向水原的路上看不到任何活动。但是，史密斯清楚，敌步兵很快会来的。整个上午都下着雨，士兵们忙着挖深散兵坑，或用其它方法加固阵地。

坦克过后大约一小时，史密斯中校从他的观察所发现远方路上水原附近有情况，后来逐渐看清楚这是成—列纵队的车辆和步兵。史密斯估计该纵队约有6英里长。一小时后，纵队的先头部队到达美国步兵阵地前1000码的位置。开道的是三辆坦克，接着是一长串卡车，后面是几英里长徒步行进的步兵。毫无疑问，这是北朝鲜军南下的一支主力部队——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第4师的第16团和第18团。

当时敌纵队是否知道美国地面部队已经到达朝鲜并出现在战场上，现在还不清楚。7月初在北朝鲜第2军主管作战的李学求上校后来说，他没想到美国会参与这场战争，没有听到关于美国可能参战的—说法，他确信，北朝鲜当局得知此事后会大吃一惊。

与近在咫尺和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眼看着敌人纵队正向自己的阵地压来，美国士兵的—忧心是可以想象到的。麦克阿瑟将军后来说，他把一小撮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是“骄傲地炫耀兵力”。他希望，那将会迷惑敌人，以为有大量军队参战。

当敌车队距阵地约1000码时，史密斯中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他们严加惩罚”。迫击炮弹落入敌卡车之间，0.5英寸的机关枪子弹横扫纵队。卡车爆炸起火，士兵炸飞上天，其余的则跳下卡车跃入路边的沟渠。三辆坦克开到距美国阵

地200—300码处，开始用加农炮和机枪对山脊一线扫射。在一辆辆燃烧着的军车后面，约1000名敌步兵跳下卡车，开始散开。在他们后面还停着载着步兵的卡车，它们在等候着。此时是11时45分。

敌步兵开始从公路东侧向山脊进攻。在那里，他们建起火力队，其它人成扇形向两翼散开以成合围之势。美军火力打破了敌步兵从正面进攻的一切企图。奇怪的是，北朝鲜人并没有努力攻打翼侧，看来他们决心迂迴，而不是合围。不到一小时的功夫，约12时30分，大股敌人出现在公路西边的高地，从那里可以俯视并控制B连一个排占据的山头。看到这种情况，史密斯把这个排撤到路东。与此同时，在第1营的主任参谋弗洛伊德·马丁少校的监督下，我方把可用的剩余弹药集中到营指挥所后侧的安全地带。4.2英寸迫击炮也转移到近处，又缩小了在路东制高点的防御圈。在交火中，越来越多的敌炮弹落在美军阵地上，占据能瞰制美军右翼各高地的敌机枪也开始向下面的史密斯部队射击。

早些时候，佩里中校曾两次派架线组修复炮兵和步兵之间的通讯线路，但两组回来都说敌火力太猛，未能成功。下午一时，佩里派出第三组，由他的作训助理带领。这次，他命令他们架一条新线，从路东的稻田通过，避开前面两组所说敌火力过猛的地区。

下午2时30分左右，史密斯中校定下决心：如果他的部队想要撤出，现在就该行动了。大量敌人从两翼向他的后侧移动，还有大批敌人作为预备队等候在他正面通往水原的路上；他的轻武器弹药也几乎已全部打完，一支强大的敌坦克部队已经出现在他的后方；他失去与各方的通讯联系，甚至与在其后侧一英里处的佩里中校的炮兵阵地也无法联系；他

不可能期望有任何增援，佩里射向敌步兵的炮火在射击指挥通讯正常时一直未停，而在步兵开始射击后不久它就停止了，天气不允许美国空军飞来相助，如果能来，就会发挥巨大作用，因为敌人挤满了公路。

史密斯打算采用分批跃进的方式将其部队撤出山脊，要撤离的分队都由紧随其后的分队提供火力掩护。撤退路线是从右翼（在铁路的南边）下山脊奔乌山。首先撤下山的是C连，接着是卫生队，然后是营部，最后是B连（一直未接到命令的2排除外）。排通讯员从连指挥所回到2排阵地，向卡尔·F·伯纳德少尉报告说，指挥所没有人，阵地上只剩下2排了。报告经过核实后，伯纳德决定将部队撤出阵地。撤离时要求只带轻武器，每人平均发两三个弹夹的子弹。他们遗弃了所有协同作战的武器——如无后座力炮、迫击炮和机枪等，还不得不把尸体和约20—30名伤员留下。一名中士卫生员（遗憾的是他的名字并不为人知晓）自愿与伤员一起留下。轻伤员与部队一起出发，但由于敌人的火力打散了一些小分队，很多伤员便掉了队，再也找不到了。

史密斯特遣分队在撤退中伤亡惨重。敌人的机枪从近距离射来，不断造成伤亡。团棒球队队长和投手雷蒙德·亚当斯用他投球的手臂取得了他棒球生涯中最伟大的成就——他将手榴弹投入40码远的敌机枪阵地，摧毁了机枪，炸死了敌机枪手。因为就是这个机枪阵地给美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在B连（最早担任掩护的部队）准备撤离时，史密斯中校离开山头，沿斜坡而下到铁路，再沿铁路向南，来到炮兵阵地相对的位置，又继续向西穿过稻田，准备通知佩里步兵目前正在撤退。穿越稻田时，史密斯遇到佩里的架线组，他们一起急忙奔向佩里的炮兵阵地。史密斯原估计敌坦克已摧

毁所有火炮，炮手大都伤亡；当发现阵地上所有的火炮都能正常运转，而且只有佩里中校和另外一人受伤时，他感到十分吃惊。此时，敌步兵还没有出现在炮兵阵地上。

一接到史密斯下达的撤退命令，炮兵立即准备出发。他们将瞄准器和炮闩从火炮卸下，和瞄准环一起装入军车，史密斯、佩里以及炮手们则步行返回乌山郊区。在那里，他们发现隐蔽在那里的炮车除少数几辆受到坦克和机枪的轻度破坏外，均完好无损。

佩里和史密斯估计敌坦克已沿干道南下平泽。于是计划沿乌山南麓的公路前往安城，他们在城南公路刚转过弯，还没有进入安城大路，领车的史密斯和佩里突然发现3辆敌坦克就停在他们面前，坦克手站在坦克四周、吸着香烟。这支小型车队没有开枪，急忙掉转车头，朝乌山北侧开去，此后又拐上东去的一条土路，希望能沿该路到达安城。

不久，车队遇上史密斯营的几股步兵小分队，他们正纷纷下山，穿过稻田，夺路脱身。有的脱掉了鞋子，有的扔掉了帽子，还有的脱掉了衬衣。车队停下来等候这些人上车。大约有100名步兵就这样加入了炮兵行列。此后，车队平安前进，天黑后到达安城。敌人没有追赶。北朝鲜步兵占领了美军撤出的阵地，正忙于搜集战利品，显然对赶走了美军感到满意。

次日(7月6日)晨，史密斯中校及其一行出发去天安，到天安时他总共有兵力185人。随后，C连连长理查德·达什默也到达，带来65人，这样，总数增加到250人。史密斯再次清查人数，发现步兵死伤和失踪者共有150人，其中伤亡最多的是B连。此后数日中，幸存者零零散散地回到南朝鲜的平泽、天安、大田和其它地点的美军驻地。伯纳德中尉和

B连预备排的12名士兵在乌山战斗两天后到达天安。该排五次遇到北朝鲜部队设置的路障，他们到达天安的时间仅比敌人早半个小时。一些人步行从乌山到达黄海和日本海，还有一个人坐朝鲜舢板从西海岸到达釜山。

配合步兵在炮兵阵地前沿负责观察、联络、使用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的人员中有5名炮兵军官和10名士兵，没有一人回来。7月7日时，仍有5名炮兵军官和26名士兵失踪。

7月5日在乌山战斗中，北朝鲜第4师及其配属部队大约伤85人，亡42人。几天后，在一名阵亡的北朝鲜士兵的日记中发现有关乌山战斗的记载：“1950年7月5日……我们遇到军车和美国战俘，也看到一些美国兵尸体。还发现我军的4辆坦克被击毁。乌山附近打了一场大战。”

第七章 从平泽到乌致院的阻滞行动

“任何忠告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即一下子使那些原先的坏人在听讲之后就变为好人；它肯定不能使早先没有射箭实际经验的人立即变为优秀射手；它既不能使持长矛的骑兵变为好骑兵，也不能使骑手变为好骑手；它甚至不能使人忍受体力劳动，除非他们以前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

——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一书中为居鲁士大帝所写

第34步兵团的一些分队乘船于7月2日傍晚开始陆续到达釜山。第二天下午，两艘坦克登陆舰满载装备也到达釜山。那天火车站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忙着装载。7月4日天刚亮，第1营就乘火车北上，该团的最后一批人在黄昏前也接着出发。陆军上校杰伊·B·拉夫列斯负责指挥这个有1981名官兵的团。

当拉夫列斯上校于7月5日一早在 大田 见到迪安将军时，将军告诉他，哈罗德·B·艾尔斯中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意大利战役中有经验的营战斗指挥官）已被任命来指挥他的在平泽的第1营。拉夫列斯以前从未见过这位艾尔斯中校，此人刚从日本乘飞机来到朝鲜。艾尔斯中校是在1营乘火车北上的当天晨5时左右同第1营一起抵达平泽的。迪安对拉夫列斯说，如果可能，他希望第3营开赴安城，第34团的指挥所设在成欢里。按照迪安将军的要求，戴维·H·史密斯中校

所指挥的第3营开赴平泽东面12英里远的安城去控制附近的公路。拉夫列斯上校于7月5日在平泽南6英里处的公路和铁路干线上的成欢里开设了他的团指挥所。

迪安将军非常重视扼守平泽——安城一线。在西面，黄海的一个海湾贴近平泽，是汉城南面最好的天然屏障，可以用来防止敌军绕过防御公路和铁路干线的美军部队或左翼。在平泽的南面，朝鲜半岛向西又展宽45英里，又有一个公路网向西和向南延伸出去，这样就使敌军有可能从翼侧包围汉城一大邱公路上的阵地。在安城的东面，有一些高地紧挨着安城，可以为在安城担任防御的右翼部队提供某种程度的防护。平泽和安城是穿越黄海与西部中央山脉之间中间地带两条主要公路上的两个要点。假如敌军部队在平泽以南得以突破，在朝鲜西部对敌军实施阻滞和封锁的行动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迪安将军期望一个训练不充分的营（第38步兵团第1营就是这样）在没有炮兵、坦克或反坦克武器支援的条件下能抵抗住即将来犯的敌军强大优势兵力并坚守平泽阵地一些时日，显然这一期望是过高了。

一、从平泽退却

当巴思将军于7月5日上午从乌山抵达平泽时，不出他所料，在那里找到了艾尔斯中校和第34步兵团第1营。他向艾尔斯介绍了乌山的情况，并且说，敌军的坦克也许会从那里突破，然后顺路南下。他要艾尔斯先派遣一些反坦克火箭筒分队去拦截前来的坦克。

查尔斯·E·佩恩中尉率领一些步兵出发北上。在接近西井村时，他们在泥泞的道路上发现有坦克经过的车辙，这

道车辙到达该处后又转了回去。佩恩命令卡车停下，士兵下车。这时，一个头戴有树叶伪装帽钢盔、骑着马的南朝鲜士兵来到他们跟前喊道：“坦克，坦克，回去！”佩恩终于在距乌山南5英里、西井里村边1英里左右的地方发现了在铁路轨道上的坦克。下午2时许，他的反坦克火箭筒分队与敌军坦克开始远距离交火，敌机枪打死了列兵肯尼思·沙德里克。反坦克火箭筒分队带着沙德里克的尸体撤退，回到平泽后向巴思和艾尔斯汇报了这次徒劳无功的尝试。

天黑以后，迪安将军和他的副官阿瑟·M·克拉克中尉驱车去平泽。从史密斯中校和他的部下那里仍然没有传来任何消息。但是乌山南面出现敌军坦克一事在迪安的脑海中引起了各种推测。午夜以后，他动身折回大田，脑中充满有关史密斯中校所属特遣分队的凶兆。

迪安将军离开平泽之后不久，乌山战斗的四名幸存者到达艾尔斯中校在平泽的指挥所，不无夸张地讲述了史密斯特遣分队覆灭的故事。几分钟后，佩里中校从安城来到，报告了他所知道的史密斯特遣分队的遭遇。巴思和艾尔斯决定将第1营留在它的阻滞阵地，但是要炸毁城北的公路桥，因为敌军的坦克随时都有可能来到。第1营的人员于7月6日午夜3时炸毁了桥梁。巴思将军命令艾尔斯中校尽可能多坚守一些时间，但如果他的营处于被包围和与团部失去联系的危急情况时则需撤退。他最后的结局“不能像布雷德·史密斯那样”。

巴思将军于7月6日1时30分左右离开平泽第1营指挥所，动身去南方，大约1小时以后抵达拉夫列斯上校在成欢里的团指挥所。史密斯中校同他的特遣分队残余人员（大约86人）已经从安城经过这里，现正在去天安的路上，他把4

个重伤员留下托付给拉夫列斯上校。拉夫列斯上校当时还未接到迪安将军有关巴思将军的任何指示，如今从后者那里了解到，他正在给该团下达命令，而且还直接把命令下达到各营。巴思将军告知拉夫列斯他的第1营在平泽的阵地。按照拉夫列斯上校的回忆，巴思将军要他加强该团在天安附近地区的兵力。巴思命令第3营（在平泽附近的L连除外，它是团的预备队）从安城向天安转移。拉夫列斯上校因此命令L连在第1营从平泽撤退时担当后卫任务，并在后续阵地上进行阻滞战斗。后来一些事实证明，当撤退开始时，该连并未执行这一命令，而是直接向天安靠拢。巴思在天亮以前就离开第34步兵团指挥所前往天安。

7月6日拂晓时，雨雾满天，在平泽北面2英里的河流沿线阵地上的第34步兵团第1营捱过了极不舒适的时光。由于散兵坑中有雨水，弟兄们在坑旁挤成一堆，打开C类配给食品罐头吃早饭。艾尔斯中校顺着道路走来，在一群人设置的路障处停住脚步，然后攀登公路西边的小山走向A连的指挥所。

在山上，副排长罗伊·F·柯林斯正在吃C类配给食品早饭，这时传来一阵启动的马达声。他突然抬头一看，在雾中发现了断桥远端一些坦克的轮廓。与此同时，艾尔斯中校和A连连长莱罗伊·奥斯本上尉从连指挥所也看到了坦克。在第一批坦克的后侧，还隐隐约约地有士兵的轮廓，他们成两路纵队在道路的左侧行进，还有更多的坦克和卡车成一直线在道路的右侧行进。在进行观察的人中，有的人推测这可能是从乌山撤退回来的史密斯第21步兵特遣分队。但是另一些人立即说，史密斯特遣分队没有坦克。其实，一两分钟以后大家就都已看清，抵近被炸毁桥梁的是北朝鲜部队。事实

上这是北朝鲜第4师的部队。

领队的坦克在被炸毁的桥梁边缘处停了下来，车上的乘员出来察看大桥的损坏情况。其它的坦克一辆接一辆全都在它的后面停了下来，柯林斯副排长数到13辆轮廓模糊的坦克。北朝鲜的步兵走上前来，毫不停留地绕过坦克走到河边，从大桥的两侧通过。在这之前，艾尔斯中校就已命令4.2英寸迫击炮向大桥地区开火，炮火至少击毁了敌军的一辆卡车。敌军坦克炮向A连的阵地开火。美军回击的火力稀疏且效率很低。

艾尔斯中校观看了最初几分钟的交战，见到敌军步兵开始成扇形向两侧散开，于是命令奥斯本上尉率领A连撤退，暂时只留下一个排掩护。此后艾尔斯动身返回他的指挥所，立即打电话给公路另一边（东侧）的B连下达撤退的命令。

开始时发挥很好的4.2英寸迫击炮的火力很快就停止了，因为敌军坦克第一轮的炮火覆盖就把迫击炮的观测员震昏过去了，再也没有人能接替他来指示射击方向。在成纵队队形行进的敌军从雨雾中隐隐走来并出现在大桥附近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北朝鲜步兵已经渡过河流并接近美军阵地，A连的人员可以看到他们在给步枪上子弹。

艾尔斯中校回到他的指挥所后，同第34步兵团的作训参谋约翰·J·邓恩少校进行了交谈，邓恩少校是艾尔斯外出时到达指挥所的。当天凌晨3时许，邓恩在团指挥所里醒来，发现每个人都极度激动。原来刚才传来消息说，敌军已击溃了史密斯的特遣分队。团部已经失去了同它在平泽的第1营之间的通讯联系。安城、平泽和成欢里之间的距离相隔太远，各指挥所的无线电报话器均不能进行联系。从成欢里到平泽架有电话线，但是不可能保持完整无损，正在撤退的南

朝鲜士兵和难民总是切下一段段电话线来充当携带行李和物品的绳索。唯一的通讯联系就是联络官和传令兵。因此，命令和报告收到时常常为时已晚、事过境迁。邓恩向拉夫列斯上校请求并获准前去察明情况。邓恩在出发之前询问上校有何指令带给艾尔斯中校。拉夫列斯在桌子上摊开一张地图，重复了巴思将军的命令，要艾尔斯在不危及该营生存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坚守一些时间，然后再撤退到天安附近的一个阵地，他在地图上指出了这个阵地的位置。邓恩乘吉普车出发，在黑夜中向北沿着一条为南朝鲜士兵和难民所堵塞的道路行进。邓恩少校在第1营指挥所与艾尔斯中校谈话时，转达了上级的指令。第1营在何时撤退，这要由艾尔斯自己来决定；至于第1营撤退到何处去进入下一个防御阵地，这显然要由拉夫列斯转达巴思将军的指令。

艾尔斯中校与邓恩少校谈话之后不久，他的营就开始撤退。上午10时前，第1营就走在向天安后撤的道路上了，当天下午到达那里。最后在傍晚到达的是A连。大多数部队都乱了套，平泽一天安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丢弃的装备和衣服。

二、天安夜战

巴思将军那天上午抵达天安时，在那里看到两个运载第21步兵团第1营A连和B连以及指挥连一部分的运兵列车。他们是该营在7月1日没有同史密斯特遣分队一起空运去朝鲜的那些部分。巴思把他们安置在天安以南2英里的防御阵地上。

当巴思将军在下午两三点钟返回天安时，第34步兵团第1营的先头部队已来到这里。他命令该营同第21步兵团的部

队一起防守他刚在城南 2 英里处建立的防御阵地。拉夫列斯已经从天安给在大田的迪安将军打了电话，向他报告了平泽方面的消息。在天安，一整天都笼罩着一派常见的战争景象。穿过市区向南行驶的列车装载着南朝鲜的士兵和平民。每一个人都想往南方逃难。

迪安那天晚上动身去天安，在拉夫列斯的指挥所主持了一个不舒畅的会议。迪安在会上发了脾气，他问是谁授权从平泽撤退的。艾尔斯中校最后打破了沉默，说这事该由他负责。迪安想命令该团立即回北方去，但是夜间遭受伏击的危险使他决定放弃这一想法。他改而命令一个连在第二天早晨天亮后去北方。巴思将军在天安呆了一个晚上，然后动身去大田。他留在那里指挥第24师的炮兵，直到7月14日他才去指挥他的老部队——第25师的炮兵。

按照命令，第34步兵团第3营在7月6日下午和夜间从安城抵达天安。拉夫列斯上校命令其L连在7日上午进驻天安以北迎击北朝鲜部队。在团侦察排的带领下，这支小分队于8时10分出发。在当时天安只有一些南朝鲜警察还留在这寂静的城镇里，平民都已走光。就在这一时刻，拉夫列斯收到了迪安将军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发报时间：1950年7月7日10时25分，收报人：第34步兵团团长：派出一个营向前推进，要尽量减少运输工具。接敌后要准备打一场阻滞战斗，直到返回到现有阵地。据白天空军报告，河南侧无敌军装甲部队。发报人：第24师师长。”按照这些指令，第3营跟在L连的后侧向前推进。

罗伯特·R·马丁上校已从大田来到天安。他脚穿一双矮腰鞋，头戴一顶外国便帽，既没有钢盔和武器，也没有其它装备。迪安将军和马丁上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在欧洲

的第44师服役，从那时起就已成了好朋友。迪安对马丁作为一个团指挥官评价很高，知道他是一个坚决、勇敢的军人。马丁刚受命来到朝鲜，迪安将军立即要求远东司令部把他分配给自己。马丁上校乘飞机从日本抵达，在大田呆了将近一天；7月7日早晨，迪安就派他前往北方的作战地区。

第3营离开天安北上时，沿途穿过大批向南步行或骑马的南朝鲜士兵。拉夫列斯和其他人都能看到无数的军人在西边的山岭上向南移动。拉夫列斯要译员判明这些是北朝鲜的军队还是南朝鲜的军队。译员说，这是南朝鲜的军队。在天安城外相当远的地方，尖兵排看到了道路尽头处高地上的敌军士兵。此时约下午1时。这些敌军部队在美军尖兵谨慎推进时后退了若干次。最后，在天安以北大约4—5英里的地方，敌军的轻武器开火了，迫击炮弹也向侦察排打来。推进暂时停止。这时已过下午三、四点钟。一个炮兵军官报告拉夫列斯和马丁（后者在这一天一直陪伴着拉夫列斯）说，他有一门炮。拉夫列斯要他将炮位设在天安以北大约3英里处群山中的一个隘口里，从那里他可以在L连的前方直接开炮。

此时，一架联络机前来投给拉夫列斯一封信，上面写道：“第34步兵团团长收，7月7日下午4时发。要极其小心地行进。在你东西两翼有大批敌军部队。安城附近有许多坦克（40—50辆）和卡车。在明棉有大部队集结。成欢里有大批敌军集结，企图从侧翼攻击你们。[签名]迪安。”拉夫列斯和马丁当即驱车去第34步兵团第1营的指挥所，把这一情报和天安北面的情况告诉艾尔斯中校。当他俩到达第1营指挥所时，见到了第24师的副师长皮尔生·梅诺赫准将和丘奇将军。梅诺赫准将交给拉夫列斯上校一个由迪安将军签发的命令，内容是解除他第34步兵团团长的职务，命令他向马

丁上校移交指挥权。马丁同样收到了一份担任指挥的命令。指挥的交接在下午6时进行。拉夫列斯仅仅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两个月才担任该团团长的，他接替了一个未能使该团的训练工作进入良好状态的军官。看来他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训练的状况难以令人满意，有些军官完全不适合担任部队的指挥官。在该团最初在朝鲜投入战斗之前，拉夫列斯已没有时间来根本改变该团的面貌了。

当第1营的指挥所正在进行团指挥权的交接之际，邓恩少校已从团指挥所出发到前沿去，他发现第3营正在进入天安北面的一个能够很好发挥火力的极佳的防御阵地。当他正在同该营营长史密斯中校交谈时，侦察排的排长驾驶一辆吉普车驶来。他的水壶和衣服上有些弹孔。他报告说，大约有40来个敌军士兵在前面1英里处的小村子里伏击了他的排，他的排已撤退，但是尚有三人留在村里。

邓恩带着一个先头步兵连出发前去，企图突入该村救出那三个人。正当他在作出行动的准备时，营主管作训的布恩·西格斯少校率领一些士兵从村子的方向走来，报告说，他已找到丢失的三个人。邓恩于是取消了计划中的突击行动，指挥该连对该村进行封锁。正当该连撤回执行这种部署时，一小群北朝鲜人从西边向他们开火。该先头连从远距离进行回击。邓恩命令该连继续行进进入他所选好的阵地，但是他很难阻止部队杂乱无章地盲目开火。不久，友军从后方打来的迫击炮弹落到他的阵地附近，因此邓恩走回去找史密斯中校，要他停止射击。到达第3营防御阵地时，他发现该营正在沿着大路向南撤出阵地。他既找不到营长，也找不到主任参谋。

邓恩来到团指挥所，对那里的人说，第3营正在撤离它

的防御阵地。其中一名校官（似乎是马丁上校）问邓恩，该团是否将听命于他，邓恩回答说：“是的。”那位校官然后命令说：“把他们拉回到原来的防御阵地上去。”

邓恩率领撤退中的第3营向北返回。当时邓恩偕同西格斯少校、两个连长和几个士兵乘坐第二辆吉普车走在前头。在距邓恩要求重新占领的阵地还有半英里时，两辆吉普车均遭到近距离的火力袭击。邓恩少校和西格斯少校都受了重伤，车上其余的人也都中了弹。邓恩爬到路旁的灌木丛处，设法止住头部伤口的血。一个士兵把西格斯拖到路旁。邓恩估计伏击他们的那群人中约有三、四十个敌军侦察兵。一个没有受伤的军官向后方跑去，他说是去求援的。

邓恩在自己一个小土墩后的藏身处可以看到在他身后的先头步兵连在射击开始时展开、卧倒与回击的情景。那些士兵离得相当近；当他们排成一行移动时，他甚至可以辨认出他们的面孔来。但是他们并不向前行进，他们的长官显然无意驱使他们去营救伤员。过了几分钟之后，邓恩听到一个军官喊道：“撤退！撤退！”他看到士兵们撤离散兵线向后方走去。一个兵力占优势的部队不去拯救自己的伤员而弃之于不顾的这种恶劣表现令邓恩感到“恶心”。邓恩后来被俘，在北朝鲜囚禁了38个月。他说，当时敌军的主力部队在两小时后才到达。西格斯少校显然是在那天夜里才死的。

第3营在向天安撤退的过程中丢弃了一些迫击炮。该营到达天安时，它的编制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在天安以南，史密斯中校接到一个命令，要他们返回并守卫天安。马丁上校率领团直属连巡逻队到天安以北去找回一些吉普车和其它被第3营丢弃的武器装备。

7月7日下午5时以前，第3营沿天安城北和城西铁路

线进入防御阵地。有些分队以火车站的水泥站台作为坚固支撑点；另一些分队在从西北方向通往城里的一条次级公路上埋设地雷，以防止敌军坦克从这个方向突袭。

黄昏后不久，一些敌军从西边压过来。晚8时，刚抵达朝鲜的第63野战炮兵营进入天安以南的阵地以支援第34步兵团。此后不久，该营就执行了它的第一次炮击任务，使用了高爆炸弹和磷燃烧弹来轰击从东面抵近天安的一队坦克群和步兵。据报告，他们击毁了两辆坦克。这股敌军看来似乎在午夜前不久就已渗入天安。

午夜后，团指挥所收到的报告说，大约有80名美军士兵和已进入天安市的马丁上校被敌军阻断。团的主任参谋罗伯特·L·沃德灵顿中校将此情况报告了在大田的迪安将军；他还报告说，团里的弹药供应不足，并请求指示。迪安命令沃德灵顿打阻滞战，并传话给安市里的马丁，要他在夜幕的掩护下带领部队突围出来。迪安从7月8日晨前2时20分送来的一份电报中获悉，马丁上校已经从城里返回，进入天安的供应线是畅通的。他深感宽慰。

黎明前，马丁上校又折回天安。大约在黎明时分，一辆2.5吨卡车从城里开来领取弹药。在归途中，卡车司机看见一辆敌军坦克从西北方通往安市里的一条土路上驶向前来，后面还跟着一些坦克。这些坦克正是通过前一天布设的雷区开来的。不是敌军士兵趁着黑夜排除了地雷，便是地雷装置出现了问题，反正一个地雷都没有爆炸。于是卡车司机在不到交叉路口的地方就掉转车头逃跑了。

这一组由五、六辆坦克组成的坦克群进入天安，并向火车站、教堂、怀疑藏有美军士兵的建筑物以及一切可见到的车辆开火。在接着发生的巷战中，据报导，第3营的官兵

用反坦克火箭筒和手榴弹摧毁了2辆坦克。二等兵利奥蒂斯E·希特向一辆坦克掷了5个手榴弹，使坦克燃烧起来。敌军步兵大约在早晨6时突入市里，并阻断了2个步兵连。

在这场巷战中，马丁上校大约在早晨8时蒙难。在此之前，当敌军坦克进入天安时，马丁找到一个2.36英寸火箭发射器，他藏身在主要大街东边的一个小房子里。他充当发射手，该团作训股的杰里·C·克里斯汀森中士作为他的装填手。一个月以后，克里斯汀森中士在平壤北朝鲜战俘营里与邓恩少校相遇，向他叙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一辆敌军坦克抵近并将炮瞄准他们所在的楼房。马丁上校也将火箭发射器瞄准坦克，但是坦克的加农炮抢先开了火（或者是与马丁的火箭发射器同时开火）。坦克的85毫米炮弹将马丁截成二段。爆炸产生的震荡把克里斯汀森的一只眼珠震出了眼窝，但他成功地将之放回原处。7月11日，远东司令部追授马丁第一枚朝鲜战争的十字勋章。

马丁战死之后，敌军坦克和陆续不断渗入市里的士兵很快就在人数不断减少的第3营中引起混乱。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否能有相当一部分人逃出该市。炮兵施放了磷烟幕弹，在连绵不断的白色烟幕的掩护下，第3营的一部分人在上午8时到10时之间逃出了天安。营长史密斯中校被搞得疲劳不堪，一两天后就撤至后方了。沃德灵顿中校安排牛顿·W·兰特龙少校这个该营尚存的职级较高的军官负责照料收容点上的人。上午10时，炮兵开始向南方转移。第1营仍然坚守在它在城南的阻击阵地。

当这些消息从第34步兵团传到大田时，迪安将军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早晨，沃克将军从日本乘飞机到来，告诉迪安说：第24师不久就将得到支援——美第8集团军正在开赴

朝鲜的途中。沃克和迪安驱车北上，驶向天安以南最后的一座小山。他们到达时正好看到第3营逃离该市的情景。他们也是在这里获悉马丁阵亡的消息。

迪安命令沃德灵顿担任该团的团长，要他率领全团向锦江方向撤退。就在天安以南，公路分叉了：干线与铁路线平行向东南通向乌致院；支线向正南通向在公州处的锦江。迪安命令第21步兵团沿着乌致院公路进行阻滞战斗行动；第34步兵团沿着公州公路行进。这两条公路在大田汇合。这两条公路都必须守卫。

下午，一份收容点上的统计数字表明，已有175个人从天安逃了出来，这是第3营剩下的全部人马。第34步兵团指挥部也有不少军官陷在城内。幸存者在体力上和精神上都极为疲惫。平壤的北朝鲜广播电台声称在天安捕获60个俘虏。第3营几乎丧失了它全部的迫击炮、机关枪以及许多单兵武器。当第34步兵团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始向南朝锦江方向撤退时，在与它行进路线相平行的山脊线上可以看到敌军部队也在向南移动。

参加天安战役的敌军部队是北朝鲜第4师的第16团和第18团，并得到第105装甲师的一些坦克分队的支援。从水原调遣来的第三个团直到该市被攻占之后才抵达。第3师的一些分队在战斗将近结束时到达天安并部署在城东地区。

三、第21步兵团向前开进

美军第24师第21步兵团已从日本调至朝鲜。团长斯蒂芬斯上校随同他的一列车部队于7月7日正午抵达大田。斯蒂芬斯是一个粗犷的军人，他向迪安报到并听取指示。不到一

个小时，迪安就派遣他北上占领乌致院的一个阻滞阵地，支援第34步兵团并保证通向该团的主要供应道路通畅。

乌致院此时是一片混乱。在那里既没有火车运行时刻表，也没有快运货车。第24师和东边驻清州的南朝鲜第1军部队的补给品都混在一起运到这里。南朝鲜的火车司机很难对付，只要一听到报警的声音，他们便会在火车尚未卸货之前带着他们刚运到前线的补给品和弹药向南逃走。美国军官不得不在每个火车头上都设置警卫人员。

斯蒂芬斯把由卡尔·C·詹森中校指挥的第3营布置在乌致院以北6英里处的公路沿线的阵地上。再向北1英里多的地方，他将从天安阵地撤离的第1营的A连和D连投放到全义正东山脊上的一个前进拦阻阵地上。全义位于天安以南20英里、公州公路与主公路分岔点以南3英里之处。

7月8日白天较晚的时候，迪安将军发布作战命令，进一步明确和补充了早先发出的口头的和无线电传达的一系列指令。命令指示：第24师撤退到乌致院以南10英里处沿锦江南岸的主阵地上，同时要在沿路延绵不断的防御阵地上打一场阻滞战。该命令还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锦江一线。必须尽最大可能（重复一次：尽最大可能）阻滞敌军。”第34步兵团的任务是阻滞敌军沿公州公路进至锦江；第21步兵团的任务是在乌致院的前面实施阻击。迪安命令第11野战炮兵营的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连到乌致院去直接支援第21步兵团。支援该团的还有第78重型坦克营（M-24轻型坦克）的A连（欠一个排，四辆坦克，取代第24侦察连的坦克）和第8战斗工兵营的B连。第3战斗工兵营自身的任务是沿着第34步兵团的撤退路线在公州北面设置路障，并做好破坏锦江上所有桥梁的准备。

迪安将军发给斯蒂芬斯的电令中着重指出：第21步兵团必须坚守在乌致院的阵地上；必须掩护东边清州地区南朝鲜部队的左翼直到后者撤退为止；斯蒂芬斯在4天之内不要指望得到援助。迪安将军的意图是很清楚的：第34和第21步兵团的任务是要尽可能阻滞敌军迫近锦江，然后把锦江南岸上的阵地构成最后一道防线。

四、全义之战

7月9日上午，第21步兵团第3营完全进入乌致院北侧阵地。詹森中校开始对他的81毫米和4.2英寸迫击炮进行校准试射，工兵炸毁了全义北侧的一些桥梁。将近正午时，第21步兵团指挥所收到一份报告，说敌军坦克正从天安向南开来。

下午3—4时，在全义前沿阻滞阵地上负责指挥的查尔斯·R·阿尔卡埃上尉看到敌军7辆坦克和大约200—300名士兵出现在他的前面。他召唤飞机来进行空中攻击，几分钟后飞机即到达攻击位置。炮兵也对坦克进行了观察射击。据报告，敌军11辆坦克中的5辆下午4时50分时已在燃烧。全义的敌军步兵也遭到4.2英寸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观测员可以看到他们逐屋乱窜的情景。从全义东边的低山脊上可以看到一股股黑色的烟柱在西北方的小山后面升起，大概是飞机和大炮的火力击中了那里的目标。后来空中观察员报告说，在全义的正北面有12辆军车（包括坦克）在燃烧。黄昏时刻，另一个空中报告说，在从平泽到全义的道路上的200多辆车之中，约有100辆已被摧毁或正在燃烧。在朝鲜战争中作战的第3和第4战术空军控制组（空军人员）指挥了全义

的空中袭击战。

对敌军纵队的猛烈轰炸仍在进行之时，斯蒂芬斯于黄昏时刻来到前进阵地，宣布他将在此过夜。在他们的前方，燃烧中的全义驱走了夜色的黑幕。敌军的侦察兵探测了美军的阵地。一切迹象表明，翌日必将有所行动。

A连和D连的500多人与B连和C连的补充人员（这些人到达釜山时太晚，赶不上参加史密斯特遣分队的乌山行动）在全义的阵地上组成为第21步兵团的一个混合营。他们在全义东边500码的一个低山脊上和在城南800码的较高的小山上占据了3/4英里的正面战线。在这一块高地与全义之间有一片稻田。铁路和公路就在这山脊和小山之间通过。西边还有一块高地俯视着左翼。但当时部队太少，没能去占领它。

从全义东边的低山脊上，人们一般情况下可以看到全义以远1英里的大路，然而在7月10日上午则不行。那天拂晓就从水稻地里升起袅袅的雾气，北朝鲜人乘机而来。清晨5时55分，美军士兵可以听到在他们左边有敌军讲话的声音。15分钟后，在阵地中部山脊上的那些美军士兵听到了左边敌军的一次哨声；然后在那一方向开始交火。不久，在斯蒂芬斯上校近旁的一些人就盲目地开始向雾中射击。上校立即制止了他们。早晨7时，敌军的迫击炮火开始向山脊打来。

雷·比克斯勒中尉率领A连的一个排坚守在左翼的一座小山上，那里轻武器的射击声越来越密集，在阵地中部的人可以听到比克斯勒的排里发出的喊声。显然，从那边较高的山上下来的敌人主要是集中攻击那里。美军用经过校准的密集迫击炮火打向这两个高地之间的小山谷，从而在这清晨的时刻防止了敌军有效地接近比克斯勒的那个排。但是还是有一

股敌军绕过该营的右侧渗入后方，袭击重型迫击炮阵地。与此同时，敌军一些坦克经过全义在公路上开来，并通过了第21步兵团的防御阵地。在山脊上的人可以听到坦克声，但是由于有雾却看不见坦克。

早晨8时，雾散了。全义仍在燃烧中。可以看到从北方开来的4辆坦克进了村子。斯蒂芬斯用无线电召唤飞机来进行空袭。过后人们听到坦克在他们的后方开火。原来早些时候先穿越美军防线的敌军坦克如今会同翼侧进攻的步兵部队来攻击美军的迫击炮阵地。斯蒂芬斯本已失去同迫击炮阵地的有线通讯联系，现在他又失去了无线联系。迫击炮寂静无声了，看来肯定是被敌军压制和摧毁了。虽然炮兵仍在进行支援，但是丧失了4.2英寸迫击炮的近距离的宝贵支援，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

北朝鲜步兵于上午9时从全义逼来，开始攀登山脊，对阵地的中部发动正面攻击。炮兵的前哨观测员校正了炮火对准他们，把他们打退了。在山脊上焦急观战的人们看见许多敌军在奔跑时倒在地上。全义城里的T—34坦克开出城来，开始用机枪扫射美军坚守的山脊。

上午11时过后不久，左边比克斯勒中尉的阵地又爆发出剧烈的轻武器射击声。美军由于失去了先前的迫击炮火的防护屏障，敌人得以接近他们。雾已经消散，阵地中部的人可以看到左边的那些敌军。比克斯勒于上午11时25分用无线电报告斯蒂芬斯，说他需要补充人员，说他伤亡很大，请求撤退。斯蒂芬斯的答复是要他坚持下去——“增援已在途中。”5分钟以后，美空军以空袭的方式对该排进行增援。两架美军喷气式飞机迅速飞来，向坦克发射了火箭，但未命中目标；然后又扫射左边的敌军步兵。飞机的扫射帮了比克

斯勒的大忙；只要飞机不走，敌军步兵只好呆在掩体里。不久，飞机的弹药耗光了，随即离去。此时敌军步兵重新发起攻击。

空中袭击正在进行时，从后方被敌坦克摧毁的无后座力炮和迫击炮阵地上来的一些幸存者爬上山脊，加入到中部阵地的步兵行列之中。11时32分，美方的炮火开始倾泻到山脊上。显然，炮手们误认为敌军部队已经攻克了团的前进阵地，因而向这里开炮。敌军炮火和坦克已将战斗阵地与后方之间有线通讯联系破坏了，而且炮兵前方观察员的无线电也已停止工作，这里已失去了一切通讯联系。斯蒂芬斯向散兵坑后方100码处他那戴有无线电的吉普车跑去，通过车上的无线电报话机通知团部停止炮火射击，然而炮击依然继续。

山脊上的美军士兵在被炮弹爆炸掷向空中的飞沙走石的压制下蹲在散兵坑中。斯蒂芬斯在上午11时35分收到了比克斯勒发出来的又一份报告，说敌军包围了他，他的大部分士兵都已伤亡。这是他最后的一次报告。敌军攻占了比克斯勒的阵地，大多数人都战死在散兵坑中。

甚至在美方的炮弹开始落下来之前，山脊北(右)端上的一些人就已经跑掉了。大约就在比克斯勒进行最后一次无线电联系时，有一个人大声喊道：“右侧的人都跑啦！”斯蒂芬斯往那个方向看去，见一群群的人都在向后方奔跑。他大声喊道：“快把那些拿高薪的老爷兵赶回到阵地上去！给他们那么多钱就是让他们守住阵地的！”一个来自夏威夷的年轻日裔美国人伦纳德·奥卡达下士试图阻止右侧惊慌失措的逃兵，但只能收集到不多的几个人。他带着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环形防线。

12时零5分，斯蒂芬斯上校做出判断：那些仍然留在山

脊的人如果希望活着出来，就必须立即撤退。他发出信号，这一小队人马便跃出散兵坑，穿越一片开阔地来到远处的一个菜园和水稻田。在那里他们才知道（以后成千上万的美军士兵也会知道）在匆忙中穿越已灌溉的水稻田、行走在狭窄而湿滑的堤埂上，就像走钢丝一样。正当他们穿越稻田时，两架美国喷气式飞机错认为他们是敌军，向他们扫射。在扫射中无人伤亡，但有些人滑到齐膝深的泥浆里，从此“一辈子都厌恶稻米”。斯蒂芬斯和他的小队人马都逃回到美军战线。

在全义的这场战斗中，A连伤27人、失踪30人，在全部181人中总共伤亡57人；D连的损失要小得多，死3人、伤8人。重迫击炮连伤亡14人。整个部队的损失约为20%。

斯蒂芬斯上校在到达己方阵地之后，立即命令詹森中校率领第3营组织反击，夺回全义的阵地。詹森进行了坚决反击并夺回了城前那个山脊上的阵地，但未能重新拿下铁路南边比克斯勒在小山上的阵地。他们救出了A连和D连在炮火下没有撤退出来的十来个人。

詹森在下午组织的这次反击首次揭露了北朝鲜人大量残杀被俘美军士兵的暴行。他们发现6具美军士兵尸体（吉普车司机和重迫击炮连的炮手）。他们双手被绑在背后，子弹从脑后射入。上午，这些士兵带着补给的弹药在前往迫击炮营的途中被渗透进来的敌军所俘获。一个美军军官在后方远处目睹了俘获的情况。一名吉普车司机逃脱，其他人均投降。

美军的坦克于7月10日上午在全义附近参加了它们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战斗。它们表现不佳。下午一些坦克参加了第3营的反击，表现得稍好些。其中一辆坦克第一炮就击中了一辆敌军坦克，使之失去战斗力，美军当天损失了两辆轻型坦克。

北朝鲜第4师的一些分队在攻占全义并进行了全义战斗之后就向南推进。北朝鲜第3师的一些先头部队距第4师只差一天的时间，显然是在10日晚上来到全义。他们发现该市成了一大堆碎砖乱瓦，于是预备队绕道而行。

7月10日下午，美国空军经历了它在朝鲜战争中的一个辉煌时刻。下午晚些时候，一组F-80喷气飞机急剧下降穿过平泽（全义以北25空哩处）上空的云层，发现有一大群坦克和车辆十分密集地停在一座断桥的北边。第5航空队在收到这一发现的报告后，紧急调动一切可以使用的飞机——B-26、F-80和F-82等型号——到该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空袭。这次空袭的观察员报告说，空袭击毁了38辆坦克、7辆半履带式车辆和117辆卡车，杀伤了大批士兵。这个报告肯定无疑地夸大了确实被摧毁的敌军装备的数量。但是，这次空袭和前一天下午在全义附近的那次空袭可能是在朝鲜各次战斗中给敌军装甲部队打击最大的行动。

也许还应当谈一谈关于在朝鲜战争头几个星期忍受很大压力的地面部队得到空中近距离支援的情况。这种近距离支援是由美国空军、海军、海军陆战队、澳大利亚战斗机和一些美国战斗轰炸机提供的。它是在战争开始时、在资源许可的条件下尽快建立起来的。7月3日，远东空军在日本九州岛的板付空军基地设立一个联合作战中心，以便对朝鲜战场空中作战的战斗机实施统一指挥。这一中心于7月5日转移到大邱，设立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附近。7月19日前重型通讯设备已运来，于是除了雷达和一些测向设备以外，一个完备的战术空军控制中心便在朝鲜建立起来了。空军第5航空队的前进指挥所于7月20日在大邱开始工作。

近距离空中支援控制系统中的前进分队就是战术空军控

制组，它由一个前进空军控制员（通常是一个军官或者是有经验的飞行员）、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和一个兼当吉普车司机的无线电修理员组成。在朝鲜战争初起时有6个这样的小组配合第24师作战。等到建立起更多的战术空军控制组后，每个南朝鲜部队的军和师都配有一个这样的小组，每个军都配有一个空军联络官作为近距离空中支援方面的顾问。

第5航空队开始用T-6教练机来测定敌军战线上和敌后目标的方位。在这些飞机上的控制员使用“蚊子”这一呼号在敌军阵地上空引导战斗机来攻击目标。由于这一呼号的缘故，T-6教练机很快在陆军和空军的用语中被称为“蚊子”。

“蚊子”教练机通常搭载一个空军飞行员和一个地面部队观察员。这种飞机装备有一台高频无线电，用以同战术空军控制组和空中的战斗机联系。它还有一台SCR-300无线电台，用来同前线的地面部队联系。机中地面部队观察员和飞行员、战术空军控制组和前进步兵分队协调三方情报，以便引导战斗机飞向他们所欲打击的目标，还要引导地面炮火打击在步兵前面的敌军目标。

战争初期，在空军近距离支援的战斗中主要用的是F-51（“野马”）战斗机，这是一种螺旋桨战斗机。这种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执行低空近距离支援的战斗中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它的航程比F-80喷气式战斗机远，而且可以适用于朝鲜崎岖不平、长度不足的田野。最为重要的是，这种飞机能搞得到。为给后来投入战斗的海军陆战队提供近距离支援，使用的是一种经过试验的飞机——海军F-4V（“海盗”）战斗机。F-51战斗机能够装载6枚5英寸火箭和2个110加仑凝固汽油箱，飞机上还装置有6门50毫米机关炮。F-80喷气战斗机能够携带2个110加仑凝固汽油箱，装置6门50毫米机关

炮，并带有与F-51战斗机数量大致相等的弹药。如目标距离较短它还能装载2枚5英寸火箭。一旦作战任务需要，F-51和F-80这两种战斗机都能携带2000磅炸弹。F-4V战斗机能携带8枚5英寸火箭、2个110加仑凝固汽油箱，它装置4门20毫米机关炮并带有800发炮弹。如需要，它可以携带5200磅炸弹。F-51战斗机的活动半径为400英里，使用副油箱可以增加至760英里。F-80战斗机的一般活动半径为125英里，使用副油箱可增加至550英里。F-4V战斗机的活动半径较短，用副油箱时可以达到335英里左右。

五、乌致院

就在7月10日午夜前，詹森中校开始带领第3营从全义东边重新攻占的山脊阵地上撤退，并带走了那天早些时候丢弃的大部分装备。当该营到达它原先的阵地时，却吃了一惊：一些敌军士兵已占领了阵地上的一些散兵坑。经过一小时的战斗，K连才将北朝鲜人从它原来的阵地上清除了出去。

迪安将军在晚8时45分给斯蒂芬斯上校发去一个电报，建议他将第3营撤出这个阵地。然而他把决定权交给斯蒂芬斯，他说：“假如你认为有必要，可在拂晓之前撤退到你的下一个阻滞阵地。我可要提请你注意乌致院这个城市的重要性。假如乌致院失陷，那就意味着南朝鲜军队将会失掉它的主要补给线。”一小时以后，迪安在同一个团参谋军官谈话中批准他们撤退4英里到乌致院北面2英里的下一个阻滞阵地，但是他命令说：“要坚守你们的新阵地，要好好地打。我要求你们明白坚守一整天。”

就在这个时候，史密斯特遣分队在大田经过重新装备，

补充了 205 人。7 月 5 日它接到命令，要他们重新参加乌致院的第 21 步兵团。史密斯中校于 7 月 11 日拂晓前率领 B 连和 C 连来到这里。A 连和 D 连已经在乌致院经过重新装备，他们同 B 连和 C 连会合在一起重新组建了第 1 营。史密斯中校在朝鲜现在才第一次有了他的完整的第 1 营。7 月 11 日晨 7 时 30 分，第 1 营进入乌致院北面 2 英里处沿公路预设的阵地。在它北面 4 英里处，詹森中校的第 3 营已经同北朝鲜军在第二次战斗中交过手。

那天清晨 6 时 30 分，第 3 营阵地上的人听到在他们前面布雷场的另一侧有坦克开来，但是由于有雾看不见坦克。几分钟之后，4 辆敌军坦克越过布雷场，在该营防区内隐现出来。与此同时，敌迫击炮火也向营指挥所打来，炸毁了通讯中心、弹药补给点，给营部直属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有 1000 名左右的敌军步兵包围了阵地的两翼。一些前方观察员虽有好目标，但他们的无线电遭到损坏。而且有些排也缺少有线通讯设备，前进观察员无法召唤和引导炮兵向北朝鲜军开火。

这一次对第 21 步兵团第 3 营的进攻是北朝鲜部队对美军所发起的协同最好的一次突袭。那些在午夜后不久被逐出第 3 营阵地的北朝鲜士兵毫无疑问同其他渗透人员一样，显然已经提供了有关第 3 营的防御情况和指挥所位置的详细而精确的情报。这次袭击打乱了第 3 营的部署，摧毁了它的通讯设施，使它来不及反击就垮了。敌军在第 3 营后面设置的路障阻碍了第 3 营伤员的撤出和弹药的再补给。第 3 营的部队尽力奋战了几个小时，多次出现白刃战。在其中一次遭遇战中，一挺敌军机枪向 K 连指挥所不断射击。二等兵保罗·R·斯皮尔只带有一支手枪，一个人冲向敌军机枪掩体，进入掩

体时手枪已无子弹，他就把手枪当作锤子，击倒了敌机枪手；敌军的火力把他打成重伤。

北朝鲜军队击垮了第3营。午前，一些幸存者三五成群地向乌致院方向退去。营长詹森中校和他的情报参谋小莱昂·J·雅克中尉企图越过观察哨后方的一条小溪时被击毙。营的人事参谋凯希中尉和作训参谋莱斯特中尉、L连连长奥迪安·T·科克斯上尉据说在战斗中失踪了。第21步兵团第3营在这一战斗中总共丧失兵力60%左右。在那些逃出来的人中间，90%的人既没有武器、弹药，也丢了水壶；许多人没有钢盔，也没有鞋子。与有些人一起跑出来的L连的一名军官说，在他们清除了封锁他们脱险路线的一挺敌军机枪后，路旁许多未曾受伤的人不想再向前行进。一个军士说：

“中尉，你继续向前走吧，我太累了，他们还得背我走。”剩下能够活动的8个军官和142个士兵组成了一个包括3个步兵排的临时连和一个重兵器连。但是到7月15日，在667人之中总共只有322个人回到了营里。第78重型坦克营A连的4辆坦克于7月10日和11日在乌致院北面对敌作战时受损。第21步兵团于7月10日和11日在乌致院以北损失的物资和武器足够装备2个步兵营和供给975人的个人和建制的被服。

在全义主公路上，北朝鲜第3师在第4师翼侧经过，它对美军第21步兵团第3营实施了攻击。第4师从全义折回，尾随撤退中的美军第34步兵团，顺着右边的岔道向公州开进。

11日将近黄昏时，迪安将军在得到有关第21团第3营命运的可靠情报后，命令第3工兵战斗营的A连准备尽一切可能设置障碍以确保乌致院地区的安全，必要时还要掩护该团

撤退。迪安当天还从大邱和浦项洞调动第19步兵团和第13野战炮兵营去大田。

那天夜里，第21步兵团第1营在乌致院北面2英里处的阵地上没能得到很好的休息。它预计北朝鲜部队在几小时之内就会发起攻击。黎明时刻，一组敌军尖兵抵近C连阵地，营里一些人看到敌军在两侧移动。上午9时30分，估计有一个营的敌军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史密斯的左翼发起攻击。很快，估计有2000敌军官兵展开了总攻。斯蒂芬斯上校决定将大部分由未受训练的新兵补充的、战斗力不强的第1营撤出战斗。7月12日中午，他给迪安将军拍发电报，内容如下：

“我被包围。左翼第1营已支持不住，右翼形势也不好。由于无法建立中间阻滞阵地，我被迫撤至河流一线。我已发出撤退的命令。”

史密斯中校用一次调动一个连的方法使第1营脱离战斗。团的卡车在乌致院附近装载撤退的部队。该团正向南转移之际，敌军炮兵已开始轰击乌致院的团指挥所。这次撤退井然有序，而且没有遭到迫近的追击。到下午3时30分，第1营占据了锦江南岸的新防御阵地，瞰制着在大坪里处通过锦江的公路。第21步兵团于下午4时通过锦江，完成了撤退任务；但是一些掉队的士兵五个小时后仍然在过江。一支人数不多（约325人）的战斗部队守卫河畔新的阻滞阵地——64人来自第3营，其余的人来自第1营。

在全义和乌致院之间的一系列战斗中，兵力不足的第21步兵团的两个营将精锐的北朝鲜两个师阻滞了三天时间。然而该团在人员和装备上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是到目前为止美军在朝鲜战争中最为令人难忘的一页。

与此同时，第34步兵团第1营掩护了在公州公路上的撤

退，同在该处进行追击的北朝鲜第4师的先头部队打了一系列的小规模阻滞战。第78坦克营的4辆轻型M-24坦克配合该营作战，第3工兵战斗营的D连沿这条公路作好了爆破准备。7月11日下午，敌军的一次军事行动摧毁了4辆坦克中的3辆：2辆被炮火击中，另1辆是在其试图救出遭到敌军渗透人员伏击的一辆担架吉普车之中人员时被敌步兵从近距离击毁的。第3营的残余人员领先撤退出来，他们在大田整编成一个混合连，经过重新装备后于11日返回公州。翌日第63野炮营和第34步兵团越过锦江。该团最后一批人和第1营营长埃尔斯中校是在黄昏时刻过江的。迪安将军的指令是：“在锦江对面留一支警戒小分队，只有在敌军开始过江时才把主桥炸毁。”为了执行这一命令，沃德灵顿中校要L连坚守大桥并在北岸600码的范围内设置警戒。

第八章 在中部山脉与东海岸

“他以为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勇敢的，而没有认识到：军队的勇气必须日日更新，因为任何事物都没有象勇气一样如此多变；一位将军的真正技能就在于他懂得如何用他的气质、见解和名将所特有的天资来保证勇气长存”。

——莫里斯·德·萨克斯《战争艺术遐想》

向东，在朝鲜的中部山脉，美国的空中观察于7月8日（全义失陷的当天）发现敌军的装甲车、卡车和步兵纵队正在向南移动，已经越过了原州。这一情况使美军远东司令部推测，北朝鲜可能是在实施一场大范围的包围战，旨在切断大田地区的南北交通干线。汉江南面敌军只有一个师（即第6师），最初是在汉城—釜山公路的西侧。

在美军第24师于7月5日投入战斗后，南朝鲜军队开始防守汉城—大邱铁路和公路以东整个地区。在朝鲜中部山区有两个主要的南北交通轴线。靠西的一条是由原州出发正南走向经忠州—闻庆到锦州走廊；靠东的一条从原州出发斜向东南经堤川—丹阳—荣州—安东—义城到永州走廊。

两个走廊中极端重要的军事地形是一个分支山脉的高分水岭，这一分支山脉从东海岸的山脉出发，走向西南，把北部的汉江上游同南部的洛东江上游分隔开。这两条河流都源于距日本海约20英里处的太白山脉的西坡，汉江向南蜿蜒流40英里，然后折向西北流入黄海；洛东江先向南，然后向西，

然后又向南流入朝鲜海峡。闻庆位于第一个走廊通道的隘口，在这个分水岭的高地上。丹阳位于汉江上游的南侧，在第二个走廊穿过分水岭的狭长要隘的顶端。

在这一分水岭的南侧山脚下的洛东江的河谷中还自西南到东北分布有尚州、咸昌、醴泉、荣州等城镇。一旦敌军到达这些地方，就可以转入河谷对大邱实施分进合击。或以强大的兵力在东侧越过洛东江相当宽阔的河谷，经诸多居民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安东）进入南太白山脉的另一条东西走向的支脉，尔后走捷径直指大邱和浦项洞之间的东西走向的走廊和南向直达釜山的庆州走廊。

在北朝鲜将南朝鲜部队逐出三八线阵地的初战获胜之后，位于美军第24师东侧的南朝鲜军已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师自为战，团自为战。在7月上旬，南朝鲜军由西向东大致部署如下：首都第2师第17团、第6师、第8师、第3师第23团。

北朝鲜军队以宽阔的正面向南开进。北朝鲜第1师在第4师和第3师之后从汉城出发向南开进，尔后转上汉城—釜山公路东侧的另一条干道，越过了伊川和阴城。在其前开进的是北朝鲜第2师，它在攻克春川之后就向西机动来到这条大路。在伊川，南朝鲜部队阻击了敌军一个团，摧毁并缴获了许多迫击炮和若干门火炮。再往西的龙仁大路上，敌军另一个团在同一个时间（即史密斯特遣分队在乌山战斗的7月5日前后）遭到重大伤亡。经过这些战斗之后，北朝鲜第1师离开了第2师的行军路线，向东南的忠州斜插过去。这就使第2师成为汉城—大田公路上位于美军第24师东侧的第一个北朝鲜师，大有协同北朝鲜第4师和第3师分兵合击大田之势。

尽管北朝鲜第2师遭受重大损失，士气低落；但军官们仍然驱使士兵向天安以东20英里处的钦琼挺进。7月9日，天安失陷的第二天，南朝鲜首都师和警察部队伏击了它的一个营，缴获4门火炮和27辆军车。敌军第2师和南朝鲜首都师以此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战斗。敌军其它一些师在夺取天安和全义后在西侧对该师形成了翼侧包围，南朝鲜军队随即后撤。北朝鲜第2师伤亡惨重，精疲力竭地进入钦琼。尽管部队如此，师长还是不让部队休整，继续驱使他们向清州（南朝鲜第1军司令部所在地）进发。在清州城边，南朝鲜炮兵对之进行了袭击，再一次重创该师，使之伤亡人数达到800人左右。7月12日美军第24师丧失了西12英里处的乌致院，南朝鲜部队不得不后撤。在这种情况下，敌第2师才得以进入清州。

再往东，北朝鲜第7师在入侵初期协助第2师夺取春川之后就沿着朝鲜多山的中部走廊向南开进。南朝鲜第6师在它前方缓缓后撤，并进行有效的抗击。在春川和洪川之间，南朝鲜第6师给敌第7师以打击，使之伤亡400人左右，并击毁一些T-34型坦克。这一战斗从洪川开始，沿着南去原州的公路继续进行，在7月2日前后到达原州铁路和公路中心的边缘。在这里，北朝鲜最高司令部解除了全佑少将第7师师长的职务，原因是该师未能如期开进。与此同时，北朝鲜最高司令部把第7师改称第12师，又新组建了一个第7师。7月5日前后攻克原州之后，敌新编第12师兵分两路——一部分向东南方向的堤川行进，其余南下忠州。

敌军在朝鲜半岛中部多山地区的这些战役都是由北朝鲜第2军军长金光侠中将指挥的，军部设在华川。7月10日前后，北朝鲜最高司令部以其不称职而解除了他的职务，原因

是他的军落后于规定日期多日，接替他的是金武亭中将。

在原州以南，南朝鲜第6师准备防御忠州走廊，从东海岸刚来到的南朝鲜第8师则准备建立一条防御丹阳走廊的防线——忠州走廊以东的第一道防线。北朝鲜第12师占领了忠州和堤川之后便对丹阳实施分进合击，并于7月12日在该村的北面与南朝鲜第8师遭遇。北朝鲜第1师在从西北方向进入中部地区之后，在忠州转而向南，并于12日抵近闻庆北侧的南朝鲜第6师的阵地。与此同时，北朝鲜第15师跟随第7师从春川到原州之后，也参加了这次攻击。在原州，第15师转向西行，经过骊州，尔后转向南，在与南朝鲜部队打了一场硬仗之后越过了长湖院里。到7月12日，第15师占领了闻庆西北18英里处的槐山。

从东海岸后撤的南朝鲜第8师按计划应该在原州—堤川附近集中。然而南朝鲜军总部若干天来对它的位置仅有模糊不清和零星的情报。第8师按照总部的命令从丹阳向忠州转移的过程中发现敌军封锁了它前进的道路。第8师师长考虑到他的部队损耗过大以及绕道通过山路所需的时间，决定不采用战斗突破前往忠州，也不绕道走山路，而是通过长距离铁路运输将该师向南运至永州，再由永州转向大邱，最后经大邱返回忠州。驻朝美军顾问团的一名军官发现该师一部分在浦项洞和大邱之间的永州，其余部队看来已抵达大邱。南朝鲜军总部又给第8师下达了新的命令，要求它乘火车返回汉江上游地区。7月10日之前，第8师已在汉江上游南侧的丹阳地区集结以防御荣州—安东走廊。

美国和南朝鲜在朝鲜这一地区的战略和战术的中心是坚守住汉江—洛东江分水岭的闻庆和丹阳这两个隘口。两处都有极好的防御地形。

北朝鲜军的主力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向半岛的南端展开大规模的攻击。五个师向南越过两个高山走廊，另有一个师沿着第一个走廊的西部分支（即从清州经报恩到黄涧，在黄涧与汉城一大邱公路交汇）行进。

越过第一个高山走廊、穿过闻庆高原接近的是北朝鲜第1、第13和第15三个师，还有第105装甲师第109坦克团的支援部队。越过第二个高山走廊，即东部走廊接近的是北朝鲜第12和第8两个师。在东部山脉还有2000—3000名游击队员，他们是在战争开始时为便于征服南朝鲜该地区而作为先头部队被派到那里的。这支游击队未能发挥作用，这使北朝鲜军方感到很失望。

7月份，南朝鲜和北朝鲜两军在山区进行了一系列激烈而残酷的战斗，双方都有很大损失。其中最关键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战斗大约是在7月中旬于闻庆附近开始的，这是北朝鲜第1师与南朝鲜第6师为了控制闻庆通道和高原进行的一次战斗。

北朝鲜第12师负有从三八线一路向南推进到汉江的重任。它的一些先头部队于7月12日跨过汉江，14日该师占领了位于丹阳的汉江渡口。此后，第12师为控制荣州西北丰基村附近的丹阳通道而同南朝鲜第8师进行战斗。它对丹阳通道上大路两旁的南朝鲜军阵地进行翼侧包围，迫使第8师向南撤退。到7月中旬，北朝鲜军队对通往洛东江上游河谷的太白山通道实施强攻。

在沿日本海的东海岸上，北朝鲜第5师和第766独立团越过三八线后在向南行进中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太白山脉高耸入云，山间没有什么道路，再加上几乎没有横向交通支线穿过，这有效地把三八线以南的朝鲜东海岸与西边其余地区

隔断。于是，地理使该地区成为一个孤立的作战地域。

江陵在三八线以南20英里处的沿海公路上。北朝鲜第5师第11团在这里转向内地，八天行军175英里，通过朝鲜一些最荒凉、最崎岖的地区。它经过平昌、宁越和春阳等地。在春阳，该团与正在往内地向丹阳地区撤退的南朝鲜第8师的一部遭遇，打了一场硬仗。尔后该团向东转移，大约于7月10日，在海岸上的蔚珍与第5师的其余人马会合。第5师在沿着邻近东海岸的山脉中艰难行军中，由于各种原因，损失了1800人左右。

与此同时，北朝鲜成功地用两栖登陆的方法将一大群文职人员送到蔚珍。这批人在平壤受过特种训练，目的是要在东部的这个省担负起民政管理工作。这批人到达蔚珍后，第766独立团便与第5师分手，出发向西进入山区，它所负的使命（如战俘所说）是化为小分队渗入南方，切断釜山和大邱之间的交通和通讯联系。

敌军在朝鲜战争中的主要战术失误之一是在越过三八线之后没能在东海岸的大路上迅速向南突进。北朝鲜第5师派出一些强有力的侦察组从东海岸深入内地荒芜而崎岖的山区，以确保它的后方不受到威胁，但却因此而分散了兵力，丧失了宝贵的时间。看来毫无疑问，假如第5师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向南推进的话，那末它在战争开始后的两周之内即可到达浦项洞，从这一翼侧包抄横跨朝鲜半岛的南朝鲜军和美军的整条防线。一旦到了浦项洞，那么它就能够直接向釜山挺进。

南朝鲜第8师向内地撤退以后，在东海岸抗击敌军的部队唯有南朝鲜第3师第23团。外号叫“金老虎”的金宗元上校是一个非常高大而强壮的朝鲜汉子，是这个团的团长。在

7月初，该团在蔚村和平海里附近地区打击共产党游击队。从7月10日开始，这个团在平海里附近的沿海公路上与北朝鲜第5师交战。从这时起到7月底，为了控制盈德和从北通向浦项洞的道路，双方在海岸公路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麦克阿瑟将军了解到，敌军第5师正在顺着沿海公路挺进。他知道，必须阻止其前进，否则它将构成严重的威胁。

7月7日，他命令迪安少将阻止敌军部队在盈德附近沿着东海岸向南移动，并指令他为在浦项洞南5英里的延日修建中的空军基地上的罗伯特·威蒂上校和他的第35战斗机大队提供安全保障。按照以上这些指令，迪安少将命令当时在大邱集结的第19步兵团第3营进驻浦项洞。该团于7月8日到达那里。7月9日，一个高射炮连也奉命来到浦项洞。由坦克运输舰运送的重型工程装备正在途中，这些装备用以改进延日简易机场，使跑道延长3000英尺。

南朝鲜总部和美军第24师师部收到报告，说一些尚未查明番号的强大的敌正规部队或游击队正沿着太白山脉向南移动，他们认为这些敌军企图与沿着海岸公路移动的敌主力部队一起攻打浦项洞。

第一次感受到北朝鲜第5师力量的“金老虎”上校请求派他去增援。驻南朝鲜第3师的美国军事顾问团高级顾问爱默里奇上校接着要求南朝鲜总部立即把南朝鲜独立第1营和永登浦独立营从朝鲜西南部池里山区的反游击战中解脱出来。这一要求被获准，由日本步枪和卡宾枪武装的约有1500人的两个独立营乘火车和汽车前往东海岸。

与此同时，驻南朝鲜第23团的美国军事顾问哈罗德·斯拉脱上尉给在大邱的爱默里奇上校拍发无线电报，说平海里附近的南朝鲜部队的形势十分危急。爱默里奇在南朝鲜第3

师作战参谋的陪同下出发前往该地。他们看到在前线南侧大约50英里处的浦项洞，一些南朝鲜士兵正在撤退，还发现团的主任参谋正在那里建立后方指挥所。爱默里奇通过南朝鲜的作战参谋命令他们全部回到北方的盈德去，他亲自跟着他们一起走。

美国海军和空军都已参加沿海公路上的战斗。军舰抵近海岸，在敌军的翼侧用海军的炮火轰击在海岸走廊上的北朝鲜部队集结地和补给站。新来到延日野战简易机场的第35战斗机大队也参加了战斗。如果天气好，飞机便天天对北朝鲜第5师实施轰炸和扫射。南朝鲜第23团的美国军事顾问杰拉尔德·D·普特纳姆上尉充当火力观察员，判明目标，校正海军的炮火。夏季猛烈的季风雨造成以山为一侧的沿海公路上的塌方，这有助于减慢北朝鲜部队的前进速度。

7月11日下午早些时候，南朝鲜第23团指挥所向南撤退到盈德城内。南朝鲜第3师师长抵达浦项洞后，按照爱默里奇的要求，直接指挥部队。他命令宪兵一发现南朝鲜士兵留在城里便开枪射击。这一做法在当时证明是有效的。翌日，年轻的李桂植准将抵达东海岸来指挥该师。

7月13日前后，北朝鲜第5师进入平海里，平海里位于盈德以北20英里，离浦项洞有50英里。在这里，第10团转向西进入山里，并朝盈德后侧的真宝移动。敌军沿着朝鲜中部山脊和东海岸的进军已成咄咄逼人之势。对盈德的进攻——东海岸上第一个关键性的主要行动——正迫在眉睫。

迪安少将调集由威廉·B·基恩少将指挥的第25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去加强这一战线。这是投入朝鲜战争的美军第二个师，它是在7月10日和15日之间抵达朝鲜的。基恩少将和个先遣组于8日从日本的大阪飞到大田与迪安少将商谈。

两天以后，第27步兵团（“狼狗”团）在釜山登陆。到了那里这个团才知道，他们的新团长是约翰·H·迈克列斯中校。12日，第24步兵师的另一个团到达朝鲜，该团全由黑人组成，它拥有三个营，这在第8集团军中是独一无二的。团长是霍顿·V·怀特上校。最后，由亨利·G·费希尔上校指挥的第35步兵团于7月13日和15日之间到达釜山。

第27步兵团首先到大邱北面35英里处的义城地区。基恩少将在大邱和浦项洞之间的永州设立了第25师在朝鲜的第一个指挥所。7月12日，迪安少将命令他将第25师（欠保卫延日简易野战机场的一个营）部署好，以便阻止敌军从忠州向南移动。一个团作为预备队放在锦州，准备向大田或清州地区机动。翌日（7月13日），第27步兵团按照第8集团军的命令从义城开赴安东，在南朝鲜部队后方的城北建立拦阻阵地。

7月13日，美军第24师进入锦江南岸的防御阵地，战线沿着锦江伸展到汉城以南80英里、大田以北的一处，从那里战线稍稍折向东北，通过清州，穿过忠州和丹阳南边高峻的太白山通道，然后稍稍向南弯曲通向朝鲜半岛南端釜山以北110空哩处的东海岸的平海里。在从这条防线通向南方的各主要走廊上，激战一触即发。

第九章 第8集团军负责作战指挥

“整个作战好象是一部摩擦力极大的复杂机器在运转，因此，纸上谈兵非常容易，战场实施却须尽极大努力”。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7月6日前已有消息说，麦克阿瑟将军打算让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负责在朝鲜的作战事务。沃克将军是德克萨斯州贝尔顿人，在美国陆军已有卓越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过一个机枪连并在火线荣升。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中国指挥过第15步兵团一个营。在来到朝鲜之前，他最为人们知的恐怕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指挥过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的第10军。沃克将军于1948年担任驻日本的第8集团军司令。在麦克阿瑟麾下，他指挥在朝鲜的美国地面部队，直到1950年12月去世为止。

7月6日傍晚，沃克将军给在神户的威廉·A·科利尔上校打电话，要后者在次日上午在横滨向他报到。科利尔于次日抵达第8集团军司令部。沃克告诉他，第8集团军将负责指挥朝鲜的军事作战，而沃克自己下午就将乘飞机去朝鲜，第二天返回。沃克告诉科利尔，他希望科利尔尽可能早些去朝鲜设立第8集团军司令部，他的参谋长尤金·M·兰德勒姆上校暂且留在日本，而科利尔要在朝鲜担任第8集团军的参谋长，一直到兰德勒姆去朝鲜为止。

沃克将军和科利尔上校是老朋友，他们长期共事。这可

追溯到早期一起在本宁堡步兵学校上学的时期，后来曾一起在中国在第15步兵团服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又在一起，那时科利尔是沃克的第4装甲军和第10军参谋部的一个成员。再后，科利尔在美国本土是沃克麾下的参谋长。科利尔于1948年和1949年在驻朝美国陆军部队先后任副参谋长和参谋长的职务。在那一段时期里他开始熟悉了个国家。

7月8日上午，科利尔上校从日本芦屋空军基地飞到釜山，然后换乘轻型飞机前往大田。经过一番周折，他在大田和前线之间找到了迪安将军和丘奇将军。日前，沃克将军已告诉迪安说，科利尔将于一两天之内来朝鲜设立集团军司令部。迪安将军劝科利尔不要把司令部设在大田，并说：“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那里的条件。”科利尔同意迪安的意见。他知道大田已很拥挤，交通、通讯设施负担过重。他也清楚，战场形势也不适合在大田设司令部。然而科利尔上校知道，沃克想把司令部设在尽可靠近前沿的地方。但是如果司令部不能设在大田，那么它的选址就成了问题。科利尔熟悉大田南面所有地方，他知道，除了大邱之外，其它地方都太小、而且通向南朝鲜各地的交通和通讯联系条件不好，因而不能适应司令部的需要。他还记得，在大邱有一个旧时的东京——沈阳有线电报中继站。于是，科利尔驱车去大邱检查该电报中继站。在电报站的街对面有学校大院。他决定把第8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这里。在两小时之内，他与省长作好了安排，学校的房屋腾出来了。科利尔给在横滨的兰德勒姆上校打电话，要第8集团军司令部全体人员动身来朝鲜。第二天（7月9日）下午1时，沃克将军的先遣组在大邱设立了指挥所。

一、沃克将军担任指挥

很凑巧，美军第24步兵师撤退到锦江以南与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担负起朝鲜地面作战指挥这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7月12日。沃克根据麦克阿瑟将军的口头指令，负责指挥驻朝所有美国陆军部队，这一命令于7月13日0时1分生效。那天傍晚，丘奇将军和他的一小批防空司令部人员接到返回东京的命令，只把通讯和情报人员暂时留给驻朝美军第8集团军。那时在朝鲜的美国和南朝鲜的军队加起来总共约有76,000人，其中美军18,000人，南朝鲜军队58,000人。

沃克将军于7月13日下午抵达朝鲜，亲自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同一天，南朝鲜总部从大田迁来大邱，以便靠近第8集团军司令部。沃克将军立即确定了战术目标以及部队职责。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阻滞敌军前进，巩固现有防线，稳定军事形势，积蓄力量，以便将来进攻。在第8集团军左（西）侧，在公州——大田地区，沿锦江南岸部署着第24师，其任务是“阻止敌军进入这条战线以南”。在东边，在中部山区走廊，有第25师的一些分队，其任务是坚守南行要道两侧的拦阻阵地和帮助南朝鲜部队在该地区挡住北朝鲜军。第25师还要用不到一个加强步兵营的分队来保卫东海岸上的浦项洞的港口和延日简易野战机场。

7月17日，沃克将军在就任朝鲜作战总指挥四天后，收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要他负责指挥所有大韩民国的地面部队，这是按照李承晚总统所表达的意愿作出的决定。就在这一天，作为联合国军总指挥的象征，沃克将军从代表联合国的阿尔弗雷德·G·卡津上校手中接过联合国旗并把它悬挂

在大邱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里。

还应当谈谈关于麦克阿瑟将军和沃克将军对南朝鲜部队的指挥关系。李承晚总统批准将南朝鲜部队归联合国军指挥一事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两军关系有时很微妙。这种情况是由于联合国与朝鲜这场战争的关系造成的。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入侵南朝鲜的问题上采取了第三个重要行动。安理会以7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1票缺席通过了一项决议，建议在朝鲜设立一个联合国军司令部，并要求美国任命司令官。该决议还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军司令部所采取的行动向安理会提出“适当的”报告，并授权它使用联合国旗。

翌日（7月8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说，他已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队总司令官”。他还说，他已指令麦克阿瑟“在同北朝鲜部队作战时，在使用各参加国的国旗的同时使用联合国旗”。

在朝鲜设立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最后重要一举是在7月14日，那天大韩民国的李承晚总统将共和国的保安部队指挥权交付给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

尽管没有李总统的书面授权，但是他曾口头上指令南朝鲜参谋长丁一权将军听命于联合国军司令部。根据联合国军司令官麦克阿瑟将军授予的职权，沃克将军通过南朝鲜军自己的参谋长对南朝鲜部队实施指挥。通常的程序是：先就南朝鲜部队采取某些行动向南朝鲜军参谋长提出要求，然后该参谋长或他的全权代表给南朝鲜部队发布必要的命令。只有在一个南朝鲜部队隶属于一个美军单位时才改变这种程序。这样重大的行动第一次发生在1950年9月，那时南朝鲜第1师隶属美第1军。大约在同时，南朝鲜第17团隶属于准备在仁

川登陆的美军第10军。南朝鲜军参谋长无意对这样的隶属部队施加控制。实际上，南朝鲜军事当局巴不得让那些名义上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部队完全听命于第8集团军司令官。从军事的观点来看，这方面没有什么冲突。

当战争的某些关键阶段出现政治危机时，就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假如李承晚总统认为联合国军司令部采取的某些行动对他的国家的未来不利，那末这种指挥关系是否能继续下去呢？有过一个这样的例子：10月初，联合国部队已接近三八线，但是不清楚他们是否将进入北朝鲜继续展开军事行动。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李承晚曾给南朝鲜军下达过秘密命令，即使联合国军司令部命令他们停止前进；他们也应继续北进，或者说，如果有必要，他就准备这样做。这一问题未曾得到检验，因为联合国军司令部恰恰进入了北朝鲜作战。

二、部队的训练与后勤

沃克将军在部队入朝前曾经制定过一个训练计划，这个计划在1949年夏季开始执行，一直持续到1950年春季、到朝鲜战争开始为止。这个训练计划打算使作为占领军长期驻扎在日本的第8集团军部队有一定程度的战斗准备。朝鲜战争爆发时，大多数部队都受过营的训练，虽然有些营没有通过考试。团、师和集团军三级的训练和演习都没有进行过，原因之一是拥挤的日本缺少合适的训练场地。

如果说第8集团军在1950年6月25日时的训练和战备状况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他们的装备条件也同样如此。用“破旧”两个字就足以形容在日本执行占领任务的美军各师

的武器装备了。所有的武器装备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留下来的。当部队乘船前往朝鲜时，有些车辆发动不起来，只好牵引到坦克登陆舰上。散热器堵塞不通，发动机过热都是常事。朝鲜道路的恶劣条件很快就损坏了已用旧的内外胎。

武器的情况同样差。下例可以反映出一般的状况：第35步兵团第3营报告说，当该营在朝鲜投入战斗时，营指挥通信网中只有SCR-300型无线电装置可以使用。在同一时候，第24步兵团报告说，按编制装备表它只有60%的无线电设备，其中五分之四还不能用。第35步兵团第1营只有一门无后坐力炮，它的各连都没有备用的机枪管，大部分M-1步枪和M-2卡宾枪不适用于战斗，许多60毫米迫击炮已不能使用，因为双腿炮架和炮管都已损坏。炮管通条、擦拭和防护用品往往不能及时送到第一批入朝部队手里。某些类型的弹药短缺，这种情况在7月份更加严重。绊索照明弹、60毫米迫击炮照明弹和手榴弹都十分不足。甚至配发的60毫米照明炮弹也是陈旧的，使用时有50—60%是哑弹。

沃克将军是个优秀的军人，不会不知道部队和装备的不足之处。他去朝鲜时很清楚部队在训练、装备以及兵力方面的缺陷。他并没有为条件艰苦而抱怨，而是努力去执行命令；他希望别人也这样做。

7月1日，美军远东司令部命令第8集团军负责对驻朝美国和盟国部队的后勤补给工作，这也包括南朝鲜部队。第8集团军入朝作战后，这一后勤补给工作由留守在横滨的第8集团军后方留守处负责。第8集团军的这一双重职能——在朝鲜作战和给所有在朝鲜作战的部队提供后勤保障——导致驻朝的那部分部队被称作“驻朝美第8集团军”。这一状况一直继续到8月25日为止。在那一天，远东司令部正式设立

了以沃尔特·L·威勃尔少将为司令的日本后勤司令部，接管了早先由第8集团军后方留守处所承担的后勤工作。

对驻朝美国部队（实际上还有对南朝鲜军）的后勤支持都不得不自美国或日本。凡是能在日本库存品中搞到的或者能由日本厂商生产的东西就在日本解决。日本厂商于7月份开始制造反坦克地雷，7月18日一艘装载有3000个反坦克地雷的船抵达釜山。

在朝鲜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里，驻朝美军部队的装备和军械补给品大都来自远东司令部的“搜罗”计划，这就是回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太平洋各岛屿前哨基地的物品，以及在日本修复或改造的军械物品。这个计划是在1948年由远东司令部的军械部主任厄本·尼勃洛准将设想和发起的。在1950年的7月和8月期间，军械修理车间平均每月修复4000台车辆；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在日本修复和改造了46,000多台车辆。东京军械库除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装备进行修理和翻新以供战争使用之外，还实施了一个改装某些武器和车辆的计划，以使之在战斗中更为有效。例如：通过用射速高的76毫米火炮替换75毫米火炮来改装M-4A₃型坦克，改装后的105毫米火炮的摩托炮架能够达到67°的最大射角，在朝鲜陡峭的山地上可以进行高射角射击；另一个改装的例子是把M-ISAI型半履带车改成T-19型车，并安装一门40毫米火炮来代替老式的37毫米火炮。

形势要求立即开始从美国往远东空运急需的物资。军事空运局太平洋分部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立即进行了扩充。太平洋空运业务通过租用民航飞机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加拿大政府借给联合国一个加拿大皇家空军中队（6架运输机），比利时政府又加上若干架DC-4型运输机。总共合在一起，1950

年6月25日前飞越太平洋上空的60来架四引擎运输机群迅速地扩大到250架左右。除了这些飞机之外，还有军事空运局的C-74和C-97型运输机往返于美国和夏威夷之间。

从美国到朝鲜的太平洋空运有三条航线。这些航线是：

(1) “大园周航线”，从华盛顿州塔科马的麦科德空军基地起飞，途经安克雷奇、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中的谢米亚岛到东京，航程为5,688英里，飞行时间为30—33小时；(2) “中太平洋航线”，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附近的特拉维斯（费尔菲尔德—苏伊逊）空军基地起飞，途经火奴鲁鲁（檀香山）和威克岛到东京，航程为6,718英里，飞行时间为34小时；(3) “南方航线”，从加利福尼亚出发，途经火奴鲁鲁、约翰斯顿、瓜佳林、关岛到东京，航程约为8,000英里，飞行时间为40小时。在1950年7月间，一天空运106吨左右。

从日本空运到朝鲜的物资大都是在芦屋机场或其附近的板付和布雷迪的辅助机场装运的。

驻朝部队的给养也是在战争初期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朝鲜没有C类配给口粮，在日本也只有很少的储存。美国陆军军需主任立即开始从美国向远东运去所有的C类口粮和五合一的B类口粮。开始时，野战口粮大部分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K类口粮。

南朝鲜部队的给养也同样是一个重要而又伤脑筋的问题。给南朝鲜部队分发的常规口粮是大米（或大麦）和鱼。一份口粮包括由29盎司大米（或大麦）、半磅伴有调味品的罐装鱼。用白菜叶包的熟米饭团送到前线战斗部队时往往就发酸了，并且经常根本送不到。偶而以每人一天200朝元就地购买食物来补充配发的口粮（200朝元相当于5美分）。

1950年9月推出了一种改进的南朝鲜一日三餐用的口粮。这种口粮可提供3,210卡路里（热量单位），重2.3磅，由米粉、饼干、米糕、碗豆、大海藻、鱼、口香糖和调味品组成，并用防雨袋包装。这种口粮稍有改变，受到南朝鲜部队的欢迎，很快投入生产。在战争的第一年，这种食品成为他们的标准口粮。

6月30日，刘易斯·A·亨特中校率领美国先遣组来到朝鲜，组织加强那里美军部队的后勤工作。不到一个星期，在7月4日，克伦普·加文准将和他的部属抵达釜山，筹建釜山基地司令部，并根据远东司令部的命令在这一天正式成立。这个司令部于7月13日被第8集团军改组为釜山后勤司令部，一星期后又进一步加以整顿。釜山后勤司令部在1950年9月19日之前一直是主要的后勤支援部门，以后改称第二后勤司令部。

三、釜山港及其交通

对于联合国一方来说，运气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朝鲜最好的港口釜山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端。在南朝鲜所有港口城市中，唯独釜山具有足以装卸大量货物的船坞设施。它的四个凸式码头和夹在其中的横码头可以停泊24艘或更多的远洋轮船；它的海滩有可供14艘坦克登陆舰卸货用的空间，使该港具有每天45,000吨的吞吐能力。然而，由于一些条件的限制（缺少熟练劳动力、大型起重机、滑轨车和卡车等），每天卸货量很少超过14,000吨。

从日本的一些主要港口到釜山这一十分重要港口的距离很不相同：从福岗——110哩；从门司——123哩；从佐世保

——130哩；从神户——361哩；从横滨(经过丰后水道海峡，665哩)——900哩。从美国西海岸到釜山人员乘船航程16天左右，用较慢的船舶运输重型装备和补给品则需更长时间。

从釜山，有一个由日本人建造、并用碎石和河砾石作为路基的优质铁路系统向北伸展出去。铁路支线向西沿着南海岸经过马山和晋州，在东海岸附近向东北通向浦项洞。在这里，东线转向内地通过东部和中部山区。铁路是驻朝鲜的联合国军运输系统的支柱。

用美国或欧洲的标准来衡量，朝鲜大约20,000英里的机动车路都是一些二级道路。甚至最好的汽车路也狭窄，排水不良，路面仅用砾石或手工砸碎的岩石铺成，而且这些石块是靠过往的车辆压入路基表面的。第8集团军工兵对朝鲜有一定长度道路的最高等级标准是：坡度和弯度平缓、有一个半到两个车道宽、砾石或碎石铺成。按照工程规格，在朝鲜根本没有22英尺宽的两个车道的大路。最好的道路平均宽度是18英尺，还有无数窄如瓶颈的桥梁和支路，宽度只有11—13英尺。在这些最好的道路上往往有高达15%的路段有急剧的转弯和上下坡。朝鲜道路交通运输主要靠牛车。公路网像铁路网一样，主要是南北方向，只有少数东西横向的联接道路。

四、美军司令部的判断

从美国一开始介入这场战争，麦克阿瑟将军在他的脑中就形成了借以取胜的战略原则。一旦他挡住了北朝鲜人，就准备使用优势的海军和空军在敌军后方进行两栖作战。在7月的第一周临近结束时，他认识到，北朝鲜军是一支可怕的

力量。他的首要任务是要相当精确地作出以下判断：他需要在朝鲜投入多少部队来抵挡和牵制住敌军？然后又需要多少预备队在敌后登陆？要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在开始时也看不太清楚，只要看看战争的头两个月逐步发展的战术形势如何迫使对这些判断不断作出变更就会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美国地面部队首次在乌山北面与北朝鲜军交战之前，麦克阿瑟将军就已通过一个联络军官给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送去申请书，要求大规模增援，其中大多数已由无线电报和电传会议作过汇报。他要求的增援部队包括第2步兵师，第82空降师中的一个团战斗队，舰队陆战队中的一个团战斗队和直属队，第2特种工兵旅，一个海军海岸后勤工作队，一个海军高射炮兵营，700架飞机，舰队陆战队的两个飞行中队，一个海军航空兵大队，18辆坦克及其乘务人员，驾驶坦克登陆舰、中型登陆舰和车辆人员登陆舰的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三个中型坦克营。他还要求授权把远东司令部中现有重型坦克分队扩大为营的建制。

7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麦克阿瑟将军汇报他共需要多少兵力即可把北朝鲜部队逐出南朝鲜。他于7月7日答复说，在他看来，要挡住和击退北朝鲜人需要四个到四个半满员步兵师、一个配有飞机的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3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部队，还有一些加强的炮兵和勤务部队。他说，30,000名援军就能使他在朝鲜充分发挥作用又不致影响日本的安全。他说，首要的和压倒一切的事情是挡住敌人前进。他对北朝鲜人的行动评价如下：“他们正在利用一切主要的通路，遇到路障时能既熟练又机智地实施突破或包围。一旦他们被固定下来，我就计划充分利用我们空中和海上的优势并用两栖作战从后方打击他们的大批地面部队”。

此时，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得到从华盛顿传来的消息，包括两个 B-29 型轰炸机大队和 22 架 B-26 型轰炸机的轰炸机群可望于本月中旬之前飞来远东。“拳击手”号航空母舰将满载 F-51 型飞机，在吃水很深的情况下向远东驶去。但是，7 月 7 日，远东司令部想要迅速增强战斗机作战力量、加强地面作战的战术支援的希望落空了。7 月 7 日远东司令部收到美国空军作战部部长弗兰克·F·埃弗里斯特少将的一个电报，他通知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所需的 164 架 F-80 战斗机中有 44 架已在运送途中，但是其余的无法运送，因为空军已没有这种型号的飞机了。

为了完成部分扩军任务以便在朝鲜实施作战计划，麦克阿瑟于 7 月 8 日请求陆军部授权将当时远东司令部所辖各步兵师的人员和装备扩充到战时编制。7 月 19 日，他得到了这种授权。

与此同时，迪安将军 7 月 8 日从朝鲜给麦克阿瑟将军发来一份急电，要求迅速运去可直射坦克的 105 毫米榴弹炮高爆反坦克炮弹。迪安还说，使用 2.36 英寸火箭发射器对付敌军坦克的部队已对这种该发射器失去信心，因而极力要求立即从美国空运 3.5 英寸的火箭发射器来。他对敌军是这样评价的：“我深信，我们低估了北朝鲜军队、北朝鲜士兵及其训练状况和装备质量。”

次日，7 月 9 日，麦克阿瑟将军认为，鉴于朝鲜的形势相当危急，必须对战斗地区的目标使用部分 B-29 中型轰炸机。他给参谋长联席会议又发去一份电报。

“朝鲜的形势很危急……他们（北朝鲜人）的装甲装备极其精良，一些资深的有经验的观察员报告说，其性能同上次世界大战中所看到的一样地良好。他们还指出，敌军步兵

的质量完全是第一流的。

这支部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苏联的领导和技术指导与中共地面部队相结合的特点。虽然它打着北朝鲜的旗号，但再也不能把它看作是一支土生土长的北朝鲜军队了。

我强烈要求，除了已经提出需要的那些部队之外，至少还需要配备齐全的4个师，并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运输工具立即将之派遣到这个地区。

形势已发展为一场大规模的作战”。

第二天，麦克阿瑟将军收到电报，得知第2步兵师和某些装甲和高炮部队已奉令前来远东，他立即在当天（7月10日）回电，要求第2师达到战时编制，而且如果可能，不要因此推迟启程的日期。他还重申，为了把已经在远东的4个步兵师扩充到战时编制，他需要补充部队人员。他详细地列出需要补充的部队为：4个重型坦克营、12个重型坦克连、11个步兵营、11个野战炮兵营（105毫米榴弹炮）、4个自动高射武器营（欠四个连）。

在第24步兵师于7月11日和12日在乌致院以北吃了败仗之后，沃克将军决定要求先不运送驻日本的部队。而是立即将最靠近南朝鲜的地面部队用船运来朝鲜，这些部队就是冲绳岛的两个营。沃克的参谋长兰德勒姆上校于7月12日给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打电话，转达了这个要求。次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琉球群岛的司令官准备将这两个营海运去日本。

朝鲜不断恶化的战术局面促使麦克阿瑟将军于7月13日命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指令远东空军最大限度地使用B-26型和B-29型轰炸机轰炸沿朝鲜半岛中部向南疾进的敌军步兵师。两天之后，他向沃克将军表示，何时，只要第8集团军需要，他都会命令中型轰炸机紧急出动去轰炸作战前线的

目标。

很清楚，到第24步兵师撤退到锦江对岸并准备在大田的前沿坚守时，第8集团军或远东司令部对朝鲜军事形势的自满情绪都一扫而空，二者都充分警觉起来。

第十章 锦江战线的灾难

“不断地操练可以造就优秀的士兵，因为它使士兵具有履行军事职责的资格；由于逐渐养成了刻苦的习惯，他们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藐视危险。从疲劳过度到休息使他们衰弱下去。他们会将一种状态与另一种状态作比较，结果是人类情感中占主导地位的懒散占了上风。于是他们对每一件感到不方便的琐碎小事发出低声埋怨，他们的灵魂在柔弱的躯体中也软化了”。

——莫里斯·德·萨克斯《战争艺术遐想》

锦江是汉江南面的第一条大河，发源于朝鲜西南部山区，向北走向。在大田东10英里的地方，锦江呈密集的环状斜向西北，尔后折成一个倒写的U字，并在该市西北12英里处开始它的最后一段流程，向西南一直流入大海。由入海处逆向上游25英里的一段锦江是黄海的一个宽阔的港湾，有1—2英里宽。锦江以半圆的形状圈住大田，实际上形成一个宽大的护城河，就像洛东江防护大邱和更南的釜山、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奇克哈默尼河保护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一样。

大田位于小白山脉的西部山脚，锦江对该市的防护达到10—15英里。在它的西侧，海岸平原向北伸展至汉城，向西南伸展至朝鲜的顶端。但是向南和向东南到洛东江和釜山一线则有断断续续的小白山脉的小山和山脊。汉城—釜山铁路和公路从大田出发穿过这些山脉向东南延伸，一些二级公路从

大田进入朝鲜南部各地。地理和交通的因素赋予大田独特的军事重要性。

汉城—釜山铁路在大田正北8空哩处越过锦江。向西9空哩，顺着铁路的方向有一条主公路越过锦江。大坪里这个小村就在大田西北15空哩处锦江的南岸。从大坪里顺着河流再往西8空哩，大田西北20空哩处的公州有另一条公路越过锦江。

工兵在7月12日夜里炸毁了公州和大坪里两处的锦江公路桥和信川的铁道大桥。在通向大田的道路上，工兵部队在锦江所有小支流的桥梁上置放了爆破炸药。

从公州顺流而下，第24侦察连检查了所有的渡船，把他们在该镇的下游16英里一段河面上发现的平底船全部毁掉。为了再检查这个点下流20英里的一段河流，该连来到河的南岸。第24师副师长梅诺尔将军当时命令将从公州向东到铁路交叉处的锦江半圆河段里的所有船只没收并烧毁。

迪安将军和第24师的参谋人员很清楚所面临的形势。7月13日，师情报处长估计，两个60—80%兵力的敌步兵师和近50辆坦克正在向第24师迫近。被俘的敌军证实，这两个师就是追击第34步兵团的第4师和追击第21步兵团的第3师。这表明，敌军将两路夹击大田，如果在东面邻近一条战线上向南推进的第2师能够将南朝鲜部队逐出他们进军的道路从而及时参加这一合击。这次进攻就是三路合击。

在锦江这条护城河的后面，迪安将军将其第24师布设在大田前面的马蹄形战线里。第34步兵团在左边，第19步兵团在右边，第21步兵团在大田东南方一个预备防御拦阻阵地上。在左翼，第24侦察连分成一些排规模的小组，监视公州南面的主要渡场。这样，第24师就形成了一条两个团的战

线；每一个团都有一个营在前沿，另一个营作为预备队。

第24师处境很困难，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在第一个星期里就有1500人战斗失踪，其中1433人是第21步兵团的。这个团在7月13日有1100人左右的兵力，第34步兵团有2020人，第19步兵团有2276人。师属炮兵有2007人。7月14日师的综合实力为11400人。

敌军对锦江战线的攻击首先在左(西)翼第34步兵团的防区开始。

从汉城南下的北朝鲜第4师在与第24师作战中首当其冲，因而现在兵力已降至5000—6000人，稍多于原来兵力的一半。将近有20辆T-34型坦克走在师纵队的前头，师纵队里还有40—50门火炮。7月13日午夜前，北朝鲜第16团派出侦察兵去勘察锦江，了解河的深度和宽度，准备次日上午10时之前回来报告。在那天夜里，第34步兵团侦察排的一支警戒部队在公州对面离河北岸600码的地方捕获了其中一个北朝鲜侦察员，是个军官，得知第16团的使命是夺取公州。

联合国空军对北朝鲜装甲部队、交通运输和步行纵队实施的空袭如今已相当奏效，所以敌军在白天再也不敢将坦克、卡车和长列行军纵队置于主公路上。从7月7日到10日，空军在平泽、全义和天安一带进行的空袭使敌军装甲目标和设备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使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当敌军接近锦江时，白天通常都保持寂静，在菜园和建筑物里隐蔽起来，夜晚才行军。北朝鲜人现在也比入侵后的头两周更多地利用偏僻和狭窄的小道，并且已经在白天将装备和补给品贮藏在铁路的隧道里。

一、北朝鲜第4师在公州以南渡过锦江

在公州周围的高地上，在公州—论山公路的两侧，第34步兵团第3营据守在防御阵地上。布署在这条防线上，从左至右是L连、I连和K连，M连的迫击炮在这几个连的后方。第63野战炮营在锦江以南约2.5英里处给以支援。再往南3英里，第34步兵团第1营位于横跨道路两旁的集结地域。

第3营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实际上不存在。例如，L连只能与它的一个班进行通讯联系，这个班担任警戒并配备有一部感应电话机。L连连长阿奇·L·斯蒂斯中尉到第3营指挥所设法领取一部能凑合使用的无线电，但是落空了。他只能靠通讯员与营里联系。通信用SCR-300和SCR-536型无线电又几乎不可能弄到可使用的电池；通讯用电线也无法搞到，已经敷设的电线又收不回来。

7月13日清晨4时，第3战斗工兵营的D连炸毁了公州前面的钢架桥。黎明后几小时，敌军一个班步行至河边，在河对面距第34步兵师阵地700码的地方架起一挺机枪。在敌军这个机枪班北面的高地上露出一辆北朝鲜军的坦克。第34步兵团第3营现在只有锦江这条屏障介于他们与敌军之间了。当天下午，北朝鲜人开始从河对面炮击公州。

由于情报参谋和作训参谋都因战斗疲劳而撤离。沃德灵顿中校指挥所的状况继续恶化，当天夜里，K连，这个由第3营混合编成的一支40人左右的连队在精神和体力上都难以适应战斗状态，得到师部的批准后，他们从锦江战线撤退到大田医治。

现在，在公州前沿只有第34步兵师的两个兵力不足的步兵连——公路左边的L连和在公路右边河岸小山上的I连，在后侧还有重火器连的迫击炮。这些分队都清楚在其左(南)侧没有任何友邻部队。他们的右侧是第19步兵团。该团的梅里肖·孟特斯科拉洛斯上尉曾来参观过I连的阵地，并指出，该连右翼与东侧第19步兵团的战斗分界线中有一2英里宽的间隙。

14日天亮后不久，在公州锦江南侧的美国部队可以听到村里的敌军坦克正在渡河。将近6时，敌军的平射火器（可能是坦克炮）对I连的阵地开火。他们的目标显然是步兵连背后的迫击炮。同时，敌军的炮弹在L连的阵地上空爆炸，但由于过高，未能造成任何杀伤。此后不久，L连的观察员报告说，敌军士兵乘坐两条驳船在他们南侧大约2英里的地方渡河，每条船搭载30人左右。他们估计，在上午8时和9时30分之间约有500名北朝鲜人渡过了河。

雨夜过后天气晴朗，第63野战炮营派出一架联络机进行空中观察。空中观察员在上午通过无线电报告说，有两只载人的小船正横渡到锦江南岸，他还提供了渡场的地图坐标。显然这就是L连所看到的那支渡河敌军的一部。营作训参谋查尔斯·T·巴特少校决定不向小船开火而等待更大的目标。在公州东侧的阵地上，第11野战炮营A连的一个155毫米榴弹炮群对敌军进行了短时间的炮击。但是敌雅克型战斗机很快就把联络观察机赶跑了，于是炮兵的火力也就停息了。

敌军在L连的南侧渡过锦江之后不久，连长斯蒂斯中尉没有能够找到支援该连的机枪和迫击炮分队。他的连处于越来越精确的敌军火炮的火力之下，他断定阵地是守不住了，于是命令L连撤退。11时之前不久，L连的全部人马就撤离

了瞰制锦江的阵地。L连的一个排长华莱士·A·华格纳布雷斯中士到达第63野战炮兵营的阵地，通知一个身份不明的炮兵军官关于敌军渡江的消息。但据他说，该军官没有给予多大的注意。斯蒂斯中尉在下令撤退之后便去寻找第3营的指挥所，最后在伦山附近找到了该指挥所。当营长得知发生的一切后，立即解除了斯蒂斯连长的职务并威胁他要以军法从事。

二、美第63野战炮营被击溃

在锦江南面3英里的地方，第63野战炮兵营沿着山余村附近的二级公路布署了它的105毫米榴弹炮。这段道路两边都是矮松树覆盖的高地。由北向南炮连阵地的排列顺序是A连、直属连、B连和勤务连。该炮营在14日上午已经同伦山附近的第34步兵团指挥部进行过通讯联系，但是没有同锦江前线上的步兵分队或同与步兵分队在一起的炮兵前进观察员进行过联系。在此前一天，第63野战炮营的营长罗伯特·H·道森中校由于生病撤至大田，由威廉·E·德雷斯勒少校担任该营的营长。

大约在下午1时30分，该炮营的警戒部队报告说，敌军部队正在向他们接近，已逼近高地。但是他们接到命令，要他们不得开火，除非敌人先开火，因为这些人可能是友军部队。结果这一群敌军士兵冲垮了前哨机枪群，并把缴获的机枪转向炮兵直属连，由此开始了北朝鲜第16团对第63野战炮营的进攻。敌军显然是通过侦察早已测定了美军支援炮兵的方位，并且绕过了河岸线上的步兵连，然后袭击了炮营和通向后方的交通线。

这时敌军的迫击炮火打来了。第一发炮弹击中了炮兵直属连的交换台，从而破坏了与其它各连的电话通讯联系。迫击炮弹先后迅速击中医务人员、指挥所和无线电台车。由于失去了无线电台车，一切电信通讯手段都化为乌有。一辆弹药车也被击中，车内爆炸的炮弹引起直属连更大的混乱。

在直属炮连遭到攻击的同时，位于北面 250 码左右的 A 连也遭到攻击。这第二支敌军大约有 100 人左右的部队从西面一座小山跑下向 A 连的警戒哨扑来。一个观察员说，这些人像一群印第安人一样口中发出尖叫声。A 连的一些人用轻火器向他们开火，这些人就退回到山上。但是不久，这一伙人又从另一个山坡向大路冲下来，将 A 连置于 150 码距离的火力之下。迫击炮火开始打到 A 连的阵地上，迫使大多数炮兵离开了炮位。不过其中有些炮兵作战非常勇敢，劳伦斯·A·雷下士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虽然两次负伤，但仍用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与其他几个人一起挡住了敌军的前进，而当时连里大多数人都设法逃跑了。不久，一阵迫击炮火打伤了雷，使他暂时失去了知觉。他苏醒之后，爬到壕沟里，在那里发现还有 15 名炮兵——都未携带武器。这一群人全都向南逃去。在往外逃跑的路上，他们发现了连长伦德尔·M·萨瑟蓝上尉的尸体。

在直属炮兵连里，敌军密集的机枪火力穿过了作为火力指挥中心的大楼的正门和后门。困在楼内的人逃到一个地下掩蔽部，爬上一个深谷，然后向南面的勤务连逃去。在这紧张的时刻，显然没有一个人看到德雷斯勒少校。两年半以后，才在这个场地的一个普通散兵坑里发现了他和爱德华·L·麦考尔下士的遗骸。

北朝鲜人在击溃炮 A 连和直属连之后便转向进攻 B 连。

下午2时15分，约有400人的一支敌军部队对B连发起攻击。他们渗透到该连的后方，架起机枪，向该连开火。B连连长安东尼·F·斯塔海尔斯基上尉命令他的两挺机枪回击向其环形防御阵地进攻的敌军。敌军的迫击炮弹开始打来，击中了两门105毫米榴弹炮、一辆无线电台吉普车和一辆2.5吨牵引车。一群南朝鲜骑兵从B连经过，并向西对敌军发起攻击。但是情况极度混乱，在炮兵阵地上似乎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一穿插的结果到底怎么样。此时，北朝鲜人将B连置于炮火之下。下午3时，斯塔海尔斯基上尉命令全连收炮准备行进，但是他们未能将大炮拉到大路上，因为大路处于敌炮火控制之下。于是这些人弃炮而逃。

在第一批敌军出现在炮兵阵地的一个半小时之后，整个第63野战炮营(欠勤务连)已被击溃，损失了10门105毫米榴弹炮及其弹药和60—80部各种车辆。A连有5门火炮完整无损地落入敌手。在B连，敌军迫击炮火摧毁了2门榴弹炮，炮兵们把另外3门榴弹炮的瞄准具和击发装置卸下后丢弃了它们。

与此同时，勤务连得到了敌军进攻的消息，并作好了立即撤退的准备。被击溃的两个炮兵连的一些人撤到勤务连，然后搭乘勤务连的卡车向南15英里远的伦山驶去。被击溃的炮兵营的掉队士兵在当天夜里和第二天早晨来到了伦山地区。第63野战炮营的11名军官和125个士兵在战斗中失踪。

从迪安将军那天上午签发的一个命令就看得很清楚，他并不想无限期地坚守公州，而是希望通过一系列阻滞战斗来迟滞北朝鲜人完成实施尽早在公州渡过锦江、迅速建立桥头堡和立即向大田挺进的计划。

按照迪安将军的命令，沃德灵顿中校(代理团长)于14日

上午离开公州旁南去的主公路上的风岗里(团指挥所)去勘察伦山地形，以便为将来可能的撤退行动作好准备。直到下午他才回到指挥所。不久，在下午3时到4时之间，他从一个逃回指挥所的士兵处得知，一支敌军部队已袭击并歼灭了第63野战炮营。沃德灵顿立即命令哈罗德·B·艾尔斯中校率领第34步兵团第1营出击，去营救炮兵阵地中的人员和装备；并迫使北朝鲜人向西退却。据艾尔斯说，沃德灵顿的命令使他第一次得悉敌军发起进攻的消息。

第1营在下午5时过后不久就以连纵队的攻击队形出发向北行进。C连向北3英里的行军没有遇到意外情况。但当他们距被击溃的炮兵阵地只有100码处时，突然遭到敌军机枪和卡宾枪火力的打击，该连无法继续前进。到了黄昏时刻。艾尔斯接到新的命令如果在天黑以前不能完成任务，就要撤出战斗，于是，艾尔斯中校命令第1营回撤。在现有阵地上，第1营上了卡车，向南朝伦山驶去。

第24步兵师在证实了有关第63野战炮营的恶耗后，立即下令在第二天(7月15日)上午对丢弃的装备实施空袭——摧毁丢弃和落入敌区的美军重型武器装备，这种做法已成为惯例。

在这一天里，第34步兵团的I连一直紧紧守卫在河岸线上。直到中午，敌军的迫击炮弹一直落在它的附近地区。午后不久，河对岸的敌炮兵继续进行炮击。代理连长约瑟夫·E·希克斯中尉试图找到L连和第3营指挥所的位置，但未能成功。一些从重火器连来的人告诉他，敌人在他的后方已设置路障，他的后路已被切断。这一整天，在L连，除了敌军打来的炮弹以外，一切都处于寂静之中。那天夜里9时30分，希克斯中尉按照他所得到的命令，率领I连翻过公州东

面和东南面的山脉，重新回到了团里。第34步兵团于7月15日早晨在伦山东面进入新的阵地。

北朝鲜人在对锦江防线发起攻击的第一天就在该防线上打开了一个大突破口，不仅防线被打开一个缺口，第19步兵团的左翼也随之暴露无遗。7月14日的事件肯定使迪安将军认识到，他已不可能久守大田了。

然而，迪安仍在设法给被击败的部队打气。他收到有关这场灾难的报告后，在当天下午2时40分拍发了一份电报：

“在我们没有弄清情况以前，务必坚守每一寸土地——情况可能并不太恶劣——也许能够守得住——要进行侦察——也许能够把那伙人打败，从而重新巩固我们的阵地。我正前往你们那里。”他告诉斯蒂芬斯上校，第34步兵团正陷于困境，命令他将第21步兵团布设在大田东面选定的阵地上。迪安对未来大田战役的一些想法和意图反映在他的这句话里：

“我们必须搞好协同，以便使第19和第34步兵团一起走出困境。”迪安将军在电报最后要求斯蒂芬斯当天夜里到师指挥所来讨论计划。

虽然在15日早晨一个空中观察员看到在公州西南面锦江的南岸有两辆坦克，但是敌军在那天并没有大批的坦克过江。然而，北朝鲜第4师的其它部队在公州地区继续渡江。美军的空袭摧毁了敌军的一些船只，覆盖了他们的士兵。到7月15日夜幕降临时，北朝鲜几支小股部队已经从锦江向南推进到伦山一线。

三、北朝鲜第3师渡过锦江 攻击美第19步兵团

第24师的第三个团(即第19步兵团)由小盖伊·S·梅洛伊上校担任指挥,这个团于7月4日开始抵达朝鲜。大约在90年以前,第19步兵团曾在南北战争的一次值得纪念的血战中获得“乞卡摩夏的礁石”的绰号。现在,7月11日和12日,迪安将军又把第24步兵师集结到这里,准备在1950年于大田旧戏重演。在12日天黑以前,第19步兵团到锦江南岸的阵地来接替第21步兵团,但是团防区的正式交接直到第二天上午9时30分才进行。14年前迪安将军曾于夏威夷在这个团当上尉。

第19步兵团负责防御的地带很宽,从位于大田正北8英里的铁路桥东边的高地起,沿江向西一直延伸到离公州不到3英里的地方。宽度为15英里,实际江面距离为30英里(因为河流有无数的深褶)。在这段距离上要部署一个团(而且是一个只有两个营的团),某些分队之间必然会出现很宽的间隙。团的主阵地横跨了从大坪里穿过锦江的汉城—釜山公路,这条公路位于该团防区的中段。工兵爆破部队于7月12日晚上9时爆破了锦江上的公路桥,但未能完全破坏它。第二天上午,他们又重新爆破了一次,这回两个跨距的桥架都掉入江中。15日,工程兵破坏了锦江上游信川处的铁路桥。

大坪里的锦江河段在1950年7月中旬的宽度为200码,河岸高4—8英尺,水深6—15英尺,流速每小时3—6英里。几乎在每一个河流弯曲的地方都有砂洲凸伸到河床上,河道从中心向两岸来回不断变动。目前的河流由于下雨而水位上

涨，当河水下降后，许多地方都可徒步涉越。

铁路桥在第 19 步兵团的右侧，位于南朝鲜军的防区之内。在铁路西面 1.5 英里的地方有一条大支流(甲川)流入锦江。在铁路西侧的高地和甲川的河口处，E 连以排为单位据守着可控制锦江铁路渡场的防御阵地。在 E 连的西侧有一个不设防的 2 英里宽的间隙。在这个间隙的另一侧，C 连据守着大坪里东面 3 英里的战略要地——200 高地的三个北峰。从 C 连往下游方向到 A 连的阵地，中间有约 1,000 码的间隙，A 连的阵地沿着锦江河岸构筑，在一个大堤坝的后面。A 连的防区向西伸展，越过大坪里的汉城—釜山公路。A 连的一个排放在大坪里堤坝和稻地南侧 1 英里处的一些 500 英尺的高地上。

在公路的西侧，B 连的第 1 排加入了在堤坝后面的 A 连，B 连的其余人马都部署在近江的高地上。B 连的西侧到团防区的分界线有 5 空哩的间隙未设防。G 连的一个排在 2 英里外设立了一个前哨阵地。70 人左右的情报侦察排与一个工兵排以及一个炮连一起都由梅利肖·孟德斯克拉勒斯上尉指挥，部署在团防区公州方向最后的 3 英里范围内。

第 1 营营长奥索·T·温斯特德中校的指挥所位于锦江以南大约 1 英里处的主公路上的加洞村。梅洛伊上校的团指挥所位于该村后方大约 1 英里处公路上的钵山村。

第 2 营率领它的两个步兵连在第 1 营的后方作为预备队。在 A 连后的公路东侧有 G 连的两个排；在 B 连后方的公路西侧有 F 连。重迫击炮连的 4.2 英寸迫击炮架设在公路的东侧。

支援第 19 步兵团的炮兵由第 52 野战炮营的 A 连和 B 连、第 11 野战炮营(155 毫米榴弹炮)的 A 连和 B 连和第 13 野战炮

营的两个连所组成。第13野战炮兵营的营长查尔斯·W·斯特拉顿中校负责协调它们之间的火力。第52野战炮营的阵地 在锦江南大约3英里处主公路上的斗满里，位于最前沿。在它后方再向南2英里是第11和第13野战炮营。

第26高射炮(自动武器)营和第78重型坦克营(M-24轻型坦克) A连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大田。

14日实施的空袭未能阻止敌军装甲部队在大坪里对面的锦江北岸集结。敌军坦克行进到北岸，并挖好掩体，准备以直接火力来支援渡河行动。坦克的炮火于7月14日下午1时开始打到锦江南岸第19步兵团的防区。当天晚些时候，一个空中观察员报告说，他看到有11辆敌军坦克藏在掩体后面，它们进行了伪装并被用为直射炮火。这一天中只有小股敌军试图渡河，没有重大行动，而且全都失败了。

下午传来了左翼——在公州的第34步兵团崩溃的坏消息。

第二天清晨7时，梅洛伊上校从他的最边缘的左翼获知，北朝鲜人正在那边开始渡河。空袭和情报侦察排的机枪火力遏制了敌军这次渡河的企图。但此后不久，在下游第34步兵团防区内已经过江的敌军部队与当时企图和第34步兵团建立联系的侦察排进行了短时交火。

在第19步兵团暴露的左翼发生的这些事件促使梅洛伊上校决定用G连所余兵力、H连的一个机枪排、一个81毫米迫击炮分队以及第26高射炮兵营的2辆轻型坦克和2挺四联装0.5英寸高射机枪(总共用他预备队的三分之二的兵力)来加强那边的小部队。第2营的营长托马斯·M·麦格雷尔中校随同这些部队到左翼去。梅洛伊现在只有一个F连作为预备队，放在主阵地第1营的后面。

7月15日晨6时，斯蒂芬斯上校带领他的第21步兵团从大田简易机场出发去沃川，沃川位于大田东面10英里处的汉城——釜山主公路上。这个团现在只有一个空架子。它的第1营有517人；第3营有132人编入K连和M连，隶属于第1营；一个临时独立大队总共有466人。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拼凑成的团各级人员总共只有1,100多人。

迪安将军已命令该团开赴沃川阵地。他深怕那边可能会有北朝鲜部队通过大田东边的南朝鲜部队渗透进来，因而他要第21步兵团部署在其附近横跨公路的高山上，以防护第24师的后方。该团进入大田以东5英里处铁、公路隧道以远的阵地，指挥所设在沃川。第21步兵团从它的新阵地还可控制由锦江的一个渡场向南通向公路的一条道路。第11野战炮营的一个连配属于第21步兵团。配属工兵部队的一个连为炸毁大田东面的隧道和桥梁作了准备。

7月15日临近傍晚时，梅洛伊上校提醒阵地上的各分队警惕敌军夜间渡河。支援的迫击炮和火炮向河对岸敌军占领的村庄开火。晚间的炮击和空袭使朝鲜单薄的木头—土坯—稻草盖成的小房燃起大火，红光照亮了河流一带的前沿。

从敌军的一些情报来源可以知道：北朝鲜第3师为这一次攻击沿江战线做了一整天的准备；反复不断的空袭严重地阻碍了它的重型装备的行动，并且在士兵心中引起了恐慌。政治军官为了鼓起低落的士气，答应他们在攻占大田后可以好好休息，并说城市失陷后美国人就会投降。

就在黄昏之前，B连第3排的排长查尔斯·C·厄尔利少尉从锦江以北的阵地看到敌军一辆T-34型坦克绕过河流对岸公路上的一个转弯向前开来。正当他用电话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连长时，他又看到另有8辆坦克正在路上拐弯。坦克大

约在 2 英里以外，他用肉眼能够看得很清楚。其中 3 辆坦克驶离大路，掉转炮塔，向厄尔利的阵地开火，大部分炮弹都从头上飞过阵地。敌军炮兵也在同时开始射击。敌军坦克开火后，第 1 营已召唤飞机进行空中袭击，当时来了 2 架飞机。当飞机飞临河流上空时，除了 1 辆坦克以外，所有敌军坦克都躲进了一个林区。空袭击中了这辆坦克，使之燃烧起来。这 2 架飞机在该地区上空一直呆到天黑。等到飞机一离开，敌军步兵就乘着卡车驶向江边。

小股敌军士兵涉水入水中来探测美军沿江布防情况，其他人则冲到断桥的末端，跳入江中，开始泅渡。重火器连的无后坐力炮和机枪火力给大桥及其附近企图泅渡的敌军造成大量伤亡，但是还是有一些北朝鲜人在坦克炮火的掩护下渡过了江。

在上游的 200 高地的前面，另一股敌军正在 C 连前面渡江。全连各种武器一齐开火，加上重火器连的支援，打退了这次进攻以及相隔不久的另两次进攻。友军打来的几发没有达到目标的 81 毫米迫击炮弹击毁了连里两门 60 毫米迫击炮，剩下一门的炮盘也被打断。泰伯下士临时凑合了一个炮盘，用他的手握住炮管打了大约 300 发炮弹。

敌军前几批渡江进攻被击退后，准备实施大规模攻击。7 月 16 日（星期日）凌晨 3 时，一架敌机飞临锦江上空并投下一颗照明弹。这是协同进攻的信号。据梅洛伊将军说，当时来自锦江北岸敌军炮火的猛烈程度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欧洲所经历的任何场面不相上下。在这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北朝鲜人用船或木筏，或涉水和游泳，或其它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渡江。美军的火炮、迫击炮和支援武器的各种火力予以迎击。

当时发生了一件对大多数战斗结果举足轻重的典型事件。第11野战炮兵营的一门155毫米榴弹炮的任务是待命向河岸阵地上空施放照明弹。在敌军渡江的最紧急的时刻，第1营向团部要求稍稍转移一下照明地域。通常这只需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做到，但是炮兵人员误解了这一要求，将榴弹炮调整到需要移动大炮架尾的一个方位角。由于这一小事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照明弹。第1营营长温斯特德中校说，这一事故和随之而来的照明弹未适时出现的情况，是他们在丢失锦江南岸的战斗中最使人恼火的事情。

清晨4时，敌军部队在第19步兵团的右翼C连和E连之间的间隙前渡过了锦江，并在当天夜里对C连的第1排发起第四次冲击。在这次攻击当中，亨利·T·麦吉尔中尉打电话给第1排的排长托马斯·A·马厄中尉，询问战斗的进展情况，马厄回答说：“情况很好。”而30秒钟后，他就被一发冲锋枪子弹击中头部而死亡。北朝鲜人在这第四次冲击中攻克了第1排的阵地。该排的中士仅带出12人左右。C连把该排的剩余兵力集中在200高地中间的一个山峰上坚守。但是这时北朝鲜人在第1营阵地的东翼找到一条掩蔽的路线。在此后的几个小时，他们利用这条路线广泛渗透到阵地后方去袭击重迫击炮阵地、各观察所和指挥所。

敌军在团的主阵地右翼渡江的同时，在下游主阵地左翼，另一股敌军也在渡江。这一渡江战斗持续时间较长，显然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黎明时，B连的人们看到有300—400名北朝鲜士兵在他们西南面的高地上——已安全渡江。他们看到在下游的一个渡场敌军仍在渡江。敌军每次25—30人，一批批涉水过江，头顶着武器和补给品跳入齐颈深的水中。

梅洛伊上校从他的观察所可以看到左方的渡江地域，但很难看清楚敌军活动的细节。B连已经召来炮兵火力来打击敌军渡江的部队，梅洛伊也通过他的炮兵联络官去召唤炮火。B连的门罗·安德森上尉注意到，一些敌军在渡江后继续向南前进；而大多数敌军留在小山岗上，伪装成一些灌木和小树。厄尔利少尉深怕这支渡江部队袭击他的后方，于是离开他的第3排到后面一个较好的观察地点。在那里，他观察了一个小时，看到敌军士兵绕过B连向南行进。

此时，北朝鲜人已在第19团面前的各点渡江。早在清晨6时30分，第1营营长温斯特德中校就已向团里报告说，他的指挥所和重迫击炮连正受到敌军攻击，他的营防线的中段正在后撤。发动这次攻击的敌军部队就是先前通过那座部分被破坏的大桥，或游泳和涉水渡过了锦江的敌军。他们实施了纵深突破，并在早晨8时攻克了堤坝后面A连和B连右翼一个排的部分阵地，尔后继续向南穿过平坦的稻田占领了佳洞里处的高地。与B连在一起的军械排的排长约翰·A·英格里希中尉看到在B连沿堤坝防御的排所发生的情况，便从他在山岗上的阵地跑下来，扔掉钢盔，游过在该处流入锦江的小河，把14名幸存者带了出来。

此时第19步兵团如要守住阵地，首先必须打退突入团阵地中心冲向第1营指挥所的敌军。梅洛伊上校和温斯特德中校立即着手把第1营指挥所和团直属连的所有军官、炊事员、司机、技工、文书等人员以及警卫排编成一支反击部队。梅洛伊上校调拨了一辆坦克和一门50毫米四联装半履带高射炮支援反冲击。这支部队同北朝鲜人交上了火，到上午9时把他们从佳洞里高地驱逐了出去。有的敌军向锦江奔去，渡回到北岸。第1营的主任参谋约翰·M·库克少校和营人事

参谋艾伦·哈克特上尉在领导这次反击中献出了生命。

梅洛伊上校报告迪安少将说，他已将北朝鲜人击退，他认为形势已得到控制，他能够按照迪安将军的要求一直坚持到天黑。双方都明白，天黑以后，第19步兵团就将从锦江撤退到更靠近大田的一个阻滞阵地。

四、第19步兵团后方的路障

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梅洛伊上校向迪安将军报告时所想像的那样乐观。第1营营长温斯特德中校不久就向梅洛伊上校报告说，他认为自己能够守住前面的沿江防线，但没有兵力对付后方的敌军。渗透到主防线后面的敌军炮火打到了第1营阵地的许多据点和主要的补给道路。此后又传来消息说，一支敌军部队已在后方3英里的主公路处设置了一道路障。罗伯特·E·纳什少尉在给第1营运送补给弹药的途中为敌军炮火所阻，他打电话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梅洛伊上校，后者当即命令他返回，找到第2营营长麦格雷尔中校，并转告中校派G连和H连去突破路障。几乎就在接到这一报告的同时，梅洛伊上校又从斯特拉顿中校处得到消息说，他在炮兵阵地与敌人交上了火。

整个早晨，第19步兵团被敌军步步紧逼，他们不明白空中支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前一天晚上天黑最后两架飞机飞离锦江时还答复说，第二天早晨天一亮就随叫随到。天亮之后过了好几个小时，在前线上空才飞来6架飞机。当时团里向后方发出紧急呼叫，要求对敌军设路障的部队实施空中袭击。

午前大约一个小时，当梅洛伊上校和他的作训参谋爱德

华·O·洛根少校离开团指挥所去了解路障情况、并在后方选择一个阻滞阵地时，防线中段仍有零星的炮火。梅洛伊在离开锦江之前给温斯特德中校下达指示，要部队在天黑之后撤退。

在第19步兵团后方设置路障的敌军是在公路以西B连的下游渡过了锦江的。他们绕过了B连和F连（F连是团的预备队）。此时，只有足以牵制住F连的一些敌军掉转头来与F连交战。上午，从F连送到团指挥所的许多报告都说，敌军部队正经过它的阵地向南推进。敌军的侧翼迂迴部队一经通过F连即转而向东朝公路挺进。

上午10时许，第52野战炮营营长佩里中校从他在锦江南面3英里处斗满里附近的指挥所看到了一长列身穿白色服装的敌军士兵翻过西边2英里处的一个山脊，又翻过南边另一个山脊，然后消失了。他命令A炮连向这个行进纵队开火，并通报在他北方的第13野战炮兵营：一支敌军正在向它逼近。这支敌军的一部分人身穿正规的北朝鲜军服，他们转向第52野战炮营，向B连推进。

B炮连的人们急忙调转二、三门榴弹炮向北朝鲜人直接瞄准射击。敌军架起迫击炮，将炮弹打到B连的阵地上。北朝鲜人头几发炮弹就击毙了B连连长和军士长。另几发炮弹打伤了6个小队长中的5人。炮兵连副连长威廉·H·斯蒂尔中尉立即担当指挥，组织阵地的固守。此时，佩里中校在B连南面他的指挥所调集了有线通信、医务、不值班的射击指挥人员和在附近地区的第19步兵团的一些士兵组成一支小突击分队。他率领这支小分队向北朝鲜人的翼侧实施反冲击。逼近敌军时，他用无线电向炮兵指示目标。B炮连、佩里中校的反冲击分队和他所指挥的炮兵三方面协同的火力打退了

敌军的这次进攻。北朝鲜人转而向南进入山中。

在正午之前，这支敌军部队又转而向东朝第52野战炮营阵地南800码处的公路推进。此后，他们向往南行驶去取弹药补给品的带拖车的吉普车开火，阻止了车辆的前进。其它车辆也不得不停留在吉普车的后面。这是路障的开始，也就在此时，梅洛伊上校接到电话得知这一消息。在路障南侧，第11和第13野战炮营遭到了轻火器的射击，因距离远没有发挥作用。尽管负责协调火力的第13野战炮兵营射击指挥中心已经在上午11时左右与它的前方观察员和步兵阵地上的联络官失去了一切联系，但炮兵仍在向锦江的渡江地域进行炮击。

北朝鲜人在斗满里南不远处（公路在该处急剧折向南方）设置的路障封锁了第19步兵团主阵地唯一的出口。该处只有一个狭窄的通道，那是一条陡峭的40英尺的河堤（在公路西边低缓通往一条小河，即龙水江）和一个陡峭山坡（从另一边低缓到公路）。在道路的两边都没有可供车辆迂回的通路。从这个地点向南4英里的一段距离内有一些高山，在西面与公路一侧相接。这一天慢慢过去，敌军逐渐加强它的路障部队，并将其向南延伸直到山中。

当梅洛伊上校和洛根少校到达路障设置地区时，他们发现情况不妙。一群群小股散兵表情漠然，时而盲目地向敌军的大致方向回击几枪。梅洛伊上校正准备组织一些人去攻击在高地瞰制道路的敌军时，他受了伤。上校当即授命温斯特德中校指挥锦江一线的所有美军部队。

洛根少校大约在下午1时与迪安将军重建通讯联系。他告诉迪安将军，梅洛伊已受伤，温斯特德现负责指挥，团的形势极为不妙。迪安回话说，他正在调集一支部队去突破路

障，但是这支部队大约要在下午3时30分才能到达那里。他命令第19步兵团立即撤退，同时尽量将人员和武器撤出来。在这一通话之后不久，敌军炮火打来，摧毁了团的无线电台车，从而不能再与师部进行联系了。温斯特德中校命令洛根少校设法排除路障，然后派人出去与预计从南方来的换防部队取得联系。温斯特德然后动身返回锦江沿岸的第1营。在下午1时30分后不久，他命令第1营撤退。在返回锦江的过程中，温斯特德阵亡。

在前一天夜间，天气已由多云转晴，而今太阳高照，气温达到了华氏100°。只有那些在盛夏时节吃力地爬过朝鲜陡峭山坡的徒步士兵才会知道，除非身体通过训练和锻炼使之习惯于这些条件，否则很快就会疲惫不堪。因为这是第19步兵团在朝鲜作战的初次经历，所以这些人缺乏适应崎岖地形和潮湿、高热气候所需要的耐力。他们在过去的三天三夜很少得到休息。这酷热盛暑的白天从早5时一直延续到晚上9时，对这些疲惫不堪的人来说似乎是一场无休止的战斗。

当第1营开始撤退时，有些分队仍在他们原先的阵地上，还有一些分队则因受到敌军的驱赶而呆在二线阵地上。在从营右翼的200高地撤退的过程中，C连的军官们很难使士兵离开他们的散兵坑，因为打来的迫击炮火压得他们不敢动。机枪手杰克·阿拉瓦卡下士的机枪就在眼前被炸毁，他的耳朵被震聋，眼也几乎瞎了，身体其它部位也被炸伤。他抄起一支勃朗宁自动步枪继续进行射击。阿拉瓦卡最后未随连队离开高地。

当奥古斯塔斯·B·奥尔少尉率领C连一部分人马沿着山脚向公路行进时，遇见一些北朝鲜士兵躺在稻田的沟渠里，部分身体浸没在水中。这些人看来好像死了。突然，奥

尔看到其中一个紧握手榴弹的人在水中发出气泡，还睁开双目。奥尔立即将他击毙。他和战友这时才发现，其他北朝鲜人也不过是在装死，于是就把他们当场打死。

当C连到达公路时，他们看到A连和B连的最后一批人消失在小路南端。敌军正从大桥地区向前突进。但是，一发现C连正向其翼侧运动，他们立即退缩了回去。C连在到达公路之后，立即顺公路转而向南行进，但是不久就遭到来自钵山里东侧高地的敌军炮火的袭击。估计约有6挺机枪向C连开火，把C连打散了。C连的人或单个或三五成群尽其所能夺路南逃。逃跑的人中有的看到一些伤员躺在路旁的沟渠里，医务人员勇敢地留在后面照料他们。在公路的西边，F连仍在阵地上掩护B连撤退。在第1营撤退时，F连遭到来自左前方、左翼和左后方的火力袭击。

当撤退的第1营一些人抵近路障时，军官们企图组织部队袭击西边几百码处高地的敌自动武器火力阵地。一支这样的突击部队开始向敌军阵地爬过去。这时，己方4架F-51型飞机飞来攻击这个高地，于是完全破坏了他们的突击行动，迫使他们从斜坡上仓惶地撤了回来。另外，我方还组织了几次由司机、技工、炮手和其它勤杂人员组成的分队攻击高地，但一切都徒劳无功。两辆轻型坦克在路障处向敌军的大致方向开火。但由于北朝鲜人使用的是无烟火药，因此坦克手无法测定敌军枪炮的位置，坦克不能进行有效的射击。D连81毫米迫击炮排排长劳埃德·D·史密斯中尉是洛根少校命令前去袭击和摧毁敌机枪的军官之一。他和另一个排长带领50人爬向高地。走出几百英尺后，史密斯发现只有一个人仍跟着他，于是他们俩人又回到公路上。部队都挤在路旁的沟渠里以避免敌军向车辆射来的火力。

他们几次去清除封锁道路的车辆，但每一次车辆开动时，敌军机枪就开了火，使更多的司机人员遭受伤亡，车辆封锁的状况依然如旧。战斗机的袭击看来不能消灭敌军这三、四挺机枪的自动火力。奉命到南面去攻击敌军路障部队的F连仍在它原先的预备队阵地上，它无法执行这个命令，因为它实际上已处于敌军包围之中并在敌猛烈的攻击之下。

大约在下午2时30分，洛根少校让作训助理参谋埃德加·R·芬斯特马赫上尉在路障处负责指挥，他自己带20人先是向东、然后向南绕行，设法测定路障范围，并找出一条可绕过它的支路。大约2个小时以后，他和他的小组走入了已经出发向南转移的第13野战炮兵营的原阵地。几分钟后，洛根遇到了迪安将军。随同将军前来的有两辆轻型坦克和四辆自行高射炮，其中两辆装有0.5英寸四联装高射机枪，其它两辆装有40毫米双联高射炮。

纳什少尉奉梅洛伊上校之命沿公路折回去找第2营营长麦格雷尔中校、并带G连和H连去清除路障时，他受到了敌军交叉火力的袭击。他的吉普车被敌军炮火击毁，于是他步行逃到了第13野战炮兵营的阵地。在那里，他借了一辆吉普车，驶向公州附近团防线最左翼上旺里的麦格雷尔的指挥所。传达了梅洛伊的命令之后，纳什又驾车回到大田野战机场去找运送部队的卡车。经过个人交涉，并借助副师长梅诺赫将军的命令，他才得到卡车去装载G连。同时，两辆坦克和一些自行高射炮车出发开赴路障阵地。麦格雷尔中校先行一步，在第13野战炮兵营营部等候装甲车辆到来。洛根少校遇到迪安将军时，这些车辆刚刚抵达。

洛根向迪安将军汇报了路障处的情况，表示愿意带领装甲车去突破封锁。迪安说，麦格雷尔中校将率领这支突击部

队，而他（洛根少校）应当继续向南行进，到大田野战机场的西边建立一个新阵地。正当洛根站在路旁与迪安将军交谈时，有5辆吉普车急速向他们驶来。第19步兵团的主任参谋霍默·B·钱德勒中校坐在领头的吉普车上。他率领4辆载着伤员的吉普车穿过了路障。在这次狂奔过程中，每一个伤员至少又被击中一次。

麦格雷尔这时已带着换防的部队沿公路北上。一辆轻型坦克作为前导，后面跟着四辆载有士兵的自行高炮，第二辆轻型坦克殿后。大约在第13野战炮兵营原阵地北面1英里处，车队刚转弯走上直路时，敌军的重机枪和轻型防坦克火器的火力突然对它猛烈地射击。两辆车停下来，向敌军回击。自行高射炮车上的大多数步兵跳下车来，争先恐后地躲入路旁的沟渠中。当麦格雷尔进入一条沟渠时，他看到梅洛伊上校和洛根少校乘坐的两辆被击毁的吉普车就在近旁。敌军击毁了那四辆高炮车。下午4时左右，那两辆坦克耗尽了弹药，于是掉过头来顺着道路折回。麦格雷尔沿着路旁沟渠爬回来，终于逃脱了敌军的火力。在四辆自行高射炮车上的人员大约伤亡了90%。被击毁的梅洛伊和洛根的两辆吉普车的位置可以表明，麦格雷尔的换防部队此时与公路下一个拐弯处挤在路障后面的团纵队相距300—400码。

在公州附近团的西侧，G连从它的高地阵地上走下来，等待卡车把他们运送到路障地区。H连的一些分队用自己的运输工具先走一步。蒙德斯克拉罗斯上尉留下同侦察排在一起。侦察兵和工程兵在道路上爆破出一些弹坑。他们是最后离开阵地的。在儒城，梅诺赫将军遇到了G连的连长迈克尔·巴兹上尉，该连刚从西侧抵达该城。梅诺赫担心敌军坦克即将开来，就命令迈克尔将他的连部建在城里的河岸上。

后来，巴兹接到命令，要他率领连队前去进攻敌军据守的路障。途中，巴兹遇到一支由一辆2.5吨卡车开路的小车队。当车队急驰而过的时候，坐在卡车前面保险杠上的宪兵军官喊道：“坦克，坦克！”巴兹命令他的司机将吉普车掉转头来横在道路中间封锁道路，G连的人纷纷跳下车来进入路旁的沟渠中。然而路上并没有敌军的坦克。几分钟后，巴兹带着G连重新上路，这次是步行了。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他遇到迪安将军，将军命令他前去接敌，清除路障。

在儒城北面大约6英里、斗满里南面2英里处，G连遭到了敌军远程炮火的袭击。巴兹接到命令，要他沿着道路左侧的高地前进。命令指出，敌军部队就在前面左方半英里远的一个山岗上。G连在攀登山岗时遭到敌军炮火的打击，有些伤亡。黄昏时，他们就在山岗上挖掩体。不久，一个人跑着带信来，要他们下山回到公路，然后撤退。第19步兵团和第24师为清除团后面的路障所作的努力就此告终。

通过在北端和南端两处作出的清除路障的努力，现已查明，路障覆盖了约1.5英里的路段。控制这一路段的敌军在一个丫形的山峦上（山峦的两道山脊陡峭下跌，山脚抵达龙水江，俯视着汉江一釜山公路）。

在路障后，被困的美军整个下午都在等待援兵。他们无法看到两次企图从南边来援救他们的人，因为有一个指状山脊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然而，并不是所有锦江一线的部队都来到路障处；许多小股部队分散进入山中，然后单独地或者成小分队向南和向东朝大田开进。

大约在下午6时，几个参谋作出决定，把梅洛伊上校安排在最后一辆坦克里，然后用它冲过路障。这辆坦克做了四次努力才将那堆冒烟的2.5吨卡车和其它封锁道路的装备推

到一边，然后隆隆向南驶去。在敌军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炮火封锁道路之前，大约有20辆车跟着坦克通过了路障，其中包括一辆牵引着第52野战炮营的一门105毫米榴弹炮。坦克由于机械出了故障，在路障南面几英里的地方停了下来。朝儒城方向撤退的巴兹上尉和G连在这里碰上了这辆坦克和梅洛伊上校。谁也无法止住随后的车辆取得帮助。这些车辆飞快驶过，把开不动的坦克置于一旁。坦克车长J·N·劳什中尉按照梅洛伊的命令，将一枚铝热剂手榴弹掷入坦克中，把它破坏。最后，一个军官押着一辆卡车回来了，把梅洛伊上校和其他一些伤员送往儒城。

大约在搭载梅洛伊的坦克通过路障1小时之后，芬斯特马赫上尉奉洛根少校指示，命令全体人员准备越野行动。危重伤员和不能行走的人都被安置在担架上。这时在路障处大约有500人和100辆车。芬斯特马赫上尉和其他一些人往车上浇上汽油，然后点上火。在此过程中，芬斯特马赫上尉颈部被子弹射穿。晚9时左右，路障处的最后一批人向东转移进入山中。

一群大约100人的步兵、炮兵、工兵、医务人员和直属人员在攀上路东的山岭。他们带着大约30名伤员，包括几名用担架抬的重伤员。这一群人中大约有40人被分派抬担架，但是其中许多人在登山爬坡时却走得无影无踪了。到了山上，那些仍带着重伤员的人决定，他们再也不能带着伤员行进了。随军牧师赫尔曼·G·费尔霍尔特与伤员一起留在后面。人们听到有一队北朝鲜军接近，在随军牧师的催促下，军医林顿·J·巴特雷上尉逃走了，在此过程中还受了重伤。直属连的詹姆斯·W·R·哈斯金斯上士从远处通过他的望远镜发现一群看上去很年轻的北朝鲜士兵在屠杀美军伤员，

那个勇敢的牧师虽然难免最后一死，但是仍在为死者祈祷。

整整一夜，一直到第二天（7月17日），掉队的和那些穿山出来的人员陆续进入儒城和大田。第19步兵团只有两个步兵连——G连和E连是完整无损的。E连在东侧铁路桥附近，没有卷入锦江的战斗，而且就在那天夜里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当巴兹上尉在不能开动的坦克旁遇到梅洛伊上校时，后者命令他到路对面他所能发现的第一个利于防御的地形处构筑掩体。巴兹在儒城选好阵地，命令G连构筑了工事。7月17日上午，在大田后面美军第24师的防区内，G连的防御阵地处于最前沿。

7月16日在锦江的战役中，北朝鲜第3师在江南没有使用坦克。大多数美军的轻型坦克在战斗中表现不佳。有一次在路障地区，团的行军纵队跑步通过路障时，洛根少校命令两辆坦克绕过道路的拐弯处去炮击敌军机枪阵地，并击毁敌机枪。坦克手表示，除非有步兵随同，否则就拒绝执行。后来这些坦克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通过路障逃跑了。一个炮兵军官在路障的南端遇到迪安将军时问将军有什么事需要他去做。迪安回答说：“没有事，谢谢你，”然后又苦笑地说：“除非你能帮助我给这些坦克手一点儿勇气。”

第19步兵团团部和第1营在路障北面几乎损失了全部的车辆和重装备。第52野战炮营损失了8门105毫米榴弹炮和大多数装备，带出来的仅有1门榴弹炮和3辆车。在第52野战炮营南面2英里处的第13和第11两个野战炮兵营近傍晚时撤退至大田野战机场，武器和车辆都没有受到损失。

爆发锦江之战的7月16日对于第19步兵团来说是一个倒霉的日子。在沿江阵地上大约900防御人员中，次日到大田地

区报到的只有434人。一个统计披露，团部连、勤务连、卫生连和重迫击炮连以及第1营的共34名军官中，有17人在战斗中阵亡或失踪。这些人中有13个人后来证实是在战斗中被击毙。第1营所有的步兵连都遭受重大伤亡，伤亡最大的是C连，该连171人中总共伤亡122人。团部连191人中损失57人。第1营785人中损失338人，占43%；第2营777人中损失36人；第52野战炮兵营393人中有55人伤亡，占14%。参加这一战役的第19步兵团和所有配属部队及炮兵部队共3,401人，共损失650人，占19%。

在7月17日这天，第34步兵团的B连接防了大田北面5英里处的儒城原第19步兵团G连阵地。第19步兵团于当天下午转移到大田东南25空哩处的永同重新装备。

在7月16日的锦江战役中，人们看到了一支防御部队没有足够的预备兵力来对付敌军的渗透和侧翼运动所造成的后果。梅洛伊一直坚信：假如在公州的第34步兵团被击溃后他未把 $\frac{2}{3}$ 预备兵力派往左翼，他本来是可以阻止北朝鲜人设立路障，或者可以从高地上发起攻击来清除路障的。除了穿过200高地上的C连防区而实施渗透的北朝鲜人之外，第19步兵团确实打退（或通过反击击退）了所有的正面进攻和对它沿江阵地的主要渗透行动。但是另一方面才可以看出，一旦敌军设立了路障，该团也无法利用现有部队来组织反击了。近午时，部队中士气开始低落，许多人被炽热的天气以及长时间的紧张战斗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拒绝爬山去袭击敌军的自动武器阵地。

就北朝鲜第3师这方面而言，它本想用正面进攻来压制住第19步兵团，实际上却以两翼包抄达到了目的。对美军的左翼包抄造成了在锦江以南3英里处主要补给道路上的致命

路障。北朝鲜人的这种进攻方法在战争初期颇有代表性，在战争后期中也很少变化。

第十一章 大 田

“水罐正因为经常拿到井边才最后被摔碎的”。

——古斯塔夫二世

北朝鲜的两个师此刻已经渡过锦江，准备进袭大田城。第3师离城较近，正从西北方向进逼。公州论山地区的第4师在城西北和城西，可会同第3师发动正面攻击，或者向南、再向东翼进攻，迂回到大田的后方。公州和论山的公路网使得这两种可能性或者两者的结合得以实现。第4师14日成功地渡过锦江，至今显然一直在集结兵力，等待第3师渡江后协同进攻。

按照北朝鲜的计划，还有一个师即第2师应当与第3师和第4师一起进攻大田。该师在前两个师的东侧推进，与镇川—清州地区的南朝鲜部队频繁交战数日，伤亡惨重，以致未能及时到达参战，而那两个师也不再需要它了。倘若计划如愿以偿，该师就会出现在大田的东面和东南面，这是迪安将军非常惧怕而在部署城市防卫时又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倘若过去的经验能为将来借鉴的话，北朝鲜人就会以足以压倒防守者的强大兵力从正面进攻大田，首先用坦克冲击，瓦解防守者的斗志。至此，他们每前进一步都用坦克开道，无论什么也阻挡不住。在展开这种正面作战的同时，强大的翼侧兵力就迂回到后方切断敌之逃路。北朝鲜在每次大的战斗中向来采取这种机动。北朝鲜第4师正占据着从西面

和西南面对大田实施这种翼侧机动的有利态势。如果第2师按原计划到位，它就可以从东面和东南面采取同样的方式。第3师位于这两个师之间，无疑主要是指望它在即将来临的进攻中从正面施加压力。

迪安将军在部署兵力对付大田正面的北朝鲜人时面对着这一事实，即他仅有被击败的三个团的残部，每团能够集中的队伍不过一个营。乌山、全义和乌致院之战已经使第21步兵团处于这种状况；平泽、天安和锦江之战使第34步兵团只剩下十分之一的兵力；7月16日，第19步兵团在锦江也遭到惨败。除了数量上薄弱之外，各部都已疲惫不堪，士气不振。迪安将军本人则振作精神，知难而上。他自己和部队一样精疲力尽；在以往的两周中，他天天面对着危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一、迪安在大田的计划

7月16日天黑之后，第34步兵团按照迪安将军的命令，从论山附近撤退约20英里，抵达大田以西3英里处的新防御阵地。查尔斯·E·比彻姆上校从日本飞抵朝鲜指挥该团，在城西北的大田野战机场建立了指挥所。除第1野炮营的155毫米榴弹炮外，迪安将军把余下的所有师炮兵部队并成一个混合营，进驻野战机场守卫该城。此时，该机场已中止了日常飞行活动。17日午后，第34步兵团接管了大田以北和以西的整条防线。第24师司令部除了迪安将军和另外三、四名军官外，都奔赴东南28英里的主公路和铁路线上的永同。跟随迪安留在大田的有助理克拉克中尉，作训参谋理查德·A·罗兰兹上尉，运输官兼后勤参谋雷蒙德·D·哈特菲尔德上

尉，还有两名司机。迪安指示大卫·A·比塞特少校在倭馆第21步兵团指挥所为他设立一个办公室，以便从那里了解大田以东的事态。迪安说，“我要在倭馆过夜，”但是，比塞特说，“他从未在那里过夜。其实我们谁也不指望他会那样做。”

在锦江战役之前，迪安在大田以西3英里处选择了两个团的阵地，近距离保卫城市。这两个阵地在甲川江背（东）侧的一个500英尺高、3英里长的山脊上，两端都有一座桥，桥前即是大路。阵地很坚固，十分适于作两个团的前沿，叫作儒城阵地。一个被称作儒城的村子就座落在离山脊北端约1英里的甲川江旁。迪安原来的方案是把第19步兵团部署在北部，控制在山脊北端成弧形的汉城——釜山主公路，同时把第34步兵团放在南部，通过山脊南端的一条低窄地带控制论山一大田公路。但是，由于第19步兵团16日吃了苦头之后丧失战斗力，仍在永同重新装备，全城的防御就落到了第34步兵团的肩上。

迪安将军无意为大田决一死战，他把此役看作麦克阿瑟将军责成第24步兵团要打的一系列阻滞战中的又一仗，以延缓北朝鲜的南进，等待充足的增援到来后，制止敌人前进，然后迫其退却。迪安将军料定北朝鲜人一旦把坦克开过锦江，就会兵临城下，调地面部队成合围之势。他在7月18日制定了次日从大田撤退的计划。工兵爆破队预计到会及早撤离，与驻在倭馆阵地上斯蒂芬斯上校的21步兵团一道在大田以东挖好爆破的坑道。

但是，迪安的方案由于沃克将军18日午前抵达大田机场而变卦。在北朝鲜人渡过锦江之后，沃克将军指派他的参谋长兰德勒姆上校收集朝鲜面临危机日益增长的情况下第8集

团军在人员和后勤方面作战能力的数据库。兰德勒姆上校及其助手在横滨他的办公室里度过了紧张的一天，打电话到处收集沃克所要的信息。然后，兰德勒姆打电话给在大邱的沃克，向他转达已在朝鲜或者正往朝鲜途中的所有部队的情况；对于美国在以后十天里在朝鲜的军事实力的估计（尤其是第1骑兵师）；军需物资（尤其是弹药）的情况；以及加文将军在釜山组织供应基地的进展情况。

在谈话时，沃克手头有一套地形图，还有对公路、铁路和南来北往的通道的地形判断，及其与敌人的军事行动和第8集团军在朝鲜的集结之间的关系方面的资料。他不时地插问，“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能挡住敌人、进攻敌人？”沃克将军在这次会晤中作出的最后决定是：第24师和南朝鲜军队应最大限度地迟滞北朝鲜人，以保证把他们堵在洛东江到东海岸的盈德总防线以西和以北。他希望把第1骑兵师部署在倭馆地区和大田南面的锦山公路段，他认为这样可以有机会把敌人堵在大田和大邱之间。沃克觉得如果他被迫撤退到洛东江以南，他就能够坚守在那里直至第8集团军的部队和装备集结到来使其有可能开展攻势。与兰德勒姆的这次会晤结束时，沃克将军授权于他在审查参谋制订的计划时要考虑到“这一点”，还特别指示他对这个预测保密，考虑到这一点。

沃克将军早在第34步兵团指挥所和迪安将军谈话时心里就有了针对朝鲜未来作战的设想。他谈到，第1骑兵师那天早上在东南海岸的浦项洞已经开始登陆，他说他要守住大田直至第一骑兵师能够前来协助其防卫，或者进入大田东南的山口，紧靠第24师的阵地。他说，他需要两天时间完成这项任务。沃克和迪安商议之后飞回大邱，他通知兰德勒姆上校

说，他已经告诉迪安将军，他需要在大田耽搁两天，调第1骑兵师进入阵地。兰德勒姆询问沃克，他给了迪安多大的活动余地，沃克回答说（大意），迪安是个战士，只要还有办法，他会寸步不让的。我告诉他，我完全相信他的判断，如果他必须提前放弃大田，定下决心，我会支持他的。”

这次会晤改变了迪安次日（7月19日）撤出大田的计划。午后不久，迪安通知第21步兵团团部：原定19日从大田撤离的计划将推迟24小时执行，团部把这个通知传达给在坑道中待命的工兵爆破队。

此刻最好仔细看一看对大田的军事行动必定产生影响的地势和通讯联络。

1950年的大田约有13万人口，是南朝鲜的第六大城市，它位于汉城南100英里和釜山西北130英里，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内陆商业中心。大田这座狭长的城市位于小白山脉中段的西部山脚下、大田江的南北山谷中，北边与西边是一望无垠的稻田，铁路纵贯城的东部，车站和宽广的车场在市区的东北。大田江的干流穿过市中心流向西北，另一支流绕过城东，两者在城的北边汇合，再往北两英里的地方有柳等江注入，然后大田江流入锦江的一大支流甲川江。

如果我们把大田设想为钟面的中心点，那么就能够很容易地想象出它的公路网来。五条主要的通路进入市内。主要的铁路线和一条二级公路从锦江几乎正南方向通到城里。在此通道上的城北3英里处，第34步兵团I连的一个排筑起一个公路铁路路障。釜山公路主干线以时针4时的方向自东进入城里。横跨干线向东约6英里处，第21步兵团在倭馆城前持防御和阻滞态势，团指挥所设在城里。在大田和倭馆之间有两条铁路隧道和两条公路隧道，其中各有一条在大田和第21

步兵团的阵地之间。锦山公路以5时方向自南进入大田。迪安将军在锦山部署有侦察连，负责预警师部来自敌后那个方向的敌人的任何行动。论山公路以8时方向自西南向城西1英里的汉城—釜山公路倾斜。在大田西南3英里处的这条公路两旁有第34步兵团L连的一个排，他们在第34步兵团防御阵地南端甲川江上的桥旁设置了路障。汉城公路自西北面10时方向斜插城里，在所有入城的通路中，应该数它最重要。在大田西部边缘（离密集区700码）论山路与其相交，然后汉城公路折向东进入城里。大田机场位于离城2英里、公路北边一个小高地上。在机场前面1英里处，第34步兵团第1营部署在甲川江正东公路两侧的138号高地的主阵地上。再往西1英里，B连占据着前突的位置。

在第1营后1.5英里处，第34步兵团第3营扼守着机场以东、机场与城市之间的一个山脊。支援这个步兵团的混编炮营部署在机场上，以便向预计敌人进攻的通路射击。

二、大田第一日

7月18日下午，迪安将军去永同第24师的指挥所。晚上，他在那里采取步骤加固对大田的防御，以便如沃克将军所希望的那样再坚守一天。他命令第19步兵团第2营从永同回到大田，命令第13野战炮营的B连从倭馆附近返回大田机场。同时，他又下令侦察连脱离师部控制，配属给第34步兵团。此时已在锦山落脚的侦察连奉命第二天开到了大田。此举使得师部对其南翼敌人的动向一无所知。迪安将军后来认为，他把侦察连下放给团是他在大田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他下放侦察连由比彻姆上校指挥，本来是为了确保第34

步兵团直接得到其南翼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他没有料到师部命令会把侦察连派到了大田。

迪安将军还与斯蒂芬斯上校再次商讨第21步兵团在以后几天内的任务，即保障从大田撤出的通路顺畅。斯蒂芬斯指出，他的部队横跨了那条公路，在大田和倭馆之间的山上，他询问是否应当改变这种配置。迪安将军回答“不”，因为他也唯恐敌人从东面通过南朝鲜部队驻扎的地区而突入他大田阵地的后方，他必须对此加以防范。迪安决定第21步兵团留在原地，但要对大田—倭馆公路以北地带巡逻，并定时派巡逻队到通往大田的路上巡逻。

7月19日晨，北朝鲜对大田的进攻开始。首先是空袭城市后方的通讯线路。7时20分，六架雅克机在第21步兵团前沿上空飞行，在离倭馆西北2英里的铁路桥上投下四枚炸弹。一枚炸毁了桥，但是到中午第3战斗工兵营的B连已经将其修复，恢复了两面的铁路交通。敌机在团指挥所附近扫射，撒下两周前在乌山被抓获的三个美军军官和三名军士署名的传单，然后又有四架飞机扫射大田机场。那天晚些时候，支援第34步兵团第1营的第26高炮营A连的炮手在大田正西的儒城附近击落了两架雅克机。

美国空军也在19日清晨投入战斗，轰炸和焚烧大田以西和西南已知和疑为的敌人集结点的地区。空中观察员在中午报告，敌人已经部分地修复了大田以北10英里塔龙里处的锦江桥，坦克和大炮正朝江的南岸开来。然而，空军作战此时相当不利，因为在朝鲜只有两个机场适合F-51和C-47型飞机使用，一是大邱的K-2机场，二是浦项洞附近类似的K-3机场。清州以南延日的K-4机场可用作应急机场。大部分的战术飞机都是从日本起飞的。

北朝鲜第4师在公州渡江之后分兵对大田进行钳形攻势。该师主体包括第16和第18步兵团、炮兵团以及大部分坦克，他们南下到论山，在那里折向东向大田进发。这两个团中有些步兵可能离开论山南下绕过锦山到大田后方。有些显然是穿过背后乡间小路突袭大田南面的锦山公路。由一个坦克连支援的第5步兵团离开公州，沿东南方向的土路，穿过山区到儒城，很清楚，它是敌人第一支到达大田郊区的部队。

10时，在第24侦察连到达大田之后，比彻姆上校将有39人的该连第2排派往西南论山路沿线巡逻。半小时后，在甲川江西3英里处，敌人的火力从公路两旁袭击了该巡逻队，巡逻队撤退到江边，和L连在小河东岸的那个排一道作战。L连的其余部队到达后便展开队形。

迪安将军当日早上已经离开大田，想到永同作一小行，途中在倭馆第21步兵团指挥所逗留。约10时，他突然说，他担心第34步兵团的部署，要回大田去。当他到达那里时，战斗已经在论山路上L连的路障处打响。大田战斗开始了。迪安留在了大田。

第19步兵团第2营大约就在正午后从永同到达大田。到下午1时，营长麦格雷尔中校的部队在火车站整装待发。此时他接到一个命令，说北朝鲜人正在突破L连在甲川江边的阻击阵地，他务必立即进攻那里，收复阵地。当他来到战场时，发现迪安将军在那里指挥炮火，还有两辆坦克。

麦格雷尔的营马上发起进攻，两个连从论山公路两侧并排行进，E连在左（南），F连在右（北）。在右边，有一支敌军正在包围第34步兵团L连的北翼，F连和这支敌军竞相占据关键性的高地，展开“拉锯战”。在左边，E连开上路

南，G连占领了路后1英里处的一个高地。即使新调来的这个营控制着论山公路，在北边该营和第34步兵团第1营的左翼之间仍然有1英里宽的山地间隙。

有一支敌军沿汉城主公路逼近，配合正面敌军沿着论山公路推进。在儒城区，第34步兵团第1营的B连受到猛烈攻击，敌兵在儒城北半英里处以侧翼进攻，把两个排切断，两个排长在作战中受伤，7人被打死。艾尔斯中校从他在甲川江东的观察哨所里可以看到大批北朝鲜人在集结，火炮在进入儒城西北小山谷的阵地，他指挥火炮并召唤飞机对这些火力和兵力的集结点进行攻击。下午，他请求比彻姆上校批准他把B连从儒城已暴露的阵地撤到甲川江后营的主阵地上。该连在晚上顺利地撤退了。

与此同时，就在午前，北朝鲜人开始对大田机场实施炮火反击。来自北面和西北面的这股炮火到下午已经十分密集。当晚，迪安将军对比塞特少校说，他那天看到射向大田机场的炮火规模如同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上一天所看到的一样猛烈。第34步兵团的主阵地也受到频繁而密集的炮火攻击。

午后不久，艾尔斯中校确信，敌人即将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下午2时，他向比彻姆上校建议当晚撤走该团，但比彻姆没有采纳。他认为他们还可以拒敌于大田之外一天之久，他也是这样告诉迪安将军的。然而天黑之后，比彻姆把他的第34步兵团指挥所从机场搬进大田。与此同时，所有的支援炮兵都从机场转移到城南端的阵地上。

夜幕降临，艾尔斯中校命令他的汽车运输及保养主任把第1营的机动车开进大田，否则，一旦敌人夜袭，这些车辆就会损失，他不想冒这个险。此时留在主阵地的只有：各步兵连。

一辆吉普车，重兵器连两辆吉普车、营指挥吉普车和无线电机动车。

在防御阵地左边，第19步兵团的F连整个下午都遭到炮火的轰击。天黑以后，那里的人听到在他们的右翼有嘈杂声。很清楚，敌兵在开进，也可能在通过他们和第34步兵团第1营间那个1英里宽的间隙。

晚间，大田一片可怕的寂静。台风险些刮到这个地区，台风边缘偶然带起的阵雨平浥了城内往来车辆所掀起的令人窒息的尘土。夜间缓缓地消逝，寂静为不祥的喧闹声打破。约晚10时，艾尔斯中校在他的指挥所里听到在他右方有坦克的隆隆声，他派出一个巡逻队去侦察，谁知有去无回。艾尔斯打电话给比彻姆说，他认为敌军正在城的四周活动，再次建议撤退。

午夜间，第34步兵团指挥所接到报告，说有一支敌军在锦山路上大田以南6英里的地方。乔奇·W·克里斯坦诺夫中尉和第24侦察连的9个人乘吉普车开始沿路巡逻侦察。在大田以南6英里的地方，一道敌人路障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克里斯坦诺夫用无线电报告与敌接火。7月20日凌晨3时，侦察连的一个排驾车沿着同样的路线小心翼翼地开出大田去，察探虚实。敌人的火力在同一个路障处挡住了这个排。他们在那里看到了先前来的几个巡逻队员的尸体以及被毁坏的四辆吉普车。再早些时候，凌晨2时，有消息传到大田，说一辆吉普在倭馆路上遭到伏击。

由此看来，敌军的一些部队夜间已绕到了大田后方——只是实力尚难确定。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事件发生时并未按这种逻辑去判断。迪安将军声明，他没有听说过锦山公路上有敌人的路障——显然没有人向他报告过这件事，

他倒是听说了倭馆路上吉普车的事，但只把它当作几个渗透进来的敌军所为，无关紧要，因为公路在伏击过后似乎就通行无阻了。

三、大田第二日

7月20日3时许，第34步兵团第1营的情报参谋闯进艾尔斯中校的指挥所，说北朝鲜人已经越过营的前沿观察所，突破了该营的主要防线，他们自天黑后一直留在这个观察所里。艾尔斯说，这是他首次得知有关敌人总攻击的消息，他此时已能够听到前方和右方的轻武器射击声，看到营阵地上空多处突然闪现照明弹。在营左翼的C连阵地上似乎没有什么战斗。

敌人的步兵和装甲兵沿着公路的两侧进攻，卷击了营的右翼，其它的敌步兵从北面攻击这个翼侧。北朝鲜人突破了步兵连后面81毫米和4.2英寸的迫击炮阵地，尔后袭击直属连。4时左右，敌轻武器火力击中了一营指挥所所在地的朝鲜房屋，从被攻占的前沿归来的步兵开始进入直属连防区。艾尔斯设法和在前沿的那些连取得联络，但没有成功。他给团部发电，说坦克已经突破他的阵地、向城里开去。有证据说明，步兵火箭筒反坦克小组在进攻开始就放弃了他们沿公路的据点，步兵连肯定也没有在自己阵地上战斗多久。部队越来越混乱，艾尔斯决定撤走指挥所。营主任参谋利兰·R·邓纳姆少校率领了重迫击炮连、重兵器连和营部的200来人，躲开敌人的枪炮从柳等谷南下，艾尔斯和他的作训参谋殿后。此时正值东方放晓。

在大田，比彻姆上校接到艾尔斯的报告，说敌坦克已进

入第1营阵地。后来，与第1营的电话通讯中断，比彻姆派出电话兵去检修。他们回来说，他们过不去——在机场附近的路上有敌步兵，团作训参谋不相信这个报告。比彻姆坐上吉普车，向第1营指挥所开去，要亲自摸清情况。在大田以西半英里的道路交叉口（从西北方向延伸过来的汉城主公路与论山公路在这里相交），一辆敌坦克突然从黑暗处显现出来。比彻姆从吉普车上跳下时坦克机枪开始射击；一颗子弹从他身边擦过，其它的子弹把吉普车点着了。比彻姆往回爬了数百码远，找到了一个3.5英寸的火箭筒反坦克小组。他把这个组引回路叉口，第3战斗工兵营C连的这个火箭筒组向坦克发射火箭，坦克中弹燃烧，炮手被俘，然后该组据守路叉口。早晨时，该火箭筒组和第24侦察连的一个火箭筒组又摧毁了来自机场方向的两辆T-34坦克。

7月20日黎明，就在大田以西十字路口的这次战斗中，首次证实了用3.5英寸的火箭筒可以攻击T-34坦克。这种火箭筒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研制，但碍于所用弹药难于完善，从未向部队配发过。在弹药标准化、投入生产后仅15天就爆发了朝鲜战争。7月3日，麦克阿瑟将军要求将这种新火箭筒空运到朝鲜。首批火箭筒和一个教学组一道于7月8日离开加利福尼亚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10日抵达大田。首批交付的新武器于7月12日到达大田。就在同一天，从第24步兵师挑选出来的人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该武器。3.5英寸的火箭筒是铝制的重约15磅，看上去象一个5英寸长的烟囱管。它是电动的，从其光滑的炮管中可发射长23英寸、重8.5磅的火箭。火箭设计成锥形装药，可烧穿当时已知的任何坦克的防弹装甲。这是火箭毁灭性最强的性能。

当比彻姆与敌坦克遭遇后回到指挥所时，发现与第1营

仍然没有联络上。但是，过了不久，一位团参谋告诉他，与该营的无线电通讯已经恢复，第1营报告说情况良好。后来才得知，在艾尔斯报告敌军侵入其阵地之后，第1营与团部再无通讯联络。对这一事件可能作出的唯一解释是，北朝鲜人利用从艾尔斯中校缴获到的无线电（吉普车）给团里发了个假电报。

有关敌人突破团防御阵地的一些传闻使比彻姆上校感到不安，他在黎明后命令第3营向第34步兵团第1营与第19步兵团第2营之间的间隙发展进攻。第3营K连与M连的一部分开始执行这个命令，但未能到达指定地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他们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六辆T-34坦克和估计一个营的敌步兵冲散了部分美军。在这次作战中，K连的罗伯特·E·但尔上士因为勇敢地掩护和指挥着先行排的撤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整个部队撤到原来第3营的阵地。

第3营部署在机场以东山脊的防御阵地上，整个上午除了一些炮火外，未受到敌军行动的任何骚扰，但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营中无一人能够对此作出解释：营长兰特隆少校失踪了。兰特隆约9时30分乘上自己的吉普车从指挥所开走，一去不复返。沃德灵顿中校约11时看望第3营时听说兰特隆失踪的消息，因兰特隆不在，沃德灵顿命令杰克·E·史密斯上尉代理营长。几星期后才知道兰特隆成了北朝鲜的俘虏。

黎明前袭击第34步兵团第1营的首批坦克抵达大田地界，并且此后在机场附近击退K连和M连的反冲击部队，这些坦克显然都是北朝鲜第4师第5团及配属给它的装甲兵所为。该团声称到7月20日4时已经占领了大田机场。但是在获得迫使第1营撤出城西阵地的赫赫战绩之后，敌军显然停

步不前，在等候其他方面的某种进展，其中大概包括完成包抄城市后方。上午，开进大田的只有坦克和小股入侵部队（多数搭乘坦克）。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看来都是敌人进攻计划中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

比彻姆上校和他的主任参谋此时都不知道北朝鲜已经击退K连和M连的反冲击部队，这两个连本打算填补第34步兵团第1营与第19步兵团第2营间的间隙。大约就在机场附近发生战斗的同时，比彻姆上校正向迪安将军讲述他清晨在城郊与敌坦克遭遇之事，而迪安也得到错误的情报，即第1营还守卫在它原来的主阵地。站在大田这个有利地位来看，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然而，这时候迪安将军却命令比彻姆布置黄昏后从倭馆路撤退，尔后迪安又打电话将这个信息通知在永同的第24师指挥所。

在控制着论山公路的第19步兵团第2营阵地上，夜间曾发生过警报，于是就有些假情报传到大田，说敌人已经突破该营阵地。实际上，E连还在守卫着桥附近的阵地，只是在路北的F连屈于敌人的压力在黎明时分后撤了约200码。

当邓纳姆少校率领1营和第34步兵团团部人马南下时，天色正好放明。在他们身后不远跟着艾尔斯及其一行数人。这些人沿着第19步兵团F连所守的高地后面一条有掩护的路通过，他们本来指望到达3英里远的论山公路，再折向东进入大田。当艾尔斯接近该路时，他可以看到在他右（西）方山上的F连在进行一场他称之为“猛烈交火”。他看看F连开始离山而去，再往前，他看到他团部那些人正在论山公路的另一侧攀登。

邓纳姆少校率部一上这条路就去见麦格雷尔中校，并作了简短的交谈，中校告诉他自己已接到报告，说敌坦克切断

了那条通往大田的路。一听到这个消息，邓纳姆就带着队伍越过公路进了山。当艾尔斯到达公路时，敌机枪火力正在封锁公路和柳等江上的桥梁，艾尔斯带着他的人马从桥下踏过浅河，追随前面的主力进入南边的山中。第34步兵团第1营的这两股部队约在中午前1小时在大田以南的高地上会合。该营的多数步兵连甚至再早些时候就已经分散进入这一山区。

论山路上出现敌坦克的传闻使第34步兵团第1营开进山里而未进入大田市。天亮之后不久，麦格雷尔中校也听到了这个传闻。一辆吉普开到他在柳等桥东的指挥所，车上人说，敌人的三辆坦克堵塞了城外的道路交叉口（显然，他们是从远处看见了坦克，但不知道坦克已经报销），他们看见，还有三辆坦克从飞机场向那里逼近。麦格雷尔中校能够看到烟雾笼罩着大田，听到爆炸声和枪声。他转向罗伯特·L·赫伯特少尉，命令他带领他的G连2排打开进城的路。途中，赫伯特遇见一个火箭炮组，说服了他们和他一起去。他还遇到一个步兵连，他们正从河底取水。这支部队自称为第34步兵团的B连。赫伯特继续南下向山里走去。刚走到道路叉口，就发现两辆T-34坦克正在燃烧还有一辆早已摧毁。利特尔中尉和一个装备有两枚反坦克火箭筒的加强班控制着这个岔口。再向后通往飞机场的路上，乱七八糟地满是燃烧着的第34步兵团重型迫击炮的残骸。往北1英里处，一动不动地停着三辆敌坦克。第19步兵团H连的一些人经过这个岔口去大田。赫伯特的排加入到利特尔的班。

赫伯特的排出发去执行任务之后，麦格雷尔中校与比彻姆上校的指挥所失去了联系。现在他已从邓纳姆少校那里了解到，敌人已经击溃了在他北侧公路上的第34步兵团第1

营，他自己的F连已经开始撤退。麦格雷尔的第2营参谋人员普遍感到，敌人已经切断了该营与大田之间的公路，也许已经进入城里。约11时，作训参谋蒙特斯克拉洛斯（Montesclaros）上尉自告奋勇前往大田到团部领受指示。麦格雷尔中校把自己的吉普和司机派给了他。

蒙特斯克拉洛斯顺利地到达路交叉口，看到燃烧着的敌坦克，在路障处遇到了赫伯特中尉的排。使他十分惊讶的是，他发现通往城里的路是畅通的。在城郊，蒙特斯克拉洛斯遇见了迪安将军，向他报告了第19步兵团第2营的情况，并请求指示。迪安将军拍了拍他的背，回答说，“小伙子，我不是导演，比彻姆是。”迪安把蒙特斯克拉洛斯带到第34步兵团指挥所，比彻姆不在，但蒙特斯克拉洛斯从他的一个参谋那里拿到一份书面的命令。蒙特斯克拉洛斯在将它放进衬衫口袋之前扫了一下命令，命令要求麦格雷尔带领他的营回到大田两侧。

蒙特斯克拉洛斯沿着公路乘车回到营指挥所时，发现指挥所已经放弃，见不到一个活人，一个已死去的朝鲜人躺在院子里。蒙特斯克拉洛斯感到迷惑不解，便回返大田。开出一段距离后，他又返回指挥所，想弄确实那里无人；结果情况同刚才一样，一个人也看不见，既没有朋友也没有敌人。一种不可思议的寂静笼罩着这个地方。他又再次回返大田；在路上追上了E连，命令他们进入那里的阵地。在大田边缘，蒙特斯克拉洛斯遇见营情报参谋汤姆·韦格尔中尉，他告诉蒙特斯克拉洛斯，麦格雷尔已经在路南的一座高地上建起了一个新指挥所，还指出了具体的位置。蒙特斯克拉洛斯又开始向那里进发，又走又爬，过了45分钟才到达该地，然而麦格雷尔中校和他的指挥所却不在那儿；虽有几个人在，他们

对麦格雷尔上校的去向却一无所知。

蒙特斯科拉洛斯启程下山，想返回大田。途中，他遇见林赛中尉和E连在攀登山坡，他们说，敌人在公路上击溃了他们。顺着那个方向看去，蒙特斯科拉洛斯只见约一个营的北朝鲜士兵成排纵队朝城里开去。一辆T-34坦克在大田城外的公路上西行，当它接近敌纵队时，敌兵奔向路边的灌木丛中躲避，显然是他们不能肯定这辆坦克是否是自己人的。蒙特斯科拉洛斯决定不去大田而与E连为伍。

第19步兵团第2营的指挥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仅此而已：麦格雷尔中校以为敌人已经切断了他与大田的联系，决定将他的指挥所迁到论山路南的高地上。他命令E连后退，而此时无线电又失灵，于是麦格雷尔和他的参谋人员快到中午时放弃了指挥所，爬上大田南面的山。F连已经抵挡不住，正在撤退进山。

不久之后，第19步兵团第2营在其大田以西的主阵地上连一支队伍也没有。离城最近的G连最后离开阵地。连长巴尔什奇上尉从他山上的阵地看到25英里以外的敌坦克天亮后就进了大田，他把这个情况用无线电报告给麦格雷尔中校的指挥所。上午早些时候，他与麦格雷尔失去了无线电联系。午后不久，第19步兵团第2营的作训参谋肯尼思·Y·伍兹上尉来到G连阵地，命令巴尔什奇加入上午南下路经此地的第34步兵团第1营的队伍，和他们一起撤退。此时，G连的60毫米迫击炮正在开火。约下午1时，巴尔什奇发布撤退命令，3排紧跟着武器分队殿后。但是，在撤退中，巴尔什奇上尉却不知道武器分队长要求3排先撤，因为他有一些迫击炮弹药要处理掉。结果武器分队未能撤走——全队1个军官和18个士兵全被敌人吃掉了。

除了在大田城西半英里道路叉口的一小股部队外，城西主阵地上两个营的所有步兵和支援火器分队到下午1时都已被赶出或者主动离开了阵地。他们这些人本来都可以沿论山路进入大田，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是穿过城西约2英里的这条公路后南下进了山。

在大田，首批北朝鲜坦克在拂晓前到达城市边，他们有的自西北沿着儒城公路来，有的来自机场。没有迹象表明，派驻在儒城路上的第34步兵团第1营的3.5英寸的火箭筒组和这些坦克交过战。

天亮以后不久，两辆敌坦克从西北某地进入这座城市。很快第三辆也随之而来。敌士兵挤在操纵台上。这些坦克开到大田市中心，士兵们在那里下了车，迅速分散到建筑物中，开始了持续一天的阻击战。后来两辆坦克返回时，经过一个圈有围墙的场地，这是第34步兵团勤务连为团部建的厨房和车库。第19步兵团第2营的炊事车也在里面。两辆敌坦克对着约有150人的这个场地开炮，打死了几个人，摧毁了许多车辆，还点燃了一辆弹药车。对场地进行扫射之后，坦克隆隆开走，边走边随意对各种目标进行扫射。

直到坦克离开那个场地后，里面的人才找到一个3.5英寸的反坦克火箭筒。后来，为了把狙击手驱赶出附近的建筑物，有人朝一个建筑物发射了一枚3.5英寸白磷火箭，房子随即烧了起来，火势迅速蔓延到市内其他木屋和草房。最后，大田市的很大一部分处于一片火海之中（当然还有其它原因）。

第24侦察连的火箭筒组出发追击敌军这两辆坦克。此间，这两辆坦克在医务连连部与两吉普车上的美军遭遇，车上2人受伤，其余全被打死。一辆坦克还从一名伤员身上碾过。

一名火箭筒手终于朝其中的一辆坦克发射了一枚火箭，击中了它的侧面，坦克从地面弹起，但继续行驶。在火车站，这辆坦克朝补给品和装备开火，燃起了熊熊烈火。此时一条履带脱落，坦克走到其旅程的尽头。步枪火力打死了这辆坦克的车长。一枚火箭击中了第二辆坦克，从它前面的钢板敲掉了一块3平方英尺的甲板。第三辆坦克被一枚火箭打穿了顶部的炮塔，但继续运行了一段时间。第24侦察连的一等兵杰克·E·洛和下士罗伯特·B·沃特金斯就是毁灭性地命中这些坦克的火箭筒手。

迪安将军和他的副官克拉克中尉约在5时30分被轻武器枪声惊醒。克拉克边收拾床边对迪安将军说，“我想今晚我们不会再睡在这里了”。将军同意他的看法。过了一些时候，一辆敌坦克在靠近第34步兵团指挥所的地方驶过，向西开出城去，迪安将军在两支2.36英寸火箭筒组随伴下马上去追赶那辆坦克。坦克通过了赫伯特中尉的路障，未遭射击；它被误认为是己方的坦克，及至采取行动为时已晚。当迪安将军一行来到道路岔口时，赫伯特说明了刚才的情况。后来这辆坦克在返回城里时在大田西南边被摧毁，显然是由一门155毫米的榴弹炮击中。那天上午迪安和他的官兵们未能抓住袭击通往机场路上另外两辆坦克的机会，因为当时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个火箭筒手没有能够用他仅有的一枚火箭击中它们。到9时，已知进入大田的5辆坦克中有4辆已被摧毁。

中午，又有一辆坦克进入大田城。第3战斗工兵营的一支3.5英寸火箭筒组紧追不舍摧毁了它。过后不久，又有一辆坦克开进城里，隆隆驶过团指挥所。迪安将军带领一支队伍（之后第3战斗工兵营的一个3.5英寸火箭筒组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去追赶那辆坦克。他们翻墙越篱，穿过一座座

房屋潜随着坦克，敌狙击手还不时地向他们射击，约一个多小时之后，迪安将军一行终于使那辆坦克陷于绝境。下午2时左右，包括迪安少将、一个带火箭筒的下士、一个弹药兵、还有两三个步兵在内的一组人马穿过后院进入一幢两层的商务大楼。爬到二层楼，他们透过窗户往外看，看到那辆坦克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后来迪安将军曾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坦克炮的炮口离他们不过12英尺远，他的唾沫都可以啐在它的炮管上。在迪安将军指挥下，火箭筒组向敌坦克开火。克拉克上尉对后来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我留在坦克前面那座大楼的角落旁，如果坦克一动，我就向它投掷燃烧瓶。第一发弹（3.5英寸火箭）击中了这辆坦克，里面的人开始发出尖叫声和呻吟声，第二发炮弹后尖叫声几乎平静下来，而第三发后就鸦雀无声了。于是，我们就撤到一个较好的观察点，看着那辆坦克燃烧。迪安将军那天说“我给自己弄了一辆坦克”这句话后来广为引用。

迪安将军亲自追赶大田城里的坦克这件事被用来激励他的士兵奋勇消灭坦克，他要向缺乏坚定信念的部队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一辆没有护卫的坦克在装备有3.5英寸火箭筒的步兵团防守的城市中不过是只死蟹”。

那天开进大田的敌坦克数目无法准确地测定，它们显然多半是单独地或者成组地进入的。到11时，美国军队好象已经在大田及其近郊击毁了敌人8辆坦克，其中6辆为3.5英寸火箭所毁，2辆为炮火所毁。下午，工兵火箭筒组又击毁了2辆T-34坦克。如果这个计数正确，那么美国士兵7月20日在大田共摧毁了敌坦克10辆，而其中的8辆是那天首次投入使用的新型的3.5英寸火箭筒击毁的。

人们大多认为在大田巷战中从3.5英寸火箭筒射出的

炮弹不是每一发都能制止住T-34坦克，例如，第24侦察连的三个火箭筒组在近距离（30至70码）射向敌三辆坦克的炮弹命中七发，却只停下了其中的一辆。

第五航空队的飞机在大田也摧毁了一些敌坦克。上午，约15辆坦克沿着儒城公路准备进城，美机在它们还没有来得及进城时就击毁了其中的5辆。那天被俘获的一个敌坦克手说，飞机还炸毁了大田北面的其它一些坦克。很明显，北朝鲜人在大田至少损失15辆坦克，可能还多一些。

这些敌坦克大部分未能完成它们在大田市内的使命。它们既没有造成这座城市的恐慌，也没有能使任何部队离开大田，而它们本身却损失惨重，几乎全都是丧身于首次遇见的新式的3.5英寸火箭筒。大田的经验表明，只要今后勇敢、巧妙地使用手边的步兵武器，就能够狙击可怕的T-34坦克。

四、从大田撤退——路障

7月20日下午在大田发生的事件，其顺序和时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确实断定。那些战斗的参加者和幸存者对同一件事及其发生的时间有着不同的回忆，某些人回忆起来的事，另外一些人则毫无印象。营部和团部的记录在那一天一夜全都丢失，除了在后方的数英里远处永同的第24师日志中有零星的记载之外，尚存的资料中没有当时的记录可以确定具体的时间。但是，尽管再现那个不安的、异于寻常的下午的情节有着许多困难，我们认为这套拼板玩具在长期不懈的努力下已经初显轮廓。

在追踪敌坦克并在大田市中心将其摧毁以后，迪安少将回到了第34步兵团指挥所，和比彻姆上校共进午餐。他们讨

论了形势，认为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惊慌的，但他很难找出类似于当时的那种异乎寻常的形势的事例——两位指挥官默默地吃着饭，相信他们的战斗部队仍然在城西一、二英里的主阵地上；其实这两个营已分散在山里，对大田市的防卫完全不起作用。除了零星的几个敌阻击手渗透进大田外，城里很平静。迪安要比彻姆取消他们原定的等天黑再撤退的计划，白天就开始撤退，因为白天把运输工具安全运走更方便。下达这个命令的时间是下午2时左右。

比彻姆上校立即着手执行这个命令。他指示团作战参谋威廉·T·麦克丹尼尔少校用无线电或电话通知各部队准备撤退，然后将同样的命令写在纸上叫传令兵送到三个步兵营。那时他与第34步兵团第1营和第19步兵团2营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联系。当然，传令兵是找不到这两个营的，然而，似乎迪安和比彻姆都没有接到关于这个情况的报告。不过，第34步兵团第3营接到了撤退的命令。该团与其它在城里或城郊的混编部队是在下午3时左右接到撤退命令的。原定撤出大田的行军次序是：第34步兵团第3营率先，接着是炮兵、医务连、第34步兵团指挥部、第19步兵团第2营、最后是第34步兵团第1营。

看着比彻姆向他的部队发出撤退命令之后，迪安将军走出指挥所，他能够看见和听见头顶上盘旋着美国战斗机。他走到作为指挥所的校舍的一头，希拉里中尉在那里已经建起战术空军控制组的设备。在与希拉里谈话中，迪安发现希拉里难以得到第34步兵团委派他们空袭的敌目标，尽管飞机发现下面有许多敌目标。在下达撤退命令并为其作准备的混乱之中，指挥部对战术空军控制组的报告显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而且因为在最近几天和几周里飞机弄错目标而多次攻

击美国和南朝鲜军队，他们也不大愿意在大田附近提供什么空中目标。迪安将军在战术空军控制组呆了一些时候，并引导它对北朝鲜的大炮和坦克群进行了几次袭击，这些目标的位置是由飞机报告的。

此时，第1骑兵师坦克连的一名年轻的中尉带着一个坦克排来到大田。迪安对他的到来表示吃惊，问他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他回答说这是应第34步兵团的请求而来的，他在永同接到了他们要坦克护卫行政车辆撤出大田的请求。这位年轻的军官又说，当他在大田市中心看到冒着烟的T-34坦克时他是多么吃惊。各部队已经开始在指挥所周围的街上列队准备撤退。坦克军官将带着首批人员启程去永同。这时大约是下午3时30分至4时。

刚过中午，又发生了几件严格说来本应引起大田市内极大恐慌的事。一名炮兵观测员来了个紧急电话，坚持要与在场的高级指挥官讲话，比彻姆接了电话。对方报告说，有大部队正从东面靠近大田市，并确信该部队为敌军。比彻姆把“东路”理解为倭馆路。他误解了那天上午与迪安将军的谈话，以为迪安将军已经命令第21步兵团离开倭馆的阵地前来大田掩护这次计划中的撤退，而迪安的本意则是他希望第21步兵团敞开城东的通道和隧道（对于那个通道和隧道迪安作了错误的估计）、从其原在的倭馆阵地掩护这次撤退。现在比彻姆接到炮兵观测员的报告，脑子里又产生那种错误的概念，以为接近大田的这支部队是第21步兵团，是掩护大田市部队安全撤离的。他告诉那个观测员说，那些人是自己人，不要向他们开火。而后来的事件表明，这支部队肯定不是在倭馆路上，而在大田东南的锦山路上，他们是敌军。

下午晚些时候，就在第1骑兵师坦克排带领首批车辆出

城向永同进发后，迪安将军通过战术空军控制组接到一个空中观察报告，说在锦山路上发现约有20部车辆的一个车队正从南向大田开来。迪安将军向第34步兵团作战参谋询问那些人是不是自己人，对方回答说他们是第24侦察连的队伍，不要对他们进行空中攻击。后来迪安相信，这些人是从后方经过锦山过来的北朝鲜人。但是不是这样至今还不敢肯定，因为确实有一支侦察连的队伍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从它的巡逻哨所开往大田市。

7月20日中午后不久，锦山路上有大批部队开往大田，其实，第34步兵团第1营营长艾尔斯中校亲眼看到这一行动，但他无法将这个信息通知在大田市里的人。此前快到中午时，在大田西南的山上，他已经把他指挥的约150人的权力转交给主任参谋邓纳姆少校，并指示把他们带到大田以南3英里远的锦山路上，在那里建立阻滞阵地，以保护大田后方。然后他带了一个小分队出发，其中包括作战参谋柯蒂斯·库珀少校、重兵器连的马尔科姆·C·斯波尔丁上尉、一个传令兵、无线电报务员、一名翻译和《时代周刊》记者小威尔逊·菲尔德。在离锦山公路不到400码远处，艾尔斯一行与山坡上的北朝鲜人遭遇。他们落荒而逃，艾尔斯、库珀、斯波尔丁和翻译四人得以逃脱；其余的不是打死就是被俘。菲尔德的尸体几个月之后才找到。艾尔斯和其他三人躲在灌木丛中。下午，他们看着敌人在附近架起机关枪，还看见约有一个营的敌军沿着他们底下的锦山路朝北向大田进军。到了晚上，他们就逃跑了。

这还不是那天下午在锦山公路附近与北朝鲜人唯一的遭遇。按照艾尔斯的指示，邓纳姆少校带着队伍向锦山公路前进，途中与一帮他们认为是游击队的人交了火。此地是大田

以南约3英里的九元里。双方打成平局，就此罢手。那里的敌军从附近的指状山脊向邓纳姆部开火，一枪打中了邓纳姆的颈部，几乎致他于死命，其他还有一些伤亡。于是美军中所有能跑的都向西逃到马首里的柳等谷。但是对于这些事，在大田的迪安、比彻姆及其部下都一无所知。

大田城西边和西北边的敌人在午后不久就开始围困这座城，从正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便与已抵达此城后方的敌军协同行动。不过在大田的人并不清楚此举意图何在。午后赫伯特中尉的排副提请他注意：他们路障向西，就在大田西面的高地上有一部队。赫伯特观察了一会儿，断定他们是敌军。然后他把自己的队伍转移到路南的一座小山包，进入预先挖好的防御阵地。敌军——赫伯特估计约有一个营的兵力——这时停了下来，从约600码远处观察赫伯特的部队。这大概就是蒙特斯科拉洛斯中午时分在论山公路上看见的那支部队。

在城西南端赫伯特所在的山丘后面有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连。那个连的一个通讯员跑来向赫伯特打听当前形势，赫伯特和他一同回连里与其连长进行了交谈。在炮兵阵地上，他发现榴弹炮指向三个不同的方向，但没有一门炮对着西南敌军刚出现过的方向。赫伯特要求调整炮位，对准前方的敌人。炮兵连长说，不经营作战参谋的许可，他不能改变炮位。赫伯特用野战电话与这位参谋通了话，可是未能获得他的允准。

此时，赫伯特阵地前面的北朝鲜人已经架起了迫击炮，开始炮击他的阵地和这个榴弹炮阵地，炸死了九名炮手，造成步兵部队许多伤亡。赫伯特派了个通讯员去大田市报告情况并请求指示。在第34步兵团的指挥所里集合了直属连的50

人，由第 19 步兵团第 2 营的作战参谋威廉·韦格尔中尉带队前往那里，并指示赫伯特守住阵地，直至炮兵撤离，于是赫伯特得到加强的部队并与北朝鲜人交火，把敌军阻滞在山的反斜面阵地上。

迪安将军从指挥所里看了这场交战，认为形势对美军有利。然而，他误认为参战的是麦格雷尔的第 2 营。此时迪安将军从战术空军控制组走回第 34 步兵团指挥所，要见比彻姆上校。这时大约是下午 5 时。使他惊讶的是，人们告诉他，自下午 3 时后就没有人看见过比彻姆。同兰特龙少校一样，比彻姆那天早上就失踪了。迪安记得他曾就与第 34 步兵团第 1 营失去通讯联系一事向比彻姆表明了自己的担忧，而且还差人去联系，寻找艾尔斯。当他获悉比彻姆在 15 时刚过就离开了指挥所时，就断定比彻姆是亲自前往与艾尔斯联系。直至三年之后比彻姆被北朝鲜遣送回来时，迪安将军才清楚事情并非如此。

比彻姆是怎么回事呢？在首批车辆在指挥所开始编队、来自永同的坦克率领首批车辆开出大田市的时候，比彻姆上校上了吉普车，沿着撤退路线开到大田市的东南边缘。在那里遇上了第 24 侦察连的四辆轻型坦克，比彻姆命令他们防卫市的东南面和倭馆公路的出口。比彻姆刚要返回大田市去，回头一瞥发现那些坦克正在离开它们的阵地，他调转车头沿着倭馆公路追赶它们。在撵坦克的过程中，他遭到了敌人轻武器的袭击。在制止住后，比彻姆决定爬上附近的一个小山丘，察看形势。从这个高处他看到一群群敌军穿过大田南侧的田野向倭馆公路运动。他曾在这条路上处于敌人的火力控制下，所以他明白已有一些敌军到了那里。他知道撤退的车辆正在编队，首批车辆已经开出。比彻姆决定率领随从的两

辆坦克去大田市在4英里处的隘口组织防御，守住撤退路线的这个咽喉要地。比彻姆让坦克就位，并制止住几辆撤退初期到达的半履带式的防空装甲车（上有四管50毫米口径高射机枪）。一些炮兵过去了，接着过来一个步兵连。比彻姆尽力挥小旗，示意步兵连长的车停下来，企图让这个连停下防御关口。但是这位军官误解了他的意思，向后挥手，没有停下来。零星的敌人阻击火力已经开始打在关口下的公路上，并逐渐密集起来。比彻姆从他的有利位置看见一辆机车拉着几节车厢，在隧道里被敌人的轻武器火力阻击住。这节机车是16时20分离开伊院里的，所以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想必在16时30分左右。比彻姆仍然指望第21步兵团前来掩护撤退，认为他能够做的莫过于催促他们早些到达。他驾车向东去第21步兵团第1营指挥所，从那里给在倭馆的第21步兵团指挥所打电话，刚好梅诺尔将军在那里。他命令比彻姆去倭馆，详细报告情况。但是，大田对这里发生的事依然一无所知。

迪安将军早先向第24师提出过电话请求，所以前面提到的那辆机车被派往大田。下午三、四时，哈特菲尔德上尉想派一个由十节弹药车厢组成的随军供应站开出大田车站去永同。但他一回到大田东北边的车站，就发现南朝鲜的机组人员解脱了火车头与车厢的挂钩，开着机车向南逃去。就在那时，迪安将军打电话给第24师，要他们立即派一辆机车去大田拉走这列火车。最近的调度站在大田东南30英里处的伊院里，第24师动用了武装警卫才使南朝鲜乘务员留在该车工作。敌人向从伊院里来的机车射击，打穿了煤水车。

尽管车站处在敌人的狙击火力下，哈特菲尔德依然在那里等待机车的到来。当机车开进车场时，更多的火力击中了它。火车司机说机车损坏严重，无法拉走那列车厢。令哈特

菲尔德惊愕的是，那个朝鲜司机后来倒着把机车开出了车站，迅速向南驶去。开到大田东南隧道里时，敌人火力又一次向机车射击，手榴弹击中了它，司机被打死，司炉虽然受了伤，仍然开着机车驶入倭馆。一些美国士兵搭乘着这列火车离开了大田。据第24师记载，此刻是16时45分。得悉这个不幸的事件后，迪安再次打电话给第24师。下午5时，他接到电话，说他们又派了一辆机车，这次有了护卫。迪安把此事通知了哈特菲尔德，后者一直在车场等待机车，可它迟迟不来，最后哈特菲尔德被敌兵打死。翌晨8时30分，美军的一次空袭炸毁了仍然停在大田车站的那辆满载弹药和补给品的列车。

下午5时左右，迪安将军发现比彻姆上校不在指挥所而且不知去向，他要团主任参谋沃德灵顿中校认真组织撤退。

沃德灵顿召回了第24侦察连3排，撤销了在夜间发现的在锦山公路上敌人路障北侧几英里的一个阵地的防御。附近的敌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未适时攻击这个排，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在第34步兵团后方的实力。该排在来到大田加入撤退行列的过程中，在火车站附近遭敌机枪射击。列兵詹姆斯·H·纳尔逊把一挺50毫米机关枪架在2.5吨卡车上与敌人的机枪作战，将它打哑。为了执行早些时候收到的撤退命令，杰克·史密斯上尉带领第34步兵团第3营乘着卡车前往团指挥所前街口处指定的行军出发点。到达目的地时，麦克丹尼尔少校对他说，迪安将军要建立一个环形防御圈以保护行军出发点并帮助恢复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连的阵地。史密斯留下L连用于环形防御，派该营其余的人参加正在编组的车队。

赫伯特的部队在大田西边阻击着敌人，但炮手们却不愿意冒着敌人的炮火把榴弹炮装在前车上。当赫伯特退下阵地

加入撤退行列时，他看到了被遗弃的榴弹炮。北朝鲜人迅速上前占领了赫伯特原先的阵地，一些人进入炮兵阵地，并从该阵地向城里射击。迪安将军得知155毫米榴弹炮即将丧失，命令沃德灵顿上校从指挥所的人员中组织一支反击力量，夺回火炮。团作战参谋麦克丹尼尔少校自告奋勇组织和指挥这次反击。他将敌兵从炮兵阵地上赶了出去，压住敌人火力，并弄来牵引车，将火炮拉了出去。由于缺乏牵引车驾驶员，他们未能将火炮全部拉走，剩下的那些就地破坏了。

此时，有消息传回指挥所，说敌人的轻武器火力击中了首批离城车队末尾的二、三辆车，并使其着火。这些车辆挡住了大田东南边的那条街。此时，迪安可以看到城市那个角落的火焰，并听到轻武器的射击声，他重拟了给第24师的无线电报（大意），“大田城东有敌路障，派装甲车来。迪安（签名）。”迪安指示该电报明码发送。

尔后，将军带着翻译去议会大楼，看能否找到一条从北出城，经过火车站东面的高地，绕道通到离城几英里远的倭馆公路的路线。大楼里的南朝鲜人惊慌失措，他没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信息。迪安赶回指挥所，得知比彻姆还没有回来，随即命令沃德灵顿中校关闭车站，即刻出发。

城内外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其中一枚迫击炮弹直接命中第34步兵团的伤员收容所，伤10人。史密斯上尉从他的环形防御指挥所报告，他可以看见北朝鲜人从机场方向开了过来。沃德灵顿要他拖住敌人，让车队逃出。沃德灵顿向迪安将军说明了他在车队中的位置，告诉迪安他要带两辆吉普车为车队打头阵，每辆吉普带五人，麦克丹尼尔少校则在队尾压阵。此时L连已经与逼近的北朝鲜人交火，史密斯

上尉问迪安，作为掩护部队他们连要坚守多长时间，迪安告诉他坚持45分钟再撤退。

迪安驾车驶出指挥所大门时，看了看表，此刻是下午5时55分，在外面街上，他与坐领队车的沃德灵顿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简略地讲了几句话。他说他们在城里很可能会遭到狙击火力的袭击，但是一旦出了城他们就会一帆风顺。他指示，一旦遭到狙击火力，或无论什么其它原因队伍前进受阻，大家都要下车，扫清狙击手。随即庞大的主力车队开始出发了。此时是6时过几分钟。

撤离部队由沃德灵顿领队在街上行进。城里有些地方象炽烈燃烧着的火炉，处处浓烟滚滚，笼罩街头。不久，撤离部队停了下来，待先头部队搬走一个正在燃烧的弹药拖车和挡路的电线杆后继续前进，转入一个宽阔的林荫大道。在那里，撤离部队遭到敌人机关炮和轻武器的猛烈袭击，子弹在大道四处横飞。沃德灵顿中校和两辆领队吉普车上的士兵下车还击。大约五分钟之后，敌人的火力减弱了。沃德灵顿命令第二辆吉普车上的士兵先走，说他看见撤离部队开动之后便进入正常行军序列。撤离部队开始在他面前通过后，沃德灵顿与他的人又上了吉普车，前去追赶领队的吉普。然而，由于不能穿过一辆辆的卡车，他们在一个拐角处调转车头绕道街区而行。这条路线使他们遭到了一连串的不幸——或是走进死胡同，或被敌人的火力所切断。最终到了城市东面一个没有出口的校园里。沃德灵顿和他的伙伴们毁坏了车辆，开始攀登附近的山。

与此同时，撤退部队匆匆地穿过城市，一路遭到敌人的火力狙击。撤退部队中一辆2.5吨卡车在道路交叉口猛地撞进一幢楼里，几乎挡住了其余车辆的去路。接着，首批撤退

部队在穿过铁路的一个地道时转错了弯，困在沃德灵顿中校去过的没有出口的校园里。这部分车队约有50辆车。这些人丢弃了车辆。在一个炮兵少校和其他军官的率领下，约125人的队伍开始进山，先是向远离炮声的北面走去，后来又折向南。夜间，这群人分成好几股，一些人次日早晨到达友邻部队，一些人7月22日才到，还有一些人就此失踪，杳无音讯。

在首批撤退部队转弯失误之后，其余部队继续在通往倭馆公路的街上行进着。再前面一点，街道两边的楼房在炽烈地燃烧着，他们驶过一垛垛火墙。再向前不远处，迪安将军的车辆和一辆警卫吉普飞也似地驶过一个道路交叉口。他们刚驶过，克拉克中尉就对迪安说，他们错过了拐向倭馆路的路口。敌人的火力使他们不能停下来调转车头，于是他们继续沿着锦山公路向南驶去。

在城外倭馆公路上，撤离部队遭到了敌人迫击炮火的袭击。一发炮弹击中了领队的那辆车，使它燃烧起来。一辆半履带式车辆将它推到路边，队伍又开始前进。敌人的火力又击中了那辆半履带式车辆，打死了驾驶员，车子烧了起来。机枪火力扫射着路面，每人都下了车，在路旁的壕沟里隐蔽起来。撤退部队中有些人看到北朝鲜士兵从沿路的稻田里站起来，用冲锋枪扫射。

当敌人的迫击炮火力拦住了这支队伍时，第19步兵团第2营重火器连的约瑟夫·S·西托在路边的沟里架起了一门60毫米的迫击炮，向路南山上的北朝鲜人开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架起一门81毫米迫击炮，发射了约30发烟幕弹，以便在烟幕的掩护下，可将那辆被击毁的半履带车辆推到路边，使那些未遭损坏的车辆继续前进。但是冒着敌人火力出

来清除路面的人不够，敌人的迫击炮很快又击中并摧毁了三辆车。士兵们把汽油倒在仍然完好的车辆上，点上火，然后向北面的高地进发。

敌人的迫击炮在公路上来回搜索射击，一切都成了废墟。后面来的撤离部队此刻来到正在燃烧的车辆前，争先恐后地爬出车来，隐蔽在壕沟里，祈求黑夜来临。据其中的一位幸存者估计，肯定有250人挤在50平方码的一块地面上。

夜幕降临时，指挥第24军需连一个卡车排的少尉拉尔夫·C·博伊德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找到了六辆看来完好无损、仍然能够开动的车辆：一辆全履带火炮牵引车，两辆半履带车，两辆2.5吨卡车和一辆吉普。博伊德要牵引车驾驶员把车推到路边，清出一条路，他和其他人将重伤员放到半履带车辆上。

牵引车清出一条路之后，其它车辆开始出发，大部分人在路边的壕沟里行走。博伊德要大家保持肃静，不要还击。博伊德这队人从主公路转入一条向北的狭窄土路，走了一段时间，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然而，突然间，敌人的机枪火力向这一小队人猛烈射击，将博伊德从牵引车上打落下来，撞在一块岩石上，失去了知觉。当他苏醒过来时，周围一片寂静，车辆也开走了。他发现子弹仅仅擦伤了他的膝盖，就站了起来，跑了2.5英里到达第21步兵团。

第3战斗工兵营C连在这次撤离城市的行动中表现很出色，但是他们也蒙受了重大损失。关于他们的英雄事迹有两例应当提一下。敌人的迫击炮火力摧毁了列兵查尔斯·T·齐默曼的吉普，他受了伤，敌兵把轻武器火力对准了他们这队人。虽然齐默曼被迫击炮弹片打伤，而且身中十一弹，但他打死了五名敌兵并击毁了两挺机枪。

另一名工兵乔奇·D·利比中士由于那天晚上的英勇表现被追授荣誉勋章。在路障地带的敌人火力把他乘坐的车报废了，车上的人除他以外死的死，伤的伤。利比进入路边的壕沟和敌人交战。他两次穿过公路救护伤病员，还拦住一辆穿过路障的M-5炮兵牵引车，把伤员装上车，然后自己坐在驾驶室临近敌人的一侧。他要保护驾驶员，因为他知道当时没有别人能够将这辆牵引车开出去。在这个位置上利比“武装押送”着这台牵引车和车上的伤员，还击敌人的火力。途中牵引车停下多次，以便他把其它伤员扶到车上。在穿过敌人的主路障时，利比的身上和臂上受了伤。后来，当牵引车来到第二个路障时，他在保护驾驶员时又几次受伤。利比失去了知觉，后来因失血过多而死去，但牵引车驾驶员活了下来，并把车上的伤员送到安全地带。

天刚黑，美军即开始努力从倭馆一侧破坏路障。当比彻姆上校当天下午到达第21步兵团指挥所时，他告诉梅诺尔将军，说关口受到威胁。梅诺尔命令他带上已经通过关口的步枪连和在第21步兵指挥所的一个轻型坦克班返回，保障关口的畅通无阻。比彻姆带了5辆坦克出发，路上又将第34步兵团I连将近60人带上。这队人通过第21步兵团的阵线时天已黑了下來。

在离关口不远处，上校的一辆坦克触响了敌人的一颗地雷，这时隐藏着的一名敌兵又引爆了一连串的地雷。步兵们谨慎地向前进，从关口附近的某处，他们能够看到敌人的迫击炮火从路的两侧（主要从西侧）向公路发射。一些步兵艰难地向前推进，一直推进到公路隧道，但他们没有能够控制关口或者关口西侧公路的任何地区。大约两小时后，I连的坦克手和士兵耗尽弹药，只好撤离。

在关口附近，比彻姆看到，下午他在那里留下的工兵排的大部分人在守卫关口时都已战死——尸横遍野，其中有一名中尉。仅在几小时前他还命令这位军官不要炸毁隧道而要为大田部队的撤离保障畅通。但当时留下作战的两辆坦克以及防空车辆已经开到了后方。

尽管敌人在从大田撤离的路线上都布置了兵力，但他们的主要路障始自大田城东约两英里、靠近祖田小村的倭馆公路上。该路障一直延伸至大田以东的第一条铁路和公路隧道约1英里长。在这一线，汉城—釜山公路循着一条小溪与墨店—釜山双轨铁路相平行，小溪两侧是高地。敌人大部分的火力来自狭道两侧，但在路障一战的后期，也有来自东侧的敌迫击炮、自动武器和步枪的火力。

整整一夜，被围困在路障地区的数百名士兵翻山越岭走南闯东。夜里，第21步兵团第1营在倭馆附近的急救站治疗来自大田地区的伤员时把那里的医药用品消耗殆尽。许多人在7月22至23日最后到达了安全地区，即再往东20英里永同附近的第24师。他们有单个来的，有成群来的，但也有一两例近百人一批来的。沃德灵顿上校是7月22日早上到达永同附近友邻部队中的一员。

这场灾难发生在7月20日的晚上和夜里大田正东的地方，而相距仅三、四英里远的第21步兵团的防御阵地却丝毫未受惊扰，只是在比彻姆打电话到倭馆的团指挥所和那里的梅诺尔将军商谈、以后又亲自向他详细报告时，斯蒂芬斯上校及其参谋才了解发生在大田和及其东侧脱险路上出现的严重事件。要让第21步兵团的部队从他们的阵地撤下来去清除大田退路上的路障需花费好几个小时。在天黑之后好久，在倭馆的人才确切地知道：敌人事实上已经成功地构筑了一个路

障，大田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要第21步兵团挽回局面为时已晚；要这么做，团部上午就得命令部队到达并控制大田的东面出口。

那天晚上，在倭馆的第21步兵团的指挥所里，梅诺尔将军和斯蒂芬斯上校在商讨着局势。斯蒂芬斯说，北朝鲜人会在次日切断他的团与外界的联系。如果该团要生存下来，他希望获准边阻滞边撤退，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死守”。梅诺尔同意斯蒂芬斯的看法，任他自行决定何时和怎样撤退。梅诺尔将军回到永同时已快半夜了。

7月21日拂晓，工兵部队在倭馆正北只是部分挡住该团退路的铁路和公路隧道处堆放了爆破炸药。天亮后，第21步兵团的观测员和巡逻兵报告，约有一个团的敌军在他们西翼附近2英里处向南运动。不久，一场自动火器和轻火器战斗在那一侧打响了。

斯蒂芬斯上校下令全团撤退。第21步兵团和第52野战炮营在11时过后不久便开始离开他们在倭馆的阵地。工兵部队摧毁了倭馆以东锦江上的最后一座桥梁，使江东南朝鲜部队能得到暂时的安全。该团顺利地撤退了20英里，到达离永同西北约4英里、锦江东侧的既设阵地，还在从永同到锦山西南方向的路上修筑了一道坚固的路障。

尽管按计划从大田撤出的部队都应沿着倭馆公路撤离，但并非所有部队按此计划行事。许多部队错过了城东南端的那个转弯处，误上了锦山公路，一旦走上这条路，由于处在敌火力之下，他们只好继续走下去。在撤退部队离去时，史密斯上尉带领第34步兵团的L连在大田指挥所的环形防线阻滞着敌人。任务完成之后，他们很快上了正在等候的车辆，启程穿过市区。这时，敌人的机枪几乎封锁了每个街道。

叉交口。史密斯无意中错过了通向倭馆公路的转弯处，沿着锦山公路继续向前开去。在城外，他发现路上零乱地堆满了卡车、吉普车和各种各样被丢弃的设备。在敌人的一个路障处，他组织了近150人(其中包括50名伤员)，抢救出一辆牵引车、两辆2.5吨卡车和四辆吉普车。这队人从南面杀出了一条路，通过好几英里的一个个小路障，在天黑之前才通过了最后一个路障。史密斯的这队人实际上来自原来在大田的各个部队，有些人在傍晚时还是随从迪安将军的。

史密斯率部南下，路经锦山，来到接近朝鲜南端的安义。在那里，他打电话和釜山方面联系，他们给他派出一列医务专车到晋州。史密斯把伤员留在釜山，又带领队伍继续向大邱前进。他们在大邱加入到已经脱逃的第3营。7月23日在大邱，沃德灵顿中校集合了穿过山路从大田逃离的近300人。

在撤退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件中，没有什么比迪安将军的历险更富有戏剧性、更加扣人心弦的了。他们从锦山公路出发，迪安错过了转到倭馆的路口，大概也没走出多远。从前一天晚上起锦山公路上敌人就已设置了路障。在离城一英里处，迪安看见一辆毁坏的卡车倒在壕沟里，里面还有几名伤员。他停下吉普，将这些人装上自己的两辆吉普中，挥手示意他们继续前进。他和其他二、三名士兵不久爬上一辆从南面公路开来的半履带式车辆。坐在前面一辆吉普中的克拉克中尉在公路上前进了一英里时肩部中弹。又向前走了一英里，他们被一辆报废的卡车挡住了去路。一支敌军已在那里用机枪和步枪火力筑起了封锁线。克拉克和其他人跳下吉普进了右边的壕沟。几分钟之后，迪安和那些坐在半履带式车辆上的人也到达了，他们同样跳下车进了壕沟。

迪安将军和其余的人爬过豆地和一个菜园到达大田河的岸边，隐蔽在那里等待天黑。史密斯上尉和他的L连想必是在这个时候从那个路障杀出来的。天黑之后，迪安一行渡到河的西岸，开始爬朗月小村北面的一座高山。迪安将军和其他人轮换着将一位重伤员背上陡峭的山坡。有一次克拉克曾劝说迪安不要回山下替伤员找水。刚过午夜，正当克拉克中尉领队行动时，突然发现后面无人跟进。他转过身来，看到几个人在睡觉，他喊着迪安将军，有人回答说将军去打水了。克拉克估计，一个没有负荷的人到山底下再回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可能要一小时，他决定等它两小时。迪安没有回来。到3时15分，克拉克叫醒了睡觉的人，他们向山顶爬，刚好在拂晓之前到达那里。此处在大田南四、五英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等了一天，希望见到迪安将军。当晚，克拉克领了他的部下回到山下，冒着暴风雨在三槐村附近再次渡过大田江，往东爬进山里，然后南下。最终，他率部通过第1骑兵师的防区于7月23日安全到达永同。

几年之后，迪安那天晚上在大田的遭遇才为人所知。在为伤员打水的路上，迪安将军从陡峭的山坡上滚下来，摔得不省人事。他醒来时发现头上划了个又长又深的口子，肩膀摔断了，伤痕累累。迪安将军在山里辗转了36天，试图到达安全地带，而在这段时间里北朝鲜人和他一样正迅速地向南挺进。8月25日，两个南朝鲜人假装领他到安全地带，把他带进了北朝鲜士兵设下的伏击圈，于是这位衰弱的、濒临饿死、伤痕累累的将军被他们俘虏了，他这时的体重已从通常的190磅降到130磅。他是在大田正南35英里、大邱以西65空哩的镇安附近被抓获的，于是开始了他三年多的北朝鲜战俘生涯，直至1953年9月4日在板门店遣返。他写的《迪安将

军的故事》一书描绘了他英勇而颇具魅力的经历，是朝鲜战争中一份了不起的文献。这场战争肯定会在美国军事年鉴的荣誉册上添上许多辉煌的名字。但是任何后人也不会得到迪安将军这么辉煌的荣誉，作为一名士兵的领导人，他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奋战的榜样；是在共产党监禁下不屈不挠斗争的榜样。

我要为第34步兵团第1营和第19步兵团第2营说一句话，他们在7月20日早上离开或被赶出自己的阵地后又爬进论山路南山中。他们中大多数人得以脱险。这些人整整走了一夜。第34步兵团第1营的大部（包括巴尔什奇上尉的第19步兵团G连在内），由马克斯上尉率领，穿过锦山。在那里，有几个小分队朝东向永同前进，但是大队以为敌人可能已经切断了向东的路，继续南下。23日，这支部队遇上了几辆南朝鲜军队的卡车，他们便乘车南下，直至这些车抛锚为止。第二天，全队上了他们遇到的闷罐车，乘了最后的50英里路进了南海岸的丽水港，该港在大田南110空哩、釜山西80空哩的地方。次日（7月25日），他们从丽水乘船到釜山，从那里返回北方人编。

第19步兵团第2营的大部都到了锦山，又折向东，穿过永同的友邻部队。麦格雷尔中校、艾尔斯中校、蒙特斯克拉克洛斯上尉和斯莱克上尉都在这些队伍中。他们是7月21至22日到达永同的。

北朝鲜人一定认为大田之战是一大胜利，即使对垒的一方是拥有T-34坦克的两个师，而另一方是城内外仅400人左右的美国第24师。看来功劳应该归于北朝鲜第4师，它用其第16和第18团两支劲旅从西面和南面包围大田，并在大田以东的倭馆公路上设置了威力极大的路障。这些部队没有配置

坦克和大炮，它们使用的是一种轻步兵的机动策略。他们是沿公路从论山穿过锦山，还是从论山一大田公路翻过大田以南和西南的山岭越过田野到达大田的后侧，这个问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有证据说明，至少部分包围部队来自锦山。

北朝鲜第3师会同第4师第5团在20日下午对大田保持正面压力，在北面和东北面形成对大田的包围。下午晚些时候，第3师已慢慢渗入城里。在上午侵入大田的敌坦克显然是第105装甲师第107坦克团的，该团自第4师越过三八线之后一直配属该师。那天晚些时候进城的一些坦克可能来自隶属于北朝鲜第3师的第203坦克团。

计划会同第3和第4师进攻大田的北朝鲜第2师未能及时赶到。这个几乎精疲力尽的师直至18日或18日前后才离开清州，然后通过芙江里向西南朝大田进军，显然想渡过铁路桥附近的锦江。7月21日，它还未曾渡过锦江就接到攻克大田的消息。第2师随即改变了行进方向，折向东南穿过报恩，朝着金川方向前进。

敌人在大田一战的损失难以估计。北朝鲜步兵的损失似乎不大，但装甲和火炮部队的损失却相当大。根据后来战俘的供词，北朝鲜第4师损失了15门76毫米火炮和6门122毫米迫击炮以及200名炮兵。坦克损失较重，至少有15辆被摧毁，也可能有20辆或者更多些。

敌人在五天之中利用数量上优势对驻守在锦江和大田的美军阵地实施了极其成功的包围。在这两次行动中，北朝鲜人都包抄了美军左翼并设置路障，封锁美军向后方的逃脱之路，给和己方失去联络的美军部队造成了灾难性的结果。敌人的这些作战行动无疑是这种类型的军事战术的出色范例。

在美军这一方，导致这场灾难的主要因素是各种形式的

通信联络几乎全遭破坏而造成对战场的真实情况缺乏了解。在作战中，通信联络是至关重要的。

五、大田之战后的第24师

所有从大田逃脱的人归队以后，一项统计表明，7月19日至20日在那里参战的美军第24师3933名人员中伤亡了1150名——几乎占30%。在这些伤亡数字中，已知有48名死亡，228名受伤，874名在战斗中失踪。估计失踪者中居多杀被，这一点为以后的资料所证实。在步兵连中，第34步兵团的L连是支后卫部队，153人中伤亡107名（伤亡率为70%）。

武器装备的损失也十分惨重。事实上，在大田部队的所有建制装备都丢弃。只有第13野战炮营的B连、第63野战炮营的B连和第34步兵团的I连带出了大体完整的装备，他们在敌人设置路障之前就撤出了。路障把后来的美军装备都截获了。团的车辆大约只有35辆逃离大田，第24师军需连的34辆卡车损失了30辆；第11野战炮营A连的5门155毫米榴弹炮全都丧失。

7月22日中午，第24步兵师把在永同的前线阵地移交给第1骑兵师。第24步兵师在那一天的综合实力达8660人。自7月15日该师在乌山战斗中与北朝鲜人首次交手以来已过了17天。在这段时间里，敌人的两个师朝东南方向驱赶第24师达百英里之远。在这两周半中，该师伤亡了30%以上，2400余人在战斗中失踪，丧失的物资足以装备一个师；校级高级军官的损失尤为严重；最后，在大田作战中，该师的将级师长在作战中失踪了。该师担负着迟滞作战的任务，牵制住了它前方的敌人，使其每天平均只前进约6英里。7月22日，仍

然不见迪安将军，第8集团军就任命约翰·H·丘奇少将担负第24师的总指挥。

第24师在与北朝鲜人的初期作战中面临许多不利条件。部队对他们的指挥官往往很陌生，指挥官也不认识他们手下的官兵；很少有合格的军官来补缺；通讯不灵是个十分严重而且连续出现的问题——缺少电话线；无线电的电池是过时的，只能使用一小时左右或者根本失效；弹药短缺，尤其缺少用于60毫米、81毫米和4.2英寸迫击炮的炮弹；痢疾有时危及到四分之一的人；还总是谣言四起，尽管荒唐可笑、毫无根据，但也搅得士兵焦虑不安；根据日本1918—1932年的勘测所绘制的地图常常不可靠，结果造成炮兵射击有误差，非观测员校正和调节不可；公路和车队的纪律差，驾驶员的状况很糟糕。

美军第24师的士兵在他们进入朝鲜后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创立了许多英勇的业绩，但是也还有许多不象样的、不似军人的行为。军官须有高超的领导艺术才能说服士兵去战斗，有几个军官就为此身先士卒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有些军官的表现也不象样子。没有理由认为，在日本的其它三个占领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在朝鲜会表现得比1950年7月的美军第24师更好些。当投入战斗时，他们表现出同样的弱点。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日本的占领师没有受过训练，没有装备过，也无作战的准备；绝大多数士兵年轻，对当兵并无兴趣，劝诱这些人参军的征兵布告列举了许多好处，允了许多愿，然而却从未提到军队的主要职责是打仗。

当第一批美军部队在朝鲜雨季的阴冷和潮湿中爬山时，无论是进攻还是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他们如许多官方报告所描述的那样，“象苍蝇一样倒下来”。盐块成了最受欢

迎的供应物品，甚至用飞机投给部队。

在战争最初的那些日子里，一名战争的参加者和能干的观察员确实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军官和士兵对于这场战争毫无兴趣，即使称之为战争也提高不了它在士兵心目中的地位。这是一场许多人为之丧生的残酷的战斗，我们从中看不到任何益处，只是我们为自己的职业、为我们部队、为相互激励的战斗友谊而感到骄傲。”

迪安将军对大田的一桩桩事件经过若干年的反思，又看了这一章的手稿，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作为历史记载的一部分，把他的见解记录下来应该是值得的。本章中所叙述的许多事情当然他当时并不知道。下面这几段就是这位勇敢、忠实的士兵在这一事件之后七年半时写下的话：

“敌军和我军的部署现在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却要模糊得多。我军在大田有若干理由：（1）为了激励城里第34步兵团和一些配属部队的战斗精神；（2）为南朝鲜部队的领导人树立榜样，并给南朝鲜部队以信心；（3）就近看看北朝鲜人是什么样战士。现在我清楚，我当时靠得太近了，以致见树不见林，所以没有看出北朝鲜人正在策划的包围战。直至我们折向去锦山的路、撞上沿路每隔一段距离就埋伏着的北朝鲜分遣队时，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为敌军对大田市的渗透所困扰，但我并不惊慌，我对第34步兵团的脱身持乐观态度，直至我从城里撤出，上了锦山公路后才意识到敌人早已设下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但是即使在那时，我也不清楚敌包围圈的范围有多大，当时只希望第34步兵团的大部不要走锦山公路，而从倭馆路撤离。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当时都沿着锦山公路前进，情况会好些，我们肯定可以突破那个包围圈，使更多的人脱险……”

回过头来看，当时应该用第21步兵团把守住大田的出口。但我从未发过这种命令，理由是我确信第21步兵团可以守住倭馆以西的有利地形，防止敌人从北面形成包围切断第21步兵团和第34步兵团与友军的联系，让敌人闯过永同，穿过永同南下金川，或再往南。我的两大错误是：1) 没有按原计划于7月19日晚撤出第34步兵团；2) 把第24侦察连交给了第34步兵团。”

大田陷落后，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第1骑兵师的救援已来到，第24师和南朝鲜军队再也不必孤军作战了。

第十二章 战线南移

只有靠你自己来保持供给畅通。你没有食物也能生存，但没有弹药却难以持久。

——沃尔顿·H·沃克中将致霍巴特·R·盖伊少将（1950年7月于朝鲜）

一、盈德与东海岸走廊

正当锦江及大田战役在汉城以南偏东数英里的主轴线上激烈进行之际，敌第5师迅速向盈德逼近。盈德是一个要地，一条来自山区的东西向道路在此与海岸公路汇合。南朝鲜第3师受命坚守盈德，可以肯定，那里将会发生恶战。

7月13日，埃梅里希上校和驻南朝鲜第3师的美军顾问团向第8集团军递交了一份破坏海岸公路及桥梁的计划。美军顾问团的一名军官克莱德·布里顿少校负责下令炸毁路段上的桥梁。他们认为，盈德大桥是海岸公路上最重要的地物，除非敌人的装甲部队确实上了桥，否则不得炸毁。

此时，通过审讯敌俘得知，北朝鲜人企图炸毁大邱—浦项横向走廊上安康里附近的一座桥，还想炸毁位于釜山和大邱之间的清道铁路隧道的两端。该隧道一旦被毁，对美军及南朝鲜前线部队的后勤供给将是沉重一击。两名美国军官遂率南朝鲜军两个排前往隧道防守。

7月14日，南朝鲜第3师师长李桂植准将表示他要将师指挥所迁至浦项，并把部队撤到盈德以南。埃梅里希上校告诉他：不能那样做，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东海岸公路。沃克将军对东海岸情况极为关注，因为他知道该地段与其它南朝鲜部队分离，须予以密切注视。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阿伦·D·麦克莱恩上校一直与埃梅里希上校保持着联系。

对南朝鲜第3师的供给已趋稳定，大型渔船从釜山沿海岸穿梭来往，为南朝鲜官兵提供弹药与食物。据说将在浦项建立铁路物资转运终点站，每天都有一列火车把物资从釜山运到那里，这将使该地局势可望在近期内进一步得到缓解。在陆地上，每个南朝鲜指挥官都有自己征募人力和物力的方式，也有大量未受训练的作战部队及劳工组用A型背架运送补给进山。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南朝鲜士兵的主要食物是每天三个饭团子，每顿一个，海岸沿线的部队还有些鱼作补充。米饭通常是由后方的朝鲜妇女煮熟，然后用一个作衡具用的大杯舀起，挤压成相当于美国垒球大小的米团，最后用煮过了的卷心菜叶包上。饭团是冷是热，上面有无苍蝇或其它虫子，南朝鲜士兵似乎都无所谓。朝鲜人好象对苍蝇和其它虫子所携带的任何病菌都具有免疫力。

随着东海岸战况的发展，设立一个以协调81毫米迫击炮、火炮、战斗机及海军炮火的火力指挥中心显得极其重要。在盈德南部的一座校舍里设立了这样一个中心，由美军顾问团作战方面驻第3师的顾问哈罗德·斯莱特大尉负责，约翰·艾尔斯曼大尉任炮兵顾问。此时的第3师炮兵部队由三个各有四门75毫米的驮载榴弹炮的炮连及一个105毫米榴弹炮连组成。

7月14日，南朝鲜军队在日益逼进的北朝鲜人面前撤

退，炸毁了从宁海至盈德海岸公路上的两座桥梁，两个隧洞及两个山口。美国海军舰艇轰炸了岸边靠公路的山崖，以引起塌方，堵塞公路，拖延北朝鲜人。

两天后，南朝鲜第23团放弃阵地，向南退却。美军顾问团的顾问们认为局势严峻，为答复第8集团军科利尔上校的询问，埃梅里希上校发送了下列电文：

“局势可悲，情况多变，正在设法巩固前线。南朝鲜第23团75%的人正往南溃退。顾问们威逼恐吓，朝天开枪，竭力集结部队。指挥官正在组织一散兵收容线，如能成功，可望重新整编、建立战线；如不成功，恐整个局面难以收拾。顾问团需要南朝鲜的给养和C类给养以外的食物，还需要休息。”

7月17日，北朝鲜人将溃不成军的第23团赶到了盈德以南。该镇陷落如此之快，对南朝鲜是当头一棒。第8集团军立即对此事关注起来。当天，美国支援东海岸南朝鲜的第一支炮兵部队——第159野炮营C连就投入了战斗。

敌军进入盈德后，即开始了为期三周的争夺这个海滨重镇的战斗。双方处于拉锯状态，交替占领该镇。盈德以南两三英里的地方顿时变为草木全无、生灵灭绝的一片焦土。盈德刚一陷落，南朝鲜军队就立即组织了反攻。7月18日5时45分，飞机轰炸了敌军前沿阵地，空袭之后海军又炮轰了盈德地区。6点整。美国“朱诺”号轻型巡洋舰在南朝鲜部队出发线上空发射了两颗照明弹，南朝鲜部队由海军炮火开路，发起了冲锋，逼近北朝鲜人。刚到达的增援部队也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其它海军火炮对北朝鲜后方实施远距离拦阻射击。主要是有了这些重炮的火力支援，北朝鲜人才被迫撤至盈德以北3英里处休整。

但好景不长，北朝鲜第5师一部次日夺回了该镇，把南朝鲜人撵回到了镇南的老地方。

7月20日，埃梅里希上校前往延日机场与指挥第35战斗截击机大队的罗伯特·威蒂上校商讨协调对盈德的空袭事宜。空袭的次数将会更频繁，因为就在同一天，第40战斗截击飞行中队已在延日待命。沃克将军和帕特里奇将军从大邱飞抵延日机场，参加了讨论，第25师的基恩将军当时也在场。埃梅里希向各指挥官详细汇报了情况。沃克命令南朝鲜第3师夺回盈德。当埃梅里希向南朝鲜师长李将军传达沃克的命令时，李感到忧虑不安，但他收到了南朝鲜军上司的指示：必须服从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命令。

争夺盈德的第二次战斗始于7月21日清晨。这是一场残酷血腥的短兵相接。海军增援部队7月19日夜里赶到了岸边，海军少将J·M·希金斯通知埃梅里希说，“希格比”号、“曼斯菲尔德”号、“德黑文”号和“斯温森”号这四艘驱逐舰及英国的“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将以炮火支援这场战斗。这些海军炮火，加上美国火炮和迫击炮火，还有飞机轰炸，使南朝鲜部队得已夺回盈德，但在天黑时又被赶了出来。在这场战斗中，敌方的迫击炮和火炮命中率极高，致使南朝鲜部队伤亡惨重。第二次盈德之战使江口洞至盈德以北两英里的地方沦为灰烟缭绕的无人区，火炮、海军炮火和飞机的轮番轰炸削掉了周围山峦上所有的树木草皮，该地区的所有小村庄都被炸得只剩残砖碎瓦了。

观察哨估计，在21日的进攻中，仅“朱诺”号所发射的炮火就炸死了400名北朝鲜士兵。尽管敌人的部队又占领了盈德，他们却不能立即扩大战果，因为他们处于火炮、迫击炮和海军炮火的摧毁性火力控制之下，白天还有飞机不断地

轮番轰炸。他们企图在没有树木又无其它遮掩的山地上从侧翼对南朝鲜部队进行大包抄，然而却遭到了炮火的猛烈杀伤。据敌军俘虏交待，仅7月24日这一天，北朝鲜人在炮火下就死伤了800人。敌军的一个营被东边的海军炮火和西边的飞机轰炸夹在中间，遭到狂轰滥炸及猛烈扫射，几乎全军覆没。

重建的南朝鲜第22团从大邱赶到，大约500多名南朝鲜海战队员及一个工兵营被派去增援东海岸。所有东海岸的部队现在整编成南朝鲜新3师。

从7月9日起，几支美国部队先后担负了位于浦项南面的延日机场的安全警卫任务。首先是第19步兵团第3营，然后是第27步兵团第2营，接着是第35步兵团第1营，最后移防给第7骑兵团第1营。这样，在两星期内，当时美国驻朝鲜所有三个师的营级部队成了南朝鲜第23团后方浦项洞地区的安全警卫部队。

彼特·D·克雷诺斯中校的第7骑兵团第1营奉命仅以炮火支援南朝鲜部队，但7月23日北朝鲜人包围了D连的81毫米迫击炮排，迫使其进行近战。同一天，驻守在盈德南郊181高地的C连静观北朝鲜人与南朝鲜部队在它眼前进行的拉锯战。当晚，北朝鲜人包围了这座山头，C连的部队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当南朝鲜军队重新暂时占领盈德时，第24师的第21步兵团取代了克雷诺斯中校的这个营，担任了在盈德南朝鲜人后方实施封锁的任务。

尽管北朝鲜第5师遭受到海军、火炮、迫击炮及飞机的狂轰滥炸，他们仍然守住了盈德以南两英里远的一些山头。南朝鲜部队采取了白天反击、试探进攻、夜间撤回环形阵地的战术。在环形阵地之外的美国海军、空军和陆军日以继夜

地以大量的炮火支援，给敌军造成了沉重的伤亡。有些要地（如181高地），一天之内竟几易其主。不幸的是，这地区的平民百姓在试图穿过封锁线时被支援炮火击中，罹难者甚多。在181高地及其周围崎岖地区以南，有一条名叫五十川的小河，沿海岸山脉而下，流向日本海。在小河以南，峭陡如壁的大山使10英里的一段海岸公路紧贴海岸线，通向25英里远的浦项洞。如果南朝鲜军队在盈德地区失控，那么下一步就是在海岸公路的这一瓶颈地段堵住北朝鲜人。

此时美军顾问团的顾问们与南朝鲜第23团团长“金老虎”关系紧张。金的治军手段极其野蛮。当着顾问们的面，他命令他的随身保镖枪毙了一名被敌军围困了好几天的年轻中尉。此事件发生在7月26日。第二天他又用步枪枪托欧打部下的一些士兵。美军顾问团的顾问们对这种行为进行了规劝。为了避免与金发生个人矛盾，他们要求撤换他。结果“金老虎”被罢免了团长职务，由第1独立营的金营长接任。

南朝鲜部队重整旗鼓，又一次全力反攻，想把北朝鲜人打退到盈德以北，他们还得到了联合国军所有能利用的陆、海、空武器的支援。这时，沃克将军要求每小时都向他设在大邱的司令部报告情况。主攻定于7月27日早晨开始。南朝鲜部队在26日晚的准备战斗中缴获了17挺机枪，但仅俘获了8名俘虏。第二天早晨8时30分开始进行炮火准备，然后是飞机轰炸。那场战斗一直延续到8月2日，一刻也没有停歇。2日下午6时，南朝鲜第3师重新占领了盈德镇，把敌军击退到该镇以北。北朝鲜俘虏们说，美国的海军、火炮、迫击炮及飞机的轰击搅得他们日夜不宁。他们说，在争夺盈德的为期两周的战斗中，北朝鲜第5师损失了大约40%的兵

力。

在1950年7月的后半个月里，这场由南朝鲜第3师在东海岸进行的坚守战是在朝鲜全境内唯一的胜仗，还是靠美国空中、海上和地面炮火的支援及朝鲜的有利地形特点才打赢的。这种地形妨碍了北朝鲜人的自由机动，而有利于美军布置火力。

7月下旬中部山区的战斗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朝鲜第12师与南朝鲜第8师为争夺安东以及洛东江上游在那里的渡口的决战。这一系列的战斗与东海岸之战息息相关，也与北朝鲜人想控制浦项和通往釜山的东海岸走廊的行动紧密相联。

北朝鲜第12师在上游的丹阳渡过汉江之后，沿公路穿过荣州向安东前进。南朝鲜第8师于7月12日在这两座城镇之间向第12师发起了进攻。从那天起直至月底，这两个师在通往安东的这段公路上打了一场硬仗，这也是战争头一个月里最激烈的战斗之一。

当第12师遭到南朝鲜第8师的顽强抵抗时，它接到北朝鲜第2军的命令，要它在7月26日前占领浦项，此命令无疑是因第5师未能如期沿东海岸快速前进而下达的。从敌军入侵伊始，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就批评第2军不能按计划前进。据说最高司令部在7月10日前后将第2军军长金光侠少将降为军参谋长，军长由金武宗中将接任。给第12师下达的命令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从荣州到浦项大约有75公里，其中大部分路程（即安东以远）处于崇山峻岭之中，仅能容徒步及牛车通过。6月26前能走过这段山路就算了不起。

为了在限期内占领浦项，北朝鲜第12师恢复了白昼行军。联合国军每天对它空袭，同时，南朝鲜第8师对它的阻

击使它几乎停滞不前。但是尽管困难重重，敌师仍缓慢地向安东推进。到月底，为了争夺浦项洞这一重镇及洛东江上游的渡场，它与南朝鲜第8师打了一场恶仗。

安东争夺战打了5天，这个江边重镇最后于8月1日陷落。平壤电台广播了北朝鲜军队8月3日的公报（此消息在东京监听到），宣称8月1日占领了安东，击毙敌人1500名，俘获1200名。该电台还声称，缴获的装备中包括6门105毫米的榴弹炮、13门自动火炮、900支步枪及大批车辆。

南朝鲜第8师及首都师参战的部队在这几仗中损失十分惨重。敌方伤亡也不少，敌俘报告说，空袭使600多北朝鲜士兵丧命，仅第31团在安东一仗就损失了600多人，该师第2炮兵营弹药耗尽。为了不被这些无用的武器所拖累，不致于让敌方缴获或摧毁，他们将大炮送回了丹阳。原来的30辆T-34型坦克仅有19辆幸存。还有，他们的师长殒命于横飞的弹片。这支精锐师本是由在中国战争中久经沙场的老兵组成的，经过安东之战后它已疲惫不堪，只得在8月初原地休整几天。

二、整编南朝鲜部队

南朝鲜军队的整编对南朝鲜部队和美军第25师在前线的部署都有很大的影响。整个7月上旬，美国指挥官们一直在努力召集逃到汉江以南的南朝鲜军队的散兵及残部，将其重新组建后再投入战斗。这一做法实有必要。丘奇将军、迪安将军和沃克将军对此举很感兴趣。南朝鲜军队正式组成了第1军（作为重建工作的一部分），在7月上旬用它来实施在美军第24师右翼的作战。在此以前，第1师、第2师及首都师

在汉城一大田公路以东的中部山岳地区曾代其作战，到大田失守时，这几支部队每个师都减员到3000至3500人了。当时第1军的炮兵仅有三个炮兵连，其中两个连各配有4门炮，另一个连仅有3门炮。据说这三个师各自都有10门不带瞄准器的81毫米迫击炮。

7月14日，南朝鲜军队正式成立了第2军，军部设在咸昌。该军由第6师、第8师及第23团组成。第2军负责东部山岳地区的作战，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它还要指挥东海岸的第23团，但从未取得什么实效。

7月24日，南朝鲜军队终于把自己重新组建成2个军5个师的编制，第1军统辖第8师和首都师；第2军指挥第1师和第6师。第2师予以撤销，其所遗部队并入第1师。新组建的第3师直属于南朝鲜军队总部指挥。其主要原因是该师单独驻守于东海岸，不象长白山主脉以西的第8师和首都师那样便于接受第1军协调而有效的指挥。

南朝鲜各师扼守联合国军防线的中东部和东部。在美军右（东）侧，首先是咸昌的南朝鲜第2军司令部，所属的第1师和第6师由西向东排列。再往东是尚州的第1军司令部，（短期曾在安东），所属的第8师和首都师自西往东排列。最后是驻守东海岸的第3师，直属于南朝鲜军总部。在其后的两个月里，南朝鲜军队的这种建制及序列保持着相对稳定。

7月26日大量的新兵补充到南朝鲜军队后，其总编制应为95570人，实际在编的是85871人。当时的作战师的兵力从6000到9000人不等。表2显示出南朝鲜军队重新组建后的编制及实力。

表 2 1950年7月26日时的南朝鲜军队

	兵力
总编制	94570
总实有编制	85871
伤病员	8699
第 1 军	
司令部	3014
首都师 (第 1 团、第 17 团、第 18 团)	6644
第 8 师 (第 10 团、第 16 团、第 21 团)	8864
第 2 军	
司令部	976
第 1 师 (第 11 团、第 12 团、第 15 团)	7601
第 6 师 (第 2 团、第 7 团、第 19 团)	5727
南朝鲜陆军总部	
司令部	3020
第 3 师 (第 1 骑兵团、第 22 团、第 23 团)	8829
直属部队	11881
新兵训练指挥部	9016
清州训练指挥部	8699
光州训练指挥部	6244
釜山训练指挥部	5356

三、驻尚州美军第25师

北朝鲜第12师激战后于月底在安东公路以西的第一个主轴上休整，此处有一个叫尚州的城镇，是朝鲜那一地区所有山间道路的交叉路口。它处于闻庆高原以及汉江和洛东江分水岭的南侧，在大邱东北45公里的洛东山谷中，地势十分险要。

7月的第三周，尚州一片混乱嘈杂：北面来的难民及散兵游勇如潮水般地涌入与穿过该镇；很多南朝鲜部队撤退到尚州，有的还穿过它继续南撤。北朝鲜人与南朝鲜军队为争夺闻庆高原的控制权已交上了火，此时第25师接到沃克将军的命令，要集中兵力全力支援南朝鲜部队防守那里的中部山区走廊。沃克将军指望第25师帮助朝鲜中部的南朝鲜部队阻止敌军大部队进入洛东江上游的山谷。

第25师与敌军的第一仗——如果它能称之为“仗”——好象是于7月20日在醴泉打响的。当天下午，贾斯珀·R·约翰逊上尉率第24步兵团K连进入该镇。因第3营其它部队未能到达左边能瞰制全镇的山脊，他请求撤出该镇过夜，并得到批准。

第二天早上，第35步兵团团长亨利·G·费希尔上校在咸昌收到一份电文，说第24步兵团第3营已被敌军逐出醴泉，他立即动身前往该地。途中，在醴泉以西大约5英里的地方他找到了该营，从营长口中了解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费希尔便与一小组人员驱车进入醴泉，只见该镇已被美军大炮轰得烈火熊熊。他既没有遇到敌人，也见不到老百姓——整个城镇已空无一人。7月20日这天该镇有没有北朝鲜

人至今还是个迷。不管怎样，第24团第3营7月21日将守卫醴泉的任务交给了南朝鲜首都师第18团，首都师将其主要兵力调集该镇，并在附近一带抵挡了北朝鲜第8师的进攻，一直坚持到月底。

基恩将军和他的第25师如果要守住尚州，必须把守住两条通往该镇的主要道路。一条是主公路，它通过闻庆高原并穿过尚州正北面大约15英里的高原底部的咸昌。另一条是山路，它经过再往西的高原，穿过山区后就向东转直通尚州。

第35步兵团第2营在咸昌西北部封锁了主公路，并得到第79坦克营A连的一个坦克排和第90野战炮兵营A连的支援。费希尔上校未能将他仅有两个营的团集中到这里守卫尚州，因为第1营7月25日在刚到达浦项的第二天就被火速派去增援西边第一条南北交通线的第27步兵团。这样，实际上，在咸昌公路上的南朝鲜部队后面，有一营美军驻守。在另一条公路上（即那条由西通往尚州的公路），第24步兵团集结了两个营，后来三个营全都用上了。

第35步兵团第2营在咸昌西北闻庆南面一条小河南边的一个高地上据守。这条小河流经尚州进入洛东江。在小河的北边有南朝鲜一个营驻守前沿。副师长文纳德·威尔逊准将坚持要把该营的F连安插到小溪北边南朝鲜部队防线的中部。尽管费希尔上校和营长约翰L·威尔金斯中校强烈反对，但还是照办了。威尔逊认为，美国军队会加强南朝鲜部队的防御，而费希尔和威尔金斯则不愿意让这支未经受过炮火考验的连队在第一次投入战斗时就把命运维系在南朝鲜部队的稳定与否之上。南朝鲜部队和F连阵地后侧还有一个高地，两地距离在轻兵器有效射程之内。连日的暴雨使南朝鲜部队和F连后面的河水猛涨，小河已成为挟沙卷石的洪流。

7月22日，北朝鲜人发动了进攻。南朝鲜部队从F连的两侧后撤，事先又没有把他们的意图告知该连。敌军不久就从F连后面的高地向他们开火，使得该连一片混乱，仓惶后撤。猛涨的河水使F连无法渡到南岸去第2营阵地寻求庇护。伤员们蹒跚而行，拥挤在河边，却无法过河。两名军官和一名军士身缠电话线，想游到对岸拴牢一条线，但两人都被冲到下游一百码的此岸。有些人企图游过猛涨的河水，却被淹死了。河南岸坦克排的掩护炮火压制住了敌人，使F连的大多数人最终得以死里逃生。在这场惨败中，F连有6人阵亡，10人受伤，21人失踪。

第二天上午，五辆敌军坦克驶过了河，向咸昌开去。第90野战炮兵营的一个连击毁了其中四辆，第五辆折回到了河对岸，后来也被飞机炸毁了。

7月23日，第35步兵团第2营仍在原阵地未动，它收到撤至尚州以北5英里处的命令。29日，该营又后退2英里，次日移到尚州南部阵地。7月份的最后一天，第35步兵团奉命到尚州以南8英里处沿高地一线进入阵地，以封锁金泉公路。在十一天中，该营从尚州的前沿后撤了30英里。在这些调动过程中，它几乎没有打仗，只是在它周围的战线溃退后根据师部的命令连续后撤。

在从闻庆穿越山区的公路上，南朝鲜第6师仍在苦战，但在北朝鲜第1师的强攻面前还是逐步退了下来。7月24日，南朝鲜第6师在咸昌以北的山区击毁了7辆T-34型坦克。三天后，据说南朝鲜第1师——此时该师已被美军第24步兵团从尚州西北替换下来，重新布署到咸昌前线——用2.36英寸的火箭筒又击毁了4辆坦克，另外还缴获了一辆完好无损的坦克。南朝鲜第2师受重创之后被第27步兵团从黄

涧一报恩公路上替换下来，余部并入南朝鲜第1师。这样，到7月24日，美军第25师已从南朝鲜第1师和第2师手中接防了东起尚州西到汉城一大邱公路这一段防区，而这两支南朝鲜部队则从咸昌前线的尚州移到了东线和北线。

到7月27日，整个闻庆分界区已被北朝鲜人占领，敌军又在向咸昌附近的洛东江上游的山谷移动。从当时及后来抓获的敌俘口中得知，在争夺分界区的战斗中，北朝鲜第1师损兵折将5000人，包括师长他受了伤，后被撤换。跟随第1师后的第13师在闻庆北损失了500人左右，该师在这一时期仅参予此战。

敌军出现在尚州北面闻庆高原南端底部的咸昌公路的同时，也在西边另一条山路上靠近。7月22日，也就是第35步兵团F连在咸昌北面失利的同一天，第24步兵团在尚州西面也经历了同样的不幸。那一天，第24步兵团第2营和南朝鲜第17团的一部正在向该镇西北20英里处的山区行进。第2营以E连为前锋，沿着泥路进入一个两边是陡峭山壁的峡谷。突然，敌方一门轻型迫击炮和一两支自动武器射向E连。该连停了下来，士兵们沿道路两边散开。南朝鲜军官们建议从左右以包围之势展开，但连长显然没有听懂。很快，敌人的步枪又向散开了的士兵射来，E连和F连乱作一团，仓惶后撤。

团长霍顿·V·怀特上校听说这里的问题后急忙驱车赶到现场，发现该营沿途溃退，大多数人惊慌失措。最后，他终于稳住了士兵。第二天，南朝鲜第17团包围了这部分敌军的阵地，缴获了两挺轻机枪和一门迫击炮，俘虏了30名游击队模样的敌人。其后两天，南朝鲜第17团继续在山里作战，稍有进展，然后返回尚州，参加已经开始的南朝鲜军队的整

编。这样，守卫从闻庆高原西通尚州道路的部队仅留下美军第24步兵团了。

第24步兵团在尚州西面几乎所有的作战中，恐慌情绪不断蔓延。士兵们逃离阵地流落后方，他们把武器遗弃在阵地上。有一次，第3营从一高地撤下，抛下了12挺30毫米和3挺50毫米的轻机枪、8门60毫米和3门81毫米的迫击炮、4门3.5英寸的火箭发射器和102支步枪。还有一次，L连进入阵地时有4名军官和105名士兵；几天后当该连被换防时，散兵坑里仅剩17个人。此间遭受伤亡和因其他原因撤下去的一共才有1名军官和17名士兵，其余3名军官和88名士兵去向不明。这支17人的队伍在下山的途中又开始扩大，到达山脚时已发展到1名军官和35名士兵。

至7月26日为止，第24步兵团将它所有的三个营集结于尚州以西10英里处公路两边的阵地上。沿着这条路前进的北朝鲜第15师的部队已穿过了所有的山口，正向该团逼近。从7月26日到月底，敌人几乎天天与第24步兵团交火。支援第24步兵团的还有第90野战炮兵营的一个连。

7月份最后几天里，第24步兵团的主要作战方式是白天守住阵地而夜间撤退。7月29日傍晚，第1营就控制不住了。白天，该营在敌军的迫击炮轰击下伤亡60人，当士兵们在修筑夜间的环形防御工事时，一阵不可名状的恐慌攫取了他们的心，全营随即弃阵地而逃。怀特上校突然发现前沿只剩下他自己、第77作战工兵连和第159野战炮兵营的一个连。他不得不自己重新组织这个营。当天夜里，为了阻止北朝鲜人前进，支援炮火打了3000发炮弹，其中有的还是直接瞄准射击。

在尚州西部的最后几天里，团部的人事参谋约翰·R·

伍尔里奇少校在该镇西面半英里处设立了一个检查站，拦住每一辆从西边来的汽车，拽下逃兵。他平均每天抓75个逃兵，最后一天竟拦住了105个。

至7月30日，第24步兵团已经退到尚州以西3英里的地方，这是最后一个可防守的高地了。该团此时已十分混乱，基恩将军只得召回第35步兵团第1营，令其在第24步兵团后再设一道防线。第二天，北朝鲜人又向第24步兵团发动了进攻，且攻入了前沿阵地。在这场战斗中，指挥A连的利昂·A·吉尔伯特中尉带了大约15个人逃离了前沿阵地。怀特上校和其他上级军官命令吉尔伯特返回阵地，但他说自己害怕，拒不执行。于是，该连军士长率领士兵们返回了阵地。

最后，在7月31日夜里，第24步兵团在第35步兵团第1营的掩护下从尚州撤了下来。该团在尚州地区11天的战斗中，伤亡了323人——27人被打死，293人被打伤，3人失踪。

在7月底到达洛东江上游河谷的过程中，北朝鲜参加这一地区大规模南进的各师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北朝鲜第1师在通过闻庆高原、与南朝鲜第6师作战时，不仅在地面战斗损失惨重，联合国军的空袭也给它以沉重的打击。敌战俘说，7月底他们到达咸昌时，部队只剩下3000人了。另据敌俘述说，北朝鲜第15师强攻尚州，与南朝鲜部队及美军第24步兵团作战时，在火炮和迫击炮中丧生的也不少，到7月底，已损失近一半人马，仅剩5000人左右。相比之下，北朝鲜第13师从西边绕过了咸昌，只与南朝鲜部队和第35步兵团第2营有些小接触，它几乎没有参战，因此损失小得多。

四、第1骑兵师向朝鲜开进

起初，麦克阿瑟将军和远东司令部的参谋们以为，有第24师和第25师的支援南朝鲜军队能够阻止北朝鲜的进攻。基于这种设想，最初的计划安排了第三个美军师（即第1骑兵师）在敌军后方登陆，以配合美国与南朝鲜在 前线 实施反攻，粉碎北朝鲜军队。

为了实施这一计划，远东司令部于7月6日将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R·盖伊少将召到麦克阿瑟司令部，告诉他，计划让第1骑兵师在仁川实施两栖登陆。盖伊将军得到这一指示后，又到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了解情况。他得知：“必须尽全力加速准备，因为一旦登陆延迟，第1骑兵师登陆后所打击的就只会是通过汉城北进的第24师的尾部。”

为了增强第24和第25师在朝鲜的战斗能力，从第1骑兵师抽调了大约750名军士。第1骑兵师因此实力受到削弱，除了步兵连队和炮兵连的上士外，几乎所有最好的士兵都被抽走了。

7月12日至7月14日，该师在横滨地区上船。但就在这个时候，敌军在汉江以南的节节胜利迫使他们改变了原定目标，即不从敌后的仁川登陆，而是在朝鲜东海岸一个叫浦项的渔镇登陆，该镇在釜山东北60空哩处。第1骑兵师的任务是立即增援摇摇欲坠的第24师。在浦项登陆是为了不再加剧釜山港的拥挤，该港为了给正在作战的部队装卸装备已极尽其用。另外，该师也能从浦项快速直奔大田地区支援第24师。登陆日期定为7月18日。

7月15日，指挥舰“麦金利山”号载着第一批赴朝的最

后一部分士兵，随海军少将詹姆斯·H·多伊尔出发，该行动称作“特混舰队90”。它在浦项洞登陆时没有遇到抵抗。第8骑兵团的先头部队于7月18日清晨6时10分上岸，第5骑兵团的首批部队20分钟后到达。“海伦”号台风掠过朝鲜海岸，把第7骑兵团和第82野战炮兵营困在海上，直到7月22日才得以登陆。釜山港整整有三天不能卸货，第8集团军的库存粮食只够供应一天了。

尽管该师在离开日本前补充了1450名士兵（其中有100名来自第8集团军拘留营），在朝鲜登陆时还是不满编，就象前面的几个师一样，每个团只有两个营；每个炮营只有两个炮连；师部还有一个坦克连（M-24轻型坦克）。

7月19日，第5骑兵团向大邱进发。次日，第8骑兵团乘火车和汽车紧紧跟上，当天傍晚接近永同以东的集结地域。师炮兵主任查尔斯·D·帕尔默准将指挥这两个先头团。

7月22日，第8骑兵团在永同接防了第24师第21步兵团的阵地。这样，第1骑兵师就开始负责阻击大田——大邱这条主要走廊上的敌军。

在大邱举行的一次会晤中，沃克将军对盖伊将军作了简短的指示，其大意是：“保卫永同。记住，你后面无友军。你必须使自己的后线畅通。没有食物你也能生存，但没有弹药却难以持久。除非永同—大邱公路保持畅通，否则你不久就将弹尽粮绝。”在那以后的一周内，这些话时常在盖伊将军的耳边回响。

盖伊将军离开大邱后回到永同，回到他的部队和帕尔默将军身边。第8集团军作战部门的麦克莱恩上校当时也在那里，他已发出指示：永同西北4英里远的锦江南岸应布署一个营，永同西南2英里处也应放一个营。第一个营控制大田

一大邱主公路；第二个营控制草山里—茂朱—锦山公路。帕尔默将军对麦克莱恩上校这种部署表示异议，理由是敌人可以一次包围并切割一个营，而这两个营不能相互支援。帕尔默将军要把第1骑兵师置于永同东面的一线高地上，然后把第24师撤出永同。盖伊将军同意帕尔默将军的意见，说他不能照麦克莱恩上校的指示去做，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部在电话里批准这些指示。集团军司令部果然批准了这些命令，于是第8骑兵团的两个营分别进入两个阻滞阵地。第1营在永同西北的大田公路上，第2营在永同西南。盖伊将军把第5骑兵团布署在城东高地的另一段。此时，由于第1骑兵师投入战斗，第8集团军的实力约为39000人。不到三周前，朝鲜还没有美国军队；相比之下，这样一个数目似乎确实是一支强大的兵力。

五、第1骑兵师撤守永同

敌军夺取了大田之后仅进行了短期的休整。北朝鲜第34师在协同攻克大田后在城内休息了一天，然后于7月22日从城里出发，沿主公路向大邱逼进。第二天（7月23日）上午，在永同前沿的第8骑兵团第1营报告说，他们第一次使用3.5英寸的火箭筒就摧毁了敌军3辆T-34型坦克。敌第3师正在逼近第1骑兵师，准备为争夺永同而决战。

7月23日，北朝鲜第3师第7团和第9团开始进攻永同阵地。敌军首先从永同西南面实施突破，在第8骑兵团第2营后1.5英里处设置了一个路障。与此同时，其它部队在永同西北与第1营在正面激战。

第二天，3辆美军轻型坦克发动了四次冲击，想赶走第

2营后面的敌军，但都未成功，第2营营长尤金·J·菲尔德中校还在路障处受了伤。帕尔默将军派遣第5骑兵团第1营和第16侦察连去解救已被敌军切断的第2营。中午时分，敌军已经开始攻打支援第8骑兵团第2营的第99和第61野战炮营，这就证明敌军的突破面已相当宽了。

在永同西北的另一条公路上，第92高射炮兵营A连的37毫米四管机关炮打出的猛烈自动炮火和第77野战炮兵营的炮火帮助那儿的第1营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大批的朝鲜难民涌进永同地区，这无疑帮助了敌人渗入第1骑兵师的阵地。例如，7月24日，一个象是怀了孕似的女人与一个身穿白衣、背着一个沉重袋子的男人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这对夫妇一经搜查，才发现装成孕妇的女人原来是在衣服里面藏了部小型发报机，她用这个发报机来报告美军阵地的情况。第8集团军想通过南朝鲜警察控制难民，只允许他们在白天沿着预定的路线行动。

到7月25日上午，敌军几乎已完全渗入了第1骑兵师的阵地，迫使他们非后撤不可。在永同西北，罗伯特·W·凯恩中校的第1营在重型迫击炮连及威廉·A·哈里斯中校的第77野战炮营两个连的掩护下，实施了有条不紊的有效撤离。在撤退时，迫击炮手最后丢弃了他们的炮，象步兵一样战斗。

与此同时，永同西南公路上的局势恶化了，密集的支援炮弹落在离第2营阵地很近的地方，打伤了他们4个人；但这种炮火加上该营的攻击，终于在7月25日4时30分暂时打开了敌军的路障，该营大部分人逃回了永同。但走在队伍后部的第8骑兵团的F连、第16侦察连、第71坦克营A连的第1排却被切断了。11辆坦克中仅有4辆冲过了敌军阵地。坦克手们丢弃了其余17辆坦克，与其他士兵共219名（其中大部

分是F连的)一道,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了两天。这伙人只带着个人的武器,丢弃了其它所有装备。其他人也是这样逃跑的。

在同一条公路更靠近永同的地方,第5骑兵团第2营去援救第8骑兵团被切断的部队时遇到了麻烦。由于某种失误,F连走错了高地,进入了敌兵密集的地方,仅有26人生还。7月25日这一天,第5骑兵团共伤亡275人。

北朝鲜第3师在永同攻打第1骑兵师时,采用了它在大田与第24师作战的同一战术,即正面钳制性进攻,同时其主力包抄美军的左翼,在美军前沿阵地的后面设下牢固的路障。敌师于7月25日夜间进入永同,20时至少有一支部队在城内。北朝鲜人估计会有反扑,所以立即在城东边缘地带建立防御阵地。后来敌军战俘说,该师在7月24日至25日进攻永同的过程中损失了2000人左右,其中大部分死伤于炮火。这一仗使该师仅剩5000人左右,差不多只是原来兵力的一半。

六、第27步兵团的战斗洗礼

与永同战役密切呼应的,是敌军在东边另一条公路——报恩—黄涧公路——上的南进行动。北朝鲜第2师原定在大田东面协助进攻该城,但到得太晚,于是转向报恩。如果不予以阻止,它将通过该城,在永同东面10英里的黄涧踏上汉城—釜山公路。这样它就会进入第1骑兵师的后方,出现在该师的主要供给线上。

守卫这条公路的任务落到了美军第25师第27步兵团的肩上。该团初到朝鲜时被派到大邱以北35英里处的义城地区,7月13日又在那里转移到安东支援南朝鲜部队,但它还未来

得及投入当时在那个地区进行的激烈战斗就又接到奔赴尚州的命令；在去尚州的途中又接到命令，要改变目的地，前往黄涧。该团于7月22日夜里已接近黄涧，停在一集结区域。沃克将军为应付紧急情况而迅速突然地调遣部队，这是他后来打釜山防御战的特色。第27步兵团在黄涧的任务是替换受重创后正沿报恩公路后撤的南朝鲜部队。

为了执行第8集团军关于封锁住报恩公路的命令，米凯利斯上校给第27步兵团第1营下达了任务，要他们与敌军交战。7月23日上午，吉尔伯特·J·切克中校将第1营从黄涧集结区域向北面的报恩方向调动。傍晚，他在报恩南面的上龙里建立了防御阵地。下午5时，南朝鲜部队从阵地上退下后，该营就担负起那一防区的守卫任务。切克中校从退下来的南朝鲜部队那儿得不到任何情况，如：北朝鲜追兵有多少，距他们有多远等。

当天夜里，他派A连的约翰·A·巴克利上尉率一个30人的巡逻队北上，探寻敌军的位置。靠近报恩时，巴克利看见一队敌军向他们走来，便迅速把巡逻队隐蔽在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当这队人马几乎走到跟前时，便命令所有武器一齐开火。这一阵火力显然使敌人的先头部队相信他们碰上了美军的一个主阵地，因为敌军在天亮前一直没有进攻。当敌军返回时，巴克利和他的巡逻队已回到了第1营的防御前沿，此时是7月24日清晨4时，队伍中有6人失踪。

切克的第1营已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7月24日6时30分，天亮不久，敌军就发动了进攻。北朝鲜人在浓雾的掩护下一直走到该营阵地跟前才被发现。第1营的两个步枪连——公路两侧低矮山脊上一边各一个连——扼守着前沿阵地。敌军用迫击炮和轻武器向那里的士兵射击，不久在公路拐弯处出

现了敌军坦克，一边前进一边用加农炮和机枪射击。敌步兵紧跟在坦克后面。尽管这两个步枪连阻止了敌步兵的冲锋，敌坦克却突破了他们的阵地，并向B连后面的营指挥所射击。这股敌军坦克炮火击毁了几辆汽车，打死了卫生排长。A连连长洛根·E·韦斯顿上尉带着一支火箭筒在阵地上击毁了一辆坦克。在这场近战中，敌坦克打死了韦斯顿身旁的一名士兵，炮弹声浪震坏了韦斯顿的耳朵，他什么都听不见了。但韦斯顿拒不下战场，后来切克中校只得下令让他去后方治疗。

在公路右（北）侧，敌军冲垮了营观察所和B连的前哨线。这一高地一天之内三易其手。正当步兵战斗在激烈进行、第一辆坦克刚突破阵地之时，又有5辆T-34型坦克出现在通往第1营的公路拐弯处。第一批坦克出现时，切克中校就呼吁飞机增援，在此有利时机，3架F-80型喷气式飞机飞临上空，立即向接近阵地的第二批坦克俯冲下去，用5英寸火箭击毁了其中的3辆。这一上午，火箭筒、大炮和飞机在第1营阵地内或阵地边缘共击毁了6辆敌军坦克。这样，北朝鲜第2师在第一次与美军的交火中，就损失了几天前在清州才配给它的8辆坦克中的6辆。

当晚，第1营撤出战斗并立即撤退到第2营后面。切克和团长米凯利斯上校都认为，如果第1营留在原地，夜间就会遭到敌军的包围。

北朝鲜人显然不知道第1营已撤退，第二天（7月25日）早晨，敌军两个营以两翼包围之势绕到第1营前一天晚上阵地的后面，却暴露在戈登·E·默奇少校的第2营阵地之前。敌军毫无准备，在开阔地带被美军坦克、大炮、迫击炮以及第2营的自动火器和轻火器等各种火力猛击一通。北朝鲜人

在这一仗中损失惨重，敌两个营的残存人员仓惶退去，美军第2营仅俘虏就抓获了30名。

尽管敌师这次惨遭重创，但仍不懈地向前推进。当天下午，部分敌军就向第27步兵团阵地实施两翼包抄。晚10时左右，米凯利斯上校命令全团再撤到黄涧附近的高地。该团近午夜时开始撤退，当时右翼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默奇少校指挥着所有的坦克，把它们向北排成一行。第79坦克营A连的9辆坦克从那里朝着公路上近处清晰可见的敌军猛烈射击。迫击炮火沿着该营的防线及其后面的公路轰炸，估计每分钟发射8至10发炮弹。F连和这9辆坦克掩护了第2营的撤退。

第二天（7月26日），第35步兵团第1营赶到第27步兵团的右翼，从而缓解了危险局面。但一天以后，第27步兵团的左翼遭到攻击。该团左（西）边的C连与最临近的第1骑兵师第7骑兵团之间有一大间隙。这一天，C连固守的山峰失守了三次，但每次都夺了回来。该连伤亡了40多人，还剩大约60人。B连在这一仗中也损失惨重，还剩下85人左右。到7月28日上午，敌军已突破第1营的阵地，迫使C连撤退。

就在此刻，米凯利斯上校赶到设在黄涧的第1骑兵师指挥所，请求盖伊将军允许他那处境危急的团通过该师。盖伊将军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兰德勒姆上校通了电话，叙述了那里的局面。他问是否应该向敌军发动攻击，以缓解敌军对27步兵团的压力；或是让该团撤入第1骑兵师的防区，南移金泉，尔后转向尚庆与第25师汇合。后来兰德勒姆上校回电话说：“让迈克通过你们的防线。”科利尔上校从大邱驱车前来黄涧与盖伊将军商讨战局。盖伊将军说：“我们进入了所谓‘军事陷井’。”

7月29日黎明前，第27步兵团在黄涧穿过了第1骑兵师的防线，撤到了金泉东面一英里左右的阵地。当天下午，米凯利斯上校接到第8集团军的命令，要他们把部队拉到大邱附近洛东江畔的黄涧作为预备队，而不要到尚庆地区与第25师会合。

在报恩——黄涧公路上进行的为时五天的阻滞战中，第27步兵团死53人，伤221人，失踪49人，战斗总伤亡人数为323人。北朝鲜第2师在这一段时间受到重创，有人估计其损失在3000人以上。

七、退 却

在永同争夺战中，第7骑兵团团部和第2营从浦项赶到，进入了金泉西边的阵地。7月25日夜，他们听说敌军在北面第27步兵团的防区取得进展，这些尚未经过炮火考验的官兵更加忐忑不安。半夜过后，又传来敌军突破防线的消息。不知怎的，第27步兵团在报恩公路阻滞战中不断承受的压力被添枝加叶地夸大了。第7骑兵团团部立即决定叫醒所有人员后撤。在撤退时，从未作过战的第2营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就在那天傍晚，该营还有119人下落不明。

7月26日，第2营忙乱逃离阵地时，丢下了一个交换机、一套紧急照明装置和各种类型的武器。天亮后，几名卡车司机和排里的中士返回阵地，找到了14挺机枪、9部电台、120支M—1型步枪、26支卡宾枪、7支白朗宁自动步枪和6门60毫米迫击炮。

这一不愉快的事情在后侧发生时，第1骑兵师的其他部队在永同东部正坚守防御阵地。与此同时，北朝鲜第3师第

7团从永同出发，沿茂朱公路向西南前进，想通过知礼作侧翼大迂迴，攻打知礼东面20空哩处的金泉。当天夜里，敌师驻永同的部队袭击了东面的第1骑兵师部队。战斗开始时，4辆敌军坦克和一支步兵部队驱赶着几百名难民在他们前面通过美军的雷区。拂晓前，第一骑兵师已打退了敌军的进攻。

巡逻兵向盖伊将军的司令部报告说，在知礼方向有敌军在向师部的左翼移动，同时第27步兵团右翼能否顶得住也没有把握。鉴于这些情况，盖伊将军认为尽管他还没受到敌军的直接压力也得后撤，不然敌军很可能会切断该师与大邱的联系。因此，他命令部队撤到金泉附近，他认为那一带地形极有利于防守。撤退于7月29日开始，在此之前，第27步兵团已通过该师的防线东去。

第1骑兵师在大邱西北30空哩处的一个重要路口——金泉四周建立防御阵地。第8骑兵团进入该城北面尚庆公路两侧的阵地；第5骑兵团把守知礼城西南的公路；第7骑兵团坚守黄涧阵地，直到其它部队撤出后才退到金泉西北6英里处的永同公路阵地。

敌军向西南经过知礼地区的侧翼运动威胁着第1骑兵师的后方以及该师与大邱的联系。第8集团军把第21步兵团第3营归属于第1骑兵师指挥，以加强该师对付这一威胁的能力。该营的任务是在金泉西南10英里处下元里附近的知礼公路上设立路障。事实证明，此举及时而又明智，因为就在同一天，敌军第7团陆续到达知礼，就在设路障的公路前几英里远的地方。

7月29日上午，第16侦察连一个排级规模的巡逻队在莱斯特·劳尔中尉的率领下，驱车经过知礼去西南侦察，上午

晚些时候，南朝鲜警察告诉劳尔，说知礼城内已有一营敌军。劳尔用无线电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侦察连，请求指示。连长查尔斯·V·H·哈维上尉决定带另一个排去支援知礼地区的排，于是他立刻率这排人连同14名南朝鲜警察从金泉出发了。在知礼郊区，这支部队突袭并消灭了3名敌兵。在知礼的附近，小分队挨了一些冷枪。这两个排在中午汇合，开始返回。

哈维的队伍小心谨慎地进入知礼的北部，打头的车辆遇到了一个尚未完全建成的路障，约有一排人从那里向这支队伍开枪。哈维命令他的小队冲过路障。M—39型汽车把构成该路障的马车和卡车撞到一边，但仅有一辆吉普车跟着冲了过去，敌军的机枪打坏了吉普车后面的那辆车。这样，知礼北部的出口就被堵死了。可以看到几百名敌兵朝巡逻队围了上来。

巡逻队退到了该城的南部边缘，架起3门81毫米的迫击炮，开始朝敌军机枪阵地轰击。哈里·D·米切尔尽管四次受伤，血流如注，却一直没有离开他的迫击炮，直至打到弹药耗尽。哈维上尉在开战不久就被子弹打穿了一只手，现在他又被机枪打中。这次打断了颈静脉，急救也没有效果，几分钟后就死去了。他临终前对该连下的最后命令是撤退。

3名军官和41名士兵丢下汽车和重装备，占领了最近的山头。他们走了整整一夜的路，大约有35英里，才在第二天上午到达了第1骑兵师的阵地。第16侦察连在这次战斗中2人被打死，3人受伤，11人失踪。

知礼一仗表明，一支强大的敌军正在逼近或是通过金泉第1骑兵师阵地的后方。第二天（7月30日），盖伊将军命令第5骑兵团第1营、第21步兵团第3营和第99野战炮营奔

赴知礼。这支强大的兵力得以打进城内，但敌军占据了周围的山头。第二天，北朝鲜人朝城内炮击，迫使美军撤退到该城东北一阵地上。敌第8团及其炮兵这时已与先期到达知礼的北朝鲜人会师，这说明敌师主力部队在实施包围。

7月31日，北朝鲜第3师迫近金泉。拂晓时分，一个班的北朝鲜人渗透进离第1骑兵师指挥所仅1000码远的第8工程兵战斗营指挥所，打死4人，打伤6人，受伤的人中包括该营的主任参谋，他后来因伤势过重而死去。第7骑兵团也遭到袭击。但北朝鲜人在推进时暴露了他们的坦克，据报道，飞机轰炸和地面炮火摧毁了敌军13辆坦克，还有6辆着了火。

第1骑兵师在朝鲜的头10天战斗中损失了916人——78人阵亡，419人受伤，419人失踪。

北朝鲜第3师在迫使美军第1骑兵师撤出永同退回金泉的过程中损失了近2000人，实力已降到5000人左右。然而，它却迅速而有效地把第1骑兵师赶向洛东江。北朝鲜第3师因在永同——金泉地区英勇善战而获得了“近卫师”的荣誉称号。

八、“宁死不退”

7月26日是星期三，这一天第8集团军发出一项作战命令，表明部队将进入预定的阵地，稳住前线，坚守阵地以待进攻。行动的时间待以后通知。在撤退时，各部队仍将与敌军交火。三天以后，即7月29日，沃克将军发出了他那广为人们谈论的“宁死不退”的命令，这似乎排除了以前通知过的撤退的可能性。第8集团军在8月初确实退到洛东江南面。

这一行动，更使人对此迷惑不解。

是什么促使沃克将军在7月29日下达他那个“宁死不退”的命令呢？

好几天以来，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在北朝鲜的频频攻势面前节节败退（在很多情况下这种退却似乎并无必要），部队惊慌失措，无法控制。沃克将军对第25师在尚庆地区的表现感到失望不安，并把这种感受告诉了该师师长基恩将军。

沃克将军对第1骑兵师无力阻止敌军在大田—大邱轴线上的推进这一点很是失望。7月29日下午他视察设在金泉一间小校舍的师指挥所时，这种失望的情绪就很明显地流露出来了。他询问了撤退的情况，下令不许再退。盖伊将军回答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几次撤退是否妥当，但他担心自己与后方的联系被切断。盖伊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欧洲巴顿将军的第3集团军任过参谋长，而他在朝鲜的第一次战斗是防御战。正如他以后常说的那样：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沃克将军早些时候在大邱对他的告诫也一直在他耳边鸣响。

沃克将军本人是一个决心很大的指挥官，他的倔脾气在朝鲜美军中无人不晓，这一性格也成为1950年夏季战役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些特点由于许多美军部队的拙劣表演而使他更光彩照人。他十分清楚，当第8集团军在急速向后方供给基地溃退时，想保持部队的士气是一个大问题；如不刹住这股溃退风，那么不久他们就会被逼到海边。

7月26日，第8集团军发布了预先号令，准备有计划地撤到防御阵地。就在这一天，沃克将军给东京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挂了电话，接电话的是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

将军。沃克将军请求允许他把第8集团军司令部立刻从大邱转移到釜山，这样做是为了该集团军通讯设备的安全。因为这种设备一旦损坏或丢失，就无法再补充。他说，敌军已逼近大邱，设备放在那里不安全。沃克将军在谈话中并没有表示他想把该集团军的战斗部队搬到釜山。当时沃克脑子里所想的撤退到预定阵地的计划会把敌军引到洛东江。阿尔蒙德将军在电话里告诉沃克说，他将把这一请求转告给麦克阿瑟将军，但是他本人认为，在这种时候这一行动会对第8集团军乃至南朝鲜部队带来极坏的影响。它会使人们认为：第8集团军在朝鲜支撑不住了，它的后撤会导至全面大溃退。

与沃克的电话谈话一结束，阿尔蒙德将军就向麦克阿瑟将军作了汇报。他竭力劝说麦克阿瑟立即——即第二天——飞往朝鲜与沃克谈一谈。阿尔蒙德说，他感到朝鲜的局势危急，需要远东司令官本人亲临视察。麦克阿瑟说他得考虑一下。半小时以后，他命令为他准备第二天上午飞往朝鲜的飞机。当天晚上，阿尔蒙德通知了沃克这一预定航程。

7月27日是星期四，这天清晨，“巴丹”号飞机从羽田机场起飞，大约上午10时在大邱着陆。麦克阿瑟的随行人员只有几个军官，包括阿尔蒙德将军。沃克将军、帕特里奇将军和兰德勒姆上校前往机场迎接，然后这一行人径直驶向第8集团军司令部。

在麦克阿瑟将军与沃克将军90分钟的谈话中，另外只有一个人 在场，即阿尔蒙德将军。麦克阿瑟在长谈中根本没提及沃克前一天的请求，也丝毫没有批评沃克，但他强调了第8集团军坚守阵地的必要性。他说，必须停止撤退。后来，午饭后，当着集团军几个参谋的面，麦克阿瑟说美军决不会

撤离朝鲜，在朝鲜决不会有敦刻尔克。^①他还表扬了第24师和南朝鲜首都师。

两天以后，即7月29日（星期六），沃克将军去尚州视察了第25师指挥所，并与基恩将军进行了交谈，然后对该师参谋人员讲了话，下令要坚守阵地，决不退让。报界对此大加渲染，把讲话说成是对第8集团军下达的“宁死不退”的命令。根据沃克将军当时的讲话而整理出来的一份记录，清楚地记载了他所说的内容：

“麦克阿瑟将军两天前曾亲临此地，他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用什么打仗；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敌人的主攻方向。麦克阿瑟将军正在竭尽全力派增援部队。几天后将会有一支海军陆战队和两个步兵团来增援我们。其它部队正在尽快地往这里调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争分夺秒的战斗。‘退却’也好，‘后撤’也好，‘调整战线’也好，别的什么名词也好，一律不能再搞了。我们身后已无路可退。每个部队都必须实施反击，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惊慌失措。这里不会有敦刻尔克，也不会有巴丹^②，退到釜山将会招致人类历史上的一场特大屠杀。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这帮人俘虏比死亡更可怕。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英勇战斗。如果我们有人会死，我们就要一同战死。任何一个临阵逃脱的人将对他几千名战友的死负责。

“我要你们向全师士兵讲明这一点；我要让人人都明白，我们一定要守住战线，我们会打赢的。”

^①法国北部港市，1940年5月26日至6月3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部分后卫部队由此大撤退。——译注

^②菲律宾吕宋岛的西部半岛，1942年4月1日，日军发动全面进攻，大败岛上9万美菲守军。——译注

这一时期沃克将军对其他的师长也说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但没有向他们的参谋重复。

沃克将军的话很快就传达到每个士兵，反应不一。很多人抨击这道命令，因为他们认为无法执行。当时一名率领部队的主官似乎表达了这种观点，他说，部队把这道命令理解为“呆在原地战死。”敌军很少正面强攻，而是迂迴侧翼、包抄后方，在通常情况下，美军两侧又无友邻部队。在这种形势下，士兵们对这一格言既不能理解，也无法接受。

一位团长就这道命令发表了与上述观点相反的见解。他说，这条命令传达到他们那里时，他本人和他手下的士兵都觉得十分欣慰，他们感到撤退的日子已告结束，部队挖战壕时干劲倍增。

无论人们对这道命令的个人看法如何，沃克将军面临的事实是：再一次后撤只能撤到大海。同时也必须指出，部队确实受到包围的威胁，但他们常常守不住阵地——撤退的时间还没到，他们就早早地逃离阵地。实际上，沃克将军的强硬措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说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立即改变事态的进程。

沃克在尚庆讲话后的两天，第25师命令部队撤退到该城东面3英里的阵地——又是一次撤退。在金泉前线，一位观察员看见第1骑兵师的部队离开阵地：他们爬进卡车，再一次向后方移动，而把重装备丢弃在阵地上。

《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沃克将军对第25师参谋的讲话评论道：它明显地排除了战略撤退到釜山防线的可能性。该报记者威廉·H·劳伦斯问沃克将军他是否认为这场战斗已到了危急关头，沃克将军回答说：“当然如此，绝对如此。”第二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朝鲜危机”

的文章。它说：“保卫朝鲜的紧急时刻已经来临，或者说即将到来。在过去的五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在为争取时间而付出地盘，而现在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地盘了，敌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7月23日，沃克将军表示，他深信美军会坚持住，“直到增援部队到达，”“最终的胜利是我们的。”这样就多少缓和了他最近的命令和讲话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他还补充说，情况确实是“战争已经到了危急阶段。”

几天之后，《纽约时报》的军事评论员汉森·H·鲍德温称沃克“宁死不退”的命令对五角大楼是一个“恰当的训斥。自从开战以来，五角大楼就经常抛洒糖浆，使人们感到高兴、甜美、前途光明。”很明显，到7月底，美国的广大读者应该会醒悟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战争，结果难测，前途未卜。

在战争初期，对需要多少美军就可以把入侵者赶回北方去的估计过于乐观，如今已为更现实的计划所替代。到7月22日，第8集团军的有些参谋甚至建议，为了完成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所提出的目标，朝鲜的美军地面部队可能有必要一直部署到1951年春。

第十三章 第8集团军西翼受敌

“对我——一名军人来说，实际战争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比世上所有的梯也尔与约米尼的教诲都更有启发。他们无疑代表国家首脑和军队统帅说话，但决不可能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东西：战场上一个营、一个连、一个班的情况。”

——阿尔当·迪·皮克：《战役研究》

在敌军各师中，最西部的是北朝鲜第6师，它担负一项特殊使命。攻克汉城后，该师随北朝鲜第3师和第4师渡过汉江，南进天安，在那里领受了北朝鲜军总部的新指示，并遵命于7月11日离开主公路，调头奔向西海岸。在以后的两个星期里，该师从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视野中消失了。从各方面情报综合分析，其去向不明，大概在锦江以北的西北某处。

实际上，第6师正在沿西海岸公路网迅速南进。这团黑云不久将变成一块暗幕，对联合国军守卫南朝鲜的整个计划是个迫近眉睫的灾难。这一步棋在朝鲜战争中是对垒两军的妙着之一，它迫使第8集团军在7月底重新部署兵力，使东京和华盛顿改变其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计划。

北朝鲜第6师于7月13日从礼山出发，分两路纵队南进，在下游渡过锦江。大约在第3师和第4师进攻大田之时，其主力纵队在群山出现了。该海港镇没有抵抗就落入敌手。该师的两路纵队在群山东南30英里处的定州前会合，并迅

速地攻克了这座由南朝鲜警察守卫的城镇。

北朝鲜第6师现在已摆好架势，准备作最后冲刺，穿过朝鲜西南部、扑向釜山、包抄第8集团军的左翼。在大田—大邱—釜山公路的西南方，整个地区此时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几百名残兵败将，一些零散的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员和几支地方警察部队。

第6师于7月20日前后离开定州。该师的三个团在光州兵分三路：第13团向西南奔海岸的木浦；第14团直插南面的宝城；第15团扑向东南，穿过顺天抵达南海岸的丽水。该师这一周几乎马不停蹄，没有遇到什么抵抗。7月25日前后，它又重新集结于釜山以西90空哩处的顺天，准备瞄准这港口，向东部发动决定性的强攻。但该师在后勤方面对这次行动准备不足，它的供给很差，粮食定额减半，有几天甚至粒米无存。

下一步是向晋州进军，北朝鲜第6师师长潘浩参将军在出发前向他的部队动员道：“同志们，敌军士气低落，我们的任务是解放马山和晋州，歼灭敌军残部……解放晋州和马山是割断敌人咽喉的最后一仗。”

随着北朝鲜军队及游击队的逼近，恐怖情绪席卷朝鲜西南部，难民们四处逃难。一名游击队员在7月29日的一则日记中有力地说明了人们恐慌的原因：“逮捕了12个人，都是国民议会议员、警察局长和镇长。当场杀了4个，剩余的8个由人民法庭调查后执行枪决。”

一、沃克采取行动

大田战役时，联合国军空中观察员曾报告西海岸附近锦

江以南敌军的动向。联合国军情报部门却错误地认为，这部分部队是北朝鲜第4师的一部。远东司令部于7月21日致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谈到了敌军这一行动，认为那是第4师的一部。第二天，从远东司令部发出的一份类似的报告指出：

“发现北朝鲜第4师在论山附近集结。”该报告说，敌军正以营团规模“向南移动，与地方警察部队发生冲突。”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动，敌军高级指挥员显然断定，联合国军部队必将困于锦江发源地东北部的山峦地带……敌第4师的南进企图于我极为不利，因现阶段除了空袭与地方警力外，别无其它兵力能予以有力抵抗。”

沃克将军知道敌军正从锦江南面向朝鲜西部运动，因此只要气象条件适合飞行，一直坚持对那里的公路进行空中观察。他的情报部门想对这一地区进行远距离的装甲部队侦察，但却找不到可执行任务的装甲车及人员。除了飞机侦察外，还有来自南朝鲜警察部门的很多报告，但这些报告经常是含混不清、自相矛盾，而且很有被夸大之嫌。

7月21日至22日，浓云低垂，无法进行飞机侦察，敌军则在白天把部队拉上公路，兼程急行而不必顾虑空袭。第8集团军司令部内惊慌的情绪开始增长。第5航空队已于7月16日将其前进指挥部从日本的厚木迁到了大邱。驻日本最前沿的空军基地厚木和芦屋离7月上、中旬的朝鲜战区并不近，如以喷气式战斗机增援，最多只能持续15到20分钟。如果天气不佳，F-80型喷气机在 frontline 执行任务后还难以当天飞回板付。7月24日，空军的先头部队正式组成，它被任命为驻朝第5航空队。7月23日，天气转晴，沃克将军要求它对光州—论山地区进行武装侦察。

7月23日沃克将军要求对朝鲜西南部进行空中侦察时，手头还有一份情报部门对锦江以南西部敌情的判断，那是应他的要求刚刚提供的。该报告认为，敌某师一部分兵力在西南部，估计该部以每小时2英里的速度前进，如敌军转向东行，则能在7月25日前到达智异山区安义—晋州一线。事实证明，这是个十分准确的预测。

7月23日的飞机侦察很能说明问题，它证实敌人确实已开始从锦江三角洲向南进军，并且正在东转包抄第8集团军的左翼（西侧）。

根据23日他得到的对敌情的时间和距离的判断及同一天的飞机侦察结果，沃克将军意识到，正值他的防线在敌军的频频进击下节节后退之际，在前线后方纵深的一段地带，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危机。7月24日，第8集团军首次对敌军准备在西南的迂回进行反击。沃克将军决定将第24师火速派往南部以阻止敌军的包围行动。他还指示他的参谋长兰德勒姆上校亲自负责，务必使第5航空队尽力打击朝鲜西南部的敌军。

24日中午，沃克将军召第24师的新任师长丘奇将军来设在大邱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沃克把西南部的威胁告诉他，并要他将第24师移到这一防区。“我很遗憾，不得不这样做。”他说，“但整个左翼没有设防。有报告表明，朝鲜人正在向那里运动。我要你防守从晋州直到金泉附近这一地区。”沃克将军谈到的这两地相距65英里，中间为连绵的智异山脉所隔。

丘奇将军是前一天（即7月23日，也就是迪安将军在战斗中失踪三天后）才刚刚上任的。该师刚撤出战斗，编为预备队才一天，没有时间重新装备或补充兵员。师的军需官估

计，该师60%—70%的装备需更新。所属三个团都严重缺编。

丘奇将军立即命令第19步兵团开赴晋州。该团于7月24日午夜前不久从金泉出发。第二天（7月25日）下午5时，第8集团军正式命令该师（不包括第21团）防守晋州地区。

第8集团军现在已得到消息，说在朝鲜半岛西南端的木浦出现了敌军10辆坦克和500名步兵；在南原发现了26辆卡车和700名士兵；在求里有坦克、卡车及800名士兵；在河东有500名敌军在与南朝鲜警察交战。据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估计，北朝鲜第4师已遍布朝鲜西南部的3300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了。

7月25日早晨6时左右，内德·D·穆尔上校先一步赶到晋州，他的第19步兵团团部和第2营在下午3时才到达。罗伯特·L·雷亚中校率第1营殿后，留在晋州北面的金泉公路上。该地区叫安义，那里有一条从西来的公路，雷亚中校在那里布防了A连。该营余部继续南行8英里到咸阳正东牛鸣里的主公路交道口。

第二天（7月26日），查尔斯·E·比彻姆上校的第34步兵团奉丘奇将军的命令从大丘北面的军威—义城地区开进至居昌。同时，第24师师部及其师属部分队也移至陕川，丘奇将军就把指挥所设在该镇。陕川东距洛东江12空哩，南离晋州25英里，西北离居昌15英里，处于该师大防区的中心，指挥所设在此处较为理想。

为了缓解远东司令部步兵师兵员的不足，麦克阿瑟在7月初要了11个步兵营，其中驻冲绳的第29步兵团的两个营最先到达朝鲜。这两支分队由准战斗部队迅速转为实战部队这一事实，既说明了7月份压得远东司令部喘不过气来的紧张

气氛，也说明了由于朝鲜局势的危机日益严重，第一天真诚地作出的承诺及估计不得不在第二天抛弃，它还说明没有作战斗准备的军队是如何仓促上阵的。

大约在7月中旬，第29步兵团第3营主任参谋托尼·J·雷布尔少校在东京得知，远东司令部估计该团在派往朝鲜前至少会有六周的训练时间。

然而，这一估计刚一作出，远东司令部就于7月15日发布命令，要该团准备机动。所有的部队编为两个营：第1营和第3营。第1营由韦斯利·C·威尔逊中校指挥，第3营由哈罗德·W·莫特中校指挥。团部将在原地不动，作为冲绳岛地面防卫部队新编团的核心。

美国“沃克”号军舰载着大约400名新兵于20日到达冲绳。他们匆忙上岸，只能随身携带漱洗用具，然后乘车到各营驻地，分配到连队，领取武器和野战装备，最后被送回那霸港口。7月21日，这两支满编营冒着大雨登上了“芬特雷斯”和“高砂丸”号舰，驶向釜山。

7月20日，雷布尔少校在横滨得知，这两个营将不到日本而直接驶往朝鲜，投入战斗前，在釜山附近接受至少为期10天的野战强化训练。当雷布尔少校7月22日到达大邱时，他发现第8集团军作战副官阿伦·麦克莱恩上校无心听取或讨论第29步兵团缺乏战斗准备之事。雷布尔又与沃克将军长谈，沃克将军对此表示理解，但同时指出，形势急迫。雷布尔离开大邱时了解到，这两个营在釜山至少会有三天时间来领取装备，校正瞄准器和试射武器。

然而，当7月24日上午这两营人马抵达釜山时，第8集团军早已下令要他们奔赴晋州。在那里，他们将归属第19步兵团。第二天下午，这两个营到达晋州。他们并不是象事先

商定的那样接受六周的训练，而是稀里糊涂地被派往前沿阵地。步枪瞄准器未经校正，迫击炮也没有试射过，50毫米的机关炮虽然去掉了润滑油，但没有擦试过。

7月25日晚，莫特中校奉晋州第19步兵团团长穆尔上校之命，攻占河东—晋州西南35英里处的一公路交叉点。穆尔上校说，大约有500名北朝鲜官兵正向河东逼近，他们是距离最近的有组织的敌军抵抗力量。前南朝鲜陆军参谋长蔡炳德少将当时在晋州，他向穆尔上校力陈河东在从西路控制晋州的重要性和守住河东的必要性。他还主动提出愿随部队前往晋州。穆尔上校准许蔡跟随部队前往，但他无指挥权，仅仅是莫特中校的翻译、向导和顾问。

二、河东陷阱

7月25日黄昏，第3营向所属各部队发出预先号令：准备于当晚22时30分出发，任务是拿下河东。莫特中校和雷布尔少校估计天亮前该营能到河东，因而订出了这样的计划。他们认为镇内已有一些敌军。

午夜后半小时，该营向河东进发，蔡将军和其他一些南朝鲜军官引导这支人马南出晋州，经过昆阳，转而向北，以便在原田踏上晋州—河东主公路。他们之所以这样绕道而行，是因为直达公路上有一段路遭水淹，无法通过。这支队伍为了通过狭窄的道路、把汽车从稻田里拖出来，花了整整一夜时间。

天亮不久，该营碰上了一辆南开的卡车，车上有15至20名受了重伤的南朝鲜人。他们称北朝鲜人前一天夜里袭击了河东，该城的400多民兵只有他们幸存了下来。莫特中校率领

该营向原田处主公路前进时，一直在考虑这一严重信息。到了原田后，他命令部队停下吃早饭，派出警戒哨。莫特和雷布尔认为应该让穆尔上校知道河东所发生的事，因为该营与晋州的第19步兵团没有无线电联络，雷布尔得亲自乘吉普车去报告。

在晋州，雷布尔向穆尔上校和洛根少校汇报了南朝鲜伤员们所说的事，他要求允许第29步兵团第3营在晋州西边挖壕固守，以控制河东公路。经过长时间的商讨，穆尔上校告诉雷布尔，第3营应该继续前进，拿下河东。

少校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项命令，因为他认为该营不可能完成任务。中午刚过，雷布尔少校就赶回原田，向莫特中校传达了这些指示。

黄昏时分，莫特中校把该营安扎在一个叫洪川的村里，该村离河东约3英里远，在一条弯曲山道的拐弯处。

不久，一名空军上尉乘一辆装有无线电发报机的吉普车到达，他带领着一个战术空军控制组，其任务是第二天指挥空袭，也为该营提供通讯联络。但在路上他的电台出了故障，不能与晋州联络。

7月27日上午8时45分左右，该营从洪川出发，乔治·沙拉上尉率L连及重火器连的一个排为尖兵。随后依次是营指挥组、K连、M连和I连。沙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非洲、西西里、法国和德国作过战，是位有经验的步枪连连长。

行至离河东关口顶端约1000码时，沙拉看见一队10至12人的敌军巡逻队穿过关口向他们走来。重火器排用他们的75毫米无后座力线膛炮射击，但炮弹从敌人头上飞过去，没伤着他们一根毫毛。敌巡逻队忽然掉头，跑回关内。沙拉上尉

命令 L 连冲上关口顶端并占领它。他的士兵冲到顶端，然后向关口的两边散开。此时大约是 9 时 30 分，沙拉接到命令，要 L 连挖壕固守，等待定于 9 时 45 分对河东的空袭。

公路像蛇一样沿着一座高山的南侧迂回曲折通往关口顶端，然后奔西，向下延伸 1.5 英里至河东。右（北）侧一高峰可瞰制关口的公路；左侧的地势陡然下降，到蟾津河边变成了一片平整的稻田。

营指挥组包括莫特中校、弗林上尉和营部大多数参谋，他们现在急忙向关口走。蔡将军及其随行人员跟在莫特中校身边。沙拉上尉向莫特中校指明，北面不远处高地上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来回走动。莫特看了看回答说：“是的，是我命令 K 连到那边去的。”雷布尔在队伍尾部，他接到了莫特的命令；到关口与他汇合，于是就急忙朝前赶。

营指挥组在关口集结时，沙拉上尉认为这样目标太显眼，就走到了左边，卧倒在一名轻机枪手身边。

雷布尔赶到了关口，他看见 L 连有两个排部署在关口的左侧，一个排部署在右侧，K 连正在向北面更远的高地攀登。

莫特中校叫雷布尔朝下面通往河东的公路看：在拐弯处沿公路两侧走来了一队敌兵。沙拉也看到了这队敌军，他指示机枪手，待敌人走得很近时，听他命令，才能开火。此时敌军似乎并不知道美军已占领了关口。

在关口上，蔡将军站在雷布尔身边，注视着渐渐走近的士兵，显然是想辨明他们的身份。有的人穿着看上去似乎是美军绿色制服，其他人身着棕黄色北朝鲜军服。当迎面走来的士兵离他们还有 100 码时，蔡将军用朝语向他们喊话，显然是在问明他们的身份。一听到这喊声，他们急忙跳进沟渠

里，根本不答话。于是L连的机枪就开火了。沙拉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支队伍，估计他们有一连人。

几乎就在美军开火的同时，北边高地上敌军的机枪、迫击炮和轻武器一齐向关口扫来。敌军第一阵机枪就击中了蔡将军的头部，汨汨鲜血从伤口处冒了出来，他当即殒命，南朝鲜副官把他的遗体抬回车上。同一挺机枪也击中了雷布尔少校，他滚下山坡以避免火力。莫特中校、情报参谋、情报助理在敌军首次射向关口的炮火中也受了伤。敌军的迫击炮显然早已瞄准了关口，因为他们前几发炮弹就落到公路上，击毁了停在那里的汽车，包括装备战术空军控制组的无线电报话机的吉普车。弗林上尉就地卧倒，从关口上滚了下来，但没有受伤。在敌军开火的第一分钟之内，第3营的领导班子就差不多全部报销了。

战斗刚开始，雷布尔少校看见两架飞机两次在该地区上空回旋，显然是想与下面的空军控制组取得联系，但没有成功，最后没有作任何攻击就飞走了。雷布尔再次被迫击炮弹片击伤，他下山去找医护人员。莫特中校的脊背被子弹轻轻地擦伤了一下，他也退下了火线。当他在关口下面帮助卸弹药时，一个箱子掉下来，砸断了他的脚骨。一名士兵为他挖了一个掩体。战斗继续进行，莫特周围的人死的死，伤的伤，其余则撤下了山。不久，谁也不知道莫特在哪里。

在关口，L连与高地上面的北朝鲜人进行了一场苦战。在这场战斗中，公路右（北）侧的莫里西少尉和他的第1排首当其冲。敌军就在他们上面，那挺几乎消灭了营指挥组的机枪离关口仅200码。敌兵很快冲到他们与K连一部之间，后者试图爬上更高的山丘。这些北朝鲜人袭击了掩体里的第1排士兵，还用刺刀捅死了两人，然而莫里西是一个有能力

的指挥官，尽管伤亡惨重，他的士兵们还是守住了阵地。

在关口南边公路的另一侧，沙拉上尉和第2排以火力支援莫里西的排。沙拉只能靠大声呼喊来与他的三个排联系。L连能够坚守关口两侧，顶住敌军居高临下的炮火和进攻，这对于它的军官、军士和士兵——一半是刚从美国招募的新兵——是个了不起的业绩。北朝鲜士兵大胆妄为，完全暴露自己，肯定有不少人被打死打伤。

战斗一打响，弗林上尉就急忙从关口赶到下面催促该营的支援部队。在路上，他找到了一部分重火器连的人和一部分K连的人。他命令K连的一个排向山上进攻，并用无线电与该连连长约瑟夫·K·多纳休上尉联系。多纳休上尉当天晚些时候阵亡。弗林继续沿公路寻找I连。

弗林到达营部车队后，叫人把包括雷布尔少校在内的伤员抬上卡车、送回晋州。再往后走，弗林找到了亚力山大·G·马卡罗尼斯中尉和他的I连。他命令马卡罗尼斯率兵进入L连与K连之间的空隙地带，弗林首先让詹姆斯·A·阿普尔盖特军士长率该连的一个排进入公路左侧稻田，他认为该排可以借河坝的掩护穿过广阔的马蹄形盆地向敌军占据的山头进击。

中午时分，L连的欧内斯特·菲利普斯少尉来到关口，告诉沙拉上尉，他在前面不远处发现了负伤的莫特中校。菲利普斯回去把莫特中校背到了沙拉的阵地。莫特要沙拉指挥全营撤出战斗。沙拉传令他的三个排撤到关口脚下的公路上。他派往关口北面莫里西少尉第1排的传令兵未能到达那里。L连的人陆续到达卡车旁边，下午，卡车载着他们驶向晋州。

在返回晋州的路上，这批人遇到了第13野战炮营的B

连。该连根据穆尔上校的命令，那天早晨8时出发去河东，一路上缓慢移动，不时停下来侦察一番。他们现在也转身返回晋州，把陷在稻田里的一门105毫米榴弹炮和四辆2.5吨卡车丢弃了。

此时，接近关口顶端的弗林接到了莫特上校从无线电发来的指示，命令所有仍在山上的部队撤退。莫里西少尉这时仍在关口的右边坚持战斗。弗林爬到一个能够呼唤得到他的地点，通知他撤退。

莫里西仅剩12个人了，他本人与另外一个人受了伤。那个不知名的战术空军控制组的上尉象步兵一样与莫里西的排并肩战斗了一天，而且英勇善战，打得出色。现在他不是阵亡就是失踪了。该营的情报官米切尔上尉也象步兵一样打了一天，但他活着撤了下来。莫里西的步兵退到了在下面公路上等待他们的汽车旁，疲惫不堪地爬了进去。人员到齐后，弗林上尉要他们开往晋州。然后，他爬进自己的吉普车，却发现车子开不动了。

弗林爬到公路南面的低地里，在稻田里他看到许多I连的士兵；回头望一下关口，只见敌军从山上追了下来，大约有一营人或更多一些。这时，迫击炮和机关枪向稻田扫了过来。被困在那里的人必须游过一条20英尺宽而又很深的小河方能逃生。很多人在泅渡时被淹死。大部分人在渡河时扔掉了钢盔、鞋子和几乎所有的衣物，甚至连武器也扔掉了。

弗林游过了河，在前面1.5英里左右的一个小山谷里，他又发现了六、七十个美国兵。他们正在小憩，敌追兵的子弹突然从四周向他们射来，他们顿时如同惊弓之鸟四处逃散，寻找藏身之处。弗林和另外三名伙伴走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下午他们这伙人（这时有10人）才进入第19步兵团的防区。

最大的一组生还者从南边几英里外的海岸逃脱。I连的军士长阿普尔盖特领着一行97人来到海边，在河东南面5英里处一个叫露梁津的地方，一艘朝鲜渔船搭救了他们。渔船西行到丽水附近的一个地方，把他们交给了一艘南朝鲜海军巡逻艇，巡逻艇又把他们送到了釜山。

7月27日莫特的营向河东进发的那天上午，巴尔什奇上尉接到命令，要他率第19步兵团G连乘车从晋州出发，沿着河东东北的二级公路巡逻。他带上他的78名士兵乘车巡逻到河东东北14英里的地方，没有遇见敌人。下午，巴尔什奇回到了河东东面大约12英里施金村附近的河东—晋州主公路。就在他停在那里的時候，一名军官率50名士兵从河东方向沿公路走来。他们告诉他，他们是L连剩下的全部人马。他们大部分人只穿着短裤和靴子。一把显然没有开过火的M—1型步枪和一把45毫米的手枪就是他们唯一的武器。L连的那些人对自己的窘态解释道，他们不得不游过一条河，涉过稻田。巴尔什奇把他们的武器保管起来，并用两辆卡车把他们送往晋州。

巴尔什奇估计还会有更多的美国散兵从河东方向过来，就把G连沿公路两侧布成防御阵地，以掩护他们撤退。他还要开往晋州的卡车给他带个口信，说明他已采取的行动，请求进一步指示。

巴尔什奇在河东东部这个路障上一一直坚持到7月28日凌晨4时。这时，第19步兵团第2营的参谋蒙特斯克罗斯上尉带来了卡车及上级的命令，要他率G连回到离晋州约4英里、南江西面的高地一线。

起初，穆尔上校还以为河东的战斗进行得很顺利。7月27日午后不久，雷布尔带第一批伤兵到达晋州，向他报告

说，第3营打得好，这一仗能打赢。后来，其他幸存者陆续跑回，这一仗的真实结果才弄清楚。

河东惨败的消息传到了上级司令部，它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令人大为震惊。第19步兵团洛根少校当天夜里给丘奇将军发了一封电报，汇报了第29步兵团第3营的情况。电文说：“伤亡总数不详，前线救护站已有100多名伤员。”第二天集合第3营一数，结果还剩354名官兵，包括一些还能执勤的轻伤员。所有的散兵回来后，统计出2人阵亡，52人受伤，349人失踪。后来一名敌军俘虏说，北朝鲜人在河东俘获了近100名美军。9月下旬美军再次夺回河东时，找到了313具美军尸体，其中大部分在河边和稻田里。

第3营的主要军官损失惨重，包括该营主任参谋、人事主官、情报官、作战副官，营部连、I连、K连和M连各连连长也在其中。K连的多纳休和M连的休·P·米勒森上尉阵亡，I连的马卡罗尼斯被俘（他于10月份在平壤逃脱），大约30辆汽车和几乎所有班组操作的火器、通讯器材、甚至大部分单兵火器都丢失了。

7月28日，即河东之战的第二天，对第29步兵团第3营进行了整编，营原剩人员编入K连和L连。一天后，K连编入第19步兵团第2营，留守晋州；L连则隶属于驻守在晋州南面2英里的第19步兵团第1营。

三、北朝鲜第4师参加包围行动

攻克大田之后，北朝鲜第4师在城内休整了两天，补充了1000名未经训练的新兵。7月23日上午，该师从大田出发，沿锦山公路南下，想与第6师会合，包围联合国军的左

翼。北朝鲜第6师绕着联合国军的左翼作外围弧形运动，第4师则作内弧形运动，这两个师在进行战区规模的协调行动。

在锦山，第4师又接收了1000名新兵，这些人仅受过几天的训练。7月25日前后，该师离开锦山，据说，那支一个月以前越过38°线时就一直跟随第4师的坦克团留在了锦山，一直要等到第4师渡过洛东江。

7月28日，美军情报分析首次指出，北朝鲜第6师的某些部队可能已向南移。第二天，第8集团军情报部估计，敌军已把部队向南调遣。它指出，敌一个师的主要兵力可能在晋州地区，敌另一师的主要兵力可能在居昌地区。该情报分析没有弄清楚在居昌地区的敌军部队番号，并错误地重复了“该师（第4师）的所有部队都在沿着晋州—马山轴线向东进击。”甚至在27日的河东之战以后，第8集团军还不知道这些部队属于第6师。

第24师第34团扼守居昌通往洛东江的公路。该团此时的实力大约为1150人。下属的第1营和第3营各有近350人。该团7月27日进驻居昌。

居昌大约处于锦山和晋州主公路的正中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附近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公路，其中一条从南源和咸阳伸展；另一条出自镇安，穿过金泉—晋州公路继续向东延伸，经过陕川和草溪，直达洛东江。晋州在居昌以南35公里处。

7月27日，穆尔上校派威尔逊中校率第29步兵团第1营从晋州出发北行，去替换安义地区的雷亚中校，然后雷亚中校将把他的营带到晋州以南。摩尔上校打算把第19步兵团集结到那里。

换防于7月27日午后不久在牛鸣里举行。威尔逊的营没有大炮、坦克或者飞机的支援，一个4.2英寸的迫击炮排仅有两发白磷炮弹。威尔逊与摩尔上校指挥所之间的唯一联络工具是驮着通信兵跑35英里的马匹。

午后不久，雷亚中校带领约翰·G·休斯中尉及其第29步兵团B连（该连从重火器连补充了近35名士兵及其武器）从牛鸣里到安义替换第19步兵团的A连。当时A连正在进行一场轻火器战斗，换防不能马上实施，于是，雷亚中校就返回了牛鸣里，走之前指示该连尽早跟上来，他也估计用不了多久A连就会赶回来的。雷亚中校在牛鸣里等A连等了约5个小时。这时，朝安义进行的侦察表明；一支敌军已切断了公路。于是，他遵命在黄昏前率该营余部向晋州进发。

与此同时，威尔逊中校已派作战副官弗兰克·伊万斯齐克少尉带两辆吉普车从牛鸣里出发，去与驻守居昌的第34步兵团联系；又派了情报官萨姆·C·霍利迪中尉前往咸昌与驻守该城的南朝鲜部队联系。

伊万斯齐克向北进发，在安义十字路口他查了一下地图，然后朝居昌开去，同时挥手示意另一辆吉普车跟上。因为尘土飞扬，第二辆吉普车远远落在第一辆的后面。

在十字路口北面1英里远的道路拐弯处，一挺藏在民棚内的敌机枪突然向打头的吉普车疯狂扫射，车上的4人被击毙，尸体从被打坏的车上栽倒在稻田里。第二辆吉普车猛地刹住，车上的人迅速跳入路旁的沟渠里。沉寂了三、四分钟后，七、八名北朝鲜士兵沿公路走来。他们走过了第一辆吉普车，在靠近第二辆时，他们喊叫着朝它跑了过去。二等兵西德尼·D·塔利站了起来，用M-1步枪向北朝鲜士兵射击，撂倒了两个。他的三名伙伴也一起开火，未被打死的北朝鲜

人转身跑了回去。

有一名美国兵从沟渠里爬了出来，把吉普车调过头，其他人跳进去，司机飞快地把车开回安义十字路口，在那里，他们对B连激动异常地讲述了路障的事，后来在营指挥所又重述了一遍。

这时，霍利迪中尉已从咸阳返回，他在咸阳见到了木浦来的南朝鲜第7师一支不足600人的部队和刚入伍的150名水兵。然后，霍利迪与其他三人出发去安义。在离该城还差2.5英里的地方，设置路障的敌军打坏了他们的吉普车，一人胸部受伤。霍利迪用白朗宁自动步枪掩护其他三人撤退，随后自己也撤了出来。

第19步兵团A连大约在下午4时终于从安义被换了下来。他们坐上卡车向南走，想赶上雷亚的营。在城南1英里处，该连遇上了北朝鲜部队与南朝鲜部队交战，被迫停了下来。敌军火力打坏了他们6辆汽车，于是该连破坏了其它车辆，扔掉了重装备，徒步翻山越岭，向驻守居昌的第34步兵团走去。第二天上午，64名美国兵和66名南朝鲜士兵走进那里比彻姆上校的阵地。不知为什么，这支部队没有回到安义与休斯中尉会合。

与此同时，休斯中尉的第29步兵团B连在安义遭到了优势敌军的三面夹击，天黑时被迫撤回城内。休斯打算从南江上游渡江，撤到城东的一个高地上。2名军官与16名士兵刚一过河，其余的人就被敌军的自动炮火封锁了。这18个人想帮助该连其余的人向东突围，但没有成功。于是他们翻山越岭，走到居昌第34步兵团的阵地。在安义，被切断的部队与敌军巷战到午夜，凡逃出来的人都在崇山峻岭中徒步跋涉好几天。第29步兵团参加安义战斗的B连和D连共215人，其中近半数不

是阵亡就是在战斗中失踪。

当时威尔逊中校及该营其他人员在牛鸣里，他们对B连的命运一无所知，只知道敌军在与B连交战，在B连的前后都有路障。威尔逊曾两次派人去帮助B连，但均未成功。

攻占安义的敌军是北朝鲜第4师的先头部队。他们很清楚，在他们的南面仅几英里之遥的地方有一支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混成部队。为了对付这支部队，该师的一部在7月28一早就从安义绕到了南面。

在牛鸣里和咸阳一带的防御阵地上，威尔逊中校的部队防守南江的东面，南朝鲜第7师闵基植上校的余部和一支南朝鲜水兵防守西面。美军迫击炮击退了逼近牛鸣里的一小股敌军。在南江以西咸阳附近发生了一场激战。那里的南朝鲜人眼看就要支撑不住时，作为预备队的水兵打进了敌军的侧翼，这才迫使北朝鲜人向北撤。威尔逊从这一仗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美军前一天在安义败北。

当天晚上，威尔逊中校得知敌军正沿后面的山间小径向晋州方向运动，准备包抄他的营，他便在天黑后开始了一系列的撤退行动。7月30日，该营抵达晋州北面20英里的山清镇附近。在那里进入防御阵地。闵上校的部队也向南撤，经过威尔逊的阵地，进入晋州。

四、北朝鲜第4师夺取 居昌至洛东江的通道

北朝鲜第4师在安义把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并称之为“一次小小的交火”，然后该师调头东北，向居昌进军。7月21日，第34步兵团的一支巡逻队从远处观察

到在安义发生的战斗，也听到那里的枪声。该巡逻队的报告使比彻姆中校警觉到，他不久可能会遭受攻击。

居昌位于一南北走向山谷中的一个2.5英里宽的椭圆形盆地的中部，比彻姆上校第34步兵团在居昌周围形成一个四分之三的防御圈。第3营扼守该城以西2英里处横跨安义公路的高地，第1营在城东陕川公路约同样远的地方把守，I连的一个加强排在城北4英里金泉公路上设下路障，重迫击炮连布防在城北边缘。支援炮兵的部队是第13野炮营A连，他们在城东南2英里的阵地上部署了5门105毫米榴弹炮。

第34步兵团在大田之战后未能重新装备，团部没有电话交换机，仅有几台无线电发报机。团里缺少迫击炮、火箭筒和机关炮，有的士兵没有完整的军服，大部分人没有挖掘工具，很多人没有钢盔，但人人都有自己的武器。

7月28日黄昏前，前哨观察员看到在城西安义公路上第34步兵团设置路障的狭道前堵了长长一列敌军车辆。他们指挥炮兵对这一队人马进行炮击，一直打到天黑。比彻姆上校又带着两个步兵营向居昌靠拢，以缩紧防卫。

天黑时分，比彻姆奉命到陕川第24师指挥所汇报。他告诉丘奇将军，敌军可能会进攻，他想把第3营撤至居昌东南3英里处预定的阵地上。丘奇将军不同意，并告诉比彻姆要守住该城。比彻姆于是给他的主任参谋挂电话，要他令第3营停止撤退。比彻姆于凌晨3时返回居昌，一切都很平静。

一小时后(7月29日凌晨4时)，北朝鲜人乘黑从两个方向发动进攻。一支部队从北面打了进来，切断了I连的退路。另一支部队在北面绕城运动，然后从北向南猛攻居昌东面的公路。第1营打退了这次进攻，之后，他们没有接到命令就退到居昌以东3英里处的第二防线。比彻姆上校在路上碰

到了该营，制止了他们的后撤。

天亮前，第3营也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撤出了居昌城，致使I连在北面孤立无援。该营在有1英里的路段上遭受到敌军自动火器和轻火器的交叉射击，但由于夜色的掩护，几乎没有伤亡。天亮后，第1营解救了所有的分队，唯独I连的一个排未能得救，该排的士兵不是阵亡就是被俘。

在拂晓前的袭击中，有人在第13野炮营A连榴弹炮阵地以东500码的山脊上用轻火器向该阵地射击。该营主任参谋来昂·B·奇克少校听到枪声后猛然惊醒，他急忙跑到公路上，遇见了该连连长。连长说，敌军已打入了炮连。炮连的主任参谋跑上来告诉奇克说，尽管他命令士兵们进入散兵坑，但人人都争相逃命。他说，枪声一响，就有人喊道：

“快逃命吧！”两个隶属于该炮连的步兵班本是担任警戒的，但他们也跟着一起仓皇逃窜。

奇克制止了他周围的胡乱射击，自己朝着榴弹炮走去。他命令把所有的牵引车开到火炮阵地。炮连的12名士兵和牵引车司机听从了命令。步枪班的一名白朗宁自动步枪手和三名步兵自愿上前掩护，让炮兵把榴弹炮拉出来。奇克把这四名士兵布成射击阵势，他们马上把敌人打哑了。引起这场溃退的显然是一支由六、七人组成的敌军巡逻队。奇克和这12名炮兵把设备和弹药装上车，用牵引车勾住火炮，把5门榴弹炮一一拉到公路上，然后向东撤去。

7月29日这一天，第34步兵团东撤15英里，在通往陕川的公路上靠近山际里的高地上修筑工事。从居昌东南3英里处起，有10英里的路程几乎全是隘路。第34步兵团及其工兵部队撤退时炸毁了沿途所有的桥梁，并在多处用炸药引爆了悬在路上的悬崖峭壁。

敌军第18团在第34步兵团后面紧追不舍。因前方的桥梁被破坏，北朝鲜第4师把炮兵留在了居昌，在沿陕川公路向洛东江前进时，他们仅使用轻火器和迫击炮。

据估计，攻占居昌的敌军不久将会抵达洛东江，在大邱以南渡江。如果这样，第8集团军又会面临新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沃克将军告诉丘奇将军，他将把当时南朝鲜最精锐的部队之一——南朝鲜第17团派往丘奇那里。他还把第21步兵团第1营从东海岸的浦项—盈德地区调往陕川，并在城西第34步兵团后面建立防御阵地。拥有2000人的南朝鲜第17团于7月30日凌晨2时到达了第34步兵团的阵地，然后立刻进入两侧高地的阵地。

只是在居昌之仗以后，第8集团军才于7月30日最后确认在该地区活动的敌部队为第4师，由此也推断出，在晋州地区的敌军是第6师。第8集团军因而认定，敌军攻打联合国军左翼的行动是由两支遥遥相隔的部队来实施的：北朝鲜第4师从安义—居昌地区进攻，想包围第8集团军左翼的主阵地；北朝鲜第6师从晋州地区进攻，企图切断联合国军后方的交通线，长驱直入通过马山，占领釜山港。

五、7月31日晋州陷入敌手

7月28日，雷亚中校率第19步兵团第1营(欠A连)从安义抵达晋州。他穿过该城，奉命在城南10英里处设卡。雷亚带领他那支仅200名步兵的营，在泗川机场以西大约2英里的地方进入阵地，封锁从河东沿海岸通往晋州的二级公路。

就在同一天上午，第19步兵团麦格雷尔中校的第2营占领了南江以西晋州—河东公路两旁的高地，修筑防御工事。

从河东战役逃出来的第29团第3营的余部和很多南朝鲜部队散布于晋州城内外。

当天和第二天的空中侦察证实，敌军的主力从各路进入河东，在晋州公路的东北也发现敌军运动。美军情报部门估计，河东地区有敌军的两个团并配有坦克。

7月29日午前不久，由三辆摩托车打头的一队敌军靠近了晋州西南6英里处的第2营前沿封锁阵地。尽管该营有自动武器，却没有向这队敌军开火。炮兵发射的几枚炮弹打得不准，毫无效力。前沿部队F连于是撤到南江以西离晋州仅4英里处的营主阵地上。据说，空袭使该队敌军损失不小，暂时阻止了它的前进。

第二天清晨，一支敌军部队包抄第2营的右(北)翼，切断了晋州西北通往第29步兵团第1营的公路，巴尔什奇上尉从晋州以西南江对岸的G连阵地上看见至少有800名敌军穿过他的前沿，并报告了这一情况。用轻武器未能驱散他们。他与空中观察员联系，但空中观察员回答说，他没有看见敌军。原因很清楚：北朝鲜人都穿着叶绿色伪装，当飞机在上空盘旋时，他们都一动不动地蹲在地上。巴尔什奇上尉指挥炮兵轰击这一队敌军，但由于弹药不足，打了约20发炮弹后就停止了射击。白天下雨，浓云低垂，飞机侦察不便，未能有效地报道敌军的动向。

那天(7月30日)下午，第19步兵团E连和F连渡过南江，撤到了晋州西面2英里处的山上。G连在黄昏前撤出了孤立无援的阵地，渡过了南江。到达东岸后，他们就立刻在江岸附近的平地上修筑防御阵地，其任务是防止敌军从公路与南江之间渗入晋州。该营其它部队的阵地在公路另一边的山上，位于G连的右(北)侧，没有与G连在一起。

第19步兵团兵力少得可怜，要守卫晋州，它面临的考验是严峻的。7月30日，该团兵力表上的数字是1895人，其中第1营300人，第2营290人。然而穆尔上校说，即使把当天下午刚到达的补充兵员计算在内，第19步兵团7月30日的兵力也只有1544人。第29步兵团第3营因河东之战大伤元气，尚未整编，那天所报的兵力为396人。7月30日，所有晋州地区的南朝鲜部队归属穆尔上校指挥，其中包括第7师的余部，该部此时已易名为“闵特遣部队”，共1249人，是当日白天从咸阳地区到达晋州的。

在这一时期，有几百名补充兵员到达晋州，编入第19步兵团——7月28日175人，7月30日600人——但是很难讲他们在晋州战役中是否能给该团增加多少战斗力。7月30日到达的那600人中，有500人分到了第19步兵团，剩下的大部分补入第13野战炮营。那天傍晚，大约1600名新兵被各营从设在晋州的团部指挥所领走，分到了各个步枪连。尽管这些步枪连当时正在与敌军交战，但穆尔上校认为，前线需要补充兵力，与其等到战斗间歇时找机会把他们并入各部队，还不如现在就送他们去前沿。

天黑前，第1营接收了大约150名新兵，雷亚中校马上把他们分到了连队。其中有的人名字还未来得及登入连队的花名册就阵亡了。第2营也接收了大约同样多的士兵，同样是在黄昏时分被分配到各步兵连。G连补入了60个人，还未到达连队阵地就有四、五人伤亡。巴尔什奇上尉曾请求营参谋主任不要在战斗进行时派新兵来，但毫无作用。巴尔什奇认为，这些人不但会成为他们的累赘，而且其中不少人会伤亡。在当夜的战斗中，这两种担心都成为现实。

天黑后，敌军摸入阵地，展开近距离战。午夜以前，G

连在其环形防线内打死了几名北朝鲜士兵。因为与营部失去了联系，而且美方的炮弹就落在附近，巴尔什奇想与他们右边的步枪连会合，但他发现公路上的北朝鲜军队实力很强，只得绕过他们。大约午夜时分，巴尔什奇带着他的部队穿过公路到达北面，藏在灌木丛中达两、三小时之久。这段时间，有几辆敌军坦克载着步兵沿公路向晋州方向驶去。

北朝鲜人的主攻目标是晋州前沿的E连和F连。战斗大约于7月31日凌晨2时15分打响。敌军先用密集的炮火轰击，45分钟后响起了步兵冲锋的哨音。敌士兵靠近了，边走边用轻火器开火。他们主要想攻取能从山上俯瞰南江的F连阵地。5时左右，战局出现了危机。

重火器连的人在F连的山头后面，他们一直在观察着前面的战斗。F连的一个排从山上跑了下来，后面紧跟着北朝鲜追兵。这时H连的一位年轻人说：“就象电影里的机械化部队一样。”F连的其他人向E连的阵地奔去。重火器连至少有一个排向这些夹杂在一起的美国和北朝鲜士兵开了火。不过，几分钟之后该排就撤到了晋州。麦格雷尔中校在城边迎接了H连，把它部署在营指挥所附近的防御阵地上。天亮时分，E连和F连未打散的部队也退到了晋州。

这次战斗进行之时，巴尔什奇接到从无线电传来的命令，要他转移到晋州。于是他率领连队向北越过高地，然后绕道东去。沿途他收容了第29步兵团E连、F连、H连和第29步兵团K连的散兵和伤员。拂晓时，他们已经走到晋州东北两三英里的地方了。正午时分，巴尔什奇在城的东面与穆尔上校及第19步兵团的部队会合了。这一夜G连伤亡40多人，其中有20多名伤员是该连翻山越岭带出来的，之中又有10名是用担架抬着走的。

第19步兵团第1营这天夜里也遭到了袭击，但该营在南江以南、晋州南4英里处的高地上顽强地守住了阵地。该高地俯瞰泗川—晋州公路，此公路在不远处与东面通往马山的公路相接。

7月30日黄昏时，雷亚中校和他的士兵们能清楚地看见北朝鲜人在开阔地进入阵地，但他们严禁开火，因为按计划一个南朝鲜海军陆战营应在他们之前先期发起攻击。然而这支南朝鲜分队根本没有去参战。于是敌军利用这三、四个小时的时间从容地调整部队，对付第1营。

当天晚上，北朝鲜第15团在迫击炮和自行火炮的掩护下发动了攻击，企图突破第1营的阵地。但该营地势不利于进攻，敌军的企图未能得逞。天亮前，第1营阵地前的北朝鲜人退了回去，显然是想转向西北。

7月31日天亮后，雷亚中校奉穆尔上校之命，率部队沿马山公路东行10英里，在晋州关口构筑防御工事。第1营撤到这个位置时没有遇到敌军，在天黑以前他们进入了设在公路两侧的防御阵地。

在晋州城内，天亮不久，穆尔上校准备撤离该城。6时，敌军的轻火器已经在城西的边缘打响。6辆北朝鲜装甲车——穆尔上校认为它们是3辆坦克和3门自行火炮——在晋州城内向美军目标轰击。6时40分，穆尔下令把重装备从城内撤走。50分钟后，第13野战炮营(欠A连)和第11野战炮营的B连开始撤离阵地向东转移。在撤退的过程中，敌军的迫击炮、机枪和轻武器不断地射入晋州城内，敌军的狙击手也在城内活动。

7月31日7时45分，团后勤主管杰克·R·埃默里少校把5列火车共25节车皮中的最后一列载着第19步兵团的物资

向东开出晋州。穆尔上校和他的指挥所一直坚持到 8 时才离开晋州。

晋州的撤退尽管缓慢而又费力，但相对来说还是有秩序的，街上混杂着难民、牲口拉的车及步行的美国和南朝鲜士兵。当然也有些惊慌失措的迹象，穆尔上校本人就曾拦住了一些想从晋州东逃的车子。

晋州城南边缘南江公路大桥在敌军炮火的控制之下已不能通行，因此，撤退时第 2 营走南江北面的公路，于 7 月 30 日傍晚在宜宁集结。团指挥所从晋州城东撤出，在该城东北 3 英里处渡过南江，然后沿马山公路东行，一直走到池龙里，这个小村子在晋州东 12 英里，茂村里一马山公路岔口东 1 英里处。炮兵部队在第 29 步兵团第 3 营的伴随下从南江北面的晋州撤出，渡江到达南岸的宜宁，午后不久进入俭岩里集结地域。他们在那里收到了丘奇将军空投的指令，命令他们返回到晋州附近。下午，第 13 野战炮营 B 连的 5 门 105 毫米榴弹炮和第 11 野战炮营 B 连的 8 门 155 毫米的榴弹炮向西驶去，在晋州关口进入阵地，支援第 19 步兵团雷亚中校的第 1 营。

7 月 31 日上午晋州陷落时，第 19 步兵团估计敌军在晋州地区的兵力为 2000 人，坦克及大炮的数量不明。美军白天对晋州进行空袭，使该城陷入一片火海。当天深夜，南朝鲜情报员带来消息说，晋州城内有 4000 名敌军在安装通讯设备、架设武器。

一则南朝鲜军方消息报导说，北朝鲜人于 7 月 31 日上午 9 时占领了晋州，这对该城南江以北的主要地区来说大概不假，但对南江以南那部分则不然。塞缪尔·R·福勒少尉率 14 名士兵与 3 辆 M-26 潘兴式中型坦克仍在那里战斗。

六、晋州的三辆“潘兴”式坦克

7月31日，第19步兵团从晋州撤走后，该城出现了一种戏剧性场面，这个情节不应遗漏。这是一个关于最早入朝的美军三辆中型坦克及其英勇的指挥官的故事。6月28日，即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第8集团军军械主任奥拉夫·P·温宁斯泰德上校在东京军械库内发现了三辆破旧的M-26潘兴式中型坦克，需要大修，其发动机则需更新，于是马上动手修理。7月13日完成。7月16日，这三辆第一批入朝的美国中型坦克运到了釜山。一同到达的还有福勒中尉及14名坦克手，他们曾受过训练，会驾驶M-24轻型坦克，因而人们认为他们也应该熟悉潘兴式坦克。

这些坦克常出故障，因为风扇皮带不合适，使发动机过热。日本制的皮带不是过长就是太短，尽管下了紧急命令，务必作改动，但也无济于事。

第8集团军希望用这些坦克来帮助阻止北朝鲜人在西南方向的推进。他们用火车把坦克运往晋州，7月28日凌晨3时到达。坦克在铁道线的尽头，即南江南面铁路交通局旁卸下车来，在那里等待安装新皮带。北朝鲜第6师7月31日上午进入晋州时，这些坦克没有投入战斗。

从釜山发出的平板货车7月31日上午通过了马山，想去撤走这批坦克。但走到离晋州25英里远的长岩里时，就再也无法前进了：第19步兵团撤退物资导致了铁路交通混乱，线路受堵。

拂晓时分，福勒中尉前往穆尔上校处领受指示。穆尔告诉他，如果敌军在晋州西北面突破了第19步兵团的阵地，他

就无力撤走这批坦克了，那时他将毁掉坦克，派卡车把坦克手接走。福勒中尉与马山挂了个电话，得知平板货车已驶离马山，前来晋州接运坦克。因此，他决定留下来。

晋州的枪炮声渐渐地平息下来。一名南朝鲜士兵中午时分经过车站，他告诉福勒，城内只有少量南朝鲜士兵了。

稍后不久，突然来了一名美联社记者，名叫威廉·R·穆尔。他建议福勒阻挡住一群沿铁道来的士兵。此时可能是午后一小时。福勒让一名翻译向正在走近的人们喊话。他们是北朝鲜人。福勒命令坦克手们开火，坦克上30毫米和50毫米的机关枪立即吐出了长长的火舌，敌军也用轻火器还击。在交战中，福勒左侧挨了一枪。敌军人数约为一个排。在这场近战中，坦克机枪打死打伤大部分敌军。坦克兵们把福勒抬进坦克中，然后这三辆坦克向东沿公路朝马山驶去。

坦克行驶了2英里后来到了—座被炸毁的桥梁面前，士兵们准备放弃坦克徒步行走。他们把福勒从坦克里抬出来，为他做了个担架。福勒命令他们把手榴弹扔进坦克，炸毁它们。三名士兵朝坦克走去，准备毁掉它们。就在此刻，埋伏在附近的敌军开了火。一些人与福勒一起躲到了桥下，唯独布赖恩特·E·W·施雷德中士一个人钻进了坦克。他用30毫米机枪向敌军射击。一名北朝鲜人用英语高声喊话，要美军投降。

施雷德离开机枪位置，启动坦克，朝另一辆坦克开去，打开紧急舱口，放进了六个人，然后驾驶坦克朝晋州方向开去。他在离南江大桥差几英尺的地方停了下来，拿不定主意是否过去。这时发动机因温度太高而停了下来，无法再次启动。他们七人放弃了坦克，钻入江边的竹林。施雷德和他那一群人沿途多次与敌军近距离作战，最终通过了马山以西第

25师的防线，抵达安全地区。

留在被炸毁的桥那边的人则运气不佳。有的枪一响就殒命或受伤，另一些躲在桥下，也非死即伤。剩下的跑进了附近的田里想逃命，但不是被打死就是被生俘。有一名被俘的士兵后来说，他看见小河上漂浮着几具尸体，认出其中两具是福勒与穆尔。

七、威尔逊中校率第29步兵团 第1营逃脱

7月31日上午，第29步兵团第1营还在山清，根本不知道东南20空哩远的晋州已陷落、第19步兵团已东撤。

该营前一天去晋州弄食物的卡车没有返回，当日上午，当地居民突然不见踪影，这无疑是敌军在逼近的一个信号。威尔逊中校驱车南行，前往距晋州10空哩远的丹城，那里设有他的一个路卡。他正在与格里芬中尉（他率一个排驻守那里）谈话的时候，约700名难民涌过了路障。他们都说，敌军就在后面。

威尔逊中校当即决定，在道路被切断前把该营的重型车辆向东调。他的参谋主任查理·E·阿诺德少校把车队带到丹城，再调头东拐，翻越层层山峦，朝宜宁方向开去。这条道路仅能通吉普车，但阿诺德的士兵和能召集到的南朝鲜人共同努力，修整了道路，所有车辆得以顺利通过，到达长岩里。仅有一辆车在通过一座临时搭成的桥梁时抛锚，只好丢弃。

17时整，威尔逊中校率第1营开始从山清往南撤。他们走了一小时左右，突然有一架联络飞机飞临队伍上空，投下一封

信。威尔逊打开信一看，十分惊讶。信中写道：“昨日命你部去咸安集结区域报到。你们如今在此何为？”此地与咸安的直线距离是35英里，从公路和山间小道走则更远。

威尔逊率该营继续行至丹城。在那里，有一名南朝鲜海军中尉从难民老乡中跑出来，带一张地图走到威尔逊面前。他说他曾在晋州，美国人已离开那里向东撤退。他还说：“北共就在后面，离我们只有7英里远，今晚就能到达这里。”威尔逊与他作了长谈，最后认定他的叙述是可靠的。威尔逊与营部一些参谋们磋商后，决定离开晋州公路，取山路向咸安行进。

士兵们把个人的财物都扔掉，三、四名伤病员坐进了仅有的几辆吉普车，这些吉普车还载着无线电发报机、迫击炮和机枪。该营在入夜时穿过宜宁的山间小道向东行军，凌晨2时到达了马上里，晋州地区的敌军能用来切断他们的最后一条南北走向公路在这里与他们行军的横向道路交叉。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后，威尔逊即令全营停止前进，布置好警戒，让士兵们躺下休息。在夜行军的途中，许多难民也跟着他们走。

第二天（8月1日）清晨6时，该营继续向东行军。趟过一条河再往前走半英里，这些两脚酸疼的人碰见了令人高兴的局面：阿诺德少校与前天他带出来的营汽车队正在等着他们。

在7月份的最后一天，北朝鲜人回顾他们在朝鲜整个西南地区的包围行动时，应感到战果辉煌：晋州已攻克；他们的部队准备向马山进军，一旦越过马山，就会径直扑向釜山。

第十四章 封锁通向马山的道路

“还有一种绝对的武器……唯独这种武器能够非常有效地作战，在人类生存战斗的地方它能够占领每一寸土地，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酷热或严寒，沙漠或森林，高山或平原，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挥作用。这一武器就是人自己。”

——马修·B·李奇微将军

在晋州即将陷落之际，第8集团军只得匆忙把其预备团派往西南，该团就是米凯利斯上校指挥的第25师第27步兵团。它经由金泉北边的第1骑兵师阵地退到倭馆后，被编入预备队才一天。7月30日夜里，第8集团军命令米凯利斯前往昌宁向丘奇将军报到，第24师指挥所已从陕川迁至此地。米凯利斯上校立即带上作战参谋厄尔·W·布克曼上尉出发，并指示主任参谋阿瑟·法辛少校率全团随后跟上。

米凯利斯于7月31日早晨赶到昌宁第24师师指挥所向副师长皮尔逊·梅诺尔准将报到。丘奇将军当时不在。梅诺尔将军认为，米凯利斯应该继续前进，并安排他当天夜里在一个叫中里的小村子里与丘奇将军见面。该村处于马山东北4英里处的一个十字路口上，村边有铁路经过。第27步兵团则在午后不久经过昌宁继续向晋州开进。

一、通往马山的两条道路

就在第27步兵团南下的那天下午和晚上，第19步兵团在晋州和马山之间找到了一个能集结部队、阻止敌军从晋州东进的防御地势。第19步兵团雷亚中校的第1营占据了晋州关口这一天然有利地形，并配有炮兵支援。

晋州关口以东4英里处有一个叫茂村的小村子，通往马山的公路在这里分岔：北边的路呈半圆形经过中岩里和俭岩里从北面进入马山；南边的路同样地呈半圆形，经过谷安里和镇东里从南面进入马山；一座叫西北山的高地被这两股道合围起来，座落在这一椭圆形地带之中。

7月31日傍晚，穆尔上校把第19步兵团指挥所设立在北边道路茂村里以东1英里的地方。20时左右，一名宪兵传令兵来到了他的指挥所，带来丘奇将军的一封信，召他去中里见丘奇将军和米凯利斯。穆尔上校和他的司机立即出发，由这名传令兵引路，在午夜以前到达了指定地点。丘奇和米凯利斯早已在小火车站里等着他了。

穆尔上校详细地汇报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第19步兵团及其配属部队的位置。至于丘奇将军在会上向穆尔上校和米凯利斯上校下达了什么样的命令，众说纷纭。因为都是口头指示，没有记载，无法核实查证，看来似乎是要穆尔的第19步兵团第1营坚守茂村岔路口以西的阻滞阵地，要米凯利斯上校把第27步兵团布署在中岩里以西3英里的关口上，以增强防守。中岩里位于从北路通往马山的公路上。

会后穆尔回到了团指挥所，而米凯利斯则在原地等候他的团。8月1日凌晨3时左右，他的团到达了，人人累得疲惫

不堪，汗水淋淋。米凯利斯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在西边15英里处、过中岩里的高地上挖壕固守。

天还未亮，米凯利斯上校就带领几名参谋离开中里，驱车前往中岩里西南的一要隘——“大峡谷”。天亮不久到达那里。米凯利斯上校、布克曼上尉、切克中校、戈登·E·默奇中校几人正在研究地形、准备设置阵地的时候，突然第19步兵团的代理作战参谋埃利奥特·C·卡特勒上尉来了。他是来勘察布设防御阵地地形的，在茂村里十字路口和“大峡谷”之间已选中了四个较好的地点。他告诉米凯利斯，“大峡谷”是最理想的地点。在他返回指挥所时，已了解到米凯利斯仍打算把第27步兵团布署在“大峡谷。”

通过与卡特勒的一席谈话，米凯利斯深信，第19步兵团行将再次后撤，使茂村里岔路口无人守卫。卡特勒离开后，米凯利斯对他的两位营长切克和默奇说：“第19步兵团已受重创，干不了什么大事，他们被打垮了。我认为我要回去把守另一条路，在这里我无所作为。”米凯利斯往回走了1英里左右，来到刚刚设置在中岩里西面的第13野战炮营指挥所，从那里给第19步兵团指挥所穆尔上校挂了个电话。

据米凯利斯说，穆尔在谈话中告诉他，第19步兵团守不住交叉路口，要退到“大峡谷”。米凯利斯说，如果那样，他认为很有必要有人把守通往马山的南路，否则北朝鲜人会经过马山去攻打釜山，迂回整个第8集团军的侧翼。米凯利斯建议，第19步兵团尽力守住北边公路的中岩里“大峡谷”，他本人则率第27步兵团往回走，经过马山到镇东里附近，封锁从南边通往马山的公路。据米凯利斯说，穆尔同意这样安排。米凯利斯随后设法与第24师和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以求批准这一计划，但未能联系上。

然而米凯利斯决心已定，他立即命令第27步兵团向后转，朝镇东里开发。这时大约是正午时分。

米凯利斯在马山找到了刚到不久的第25师前进指挥所，他想从那里给第24师的丘奇将军挂电话，但没有挂通。他又与第8集团军联系，这次接通了。他与第8集团军参谋长兰德勒姆上校通了话，向他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兰德勒姆上校批准米凯利斯转移到南路镇东里附近，并指示他继续设法与丘奇将军联系。当天晚些时候，沃克将军回到集团军指挥部后，兰德勒姆向他汇报了他与米凯利斯的谈话内容。同时，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在白天设法给丘奇将军发了一份电文，告诉他关于米凯利斯的行动以及马山以西部队的新部署。

第27步兵团下午到达了镇东里。米凯利斯把部队停在那里，自己带领切克和默奇两名营长到前面几英里远的观察所，与刚刚赶到的丘奇将军一起磋商。在商讨中，丘奇将军命令米凯利斯把一个营布置在低矮山口处的高地上，也就是他们现在所站的位置。丘奇认为，应该在第二天早晨派一支战斗侦察部队向西搜索，找到敌军的位置。第27步兵团和第19步兵团都要作此侦察，两支部队将在茂村里岔路口汇合。米凯利斯给穆尔上校挂了个电话，转达了丘奇将军的命令，要他在第二天（8月2日）上午6时派出一支战斗侦察分队，包括所有能出动的坦克，向晋州方向出发。穆尔不赞同这一行动，但米凯利斯却认为很有必要。

按照丘奇将军的指示，米凯利斯把默奇的第2营布署在镇东里以西大约7英里处的谷安里高地上，也就是他与丘奇将军谈话的地方，由E连把守前沿阵地，布署在过了凤岩里再往西3英里处的公路两侧。给切克中校的任务是第二天早晨率第1营实施进攻侦察。切克将第1营安排在第2营后面

的集结地域过夜。米凯利斯上校在镇东里一高大峭壁下的校舍里设置了他的指挥所。

在北边公路上，卡特勒上尉执行侦察任务后回到第19步兵团指挥所。他发现，穆尔上校已命令第1营一下子移动到“大峡谷”，而不是象卡特勒所预料的那样分几次构筑阻滞阵地式的移动。穆尔认为，一次性移动将会使该营赢得更多的时间修筑战壕，以防敌军袭击。

第1营离开了晋州关口的阵地，于下午2时左右到达“大峡谷”西南2英里处的指定集结地域。雷亚中校与一辆M-20型装甲车留在山口，为该营殿后。第1营向东进发一小时后，一辆美式吉普载着两名北朝鲜侦察兵从西边开上山来，快到山顶时停了下来。雷亚中校等人用轻武器击毙了这两名敌军士兵，夺回了这辆吉普车。然后，雷亚的后卫队跟在第1营后面，向“大峡谷”行进。到达“大峡谷”下面时，雷亚接到命令，要他对那里的高地作一番勘察。他花了两小时来完成这一任务。直到下午5时他侦察完毕返回时，才接到命令，把他的营布署在这一地区。第1营开始占领“大峡谷”阵地时已是傍晚了。

团的计划是要第1营扼守“大峡谷”和右（西北）侧的高地，而让闵上校指挥的南朝鲜军队守卫“大峡谷”右（东南）侧的高地。麦格雷尔的营从南江北路撤出晋州后，渡南江到宜宁附近，先于第1营到达“大峡谷”。第1营到达后，第2营撤到山口的北侧作为团预备队。接近傍晚时分，第29步兵团第1营也到达了中岩里。

8月1日晚上，第19步兵团和第27步兵团在为第二天早晨的侦察行动作准备时，最受欢迎的增援部队到达了，这就是第一批到达朝鲜的中型坦克（如果不算晋州那三辆命运不佳

的潘兴式坦克)。大约在7月中旬，第8集团军正式成立了第8072中型坦克营，它将接收54辆在日本改装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式中型坦克。该坦克营A分遣队(A连)由詹姆士·H·哈维上尉率领，于7月31日到达釜山。8月1日上午，铁路平板货车把他们运送到马山，尔后唐纳德·E·巴纳德中尉率第1排到中岩里附近的第19步兵团阵地，赫尔曼·D·诺雷尔中尉率第2排到镇东里第27步兵团的阵地。这两个排第二天都投入了战斗。

二、“大峡谷”之战

穆尔上校挑选了威尔逊中校的第1营从“大峡谷”向西侦察，于8月1日晚上8时下达了出发命令。随营一同前行的还有一个由5辆M-4中型坦克和4辆M-8型的装甲车组成的装甲排及一个工兵排。穆尔此时手下的第19步兵团及第29步兵团属他指挥的部队共有2335人（不包括闵上校指挥的南朝鲜部队）。

侦察队于第二天（8月2日）早晨5时30分在中岩里第19步兵团指挥所前集合，由坦克开路，其它部队成纵队列于其后。C连的步兵5人一组搭乘各辆坦克和装甲车，随后的是由22辆卡车和一些吉普组成的摩托化营。6时15分曙光初露时，坦克就从中岩里率先出发了。半小时以后，队伍的首部通过了出发线——第19步兵团第1营在“大峡谷”的防御阵地。

突然 敌军一阵炮火打来，行至阵地下面的装甲车队嘎然停住，“大峡谷”上面的士兵一阵骚动。威尔逊当时还在队伍的后部，在“大峡谷”东北坡上。听到前方密集枪声

后，他跳下吉普车就往山头上跑。接近山顶时，雷亚中校迎了上来，对他喊道：“你最好小心点儿，下面池塘边的那片地区已被敌军占领。你们的坦克开来时我的人正在与敌军交火。”威尔逊中校的摩托化队伍在通过“大峡谷”时，适逢敌军向第19步兵团发起攻击，因而迎头撞上。

在山口顶端下面100码的地方，坦克遇上了沿公路两侧水沟向上爬的敌军士兵。坦克缓缓地向前开，同时用机枪不停地扫射。有的敌兵躲进了公路两旁的树林子里。为首的一辆坦克把舱口盖打开，开到了斜坡下面400-500码的地方，突然被敌军迫击炮击中，车内人员全部遇难。队伍后面的一辆卡车被敌军反坦克火箭筒击中，燃烧起来。队伍猛然刹住，山顶下200码处沿公路排开的敌军三挺重机枪同时朝纵队扫了过来。C连第1排的士兵们纷纷从卡车上往下跳，结果几乎被这股机枪火力全歼。敌军开火时，12至14辆军车已经翻过山口，开到了南坡。

美军士兵跳下车，想跑到路边的水沟里躲避起来，他们发现敌军早已在那里，双方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沟里的一些北朝鲜士兵继续慢慢向山上逼近，推着双手被绑着的美军俘虏走在他们前面。这场公路边的混战使美军损失了30多人。

威尔逊中校从“大峡谷”西南目睹了这一悲剧场面。他看到队伍实际上已不能继续前进，就把第29步兵团的B连（62人）调遣到第19步兵团第1营的阵地上。威尔逊中校在“大峡谷”西面不停地调整溃散和混杂的部队，而自己一直暴露在枪林弹雨中，显示出了极大的精力。

一旦找到敌军机枪的位置，美军无后座力炮就向它们发炮，或是把机枪摧毁，或是打得敌机枪手弃枪而逃。但敌军的火力反过来也打死了美军在“大峡谷”西面无后座力炮手

中的三名。第四名炮手、绰号叫“驼鹿”的埃弗特·E·霍夫曼中士整天人不离炮，见目标就打，他在火线上被提拔为军官。另一名勇敢无畏的军士是第29步兵团D连的威廉·马奇班克斯军士长，他把两门迫击炮置于“大峡谷”边缘，见到哪里敌军枪响就朝哪里开炮。

战斗打响时，穆尔上校赶到“大峡谷”西边第1营指挥所，这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那里指挥防守。

战火迅速延伸，沿公路打到了“大峡谷”两侧的高地。第19步兵团B连前一天夜里就开始攀登“大峡谷”西面的山峰，但由于过去几天疲劳未消，山路难攀，没有爬到顶峰就停了下来。8月2日早晨，敌军乘他们酣睡之际发动了突袭。在这次快速突击中，北朝鲜人用刺刀捅死了连长和其他几名士兵，把其余的人赶下了山。大约正午时分，三架美军战斗机误把该连当做敌军而扫射轰炸，使得“大峡谷”西边更加混乱不堪。

在“大峡谷”的那一边（西边），第19步兵团第1营与第29步兵团第1营的部队相互混杂在一起。高地上，把第19步兵团B连赶下山去的那股敌军对其他部队的侧翼和后方进行火力交叉射击。为了打掉这股杀伤性很强的火力，第29步兵团C连逐步爬到接近高地的鞍状山脊，从那里进攻，把敌军赶下了山头。在进攻中，C连有12人阵亡。威尔逊中校认为，其中一半是被邻近阵地的美军炮火打死的。

在前一天夜里，占领“大峡谷”阵地左（东）侧的计划也告失败。闵上校的部队本应占领该地，并与“大峡谷”附近的第19步兵团的阵地衔接在一起。天一亮，他们才发觉自己往东走得太远，与第19步兵团已隔1.5英里。敌狙击手渗入到那边的一些美军后面，从后脑勺开枪，打死了5名士

兵。下午，敌军东边的迫击炮也打死打伤好几名美军。

穆尔上校从“大峡谷”西边的阵地上看到一些人朝山谷东面移动，沿铁路向中岩里跑。他以为是敌军，就命令他的作战参谋卡特勒上尉派第2营的一部去堵截。然而，这些人是闵上校的南朝鲜部队在撤退，因为无论是友军还是敌军，都把他们往死里打。

在“大峡谷”的东边，防线上的缺口导致了很大混乱。第29步兵团第3营被派往闵上校的近邻作战，第29步兵团的B连在白天也前往那里帮助防守高地。敌军企图从B连前面的铁路隧道进攻，但第19步兵团F连的一个排实施了反击，把他们打了回去。

“大峡谷”西边公路上的战斗在下午逐渐平息。敌军显然是想故伎重演，绕到翼侧进攻。下午三、四点钟，第19步兵团A连的一个班走下公路，经过打坏的车辆，打死了几名仍然留在附近的敌兵，然后在坦克前方100码远的地方设立了一道路障。其他人抬走了美军伤员，收回了大部分车辆。A连的其他人肃清了关口前方几百码远山脊上的敌军。傍晚时分，敌军已从第19步兵团前沿撤出战斗。

在“大峡谷”之战中，美军伤亡90人左右，北朝鲜人的损失不明。也不知道敌军投入了多少兵力，参战的军官对此说法不一，有的讲只有两个连，有的讲多达一个连。从后来得到的有关敌第6师方位的情报分析，8月2日敌军在“大峡谷”的兵力似乎至少有一个营，也可能是一个团的大部分兵力。

从这一天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敌第6师的一部分部队紧紧跟在后撤的第19步兵团后面，同时将其先头部队的主力沿北路派往马山。

三、切克中校对晋州实施战斗侦察

就在8月2日这天凌晨4时，切克中校率第27步兵团第1营及附属的第8野战炮兵营A连从镇东里出发向西侦察，这是分两路侦察的南边一路。队伍由4辆(舍曼斯)中型坦克载着一个步兵排开路。切克中校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茂村里交道口。

切克的队伍一开始没有遇到抵抗。走了几英里后，由坦克和先行排组成的尖兵部队发现敌军一个排，他们还在沿公路蒙着毯子睡大觉。这些北朝鲜人惊醒后急忙跳起来逃跑，此时坦克机枪和步兵一齐开火，敌军两名被活捉，其余被打死。不久，侦察队开始遇到敌军的抵抗，但大部分来自狙击手和零散的巡逻兵。

下午，切克的队伍在茂村里岔路口遇到了部分敌兵，后者大惊失色。当时敌军运送给养的车队刚从晋州山口开下来，有的司机急忙调转车头逃跑了，北朝鲜人丢下了10辆汽车，小到吉普，大到2.5吨的卡车，车上装满了军服、食物、弹药、药品和其它物资。F-51型飞机的飞行员后来报告说，切克中校的队伍一出现，山口顶端其它许多车辆都调头朝晋州跑，它们成了飞机攻击的绝好目标。

敌军加强了抵抗。刚过岔路口，切克就命令摩托化营下车，要卡车返回去，他不愿冒险让它们被敌军缴获。他相信，如果有必要，他的士兵们能够靠两条腿杀出一条生路来。保留汽车的仅有迫击炮排和炮兵连。因为无法与团部联系，切克中校往米凯利斯上校那里派了几名通信员，但没有一个到达目的地。敌军已从切克的后面迫近，切断了道路。

切克的营现在以坦克打头阵徒步向西行进，在晋州山口

脚下的小山上，与敌军打了一场长时间的硬仗。北朝鲜人重兵把守山口，右（北）面的狙击手打得坦克上的步兵跳了下来，躲在坦克的后面。突然，在第三辆坦克里的坦克排长诺雷尔中尉看见敌军炮火击中了他前面那辆坦克。他看得出，敌军炮火来自公路左边75码远的三门反坦克火箭筒。接着，他自己的坦克也挨了三弹，开始燃烧起来。诺雷尔中尉在逃离坦克时，又被机枪和榴霰弹打伤。敌军这组快速的反坦克火力打死了第二辆坦克的射手，打伤了其他7名坦克兵。但炮兵很快就向这几枚反坦克火箭筒开火，把它们打哑了。步兵冲上去缴获了这几枚火箭筒。附近有很多被打死的敌兵，还有一些人装死。切克走了过去，发现那几门反坦克炮是76毫米的。

切克中校号召士兵自愿组成坦克驾驶组，来驾驶这两辆部分受损但仍开得动的坦克。驾驶过推土机的士兵自愿来开坦克，另外两辆没受损的坦克的驾驶员简单地给他们指点了一番。切克叫步兵临时充当坦克的机枪手。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进，但一个小时之后仅走了几百码。下午5时至5时30分左右。一架联络飞机再次出现并投下一封信。这封信是米凯利斯上校写的，上面写道：“返回。后路已被切断，如若可能，应以坦克开路。在射程内我将予以炮火支援。”

那天早晨7时左右，米凯利斯上校在镇东里接到了穆尔上校的通知，说他的侦察部队在始发线过去不远的地方就被敌军堵住了。穆尔说，他将尽全力坚守阵地。后来，午时前后，米凯利斯又接到几次报告，说敌军已切断了切克与因其他部队的通路，前沿拦阻阵地上的E连在与敌军激烈交战。因此，很明显，敌大队人马已向马山移动。于是，下午4时后，他要联络飞机给切克中校送去一封信，命令他率第1营回来。

切克中校一接到米凯利斯上校的信，就命令该营退出战

斗，开始回撤。那两辆被打坏了的坦克是个麻烦，必须靠其它坦克的牵引才能发动。切克让它们领头，让另两辆完好无损的坦克在迫击炮和大炮后面殿后。步兵边撤边打，沿着与公路平行的山脊走。天快黑时，队伍还在茂村里岔路口以西。切克认为，他必须让步兵登上坦克或爬进汽车，抓紧时间赶路。四辆坦克的每辆甲板上挤着30至50人，拉迫击炮和火炮的卡车也同样装满了人，但总算都上了车。

这支由坦克开路的队伍经原路返回，沿途几乎不断地与敌军交战。有好几次领头的坦克停了下来，步兵从甲板上跳下来冲向敌机枪阵地。天黑前，该营上空有飞机掩护，进入炮兵射程后，第8野战炮兵营和一个155毫米榴弹炮连就向公路两侧开炮，随着切克的营靠近镇东里而缩短射程。第1营于半夜到达镇东里，士兵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这一天该营死伤30人左右。切克中校因这次行动指挥有方而被授予十字勋章。

在白天，估计有一个营的敌军从切克的队伍后面追了上来，攻击了守卫在风岩里始发线上的E连。第2营派出的一支换防部队帮助E连打回到3英里以东该营在谷安里的主防线。另一支敌军在镇东里以南的固城——泗川公路上伏击了第65战斗工兵营A连的一个排，使其人员伤亡惨重，装备损失甚多。很明显，北朝鲜人正在从晋州沿所有的公路向东朝马山开进。

四、镇东里战事

米凯利斯上校的指挥部所在的镇东里镇位于南海岸公路两旁，北面的山嘴从这里延伸至海。巍巍指状山脊一直延绵到该镇的北部边缘。从镇东里经咸阳和俭岩里到南江的土路

两侧各有一道山脊。这条南北走向道路的东侧山脊伸展到镇东里东北边缘，成峭壁之势。第27步兵指挥所就设在这峭壁下的校舍内。在校园内还驻守着一个155毫米的榴弹炮兵连（第11野战炮兵营A连），紧挨着旁边的是第8野战炮营。切克中校那疲惫不堪的第1营及所属的四辆坦克半夜后就在这里露营。

对米凯利斯上校和第27步兵团来说，天下最大的幸事莫过于切克中校和他的第1营那天夜里回到了镇东里。第二天（8月3日）早晨，团部的参谋们在校舍指挥所内刚吃过早饭，突然一排轻武器火力向这间房子射来，子弹穿过了敞开着窗子的。敌军这第一排子弹来自校舍上方的峭壁顶端。这是敌军进攻的先兆，对美军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敌军袭击镇东里时，有些警卫显然在睡觉。前哨的几名士兵把敌军误认为是附近前哨阵地上的南朝鲜士兵。有几名美军赤着脚从山上跑进了院子。米凯利斯和他的参谋把士兵从吉普车和卡车底下拽了出来，强令他们进入阵地。有一名士兵还突然变得狂暴无比，端起机枪向自己的同胞猛扫过去。一名军官瞄准他，一个点射把他打伤，才终止了这场屠杀性的扫射。米凯利斯、切克和其他军官以及军士渐渐地制止了混乱，开始有条不紊地组织反击。

A连连长洛根·E·韦斯顿上尉向能控制指挥所的山上的敌军阵地反击。他朝山顶上的两挺敌机枪开火，用M-1步枪准确地消灭了敌机枪手。在这场战斗中，韦斯顿被敌军炮火打伤了大腿，但经急救后他又返回火线，随后再度两次负伤。尽管他三次负伤，但拒不撤下。早在10天前，他在报恩附近指挥作战时，也同样表现得十分出色。

第1营很快就占领了指挥所附近的高地。该营的迫击炮

和无后坐力炮现在也投入了战斗。没有过多久，105毫米榴弹炮就根据刚夺取的步兵阵地的报告，向敌军集中的地方发射白磷炮弹。

北朝鲜人发动进攻时，他们无疑知道炮兵就在镇东里，因为8月2日下午有几小股敌军曾用轻武器向炮兵打了一阵。但当时那里没有步兵，而且敌人显然没有料到第二天早晨会在那里遇到任何步兵。如果说北朝鲜人的袭击使第27步兵团指挥所的人大为吃惊，那么他们自己反倒因切克中校的营之出现而震惊不已。一旦交上火，初次进攻失败后，当地北朝鲜指挥官至少又派了一个营去增援镇东里的那个营，企图挽回局势。

第8野战炮营营长奥古斯塔斯·T·特利中校发现了这个增援营。敌军乘卡车从1000码以外的咸安公路上自北而来。卡车停下后敌人开始下车。特利中校的炮营把炮口对准了他们，准备定时射击。一阵炮弹倾泻过去之后，敌军士兵急忙逃散到山里。这样，敌军实施的反攻计划未能实现。

到了中午1时，北朝鲜人已从镇东里附近撤出。据美国巡逻兵统计，那里有400具敌军尸体，其中很多是在第8野战炮营向正在跳下卡车的敌军轰击的那一地区。守卫镇东里的官兵们估计，他们打死打伤敌军600人。8月3日美军在镇东里的伤亡情况是：第1营死13人，伤40人，各部队共伤亡60人。

后来通过审讯敌俘得知，进攻镇东里的敌军是北朝鲜第6师第14团的两个营。早晨发起攻击的那个营的任务是在该镇设置路障，该团另外两个营绕到东边，其任务是在更靠近马山的地方设置路障。其中一个营返回镇东里，在下车时被美军炮兵驱散。敌军作战指挥部设在镇东里北面的西北山上。敌军在这一仗中使用了商务电话线，通信兵把电话线接

通到第27步兵团的总机上，监听到了敌军的谈话。那天（8月3日）夜里，一名作战参谋和一名翻译听到了北朝鲜第6师师长就第14团的惨重损失训斥该团团长。

第14团的首要目的是切断通往马山的公路，而另外一个团（即第15团）的任务显然是攻占马山或马山周围的高地。敌军进攻镇东里失利后，第15团没有攻打马山，却渗入了该镇西南的高地。

敌军第6师从河东出发后神速向东进军。7月27日首先与美军遭遇，如今一周之后已损失惨重，死伤过半。在中岩里“大峡谷”和镇东里之战后，双方都在重整旗鼓，准备在通往马山的公路上再作较量。

7月下旬迂迴包抄第8集团军左翼的行动是北朝鲜在汉江以南的战术作战中构思最妙、走得最好的一着棋。它有取胜的可能性，那就是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半岛。第8集团军被迫牺牲中部战线来加强西南部的战线，并重新部署洛东江后面缩短了的防线，后来它被称为“釜山防御圈”。

8月初，沃克将军收到了一份他认为是真实性可靠的情报，说敌军从群山和南至丽水的其他港口从水路增援在朝鲜西南地区实施包围计划的北朝鲜部队。沃克说，如果敌军不是抢占朝鲜西南各港口，而是直扑釜山，他就来不及调动军队来阻止敌军。

对第8集团军来说，后来的局势再也没有象1950年7月底8月初那几天那样危急。北朝鲜军队再也没有象其光荣的第6师和第4师经过晋州和居昌胜利东进那样距成功仅咫尺之遥。代价惨重、浴血奋战的大仗并未终止，但是从战略眼光来看，联合国军最危急的阶段已过去；大量的联合国军增援部队正在或准备源源不断地抵达朝鲜。

第十五章 构成釜山防御圈

“每当我听到别人谈起防线时，我总认为我在听他们谈论中国的长城。好的防线是大自然的作品；好的防御设施是正确的部署加上勇敢的士兵。”

——莫里斯·德·萨克斯《战争艺术遐想》

一、第25师向南转移

8月1日天一亮，美军第24师就向尚州以南中部战线的新防御阵地转移。当天下午3时，第8集团军司令部给基恩将军一个电话，突然通知他改变师部的计划。第8集团军命令该师准备南移到洛东江畔的三浪津。该师将去那里阻止敌军东进，还要准备向西进攻。

8月2日午后一小时，该师师部的先行组从福星洞出发了。那天上午，基恩将军和随行人员乘飞机随后跟上，途中在大邱停留，参加在第8集团军司令部举行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沃克将军把该师的目的地从三浪津改为马山。

基恩将军使用从传令兵到电台等所有能用得上的通讯工具和手段，告诉该师在路途中的各部队：命令已改变。

第25师只能沿着一条公路行进。这条公路从尚州南伸到金泉，然后转东南方向通往洛东江畔的倭馆。他们只能步行或乘车到倭馆，然后从倭馆乘火车到马山。金泉——倭馆公

路是中部前线的主要供给线，因此，第25师沿公路南下的时候，极有可能与北上运送物资的车队发生冲突，造成混乱，延误时间。第8集团军司令部意识到这一危险，兰德勒姆上校调集了从司令部到集团军作战处所有能腾出手的军官来协助维持秩序，保证第25师的行动。军官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公路条件受阻、或因其它部队的出现和运动可能会引起麻烦的地段上。

为了确保必要的铁道车辆把该师从倭馆南运，他们也需做出同样甚至更大的努力。当时由于敌军处处把前线向南推移，疏散物资和撤退部队对铁道车辆的需求量很大，铁路调车场的拥挤状况几乎无法描述。寻求运输工具的部队强行征用机车，车厢堵塞轨道，当地难民往车厢里蜂涌，甚至有可能发生大的骚乱。正值此时，南朝鲜第17团向西南居昌地区移动，以增援力渐不支的第24师前线，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交通的紧张程度。如果没有美国运输部队的筹划、监督和艰苦的工作，南朝鲜的铁路系统此时必定会陷于瘫痪。

在倭馆，8月2日夜到3日晨，整个通宵都在往火车上装载重装备和重火器，如155毫米榴弹炮等。8月3日5时30分，最后一批部队乘坐的第73卡车连的卡车赶到了。这些浑身上下沾满泥垢的士兵们登上棚车和敞棚货车，于6时开赴新的前线，他们的装备也随车一起运走。一小时之后，该师最后一批装备已装入车厢运往马山。

第25师指挥所的主要人员乘了一整天的车后，于8月2日晚9时15分到达马山。其战斗部队中，第35步兵团先动身，8月3日上午10时就靠近了马山；第24步兵团于当晚7时30分到达。基恩将军白天抵达马山，担负起指挥洛东江以南所有的联合国军部队的任务。在36小时之内，第25师靠步

行和乘坐汽车与火车走完了150英里的路程。

沃克将军说，这次“永垂史册的机动”挽救了釜山；他还说，如果该师在通过经由金泉的唯一公路时，北朝鲜人向金泉防线猛烈进攻，“我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沃克将军和他的参谋们意识到朝鲜西南局势的严重性，并全力以赴、坚决果敢地对付这一局面，筹划与实施了朝鲜战争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决策。

二、联合国军撤退至洛东江以南

到7月底，敌军的压力迫使沃克将军把第25师从中部调往南部，也迫使他决定把第8集团军撤到洛东江彼岸。当然，这一决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前一步骤的结果。撤退定于8月1日夜里开始。

7月30日，从居昌被赶出来的第24师第34步兵团在三杰里附近通往陕川和洛东江的公路两侧防守。同一天，第21步兵团（不包括仍在东海岸盈德的C连和一个81毫米迫击炮分队以及刚归属于第1骑兵师的第3营）渡过了洛东江，驻扎在第34步兵团后侧。南朝鲜第17团也赶到，进驻了第34步兵团右（北）侧的高地。第二天上午，第34步兵团撤到第21步兵团的后侧。根据丘奇将军的口头指示，斯蒂芬斯上校负责指挥第21和第24两个团。

第34步兵团撤到第21步兵团第1营后侧之后，斯蒂芬斯把南朝鲜第17团调回到他部队的旁边，左右各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留作预备队。第二天（8月1日），北朝鲜人同时向两翼发动进攻，但被南朝鲜部队打退。丘奇将军本来打算让第34和第24步兵团从正面钳制住北朝鲜人，而派南朝鲜第17

团翻山对敌军实行侧翼迂回、从后侧予以打击。但这一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集团军司令部就下达了撤退命令。南朝鲜第17团此时声誉很高。团长金上校个头不高，28岁，在其下属官兵中深孚众望。在此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丘奇将军问金上校，他的南朝鲜部队是否能守住他们那段防线，他回答说：“美国人能守多久，我们就能守多久。”与会的人对他的这番话深信不疑。

8月1日，第8集团军对朝鲜所有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发出命令，要求他们有计划地撤到洛东江后面。这道命令证实了以前向各部队口头和零散发出的、关于重新部署釜山防御圈主要防守阵地的命令。

8月2日上午9时45分，斯蒂芬斯上校接到了第8集团军发出的撤退命令。他立即派遣第34步兵团渡过洛东江到灵山地区。白天，在第21步兵团和南朝鲜第17团打退敌军试探性进攻时，他就拟定好计划，准备全部人马在当天夜晚撤到洛东江东岸。

8月2日夜，第21步兵团顺利地撤到洛东江东岸。午夜后45分，该团最后一批人跨过了高灵——大邱大桥。两小时后，第14战斗工兵营也过了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的南朝鲜第17团于8月3日清晨6时30分过了江，斯蒂芬斯上校当时与他们在一起。工兵想在7时15分炸桥，但未成功。白天，第3战斗工兵营又在准备炸桥，到晚上才将其炸毁。前一天晚上10时，工兵炸毁了第24师防区内的另一座洛东江大桥，该桥在高灵桥以南20英里的地方，连接草溪与第24师师部所在地昌宁。

8月3日晚，该师的第3团（即第19步兵团）被第25师第35步兵团从马山以西中岩里“大峡谷”阵地上替换下来。该

团随后向东北前进，渡过洛东江，第二天到达第24师师部的所在地昌宁。第19步兵团从7月13日入朝参战到8月4日为止，1/4吨的卡车损失了80%，3/4吨的卡车损失了50%，2.5吨的卡车损失了33%。该团各种供给都不足，服装、手榴弹、4.2英寸迫击炮弹、照明弹和曳光弹几乎都无法弄到。

在第24师向洛东江东岸运动的同时，该师北面比邻的第1骑兵师遵照集团军部的命令开始从知礼——金泉地区撤到洛东江东岸的倭馆。该师除第5骑兵团外，撤退还算顺利。第5骑兵团最后撤离，它与敌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个营几乎遭到全歼。然而，到8月3日天黑时，除了担任后卫的第8骑兵团第1营外，该师所有的部队都越过了洛东江。第1营在倭馆桥西南的星州公路上担任阻击任务。

第1骑兵师所有的部队一旦过江，倭馆处跨越洛东江的主要铁路桥和公路桥即行炸毁。这些桥梁是洛东江上最重要的桥梁，盖伊将军在安排炸桥计划时命令说，除他本人外，任何人不得下令炸毁桥梁。8月3日黄昏时分，几千名难民从洛东江西岸涌向桥头，第8骑兵团的后卫一开始过桥，后面就会跟上一大群难民。这样反复多次。师长命令后卫回到西岸以阻止难民过桥。一切安排好之后，部队再跑步到东岸以便炸桥。这个计划试了好几次，但每次难民们都紧紧跟在后卫士兵的身后。最后，天都快黑了，盖伊将军感到别无它法，就下令炸桥。作出这一决定是于心难忍的，因为毁桥时好几百名难民不幸丧生。

在战争初期，难民问题对联合国军司令部来说始终是一个麻烦和危险。据估计，在7月中的两个星期里，有380000左右的难民涌进了南朝鲜部队控制的地域，而且这个数目以每天25000人的速度递增。在敌人进军的地区难民最多。

1950年的7月和8月间，通过联合国军防线的难民比朝鲜战争中其它任何一个时期都多。

在炸毁倭馆的桥梁后，第8集团军于8月4日上午炸毁了它前沿洛东江上的所有桥梁，其各部队进入东岸防御阵地，等待敌军渡江。

在从倭馆向北面和东面延伸的弧线上，南朝鲜部队各师为了与第8集团军8月2日夜间的行动相协调，也撤过了洛东江。在撤退时，南朝鲜部队打了几场硬仗。8月2日，南朝鲜第1师在江北激战，而南朝鲜第8师第16团在安东与北朝鲜第12师打得更残酷。

7月底8月初这段日子里，沃克将军的部队未能执行与敌军保持接触的命令，对此他显然十分关注。7月30日，在准备撤到釜山防御圈时，他曾命令所有的部队与敌军保持接触。三天后，情况迫使他重申这一命令，并责成师长们亲自注意此事。这天晚些时候，他认为有必要再发布一道命令，要求“各部队每天进行反击……指挥官们必须立即采取迅速、果断的行动，以保证此命令以及以前同一内容的命令毫不迟疑地得到贯彻执行。”沃克说：“反击是防御的决定性因素。”

众人所称的“洛东江防线”是第8集团军打算固守的关键阵地。8月4日，丘奇将军向第24师发布了一项命令，这一命令在当时美军部队下达的命令中具有代表性。他要求全师每个人都了解这一命令。命令说：

“必须修筑防御阵地和预备阵地，勘察道路，加强夜间的江面巡逻，完善通讯联络，各自尽忠职守。若人人尽力备战，在遭到进攻时就会有决心在此战斗到底，而不会后退、也无须后退半步。”

“所有士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武器、弹药和筑壕工具，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名能自卫的战士。我们很多损失皆因在时间充裕时却未能掘好散兵坑。”

三、釜山防御圈

美军和南朝鲜部队 8 月 4 日所进驻的釜山防御圈呈矩形，南北长 100 英里，东西宽 50 英里。该防御圈西以洛东江为界（但这一方向的最南端在洛东江与南江汇合后东拐处以南 15 英里的地方），东临日本海，南与朝鲜海峡为邻，北至倭馆以北到盈德的蜿蜒山峦。东海岸的盈德在该防线的东北角，釜山在东南角，马山在西南角，大邱在南北线的中点附近，但距面临威胁的防御圈西侧仅 10 英里。马山在釜山以西 30 英里，大邱在釜山西北 55 英里，浦项在釜山东北 60 英里，盈德在釜山东北 90 英里处。除了洛东江三角洲和大邱与浦项之间东西走向的山谷外，该地带崇山峻岭，地势崎岖不平，浦项东北的山区更为险陡。

在部署守卫这一防御圈时，第 8 集团军认为至少需要两支预备部队。一支放在大邱东南 10 公里的庆山附近，可以用以支援该防御圈中部的任何地方，也可以支援东海岸的浦项地区；另一支部署于三浪津——密阳附近，以对付敌军对洛东江下游或马山走廊一带可能或实际的突破。

沃克将军此时向远东司令部汇报说，他认为第 24 师要彻底休整之后才能有战斗力。他也怀疑第 25 师是否有进攻能力。他说，他打算使用 30000 名南朝鲜受训的新兵，主要用于充实现有的南朝鲜各师，使其编制满员。此事完成之后，他就将开始组建新的南朝鲜师。

釜山防御圈战刚开始建立时，联合国军沿弧形曲线从西南到东北是这样部署的：美军第25步兵师、美军第24步兵师、美军第1骑兵师，然后依次是南朝鲜第1师、第6师、第8师、首都师和第3师。

在西南，第8集团军原想把防线固定在海岸附近的晋州山口，但敌军已把防线向东推到镇东里西面，防线从海岸起，经过那里向北延伸到宜宁南面的南江，也就是南江和洛东江汇合点以西几英里处。防线上从南到北依次排列着第25师第27团、第24团和第35团，其中也有一些南朝鲜部队（闵特遣队），特别是在第24步兵团的防区内。师指挥所设在马山。此外，基恩将军当时手头还有隶属于他指挥的第5团战斗队和第89中型坦克营。

与第25师对峙的是北朝鲜第6师和第105装甲师的第83摩托化团。

在联合国军防线上，与第25师为邻的是美军第24师，其防区在南江以北，沿洛东江东岸25空哩、或者说是40英里的江防。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的是第35步兵团、第21步兵团和南朝鲜第17团。第19步兵团8月4日从马山前线到达后进行了重新装备，被编为该师的预备队。第21步兵团的防线很长，团长斯蒂芬斯上校在主要防线上配置了第14战斗工兵营的7挺50毫米机关炮及其射手。师指挥所这时已迁到密阳。

8月3日，第8集团军划定第24师和第25师的分界线为洛东江南岸，指定由第24师负责江上的桥梁、渡口和小船。丘奇将军则移到北岸，如果他认为有必要，就毁坏所有的船只和渡口，把炸药安置在桥上，等他一声令下，就炸毁所有的桥梁。这时，第8集团军打算让第2步兵师的第9和第23团于8月8日晚把第24师从防线上替换下来，但后来情况有

变，使该计划落空。

与第24师对峙的是北朝鲜第4师。

在第24师北面防守的是美军第1骑兵师，防线长18空哩，一直延伸到倭馆以北3英里处。洛东江实际防线长约35英里，该师防区从南到北依次部置着第7团（欠被编为师预备队的第1营），第8骑兵团和第5骑兵团。该师指挥所设在大邱，大邱也是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它位于洛东江以东10英里处，在第1骑兵师中部防线后面。

与第1骑兵师对峙的是北朝鲜第3师。

这三个美军师各自防守一条20到40英里长的战线。此时的洛东江防线很象1941年德军第一次撤退后在莫斯科的防线，当时古德里安（1888—1954，法西斯德国将军，1941年任第二坦克集团军司令，1941年12月莫斯科战役失败后被希特勒撤职——译注）的每个师要防守25到35英里长的战线。

在倭馆以北，南朝鲜第2军的第1师和第6师守卫着沿洛东江向北20多空哩长的防线以及从那里再往东北至义城的10英里防线。从那里起，南朝鲜第1军的第8师和首都师继续把防线经过义城向东北延伸到海岸边的盈德。在东海岸，南朝鲜第3师扼守在联合国军防线的右翼重地。南朝鲜军总部设在大邱，其前进指挥所在新宁。南朝鲜第1军司令部设在义城；第2军司令部设在军威。

在倭馆以北，北朝鲜第15师和第13师的一部与南朝鲜第1师相对；在东面，北朝鲜第13师的一部和第1师与南朝鲜第6师对峙；再往东，北朝鲜第8师与南朝鲜第8师抗衡；以下是北朝鲜第12师与南朝鲜首都师在安东南面对垒；最后，在东海岸，北朝鲜第5师和第766独立步兵团与南朝鲜

第3师相持

总之，南朝鲜军守卫从倭馆稍北起的整个防线的东半部；美军第8集团军守卫其西部或者说南部。南朝鲜部队的防线长80空哩；第8集团军的防线长65空哩。防线上大部分多山和通讯线路最差的地区由南朝鲜部队把守。

北朝鲜军队由两个军组成：第1军指挥对釜山防御圈西面的作战，在美军部队正面；第2军指挥对釜山防御圈北半部或者说是东半部的作战，在南朝鲜部队正面。敌军这一阵容在整个釜山防御圈作战阶段都没有改变。

北朝鲜军队于1950年6月10日前后在平壤正式组建第1军，于1950年6月12日在同一地方成立第2军。1950年8月初，北朝鲜第1军包括第3师、第4师和第6师（后来还包括第2师、第7师、第9师和第10师）；第2军包括第1师、第5师、第8师、第12师、第13师和第15师。第105装甲师分属这两个军作为支援部队。

可以把釜山防御圈看成是估评朝鲜战争中美军战斗情况的分界线。釜山防御圈第一次形成了一个由部队组成的连续不断的战线。士兵们知道他们左右是哪一个部队，后方又有预备队支持，就表现出更强的战斗意志。在这以前，在整个7月份和8月的最初几天里，几乎没有超过营或团阵地的连续不断的作战，两翼一般暴露在外，翻山越岭的敌军很容易迂回包抄防御阵地，增援部队往往又相距甚远。美军士兵们意识到他们的阵地孤立无援，常常不愿坚守阵地去打败仗。在1950年7月，几乎没有人认为在朝鲜战死是值得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人去战斗，保存自身就占了上风。

四、开战首月美国空军 作战与加强

战争进行一个月以后，7月底空军的战术和战略支援以及后勤供给的情况对8月份釜山防御圈激战的进程都产生了持续和深刻的影响。

在朝鲜战争的头一个月里，空军给予地面部队的近距离支援对制止北朝鲜人占领整个朝鲜起了关键作用，它帮助美军为建立釜山防御圈而赢得了时间，以便运送增援部队，聚积所需物资。到7月中旬，联合国空军已打得敌军部队、装甲车和卡车在白天几乎不敢行动。这就给北朝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其难以支援前线部队，减缓了北朝鲜人的进军速度。

在第一个月，联合国空军部队包括美国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还有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一些飞机和部队。到7月底，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得到的空军支援在比率上要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布莱德雷将军（1893—1981，美国陆军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初任第2集团军司令。——译注）的第12集团军。

7月中旬，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开始对敌军后方的战略目标实施强化轰炸。第一个这样的目标是东海岸的元山。这是个交通中枢，它从铁路上和海上把苏联西伯利亚的海参崴与北朝鲜连在一起，铁路从那里伸到北朝鲜所有的集结中心。战争初期俄国支援北朝鲜的大量物资是从元山运进的，因此从一开始元山就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军事目标。远东空军在朝鲜战争中第一次实施的重型战略性轰炸就是于7月13

日向这座繁忙的港口城市投下400吨的破坏炸弹。三天后，30架 B-29型轰炸机空袭了汉城铁路调度场。

轰炸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阻止敌军架设浮桥在汉城跨越汉江，并炸毁那里已修好的铁路桥。7月份，B-29型飞机几次想炸毁铁路桥，都未成功；但在29日，12架轰炸机成功地袭击了浮桥，并报告说该桥已被炸毁。第二天，47架 B-29型飞机轰炸了东北海岸兴南的一座重要化工厂。

与此同时，在黄海海面执行任务的美国“福奇谷”号航空母舰上的舰载飞机于7月22日在北朝鲜的海州摧毁了6部机车，炸毁了一列有33节车厢的列车上的18节车厢，破坏了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

到7月22日，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已制定出一项遮断北朝鲜铁路运行的全面计划。该计划旨在阻止敌军和敌军物资从北朝鲜进入战区。只要切断两点——（1）平壤铁路大桥和铁路调度场，（2）咸兴大桥以及咸兴和元山的调度场——就可以割断通往北朝鲜的铁路交通；摧毁汉城附近汉江上的铁路桥梁就会切断通往战区的铁路交通。7月28日，远东空军给轰炸机司令部一份清单，上面列着铁路遮断计划中的目标。两天后，又制定了一个类似的公路遮断计划。8月份的第三天，远东空军给第5航空队和海军各发一份攻击目标清单，以协调38°线以南的遮断行动。大体上说，空军第5航空队和远东轰炸机司令部的轰炸区域以汉江为界。

到7月底，远东空军每天出动的飞机已经达到400架次。它一共出动了8600架次，其中4300架次作近距离支援，2550架次实施近距离遮断，57架次进行两次战略轰炸，1600架次执行侦察和运输任务。

快到月底时，第一批战斗机增援部队从美国到达了远

东。7月23日，27000吨的海军航空母舰“拳击手”号以创纪录的速度8天零7小时横穿太平洋到达日本，带来了从国民警卫队航空中队借到的145架F-51“野马”式战斗机。到7月30日，远东空军共有890架飞机——F-80型626架，F-51型264架，——但只有525架配备到部队，能够随时升空作战。

作近距离支援作战的战斗机所使用的有效武器是火箭、凝固汽油弹和50毫米的机关炮。凝固汽油弹是一种胶凝汽油，挂在机翼的油箱上，触地时导火索即会引爆，产生灼热。这种四处飞溅、光焰熊熊的液体是具有双重功能的武器，既能燃烧又具有摧毁力，在阵地上或阵地附近爆炸时，令人胆战心惊。凡是看到这种巨大的罐形油箱猛地扑向大地、爆发出桔红色的火球以及随之而来的滚滚浓烟的人，都不愿意抵挡这种进攻。

战争初期阶段，航空油消耗十分巨大，而远东地区的航空油供给相对不足，这就成了后勤部门的一个严重问题。远洋油轮几乎难以跟上航空油消耗的速度，虽然情况还未严重到迫使飞机停飞的程度，但距那一步也不远了。有时候日本油站的油已全部告罄——所有的燃料都在空军兵站。

就在第8集团军准备退守到洛东江后面之际，大批地面增援部队从夏威夷和美国赶到朝鲜。在与时间和空间的竞赛中，美国总算险胜了。

由戈德温·L·奥德韦上校率领的第5团战斗队共三个营从夏威夷出发，在海上行程九天之后于7月31日首先到达。一同到达的还有14辆M-26型“潘兴”式坦克和第555（三镍）野战炮兵营。该团一到达釜山，第8集团军的命令早已下达，命它火速奔赴马山，隶属第24师指挥。该团的先

头部队第二天（8月1日）傍晚到达马山。第二天上午，全团已到达该城北面的集结地域。

该团有很多夏威夷人，还有一些人来自有名的第442团战斗队和第100营战斗队。这两支部队是由在美国生长和受教育的第二代日本移民所组成的步兵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声誉颇高。该团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与支援它的第555野战炮兵营之间有紧密的同志之谊。

也就是在7月31日这一天，从美国本土来的第一批地面部队进入釜山港口，这就是第2步兵师第9步兵团。第9步兵团是美国陆军中历史最长的团之一，因为1900年在中国镇压义和团功勋卓著而被称为“满洲团”。该团第2营于7月17日从华盛顿州的塔科马起航，是第一支从美国本土奔赴朝鲜的步兵部队。第9步兵团由约翰·G·希尔上校率领，立即前往大邱东南10英里外的庆山，被编为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第15野战炮营作为该团的炮兵支援部队随同前往。8月2日凌晨1时30分，第8集团军命令希尔上校作好准备，当天下午4时后接到命令一个小时之内部队就要出发。

第2师第23步兵团于8月5日开始到达釜山。就在那天上午，该团第1营接到命令，要作好准备，在接到通知后一小时之内就出发。

第三支主要增援部队于8月2日到达朝鲜。这就是暂编海军陆战旅，由爱德华·A·克雷格准将指挥。该陆战旅于7月7日正式组建，两天后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地亚哥和长滩登船，14日驶向远东。他们还在海上航行时就接到命令，要他们绕过日本直接驶向釜山。7月25日，远东司令部作战部部长赖特将军口头命令克雷格将军（当时克雷格将军与他的先行人员都在日本）改变他的陆战旅的计划，不去驻

扎神户—大阪—京都地区，而是去朝鲜向第8集团军报到。陆战队员们于8月3日在釜山登陆，然后立即奔赴马山，被编为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8月26日，该海军陆战旅归属到第25师。陆战旅包括第5海军陆战团，由雷蒙德·L·默里中校指挥，外加上陆战旅旅部小组。该团的三个营每营只有两个步枪连和一个重火器连。该陆战旅有4725名官兵，大部分军官和65%的军士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麦克阿瑟将军最初打算把这支海军陆战旅派往敌后进行两栖作战，然而该部队到达远东水域时，局势要求它在釜山登陆。当时似乎是每一个能抓得到的人都得去守卫釜山防御圈。

第8072中型坦克营是在日本装备起来的一个临时性部队，其坦克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从太平洋岛屿战场上找来经过修理的。该营于8月4日到达釜山（其A连已先期到达）。三天后，第8集团军把该营的部队和装备调到第89中型坦克营。其它坦克正在运送的途中。“卢森堡胜利”号轮船载着80辆中型坦克于7月26日驶离旧金山。

从美国送来的补充兵员也开始涌入远东司令部，准备受领去朝鲜的任务。7月份，几百名军官和5300名应征入伍的补充兵员中的5287人到达了日本，然后又都匆忙地赶到朝鲜。远东司令部指出，补充兵员的数量在8、9月份会增加，到10月份会达到16000人。在7月下旬，飞机平均每天从美国的西海岸空运42名军官和103名士兵到朝鲜，比原来估计的每天240人的空运量要少100人左右。

7月份运进釜山港口的战备物资的种类表明为什么联合国军司令部若想阻止北朝鲜人获胜就必须死守这座重要港口周围的“釜山防御圈”。

从1950年7月2日到31日这一段时期里，共有309314吨的物资和装备卸在釜山，平均每天卸货10666吨。

第一批重型起重机——一部60吨的起重机和两部履带式起重机——于7月23日运到了釜山。它们是用船从900英里以外的横滨拖来的。直到8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辆100吨的起重机才运到釜山。7月份的后半个月里，釜山确实成了一座繁忙的港口，此间共有230艘船到达，214艘驶离。在这期间，从这里上岸的有42581名官兵、9454辆汽车和88888长吨的物资。在蔚山和水营这两个较小的港口，驳船、油轮和登陆艇把弹药和汽油卸到海滩上。

由于水面运输开始满足需要，到7月底，从美国空运急需物品的次数逐渐减少。有些物品（如3.5英寸新式火箭筒等）仍主要靠空运。8月份，每天按计划空运900件到朝鲜。海军战斗机使用的5英寸“锥形装药”新式火箭弹是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印约克恩海军军械试验站研制成的。起初，这种火箭弹全部靠空运。7月29日，空军一架专机从印约克恩装载了首批200枚锥形装药弹运往远东。

在乱哄哄地忙过最初几周后，美军方面开始采取措施，减少从日本大规模空运物品到朝鲜。7月15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向第8集团军提出一项建议，从博多—门司地区每天发一班轮船到釜山，并为这班轮船专门从东京——横滨地区发出快运货车。“红球快运”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每天能装运300吨朝鲜急需的货物和补给品。“红球快运”把货物从横滨运到佐世保仅需30多个小时，货物从横滨到釜山共需53个小时左右。第一班载有优先运送的货物的快运列车于7月23日下午1时30分从横滨发车，两天后开始每日定期发车。根据时刻表的安排，这趟“红球快运”每晚11时30分从横滨发

车，第二天早晨5时42分到达佐世保，然后将货物直接从火车装卸到货轮上。货轮定于每天下午1时30分起航，次日凌晨4时抵达釜山。

陆军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治理好釜山至前线各铁路车站近乎混乱的铁路运行局面，整个7月份几乎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到7月18日，他们制定出两条线路的每日列车定期运行表：（1）釜山—大邱—金泉主线及从金泉到咸昌的支线；（2）釜山—永川—安东直至东海岸的单轨线及从永川到浦项洞的支线。随着战线的迅速南移，7月底以后，火车再没有开出大邱和浦项以远。敌军在西南部的威胁增加后，每天有一列补给货车从釜山发往马山。在7月1日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南朝鲜控制着1404英里的铁路线，到7月底已经缩短到431英里，损失了973英里，也就是2/3还多一点。

7月份共有350列各类火车从釜山开往前线，其中包括2313节货车车厢，运载了69390短吨的货物。从釜山开往前线的还有71列运送部队和补充兵员的客车。从前线返回釜山的列车中有38列医列，送回2581名伤病员；还有158节货运车厢，主要装的是个人物品，有的部队指挥官想把凡是打仗用不着的东西都从士兵们身上拿走。

因为朝鲜的铁路是日本人建的，所以一旦知道有什么部件需要修理或替换，很快就能从日本“全国铁路”借到并空运到朝鲜。当时在日本做的最大最重要的铁路买卖之一就是购买了25辆标准轨距的机车到朝鲜使用。到8月1日，南朝鲜国家警察已经开始担负起保卫所有的铁路桥梁和隧道的任务，武装警卫已驻扎在每座铁路桥和隧道边，人数根据警卫目标的重要性而定。

7月份重新装备了南朝鲜军队，这本身就是一个后勤部

门的大问题。为了满足其部分需要，日本制造商在8月份承包了为南朝鲜军队生产68000辆车辆的任务，其中大部分是货车和自动卸货卡车，第一批货要在9月份送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用在日本重新装配的榴弹炮来补充南朝鲜部队在战争最初几星期内的损失，这些榴弹炮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

在美国介入后的第四个星期，一些正式程序似乎表明，联合国军司令部预计这场战争会延续一段时期。麦克阿瑟将军在7月23日宣布，联合国军司令部执行1949年日内瓦战俘公约的规定。李承晚总统代表大韩民国也同样宣布接受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随后，麦克阿瑟将军在7月24日成立了正式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总部设在东京。第二天该总部颁发了联合国军第一号公报。

五、釜山防御圈双方兵力对比

尽管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美军损失惨重，但在朝鲜的美国士兵和武器却在稳步增加。一开始，美军死于酷暑的人与死于炮火的人一样多。气温升到了华氏110度，洛东江附近的山又几乎是荒山秃岭，寸草不生，可饮水极少。在朝鲜南部阴凉处也少见。头上烈日灼人，脚下山坡难爬，常常累得人头晕目眩。士兵们双腿无力攀登陡峭的高山，他们在这种无法适应的严酷考验面前甘拜下风。

美军战斗伤亡最大的是陆军的步兵。海军和空军这一期间几乎没有战斗伤亡。到1950年7月31日，美国陆军在朝鲜的伤亡总数达6003人：1884人阵亡，2695人受伤，523人失踪，还有901人据说是被俘。几乎80%的伤亡发生在后半个月。战

斗伤亡总数中的大部分是第24步兵师的人。到8月4日为止，该师已有85人阵亡，895人受伤，2650人失踪，战斗伤亡总数为3610人。

在战争爆发后最初的六个星期里，南朝鲜军队损失十分惨重，但确切数字无法知道。阵亡的、受伤的和失踪的加在一起大约70000人。大部分南朝鲜部队在7月份几乎不停地作战。在美国，报界对美军作战宣传较多，但普遍低估、也不甚理解南朝鲜部队在阻止北朝鲜进军中发挥的作用。南朝鲜军队的损失一般讲大大超过了第8集团军。举例来说，8月1日这一天，南朝鲜军队伤亡812人（84人阵亡，512人受伤，216人失踪），而美国陆军只损失285人；8月3日他们伤亡1133人（128人阵亡，414人受伤，591人失踪），而美国陆军仅损失76人。

如果对南朝鲜部队损失70000人的估计大致准确，那么到1950年8月5日为止，联合国军一共损失了约76000人。

根据北朝鲜人自己所公布的数字，他们在这一时期所遭受的损失比当时美国军方人士估计的要大得多。7月29日，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门估计敌军损失了31000人，陆军部则估计是37500人。实际上，根据对战俘口供的研究，北朝鲜的伤亡人数似乎应该是58000人左右。数字相差如此悬殊，显然是因为美国当局没有意识到南朝鲜军队给敌军造成多大的伤亡。敌军在向前推进时，是无法统计他们的死亡人数的。在有些战斗中，南朝鲜部队大量杀伤北朝鲜军队团一级部队的有生力量，有时甚至是整个师。

由于低估了敌军在战争爆发后头五个星期的损失，因而大家对联合国军司令部面临的、沿釜山防御圈而立的敌军兵力都估计过高。敌军8月4日和5日开始横渡洛东江向釜山防

御圈的联合国军发动进攻时，其参战的11个师、一个机械化独立团和一个独立步兵团加在一起大概不超过70000人。对敌军8月5日主要部队兵力的估计可列表如下：

部队	兵力
第1师	5000人
第2师	7500人
第3师	6000人
第4师	7000人
第5师	6000人
第6师	3600人
第8师	8000人
第12师	6000人
第13师	9500人
第15师	5000人
第105装甲师（40辆坦克）	3000人
第83摩托化团（独立于第105装甲师）	1000人
第766独立步兵团	1500人

到8月5日为止，还没有得到敌军被摧毁的坦克的可靠数字，也无法弄确实第105装甲师坦克部队的伤亡人数，但数目一定很大。整个7月份敌军只补充了少量坦克。第一次大量补充坦克显然是在8月15日前后，当时有21辆新坦克和200名坦克兵抵达前线。很多新坦克还没有开进战区就被飞机炸毁了。有一名被俘的敌军少校说，大邱战役开始时，装甲师已只剩下20%的兵力了。8月5日这一天，北朝鲜人在前线大概只有3000名装甲兵和40辆坦克。

尽管没有确切情报、未弄清到8月5日为止敌军还有多少门火炮和重型迫击炮投入战斗，但据估计只剩下北朝鲜人

开战时数量的1/3。例如，据说第4师的炮兵在该师8月5日到达洛东江时只剩下12门火炮了。

麦克阿瑟将军给陆军部的官方报告表明，1950年8月4日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兵力为141808人，

部队	兵力
总数	59238人
陆军总数	50367人
欧洲驻朝鲜军	2933人
驻朝鲜军事顾问团	452人
第1机械化师	10276人
第2步兵师	4922人
第24步兵师	14540人
第25步兵师	12073人
釜山基地	5171人
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	4713人
远东空军（朝鲜）	4051人
其他	107人
南朝鲜军队（估计数）	82570人

这份报告表明，8月4日这一天，美军的地面作战部队共达47000人。此时南朝鲜主要战斗力量是5个步兵师。这5个步兵师的兵力近期已经扩充到45000人左右。

这样，8月4日这一天，联合国军在前线的战斗部队大至为70000到92000人，在数量上超过了敌军。

实际上，8月初联合国军在前线与北朝鲜人的兵力对比较人们所说的要占优势得多。美国一家主要报纸7月26日登载了一份从朝鲜发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电讯，把敌军对盈德第1骑兵师的进攻描叙成“一浪高过一浪”。几天后这家报纸刊

登的一篇重要文章的副标题写道：“敌我力量对比仍然对我不利，至少是四比一。”其它美国报纸报道朝鲜战争时差不多是同一腔调。实际上，说敌军与联合国军的人数对比至少是四比一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陆军高级人士反复强调美军部队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从6月底南朝鲜军队几乎崩溃到7月20日这段时期，北朝鲜军队在数量上确实多于联合国军队，但比例从未高出二比一。到7月22日，在朝鲜的联合国军已与北朝鲜军队旗鼓相当，在7月份的最后几天里，联合国军已在数量上占优势，这一优势不断上升，一直持续到接近年底的时候。

第十六章 美军首次反击

——基恩特遣部队

“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中练就激烈战斗所需要的一切”。

——韦格提乌斯《罗马军制》

敌人自西沿着晋州—马山走廊向釜山推进，迫使沃克将军把当时到达朝鲜的所有增援部队集中到那里。增援部队包括第5团战斗队和装备有支援坦克和火炮的第1暂编陆战旅的6个步兵营。驻扎在那里的第8集团军的实力超过了釜山防御圈的其它地段，因此，沃克将军决定在这个朝鲜战场最南部的走廊组织一次反击。这将是朝鲜战争中美军的第一次反击。

反击计划产生于多重因素：一是第8集团军作战部计划处的分析；二是增援部队的到达；三是据有关情报，北朝鲜部队正在大邱以北集结。尽管8月初的军方情报认为敌人似乎正从中部向南线调动多达约两个师的兵力，但很快这一推测即被推翻，转而认为敌人正在向大邱以北地区集结。

集团军作战部计划处建议在近期内发动两次攻势。首先，由第8集团军于8月5日至10日在马山—晋州地区发动一次进攻；然后，在8月中旬，美军发起一次总攻击，沿马山—晋州走廊西进，一直打到丽水，再转向北沿顺川—全州—论山轴线向锦江推进，这是原来北朝鲜第6师的进攻路线，当

然方向恰恰相反。美军总攻击计划的前提是第2步兵师和3个坦克营8月15日前按时到达。对首次进攻计划审查后的结论是：反击部队“攻下晋州应该不成问题”。

沃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参谋部在一次会议上研究了这些建议，他们认为，集团军在后勤方面无力保障这样一次总攻击，而且兵力也不足。但会议还是批准了由第8集团军预备队对晋州实施反击的建议。反击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迫使北朝鲜部分人马向南移动，以减轻敌人对大邱地区防御圈的压力。

进攻行动一经决定，沃克将军立刻要求第5航空队使用其主力从8月5日晚到8月6日实施战场遮断，歼敌于马山至南江的战线之后。他特别责成第5航空队司令要阻止敌人从北部和西北部越过南江进入预定战区。

8月6日，第8集团军下达了进攻命令，其进攻部队命名为基恩特遣部队，进攻时间定在第二天早晨6时30分。这支特遣部队是以其指挥官、第25师师长威廉·B·基恩少将的名字命名的。

进攻开始时，基恩手下约有20,000人。基恩特遣部队由第25步兵师（欠第27步兵团和第8野战炮兵营，这部分兵力8月7日从前线撤换下来后编入第8集团军预备队）组成，另配有第5团战斗队和第1暂编陆战旅。它包括2个中型坦克营，即第89营（M-4A3型坦克）和陆战旅第1营（M-26“潘兴”式坦克）。第25师目前每个团下辖3个步兵营，但各营都缺编。

美军指挥官们对这块预定反击战场的地形和交通情况多少是有所了解的。在此之前的两个星期中，他们在这里的主要道路上前进或后撤，最远到达河东。这一走廊的地貌有鲜明特色，与邻区截然不同，在朝鲜的这一地带实施的作战行

动不会影响到防御圈的其它部分。

晋州—马山走廊南至朝鲜海峡，北起南江（从晋州至马山西北15英里的南江与洛东江汇合处）。位于马山湾的马山是走廊的东端，晋州位于走廊的西端，距马山27英里。两地间陆路的最近距离在40英里以上，走廊的平均宽度约为20英里。

走廊内大多是低山，山间有片片稻田，道道溪水环绕其间。在南江南侧，小溪多是南北流向，旱季河水少而浅。有两处山障横穿走廊，一处是在晋州东部，穿过这里的主要通道是晋州隘口，第二处，也是更险峻的山障是马山以西约8英里的西北山。

通过走廊的主要东西走向的公路是从马山经俭岩里，长岩里，茂村里到晋州的双道全天候公路。庆山南方铁路与这条公路干线在走廊内的大部分路段相平行，这是一条单线标准铁路，途中有许多山洞、隧道和高架桥梁。

从茂村里斜向东南的一条重要岔路将这条公路与镇东里以西3英里，距马山10英里的海岸公路相联，这条海岸公路环绕着南部从马山到晋州的不规则的海岸线。

1950年初夏的朝鲜气候干燥，与往常大不相同。通常7、8月都有季风大雨，降雨量平均达20英寸。但1950年的降雨量只有以往的四分之一。半岛南端天空晴朗无云，气温经常高达40℃，有时甚至到48℃。高温天气和60度的陡坡使得刚刚到达这里的陆战队和陆军部队很不适应，在反击行动的第一个星期里因酷热而倒下的官兵超过战斗减员的人数。

进攻计划要求基恩特遣部队分三路实施攻击，夺取晋州隘口，控制南江沿线。这次进攻将使用3个团：第35步兵团沿最北面的内陆公路，第5团战斗队沿第二条内陆公路至

茂村里连接处，第5陆战团沿南面的海岸公路。这样，陆战团位于左翼，第5团战斗队位于中间，第35步兵团位于右翼。第5团战斗队将率先在南线发起进攻，夺取晋州西5英里处的公路枢纽，然后继续沿右路前进。陆战队随第5团战斗队之后到达公路枢纽，接着向左机动，沿海岸公路实施进攻。这项计划要求第5团战斗队与第35步兵团在茂村里会合，然后从那里一起继续对晋州隘口进击，而陆战队则向南沿海岸公路经固城、泗川向晋州发展进攻。8月6日夜间，第5团战斗队和第5陆战团将接替镇东里以西防御阵地上的第27步兵团，第27步兵团将在马山集结，转为集团军预备队。

基恩特遣部队向西进攻的同时，第24步兵团要清除后方地区的敌人，重点在第35步兵团和第5团战斗队之间西北山的崎岖地带。他们还要控制住从俭岩里经咸安到镇东里的南北向公路。兵力相当于1个团的南朝鲜闽特遣部队加强给了第24步兵团，协助其完成这项任务。

进攻前夜，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预计，位于基恩特遣部队正面的北朝鲜第6师有将近7,500人。实际上，第6师当时只有大约6,000人，但第8集团军不了解敌第105装甲师的第83摩化团已加入了马山西侧第6师的行列。这样，敌人的总兵力达到7,500人。集团军情报人员估计，第6师将会得到约36门火炮和25辆坦克的支援。

一、谁攻击谁？

8月7日，在基恩特遣部队右翼，第35步兵团第2营率先向西发起攻击。仅在一天前，敌人发动的一次进攻迫使第2营的一个连撤出了阵地，但经过反冲击，他们又夺回了阵

地。如今，当第2营从长岩里以西3英里处的山谷发起进攻时，他们遭到了约500名装备有自动武器的敌人的抵抗。两军立刻展开激战，战斗持续了5个小时，最后，第2营借助空中火力支援才夺取了隘口和北面的高地。

战斗结束后，第35步兵团迅速向西推进，傍晚时到达茂村里岔路（团初期目标）附近。在这次行动中，第35步兵团打死打伤敌军约350人，摧毁坦克2辆，76毫米火炮1门，反坦克炮5门，缴获4车枪支弹药和数包文件，抓获俘虏3名。在班城附近，费希尔上校的部队捣毁了他们认为可能是北朝鲜第6师的指挥所，因为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几部苏制电台和其它司令部设施。就第35步兵团来说，攻击是按计划进行的。

第二天（8月8日），第35步兵团到达了离茂村里岔路口很近的高地。费希尔在那里接到了基恩将军的命令，要求他们构筑堑壕，等待第5团战斗队从左翼到达，并与之在茂村里会合。在这一段时间里，费希尔的部队又打退了敌人的几次进攻，他们还派出了精干的战斗巡逻队，对远至南江一线的敌人阵地进行了侦察。

第35步兵团后方和左侧是多山地带，山地将它与其它部队分割开来，因而战斗进展的不太顺利。第24步兵团奉命歼灭凹凸不平的西北山地区的敌人，这股敌人数量不详，但估计可能只是一小股。8月6日，即特遣部队发动进攻的前一天，形势急转直下：北朝鲜人伏击了咸安以西的第24步兵团L连，打散了I连，打死12人。一位军官说，他曾三次被他自己逃跑的士兵撞倒在地。第二天早晨，他和第3营营长在离后方咸安地区4英里处找到了部队。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表现得惊慌失措，重火器连一等兵威廉·汤姆森架起机枪

向敌人射击，最后被手榴弹炸死。

西北山仍在敌人手中，被派去夺取这一地区的美军甚至无法接近敌人，无法了解基恩特遣部队后方这一山区要塞的兵力情况。8月6日，阿瑟·S·线普尼上校接替了霍顿·V·怀特上校在西北山地区第24步兵团的指挥。

在谈及基恩特遣部队对南部的镇东里附近地区发动进攻之前，有必要先描述一下几天前第5团战斗队第2营攻占阵地的情况。营长约翰·L·思罗克莫顿中校1935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这是他第一次指挥一个营作战。为了支援第27步兵团，早在8月2日，第8集团军就把这个营从釜山码头调到了镇东里。思罗克莫顿将他的部队部署在镇东里以西1.5英里处，由西北山延伸下来的高地上，位于谷安里的第27步兵团第2营之后。思罗克莫顿的部队占据的最高点是海边公路以北约1英里处的野半山(342高地)，G连的一个排占领着这个被第2营称作“狐狸山”的高地。“狐狸山”只是从野半山顶峰朝镇东里逐步低缓下来的一条指状山脊上的一个高地。从“狐狸山”向后，这条指状山脊向西北逐渐增高，最高点是3英里以外的西北山(738高地)，高达2,400英尺。

第二天(8月3日)早晨，北朝鲜人发动进攻，将这个排赶下了“狐狸山”。当天夜里，第5步兵团F连组织反冲击，重新夺回了“狐狸山”。F连一直坚守在那里，直到8月8日陆战队接管这个阵地。但是，在第8集团军进行反击之前，思罗克莫顿的营处于困境，因为种种迹象表明，敌军已占领了西北山这个更高的制高点。

8月6日晚，第27步兵团和第5团战斗队第2营占领着镇东里西部的前沿阵地。其中第27团靠近公路，第5团战斗队第2营在北面的高地。晚上，第5团战斗队其余人员接替

了第27步兵团前沿部队，第5海军陆战团第1营也在预备队配置地域内接替了第27步兵团第1营。第二天早晨，第5海军陆战团第2营着手接替配置在路北面高地上的第5团战斗队第2营。交接完成后，第5团战斗队将开始向西发起进攻。

8月6日夜间，北朝鲜人发起进攻，驱逐了坚守在“狐狸山”下一处鞍部的思罗克莫顿的一个排，然后又向高地的东西和南面运动。第二天早晨天亮后，他们从这一有利位置既能俯瞰到第5陆战团和第5团战斗队的指挥所，又可以看到火炮阵地，还能观察到镇东里处的主要补给线。

8月7日早晨，大雾笼罩着镇东里周围的沿海地区，使预定支援基恩特遣部队进攻行动的空中火力准备被迫取消。炮兵实施了20分钟的火力准备。随后，步兵于7时20分发起了期待已久的反冲击。第5团战斗队第1营首先从镇东里西部的进攻出发阵地沿公路发起攻击，顺利到达公路交叉处。在那里，他们并没有按原计划继续西进，而是转向左，于中午时分到达岔路口以南3英里处的山地，这条路原是海军陆战队的进攻路线。他们为什么会在岔路口犯这么大的错误一直令人费解。由于这个错误，使得从西北面控制这个交叉路口的高地仍然被敌军占据。按计划，第1营本应夺取这个高地，然后在那里掩护第5团战斗队和第5陆战团的后续部队。

第5团战斗队第1营开始西进后，由哈罗德·罗伊斯中校指挥的第5陆战团第2营于11时出发，接替坚守在通往“狐狸山”高地上的思罗克莫顿的营。他们正好同夜间绕到高地前面的北朝鲜军队相遇。很难说是谁进攻谁。那天烈日炎炎，气温高达44℃。陆战队第2营拚命向山上爬，有近30人因炎

热虚脱，这个数字是战斗伤亡人数的6倍。进攻以失败告终。

8月7日上午在镇东里西面进行的战斗实际上是一场混战，甚至连本应作为预备队的第27步兵团也卷了进去。美军坦克履带压断了沿公路铺设的电话线，造成通讯困难，更加据了混乱。最后，陆战队11时20分全部接管了第27步兵团的阵地后，按基恩将军的命令，指挥第1暂编陆战旅的爱德华·克雷格准将担负起镇东里前线所有部队的指挥，一直到8月9日下午。

山下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使“狐狸山”上的第5团战斗队F连处于孤立无援的困境。下午4时，第三次空投终于成功，给F连送来了饮用水、轻火器和60毫米迫击炮弹。第一次空投的物资落到了敌人手里，第二次空投物资则落在离空投区1英里远的地方。

由于第一天未能完成准备，第二天拂晓，第5陆战团第2营在空中火力准备之后继续对“狐狸山”发起攻击。经过激战，进攻取得了成功。在攻占和坚守山头的过程中，陆战营D连有8人阵亡（包括3名军官），28人受伤。敌人在324高地的伤亡尚不清楚，但估计有150到400人。

8月7日横跨马山前线的战斗表明，基恩特遣部队发动的进攻正好与北朝鲜第6师与此同时发起的进攻正面相撞了。

基恩特遣部队所遇到的麻烦不仅仅限于镇东里西部地区，在东部也是如此。东部地区一度似乎显得更加严重，有北朝鲜人切断从马山通往这里的补给线的危险。8月7日早晨，基恩特遣部队发现敌人已在前一天夜里到达镇东里周围地区并占领了城东的255高地，从而控制了其后方通往马山

的公路，他们无疑大吃一惊。

当天，第24步兵团第2营和第5陆战团第3营的部队试图打通这条道路，但没有成功。在激烈的战斗中，飞机、火炮、坦克和迫击炮火力不断向敌人阵地倾泻，企图驱散敌人。8月7日至8日，第159野战炮营B连和C连共向控制公路的敌人发射了1600发炮弹。在陆战队的要求下，奥德韦上校还命令第555炮兵营的部分火力向敌人射击。然而，敌人仍固守着有利阵地。经过三天激战，第5海军陆战团第3营和第24步兵团两个营的一些分队终于重新打通了这条道路，于8月9日午后在镇东里东面的255高地上会合。据统计，敌方有120人死亡，伤亡总数为600人。到战斗的最后一天，作为进攻先头部队的第5陆战团第3营共伤亡70人，其中半数是由于天气炎热而致。陆战队第3营H连参加了两天的战斗，亡16人，伤36人。

8月8日，第5团战斗队思罗克莫顿所指挥的营由第5陆战团第2营接替撤下“狐狸山”后，又接到立刻向西进攻的命令，以夺取本应由第1营在一天前占领的公路交叉口西北侧的高地。经过“狐狸山”上一星期的战斗，思罗克莫顿只剩下两个连的兵力了。然而，他还是率领这两个连向高地发起攻击，但未能奏效。由于支援炮火未能命中目标，思罗克莫顿的进攻显得更加无力。

傍晚，基恩将军来到第2营阵地，他当着奥德韦上校的面面对思罗克莫顿中校说：“今晚必须拿下这个高地。”于是，思罗克莫顿决定组织G连和E连实施夜间攻击。他将3辆坦克、他的4.2英寸和81毫米迫击炮配置在发射阵地中作为支援火力。那天夜里，他们夺取了路口西北侧的高地，此时已精疲力尽。

从基恩特遣部队开始向镇东里发动进攻起，北朝鲜第6师已将他们牵制在这里整整三天了。8月9日，道路终于打通，基恩特遣部队得以按计划沿中路和南路推进，进攻晋州。

二、海岸公路上的第5陆战团

8月9日下午，第5陆战团第1营接管了第5团战斗队第1营坚守了三天的海岸公路线上的一个山头阵地。随后，步兵第1营折回岔路口，转向右边的道路，这样总算到了预定路线，准备与本团其它分队一起向西发起进攻。

这天下午，第5陆战团沿海岸公路机动，十分迅速，几个营轮流交替前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的“海盗”式飞机从近海的“西西里”号和“贝都恩海峡”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部队行进前方的道路和山区巡逻。这种近距离空中支援一旦发现敌人，就能在几分钟内对其实施打击。

既然进攻终于发起，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基恩将军不断催促他的指挥官们加快行进速度。天气炎热，烈日当空，部队快速行进着。8月10日，因气候炎热而造成的伤亡人数再次远远超出战斗减员。在经历了毫无进展的前三天之后，如今部队快速推进。东京的发言人据此大谈什么“敌人正在狼狈逃窜”，记者们则把美军这次行动描写成“乘胜追击”。在一段时间里，看起来似乎真是如此。

11日中午之前，先头的陆战团第3营在临近公路的山上经过激战，接近了固城。第11陆战团的支援炮兵调整火力，以城西十字路口为目标，而炮弹碰巧落在敌人伪装的车辆附近。敌人误认为阵地已被发现，匆忙登车沿公路向泗川和晋州方向撤退。后来证实，这股敌人是第105装甲师第83摩化

团的主力，他们是前来晋州地区增援北朝鲜第6师的。

当载有部队、弹药及物资的近200台卡车、吉普、摩托车的北朝鲜纵队沿公路撤退时，4架从“贝都恩海峡”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行进的陆战队先头执行常规侦察任务的“海盗”式飞机到达了这里。他们在敌人纵队上方作低空盘旋，向整个纵队扫射。敌人的车辆有的相互冲撞，有的开进沟里，有的企图驶进路旁的山坡。敌人纷纷从车上跳下寻找掩蔽物。这时，飞机又折回头来，进行第二轮扫射。北朝鲜部队用轻火器和自动武器进行还击，击中了两架飞机，其中一架迫降，另一架坠毁。这次空袭使敌人大约40台车辆被破坏和烧毁。随后，海军陆战队的另几架“海盗”式飞机和空军的F-51飞机又到达这里，继续对敌人实施攻击。当地面部队傍晚到达这里时，他们发现有31辆卡车、24辆吉普、42辆摩托车被摧毁，大批弹药装备被丢弃。陆战队在固城以西4英里的地方停下过夜。

第二天(8月12日)早晨，第1营在乔治·R·牛顿中校的指挥下穿过了第3营，引导陆战队进入到达晋州以南8英里的泗川之前的最后一程。他们顺利地行进了11英里，到中午时离小镇只有4英里远了。一小时之后，在泗川东面3.5英里的地方，海军陆战队步入了敌人在仓村设下的埋伏圈。对海军陆战队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山谷周围高地上埋伏的敌第15团第2营一部和第83摩化团的一部过早地暴露了意图。激烈的战斗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轮番对敌人实施了攻击。傍晚时分，第1营夺取了公路右侧的301高地和250高地以及公路左侧的202高地。

第二天破晓前，在202高地上，一股北朝鲜敌人进攻了B连第3排。这个排的人当时显然都在熟睡，结果除一人外

全部丧生。在第3排附近，B连的另一个排伤亡也很惨重。天一亮，202高地上的陆战队就接到撤出阵地返回马山的命令。这天夜里，B连共有9人死亡，16人受伤，9人失踪，估计这些失踪的人也已死亡。

12日中午之前，基恩将军令克雷格将军派1个陆战营返回，协助歼灭那股阻断第5团战斗队后方道路并攻击其炮兵的敌军。午后一小时，第3营已往回机动。当天晚上，克雷格奉命到马山会见基恩。在那里，他接到命令，要他立即将海军陆战旅所有分队撤到镇东里附近地区。釜山防御圈其它地带发生的事件导致海军陆战旅突然退出了基恩特遣部队的进攻行动。

三、“血腥峡谷”——炮兵的墓地

正当海军陆战旅沿南部的海岸公路向晋州机动时，第5团战斗队也正在中路向它与第35步兵团的会合点茂村里推进。8月10日，当部队向凤岩里机动时，空中侦察没有发现在前方集结的敌人，但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的确向凤岩里北部的敌人发起过攻击，并且轰炸扫射了西北山矿区北部屯德一带。

第1营在约翰·P·琼斯中校指挥下向公路右(北)侧，发起进攻，第2营在思罗克莫顿中校指挥下向路左(南)侧发起攻击。第1营遭到了凤岩里附近高地上敌人的抵抗，但他们还是打进了镇子，并在那里设立起指挥所。

凤岩村是一个由大约20间散落在公路交叉口四周的泥墙茅屋组成的小村。它与大井里同在小路东边，两村只有几百码之隔。按照美国的标准，这条东西走向的大道只能算是一

条乡间小路。在凤岩里东北部约400码处有一座陡峭的秃山，它是一条长山脊的西端。山脊与东西走向的大道平行，大道在山脊北侧，相距约800码。敌人占据着这条山脊。从凤岩里向北是一条500码宽的山谷，一条狭窄的土路从北边屯德的西北山矿区穿过山谷通向凤岩里。一条向南流淌的小溪经过这条山谷，与另一条从凤岩里西边东流的小溪汇合。一座新式的水泥桥横跨在向南流去的溪流上，与周围的其它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村子西面两条平行的山脊在约1,000码远的地方会合，形成一个倒“V”。南边的山脊从村子西边高高突起，公路沿着山脚向西延伸，在两条山脊会合处的隘口伸出山谷，另一条山脊从北方蜿蜒而来。在凤岩村的西侧，两山脊被一条300码宽的山谷分开，其中北边那道山脊更高一些。

8月10日，第5团战斗队第2营占领了位于凤岩里南面的那条山脊。第1营的B连、C连两个连占领了北面山脊的东部，敌人占据着山脊的其它部分，并企图控制山口。

当天，团支援炮兵到达了位于凤岩里和大井里低洼河床地带的阵地。第555野战炮营A连配置在凤岩里的水泥桥下，B连沿村边小溪成一线配置。炮兵指挥所设在村里。欠一个连兵力的第90野战炮营配置在南流小溪的西边。所有的火炮都布署在东西公路的北侧。第5团战斗队指挥所设在东面的后方阵地上，第555野战炮营C连也配置在这里。

8月10日至11日的那个夜间，北朝鲜人向凤岩里的第1营和炮兵阵地发起进攻，直到第二天天亮，战斗还在继续。在这次战斗中，第555野战炮营营长约翰·H·戴利中校与他的A连失去了联系。在步兵的帮助下，他与第1营营长琼斯中校两人试图去A连，但戴利和琼斯都受了伤，琼斯的伤

势更为严重。戴利只好暂时担负步兵营的指挥。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那天对凤岩里的攻势逐渐减弱，最后终于停止了。

前一天下午，第3营继续西进，凤岩里东边的第5团战斗队指挥所和第555野战炮营C连留在那里，没有步兵掩护。夜间，北朝鲜人在攻击凤岩里的同时，也向他们发起进攻。团指挥所和C连成功地进行了防御。11日早晨，近距离空中支援迫使敌人撤回山区。思罗克莫顿中校的第2营指挥所也遭到敌人的袭击，他命令E连从凤岩里阵地前来增援，击退敌人。

奥德韦上校的团穿过凤岩里西进的计划是这样的：第1营控制北侧山脊和山口，然后第2营撤出南部山脊开始西进，各种保障车辆紧随其后，然后是炮兵，最后，第1营再撤下阵地，为全团殿后。

琼斯中校被送往后方后，奥德韦上校将原营长、现团情报参谋T·B·鲁洛夫中校派去指挥第1营。鲁洛夫于8月11日下午2时左右到达凤岩里，担负起第1营的指挥。奥德韦命令他清除凤岩里以西、公路北侧山脊的敌人，夺取山口，掩护战斗分队通过山口，再随战斗分队之后向西开进。鲁洛夫在凤岩里见到了戴利，向戴利及营参谋人员询问了有关情况，并对该地区作了现地勘察，然后下达了向山脊进攻、夺取山口的命令。

鲁洛夫中校选择B连作为主攻连。他率领B连从北山脊下到谷底，在那里休整片刻，补充了弹药。黄昏之前，B连在山谷里推进，从可以控制山口北侧右方的山脊攻击。与此同时，C连沿北侧山脊在西发起攻击，想与B连合围。火炮和第2营所有的武器都用于支援这次进攻。炮火非常准确、

有效。黄昏前，B连夺取了山口北侧的制高点。

加强有少量坦克的A连的一个排留在凤岩里北部的屯德公路旁阵地上，保护路口的村庄和炮兵阵地。A连其余人员接替了南面山脊上的第2营，第2营遂于晚9时从那里撤出，引导部队向西前进。

第1营的进攻显然取得了胜利，于是，鲁洛夫中校在公路南侧凤岩里以西大约300码的干河床上设立了指挥所，自己则爬进吉普车后面的拖车里睡觉去了。

敌人8月10日夜里和11日白天发起大规模进攻。奥德韦上校感到，在白天是无法使全团车辆和火炮安全通过山口的，于是，他计划当天夜里在夜幕掩护下完成这项任务。不料，当天下午，基恩将军通过电台同奥德韦通了话。第25师师长要奥德韦向西快速推进；并告诉他说，第24步兵团的一个营将来其右翼（北侧）实施掩护。奥德韦与第25师师长兼特遣部队司令争辩了很长时间，最后，基恩同意奥德韦天黑以后再开始机动。不管奥德韦怎么说，基恩将军显然不相信凤岩里附近会有大批敌人。

当时，基恩将军的压力也很大，因为第8集团军那天给他发了电报，后来又以作战命令的形式予以确定，要他夺取并守住晋州通路，将团规模的南朝鲜特遣部队调到大邱接替那里的南朝鲜部队，并准备接到命令后立即接替第1暂编陆战旅和第5团战斗队。这显然预示着基恩特遣部队很可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胜利成果，因为其它地方急需主力部队支援。

大约晚9时，当思罗克莫顿的第2营、第555野战炮营C连和保障车辆在公路上编队时，团作训参谋交给奥德韦中校一份第25师师长发来的命令电文，要他立刻派第2营和1

个炮连通过通道，其余部队在天亮前原地不动。奥德韦感到，执行这个命令必然会给部队带来严重后果。他想与师指挥部取得联系，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始终未能联系上。经过再三考虑，奥德韦认为，只有集团军和师长了解全面情况，可能是这些情况促成了这个命令。抱着这一想法，他下达了执行师命令的具体指示。

与此同时，第2营已通过山口，一过山口便与团里失去了联系。夜里，奥德韦曾几次试图用电台与第2营取得联系，但都未能成功。虽然思罗克莫顿认为自己是团的先头营，而实际上他处于孤立状态，如果他陷入困境，奥德韦和团的其它部队均无法支援他；同样，一旦他们需要他的帮助，也无法同他联系。在第2营、C连和指挥连的行进过程中，戴利中校第二次负伤，被送往后方。思罗克莫顿中校的第2营于午夜前扫清了通路。在西侧，他们遭到敌人小规模进攻，但仍然继续前进了5英里，到达了大井里。他们进入设在那里的集结地区，一直呆到天亮。

11日白天和晚上在凤岩里发生上述事件时，向后通往镇东里的主要补给线也遭到敌人炮火阻击和各种形式的攻击。补给车辆在3辆坦克和1门自行火炮的掩护下向前方阵地运送物资。

到8月11日午夜，布署在凤岩里和大井里的第555野战炮营（装备有105毫米榴弹炮，欠C连）、第90野战炮营（装备有155毫米榴弹炮）营部和A连附近只有公路北侧的第1营。团指挥所和第159野炮营的火炮都沿公路配置在其后（以东）1英里多的地方。

8月12日凌晨1时多，鲁洛夫中校被他的值班参谋克劳德·贝克上尉叫醒。贝克告诉他，营与北面山脊上的C连失

去了联系，只能听到从那个地区传来的激战声。用电话和电台与C连再次联系失败后，鲁洛夫派出了徒步通信兵和1个有线班设法恢复与C连的联系。随后，他将这一新情况报告了奥德韦上校，要求车辆和火炮快速向西通过通道。但奥德韦还是执行着师里的命令，即按兵不动，一直到天亮。

鲁洛夫带着两名参谋乘吉普车朝东向凤岩里驶去。他看到全团车辆都已集中到公路上，显然正待命出发。在凤岩里大桥上，他看见第555野战炮营的几个军官似乎也在等待出发的命令。在凤岩里，鲁洛夫向北驶上土路，向西北山矿区开去，一直开到A连步兵排和坦克配置地段，他们正各就各位。他们告诉鲁洛夫，他们只听到从左（西）边山脊上C连方向传来的轻火器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其它什么都不了解。

一返回指挥所，鲁洛夫就听说还没有与C连取得联系，派出的通信兵已经回来，他们说找不到C连。有线班也失踪了。在鲁洛夫外出期间，营里的参谋们又听到了从C连方向传来的枪炮声，还看到了那边的信号弹。这只能解释成敌人已占领了阵地，正在向其它部队发出信号。奥德韦上校从山谷中团指挥所的位置能够看到第1营的一部（可能是C连）正被赶下山脊。鲁洛夫再一次催促奥德韦上校让车队赶快驶出山谷。

在仍然未能与师部取得联系的情况下，奥德韦决定乘天尚黑时让车队和火炮向西机动，尽管师里指示要等到天亮再采取行动。奥德韦认为，敌人显然控制了凤岩里北侧高地，在这种情况下，天亮之后行动是不可能的，否则，将会招致重大损失。师部答应派来的第24步兵团的一个营没有到达。大约凌晨4时，奥德韦给车队下达了出发命令，紧跟车队的是火炮，第1营殿后。第1营在出发前担负掩护团行进纵队

的任务。

奥德韦派出通信兵和参谋，并亲自出马督促，但车队仍无法移动，形成了交通阻塞。车队本应在20分钟之内通过通路，但实际上花了几个小时。在天亮前的一个多小时里，奥德韦能看到的车辆最多向前移动了一、二十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卫生连试图从第1营指挥所附近加入行进纵队，而一辆救护车陷进了沟里，所以，后面的车辆都被阻住了。

天刚亮，敌人便开始从山脊向下面的公路射击，子弹落在行进纵队里。起初，枪声并不太密集，而且子弹飞得很高。奥德韦乘上吉普车向西行驶，试图使纵队加快前进速度，但收效甚微。救护车被从沟里拖出来之后，纵队的行进速度加快了一些，秩序也好了一些。天亮后不久，奥德韦上校过了通路，这时他注意到，第1营还坚守着通路及其北面的高地。奥德韦打算在通路西侧路旁找一块暂时停放车辆的地方，以便让出道路，使火炮机动出来，但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思罗克莫顿的第2营宿营地。团纵队先头车辆已经到达这里。于是，他命令他们继续向西，以便为后面的车辆让出道路。不一会儿，奥德韦的一名参谋发现一座可以停放车辆的校园，他们立刻驱车前往。

这时，一位炮兵军官从凤岩里赶到这里，向奥德韦报告说，山谷中的火炮纵队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奥德韦赶忙返回第2营宿营地，然后向东朝凤岩里驶去。路上，他遇到正在公路上向西行进的第1营，队伍显然精疲力竭了。鲁洛夫中校告诉奥德韦，据他所知，炮手们已经逃进山里。于是，奥德韦命令第1营迅速赶到集结地，通知第2营返回凤岩里掩护尚留在那里的部队。

黎明时分，奥德韦上校过了通路之后，鲁洛夫中校看着纵队正通过山谷。令鲁洛夫大为吃惊的是，他发现预定留下守卫从北边通往凤岩里路口的坦克分队和C连步兵排也加入了行进纵队。他质问排长为什么要撤退，排长回答说他是奉命行事。第二天，这位排长被撤到后方，鲁洛夫中校永远也无法知道，是否真的有人向这个排长下达了这个命令，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这个命令又是谁下的。鲁洛夫命令坦克分队和步兵排从行进纵队中撤到他指挥所附近的一块开阔地上，他打算等道路一旦可以通行，就让他们返回原来的阵地上去。当他把这一想法报告给奥德韦上校时，奥德韦叫他不要这么做，因为坦克和步兵排来回移动可能再次造成交通阻塞，使炮兵无法前进。

大约也在天刚亮以后，敌步兵就逼近了炮兵，实际上已经包围了炮兵。位于凤岩里的北朝鲜第6师第13团从三面向第555和第90野战炮营阵地扑过来。这次进攻来得突然，而且异常凶猛。鲁洛夫站在公路上，面向东对着凤岩里方向，维持纵队开进秩序。这时，他看到下面山谷中一条条炮弹的弹迹，随后传来的是巨大的爆炸声。一辆卡车在桥上爆炸，冒起一团蘑菇状的烟云。跟在后面的卡车队不得不停止前进。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来，躲进沟里。鲁洛夫看到敌人的坦克和自行火炮正在凤岩里北侧山谷间小路上向村子里和炮兵阵地射击。据炮兵观察，它们好象是两辆坦克和几门反坦克火炮。

坦克分队和A连步兵排从原来作为路障的阵地撤退，使得敌装甲部队能够畅行无阻而不被发现，几乎到了它们直射距离范围内，于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555野战炮营的火炮掩体完全暴露在其火力下，第90野战炮营阵地也只有部分

受到地形的掩护。第555野战炮营的105毫米榴炮很难对付敌人的装甲部队，第90野战炮营也无法将155毫米榴炮压低来对付敌人的坦克和自行火炮。第555野战炮营的一些火炮被敌火力直接命中，许多炮手躲进了建筑物和大井里大桥下，有些建筑物也中弹起火。

在敌装甲部队出现的同时，来自路北山脊的北朝鲜人的轻火器和自动武器的火力也大大增强了，给4.2英寸迫击炮手们造成了很大伤亡，迫使这个炮排停止开火，急忙隐蔽。值得庆幸的是，重机枪隐蔽在堑壕中，持续对山脊上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一挺机枪正准备从公路南侧开火，但没有等枪手瞄准目标，一名卡车司机就把他打死了。其它一些渗透到这一地区的敌军所进行的小规模进攻也被一一打退。

一位炮兵中校带着三、四人从公路上走来，他告诉鲁洛夫，桥上和村里的情况很糟糕，火炮遭损坏，车辆被摧毁，车里的人四处逃命。由于公路上车辆减少，敌人对那里的火力也减弱了。于是，鲁洛夫命令4.2英寸迫击炮排通过通路，重机枪排紧随其后。伤员被带走，死尸只好留下，因为尚能开动的几辆车已经载不下了。

正当第1营的最后一批人向西通过通道时，三辆中型坦克从凤岩里方向沿公路驶来。鲁洛夫起先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他示意其中一辆在路旁停下。坦克手告诉他，桥上和河边已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为了最后进行一次检查，鲁洛夫还是带着几个人往那个方向去了。路上，他们遇见了与几个伤员同乘一辆吉普的随军牧师弗朗西斯·A·卡皮克，卡皮克告诉鲁洛夫，他把他能找到的所有伤员都带上了。于是，鲁洛夫折回头来，搭上等待在那里的坦克向西驶去。第1营仍占据着道路。在那里，他找到了C连的23名官兵，全连

180人只剩这23人了。鲁洛夫组织全营继续西撤，A连在前，然后是C连的残部。仍在与敌交锋的B连以排为单位从通道北侧的山脊撤下，在三辆坦克的掩护下，全连顺利撤出了通路，坦克随后担任护送任务。这时大约是上午10时。

村子里和桥上的情况既不象鲁洛夫想象的那样，也不象从那里逃出来的人向他描述的那样。在敌装甲部队从北面小路上开来并攻击炮兵阵地后不久，敌步兵包围了第555野战炮营阵地，以轻火器和自动火器向炮兵射击。三门105毫米榴弹炮天亮后几小时持续向敌射击，一直坚持到上午9时。之后，敌人才占领第555野战炮营的阵地。

第90野战炮营遭受了几乎同样严重的损失。北朝鲜人早在拂晓前的进攻中就击毁了A连的两门155毫米榴弹炮和几辆弹药车。炮兵象步兵一样进入散兵坑组成防御圈，架起机枪顽强战斗，这才打退北朝鲜人的进攻。营部上等兵威廉·L·鲍姆加特纳在击退敌人的连续进攻中立了大功。当周围的伙伴纷纷倒下时，他操起一挺车载机枪向敌人射击。最后，他被一颗子弹打中，失去知觉，摔下车去。他清醒过来后，又拿起步枪加入了战斗。

天亮时分，“海盗”式飞机飞来向敌人进行了扫射和轰炸。虽然他们与地面部队没有无线电联系，但飞行员根据地面战场的弹迹确定了敌人的位置。尽管有近距离空中火力支援，但到上午9时，炮兵阵地还是失守了。第90野战炮营的幸存者把伤员装上一些尚能使用的卡车，在未受伤同伴的火力掩护下和空军F-51战斗机对敌火力压制下，徒步撤出了战斗。他们感到，撤退之所以成功，是由于战斗机实施了近距离火力支援；但大多数人认为，他们面对敌人的包围决心象步兵一样英勇战斗，才使他们能够安全撤退。

与此同时，敌人的火力摧毁或烧毁了凤岩里大桥以东几乎所有车辆。

向东1英里，另一股敌人袭击了第159野战炮营B连。在这次战斗中，敌人火力引燃了几辆弹药车和油料车。驾驶员们冒着生命危险，驾驶其它弹药、油料车离开了燃烧的车辆。这里的战斗不象凤岩里那样激烈，到上午8时左右就结束了。

炮兵阵地被占领后，第25师侦察连的两辆坦克从东面抵达这里，试图将北朝鲜人赶出阵地并扫清公路。军士长罗伯特·A·特德福特站在一辆坦克的炮塔中向驾驶员和炮手发出指示，同时自己还操纵着一门50毫米机关炮。这次坦克进攻没有成功，敌人打死了特德福特，但在被击中之前，他消灭了好几个北朝鲜人。

与此同时，思罗克莫顿中校在西面5英里外的集结地接到奥德韦上校的命令，要他率第2营返回凤岩里西面的通道地区。当他赶到那里时，山谷及其以东的战斗已经平息。中午之前，一些正在寻找队伍的士兵加入了第2营的行列，但到了午后就再也没有这种情况了。思罗克莫顿判断敌人正在通过山地朝大井里团指挥所前进，于是请求回到那里。团执行官于下午3时批准了他的请求。

上午，第25师炮兵指挥官巴斯将军赶去敌人进攻的现场，但敌人切断了公路，迫使他返回。北朝鲜人还伏击了第72工兵战斗营协助开通过路的一个排。巴斯给在马山的基恩将军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里的惨败情况。基恩立刻命令第5陆战团第3营前去增援，并命令第24步兵团第3营通过山地向凤岩里发起进攻。

陆战营于下午4时到达离凤岩里还有3英里的谷安里，

在飞机和火炮的支援下，于天黑时夺取了公路北侧和凤岩里东侧的高地。第二天早晨，陆战营向西发起进攻，以营救村边桥下的第555野战炮营的人员。默里中校乘坐直升飞机想给那里的幸存者通报一下消息，但被敌人机枪火力堵了回去。陆战队到达了瞰制凤岩里的高地，他们往下看去，发现那里有大量敌人。正当他们准备攻打凤岩里的时候，上级命令他们回到马山的海军陆战旅去。

第24步兵团第3营同样未能到达被敌人占领的炮兵阵地。约翰·T·戈利中校是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次荣立战功的美军营长，他于三天前（8月9日）刚刚接任这个营的营长职务。尽管第8集团军给第24团派去了一些美陆军一流的基层指挥官，但这个团仍然表现不佳，令人无法信赖。8月12日，戈利的两个攻击连在对约两个连敌人的进攻中，仅三个小时，就在敌人几发迫击炮弹的轰击下付出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两个连的兵力从每个连100人以上减少到一半左右。到第二天（8月13日）中午，其中一个连只剩下20人，另一个连为35人。兵力损失并不完全是伤亡造成。戈利的营在距被攻占的炮兵阵地2.5英里远的地方被迫停止了攻击。

“血腥峡谷”因为敌人对美军进攻大获全胜而得名。在那里，8月12日，第555野战炮营参加战斗的两个炮连损失了所有的8门105毫米榴弹炮，第90野战炮营损失了A连所有的6门155毫米榴弹炮。第555野战炮营伤亡士兵数目则从未准确统计过。敌人进攻之后的第二天，该营只剩20%的有效战斗力。据当时统计，全营有75至100人死在阵地上，80人受伤，受伤的人中许多都未能逃出来。五个星期以后，当第25师重占大井里时，在一间房子里发现有55具第555野战

炮营官兵的尸体。

在“血腥峡谷”，第90野战炮营有10人死亡，60人受伤，大约30人失踪，这个数目相当于营部和A炮连参战人数的一半以上。五个星期后，当美军重新控制这一地区时，他们发现了20具士兵的尸体，所有人的头部都有弹穿痕迹。

在炮兵的这场灾难发生四天后，巴斯将军重新组建了第555和第90野战炮营，并将它们重新装备起来。第8集团军计划发给南朝鲜部队的12门105毫米榴弹炮配给第25师炮兵部队，并用计划发给第90野战炮营第3连的6门155毫米榴弹炮装备了A炮连。劳伦斯·E·斯图尔特中校于8月13日从美国抵达朝鲜，担任第555野战炮营营长。

8月13日早晨，第5团战斗队第2营在“血腥峡谷”西面的大井里击退了北朝鲜人的一次进攻。当天下午，这个营乘坐卡车向茂村里公路岔口前进，从那里，他们转向东面，朝马山开去。

自凤岩里向西行进的第5团战斗队第3营于8月11日上午与等候在茂村里路口的第35步兵团会合，然后，他们一起向晋州通道出发。这时，他们已经可以俯看晋州，但只有巡逻分队继续前行。8月13日下午和夜里，第5团战斗队又向东折回，他们已经疲惫不堪。第25师宪兵本应引导部队前往预定集结地，但计划发生了变化。最后，当多数部队8月13日夜被带到镇东里正东的一条干河床里时，部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队伍相互混杂，天亮之前，谁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哪里。

第二天早晨，第5团战斗队第2营向西行进到谷安里，接替了那里的第5陆战团第3营。8月15日，思罗克莫顿中校接替奥德韦上校担任团长。

四、解散基恩特遣部队

经过一星期的战斗，基恩特遣部队8月14日回到进攻出发阵地附近。第35团把守马山西面第25师防线的北部，第24团在中部，第5团战斗队占据南部。海军陆战旅正向第8集团军防线的另一部分地区开进。经过8月7日至13日在晋州走廊长达一星期的持续战斗，基恩特遣部队认识到，前线好比罗盘。黄昏时分放眼眺望，深红色的山峦显得十分美丽，但要爬上去，就会累得腰酸腿疼；夜间，这些美丽的群山中还会钻出可怕的敌人。

当基恩特遣部队向西朝晋州方向开进时，敌人的地雷和轻武器火力每天破坏其后方镇东里一带的补给线。连续10天，美军不得不动用坦克和装甲车开路，为西北山地区的第24步兵团的一个营运送食品。西北山屯德地区废弃的旧矿里驻扎了许多敌人，使得第24步兵团和南朝鲜部队无法清理这片山区。

8月16日下午3时50分，第8集团军给基恩将军发去电报，宣布解散基恩特遣部队，因为它没有能完成夺取并占领晋州通道一线的任务，而这在第8集团军看来是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在基恩特遣部队实施进攻的整个过程中，组织严密的敌人控制了西北山地区，并从那里打击特遣部队后方，切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络。在这次行动中，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并没有从北线往南增派一兵一卒。尽管北朝鲜第6师在其中一些战斗中损失惨重，但基恩特遣部队同样也遭受了巨大损失。第8集团军又一次低估了北朝鲜第6师的力量。

尽管基恩特遣部队没有完成第8集团军赋予的任务，但

它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首先，它恰巧与北朝鲜第6师正面遭遇，先是阻止了敌人向马山阵地的进攻，然后击退了敌人；其次，第25师实施了进攻，而且几乎达到了预定目标，虽然最后没有成功，但锻炼了意志，积累了经验，这是十分必要的。从那时起，除第24团外，全师其余部队在防御圈的战斗中打得非常漂亮，战绩十分显著。基恩特遣部队还打乱了北朝鲜第6师8月中旬的进攻计划，从而为后来关键时刻组织实施防御，阻敌于马山外围赢得了时间。

现在，北朝鲜第6师占据了马山以西的山区防御阵地与第25师相对，其第13团位于左翼，靠近南江，第15团在中间，第14团位于右翼，紧靠着海岸。第83摩托化团余部继续支援该师行动。据报告，补充第6师的第一批人员约2,000人于8月12日到达晋州，其中许多人是被迫从安东来服役的南朝鲜人。配发给他们的只有手榴弹，要他们自行在战场上搜拣武器。据战俘报告称，第6师全师兵力已减少到3,000至4,000人，大约仍有12辆T-34坦克缺少油料，食品也严重不足。所有补给品都是由民工用A型背架背上前线的，物资堆放在那里，并用树叶和野草进行了伪装。

正当基恩特遣部队与北朝鲜第6师在马山前线交战的同时，其它地区也发生着激烈的战斗，北朝鲜第6师的兄弟部队正在北部的洛东江一线对第8集团军的环形防御阵地进行着猛烈的攻击。釜山防御圈的战斗开始了。

第十七章 洛东江突出部初战

“火力的不断增强对战术防御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与以往相比，防御可以更有效地达成其根本目的，即削弱攻击方的力量，避开其锋芒，杀伤其有生力量，以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最终由防御转入进攻，转入决战决胜的这个唯一的方式”。

——里特·冯·利布《防御》

8月份的炎热天气即将到来。经历过这个时期的第8集团军的人后来把它称作“洛东江边的日日夜夜”。敌人的进攻势头不断加强，第8集团军已不能再退却了，他们只能坚守阵地，背水一战，否则就将被赶出朝鲜。

沃克将军的防御计划是控制洛东江以东的椭圆形公路和铁路线，这些铁路和公路从釜山向北经密阳到大邱，然后向东经永川到庆州，再转向南回到釜山。继续撤退行动和失去对这条线路的控制都会给以后联合国军的反击带来困难。

对釜山防御圈及其交通线路实施攻击，北朝鲜部队可有四条进攻路线：（1）穿过或绕过南江和洛东江汇合处南侧的马山；（2）穿过洛东江突出部到密阳的铁路和公路；（3）穿过大邱；（4）穿过庆州到东海岸走廊。显然他们认为，如果在某一个方向不能成功的话，他们完全可以在其它方向取得胜利，他们还是于8月份同时试用了每一种方案。

对联合国军和北朝鲜军队双方而言，环形防御区中最重

要的地形——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就是朝鲜的第二大河洛东江。它高低起伏、蜿蜒曲折，象一条正在盘绕收缩的长蛇，环绕着防御区正面四分之三的地域。在江的下游，河面有0.25—0.5英里宽，水深超过6英尺。在雨水较少的时候，许多河段露出大面积的沙滩。江的两岸是一座座山丘，大大小小的稻田散布在山谷之间。

在朝鲜，“山”的概念对军队来说可能是小山包，也可能指高峰。在大邱以南洛东江下游东侧，只有少数山的高度达到海拔1,200英尺左右，从江边向后3至4英里，高度就达到海拔2,500英尺。在洛东江西岸敌方一侧，沿江的山脉高于东岸的山脉，多处达到2,000英尺。在大邱北面，即洛东江上游从倭馆向东到安东的半圆形地带，地势更高，许多山峰高达2,000至3,000英尺。

美军布署的洛东江防线以一系列山头作为据点组成，可以瞰制江面。这些据点在白天仅仅相当于观察所，而在夜间则成为潜听点，并组成一个个紧密的小防御圈。有的据点只有半个班的人防守，有的仅仅在白天才有人防守。不要求士兵们在这些阵地上进行战斗，他们的任务就是观察和提供情报。白天还有吉普车沿着海岸公路巡逻。显然，沿江的防御是非常薄弱的，数英里之后有预备队随时准备实施反冲击，消灭渡江之敌。

火炮和迫击炮已经布署在河岸后面的发射阵地，向已知渡口和可能的渡场计划了火力。火炮在支援防御作战中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集中火力对付进攻之敌的主力。步兵和炮兵混合配置，以占据关键地形、控制交通要道，因为机动道路对于部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北朝鲜人即将采取行动强渡洛东

江，因为拖延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每拖延一个星期都意味着会有更多美国增援部队到达——部队、坦克、火炮和飞机。北朝鲜金日成首相已把最后胜利日定在8月15日，并以此作为朝鲜解放日。这一天也正是朝鲜摆脱日本统治获得自由五周年的纪念日。

一、洛东江突出部

在南江注入洛东江的入口处，洛东江转向东流去，从这一点出发向北7空哩，洛东江又在龙山对面向西弯曲，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半圆弧。由这段江面围成的三面环水的突出部。它连同周围的江面，东西宽4英里，南北长5英里。在后来8、9月份的激战中，被美国人称作“洛东江突出部”。

从洛东江和南江汇合处向北，第24师控制着洛东江下游16空哩的地段，大约有34英里的江岸。第34步兵团部署在南段，第21步兵团和南朝鲜第17步兵团部署在北段，刚从马山赶到的第19步兵团配置在后方。大致来说，第34步兵团把守洛东江突出部上龙山西侧地区，第21步兵团位于它的北侧。驻扎在昌宁两侧地区。

第34步兵团第3营为团的第1梯队，第1营为预备队，配置在距江4英里的龙山附近的集结地区。第3营正面宽约9英里，约合15,000码，而美军条令规定一个整编师正常防御正面也只有10,000码。

第3营的三个步兵连——I连、L连和K连，依次由北向南排开——据守着各个山头，居高临下控制着洛东江。I连和L连之间有2英里多的间隙地带无人控制，L连和K连之间也有一个3英里多的间隙地。由于江流绕突出部流过，三个连

的阵地呈三足鼎立之势，I连和K连位于偏东的两点，L连在突出部最西端的顶点上。在这段沿江正面上，至少有6个渡场。

在整个团防御正面，高度在500至600英尺的山丘连绵起伏，有的陡立于江边。在9英里的前沿，有两条大谷地向东延伸，这是通向山区的主要通道。北部的通道入口在梧杏村渡口附近，这个渡口地处突出部北侧I连和L连之间的间隙地，另一条进入团防御地区的天然通道在向南4空哩处，在突出部较短的一侧。

支援第3营的4.2英寸迫击炮群配置在距江边1.25英里从渡口通入山峦的冲沟里。第3营指挥所设在苏实村，位于迫击炮阵地东南半英里远的同一冲沟里。指挥第3营的是刚刚从美国赶到这里的希内斯·佩雷斯中校。比彻姆上校已在距江东岸前6英里的龙山开设了团指挥所。

丘奇将军命令第24师防区内的所有老百姓立即撤离江东5英里纵深的地区，否则，部队将可能把他们作为敌特，见到就开枪。他说，他不能再冒险，“如果我们想守住这里，我们的身后就不能有任何敌人。”

二、北朝鲜第4师攻入洛东江突出部

除先头侦察巡逻队以外，首批进攻之敌于8月5日分三路从安东山屏障西侧渡过洛东江，其中两路在南朝鲜部队防御地段内的倭馆北部，第三路在倭馆以南30英里的地方，与龙山相对，位于第24师防御地带内的洛东江突出部上。第三路渡江部队是北朝鲜第4师，这支部队的渡江行动首先对美军的环形防御体系产生了威胁。

李权武少将指挥着北朝鲜第4师。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曾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的最高荣誉，被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他生于满洲，现年40岁，曾在中国八路军中服役。据称，他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军部队中担任过中尉。1948年，他完成了在苏联一所院校的学业后回到朝鲜，担任北朝鲜陆军参谋长，后来被调离这个岗位。入侵南朝鲜之前不久，金日成首相亲自签署命令召回李权武，并将第4师的指挥权交给了他。这个师1950年8月被授予“第4汉城师”的荣誉称号，“汉城”二字包含着对这个师在夺取汉城的战斗中突出功绩的褒奖。

到8月4日，北朝鲜第4师已将其三个团的兵力在陕川附近地区集结完毕，并着手研究洛东江东岸美军的部署和防御情况。据一名后来被抓获的该师司令部的军官估计，当时全师的总兵力大约有7,000人，每个步兵团约为1,500人，在几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该师试图协同北方的渡江部队立即实施渡江行动。

在美军一方，丘奇将军认为，第24师防区北部道路状况不佳，不利于防守和增援，因此，北朝鲜军队更可能从这里而不是从南部渡江。然而，北朝鲜第4师的渡江行动正是在防区南部第34步兵团的防御正面进行，并不是在丘奇将军设想的地区，渡江时间也比他预料的提前了。

8月5日午夜，洛东江上空升起红黄两色信号弹，北朝鲜第16团第3营约800人开始渡江。他们大都脱下衣服，同武器卷在一起顶在头上，蹚涉齐肩的河水，还有一些人将衣服和装备放在木筏上渡江。这是梧杏渡场的情形，这个渡场位于龙山正西、釜谷里以南3.5英里的地方。有迹象表明，第16团第1营当时也渡过了洛东江。最初的渡江部队没有带迫

击炮和任何重火器。他们到达东岸后，立刻整理好装具，以排为单位集中，沿着冲沟朝东南向美军防线推进。他们的目标是龙山。

与此同时，敌另一支部队在这个渡场以北数英里的第24师第21团防区实施渡江行动。这支部队先是步入雷区并受到炮击，而后再遭到步机枪火力的打击，在混乱之中被赶回了洛东江西岸。

在梧杏渡江的敌人插入第34团I连和L连之间的间隙地带，沿冲沟向东南进入一个小山谷，龙山—洛东江公路正经过这里。第3营指挥所和迫击炮阵地距敌人的渡场只有约2英里，而且正好处于敌人行进的路线上。

8月6日凌晨2时，第34团向第24师报告，一支敌军已经穿插到I连和L连之间，他们沿冲沟前进，没有向山头上瞰制江面的两个连实施攻击。他们冲垮了迫击炮阵地，却因此引起附近的营指挥所的高度警觉。知道敌人楔入纵深的情况后，多数部队开始向后方撤退。第3营营长佩雷斯中校沿龙山公路回撤3英里赶到第1营指挥所，向艾尔斯中校通报了敌人渡江的最新情况。

第34团团长比彻姆上校凌晨5时20分向丘奇将军报告了情况：“敌人已在我防区中部强行渡江。天色太暗，情况尚未查明。我已命令预备队（第1营）于拂晓时查明情况。请于天亮时给我派一架联络飞机。”比彻姆命令艾尔斯率第1营实施反冲击，恢复团防御阵地。黎明时，驻守在沿江高地的第3营除L连外都未受到攻击。L连的部分人员已被迫退出阵地，向后撤退了约1英里。敌人显然是想绕过前沿的部队，突入纵深的后方地区，只有当前进路线受到阻拦时，他们才采取攻击行动。

第3营营部撤退后，其东面五峰里山脊西北角的第13野战炮营B连的阵地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8时30分，该连报告，阵地周围听见轻火器的声音。第24师这时估计，约有800人的敌军已经来到洛东江东岸它的防区。

接到沿龙山—洛东江公路实施反冲击的命令后，艾尔斯中校立刻命令他的一名参谋指挥C连登车沿公路开进，没有他的命令不得停下。A连、B连和火器连由该参谋指挥，在C连之后步行跟进。就在前一天，第1营刚刚补充了187名兵员。

艾尔斯，他的作训参谋及其助理乘坐一辆吉普车在部队的前面开往江边，以查看当时的形势。当他们到达空无一人的第3营指挥所时，并没有发现任何敌人。他们环顾四周，考虑第1营到达后如何部署。突然，艾尔斯一行遭到来自附近山头的俯击。这时，C连乘车赶到。就在他们下车的时候，两名士兵被击中。

艾尔斯赶忙找到接任C连连长职务只有几天的克莱德·M·阿克里奇上尉，命令他攻击瞰制原第3营指挥所的高地。就在阿克里奇组织全连开始进攻时，敌人的火力更加密集了。阿克里奇身先士卒，三次负伤，最后不得不被送往后方。

在稍后一些的地方，艾尔斯隐蔽在一条涵沟里。他和火器排长以及迫击炮手一起架起60毫米迫击炮，向敌人占领的山头开火，直到炮弹打光。迫击炮组长站着指挥开炮，被敌人的机枪几乎打成了两截。其他卧倒在地的人也被击中。艾尔斯感到，要指挥全营的行动，就必须回到A连和B连去。于是，他和营部的几个参谋冲进稻田向后撤退。敌人的火力紧追不放，又有两名参谋被打中，但他们都撤到了五峰里山坡上。最后，他们终于绕过被遗弃的火炮阵地撤到了后方。

在艾尔斯和他的部下撤退之前，第13野战炮营B连也遭到敌人火力的袭击。上午10时30分，连长集合了约50名士兵，带着一门榴弹炮、4辆2.5吨卡车和3辆小型车辆，沿一条狭窄的道路撤退，4门榴弹炮和9辆汽车被扔在阵地上。全连有2人死亡，6人受伤，6人失踪。

与此同时，C连实施的进攻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敌人兵力多，又控制着制高点。北朝鲜部队的轻武器和自动火器向C连猛烈打来，使在干涸河床上运动的士兵遭受严重伤亡。艾尔斯中校通过稻田撤走之后，佩恩中尉和受伤的麦克唐纳·马丁中尉也通过同一条涵沟后撤到公路南边不远的磨坊。几分钟后，又有一些人撤到这里。战斗中，全连伤亡过半。据营长后来回忆，C连生还的官兵大约只有35人。

就在C连与北朝鲜军队遭遇时，A连和B连已经离开营集结地徒步向前开进，未带任何给养。当比彻姆上校到达位于甘里的第1营指挥所时，他得知，C连已被敌人打散，伤亡严重。他立刻赶上前面的A连和B连。B连走在前面，其前卫与敌人遭遇，在敌军试图撤退时，他们消灭了10名敌人。在两辆各装有四挺50毫米高炮的防空战斗车引导下，部队开始冲击，A连在公路左侧，B连在公路右侧。艾尔斯中校这时也回到营里。尽管最初敌人的抵抗并不猛烈，但盛夏的炎热减缓了进攻的速度。不久，右翼的B连在苜蓿山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B连进攻受阻，一辆防空战斗车的四联高炮被打坏。在左翼，A·F·阿方索上尉指挥的A连发展顺利，伤亡不大。他们穿过炮兵阵地，到达了C连曾经遭敌重创的地区。

接着，引导A连的轻型坦克向磨坊开火，击中目标。他们认为敌人可能占据着这座磨坊，结果却误伤了里面的C连

士兵，1人被打死，2人重伤，还有几个轻伤。随后，坦克和A连士兵向磨坊冲去。就在这座磨坊里，C连的几个士兵从早晨起一直坚守在这里，打退了北朝鲜人的几次进攻。敌军几次冲到离建筑物五六十码处，但始终未能打进来。坚守的士兵们把死者的尸体靠墙垒起，以保护他们自己免遭敌轻火器杀伤。他们坚持了整整一天，最后终于被A连进攻部队解救了解救了。

阿方索上尉和士兵们一起把尸体和伤员装上卡车，每辆车派一名司机和两名士兵，由坦克引导，穿过敌人的火力封锁送往后方。佩恩中尉被轰击磨坊的坦克炮火震得昏了过去，他被扔上车卡的时候，又清醒了几秒钟，只听一个人说：“佩恩早就死了。”又过了一会儿，当卡车冒着敌火力驶进一条沟里时，佩恩又醒了过来，这次他挣扎着爬出来，走向安全地带。

阿方索继续沿公路向江边进攻，沿途敌人的抵抗十分微弱。日落时分，大约是晚上8时，A连到达江边，与守卫能瞰制江面的阵地上的L连会合了。两个连的兵力合在一起也只有90人左右。

为了保证安全，他们暂时进入已经挖好的环形工事里。非常幸运的是，他们通过L连炮兵前沿观察哨的电台，由B连电台中转，与第一营沟通了无线电联络。

A连推进到江边的同时，B连也在苜蓿山部分地区筑壕固守。这个地区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从这一天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北朝鲜人已经在龙山—洛东江公路以北地区向东突进到苜蓿山，但还没有向南越过公路到达五峰里山脊。苜蓿山和五峰里山脊形成一条横跨龙山公路的山梁，这里位于洛东江以东3英里，处在洛东江和龙山的正中间。

第1营进行反冲击之时，I连却放弃了向北可以瞰制洛东江的团右翼高地阵地，他们同重火器连、迫击炮排和第26防空自动火器营的A连一起向东北方向撤进第21团的防区。当时他们并未受到攻击。友邻第21团看到他们的行动后报告了丘奇将军。丘奇将军马上命令比彻姆上校停止这次擅自撤退的行动，并责令他解除有关连指挥人员的职务。比彻姆立即派他的主任参谋沃德灵顿中校赶到现场，后者强令正在向东撤退的人员返回原来的阵地。中午，丘奇将军又派出第24师侦察连，封锁与I连原阵地相邻的洛东江—昌宁公路。侦察连和I连一起对当时已占领釜谷里附近一座高地的敌人实施了攻击，但因敌人的猛烈阻击而失败，损失十分严重。

到了上午，丘奇将军分析断定，江东的大部分敌人已经进入了突出部地区。因此，他命令第19团沿第34团北侧向西实施攻击。在这次行动中，第19团在距江1英里的梧杏山东面的一个小村里包围了约300名敌人，击毙其大部。

美军这一天的行动并非毫无成效。第34步兵团第1营的反冲击打退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夺回了苜蓿山的部分地区。K连、L连和A连沉着、镇静地坚守着洛东江沿岸的阵地。这些都破坏了敌人控制通过龙山的公路网的企图，同时也争取了时间，为第19步兵团和后来的第9步兵团向前机动实施反冲击创造了条件。

炮兵和空军火力覆盖着渡场，使敌人增援部队在天亮以后无法到达江的东岸。天黑以后，炮兵的拦阻火力仍然不断。第24师在这段32英里的正面共有17门105毫米榴弹炮和12门155毫米榴弹炮提供火力支援。

正当洛东江突出部战斗进行的时候，南朝鲜军队为进行整编，需要原配属给第8集团军第24师的第17团归建，该团

一直在第24师右翼担负防御。为了紧急填补这个空缺，丘奇将军匆忙组建了赫泽特遣部队，包括第3战斗工兵营（欠A连），第78重型坦克营（欠坦克）和第24师的侦察连。第8集团军同意丘奇将南朝鲜第17团保留到8月7日拂晓。在这段时间里，第17团打退了敌人在此地段的几次渡江行动。8月7日清晨，赫泽特遣部队接替了第17团，第17团随即退到大邱重新编入南朝鲜部队。前一天下午，加强第24师的第2师第9团第1营刚刚到达，从而部分缓解了第17团撤出对整个防线的影晌。

三、敌军攻占苜蓿山—五峰里一线

8月6日至7日的夜间，敌人成功地将一部分增援兵力渡送到洛东江东岸突出部地区，然后，在第二天夜间，又有约两个营的兵力在四个不同地方渡江成功。在突出部北侧试图渡江的敌人被第21步兵团打退后，转而向南继续实施渡江。

8月7日上午，由第19步兵团和第34步兵团B连继续实施的反击显得软弱无力。天气炎热、食品不足、饮水短缺，使部队难以前进，加上美国空军误判目标，扫射火力打在第19步兵团阵地上。第34步兵团B连撤出了这个地区，不过此前他们救出几个前一天上午失踪的重型迫击炮连的士兵。北朝鲜部队向前推进，占领了苜蓿山和五峰里山脊的大部，控制了突出部东西走向公路西侧的重要地形。

从苜蓿山和五峰里山脊顶峰，北朝鲜人可以看清美军的主要补给线一直向后延伸到5英里外的龙山，从那里向后，还可以看到密阳。苜蓿山（165高地）象它的名字一样，形状如同一片茎指北方的四叶苜蓿。苜蓿山比五峰山稍高。五

峰山在它的南面，于通道另一侧，它有1.5英里长，稍向东南弯曲，由一些高度为300至500英尺的山丘组成，山下是一块块稻田。苜蓿山和五峰山之间的狭窄公路在低谷中蜿蜒。豆谷村座落在苜蓿山南侧山脚下，正好在公路的北侧。五峰村位于五峰里山脊东侧山脚下，在公路南侧半英里处。苜蓿山和五峰里山脊这两个相关地形是洛东江突出部战斗的关键阵地，随后10天的激战都发生在其周围。

8月7日上午，正当北朝鲜军队攻取苜蓿山和五峰里山脊时，约翰·希尔上校奉命来到第2师师部，在那里，师长告诉他，沃克将军已经命令第9步兵团向丘奇将军报到。8日凌晨1时30分，希尔指挥部队开始向突出部地区开进，上午8时30分，他率部队向丘奇将军报到。丘奇要求希尔立即发起进攻，将北朝鲜部队赶出突出部。经过讨论决定，第9步兵团于下午4时发起攻击。

第9步兵团齐装满员，人员得到良好的休整，这与一线的第24师各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8月8日，第24师各团的兵力状况大概是这样：第34步兵团1,100人，第19步兵团1,700人，第21步兵团1,800人。第24师的战斗力估计只能达到40%，其原因主要是装备不足和人员缺编。士兵身体疲乏、情绪低落，这也大大降低了部队的战斗力。

希尔的第9步兵团接替了苜蓿山上部分阵地的第34步兵团B连和公路另一侧靠近五峰里山脊的重型迫击炮连。希尔上校将第9步兵团第1营配置在龙山公路左侧，将第2营配置在右侧，团指挥所设在从这里向东去龙山方向1.5英里的甘里。第15野战炮兵营（装备有105毫米榴弹炮）的两个炮兵连支援第9步兵团进攻。此外，第9步兵团还可以呼唤第24师的12门155毫米榴弹炮和更多的105毫米榴弹炮的火火力予

以支援。希尔的当前任务是夺取苜蓿山和五峰里山脊。

8月8日下午，希尔上校率第9步兵团沿正西方向对苜蓿山和五峰里发起攻击。傍晚时分，右路的第2营攻占了苜蓿山的一部分，但没有守住，也没有控制住通道的那一侧。左路的第1营也夺取了五峰里山脊的一部分，但是当天夜里又被北朝鲜部队夺了回去。第二天的情况也没有多大进展。

现在，敌人开始对洛东江沿线仍由美军占领的高地兴趣更大了。8月7日拂晓，第34步兵团A连的阿方索上尉发现，敌人已占领了他阵地右侧可以瞰制他们的一条山脊。于是，他用无线电引导炮兵火力打击了这股敌人。他派出巡逻队察看火力效果，却被敌人火力赶了回来。当天下午飞机空投物资也只取得了部分成功，A连只收集到一半空投物资，还因此伤亡了几名士兵。当夜没有战事。

第二天（8月8日）早晨，阿方索的A连发现在他们下方，北朝鲜人正用6条木船渡江，每条船大约装有10至12人。他们用无线电呼唤空中火力。随后，当敌军进入1,000码射程时，他们又用50毫米火炮射击。敌人被迫沿江边散开。就在这时，飞机前来扫射，但空袭效果无法确定。

8日下午，北朝鲜人的各种火炮开始对A连阵地进行试射，而试射完成后便停止了炮击。阿方索和官兵们都注意到，远处有一支敌军正在向他们接近。这个情况再加上试射使他们断定，敌人可能在当天夜里对他们发动一次联合攻击。于是，阿方索要求于夜里11时撤出阵地，并得到营长和团长的批准。

夜里10时30分，阿方索把伤员转移到山脚下，其他人紧随其后。当全连沿公路开始撤退时，敌人密集的炮火落到了他们已经撤出的阵地上。北朝鲜人不久便发现美军已不在那

里，于是又把火力转移到公路。按计划，A连应撤向公路南侧五峰里山脊南端的友邻阵地。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失误，有一个排一直沿公路或靠近公路走，进入了五峰里北端敌人阵地，遭到重大伤亡。连队的其他人员和同行的L连于8月9日天亮后很长时间才最终到达五峰里东侧第1营的防线。

那天早晨，再向南靠近江边的K连也遭到敌人的攻击，一股敌人摧毁了连前进观察哨。尽管敌人已经到达连阵地背后，上级仍然要他们坚守阵地。第二天（8月10日），重新组建的L连才进入K连右后侧的阵地。

8月10日，在突出部的这块重要地形上，苜蓿山上的北朝鲜军队发起攻击，与第9步兵团的攻击方向正好相对。在8日和9日两天的战斗中，第2营军官损失严重，到10日，只有F连的军官人数超过1人。经过这次战斗，敌军收复了以前在苜蓿山丢失的所有阵地。然而，第19步兵团第2营在苜蓿山北侧成功地夺取了洛东江沿岸的几个山头，其中最重要的是梧杏高地，但从梧杏继续发展进攻的企图遭到失败。经过8月10日在梧杏高地附近的战斗，第19步兵团第2营的实力被大大削弱，各连的战斗力一共只剩大约100人了。

当天晚上，丘奇将军把洛东江突出部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希尔上校。这些部队包括第2师第9步兵团战斗队（欠第3营）；第24师第34和第19步兵团以及第21步兵团第1营，另外还有支援炮兵和其它配属分队。这支部队被命名为“希尔特遣部队”。

丘奇将军命令希尔上校于次日早晨发起攻击，收复洛东江沿线地区。希尔和有关人员连夜研究制定了进攻计划。计划要求：第9和第19步兵团沿西南方向向突出部中心攻击；第21步兵团第1营当夜从师防区北部向五峰里山脊南端机

动，从那里向西南方向，在第9步兵团的左侧实施攻击；与此同时，第34步兵团在五峰里保障进攻部队的左翼安全。

然而，情况发生了变化，敌人的增援部队夜间到达江东，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次进攻行动的困难。希尔上校早在8月8日就得到消息说，北朝鲜人正利用夜间在齐项或白川架设横跨洛东江的暗桥。两地都是突出部中部的渡口。8月10日夜间，敌第4师完成了暗桥的架设，第二天天亮之前，他们已将卡车、重型迫击炮和大约12门火炮运到了洛东江东岸，其中有些装备是通过木筏运送的。第4师的部分步兵分队也在夜间渡过了洛东江，一些坦克也可能于此时过了江。到11日早晨，在他们最初发起渡江行动5天之后，北朝鲜人已经把一些重型武器装备运进了他们的江东大本营。

1950年8月间，北朝鲜人在洛东江上建造了许多暗桥，这些桥由沙袋、圆木和石头铺垫，离水面1英尺，很便于涉水过江。水很混，要从空中发现它们十分困难。苏联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曾广泛建造和使用过暗桥，这是当时东线战场上出奇不意的有效手段，曾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8月11日为把敌人赶下洛东江而组织的进攻行动遭到彻底失败。北朝鲜第4师使第9和第19步兵团受阻于进攻出发阵地和自己的阵地上，而且迫使第21步兵团第1营未来得及发起攻击就退出了集结地。11日上午，突出部战斗呈现出一种新的态势——北朝鲜人将火炮分为6门、4门、4门三组使用，配置在鼓谷里附近、位于苜蓿山和五峰里敌阵地之后约1英里的地方。下午，丘奇将军感到有必要改变希尔特遣部队的任务，于是命令他们放弃进攻，转为防守。当时，北朝鲜第4师的大部已进入突出部地区。当天夜里，该师全部渡

过洛东江。

四、龙山受到攻击

8月10日至11日，集结在五峰里和苜蓿山的北朝鲜部队不断增加，同时，在第24师防区的最南部也出现了敌人。到8月11日，情况更加明显，敌人的部分力量已经绕过苜蓿山和五峰里主阵地插到了希尔特遣部队的后方。

那天，敌人对龙山实施了首次炮火袭击。在城东通往密阳的公路上，敌人的狙击骚扰交通。在龙山南面，一股敌人驱逐了第24师侦察连派出的巡逻队。上午，北朝鲜人又突袭并消灭了在南旨里守卫洛东江大桥的第34步兵团K连的一个班。敌人控制了这座大桥，阻断了龙山—马山公路，切断了第24师和第25师之间唯一的直接道路联系。就在此时，希尔特遣部队的攻击行动也受挫，被迫向西撤退了几英里。看到龙山南面的战局不妙，丘奇将军便将第14战斗工兵营派到龙山，沃克将军命令位于马山基恩特遣部队后面的预备队第27步兵团第2营向北进攻，实施攻击，通过洛东江上的南旨里大桥进入第24师防区的南部。

8月11日至12日那个夜间，北朝鲜人在龙山东面加固了路障，一直延伸到城东3英里以外。天亮之前，一位参谋叫醒了希尔上校，告诉他说，敌人在龙山以东2英里的地方伏击了一些救护车和卡车。尽管当时苜蓿山的压力很大，希尔还是果断命令第9步兵团F连从前沿撤出，与迫击炮排一起对这股敌人实施攻击。第15野战炮营的部分火力也为他们提供支援。

与此同时，第24师司令部从八个单位集结了约135人，

包括文书、炊事员、宪兵和侦察连的人员，由司令部直属连连长乔治·哈费曼上尉指挥。他们迅速从密阳向西运动，并在龙山—密阳公路的必经之路深谷里附近建立了阵地。他们的任务是阻敌继续向东突进。哈费曼的小分队加强有两辆坦克。整个下午，他们坚守阵地抵抗北朝鲜人的进攻。装甲运输车三次为他们补给食品、饮水和弹药。

第二天（8月13日）中午，丘奇将军派飞机把希尔上校接到第24师司令部与沃克将军商谈。沃克问希尔：“你能排除这些路障吗？”希尔回答说：“可以，我刚从路障上空飞过，我可以在夜间把它清除掉。”沃克对希尔满有把握的回答十分满意。

与此同时，按照沃克将军11日的命令，第27步兵团第2营在默奇中校的率领下正在消灭龙山以南的敌人。11日，默奇的部队从马山附近的集结地出发，朝北向洛东江开进。沿途成群结队的朝鲜难民阻塞了道路。就在他们开路前进的时候，一辆难民的手推车翻倒在地，里面露出了大约15支步枪和几袋弹药。大约12名化装成难民的北朝鲜军人逃往开阔地，其中8人当场被打死。第2营继续前进，在洛东江大桥以南几英里的二灵里附近又击溃大约200名敌人。午夜时分，他们渡过了洛东江，顶着敌人轻火器的射击在北岸建起了滩头阵地。

第二天，第8集团军将第27步兵团加强给第24师，任务是向北进攻到龙山。美军估计有两个营的敌人正在龙山——马山公路以东。8月12日在向北进攻的战斗中，默奇的第2营遇到固守堑壕的敌人。敌人使用迫击炮、机枪和轻火器拚命抵抗。然而，美空军的支援火力与地面部队协同，迫使敌人逃出堑壕。在这次战斗中，第2营一共毙敌约100人，伤敌

数量无法统计，缴获12挺机枪和一些“野牛”式机枪（14.5毫米反坦克机枪）。

第二天，第27步兵团第3营协同第2营继续向北进攻。到13日下午，两个营分别到达预定目标——龙山北侧和东侧的高地。第2营与希尔特遣部队会师，希尔同比彻姆与默奇中校见面了。在进攻中，第27步兵团的部队摧毁敌4门火炮，其中有2门是被缴获的美式105毫米榴弹炮。

还有一支美军部队——第2师第23步兵团第1营——也在向龙山集结，这个营刚到密阳就接到向西攻击的命令。在他们行动（也是他们到达朝鲜后的首战）过程中，有9人中暑，而真正战斗伤亡只有1人。第1营在龙山以东1英里的地方曾与第27步兵团先头部队相遇。

这样，到8月13日晚，由于沃克将军果断将第27步兵团、第24师司令部勤务分队和工兵分队投入战斗，因而解除了敌人在龙山以东、以南两个方向突破的威胁。

14日，第25师第35步兵团的一个加强连进入南旨里大桥南侧阵地，接替了那里的第27步兵团，大桥的责任从而由第24师转交给第25师。

敌人8月10日至13日在第24师防区南段的行动使希尔上校感到，K连和L连在洛东江边独立高地阵地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于是，他下达命令——第34步兵团第3营于8月14日凌晨2时接到这个命令——要求他们撤出阵地到第1营的后方集结，转为团预备队。第3营顺利地执行了这个命令。

五、苜蓿山—五峰里之战

当敌人正在向龙山地区渗透的时候，苜蓿山、五峰里及

其以北地带的战斗也在继续。第9团战斗队、第19步兵团和第34步兵团的一部成功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北朝鲜第4师主力被牢牢拴住，无法向南扩大战果。

希尔特遣部队仍在执行迫使敌撤出突出部乃至退到洛东江对岸去的任务。由于8月13日清除了敌人对龙山东、南两个方向的渗透，希尔上校计划第二天动用其全部力量对苜蓿山—五峰里地区的敌阵地发动一次进攻。计划由100架飞机首先对敌阵地进行火力突击，随后再由炮兵进行火力准备，地面部队仍采用三天前未能奏效的那次进攻队形。敌第4师的部署是：第5团布署在北部，与美军第19步兵团相对；第16团布署在苜蓿山和五峰里；第18团一部布署在第16团之后，其它兵力分布在整个突出部地区，但主要在东部和南部。

对于这样一次进攻行动，希尔特遣部队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第9步兵团的两个营实际兵力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第19步兵团的有效战斗力也很少，第34步兵团第1营的三个步兵连实际力量加在一起不足一个满编连。

8月14日是星期一。阴云笼罩着突出部地区，从凌晨3时开始，天下起了雨。计划中的空中突击行动只好作罢。第24师的炮兵当时的战斗力不足40%，大部分都集中在龙山西面的一块低洼地中，由第13野战炮营营长查尔斯·斯特拉顿中校指挥。他们进行了10分钟炮火准备，步兵便开始向前冲击。第9团战斗队的两个营——第1营在右，第2营在左一向苜蓿山山坡冲去，第34步兵团B连则对公路南面的五峰里开始牵制性攻击。尽管到凌晨B连几乎已经打到五峰里山顶，但到上午8时，他们还是被敌人打退下来。

主要战斗在公路另一侧的苜蓿山进行，美军和北朝鲜军

队在那里展开反复争夺。在一个小时的战斗中，第1营就伤亡60人。第9步兵团的两个营都夺取了部分高地，但未能控制周围的山头。在北面，第19步兵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那天夜里，苜蓿山的战斗仍在继续。北朝鲜人不断组织进攻，渗透到第9步兵团的防御阵地内。E连军士长沃伦·H·乔丹的情况足以反映苜蓿山战斗的激烈程度。从8月10日至17日，乔丹五次接替全连的指挥，因为连里的所有军官不是受伤、阵亡、就是中暑。

14日夜间敌人的进攻不仅限于对苜蓿山，在五峰里南侧，敌人几乎包围了第21步兵团第1营，使该营遭受巨大伤亡。凌晨3时，希尔上校命令史密斯撤退。全营于天亮之前冲出了包围，进入战线南端新的防御阵地。在第34团第3营的反冲击配合下，它守住了阵地。第34团第3营的力量当时得到了加强，因为早晨K连和L连刚从沿江阵地上撤回营里。

8月15日上午，希尔特遣部队继续进攻，但美军对击退敌人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阴雨使空中支援仍然无法实施。在五峰里的南端，第34步兵团A连和B连在山脊线上与敌人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罗伊·E·柯林斯上士带着A连2排经过鞍部对敌人占领的一个山丘实施冲击，而敌人在山丘的另一面。双方立即展开手榴弹战，在10步远的距离内进行枪战。这时，一个敌兵爬过山脊线抱住了柯林斯的腰，后者惊奇地发现，他是来投降的，他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在50分钟的战斗中，这个排向鞍部冲击的35人中有25人伤亡。剩下的10人搀扶着9名伤员后撤，其中3名伤员还没有到达急救站就死去了。

在其它地方，希尔特遣部队也受到敌人的阻击。希尔上

校动用了他所能指挥的全部力量，也仅仅与敌人打成相持态势。因为缺乏后备力量，他没有机动余地。

8月15日，丘奇将军来到希尔上校的指挥所，两人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尽管他们认为北朝鲜第4师由于僵持在五峰里和苜蓿山地区而不断消耗变弱，但他们对于自己继续进攻的能力也表示怀疑，因而，他们决定停止进攻，就地转入防御。

沃克将军因为未能把敌人逐出突出部地区已经变得很不耐烦了。13日，丘奇告诉沃克，北朝鲜第4师已经全部过江并进入第24师防区，此时沃克将军根本不相信，而且粗鲁地反驳说：“我的情报可不是这样说的。”然而，丘奇坚持说情况的确如此。后来的情报证实了丘奇将军的判断。

8月15日的进攻失败后，沃克将军认识到，要把敌人赶出突出部就需要派出更多的兵力，于是，那天早晨他带着恼怒和不耐烦的情绪来到丘奇的指挥所。他说：“我打算把海军陆战旅也交给你，我希望能尽快扭转这种局面。”

大约中午的时候，沃克回到大邱，召集主要参谋人员开会，研究可以抽出哪些部队增援第24师。海军陆战旅正在马山到密阳的路上，他们将作为陆军预备队驻扎在马山。下午1时，沃克决定在洛东江突出部地区使用海军陆战旅，并派科利尔上校立刻飞往密阳，与陆战旅旅长克雷格将军讨论当前的局势，估计后者随时都可能到达那里。后来，两人坐在吉普车里交谈，科利尔把沃克将军的指示告诉了克雷格。克雷格将军立即命令陆战旅司令部离开宿营地，向龙山方向机动。

在釜山防御圈持续两个半月的战斗中，作为总指挥的沃克将军面临着许多问题，8月15日所作的决定只是其中一

例。在这段时间里，很多地方遇到麻烦。纵观8月11日至15日的釜山防御区就会发现，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几乎是杯水车薪。基恩特遣部队8月12日在“血腥峡谷”严重受挫，同时，希尔特遣部队在洛东江突出部上的五峰里山脊和苜蓿山遭到失败，而北朝鲜第4师强大的兵力又出现在其后靠近龙山的地方，北朝鲜人全部渡过洛东江，并接近了突出部北部的大邱。在东部，南朝鲜部队节节败退，防御圈在这里明显向内收缩。北朝鲜第5师已经到达东海岸的浦项，准备沿庆州走廊向釜山推进。

从1950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在连续6个星期内，双方部队在环形防御区的各个地区形成对峙局面。为了便于描述，我们把这个漫长的战线分成几段。但是，读者在读到每一个战斗行动的时候必须记住，在其它地区也发生着同样紧张而残酷的战斗。

由于环形防御区的不同地带同时进行着各种战斗，因而，对于沃克将军每天所面临的指挥问题很难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描述。他必须了解或正确推测下一个危机可能出现在哪里。当敌人的行动出乎他意料时，他必须立即找出对策并迅速作出反应。作为一名指挥官，他必须对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的每个战斗心中有数，必须及时定下决心，必须权衡防御圈各部分的需要统一部署兵力。指挥官必须时时依据战场上不断变化着的复杂形势而修正自己的认识。1950年夏季的釜山防御圈战役对沃克将军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沃克在美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釜山防御圈的神机妙算。

沃克将军始终认为，洛东江和南江汇合处以北的龙山—密阳地区是十分危险的地带，敌人会把这里作为进攻的轴

心。8月中旬，他又分析，洛东江突出部是非常重要的而又面临威胁的地区，所以他把最强的预备力量派到那里。8月15日，第8集团军把第1暂编陆战旅加强给第24师，并命令他们于8月17日尽早发起攻击，消灭洛东江以东突出部的敌人。

8月16日，当希尔特遣部队疲惫的士兵躲在散兵坑里等待救援的时候，北朝鲜军队对苜蓿山的第9步兵团进行了攻击。这次战斗在近距离内进行，异常紧张激烈。北朝鲜人打死了部分守军，占领了一些散兵坑。在右翼，第9步兵团第2营完全丧失了阵地。梧杏高地也进行了一场激战，第19和第34步兵团的部分兵力险些被围歼。在这次战斗中，第34步兵团G连连长巴尔什奇中尉作战勇敢，指挥有方，表现十分出色。

突出部战斗的中期，一股新的敌人渡过洛东江，出现在第24师北面第1师的防区内。这股敌人大约有两个营，在靠近浦项的409高地上建立了阵地。与第1骑兵师相比，第24师更容易通过公路接近敌人的这个阵地，因此，8月13日晚，沃克将军将第24师的防区向北扩大，把突入之敌占领的这个地区划归了该师。

8月15日至16日的午夜刚过，第8集团军用电话命令第24师对其防区最北端靠近香洞里的409高地上的敌人采取攻势行动。这股敌人如今已增加到约一个团的兵力。据俘虏说，这是北朝鲜第10师第29团，这个师在此之前没有投入战斗。天亮之前，第23步兵团第1营赶到409高地附近，增援这里的第21步兵团。第23步兵团8月5日刚从美国到达，先在大邱附近集结待命，因为肯定不久会将其投入防御圈某处的战斗。409高地的敌人对美军构成巨大威胁，他们随时都

可能对突出部已经受到巨大压力的美军发起攻击。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这股敌人并没有离开 409 高地实施出击，这个阵地是他们在突出部战斗的关键时刻建立起来的。敌人在美军防区内这种消极被动之举说明北朝鲜军队之间缺乏协同，要么就是他们在执行作战计划时缺乏灵活性。

六、陆战队进攻五峰里

尽管 8 月 15 日突出部地区的态势对美军不利，但是还应当看到“山的另一侧”的情况。事实上，北朝鲜第 4 师这时也处于十分狼狈的境地，食品供应短缺，弹药补给也很困难，第 18 团自 14 日后再也没有得到弹药。据战俘后来说，在向前线补给的士兵中，开小差的人达 40%，有一半人没有配发武器，他们只是被当作劳动力去挖散兵洞、运送弹药和搜集食品。轻伤员几乎得不到什么治疗便被送回前线，大批重伤员由于未及时治疗而死去，除以前在中共军队战斗过的班排长外都没有士气。

丘奇和希尔在同陆战旅的两位指挥官克雷格和默里研究进攻计划时了解到，他们不想在舰基“海盗”式飞机加入战斗之前发起攻击，而“贝都恩海峡”号和“西西里”号航空母舰 8 月 17 日才能到达作战位置，因而进攻日期就定在了这一天。

丘奇将军负责指挥这次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联合进攻行动。按计划，第 1 暂编陆战旅在左路，正对五峰里山脊。最左端是第 21 步兵团第 1 营（欠），负责保障陆战旅的左翼。第 9 步兵团仍在苜蓿山正面，它已经在那里战斗了一星期，

该团与陆战旅的分界线为苜蓿山和五峰里之间的公路。第34步兵团在第9步兵团以北。进攻队形的最右侧是第19步兵团。计划要第9步兵团在夺取苜蓿山之后迅速向两翼发展进攻，向洛东江推进。第19步兵团也向洛东江进攻，夺取北朝鲜人重新占据的梧杏高地。进攻将于8月17日上午8时开始，54门105毫米榴弹炮和一个营的155毫米榴弹炮已就位，支援这次进攻行动。

第5陆战团在此之前已从马山前线到达密阳，8月16日又接到次日上午进攻五峰里的命令。第2营奉命引导冲击，紧随其后的是第1营和第3营。第2营于午夜进入五峰里正面集结。

按丘奇将军的计划，第9步兵团同时进攻苜蓿山，以配合陆战队进攻五峰里山脊的行动。而默里中校则要求在第9步兵团攻击之前首先由他开始进攻。他认为，五峰里山脊线应是他进攻的出发阵地，而且他可以比较轻松地夺取这个阵地。丘奇则认为，五峰里和苜蓿山是敌人密切相联的两个阵地，应当同时对它们进行攻击；不过，他还是同意了默里的要求。在五峰里和3英里以外的洛东江之间，有两道连绵的山地群，默里和丘奇都估计敌人主要会在五峰里后面的第二道山脊采取行动。后来情报表明，张基德上校的敌第18团加上第16团的一个营当时在五峰里山脊组织防御，第16团其余兵力显然部署在苜蓿山。

哈罗德·S·罗伊斯中校带领第5陆战团第2营进入出发阵地，那是五峰里前沿一条狭窄谷地的东侧，距山脊顶端约1,000码，在那里等待进攻号令。他们仔细研究了对面光秃秃的山脊。那里有102、109、117、143、147和153六个高地，由北向南高度逐渐上升，从谷底算起，高度在300至450英尺

之间。深深的冲沟从山丘之间的鞍部向下延伸。山脊中间有一处山体崩塌的痕迹，露出一大片红土。

7时35分，10分钟的炮火准备开始了，火力集中在五峰里后面的地区，有意未对五峰里本身进行炮火准备。但18架“海盗”式飞机对五峰里山脊进行了突袭。这次袭击十分猛烈，五峰里几乎被硝烟吞没。

8时整，E连和D连以那片红土为界一左一右开始了进攻，四个排约120人成攻击队形越过山谷朝山坡上冲击。他们没有遇到山脊上敌人的任何抵抗，但遭到来自右（北）侧公路对面豆谷村敌人轻火器的猛烈袭击。左侧五峰村附近也射来了敌人的火力。当进攻分队到达五峰里山坡的时候，敌人迫击炮弹落到他们之中。

在那块山体崩塌痕迹的右侧，有一条雨裂沟向上延伸，只是从这里，陆战队的一部爬到山脊顶端。雨裂沟上端很浅，一个人躺着才能勉强藏起来。迈克尔·J·欣克少尉就是利用这条雨裂沟作掩护，带着剩下的20个人冲上山顶。当他们滚进北朝鲜人空着的散兵洞时，敌人从右侧反斜面不远处第二排散兵洞里用机枪对他们进行扫射，还跳起来向他们掷手榴弹。在这次行动中，有5名陆战队员伤亡。欣克命令其余人员撤离山脊，于是，全体立即行动，并用雨披抬走了伤员。

这时，“海盗”式飞机飞回这个地区，对五峰里山脊一线及其反斜面进行再次轰炸，但由于油料不足，未能投掷凝固汽油弹。空袭一结束，陆战队就开始从半山腰又向上冲去，坦克也驶入了山脊东侧的低地，向豆谷村和山脊上开火，为第二次冲击实施直接火力支援。起初，敌人只有零星的火力，但空袭结束几分钟后，北朝鲜人便进入山顶前沿散

兵坑，用各种自动火器和手榴弹阻击向上爬的陆战队员。这次，又只是欣克的排到达了山脊顶端，他出发时带了15个人，最后到达山顶的只有9人。这么几个人实在无法在山顶坚持，只好退到山坡上。欣克爬上山顶，寻找受伤的陆战队员，这次，他连中两枪，一枪打碎下巴，另一枪打进右臂，他滚到了山下。敌人的火力使陆战队遭到严重伤亡，山坡上的其它部队被迫卧倒在地上，无法前进。

来自左（北）侧豆谷村和苜蓿山的敌人火力是五峰里陆战队进攻受挫的重要原因。下午3时，第2营在半山坡建立了阵地。在7小时里，全营亡23人，伤119人，占参加这次进攻的240人的60%。

由于第2营损失严重，克雷格将军决定，如果继续组织进攻，他将用第1营接替第2营打头阵。12时45分，默里中校向牛顿中校转达了这个命令，要他率第1营进入阵地对五峰里再次发动进攻。下午4时，第1营和第2营在山坡上进行了交接。

七、第24师攻占苜蓿山

经过一个上午的战斗，情况已经很明显，陆战队无法消灭反斜面散兵坑里的敌人，而且，敌人从豆谷村和苜蓿山射来的猛烈火力对于五峰里山坡上处于暴露状态的冲击部队构成了巨大威胁。再攻击计划作了一处重大调整。默里中校这时意识到，有必要在陆战队进攻五峰里的同时让右翼的第9步兵团也对苜蓿山之敌发动攻势。他把这个新的想法告诉了丘奇将军，后者表示，第9步兵团将在炮火准备结束后发起进攻。下午3时刚过，默里便向丘奇和希尔报告，第5陆战

团第1营已经做好准备，4时发起攻击。

将近4时，第24师按计划开始对苜蓿山实施火力准备，炮火从山头打到山脚，其中部分是空军的同时弹着射击。弹片四射，山顶和反斜面上血肉横飞。4时整，第9步兵团和陆战队联合发起冲击。苜蓿山方向炮火准备非常有效，幸免杀伤的敌人纷纷逃下山去。所以，第9步兵团第2营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苜蓿山。接着，他们组织火力，支援五峰里方向陆战队的攻击行动。

在五峰里，北朝鲜军队拚命抵抗，再次阻止了陆战队的正面进攻。但这次由于排除了豆谷村和苜蓿山方向的火力威胁，靠近第9步兵团的B连右翼排得以绕过五峰山北峰从右侧爬到山顶。大约在下午5时，陆战队夺取了102高地。接着，他们依靠102高地的火力支援，从102高地出发，采取侧翼攻击的方法，夺取了南侧的109和117两个高地。然而，再往南的143高地的敌人很快进行了反击，迫使117高地上A连的一个排退到高地的东坡上。

傍晚时分，北朝鲜的坦克出现了，这是它们在整个洛东江突出部地区的战斗中首次被使用。正在102高地上构筑工事的美军看到3辆T-34坦克自西而来，隐隐约约还有1辆坦克跟在后面。4辆坦克径直沿公路朝五峰里和苜蓿山之间的道路驶来。B连立刻通过电台向设在山谷里的营指挥所报告了这个情况。

3辆美M-26式“潘兴”坦克向前机动，进入了第1营指挥所前面公路边的阵地中。75毫米无后座力炮已经瞄向山口处的公路。2具3.5英寸反坦克火箭筒在公路北侧进入阵地。3架P-51飞机发现了敌人的坦克，几次进行俯冲扫射，但看不出什么效果。102高地上的陆战队员眼睁睁地注视着4辆

坦克缓缓驶入山口。

下面尘土飞扬，T-34坦克就要拐弯了。过了一会儿，先头坦克出现了，一枚火箭筒首先在100码距离上开火，击中了坦克履带。坦克一边射击，一边继续向前开来。第二发火箭弹又击中了这辆坦克，与此同时，一枚75毫米无后座力炮弹也击中了车体，在车身上打了一个洞，坦克停止前进，但坦克炮和并列机枪仍在射击。这时，最前面的一辆“潘兴”坦克又用火炮击中了这辆坦克，坦克起火了。一名坦克手弃车逃跑，被冲锋枪击毙。敌人的第二辆坦克被火箭筒摧毁，第三辆刚一露头就被两辆“潘兴”坦克的炮火摧毁。第四辆坦克还没到达山口就被空中火力摧毁，随后的步兵也被打散。这次行动是“潘兴”坦克和T-34坦克的第一次交锋。

天黑以后，陆战队在他们占领地区构筑了环形防御工事。B连的防线从102高地经过109高地延伸到109高地与117高地间的鞍部；A连的防线从这里开始，经117高地的东坡一直到山脚。陆战队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共伤亡205人，其中死23人，伤势严重未能救治而死亡2人，伤180人。

在五峰里方向的激烈战斗进行的同时，第24师右翼的第34步兵团和第19步兵团经过一再推迟之后也在下午发起进攻。此前，飞机和火炮已猛烈袭击了梧杏高地。进攻部队向前推进，但有的部队伤亡很大，第34步兵团L连最为严重，他们遭到后部敌人的袭击。天黑之前，第19步兵团夺取了突出部北端可以瞰制洛东江的梧杏高地。当天夜里，第24师截获了敌人的一份无线电报，电报说，突出部地区的北朝鲜部队弹药短缺，请求撤到洛东江对岸去。

八、攻克五峰里

8月17日晚，美炮兵对通往五峰里和苜蓿山的道路和敌人可能集结的地区都进行了炮击，一些火炮对渡场也实施了火力袭击，以防止敌人增援部队渡江。五峰里的陆战队判断敌人肯定会在夜间实施反冲击，于是在阵地前设置了绊索照明弹。四分之一的人担任警戒，其他人休息。当晚，左翼A连的迫击炮阵地遭到4枚敌人磷燃烧弹的袭击，18人伤亡，迫击炮被烧毁。

8月18日凌晨2时30分，一颗绿色照明弹升上天空，显然，敌人开始反击了。117高地的敌人深入到A连阵地里，并将一个排割开。然后，敌人的进攻队形继续向B连阵地深入。通过81毫米迫击炮照明弹的光亮可以看出北朝鲜人进攻的套路。他们一个班从地面跃起，投掷手榴弹，向前方和侧翼打一阵枪，一边向前跃进一段距离，然后又卧倒。后面跟进的部队也都这样做。敌人的进攻迫使A连撤出阵地，退到109高地南侧的鞍部。B连经过45分钟的激战，守住了自己的环形防御阵地，拂晓之前。敌人停止了进攻。

北朝鲜人在这天夜间战斗中总的伤亡情况尚不清楚，但后来在A连和B连防御阵地的周围发现了183具敌人的尸体。

陆战队受到严重损失。B连前一天晚上有190名士兵和5名军官，第二天早晨有效战斗力只剩110人；A连从前一天晚上的185人减少到第二天早晨的90人。

天亮后，第1营进行了重新编组，A连奉命向南对退守117高地的进攻之敌实施攻击。他们顺利冲过鞍部，但被敌人的机枪火力压在山坡上无法前进，连长只好要求空军支

援。经过对目标的仔细研究，“海盗”飞机投下了一枚500磅的炸弹，正好击中敌人的工事。弹片、碎石块、尘土一过，3排迅速跃起冲上了坡顶。在敌人的掩体中，他们发现被炸毁的机枪和被炸死的射手。A连只用了5分钟就攻占了117高地。

进攻继续向143高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空军和炮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47和153两个高地的战斗也是同样过程。傍晚，五峰里只剩一小股敌人还在继续抵抗，这股敌人第二天早晨也被消灭了。美军从右翼突破，逐步向南推进，终于夺取了这道山脊。

九、摧毁敌桥头堡

第1营8月18日向五峰里南端进攻的同时，陆战队第3营从山脊北端向西对另一山脊上的206高地实施了进攻，第9步兵团从苜蓿山给予火力支援。陆战队第3营几乎没有遇到敌人的任何抵抗，一小时之内就到达了预定目标。

这次进攻如此顺利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在第3营进攻206高地的同时，空中观察哨、炮兵前方观察所和一线步兵部队都报告说，敌人正企图向西朝洛东江方向撤退。这时正值中午。前方观察员迅速调整了空中炸点和火炮瞬发引信，对准这些部队。目标为渡场的部分火炮使用了延期引信，以便更有效地杀伤游泳过江的敌军。战斗机在通往江边的道路上空盘旋，袭击了开阔地带上的大批敌人。

206高地被攻占后，默里中校命令第3营继续向311高地进攻，这是到洛东江边的最后一道山脊。在这同时，第24师右翼的第34步兵团和第19步兵团也在向南和西南方向推进。

前进中，他们只遇到一般的抵抗，到下午，连这种抵抗也越来越弱。梧杏高地上第19步兵团的部队发现，敌人分成10到15人的小组正在向洛东江西岸撤退，每次总共大约有75至100人。整个下午，飞机不断向渡江敌人扫射。天黑之前，陆战队第3营占领了311高地的大部，第34步兵团夺取了240高地，第19步兵团攻占了233高地——这些都是洛东江边的制高点。

到8月18日晚，情况已经十分明显：敌第4师已经彻底被打败，残部正退回洛东江西岸。19日早晨，陆战队和第34步兵团在洛东江边会合。据当时抓住的俘虏说，北朝鲜部队的幸存者大部分已经在夜里撤过了洛东江。到下午，沿江巡逻的部队未发现任何敌人。洛东江突出部的战斗遂告结束。

在洛东江突出部的首次战斗中，北朝鲜第4师几乎损失了所有的重装备和武器。陆战队军械科搜集了大部分被损坏和丢弃的重武器，修复了34门火炮，其中18门又部署在龙山至洛东江的公路沿线，准备为抵抗敌人的进攻提供火力支援。敌人最大的火炮口径为122毫米。在这次战斗中，北朝鲜军队伤亡也十分惨重，第24师埋葬了1,200多具敌人的尸体。战斗结束时抓获的俘虏说，北朝鲜第4师撤到洛东江西岸后，3个步兵团每个团的人数大约只剩300至400人。俘虏们还说，部队中的伤员有一半左右因为得不到治疗而死去。8月19日，洛东江突出部战斗结束时，第4师的全部兵力只有大约3,500人。

五峰里战斗中，敌人大量的武器被毁坏和丢弃，据统计，有苏制和美制重机枪18挺，轻机枪25挺，苏制和美制冲锋枪63支，反坦克炮8门，3.5英寸火箭筒1具，以及大量弹药和手榴弹。在缴获敌人的装备中有1台完好的美陆军SCR-300

电台，电台频率调整在第5陆战团第1营使用的频率上。显然，8月17日至18日的夜间敌人监听了A连和B连通话的内容，很可能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和部署。

实际上，北朝鲜第4师在洛东江突出部战斗中的失利是迄今为止北朝鲜军队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第4师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中国军队参战以后，才重新组建了 this 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月19日，就在第4师遭到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收到北朝鲜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因为在战斗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它被授予“近卫师”的称号。

8月19日下午，突出部战斗结束了。第8集团军命令第1暂编陆战旅脱离第24师的指挥，转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在南部马山以东的昌元附近地区集结，直到9月1日。

第十八章 争夺通向釜山的 东部走廊之战

“我只能建议防御的一方不要企图面面俱到而过分分散兵力”。

——若米尼《战争艺术概论》

在敌人即将突破洛东江突出部时，沃克将军在东部也遇到麻烦。北朝鲜军队对杞溪和浦项发动突击，南朝鲜各师突然退缩濒于崩溃，形势十分危急。打击是突然的，出人意料。第8集团军预备队很少，主力也完全投入其它地区的殊死鏖战，很难在东部地区对付敌人进攻。

整个7月底至8月初的第一周，大量的谣传和报告接踵而至，说浦项西北10至15英里的山区出现了大量的游击队。然而这些报告当时都被当成伊索寓言中男孩子“狼来了”的呼声而未予重视。

一、通向釜山的庆州走廊

在整个釜山环形防御区的作战中，浦项地区的地形地貌对部队在该地区的行动、对沃克将军环形防御圈这一地段的战术计划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该地区，一条天然的走廊直接通向釜山。

从大邱开始，一条50空哩长的横向公路和铁路向东直达浦项。这条横向走廊位于汉城—铁源—平康—元山走廊以南225英里处是第一条通向朝鲜东海岸的山谷道路。在大邱至浦项这条道路的中央座落着永川。这里，大邱与东海岸之间唯一重要的南北道路经过安东和义城，穿过山区，与东西向的山谷路会合。路东至海岸线40空哩的范围内是绵亘的山地，完全无法铺设可运用的道路。

在横向的大邱走廊中，浦项以西12英里处是安康，向北6英里是小镇杞溪，后者是山中小路和大车路自南从山区进入一条南北向山谷的交叉点。这条山谷在安康汇入大邱——浦项之间的横向走廊，并继续向南经过安康直达60空哩以外的釜山。庆州座落在安康以南12英里处，是大邱—浦项—釜山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公路中心。这样的地形展示出杞溪、安康和庆州三镇在东部战斗中的重要地位。

沿海公路在浦项转向内陆，经过兄山江到达距安康不足2英里处，而后向南江入庆州走廊到达釜山。从军事上讲，尽管浦项的港口可以为南朝鲜军队和小股美军提供补给，但城市本身并不重要。倒是釜山防御圈运输网的东半部，即大邱—永川—安康—庆州—釜山的交通线（一条全线几乎处于海平面高度的山谷路）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旦战时被敌人切断一段时间，大邱地区便岌岌可危了。

然而，防御圈东部的防御却不象其它部位那样坚固。沃克将军没有足够的部队和重火器保证前沿处处固若金汤，在某些地段上，他不得不冒险。沃克将军了解到，北部浦项地区的山岳几乎无路可行，他认为，即便北朝鲜军队为进一步向釜山挺进而在该地区实施渗透，他们也不可能运送足够的重武器和补给来维持这次行动。

与东部战区内敌方起伏的地表和简陋的交通系统相对照，沃克将军掌握着内陆谷地公路和铁路线，可以利用这些交通便利随时向该地区迅速增援。同时，他认为联合国军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浦项以南仅6英里的延日空军机场。只要北朝鲜人前突至横向走廊，该机场出动的空军部队可以在2—5分钟赶到危急地区。

二、北朝鲜军队到达浦项

1950年8月，在釜山防御圈的东翼，北朝鲜的三个师和一个独立团压向南朝鲜部队。其中，第8师沿义城公路向永川方向进攻；第12师穿越安东南部山区，向浦项方向逼来；第766独立团在洛东江离开沿海公路，转向西南进入山区，目标是杞溪和安康；第5师顺沿海公路从盈德南下，其部分步兵分队渗透进南朝鲜第3师周围的山区。

北朝鲜第8师未能穿插至大邱—浦项之间的横向走廊。8月9日在义城附近，南朝鲜第8师突袭了它的一部，几乎全歼了第3团的一个营，造成700人的伤亡。接着北朝鲜第8师第2团投入战斗，尽管夺回了先前失去的阵地，但也蒙受重大损失。

在这次沿义城—永川公路的战斗中，南朝鲜在反装甲方面取得一些成功。在一座桥附近狭窄的谷地公路两侧，它们布下反坦克雷。两辆接近这座桥的敌坦克首先触雷，又有三辆敌坦克和一门76毫米自行火炮驶过来。它们还未来得及在路障前调转车头，一个F-51战斗机小队飞临，向这6辆装甲目标发射火箭，投放燃烧弹，所有的车辆都被摧毁了。这次成功树立了争相报功的“好样板”。美远东空军声称空袭击毁

了6辆装甲目标，南朝鲜工兵也不甘落后，说反坦克雷炸毁了同样数目的敌装甲目标。

敌第8师在这次战斗中遭受重创，一周内无力再向永川方向推进。此后，该师在义城南仅向前推进了几英里，便遇到南朝鲜军的顽强抵抗，于是该师停止前进，等待援兵。

再向东，具有光荣称号“安东师”的北朝鲜第12师在洛东江上游安东渡江，挺进山区，试图完成占领浦项的任务。当时该师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由于此间无法补充足够的弹药，该师炮团2营把所有的火炮送回汉江上游的丹阳。

当时预料首都师会与这个山区另一侧的南朝鲜第3师建立联系。当时盛传，敌军大约2000人（是人数最多的一批）已从沿海转入内陆地区。8月9日，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获悉：在浦项西北的“游击区”发现了北朝鲜人民军的正规部队，已对沿海公路和延日空军机场构成威胁。当天，新近从大邱开到的南朝鲜第25团第1和第2营奉命从杞溪向北进攻，以便与盈德以南的第3师会合。在杞溪以北2.5英里处，敌人发动了反冲击，将该团迫后至杞溪东南2英里处。显然，尽管南朝鲜第3师控制着浦项以北20英里处的沿海公路，但在内陆山区却毫无防御可言，敌人则正在这一地区活动。

美第8集团军8月10日组建了浦项特遣部队，由南朝鲜第17和第25团、第1反游击营、浦项陆战营和美第18野战炮营（75毫米）的C炮连组成。次日，南朝鲜动用了驻大邱的第26团，令其全速向东运动，在安康加入浦项特遣部队。在这些部队中，只有南朝鲜第17团经历过战争考验。浦项特遣队的任务是从安康—浦项地区向北进攻，清除近海山区的敌人。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发生在杞溪周围和浦项西部山区的战

况,有必要先了解同时发生在几英里外东部沿海地区的战事。

前一章例举了8月初沿海公路上南朝鲜第3师与北朝鲜第5师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残酷的战斗。当时,盈德地区的战斗呈拉锯状态,持续了两周,城市被双方交替占领。最后是南朝鲜重新夺取了盈德,但好景不长。

8月5日,北朝鲜人又发动攻击,把南朝鲜军赶出盈德,迫其南逃至181高地。沃克将军给在南朝鲜第3师美军事顾问团的埃梅里希上校拍发了电报,指示他必须恢复失地,于是该师拟定了次日夜间反击的计划。6日,在这些计划拟制完成时,在南朝鲜军的师指挥部里,人们已经可以从望远镜中观察到,北朝鲜和南朝鲜部队在181高地的战斗已成胶着状态,双方可互掷手榴弹。

夜间的攻击于晚7时30分发起。首先是15分钟的空袭,使用了火箭、凝固汽油弹和炸弹。空袭后是海军和地面部队联合实施的15分钟的炮火准备。晚8时整,南朝鲜第22和第23团开始实施步兵攻击。他们将北朝鲜人赶出181高地,并坚守该高地一整夜。8月7日凌晨,在海军和地面炮火准备之后,南朝鲜军又发起了攻击,迫使敌人退至盈德以南。

在夜间的战斗中,南朝鲜第3师指挥所发生了一件不幸事件:敌人密集的迫击炮火落在指挥所边上,炸死数名士兵。当军事顾问团派人去第3师指挥所收集战况报告时,通信兵回报说,他找不到任何人。一位翻译试图找到师长李将军,但一无所获。听到这个报告,埃梅里希上校和斯莱特少校用闪光灯搜索了该地区,最后在南朝鲜士兵的帮助下,从一个山侧的防空洞里找到了李将军及其随员。埃梅里希指示他立即集结参谋人员,返回指挥所。次日中午,他要求撤换该师长。

这时，第1独立营和永登浦营撤编，并入南朝鲜第22和第23团。

8月7日，沃克将军给埃梅里希上校发电，指示他必须守住盈德南面的坎古大桥。此时，第24师的一个工兵班已完成这座520英尺长大桥的爆破准备，今已被召回大邱，爆破的实施便移交给南朝鲜部队，后者须得到美军事顾问团布里顿少校的命令才可引爆。

8月9日凌晨5时，一声巨响震撼了大桥地区。南朝鲜第22团团团长没有得到布里顿少校的命令便下令炸毁大桥。此时该团约350名士兵依然在五十川北岸，他们纷纷跳入河中，试图横渡流入日本海的水深流急的河湾，结果许多人溺亡。南朝鲜师参谋长要求撤换第22团团团长，否则将其送上军事法庭，处以枪决。南朝鲜军总部立即解除了该团长的职务。

坎古大桥被炸毁后，南朝鲜军总部为避开敌炮火威胁，于8月9日下午被迫南撤。8月10日，北朝鲜第5师渗透至南朝鲜第3师周围，在浦项以北5英里处的兴海切断了第3师背侧沿海公路，完成了对第3师的包围。

第8集团军了解到敌军在浦项以北切断南朝鲜第3师退路后，沃克将军立即指示埃梅里希上校在延日机场与其会面。埃梅里希给近海停泊的美巡洋舰“海伦娜”号挂了电话，请它派直升机送他去简易机场。在那里，他与沃克将军、帕特里奇将军和美驻朝军事顾问团团团长费朗希斯·W·法雷尔准将见了面。

沃克将军指示埃梅里希命令南朝鲜第3师在浦项以北20英里的长沙洞组织防御，阻止敌第5师沿公路向浦项地区机动坦克和火炮。一旦敌人得以进入沿海公路，延日空军机场将危在旦夕。埃梅里希上校立即返回长沙洞，向南朝鲜第3师

师长(新任)金锡元准将传达这一命令,该师随即在长沙洞以北4英里处到该城以南7英里处的沿海地区组织起环形防御。

8月10日,敌人重兵在浦项地区出现,震惊了许多美军军官,其中包括沃克将军。他曾经询问过法雷尔将军:东部地区的南朝鲜部队是否需要美军支援,以确保浦项和延日空军机场。法雷尔认为南朝鲜军队足以保卫这些地区。当时,这种观点占居了主导地位,即:北朝鲜人无法使足够的力量穿过山区来从浦项后侧实施有效的进攻。

沃克将军在延日空军机场与埃梅里希上校会面后回到大邱,下午5时35分派遣通信兵向驻庆山的美第2师师长劳伦斯·B·凯泽少将下达一项命令,将第9团的剩余部队立即机动至延日空军机场。这支特遣部队由第2师副师长约瑟夫·S·布莱德雷准将指挥。布莱德雷特遣部队直接向沃克将军报告。

8月10日黄昏后,这支特遣部队通过庆州的主要公路向浦项和延日方向运动。近午夜时,指挥组、第9步兵团第3营(欠K连)到达了延日空军机场。布莱德雷将军开始负责机场的地面防御。

在庆州以北10英里、安康以东约1英里处,公路突然向右拐入蜚山江谷地,直达向东7英里的浦项。转弯之后,公路绕着一座陡峭的山峰的山脚蜿蜒前行,靠近通南里村旁的一条小河。8月11日1时20分,K连和第15野战炮营的C炮连的四辆军车在此遭敌伏击。当时敌人的火力突然击中了首车的驾驶员,首车横过来,阻塞了道路。自动火器的火力横扫了整个纵队,打死了人员,摧毁了车辆和武器。K连的车队被打得晕头转向,于是拼命撤回庆州:该连大约120人(包括两名军官)回撤到庆州。

在延日空军机场的布莱德雷将军得到K连遭伏击的消息后，命令I连返回安康，为K连解围。在浦项以西，该连也遭敌伏击。布莱德雷将军通过电台得知此事后，派出两辆各带有4门50毫米机关炮的M-16装甲车前往战斗地区。I连除25名外全部人员于当天撤回机场。

K连遭受伏击的伤亡更加惨重。下午的报告说：7人死亡，至少40人受伤；第15野战炮营的C连在伏击战中损失25人左右。

8月10日夜到11日凌晨，敌军第766独立团切断了浦项西侧的公路，实施这两次伏击的部队显然是该团。这个团在盈德附近脱离第5师，通过山路进至浦项后侧。

8月10日午后，沃克将军命令暂停于庆州等待桥梁修复的第9团坦克连继续前往延日空军机场。他还命令南朝鲜第17团脱离浦项特遣部队，从安康前往该机场。

空中侦察表明，K连遭伏击地区仍在敌军手中。明确这一情况后，在南朝鲜第17团的美军事顾问达利哥上尉主动要求向浦项和延日实施装甲搜索。达利哥亲自驾驶5辆坦克中的第1辆。4架F-51战斗机从延日空军机场起飞，在坦克到达该地区时向敌伏击地域实施突击。空中攻击将敌人从隐蔽处驱赶出来，时机恰到好处，坦克的机枪杀伤了众多敌人，这一次约有70名北朝鲜人被击毙。

这支坦克纵队大约于8月11日晚8时30分到达延日空军机场（这是到达机场的第一支坦克部队），立即被配置在环形防御体系中。达利哥就是当北朝鲜人6月25日开始越过三八线实施进攻时从开城脱险的那位军官。一位在延日看到这位30岁的勇士的人说：他看上去象50岁的人。

当这些战斗在浦项特遣部队背侧和东侧打响时，特遣部

队于8月11日晨由安康向北发动了进攻。不幸几乎接踵而至：在某地，敌人吃掉了南朝鲜第25团的两个连。该特遣部队、以及南朝鲜首都师都丧失了阵地。那天的天气炎热异常，道路上尘土飞扬。战斗机从延日空军机场频频起飞，前往附近敌人活动的地区，努力使战局稳定下来。参加那天战斗的一位飞行员说：“我刚收起起落架，就开始扫射了”。但是，形势并不完全对战斗机有利。前一天，敌人的轻火器和机枪击落了四架美机。8月11日晚，有报告说发现北朝鲜的搜索队在浦项以南3英里处活动。当天第8集团军命令东部的南朝鲜部队于8月12日夜回撤到新设阵地组织防御。

8月11日与浦项特遣部队遭遇之敌的主力看起来是北朝鲜第12师的先头部队。该师已从安东跨越山区，从杞溪进入浦项西侧的谷地。在那里，几乎全部装备自动火器的北朝鲜人经过一系列战斗，击败了南朝鲜首都师和浦项特遣部队。据俘虏供认，该师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损失约800人。

11日夜，为安全起见，驻延日的战斗机飞往另一机场，次日即返回。敌人从山区向机场南侧和西南侧发射了远程炮火，未有任何效果。尽管如此，炮击却引起一片惊慌。次日（8月12日），根据沃克将军的命令，28岁的金熙天上校带领其南朝鲜第17团，从安康向东发动了一次成功的进攻，进入延日，使在那里的每个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8月10日或8月11日，敌人首次进入浦项。南朝鲜的情报称：11日，约300名来自第766独立团和第5师的敌人进入该城，占领了火车站。但他们仅仅占领了几个小时，美海军火力和空中袭击将其驱逐至附近的山区。这样，浦项便成为无人区。当夜，南朝鲜和北朝鲜巡逻队均进入过该城，但都未占领它。在山区附近地区，则是一片混战。

三、空军放弃延日机场

延日空军机场在第40战斗机/截击机中队(属第35飞行大队)于7月16日从日本芦屋转场到来之前,已经驻守了美军一些地勤和空勤部队。8月7日,第35中队转场到该机场;次日,第613战斗机联队在浦项基地组建。正当延日空军部队逐步扩大时,一系列相对立的事件也同时发生了。8月8日,飞行勤务人员得到命令,撤出在该机场的重装备。其后几天中,在北朝鲜人占领浦项周围山区和延日空军机场西侧和西南侧时,远东空军的官员们非常担心飞机的安全。他们害怕敌人会用重炮轰击机场,或派出地面部队偷袭。

8月13日,尽管美军地面部队和坦克分队已进驻延日,远东空军依然于当天决定放弃该机场。命令约午时下达。当时的跑道上没有一个弹坑,F-51战斗机却全部起飞升空离去。现在看来,是延日的空军指挥官威迪上校建议放弃该机场,第5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将军支持这项提议,而陆军官员们则均未参与此项决定。陆军部队继续留在机场,此后也从未遇到敌有效火力的打击。

第5航空队撤离延日空军机场的消息8月13日下午4时才传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且来自下午3时美联社发布的新闻。该新闻写道:“一位空军发言人宣布,空军决定撤离浦项机场”,因为北朝鲜人的机枪和迫击炮火力已给机场造成威胁。第8集团军事后打电话了解到,当时机场并未遇到敌人任何迫击炮火的袭击,敌人对机场的火力威胁被夸大了。电话还证实,第5航空队的前进指挥部的确下令让飞机离开该机场。

麦克阿瑟将军及其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听到这个消息“非常不安”。麦克阿瑟将军指示一位参谋通知远东空军，他想保住这个机场，飞机和人员不要返回日本。然而，两中队的 F-51 战斗机（共45架）仍然从延日空军机场起飞返回九州的筑城空军基地。

8月14日，重装备运送到延日的海岸，装载上坦克登陆舰；随后是弹药储备；最后是第5航空队在该基地的人员也上了登陆舰，次日离开延日，相当数量的航空气油和煤油被留在延日。8月13日后，有一次，一架战斗机摇摇晃晃地在延日机场紧急着陆。此外又有许多战斗机在这里加油，直至油料用完。

四、南朝鲜第3师取海路撤离

争夺浦项和进军庆州走廊的战斗在南朝鲜第3师背侧打响时，8月10日被北朝鲜第5师在浦项以北切断退路的该师正在为避免全军覆没而殊死奋战。北朝鲜第5师十分清楚南朝鲜第3师的孤立处境，正试图将它歼灭。敌人不间断的攻击迫使南朝鲜第3师逐步收缩防御圈。该师的指挥部从长沙洞南4英里处迁至德城的岸边。因为美驻朝军事顾问们认为坦克登陆舰可以在此处登陆。在近海的美巡洋舰“海伦娜”号、三艘驱逐舰及第5航空队为不断收缩的南朝鲜环形防御提供火力支援。一个战术空中控制组和一个炮火观察组分别负责引导环形防区中关键地区的空中突击和海军炮兵火力。从“海伦娜”号上起飞的两架直升机为南朝鲜伤员送来医务用品。

8月13日，南朝鲜军在长沙洞将313名伤员装载于一艘坦克登陆舰上。后该舰触礁，船身撞开一个大洞，所有的伤

员被迫转移至另一艘登陆舰上，而后者要经过一段波浪起伏的海域。两栖载重汽车将86名重伤员送往距岸500码处停泊的南朝鲜医护舰上，然后登陆舰驶向釜山。

浦项附近不断恶化的战况迫使第8集团军于8月15日命令第3师从海上撤退。该师将在距出发点20空哩以南的延在湾南侧九龙浦登陆，替换浦项以南的首都师，参加计划中的北向协同进攻。

8月16日夜间，坦克登陆舰开始实施南朝鲜第3师的撤退计划。该师于次日清晨完成包括防区内125名伤员的装载。7时，最后一艘登陆舰启航。此时该师的编成有第22和第23团，以及配属给它的200名国民警察。这样，该师9000多名官兵，1200名国民警察和1000名工人，携带所有的武器、弹药和装备，在夜幕和海军火力的掩护下，驶向运载他们的船只。17日凌晨，第5航空队在海岸提供了弹幕掩护。“海伦娜”号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护送着撤退的坦克登陆舰前往九龙浦。该师于10时30分到达九龙浦，立即开始卸载，并接到第二天进入浦项以南作战阵地的命令。

五、北朝鲜军队被赶出庆州走廊

虽然敌人的巡逻队和类似的小股部队已于8月10日至11日多次进入浦项，但迟至13日，北朝鲜才宣布“解放”该城。当天，来自杞溪方向的北朝鲜第12师大部队入城，但他们象先前入城的部队一样，没有在那里停留多久。据后来被俘的敌该师一军官说，第1团在强大的海军火力和空中火力压迫下，三小时后便撤离该城。第12师在该城西和西南的山地占领了阵地。第2团的第2和第3营占领了浦项西南6英里处

的山地，威胁着延日空军机场。北朝鲜第5师的部队同时也到达了浦项正北的山地。

根据第8集团军命令，首都师于8月14日从安东附近地区前出至约2.5英里以外的安康—杞溪地区，在第8师的东侧进入阵地。当天，南朝鲜第1军在永川组建司令部。

浦项附近地区南北朝鲜之间的作战已难解难分，双方均伤亡惨重。8月13日，第17团归属首都师，在美军布莱德雷特遣部队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重新向浦项北部发起进攻。

浦项特遣部队从安康向西侧的杞溪进攻。在8月15日至17日的战斗中，首都师和浦项特遣部队将北朝鲜人逐回大邱—浦项横向公路的北侧、离开了安康附近的庆州走廊。

8月17日凌晨，南朝鲜第2师第23团第2营调往庆州，加强该地区的防御。

在东部的这场拉锯战（即敌人顺利越过洛东江进入突出部美军第24师防区）期间，北朝鲜首相金日成从平壤通过广播发布命令，号召其部队于月底前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赶出朝鲜。他正确地预言说，美军和南朝鲜军留在朝鲜的时间越长，他们的力量就会越强大。他敦促共军“将南朝鲜和美国的[军队]消灭干净”。

东部的战局似乎转而有利于南朝鲜。8月17日晚，南朝鲜在安康附近地区发动进攻，构成包围第766独立团的态势，该团被迫撤至杞溪以北的山区。由于不断与南朝鲜部队作战，且又受到海空火力重创，北朝鲜第12师当夜开始撤离浦项周围的高地。8月17日晚8时，第12师命其所属部队经过杞溪向北撤至道坪洞地区。在撤退过程中，该师蒙受了重大损失。次日，该师命令其所有部队于8月19日在避鹞山集结整编。

避鹞山在杞溪正北6英里处，海拔2400英尺。第12师在

这里重新组建。第 766 独立团被取消，其部队分散编入第 12 师的三个团中。在补充 2000 名新兵和 1500 名第 766 独立团的人员后，据报该师总兵力为 5000 人。这个数字表明，主要由中共部队老兵组成的该师在迄今为止的战斗中遭受了多么大的伤亡。该师的士气尽管低落，却很少有士兵逃跑现象。

在北朝鲜部队撤离浦项地区的同时，南朝鲜首都师到 8 月 19 日已推进至杞溪北 2 英里处，第 3 师进入浦项，闽特遣部队推进至该城以北 1.5 英里处。次日，第 3 师接替了闽特遣部队，占领浦项以北 5.5 英里的既选阵地，首都师在杞溪以北也取得进展。8 月 20 日，第 8 集团军通过无线电命令解散布莱德雷特遣部队，将其所属第 9 团第 3 营加强给延日空军机场。同一天，随着东部紧急状态暂时解除，浦项特遣部队也被解散，闽特遣部队向西进入南朝鲜第 6 和第 1 师之间的阵地。

8 月 20 日，南朝鲜军方快报声称：其部队在 8 月 17 日以来在浦项地区消灭敌人 3800 名，俘获 181 名，缴获 20 门火炮、11 门轻迫击炮、21 门 82 毫米迫击炮、160 挺机枪、557 支 M-1 美式步枪、381 支日造步枪。

约 6 月底以来，北朝鲜第 12 师的大部就装备了美式 M-1 步枪和美式卡宾枪。对于这些武器的弹药补给基本上是充足的，只是在前沿时有供应不足。过去装备该师的日制 99 式步枪及弹药已存入弹药库，因为 7 月底以来，他们从南朝鲜军队手中缴获的美式装备已足以替换这些旧式武器。

8 月中旬，北朝鲜人在浦项和杞溪地区作战失败，其中一个原因是第 12 师穿越安东以南山区后就几乎筋疲力尽了。另外，他们还缺乏火炮和食品。一位被俘的该师军官说，8 月 12 日以后，他的部队就未得到任何食品，在他被俘前 5 天

内，他们只能吃点夜间到村里找来的食物。他说，他的部队已经精疲力竭，无战斗力可言。第1团第2营一位被俘的中士说，该营原有630人，8月18日时只活下来20人。据一位被俘的上尉说，第2团8月17日时每个营平均不过250人，后方也未有任何弹药补给。

当北朝鲜第12师到达浦项时，它就象一根拉到最大极限的皮筋，不是拉断，就是弹回。很显然，北朝鲜的后勤系统无法为在杞溪—浦项地区的部队实施补给。

第十九章 大邱前线

“战斗结束后（甚至就在第二天），在各方面情况还没有汇总之前走访部队，询问任何一个士兵、任何一个高级或基层军官战斗进行得如何，他们会告诉你他们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你就会形成壮观的、复杂的、多种多样的、压抑的和模糊的印象。没有一个人——至少没有一个总指挥——能告诉你整个战事是什么样子”。

——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沃克将军8月份的基本目标是在朝鲜站住脚。从这点出发，他准备早些时候在自己的部队实力充足时发动进攻。沃克常对自己的主要参谋人员和指挥官们说（大意）：“要记住：我们将以进攻取胜。不要错过进攻的机会，要把力量和机会转到进攻上。在此刻来临之前，我要求所有的指挥官进攻——袭击——抓俘虏，以此打乱敌人的阵脚。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打击敌人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的军队就会做好待时机成熟时转入进攻准备”。

沃克将军在朝鲜所要的立足点包括从釜山向北经大邱、向东到永吉再回到大邱的铁路线。这样才能为以后的突破进攻提供必要的后勤保证。为了确保这个环形通讯网的安全，沃克将军一方面必须有良好的时间观念，另一方面又必须审慎地使用召之即来的小股预备队。他必须对何时何地动用有限的预备队心中有数。预备队必须用在刀刃上，而且不

可为时过晚。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釜山环形防御战的研究将表现出沃克将军的高明之处。

组织小股预备队是第8集团军在1950年8、9月间遇到的主要难题之一。第8集团军的司令官无时无刻不为此事担忧。8月份担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的兰德勒姆上校认为，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能够找到一支能够作为预备队的部队，不管这个部队隶属于第8集团军还是南朝鲜军队。被赋予这种任务的部队必须保证在24—48小时内能调往防御圈的某个地点。沃克将军每天向兰德勒姆参谋长问候的第一句话常常就是：“兰德勒姆，今天又给我挖出了几个预备队？”

沃克将军把司令部的大部分工作都交给参谋人员，而每天用大部分时间走访战斗部队。他不在司令部期间，兰德勒姆须向他介绍防御圈的全面情况。每天沃克将军回到大邱时兰德勒姆都这样做。除了同集团军的情报、作战部门以及空军作战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外，兰德勒姆每天晚上10点—12点都给主要作战部队打电话，听取部队指挥官或参谋长汇报该部队所辖地段的形势。电话交谈提供了新的信息，同时也反映出各段指挥官当时的心境。沃克将军常常根据晚间这些电话交谈作出第二天的巡访计划，走访那些他认为形势严重或形势可能要恶化的地段。

中部战线（或者说大邱地段）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使用从防御圈的其它地段匆匆召集过来的有限的预备队。第8集团军司令官需要每天对这段防区形势作出正确合理的估计。因为在这里，几条南行的通道都集中在洛东江峡谷，而沿这些通道挺进的敌军正在集结，实力相当强，而且彼此能够进行近距离支援。敌人在向大邱正面施加压力的同

时，也向其两侧施加压力（如前所述）。

一、北朝鲜军队渡过洛东江 准备进攻大邱

敌人在大邱周围集结形成弧形，由南向北部署着北朝鲜第10师、第3师、第15师、第13师、第1师和第105装甲师的一部。他们南从得成洞向北经倭馆到军威。在大邱北面和西面这种集结表明，北朝鲜希望利用上笛到大邱的洛东江山谷这条天然走廊作为下一阶段南进的进攻轴线。

8月初，在洛东江对岸与北朝鲜这五个师相对、从南到北部署着美国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2军的第1师和第6师。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之间的分界线在倭馆北面约2英里、大邱西北10空哩。北朝鲜第10师和第3师的一部在美国第1骑兵师对面；第3师的其余部分、第15师、第13师和第1师在南朝鲜第1师和第6师对面，它们都由第105装甲师支援。

与南侧的第24步兵师相同第1机械化师战线很长，从南到北依次部署着第7骑兵团、第8骑兵团和第5骑兵团。第8骑兵团的两个营在大邱西面，每个营的战线长约10000码。驻倭馆的第5骑兵团的战线有14000码。为了给这么长距离的战线提供炮火支援，炮群设置在距前沿7000码远的地方。每个炮群间距为6000—7000码，并将火炮指向两个不同的偏度。通过变换角度就能够集中炮火。在某些情况下，两组炮群可以集中火力，而整个炮营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团的防区两翼之间距离太远。炮兵通过快射增加火力。有一次，10门105毫米的火箭炮在70秒钟发射了120发炮弹，

平均每门炮每6秒发射一发炮弹。

北面，北朝鲜第1师在8月6日至8日在南朝鲜第6师防区的咸昌到上笛之间跨过洛东江。8月6日，美军飞机观察到有10艘驳船在运送北朝鲜部队过江。尽管该师分别在咸昌和过江后补充了新兵，但实力只达到编制的半数。许多新兵没有武器，只在后方做各种勤杂工作。该师在进攻军威（大邱西北25空哩）时，遇到了南朝鲜第6师的顽强抵抗，8月17日前后才攻入该城。在同南朝鲜第6师交战中，北朝鲜军队付出较大损失后，得以南进至多富洞地区和通往大邱的道路一线。

在北朝鲜第1师南侧，北朝鲜第13师于8月4日夜间开始渡过洛东江。5日，第21团在大邱西北40空哩处渡过洛东江。渡江行动被发现后，敌人的士兵在河中时遭到空袭。南朝鲜的火炮和迫击炮直指渡场。登上南岸后，该团仍不断地受到飞机和火炮的轰击，但是伤亡情况不明。当夜，北朝鲜第19团沿着第21团路线渡江，士兵们将枪举过头顶，涉过齐颈深的河水，重火器和军车都留在后面。8月6日夜，该师的第三个团（第23团）与两个炮兵营一起乘木筏在洛东里渡过洛东江。北朝鲜第13师的渡江点在南朝鲜第1师的防区内，但距该师预先准备的防御阵地还有几英里。

北朝鲜第13师一过江，南朝鲜部队就立即发起进攻，将该师逼进山里。在山里，北朝鲜第13师各部队在东面集结，协同进行了夜袭，突破了南朝鲜的防御，挺进到洛东里东南20英里处通往大邱的主公路一线。跨过洛东江一周后，第13师和第1师在大邱正北约15英里处的多富洞地区集结，那里是该城北部防御的关键地段。

沿线再往南的第二个师是北朝鲜的第15师。该师在8月

5日在金川补充了1500人左右,实力增加到6500人。第二天,该师第45团向东北洛东江方向前进,8月7日通过城山,在该城东南渡过洛东江。联合国军战斗机袭击了渡江部队。该团渡过江后立即进入山区,开始时未遇到任何阻拦。其它两个团(第48团和第50团)早些时候离开金川,于8月8日拂晓前开始在梨洞和倭馆之间渡过洛东江。士兵们在倭馆北面4英里和6英里的两个渡场涉过4英尺深的河水。坦克和军车在江的上游一个渡场通过暗桥。主力开始渡河是在离倭馆6英里处的上游渡场。在那里,约有两个营以及至少两辆坦克在8时10分过了江。北朝鲜部队从江岸用坦克直接瞄准射击支援渡江。美国空军估计,有7辆坦克在进行直瞄射。这些坦克显然是在白天成功地渡过该江的。北朝鲜人占领了渡场东岸的201和346两个高地,然后向东进入山区,朝7空哩远的多富洞推进。

考虑到敌人渡江是目前对大邱最大的威胁,第8集团军计划,如果敌人继续深入,就用美军支援南朝鲜军队。与此同时,空军发现倭馆北面6英里处有暗桥,就向它投掷了1000磅炸弹,效果不明。

第二天,南朝鲜第1师报告,它夺回了渡场制高点。但是敌人并没有被消灭,也没有被赶回江对岸,只是继续向东深入到山区。8月12至16日,北朝鲜第15师的三个团在游鹤山附近的洛东江东岸集结。该山海拔2800英尺,在渡场东5英里、多富洞西北3英里处。北朝鲜第13师已经在游鹤山同南朝鲜第1师交火。

倭馆对面(南面),敌人的两个师已经准备好跨过洛东江,与北边几个师协同作战。第一个师是北朝鲜第3师,它正在倭馆西南4英里的尚州附近集结。第3师南面10英里是北

朝鲜第10师，它正在高灵地区集结。这两个师都与第1骑兵师隔江相对。

8月9日晨3时，北朝鲜第3师第7团在倭馆桥南2英里处鲁川村附近的一个渡场开始渡江。这段江有5英尺深，河床是坚硬的沙土。部队将枪举过头顶徒涉过江。第5骑兵团发现敌人渡江时，立即用自动火器射击敌人，并要求炮火覆盖渡场。虽然敌团遭到一些伤亡，但大部分人仍然安全到达东岸进入山区。一个士兵在日记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渡江情况：“渐渐接近洛东江。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到达江边，可恶的敌人打起了照明弹。洛东江默默地流着、开始过江。走了200米之后，伴随着照明弹枪声四起，震耳欲聋。渡过了江，占领了一座高地，新的一天来临了。”第7团过江半小时后，第8和第9团开始在第7团南面渡江、到这时，美军第5骑兵团及其所有支援迫击炮和火炮完全处于战斗状态。照明弹和曳光弹把江面照得通明，完全暴露了正在江中的北朝鲜两个团。美军以火炮为主，所有的支援火力向江中齐发，打散了敌军，把他们赶回到西岸。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东岸。在那里，这些人不是被俘，就是藏起来，第二天再渡回江面。

二、三角高地

8月9日白天，盖伊将军在大邱第1骑兵师师部得知敌人在倭馆南面自己的防区渡江。由于开始时报告不清楚，他决定待进一步了解形势后再行动。盖伊将军从一份报告中了解到，第5骑兵团情报股代理股长哈里·A·帕克雷中尉掌握敌人渡江的第一手情况，就把他召来。在等帕克雷到来的

时候，他命令作为预备队的第7骑兵团第1营进入1小时战备状态。

帕克雷中尉在师部向盖伊将军报告说：“今天天亮之前，我带侦察排一个小分队去侦察。大约在天亮前45分钟，我观察到268高地西北山脊上敌人正在移动。敌人4人一组小跑前进，每个小组有一人扛着自动火器，不是轻机枪就是小型冲锋枪。我一直监视到他们消失在268高地的丛林中。我仔细数过，敌人有一个加强营，约750人。将军，我是个不易激动的人，我知道何时何地看到了什么，也知道敌人去向何方。”

几分钟后，沃克将军来到师部。他问盖伊将军作何打算。盖伊将军说，敌人至少有一个营渡过洛东江到达了268高地，另一个团正冒着第5骑兵团的猛烈炮火过江。一旦弄清楚形势，他就马上进攻268高地的敌人，将他们赶回到江对岸。沃克将军说：“很好，行动之前一定要弄清情况，因为敌人的这个营可能是个佯动，真正的进攻可能来自左翼。”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8月9日9时30分，盖伊将军命令第7骑兵团第1营营长彼得·D·克雷诺斯中校率部消灭突破防线之敌。全营迅速离开大邱外的营地，第71重坦克营A连的5辆坦克作为支援。这个机械化营来到268高地（也叫三角高地，在倭馆东南3英里、大邱西北10空哩处）的山脚下，与此同时，第61野战炮营猛烈炮击了该高地。此高地由于离交通线相当近而格外重要，朝鲜南北的主要公路和釜山—汉城—哈尔滨—满洲里双轨铁路都从山脚旁边经过。

中午，炮兵对268高地作了炮火准备。然后，第1营按命令向高地发起攻击，并继续向西南进攻154高地。268高地

长满了四英尺高的灌木丛，有些树木高达8—10英尺。天气炎热，1营的许多人在进攻中热得昏倒过去，进攻又未能与炮火配合好，结果被敌人打退。

第二天（8月10日）早晨，飞机和火炮又对268高地进行了炮火准备。据北朝鲜俘虏说，在炮火中北朝鲜部队伤亡惨重，一片混乱。

上午，副师长、参谋长、情报处长和几个武装警察在268高地旁的倭馆公路上遭到伏击，几乎所有的人都受了伤。当天下午，盖伊将军和副官来到268高地附近，同第1营主任参谋和部分官兵交谈。敌人的一发迫击炮弹直落在这群人中间，除盖伊将军和副官外，其它人非死即伤。盖伊将军命令5辆坦克沿倭馆公路行进，直到能够从西北方向打击到敌占高地的背面。此时敌人正在躲避火炮的轰击，坦克的火力又击中了他们。敌人受到两面炮火的夹击，开始放弃阵地，步兵没费多少力气就攻到山顶，到下午4时战斗结束。美国的火炮和迫击炮随即转向西面，切断敌人的退路。第61野战炮营用燃烧炸弹炮击了一个村庄。后来美国步兵在那里发现200名敌人被炸死。当晚，第7骑兵团第1营转为师预备队，第5骑兵团的部队完成了268高地和附近地区的扫荡任务。

8月13日，开始仔细打扫268高地战场。在那里发现的敌人尸体、装备和文件表明，北朝鲜第3师第7团基本被消灭。第7骑兵团第1营统计，在战场上有300—400名敌人死亡。在这两天的战斗中，该营自己有14人死亡，48人受伤。

在占领268高地最后的战斗中抓获的俘虏证实，北朝鲜第7团约有1000人跨过洛东江到达268高地，其中有700余人

伤亡。俘虏们还说，大部分伤亡是由火炮和迫击炮火所致。该团跨过洛东江到达东岸后，就没有得到过食品和弹药的补给。8月10日夜，约有300名幸存者重渡洛东江到达西岸。

北朝鲜第3师在倭馆南面渡过洛东江的企图以惨败而告终。当第7团的幸存者在8月12日左右重新回到该师时，一度强大无比的第3师已成为只有2500人的涣散队伍。北朝鲜把该师编为预备队进行休整补充。第3师曾在战争初期第一个攻入汉城、进行过乌致院战斗、跨过金河，打败了美第19步兵师，然后同第4师一起攻下大田，把第1骑兵师从砚洞赶走，如今却暂时不能参加攻打大邱的战斗。

三、敌第10师在龙浦渡江

北朝鲜从西面和西南面进攻大邱的计划要求第10师与第3师协同进攻。在此之前，第10师还没有进行过战斗。该师在7月25日前后从肃川乘火车开赴前线，在天安下了火车继续步行向南，穿过大田，在8月8日前后到达与倭馆相对的洛东江北岸。两天后，该师在那里接到命令：在得成洞附近渡过洛东江，向东穿插，切断大邱—釜山的主供给线。第二天（8月11日），该师在高灵地区集结，来到东北通往大邱的主公路两旁，准备跨过部分被破坏的洛东江桥。

第8集团军有意没有全部摧毁洛东江桥，让它可以过步兵而不可以过车辆，这样便留下一个陷井。如果敌人要过江，部分被损的桥梁和通道就限制了敌人的行动。另外，该师不仅完全处于预先准备好的火炮和迫击炮火力之下，而且还要受到江附近高地上步兵的火力攻击。

北朝鲜第10师的两个团（第25团在北面，第29团在南

面)，按计划强渡洛东江，第27团为预备队。第25团团长在过河前夕发布命令，命令说，此次行动的目标是“与第3步兵师协同作战，消灭大邱城里的敌人。”

第29团第2营是该师第一个过江分队。8月11日夜，在距玄风正西3—5英里的三个渡场，该营未受到任何阻拦就过了江。他们登上了玄风西南2英里409高地北面的265高地，架好机枪。另外两个营渡过江，占领了409高地。据报告，第1营约有二、三十人在渡江中被5英尺深的急流淹死。就是409高地上的这股部队在洛东江突出部战役中于8月12日上午伏击了美军第24师第21团的一个侦察巡逻队，当时美军正在沿江公路上向北行进，准备与第7骑兵团建立联系。

在北侧，第25团于8月25日3时左右在高灵—大邱公路上部分被损坏的得成洞公路桥附近开始渡洛东江。第7骑兵团第2营的火力覆盖了大邱西南14英里的这个渡场。到天亮时，大约300—400敌人深入到渭川洞，在那里，第7骑兵团H连与它展开了近战，手榴弹和自动火器齐发。在交战中，北朝鲜人占领了该连的前沿阵地、迫击炮观察所和重机枪阵地。敌人的原计划看来是占领龙浦东面的高地以便掩护主力过江。不过，到9时，第2营在第77野战炮营和空军的大力协助下将敌人赶了回去并把他们打散。

不要以为北朝鲜第10师在大邱西面过江的努力就此罢休。8月10—12日的三天里，洛东江水位下降了三英尺，许多地方只有齐肩深。敌人大规模渡江迫在眉睫。

8月14日凌晨，敌人信心更加十足地在得成洞和龙浦之间被炸桥梁附近开始渡江。5时20分，美第7骑兵团第2营前哨阵地上的士兵听到前沿豆地和稻田里有说话声。到6时

20分，估计有500 敌兵深入到龙浦。15 分钟后，在渡场东面一英里渭川洞附近的第 2 营阵地上开始了近战。

天亮前，敌人过江的消息传到第 1 骑兵师指挥所里。盖伊将军命令预备队一第 7 骑兵团克雷诺斯中校的第 1 营进入战备状态。一小时内即可出发。天亮后几小时内，又有一些北朝鲜部队过了江。上午 8 时，盖伊将军命令已在车上待命的克雷诺斯中校的第 1 营前往龙浦地区支援第 2 营作战。

在河面，敌人的火炮和坦克在掩护过江。上午，在江西岸的得成洞和板藏，大批敌军显然作好准备，试图渡江支援已在江东交战的部队。一些敌人在桥附近乘驳船渡江。美空军轰炸了江面的敌人，然后火炮又猛烈地轰击了他们。第 77 野战炮兵营向敌人集结处发射了约 1860 发炮弹。由于发射太快太猛，炮筒都打坏了。

在进攻过程中，北朝鲜军队最远深入到被炸桥梁这边 1.5 英里的三宜洞。在那里，步兵火器、迫击炮和火炮交织火力又将敌人赶回江边。到中午时，北朝鲜大股部队试图再次渡江。前进观察哨重新调整火炮与迫击炮打击撤退的敌人，使其伤亡惨重。

到黄昏时，第 1 骑兵团已经拔掉敌人在龙浦的桥头阵地。在此次战斗中，第 2 营同前两天战斗一样，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三周前，该营在砚洞战斗中还打得很不理想。

这次渡江战斗是真正发生在洛东江渡场的唯一主要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北朝鲜第 10 师第 27 和第 25 团损失惨重。第 7 骑兵团估计，在成功地渡过江的 1700 人中，有 1500 人被打死。战斗结束两天之后，H 连报告说，他们掩埋了战线后的 267 具敌人尸体，而前面稻田里的敌人尸体还没有统计在内。G 连阵地前有 150 具敌人尸体，而 G 连在战斗中才伤 3

人，亡2人。子弹两次打入G连机枪手罗伯森的头盔，打碎了放在里面的信件和照片，离头骨只差半寸远，但他本人却没有受伤。

在被击毙的敌人中，发现了两个少校，还有许多文件。其中一份文件日期是8月13日，内容是：“金日成指示，要将战斗进行到底；要在8月15日朝鲜解放五周年之前取得最后胜利……”。

胜利就在我们眼前，年青的战士们！你们很荣幸，因为你们能够参加争取最后胜利的战斗。年青的战士们，解放大邱的关键是渡过洛东江……3000万人民的眼睛在看着我们的渡江战斗……

全体官兵宣誓：我们用生命保证，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奋不顾身跨过洛东江。年青的战士们！让我们以彻底消灭敌人来维护我们的荣誉！！”

这些话可能激励了北朝鲜第10师的年轻士兵，但他们的诺言并没有实现。相反，洛东江河谷和周围的高地却成了无数北朝鲜士兵的坟墓。据俘虏说，北朝鲜第10师8月12日—14日在渡江战斗（该师为第一个作战任务）中，伤亡2500人，有些部队减员达50%。

四、倭馆303高地

几乎在得成洞和龙浦第1骑兵师防区南部敌军主力企图渡江的同时，在北侧南朝鲜第1师和美军第1骑兵师分界线附近的倭馆北面，另一次过江行动也正在进行。第1骑兵师最北面的部队是第5骑兵团G连，它守卫着303高地——美国第8集团军右翼防线的支撑点。

303高地呈椭圆形，从西南到东北长约2英里，海拔1000英尺，是倭馆北面第一座山。它的南坡延伸到城边，山峰在东北方约1英里，高出江面近950英尺。它鸟瞰倭馆、城外公路网、铁路和公路桥以及南北走向的河谷。它的西坡伸向洛东江东岸。从倭馆出发，一条公路沿洛东江东岸向南北延伸，另一条公路穿过群山向东北通往多富洞，还有一条公路向东南通往大邱。303高地是控制倭馆的要地，也是控制釜山到汉城的主要铁路和跨过洛东江公路的要地。

几天来，情报人员不断报告，敌人在南朝鲜第1师防区的洛东江对岸重兵集结，8月14日天亮前几小时，敌人的一个团在倭馆北面6英里处通过第二座浮桥跨过洛东江，进入南朝鲜第1师的防区。午夜刚过，美军与南朝鲜防区分界线北面高地上的南朝鲜部队便受到攻击。天亮以后，美空军部分地炸毁了暗桥，此时北朝鲜军队的进攻已扩展到南部，到中午，轻火器火力打到303高地第5骑兵团G连的阵地。这次过江与在同一地段前几次过江不同，敌人不是向东进入山区，而是转向南攻打倭馆。

8月15日天亮前，303高地上的G连观察到有50人在坦克掩护下沿着山脚下的江边公路大胆地向南前进，他们还看到另一股敌人深入到他们后侧。不久便听到他们与H连用轻火器交战。为了跳出包围圈，H连向南撤退。到8时30分，北朝鲜完全包围了303高地上的H连和G连的迫击炮支援排。一个由第5骑兵团B连和一个坦克排组成的救援部队试图到达H连阵地，但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回去。

8月16日，B连和坦克排再次试图将敌人赶出303高地，但没有成功。这时，303高地上约有敌军一个营，700余人。白天，第61野战炮营和第82野战炮营B连的三门榴弹炮炮击了

敌人占领的这个山头。此时的倭馆已成了无人区。城市的大部分地区不见人影。第5骑兵团团长马塞尔·B·克罗姆伯兹上校解除了该团第2营营长的职务，理由是他没有能控制住自己的部队，不知道所属分队的方位。新任营长受命准备继续进攻。夜里，H连成功地撤离了303高地。

17日天亮前，第5骑兵团第1和第2营在第70坦克营A连的支援下攻打303高地，但是敌人猛烈的迫击炮火将他们阻止在倭馆城边。上午，炮火准备猛轰了303高地上的敌人阵地，仅第61野战炮营就发射了1159发炮弹。上午11时30分，第5骑兵团要求师里给予增援，并得知空军将在下午2时轰炸303高地。

空袭按计划进行，飞机扔下了汽油弹和炸弹，发射了火箭弹，进行了扫射，攻击命中目标。空袭与火炮配合取得极大成功。炮火准备后，步兵于下午3时30分攻打303高地，没受到任何阻拦，到4时30分收复了高地。攻到高地的E连和F连约有60人。空袭和炮火炸死炸伤敌人约500名，山上横七竖八躺着200具敌尸。空袭后的幸存者狼狈逃窜。

五、303高地惨剧

8月17日在收复303高地的战斗中，第5骑兵团目睹了一幅惨景：H连26名迫击炮手被反剪着双手，身上布满枪眼。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是在下午，当时从303高地来了一个名叫罗伊·曼林的二等兵，他的双腿和一只胳膊都被重机枪打伤。曼林一直爬下高地，遇到了进攻部队的侦察员。第5骑兵团侦察排的一些士兵听完他的述说，在保尔·凯利中尉的指挥下，循着曼林指的方向，来到悲剧发生的地方。当时在

场的一个侦察员这样描述了他们目睹的景象：“士兵们肩挨肩紧紧地挤在一起，侧身躺着，就像婴儿蜷缩着睡在阳光下一样。他们的脚上没有鞋，由于走在锋利的岩石上而沾满血迹，双脚僵直地伸着……所有人的手都反剪在背后。有的用绳子捆着，另一些人用废电线捆着，只有几双手还攥着拳头……”

侦察排的其他人搜查了高地，抓到了两个北朝鲜士兵。原来他们属于抓获和看押迫击炮手的那伙人。他们俩和后来抓到的第三个北朝鲜人、以及五个幸存的迫击炮手叙述了303高地惨剧的详情：

8月15日（星期二）天亮之前，迫击炮排发现敌人在303高地附近活动。排长给第5骑兵团G连连长打电话，连长告诉他，南朝鲜约60人的一个排将前去增援迫击炮排。大约在早饭的时候，士兵们听到坦克的隆隆声，看到山下公路上有两辆坦克，后边跟着200多敌人。一会儿，山坡上出现了一群朝鲜人。迫击炮排以为他们是前来增援的南朝鲜分队。巡逻队前去迎接，大声喊话，回答的却是一阵自动火器的射击。尽管如此，迫击炮排长仍然认为对方是友军。正在观察的美国人也不知道他们是敌人，直到后来看清他们帽子上的红星才明白。敌人逼近美国人，直冲到猫耳洞跟前，没有受到任何阻击。一些人一手将机枪抵在迫击炮手的腰上，同时伸出另一只手，像是要握手。一个敌兵后来回忆说：“美国人看上去迷惑不解。”

北朝鲜第105装甲师第206机械化步兵团2营4连显然是抓获迫击炮手的部队，不过，第105师45毫米炮营直属连也有人参加。北朝鲜人拿走了武器和财物后，押着俘虏下了山。在一个果园里，他们把俘虏的手捆在背后，扒下他们的一些

衣服和鞋。他们告诉俘虏，如果他们老老实实，就把他们送往汉城的战俘营。

显然，在其后两三天并不是这些人在看管俘虏。有迹象表明，战俘被俘后由北朝鲜第3师的一个连看押。8月14日在倭馆北渡过洛东江、然后向南转入303高地和倭馆的部队是北朝鲜第3师和第105装甲师的支援部队的一部。不管怎么说，第一天晚上，北朝鲜人还给了俘虏水、水果和香烟。他们打算当天晚上把俘虏转移过洛东江，但美国的炮火阻止了他们的行动。夜里，两个美国人解开了捆在他们手上的鞋带，引起了一阵混乱。至少有一个幸存者认为，北朝鲜军官打死了自己的一个士兵，因为这个士兵正在威胁谁敢松绑就打死谁。

第二天（8月16日），俘虏在看守的押解下到处转移。其中一个迫击炮手罗·L·戴下士会说日语，可以同一些北朝鲜人交谈。那天下午，他听到一个北朝鲜中尉说，如果美国人逼近，他们就杀死俘虏。当天晚上，看守带走了5个美国人，其它人都不知道这几个人后来的命运如何。

8月17日早晨，看守与美国兵交了火。快到中午时，押解美国俘虏的北朝鲜分队将他们带到一个峡谷，只留下几个人看守。后来，美国的飞机大炮猛烈袭击了高地。这时，一个北朝鲜军官说，美国人正在逼近，不能再留下这些俘虏了，必须把他们都杀掉。这个军官下了命令。据当时参加屠杀的人说，全连50人一齐向在山谷里跪着休息的美国兵开枪；但一些幸存者说，两个看守发出口令时，有14—20个敌兵跑上来用重机枪扫射。在所有敌兵离开之前，有些人回到山谷，打死了那些还在呻吟的人。詹姆士·拉德下士死里逃生，因为他旁边的人倒在他身上。拉德的腿和胳膊中了三枪，钻

到周围同伴的尸体中得到掩护。其他四人也是这样活下来的，其中两个人在下山时受到攻山的第5骑兵团士兵的袭击，因为当时还没有弄清他们的身份，幸好他俩没有被击中。

那天晚上，303高地附近又发生了另一起暴行。在倭馆附近，敌人的反坦克炮火击中并摧毁了第70坦克营的两辆坦克。第二天（8月18日），美国部队发现6名坦克手的尸体。情况表明，他们是被俘后被杀害的。

303高地及其附近发生的事件促使麦克阿瑟将军于8月20日向北朝鲜军队发布一项声明，并签发了致北朝鲜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一封信，谴责这一暴行。空军向北朝鲜撒下大量这种传单。麦克阿瑟在信中最后说：“您本人以及你方高级军官对这起世界公认的由指挥员渎职而引起的惨剧持消极态度，这只能被理解为你方宽恕和纵容这种暴行。如果不及时纠正，我将按战争的惯例要您和您的指挥员负法律责任。”

没有迹象表明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在战争的这个阶段批准可以枪杀俘虏。战争初期303高地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事件似乎是失控的小股部队所为，出于个人的报复，或许因为看管俘虏者面临不利和危险形势。1950年7月28日，北朝鲜第3师师长李勇浩将军转发了由北朝鲜前线总指挥部总司令金策和总参谋长姜君签署的有关对待战俘的命令，命令说：

1. 从现在起，严禁随便杀害可以作为战俘的敌方人员，投降的敌人要作为战俘，要尽一切努力从政治上和思想上瓦解敌人。

2. 按最高司令部的规定对待俘虏，遵守战俘营的有关规定和条令。

3. 此命令应立即向全军将士传达、宣讲，务使每人掌

握，文化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负责监督此命令的贯彻执行。

9月份缴获的另一份文件表明，北朝鲜军队总部了解自己某些士兵的所作所为，并对此关注。1950年8月16日，北朝鲜第2师文化部发布命令说：“我们有些部队仍然屠杀投降的敌人，因此教育士兵宽待俘虏的责任便落到每个部队的政治部门的肩上。”

六、对倭馆对面地区的地毯式轰炸

倭馆和303高地东北部山峦起伏，在这里，南朝鲜第1师在8月中旬每天都遭到北朝鲜的进攻。敌人对该师的压力从未减轻过。在白善焯少将的有力指挥下，该师浴血奋战，守卫着通往大邱的山间通路。美国第1骑兵师的火炮支援该师的部分防区。南朝鲜第13团仍坚守着沿江的某些阵地、第11团和第12团在洛东江东4至6英里、多富洞西北和西面的寿岩山和游鹤山的群岭中与敌人作战。北朝鲜不断地修复201和346高地前面、倭馆北面6英里的洛东江水上桥梁，甚至155毫米榴弹炮的直接击中都没有严重损坏该桥。

敌人在8月中旬深入到南朝鲜第13团的防地以及303高地与倭馆守军第5骑兵团防地的交界处，并对多富洞地区南朝鲜第1师的主力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开始威胁到大邱的安全。8月16日，750名南朝鲜警察作为预防措施进驻城郊。难民大量拥入大邱，使该市人口从30万猛增到70万。8月18日清晨，敌人的7发炮弹落到大邱城，增加了市民的危机感。炮弹落到了火车站附近，打坏了圆形机车车库，打坏了一辆坦克，炸死一名朝鲜平民，炸伤8人。当天，韩国临时政府下令撤离大邱，李承晚总统将首都迁至釜山。

南朝鲜当局的这一行动引起了极大恐慌。惶惶不安的朝鲜人蜂拥般逃离该城，阻塞了出城的各条公路，军事行动受到影响。与此同时，当地居民撤离也影响着守城士兵的士气。第8集团军保护运输网的协调人员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了撤离。敌人的炮弹又有两次落到大邱，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8月20日（星期天）晚上。这时，六个营的南朝鲜警察开赴釜山防御圈的重要公路和铁路隧道，以保证它们的安全。

在敌人开始攻打倭馆和303高地时，人们越来越关心大邱的安全，此时又盛传敌人不断地在与倭馆地区南朝鲜第1师和美国第1骑兵师防区的洛东江对岸集结，这使美军采取了一次异乎寻常的轰炸行动。8月14日，麦克阿瑟将军把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召到他的东京办公室，要他对威胁釜山防御圈的北朝鲜集结部队进行地毯式轰炸。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与远东轰炸机部队司令埃米特·欧唐纳少将进行了交谈。欧唐纳将军说，在长3英里宽5英里地区轰炸效果相当好。麦克阿瑟将军的司令部选择了南朝鲜第1师对面、洛东江西岸、东西宽3.5英里、南北长7.5英里，方圆27平方英里的长方形地段作为轰炸目标。这个地段的东南角即倭馆北面，情报分析敌人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一些情报估计有4个师和几个装甲团，总共约有4万人。

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反复要求轰炸地区要包括倭馆东北、洛东江与倭馆至多富洞公路地区。这个要求被否决了，因为人们担心轰炸那里会造成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的伤亡，尽管盖伊将军指出，他所建议的地区地貌清晰，不会造成误伤。盖伊将军还建议第1骑兵师的L-19战斗机引导轰炸机进入目标地区上空。

远东空军司令部命令冲绳和日本本土派出五个大队的 B—29 轰炸机，准备 8 月 16 日行动。由于目标地区没有敌人集结的迹象，轰炸机部队指挥部将目标分为 12 个相等的正方形，每个正方形正中为目标，每个 B—29 中队按计划进攻各个目标。

8 月 16 日 11 时 58 分，轰炸机群的第一组第 19、第 22、第 92、第 98 和第 307 轰炸机中队飞抵目标上空，最后一组在 12 时 24 分飞临。轰炸机在一万英尺高空投下 960 吨 500—1000 磅常规炸弹。轰炸机飞行员只报告说命中目标。欧唐纳将军在目标上空飞行了两个多小时，但是没有发现下面有敌人活动。

第二天，沃克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报告说，“8 月 16 日地毯式轰炸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无法测算。”他说，由于烟尘，从空中观察很困难；被炸地区太靠西，美国和南朝鲜地面部队也观测不到。派出去查看的地面巡逻队根本没有到达被炸地区。第 1 骑兵师的一个巡逻队甚至没能过江，敌人的火力又阻止了刚过江的另一个巡逻队。联合国军司令部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表明这次大规模轰炸打死了任何一个北朝鲜人。后来从俘虏那里得到信息：远东司令部认为仍在洛东江西岸的敌军各师实际上已经过江到达东岸，根本不在轰炸地区。从表面上看，轰炸的唯一好处是，在轰炸后一段时间内，落在南朝鲜第 1 师和美第 1 骑兵师防区的敌军炮弹骤减。

据报导，沃克、帕特里奇和欧唐纳三位将军都反对对敌人的战术部队再实施大规模地毯式轰炸，除非有敌人集结的确切情报或形势万分危急。斯特拉特迈耶将军本人晋见麦克阿瑟将军，才取消了 8 月 19 日第二次对洛东江东岸地区进行地毯式轰炸的计划。

七、“保龄球道”——尚州至大邱走廊

第25师第27步兵团刚刚结束扫除第24师防区洛东江突出部南部的北朝鲜部队的任务，大邱北部敌人的压力又引起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不安。考虑到来自这一地区的威胁，8月14日，第8集团军将该团调离第24师，第二天命令它向北行进到鲸山作为预备队。8月16日该团一到鲸山，米凯利斯上校便接到命令：侦察鲸山东、北、西和西北各条路线，随时准备按集团军命令还击敌人从这几个方向的突破。白天，敌人的两辆坦克穿过大邱北面12英里处多富洞处的南朝鲜第1师的防线，结果都被南朝鲜部队用3.5英寸火箭筒摧毁。

第二天（8月17日）。中午，第8集团军命令第27步兵团将团部和一个加强营“立即”转移到金湖江对岸、大邱至尚州公路上、大邱以北3英里处，以“防止敌人”从那个方向“对大邱实施突破”。南朝鲜方面报告说，北朝鲜的一个团由6辆坦克开路，推进到了多富洞北面2英里处、名叫金化的一个小村庄。

第27步兵团1营、重迫击炮连的一个排，还有第8野战炮营（欠B连）中午到达大邱北面。当天早些时候，这支部队又向北行进了2英里，到达漆谷，那里有南朝鲜第1师师部。到黄昏时，第27团全团已在大邱北部的多富洞公路上，并得到第73坦克营C连加强。听到北侧的炮声后，大邱城内一片惊慌。第8集团军命令第37野战炮营（欠A连）从庆州机动至浦项地区（该地区几天来一直进行着激战），配属给第27步兵团，以便加强大邱以北第8野战炮营的火力。第二天，部队到达目的地。与此同时，在其南面，五峰里山脊和

昔菴山的关键战斗仍未决出胜负。

在防御圈的战斗中，北朝鲜第13师突进多富洞走廊，开始向大邱挺进。该师8月17日突进走廊前，曾与南朝鲜第11团和第12团在游鹤山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战斗。该师一位团长后来说，为取得这次战斗的胜利，他们损失了1500人。

8月18日，该师大部分集结在多富洞正北公路的西侧。

在第13师的西面，北朝鲜还在游鹤山部署了第15师。它也同南朝鲜第1师进行过战斗，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是小规模。在这个关键时刻，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命令第15师从多富洞西北阵地向东转移到龙川前线，因为北朝鲜第8师没有挺进到大邱横向走廊。8月20日前后，第15师离开游鹤山地区。同时，位于第13师左（东）侧的第1师向大邱北面25英里的军威地区运动。北朝鲜最高司令部命令它向多富洞地区前进，与第13师一起直下多富洞走廊攻打大邱。

在这个关键时刻，北朝鲜得到釜山防御圈战斗期间唯一的大批坦克增援。8月15日前后，第105装甲师补充了21辆新的T-34型坦克和200名人员，它将这些人员和装备分配到攻打大邱的各师。据说北朝鲜第13师的坦克团此时有14辆坦克。

这就是敌人的情况——第13师横跨多富洞以北尚州至大邱公路，距大邱只有13英里。8月18日，第8集团军命令第27步兵团沿公路向北发展进攻。南朝鲜第1师的两个团同时攻击公路两侧的高地。该计划要求对有限的目标进行进攻，以恢复肃川（多富洞北面4英里的一个小村庄）附近南朝鲜第1师的防线，进攻出发阵地是多富洞正北。第73坦克营C连的潘兴式M-26型坦克和第37野战炮营的两个连支援第27步兵团行动。

卡车从多富洞向北行驶，接近进攻出发阵地，车里的人可以看到南、北朝鲜两军在俯视公路的山上作战。步兵跳下卡车进入阵地。切克中校的第1营在公路左侧，默奇中校的第2营在公路右侧。两个营由坦克开路，在下午1时越过出发线。坦克向山上的敌工事开火，隆隆炮声在峡谷回荡。公路两侧的步兵扫荡了较低的山丘，公路上的坦克与步兵协调行进。山谷里的敌人前哨阵地后撤，美军在第一个小时几乎没有遇到抗击。后来发现，敌人的这个阵地离主阵地约25英里。第27步兵团攻到多富洞北面约2英里的地方时，默奇中校得到报告，说峡谷公路两侧高地的南朝鲜两个团都未能向前推进，因而命令他停止前进。两个营横跨公路形成环形防线。

第27步兵团的两个营在苏里茅草屋小村庄北面组成环形防线，第1营在公路左侧建立阵地，其中C连在其它连队前占据了高地；A连在C连后面的山脊上；B连在A、C连右侧，比A连稍靠前一些，防线跨过小溪和峡谷通往公路。接下来是第2营防线，其E连防守着公路和路东；F连在E连右侧；G连在F连后边的山脊上。这样，两个营布署成四个连在前，另两个连各占其左右侧翼。一个排的坦克在前沿，两辆坦克在公路上，两辆坦克在河床，还有四辆在后方作为预备队。炮兵在步兵后面进入发射阵地。6个反坦克小分队布署在步兵阵地前面的公路上和河床上。南朝鲜第1师在第27步兵团两侧的高地上。

在第27团阵地前，大邱至尚州公路在狭窄的山谷里平坦地向北延伸，公路两侧种着白杨树。西边有一条小溪与公路并行。公路是南北走向，几乎是直线地穿过第27团阵地，延伸一段路程后，稍微转向西。这一段公路就是后来所说的

“保龄球道。”

第27团阵地前1英里多远的地方，公路在钱坪洞一片房屋前分岔。左边一条是通往尚州的主干，右边一条通往军威。在岔路口，尚州公路向西北转了一个大弯子。新竹幕村就座落在岔路北边不远的转弯处。由于山岭挡住了村子，第27团的火力不能直接打到这里。敌人的坦克无疑在白天隐藏在这里。

村西游鹤山从峡谷异峰突起，海拔2700英尺。东面的山脉2400英尺，向南延伸2.5英里到主峰架山，高达2900多英尺。此山向南鸟瞰大邱盆地，周围地区尽收眼底。

军威公路和尚州公路各从东北和西北方向在钱坪洞会合，进入通往大邱盆地的游鹤山和架山之间的天然平坦走廊。“保龄球道”战斗就发生在结合部南面。

从8月18日天刚黑时开始，敌人连续七夜攻打第27团防线。敌人的迫击炮和火炮先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两辆坦克和一门自动火炮从第27团阵地前2英里的新竹幕村开出，后面是步兵，有些人乘车，有些人步行。前面的坦克开得极慢，也没有开炮，显然是在观察。第二辆坦克和自动火炮不断地向第27团F连阵地开火，坦克上的机枪漫无目标地射击着，好象不知道美军阵地的确切位置。坦克越开越近，F连的3.5英寸火箭筒小分队摧毁了第二辆坦克。火箭筒小分队也两次命中了第一辆坦克，但都没有爆炸，不过敌坦克手仍弃车逃去。第8野战炮营的火力摧毁了自动火炮和两辆卡车，打死打伤百名敌人。炮兵前哨观察员米勒中尉指挥火炮打击自己掩体前50码内的一辆坦克和敌人（米勒中尉后调到步兵并获荣誉勋章）。又有三辆坦克从公路开来，不过它们这时打开了前灯，转了一圈，又向北开去。午夜12时半，整

个战斗结束，一切都静了下来。两小时以后，敌人又进行了第二次冲锋，但气势没有第一次凶猛，再次被美军火炮和迫击炮打退。

“保龄球道”各次夜战有共同的特点。北朝鲜运用不同的照明弹指示并协调不同的战斗。防守的美军很快就发现，绿色照明弹表示进攻某个预定地区。于是第27步兵团自己找来绿色信号弹，在敌人进攻开始后，向自己主阵地上空发射。这给进攻的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常常把敌人引到了火力最猛的地方，结果他们伤亡严重。在狭窄的山谷里自己的防线前布署地雷是夜战的特点。地雷阻止了坦克，步兵就要排雷。每当此时，照明弹就照亮雷区，火炮和迫击炮弹泻向毫无机动能力的敌人中间，造成严重伤亡。

8月19日上午，南朝鲜第11团和第13团沿山脊进行了反攻，收复了一些失地。沃克将军命令另一个预备队——南朝鲜第10团的一个营前往大邱前沿补上南朝鲜第1师和第6师之间的间隙。下午，他又命令另一支部队——美国第23步兵团前往大邱北面8英里处，在第8和第37野战炮营周围建立防线。第3营在炮兵周围设置防御阵地、第2营在第27步兵团后横跨公路建立防御阵地。次日两营又互换了阵地。

8月20日（星期天），大邱前线相对平静，但美国空军在白天还是反复轰炸了北朝鲜阵地。飞机在离美国步兵前面很近的地方开始扫射，机枪点射在目标识别板上，炮火打到友军的掩体内。沃克将军白天视察了大邱前线，后来他说，敌人的火力已被削弱，大邱“肯定有救”。

与白天相反，那天夜里并不平静。下午5时，敌人120毫米迫击炮弹落在美军重武器阵地上。明亮的月光映出了两侧的高山和敌人的坦克，它们隆隆开过狭窄的绿色山谷，为

又一次进攻开路，火炮和迫击炮在坦克和先头步兵中间开花，等待还击的美国兵手握轻火器和机枪，直到敌人接近到150—200码距离时才开火。各种火力交织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8月21日）晨，两个排的步兵巡逻队和三辆坦克开向敌人的阵地，美国防线前面出现了白旗，当地人传说北朝鲜许多士兵都想投降。巡逻队的任务是调查此事并对敌人的损失作出估计。巡逻队行进了约一英里，与小股敌人交了火，遭到了炮火袭击。途中，他们用燃烧手雷彻底摧毁了在前一天夜战中被打坏了的坦克。巡逻队还发现被摧毁的一门37毫米反坦克炮、一门自行火炮、一门120毫米迫击炮等装备和许多敌人尸体。在巡逻地最远处，巡逻队发现并摧毁了被丢弃在村小学操场上的一辆坦克。

当天黄昏，第27步兵团在步兵前沿150码处的河床和公路上布下了反坦克雷、防步兵雷和绊索照明弹。第二个雷区在第一个雷区前100码处。

8月21日夜，北朝鲜炮击了第27步兵团阵地，一直打到半夜。接着，北朝鲜第13师向高地上的南朝鲜部队和山谷里的美国部队大举进攻。9辆坦克和几门自动火炮支援山谷里的敌人。由于C连在路左侧比较高、比较前的地方，通常都是它首先发现敌人的进攻。那天夜里，C连连长打电话报告，他可以听到阵地前沿坦克的隆隆声。当火炮发射曳光弹后，他发现公路上有19辆军车成进攻纵队。坦克和自行火炮一边急速发射，一边驶近美国阵地。大部分炮弹打到阵地后面，敌人步兵在公路两侧向前移动，同时，其它部队也在进攻山谷侧翼高地上的南朝鲜部队。

美国的火炮和迫击炮轰击敌人，试图把敌坦克和步兵分

开。只是在北朝鲜部队进入雷区距离很近时，美军机枪才开了火。敌人的坦克离得很近时，前沿的“潘兴”式坦克也开了炮。美国的一辆坦克摧毁了125码远的敌先头坦克。F连3.5英寸火箭筒小分队击毁了敌人的一门自行火炮，它在敌军车纵队中排列第三。受阻的第二辆坦克也被火箭筒击毁，坦克手弃车而逃。火炮和90毫米坦克炮击毁了另外7辆坦克、3门自行火炮、几辆卡车和人员输送车。此次战斗进行了五个小时，双方火力都十分猛烈。美方部分统计表明，为支援第27步兵团作战，第8野战炮营B连发射了105毫米火箭炮弹1661发，4.2英寸迫击炮排发射902发，81毫米迫击炮排发射1200发，仅F连就发射了385发60毫米迫击炮弹。敌人的进攻纵队被打垮了。天亮后，巡逻队清点了弧形防线的敌尸数量。在此基础上，他们估计北朝鲜在夜战中损失1300人。11个被巡逻队抓获的俘虏说，他们的部队此次战斗伤亡惨重，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人。

第26团F连的官兵在8月21日夜战中想出了“保龄球道”这个名字。夜间，敌人的T-34坦克向美军阵地发射了穿甲弹，试图消灭美国坦克。火球划破夜空，枪声嗒嗒回响，耳闻目睹这一场面的士兵感到好像保龄球顺着通道滚向远处的目标一样。

在夜战中，敌人沿第27团东侧周围的山脊防线渗入，第二天中午时分出现在该团后方6英里、距大邱只有9英里的地方。这支部队是北朝鲜第1师第1团，它刚从军威地区来到这里参加大邱战役。这样，第27团的主要供给线有5英里长的一段受到轻火器火力的袭击。这段路始于大邱北面9英里，向北延伸。

此时，米凯利斯上校向第8集团军发出急电，报告自己

左侧的南朝鲜军队垮了，“那些士兵根本没有打。”俘虏告诉他说，他的西侧约有一千北朝鲜人。他请求空中支援。值得注意的是，第27团和支援部队自始至终沿公路作战。南朝鲜第1师在公路两侧的山中作战。假如这些南朝鲜部队被赶出山，第27团的环形防线就守不住了。有好几次，南朝鲜部队白天下山，在峡谷里找食物，在小溪里洗澡，但他们在美国大炮的支援下，总是爬回高地重新占领山头。在此间保卫大邱北部的战斗中，南朝鲜第1师立下了汗马功劳。

朴将军对米凯利斯上校指责自己的部队不参战深表不满。他说，他倒是很愿意象第27团那样在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守住峡谷，而让第27团用少量轻火器在高地上进行夜战。第8集团军作战参谋就米凯利斯指责南朝鲜部队离开阵地的报告进行了调查。美军顾问团官员走访了南朝鲜第1师所有部队。作战部付部长也来到南朝鲜部队前沿调查此事。所有报告证明，第1师各部队正像朴将军说的那样坚守了阵地。

第23步兵团詹姆斯·W·爱德华兹中校的第2营在第27团后面保卫着支援火炮。8月22日下午，该团受到已迁回到前哨阵地后面的北朝鲜第1师部队的进攻。团长保罗·L·小弗里曼上校于下午4时40分向第8集团军报告说，敌人炮击了第37野战炮营的后方炮连，敌人的步兵已出现在第27和第23团之间的公路上，其它敌人已迁回到前哨营的东侧。4时5分，猛烈的炮火开始落到第8野战炮营指挥所，25分钟后，两发炮弹正好落在火力指挥中心，彻底炸毁了它。炸死4名军官，2名军士。各炮连立即控制了营炮火指挥，并继续支援步兵，炮营指挥所冒着炮火进行转移。

美空军、海军和澳大利亚飞机轰炸了公路东侧敌人占领的山脊和远处的峡谷。这些轰炸包括B—26轰炸机投下的

44000磅炸弹。当天晚上，沃克将军将第23步兵团（欠第1营）交给第1骑兵师，命令它扫清公路上和能瞰制主要供给线的制高点上的敌人。

8月22日，在多富洞北面出现了朝鲜战争中不寻常的戏剧性一幕。上午10时左右，支援北朝鲜第13师的炮兵团团长郑凤旭中校独自走到多富洞北面3英里的南朝鲜第1师阵地。他一只手举着白旗，肩上背着地图背包。他说，第13师师长指责他没能炮轰多富洞。他认为，该地地形特点使炮火不能打到那里。批评刺伤了他，他决定叛逃。

这位中校是目前为止战俘中职务最高的。他提供了北朝鲜炮兵的精确位置。据他说，多富洞北面4.5英里的一个果园隐藏着尚能使用的7门122毫米火箭炮和13门76毫米火炮，就在游鹤山北侧的一个小山谷中。得到这个信息之后，第8集团军立即着手摧毁这些武器。战斗轰炸机用燃烧弹轰炸了果园，美国大炮也轰击了它。

8月22日夜里，敌人照旧向第27步兵团发动了进攻，但兵力不多，很快就被击退了。不过，23日中午前，在前线后边不远处进行了一场激战。约有100名敌人悄悄登上第27团K连和第65战斗工兵营C连第一排的阵地。他们占领了一部分阵地，但后来又被赶了回去，有50人被打死。

同时，按照沃克将军的命令，第23团第2营在打退了几次敌人夜袭之后，于8月23日黎明举行了反攻，并占领了俯视炮兵阵地旁公路的高地，同时，第3营开始了持续一天的进攻，肃清了路东3英里长的高地上的敌人。这次进攻在很大程度上扫清了第27团侧翼和后部的敌人。下午1时35分，米凯利斯上校从“保龄球道”向第8集团军报告说，北朝鲜第13师已将它前沿的公路炸毁，布下了地雷，现正在撤走。

第二天（8月24日），第23团继续清理后方。到晚上，他们预计，前哨阵地后敌军不到200人。24日，“保龄球道”非常平静，只是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第8集团军坦克回收小组去回收在美军前沿雷区的一辆T-34坦克。回收人员开始向前拉动坦克时，未被发现的一枚美国地雷在坦克下面松土里一起向前移动。地雷爆炸了，不仅严重损坏了坦克，还炸伤站在一旁的12个人。

8月24日午夜刚过，北朝鲜又在“保龄球道”发动了例行攻势。这次进攻约有两个连的兵力，由几辆坦克支援。第27团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支援炮火击毁了两辆坦克。这是第27团在“保龄球道”渡过的最后一夜。从8月18日到25日，经证实后的敌人损失包括：13辆T-34坦克，5门自行火炮和23辆军车。

由于敌人退到大邱北面，沃克将军8月24日命令第27团离开“保龄球道”，回到马山地区的第25师，南朝鲜第1师接防“保龄球道”，而美国第23团仍留在大邱北面支援该师。

8月25日下午6时，南朝鲜部队开始接管第27团防地。到8月26日3时45分，交接工作全部完成。8月30日，该团接到命令，离开大邱地区开赴马山。第二天早8时，部队开拔，人员乘火车，军车走公路。8月31日晚“猎狼团”完成了调防。此次调防非常及时，部队在千钧一发之际到达（详情见下一章）。

似乎象征本周保卫大邱北部通路战斗胜利一样，南朝鲜第1师的一位20岁的军士长立下了既危险又辉煌的战功。军士长裴成燮率领一个9人巡逻队距北朝鲜第13师师部不远，在其防线后6000码的地方巡逻。他们在那里打死了几名敌兵，抓到了三个俘虏并将他们带回来，自己却没有伤亡。朴

将军为此奖励他5000朝元（相当于25美元）。

第27团默奇中校的第2营和切克中校的第1营在大邱北面“保龄球道”的战斗中为自己赢得了荣誉。这两个营守卫前沿后面的纵深地带，挫败了敌人想控制通往大邱的要道的各种企图。支援的坦克和火炮任务完成得极为出色。白天，空军的进攻使敌人伤亡严重，一片混乱。在“保龄球道”四周的悬崖峭壁上，南朝鲜第1师竭尽全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北朝鲜第1师第1团的残部编入了架山顶峰附近、大邱至尚州公路东面山中的第1师其它部队。俘虏报告说，在北朝鲜第1师东侧进行的“保龄球道”战斗结束后，第1团只剩下400人左右，所有的120毫米迫击炮、76毫米火箭炮和反坦克炮都丧失殆尽。

第二十章 马山西面的僵局

“在战争中，重要的事件往往起因于不重要的因素”。

——尤利乌斯·恺撒·《高卢战记》

敌人在洛东江突出部突破了釜山防御圈，迫使沃克将军从“基恩特遣部队”中撤出第1暂编陆战旅。他命令第25师在集团军的南翼马山西侧建立防御阵地。到8月15日，第25师已进入阵地。

马山西部的地形决定了阵地应如何选择。绵亘的山区是晋州关东侧第一道利于防御的天然屏障。西北山和笔峰2000英尺高的山脊鸟瞰着整个地区，防护着占南里（左贺）—咸安—镇东里公路，这条公路是马山西侧集团军防区内唯一的南北向交通线。

从马山—晋州向北至南江之间，有一些较好的地形便于防御。最为理想的是“大峡谷”及其临接高地，它座落在中央里附近，控制着马山公路与另一条跨越南江直达宜宁公路的交叉枢纽。但这个阵地也有一个缺点，即：它包括到它与洛东江交汇点之间15英里长的南江岸线，这就大大增加了这条防线的长度。重要的是，第25师的右翼与第24师的左翼必须在南江与洛东江的交汇点上相连接。在这种条件下，第25师的防线还必须包括古南里，在这里，镇东里—咸安公路与马山—晋州公路相交。

一、集团军防线中的南部要点

从古南里向北延伸 4 英里直到南江，有一条两英里宽的稻米生产带。其西端是笔峰的一条断续的支脉，逐渐低缓到南江。其最高峰为 900 英尺的诗比堂山。它是一个良好的观察地点，配置在古南里地区的炮兵可以遮断中央里的公路叉口。费希尔上校将诗比堂—古南里地区选定为第 25 师防线北部第 35 团的阵地。第 35 团的防线从古南里以西两英里处延伸至南江，尔后东拐沿南江到达南江—洛东江交汇点。这对团防御而言是条较长的防线（约 26000 码）。

第 35 团的防区主要包括马山—晋州公路铁路和南江走廊，在北面与第 24 师相联接，是第 25 师防御正面上最重要最关键的地区。伯纳德·G·蒂特中校率领其第 1 营防守古南里西侧该团左翼；威尔金斯中校的第 2 营守卫该团沿南江设防的右翼；罗伯特·L·伍尔福克少校的第 3 营（第 29 团第 1 营）配置在池源以南公路上为预备队。从这里，他们可以向防线的任何地点快速机动。

第 35 团以南，钱普尼上校的第 24 团负责咸安以西师防线中部山区的防御任务。

再往南，镇东里以西，思罗克莫顿中校的第 5 团战斗队守卫该师的左翼。根据师的命令，思罗克莫顿最初驻守在镇东里沿海公路以北地区，但不久，基恩将军决定，第 5 团战斗队必须补上该队与北面第 24 步兵团之间的间隙。当思罗克莫顿中校派遣由美国军官率领一个由 100 人组成的南朝鲜小分队前往西北山较陡的西山坡时，已占领该阵地的敌人将他们逐回。于是基恩将军命令第 5 团战斗队夺取该阵地，但为

时已晚。

二、北朝鲜第6师在马山以西变更部署

在第25师的正面，北朝鲜第6师接到北朝鲜司令部的命令，转入防御，等待加强，准备新的进攻。从北到南，该师的序列为第13、第15和第14团。该师的首批补充兵员8月12日左右到达晋州。到8月15日，汉城地区约2000名南朝鲜人被强征入伍，加入该师。在晋州，第6师向他们分发了手榴弹，并告诉他们必须缴获、或从战场死伤者身上得到武器。他们中有人写日记说，他于8月13日到达晋州，19日便首次投入战斗。两天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猛烈的空袭和炮火使我们情绪非常低落。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简直痛苦不堪……我是在马山附近的一个高地上”。

8月21日前后，该师又补充了从汉城地区强征的2500兵员，使其实力达到8500人左右。在8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和9月的第一个星期，又有从朝鲜西南地区征召的3000名新兵加入该师。第6师开始将这批新兵用于勤杂工作，后来才作为战斗部队部署。

作为敌人在南线军事集结的一部分，第7师也随后到达。该师于1950年7月3日转入现役，包括2000名新兵和第7边防保安旅的4000人。7月下旬，该师在开城配备了一个炮团。7月30日，该师在汉城又从南朝鲜征集2000名新兵，使其总兵力达到10000人。8月1日，该师离开汉城，横渡汉江（人员徒涉；车辆、重火器通过浮桥），其炮兵团则留置后方。第7师向南穿过大田、全州和南原地区，8月15日前后，第1和第3团到达晋州。两天以后，该师的一些分队到

达朝鲜半岛的南端、距马山25空哩的忠武。8月15日前后，第2团到达丽水，担任戍守港口的任务。这样，第7师一到朝鲜西南部就占领了关键港口，抗击对方登陆，保障第6师后方的安全。

北朝鲜的一个加强营将南朝鲜警察逐出忠武，但未能长期占领该城。8月19日，联合国军海军的重炮火力轰击了忠武，同时三个连的南朝鲜陆战队从巨济岛向城市附近实施了两栖登陆，接着，在海军炮火支援下，又向北朝鲜人发起进攻，将其赶出忠武。敌人在忠武的战斗中大约损失350人，即半个加强营的兵力，余者均撤回晋州。

到8月17日，得到加强的北朝鲜人已经接近第25师防线，并开始进行试探性进攻，一直持续到月底。被北朝鲜第6师称为“积极巡逻”的小规模进攻也在美第24和第35团的防区内出现，其规模多为连级，有时也达到营级。大多数攻击发生在咸安西部的高山区，即“战斗山”、笔峰和西北山地区。在那里，第6师似乎对能够观察到西侧深谷中其补给和集结地区的地形点十分敏感。

三、敌军进攻古南里

很快，敌第6师明显地改变了其进攻轴线，将主攻放在南江以南晋州—马山走廊的北段。基恩将军已将其最强的第35团配置在该地区。有经验的观察家都认为，该团团长费希尔上校是美驻朝部队中最能干的军官之一。他看上去平静，有些羞涩，有着红润的面庞和壮实的身体。他是职业军人的好样板。他熟谙团属武器的各种性能，并精于使用。他部署其部队时就象个机械师。他生性好静，不爱出风头。一位兄

弟团的团长称他为“师之魂”。

第35团开始在前沿遍布绊索照明雷，但由于补给不足，他们逐渐无法补齐被敌人触过的地区。对于前沿防御的各连而言，和照明雷同等重要的是60毫米迫击炮使用的照明弹。但这种弹药失效率很高，配发给各团的只有20%还可使用。155毫米榴炮使用的照明弹也供应不足，即使在使用过程中，前沿呼叫与火炮将照明弹射出在时间上亦有差距，往往是部分敌人已渗透进我防区后，照明弹才照亮敌人渗透的地区。

费希尔上校的第35团配属有阿瑟·H·洛根中校的第64野战炮营（加第90野战炮营C连），并得到哈维上尉第89中型坦克营A连的支援。3辆M-4A3型坦克，以火炮的方式从古南里的阵地向中央里实施拦阻射击。另有6辆M-26型坦克以同样方式向横跨南江的宜宁实施拦阻射击。

8月17日黎明前，敌人向第35团的阵地发动了进攻。3时，敌人的炮火开始轰击古南里第1营的指挥所。一小时后，敌人向C连发起攻击，迫使该连两个排撤出阵地，并占领了一个迫击炮阵地。黎明后，B连实施反冲击夺回失地。这样，蒂特的第1营沿古南里以西2英里的诗比堂山的南山脊的战斗打响了。这次战斗持续了五天。北朝鲜人竭尽全力在该地区卷击第35团左翼，撕裂第25师防御。8月18日晨，A连再次丢失阵地，稍后又以反冲击夺回。两个连的南朝鲜警察到达该地区加强第1营右翼的防御。为了对抗敌人的轮番进攻，炮火对第1营实施支援，8月19日夜间，平均每小时发炮200发。

三昼夜之后，第35团的C连和第29团的A连于8月20日晨机动到古南里公路两旁，加强A连和B连在诗比堂山的防御。在部队调动的同时，费希尔上校从前进观察哨中发现

敌人正在大规模集结，准备发起新的进攻。他指示炮火对其实施覆盖，并召唤空中火力。据观察哨估计，敌人在炮击和空袭中死亡350人，是进攻部队的半数。

北朝鲜人在同一地区又作了一次努力。8月22日黎明前，敌步兵对第1营的阵地实施了十分猛烈的进攻。敌人没有进行炮火准备，便在黑暗中剪断铁丝网，以轻火器和手榴弹从近距发起攻击。这次突袭扑向美军的三个连，并将其中一个连逐出阵地。A连于7时发起反击，三小时之后夺回阵地。次日（8月23日），在该地区受挫的北朝鲜部队脱离与第35团的接触。

四、“战斗山”

在北朝鲜军队试图在诗比堂—古南里地区突破第35团阵地时，他们对第25师防线中部的山区阵地也进行了强大的搜索和试探性进攻。由于第25师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始终是釜山防御圈内的一个问题，该地区的地形和一些关键因素值得更详细地介绍一番。

西北山西坡上废矿的竖井与隧道为北朝鲜人提供了即设地下工事、集结点和补给站。早在8月第一个星期，北朝鲜人就占据着这座山的工事，而且从未被击败过。整个8月份，这里是北朝鲜人在马山地区作战的集结地域。即便美军占领了中央里以远的“大峡谷”阵地，他们的战斗巡逻队也从未能穿越过这座山上的那条小路。这条小路是马山公路的分支，蜿蜒于山区的谷地，到达“战斗山”和笔峰这两座山峰西山脚的渔谷和屯德矿村。这样的巡逻队不是遭到伏击，便是被敌反攻逐回。北朝鲜人稳固地防护着通往他们西北山

要塞的所有道路。

在第25师发布命令、全师在马山以西转入防御后，第24团第2营仍试图占领五峰山，那是“战斗山”和笔峰以西的山脊，相隔一道险恶的山谷。8月15日拂晓，第2营与敌人脱离接触，撤回到“战斗山”和咸安以西的山脊。第24团第3营到达咸安地区，加强团在这一地区的防御。

第24团防线所在的咸安以西高地是西北山脉的一部分。该山脉的最高峰是笔峰(743高地)，海拔2400英尺，位于镇东里西北8英里、咸安西南3英里处。山脊线从笔峰开始下降，略转向西北，一英里外再升高到达“战斗山”，(665高地)。“战斗山”也可称为“汽油弹高地”、“老秃头”、“血丘”。在笔峰与“战斗山”之间，山脊线渐窄，到达一个山岩突出部，官兵们称之为“岩壁”。从“战斗山”向北到南江，两条山脊坡度很陡，在那里作战的人们称东侧为“绿岭”。

在“战斗山”和笔峰西山脚(敌侧)座落着渔谷和屯德两个村庄。距山顶1.25英里，一条大致南北走向的山路穿过两个村庄北侧的山鞍，在西斜面上升到1100英尺(即“战斗山”的山腰)。这条道路为北朝鲜人实施进攻和为进攻补给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渔谷和屯德到“战斗山”与笔峰山顶有一个山路网相互沟通。从“战斗山”峰顶，观察哨可以直接观察到敌人控制的山谷矿村和竖井。反之，北朝鲜人也可从“战斗山”反窥东侧的咸安山岩，以及第24团指挥所、补给线、炮兵阵地和条条山路。无论何方夺取“战斗山”峰顶，均可观察到对方的后方地域。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控制“战斗山”主峰的好处，因而在长达6周的战斗中，双方均不遗余力地要做到这一点。

从东侧美军控制区登上“战斗山”和笔峰比从西侧北朝鲜控制区登山要困难得多。在东侧，从半山腰到峰顶已没有路；从咸安山谷边缘的山脚上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壮实的登山者从东边1.5空哩处的水库地区到达笔峰顶端也需二、三个小时，从谷底到“战斗山”顶端则需要三、四个小时，对搬运队来说往返需六小时，一个通信兵来回通常需八小时。山路的某些地段非常陡，攀登的人必须借助于路旁的绳索。敌人夜间的巡逻队经常割断电话线，为了保证山下与山上的通信联络，通信兵的工作是艰难而危险的。

将死者与重伤员搬运下山也是极为艰苦的任务，通常1个伤员需要一个6人的担架组；如果伤员伤势很重，途中还需要一个卫生员；另外，为了防备北朝鲜设在沿途的狙击手，还需步兵随从。在山脚，救护所可以为伤员实施手术和进一步救护，但有的伤员在途中就死去了。这也许是一项影响“战斗山”地区第24团作战士气的因素。许多人害怕一旦在山上受伤，来不及得到适当的救治便会死去。

为了向在“战斗山”和笔峰地区作战的第24团提供炮火支援，钱普尼上校在咸安以南的谷地配置了4.2英寸迫击炮和第159野战炮营。8月19日，炮兵继续后撤至后方，在钱普尼上校的坚持下，C炮连留在咸安以北的河床上。他还同时命令工兵加修咸安与东北的古南里—马山公路相连接的小路。他希望必要时能从这条路线撤退炮兵，同时也可改善团防区内的作战和后勤交通网。这条路后被称为“工兵路”。

8月15日，钱普尼上校建立了防线，然而在第24团与南侧的第5团之间有一段4000码的间隙。第24团在“基恩特遣部队”编成内的作战表现并不佳，与友邻之间留有如此大的间隙也就引起了极大的忧虑。次日，基恩将军将南朝鲜第432

国民警察支队配属给钱普尼，后者便将此支队配置在这个间隙中。8月18日晨，第24团的山区防线遭到敌人第一次进攻，敌人占领了“战斗山”北山脊E连的部分阵地，打死了该连连长。这一天，保罗·F·罗伯茨中校继乔治·R·科尔任第2营营长。第二天，敌人攻击驻守“战斗山”的C连并将其击败。军官们只招集到40名士兵，将他们带回阵地。在笔峰的许多南朝鲜警察也逃跑了，守阵地的仅剩下56人。美国军官威胁他们，用武力强迫其返回阵地。当天晚上，第24团防线中笔峰以北又出现了一个宽约1英里的间隙，数量不详的北朝鲜人已进入这个间隙。

8月20日，除了连长和25名官兵外，C连的其他人员放弃了“战斗山”阵地。到山下后，这些逃兵谎称其连长已被打死，阵地也被包围后丢失。根据这个假情报，美军集中炮兵火力，轰击了C连阵地；30架次的战斗轰炸机用燃烧弹、杀伤弹、火箭和航炮攻击了该阵地。友军的这次行动完全基于假情报上，迫使连长及25名余留人员在坚守近20小时后放弃了“战斗山”。E连的一个排（除8至10人外）也在同样情况下放弃了山上的阵地。在团防御的左翼，来自西北山K连阵地的一支南朝鲜巡逻队幸运地捕获了北朝鲜第15团团长。遗憾的是他在几分钟后企图逃跑而被击毙。巡逻队从他身上得到了重要文件。在沿“战斗山”和笔峰地区这天的混战中，北朝鲜人将南朝鲜警察赶出第24团在西北山的左翼阵地。

基恩将军提醒思罗克莫顿中校从第5团战斗队中拨出一部兵力进攻西北山。8月21日晨，第5团战斗队的第1营（欠A连）穿越第24团防区，占领了西北山，途中仅遇到轻度抵抗。当夜，北朝鲜人发动强大的反冲击将第1营逐出西北

山。次日午间，第1营再次向该高地发动进攻，5小时后，B连夺取主峰。此时，基恩将军调整了第5团战斗队和第24团的战斗分界线，将西北山划入前者的防区。夜间，北朝鲜人又对第1营发动反冲击，阻止其巩固阵地。8月23日晨，A连试图占领西北山西南1000码的高地而与B连相联接，但遭到失败。敌人认为这里特殊的地形十分重要，一直努力挫败美军的企图，这便使第5团战斗队的A连几乎天天处于攻击之下。

西北山上B连阵地以北，战斗也同样激烈异常。占领西北山与笔峰之间“岩壁”的敌军在空袭时就隐蔽起来，因而燃烧弹、500磅炸弹和航炮的效果甚微。飞机一旦离去，敌人便立即重新占领阵地。第24团的分队因而无法向南扩展，未能与第5团战斗队的B连接起来。

在“战斗山”山脊更北一点的地区，第24团的境况更为不妙。C连丧失“战斗山”阵地后，飞机和火炮对“战斗山”主峰进行了炮火准备，为步兵发起进攻；夺回“老秃头”作准备。那天天气极为闷热，攀山苦不堪言。但在8月21日，L连终于到达山顶。在飞机和火炮的惩罚下，敌军已放弃阵地，如今反其道而行之，用迫击炮轰击主峰，阻止L连巩固阵地。这种炮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四点，接着敌人一个排的兵力通过崎岖的战壕从“老秃头”西坡偷袭L连。敌人一士兵甚至将手榴弹投进了美军一位排长的散兵坑中。该连的其余两个排听到枪声后，立即撤离阵地，返回山下。军官们试图在东坡集结L和I连官兵时，敌人迅速占领了“老秃头”。E连的分队也于当天撤离阵地。

随后，美军的空军、炮兵和坦克火力对“战斗山”实施了集中袭击，I和L连也准备反冲击。这次反冲击进展缓慢，午夜时，他们被迫停止进攻，等待黎明。8月22日拂晓

后不久，I和L连重新发动进攻。在I连火力掩护下，R·P·史蒂文斯中尉带领L连攻打主峰。杰拉尔德·亚历山大中尉后来断言，当时并没有敌人的火力，但他的士兵每小时也只能前进300码。在即将到达目的地时，三枚敌人手榴弹炸伤该连6名士兵，其余士兵立刻向山下奔去。亚历山大将其士兵阻止在离山峰100码处，命令他们返回，但无人执行命令。他只得与一名自动步枪手爬上高地，发现山峰已无人防守。该连士兵于是渐渐归队，到达“战斗山”。该连在三小时内伤亡17人。几小时后，敌人一股小分队到达该连防线左翼，L连便从高地撤离，返回I连阵地。

第二天（8月23日），“战斗山”上的战斗继续进行，I和L连均得到南朝鲜警察部队的加强。最后，美军和南朝鲜军终于勉强控制住“老秃头”。这主要归功于81毫米和4.2英寸迫击炮，它们封锁住了敌人从西坡通向顶峰的道路。在被接替换防下山之前，L连报告该连实力为17人，集中在一个散兵坑中；该连撤至半山腰时，实力已达48人；次日清晨，该连实力已增至100人。第24团第3营营长科利中校说：

“我营各连在作战时缩小成排的规模，我的指挥则只能达到连一级。如果我们这支部队还要象一个营那样作战，我建议应增加军官编制，一个领头，一个驱赶。“咸安地区的这种状况迫使沃克将军命令陆战旅做好随时向这一地区机动的准备。8月25和26日，C连击退了进攻“战斗山”的一些北朝鲜人，他们来自屯德矿村向上延伸的指状长山脊。战斗中，一小队航空兵碰到100名左右的敌人，他们立即投弹、扫射，几乎将这股敌人全歼。此时，防御“战斗山”的部队是“贝克特遣分队”，编成有第24团C连、E连的一个排和一个南朝鲜警察连，指挥官是科尔中校。由于“战斗山”地区地势孤

立，团的防御前沿也被扩展，因而成立了这个特别指挥部。在两天的时间里，该特遣分队掩埋了许多在阵地上和阵地前被打死的北朝鲜人。

此时，第24团第3营接替第1营在“战斗山”一笔峰地区的防务，其C连作为“贝克特遣分队”一部，留在“老秃头”。8月27日下午6时，科利的第3营完成了接防任务。

北朝鲜人的进攻仍在继续。8月28日拂晓前，敌人在C和I连之间发动连规模攻势。当夜，敌人的迫击炮火覆盖了“老秃头”山上的C连，其中数发明显地射向连指挥所。午夜后，一股敌人在美军后方出现，占领了指挥所。8月29日2时45分敌人进攻开始后，C连部分人放弃了“战斗山”上的阵地。敌人接着扫向E连，占领其部分阵地。天亮后，美军向C连空投弹药。火炮提供的弹幕射击封锁了从敌主阵地向前机动的通路，阻止敌人向山顶加强兵力。一整天，美军向北朝鲜人占领的E连阵地实施炮击和空袭。夜间，E连组织反冲击夺回了失地。

午夜前一小时，北朝鲜人向C连发动攻击。该连左翼的部队跳出阵地，边向山下跑边喊：“他们打进来啦。”这种恐慌情绪漫延开来。敌人再次夺去“战斗山”。C连连长劳伦斯·M·科科伦和17名士兵被丢在指挥部，其中数人带伤。30日天亮后，美军又对“战斗山”实施空袭，火炮、迫击炮和坦克也集中火力从山谷向敌占峰顶炮击。一位在山上划伤、藏匿数小时后返回山下的人说，北朝鲜人的主力为躲避空袭和炮击已撤至主峰西侧森林覆盖的山脊，在“老秃头”上只有少数人在坚守。上午11时，B连在第3营的支援下，向这个高地发动进攻，两小时后到达峰顶。

第24团的部队总是以这种方式夺取“战斗山”。火炮、迫

击炮和坦克炮猛烈地轰击山峰，空军也对其实施地毯式轰炸，把山顶变成一片焦土，接着步兵从“老秃头”东坡的高地发起进攻。支援迫击炮火也在东坡建立了阵地，使敌人始终处于钢铁花丛之中，直到步兵距山峰很近时，炮火才停止射击。步兵在最后的冲击中到达山顶，这时，他们通常发现，敌人已经放弃了阵地。

8月份，“战斗山”阵地频繁易手，究竟有多少次没有统一的说法。第24团第1营一位情报军士说，据他统计，山峰易手达19次之多。以8月18日到月底，敌人对“老秃头”的进攻几乎每夜都有。在24小时内，阵地经常是二三次易手。通常是敌人在夜间占领，第24团又在第二天夺回。在这种车轮战中，炮兵前进观察哨的人员及设备有较大的损失。在8月15日至31日，担负支援第24团任务的第159野战炮兵营观察与联络组中有7名前进观察员和8名其他人员伤亡；损失了8部无线电步话机、11部电话和两台汽车。

在“战斗山”和笔峰以南的西北山的防御作战中，第5团战斗队第1营在8月最后一周中几乎没有停止过战斗。8月25日和26日，该队C连梅尔文·O·汉德里奇军士长勇敢地担任了作战指挥。他从前进阵地上指挥炮兵火力压制敌人进攻，自己曾一度阻止住该连部分想放弃阵地的人员。尽管负伤，他依然返回前进阵地，继续指挥炮兵火力，单人匹马与敌交战直至阵亡。第5团战斗队重新夺回他所在阵地后，发现他周围有70多具北朝鲜人的尸体。

8月底，在乌山以西南部战线的山区，作战陷入僵局。双方均无明显优势。第25师守住了防线中部——“战斗山”和西北山一线，但却经过了艰苦努力，而且官兵对未来的忧虑也日益加重。

第二十一章 八月集结，九月凶兆

“军队的突击力，犹如各种机械系数的总和，等于质量乘以速度……当你准备战斗时，要集中全部力量，不得有丝毫疏忽；一个营通常能够决定胜负”。

——拿破仑

一、八月远东空军

与朝鲜战争的任何月份相比，1950年8月期间远东空军在决定战争结局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许是最大的。由于7月末和8月份战术空中控制组的数量增加了，第5航空队一直如下区分兵力：一个美陆军团和一个美陆军师司令部配一个空中控制组；一个南朝鲜师和一个军部也配一个组。在8月份的日程表上，通常每15分钟就有两架战斗机在日本的板付基地和芦屋基地起飞。他们向设在大邱的战术空中控制中心报到，并接受具体任务。随后他们先向有关师战术空中控制组、尔后向团战术空中控制组报到，并被告知任务目标。截止8月23日，第5航空队共派出29架F-6“蚊”式飞机，这些架次均使用了设在大邱的简易机场。“蚊”式飞机从拂晓到黄昏在6个地点上空盘旋。每架飞机值班两小时，担任战术协调者的职责，在战术空中控制组无法实施目视控制时，被配置在目标上空控制近距直援任务。

到8月底，有8个战斗机中队在朝鲜担任作战任务。九州基地可能出动的支援大致如此了。7月份，远东空军共出动4635架次直接支援在朝地面部队，8月份则是7397架次。在8月釜山防御圈作战中，每天为各美军师平均出动40架次的支援。来自俄亥俄州的黑人飞行员迪安·E·海斯少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战场上曾有过执行63次作战任务的记录，如今被派到朝鲜训练南朝鲜飞行员。他被许多人称作“一个人的南朝鲜空军”和“防水胶布”。海斯在八月以前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执行了95次作战任务，而后停飞。

7月间，远东空军配备了航空工程部队，但该部队依然缺乏人员，缺乏训练，这导致在朝鲜修建6个机场的计划进展迟缓，再加上地面部队受挫，最终造成以朝鲜为基地配置战斗机的计划搁浅。

8月4日，远东空军开始使用B-29轰炸机对北纬37度线以北的所有朝鲜重要桥梁实施空中遮断。8月15日，一些轻型轰炸机和战斗轰炸机也参加进来。这一行动旨在摧毁贯穿朝鲜的3条主要交通线上的32座铁路桥和公路桥。这三条主要路线是：1) 从平壤、新安州向南到东海岸再向东北到元山，2) 三八线以南从文山里经汉城与春川到东海岸的注文津；3) 从汉城向南到乌致院再向东经元山到东海岸的三涉。这次遮断行动把9个火车站场（包括汉城、平壤和元山）列为攻击目标，对仁川和元山港实施空中布雷。一旦这一遮断计划能够有效实施，即可延缓（甚至可中断）敌方沿主要交通线向前线输运补给。

8月7日，空军的B-29轰炸机轰炸并基本摧毁了平壤的人民军兵工厂和平壤火车站。8月7日、9日和10日，他们轰炸并完全摧毁了在元山的大型炼油厂，该厂据估计年产油

能力达25万吨，占北朝鲜石油总产量的93%。在整个8月份，空军轰炸了在兴南地区亚洲最大的化学联合企业，从7月30日到9月19日，他们在该处投下1761吨炸弹。他们还轰炸了罗津船厂，该厂向北距西伯利亚仅17英里，距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也仅105英里。罗津是一个重要港口，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驶来的补给船可在此停泊，此外，它还是一个铁路运输中心。8月28日，轰炸机轰炸了城津（金策）的冶金工业中心，投下326吨炸弹。三天后，他们又重创了镇南浦的铝镁冶炼厂，投下284吨炸弹。

第5航空队掌握着制空权，迫使北朝鲜人在战争的第一个月只能在夜间向作战地区运送补给。为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下令从8月6日起夜间侦察敌新的补给路线。8月8日，斯特拉特迈耶命令帕特里奇将夜间出动架次增加到50。到8月24日，第5航空队仅B-29轰炸机每晚就平均出动35架次。8月底，空军开始在北朝鲜实施照明作业。B-29在10000英尺高空伞投照明弹，照明弹在6000英尺高空点燃，于是协同作战的B-29轰炸机袭击在照明区域所发现的任何敌方活动目标。所用的M-26型伞投照明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库存品，功能差，很多未能引发。

自从北朝鲜军队占领汉城，他们便在该城旁的汉江上架起两座浮桥，一南一北，均修建在原公路和铁路桥两侧，他们还在原三层桥以北修建新的铁路桥。两侧的钢悬梁桥也依然完好，远东空军急需将这座钢悬梁桥炸毁。在近4周时间里，空军每天用带引信的1000磅、2000磅和4000磅普通炸弹轰炸这座桥，试图摧毁桥面，破坏桥身。8月10日，第4联队9架B-29轰炸机投放了54吨1000磅炸弹，没有成功。当天，海军舰基飞机轰炸此桥，8枚炸弹直接命中，才将该桥炸

断。次日，空军飞机飞临上空，观察到三段桥体已坠入河中。

对汉城旁汉江浮桥的攻击却一直没有效果。8月27日，远东空军命令轰炸机部队在桥侧投入定时炸弹，夜间引爆。这一方法给北朝鲜民工造成巨大伤亡，最后，北朝鲜人放弃了修复这座桥的努力。直到美军收复汉城时，这座桥依然毁坏如初。

空中力量在朝鲜这一阶段中给敌方装备和部队造成大量损伤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想确切说明伤亡数量却也并非易事。经验表明，根据飞行员的汇报得出的空袭毁伤量大都误差较大。比如，飞行员常常误认为遭袭击而停止运动的装备已被摧毁，而处于高速运动中的飞行员要想确定目标是否活动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有时三、四个飞行员会同时报称自己炸毁一辆军车，然而它却是被地面部队先击毁的。有一项调查显示，飞行员对毁坏敌方装备的估计与地面实际情况有惊人的差距。飞行员报称，在朝鲜战争的最初3个月里，用火箭摧毁的敌坦克量是用凝固汽油弹的10倍。然而，第8集团军从釜山防御圈突破后对敌方坦克毁伤情况的现场调查表明：被凝固汽油弹毁伤的敌坦克量是被火箭毁伤量的3倍。这证明，飞行员报告的可靠性仅有1/30。凝固汽油弹虽然很少能通过自身的燃烧摧毁一辆坦克，但燃烧可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将彻底损坏坦克。溅洒到负重轮上的凝固汽油可引起橡胶轮胎着火；还可使弹药升温在坦克内自爆；或引起汽油着火。有时汽油会溅到坦克通风口头，引起内部着火。

二、增强地面部队

1950年8月，远东司令部制定了“重建行动计划”，计

划要求大量生产军械物资。年底以前，8个日本厂家的雇员膨胀到19908人。8月，仅21.5吨的卡车就修理了950辆。朝鲜战争的最初三个月内，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使用的所有弹药均来自在日本重建的武库。

从横滨经佐世保到釜山的每日铁路与水路“红球快运”开始于7月23日，8月份，它的运行效率不断得到提高，证明它有将日本所储所有补给物资迅速运抵朝鲜的能力。例如，8月5日，它运送了308标准吨；8月9日为403吨；8月22日为574吨；8月25日为949吨。“红球快运”的成功运行减少了空中运输的总吨位，使其从7月31日的85吨降到8月6日的49吨。“快运”实施后，几乎就不再需要从日本向朝鲜空运物资。“快运”的物资从日本到达朝鲜平均需60到70小时，而空运则需12小时到5天。“快运”不仅费用低廉，且更可靠，不易中断。

向朝鲜的空运大幅度减少，使远东空军司令帕特里奇将军于8月10日抱怨说：空军空运能力每天可达200吨，但陆军却未能充分使用之。当天，第8集团军命令减少“红球快运”的运送量，将空运量增至空军的最大空运能力。第8集团军之所以采取这一措施，是因为他们突然担心釜山港无法迅速处理从水路运来的物资。这一不可思议的后勤供应局面第二天就开始了。8月11日，根据帕特里奇将军的命令，一架C-119飞机从日本的立川空军基地将两辆21.5吨卡车运到大邱。空军决定以这种方式每天运两辆。结果是第8集团军于8月12日命令，除周二和周五或其它空军感到运输困难之时以外，“红球快运”不再继续。此令于8月15日生效。在这种情况下，空运的总吨位大幅度上升。8月16日，运输机运载了324吨货物和595名人员；8月19日，货物160吨，人员381

名；8月28日，货物398吨，人员343名；8月29日，货物326吨，人员347名。

自从苏制 T-34 坦克出现在朝鲜战场后，陆军部尽可能地作出反应，消除在装甲力量方面双方的不平衡，下令三个坦克营准备开赴朝鲜。它们是第6营（M-46）、第70营（M-26 和 M-4A3）和第73营（M-26）。三个营中有两个驻诺克斯堡坦克学校和本宁堡步兵学校的学生营，还有一个是第8装甲师的建制营。陆军部于7月10日通知麦克阿瑟将军：计划用舰只将这些坦克营运至远东，认为这是他们所能想出的最快方式。7月23日，载着这三个营坦克和经过训练的坦克手的舰只从旧金山启程，8月7日到达釜山港，次日便开始卸载。第6中型坦克营8月份担任了第8集团军预备队，配置在大邱附近；第70营8月12日配属给第1骑兵师；第73坦克营根据集团军命令将其连队分散担负支援釜山防御圈不同地区作战步兵的任务：A连在蔚山，负责警卫东面的重要补给线；B连在庆州和杞溪地区，负责支援“布莱德雷特遣部队”；C连则配属在大邱以北“保龄球道”的第27团。为了进一步支援第8集团军，美“卢森堡胜利”号支援舰载着80辆中型坦克于7月28日从旧金山启程。接着，8月16日，更多的坦克到达战场，第2步兵师的第72中型坦克营抵达釜山，该师还有两个团属坦克连。

8月份，已有6个美中型坦克营到达朝鲜，其中有5个是8月份的最初8天内到达的。另外还有4个团属坦克连和约30辆轻型坦克用于侦察。它们中间，除一个营装备 M-46 “巴顿”式坦克外，余者主要装备大致有两种：M-26 “潘兴”式和 M-4A3 “舍曼”式，其数目比例大体相当，各坦克营平均有69辆坦克。8月22日，第8集团军在战斗中损失了20辆

中型坦克，到8月份第三周，釜山已有美制中型坦克500多辆。9月初的釜山战场上，美军坦克数量已超过敌方，至少达到5:1。

鉴于1950年8月的朝鲜战局，陆军部决定从美本土调第3师入朝加强在朝美军力量。麦克阿瑟将军预计将来要在朝鲜打进攻战。8月19日，他要求配备两个军的部队，并提出将这两个军定为第1军和第9军。

在朝鲜战争的最初两个月的作战中，美军各师损失很大，必须采取特殊的办法补充兵员。为此，在日本的第8集团军后方总部于8月19日下达了一个称作“冲洗行动”的指令，要求所有驻日美军部队再抽调部分兵力作为朝鲜战争的补充兵员。根据这个计划，到9月6日为止，有229名军官和2201名士兵被派往朝鲜。整个8月份共有11115名官兵从日本和美国本土被补充到朝鲜。

根据当时得到的数据，联合国军司令部于1950年9月1日在朝鲜有近180000人的实力。主要部队上报的实力如下：

总数	179,929
美第8集团军	78,762
第2步兵师	17,498
第24步兵师	14,739
第25步兵师	15,007
第1骑兵师	14,703
南朝鲜军	91,696
美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	4,290
英第27步兵旅	1,578
美第5航空队	3,603

参加朝鲜之战的空中行动和朝鲜近海作战的力量还必须

加上远东空军的33,651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330人和美远东海军的36389人。

9月初，第8集团军参谋部来了一位杰出的老战士，他就是美陆军部派往朝鲜作为沃克将军参谋长的利文·C·艾伦少将。艾伦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是欧洲战场上奥马尔·N·布莱德雷将军集团军的参谋长。他于9月4日到达大邱的第8集团军上任，受沃克将军赏识的兰德勒姆上校留任副参谋长之职。

朝鲜之战已打了两个月，联合国军中的非美军部队才到达朝鲜。由于南朝鲜不是联合国成员，其军只能算是盟军。

英国国防部于8月20日宣布：立即从香港派两个营的步兵部队前往朝鲜。他们是正规部队，包括第27步兵旅部，“米德尔塞克斯团”第1营和“阿盖尔—萨瑟兰高地人团”第1营。这两个团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前者是1775年，后者是1776年。建立以后，他们在世界许多地区参加过战，如惠灵顿“半岛战役”，以及印度和南美的战争。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巴兹尔·A·库德准将。这支部队于8月25日从香港起程，向北航行1300英里，途中士兵们用风笛吹出“老朋友”和“军号声声”等乐曲。包括“锡兰”号巡洋舰和“独角”号航母在内的5艘舰只载着英国人于8月29日到达釜山港。航行中，英国人中风传北朝鲜人距釜山仅5英里。但当他们到达时，港口却相当平静。迅速卸载后，英第27旅按照美第8集团军命令于当晚乘火车到达大邱东南10英里庆山附近的集结地域。

8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建立了日本后勤司令部，作为远东司令部的一个主要机构。它接管第8集团军后方司令部在日本对所有仓库、营地和兵站的职责，并负责向在朝鲜的

所有联合国军提供后勤支援。8月27日，麦克阿瑟将军又作了一些机构变动，将远东空军和海军正式归属联合国军司令部管辖。这样就确定了他本人与部队的关系：他是联合国军总司令，这一变动是他将其它联合国空、海军纳入联合国军司令部系列步骤中的第一步。

8月份在前线和作战区域迁走难民一直是军事当局最头痛的问题。8月12日到19日，第25师协助南朝鲜警察从镇东里和南江之间的作战地区掩护和撤离了5万多难民。8月份，第25师在自己的防区中撤出120335名难民。8月中期，第24师估计在其防区南部有100000难民寻机渡过洛东江。8月24日，约300000难民聚集在靠永山和昌宁附近的指定地点，开始在南朝鲜警察的指挥下从前线撤离。他们被警告说不要离开为他们指定的路线，以免被当作游击队而遭枪击。在东南的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师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总之，南朝鲜警察在当地驻军协助下，掩护难民尽快地撤离作战地区。

偶尔会有游击队袭击釜山防御圈后方地区的火车站，通常是在东面的永川—庆州地区或在洛东江下游的三浪津。这些袭击一般只造成几人受伤，部分装备轻度毁坏。敌游击队在釜山防御圈中最成功的袭击是在8月11日，那天他们袭击了大邱以南8英里915高地上的一个特高频无线电中继站。一支估计有100人的游击队在5点15分袭击了警卫此中继站的70名南朝鲜警察和美站台人员，赶走了警察，烧毁了中继站。美国人中有两人被打死，两人受伤，三人失踪。晚些时候，一支南朝鲜警察部队赶到这里，游击队已无影无踪了。

在战争初期，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南朝鲜人力资源成为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此时急需更多的部队来抵御和阻止北朝鲜人的南进。从长远角度看，盟军的总兵力需要达到一定

数量，足以将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实施这一计划有三个方面：1)给现有的南朝鲜5个师补充兵力，使其齐装满员；2)组建新的南朝鲜师；3)将大量南朝鲜新征兵员配属给美军各部队(一个新奇的权宜之计)。

作为扩军计划的组成部分，南朝鲜陆军开设了一些训练学校和训练中心，用以培训军官和新兵。7月14日，他们在大邱开设了“第1新兵训练中心”。该中心开始时以10日为一期，每天接送1000名生员。“第2新兵训练中心”于8月20日在釜山开设，每天可接送500人，为“第1新兵训练中心”的半数。8月15日，南朝鲜陆军在釜山附近的东莱成立了“步兵总校”，该校8月23日招收第一期学员。步兵总校的职能是培训步兵少尉，其训练能力为每周250名士官生。随着釜山防御圈战斗日益缓和，人员的需求也逐渐减少，所有上述学校均延长了学制。

8月10日，麦克阿瑟将军在得到陆军部授权后，指示沃克将军将南朝鲜部队加强到适当的数量。8月18日，沃克将军请求在自9月开始的连续5个月内，每月建立和装备一个南朝鲜步兵师，各师兵力为10500人。由于其他方面也需要同一批装备，麦克阿瑟将军未授此权给沃克，但他赞成建立新步兵师和勤务部队的建议，并就此呈报了陆军部。8月19日时，南朝鲜战术部队为61152人，勤务部队为23672人，南朝鲜陆军总兵力达到84824人。据报南朝鲜战术部队编成如下：

总兵力	76842
南朝鲜第1军司令部	1275
首都师	16376
第8师	9106

南朝鲜第 2 军司令部	499
第 1 师	10482
第 6 师	9300
南朝鲜军总部	2159
第 3 师	7154
浦项特遣部队	575
金特遣部队	4025
特种部队	14641
训练中心和司令部连	1250

南朝鲜陆军月薪等级如下(以朝元为单位,与美元兑换率为4000:1);

二等兵	3000
一等兵	3600
下 士	4500
中 士	5400
上 士	6000
军士长	24900
准 尉	29700
少 尉	30900
中 尉	33300
上 尉	35700
少 校	41700
中 校	46500
上 校	51300
将 军	60000

在计划中的 5 个新建师中,南朝鲜陆军决定先重建第 7 师,尔后是第 11 师。麦克阿瑟将军有言在先:新建各师只能

由来自美国本土的物资装备。南朝鲜陆军未按计划等待，8月底便着手重建第7师，至少在第3、第5和第8团中各组建了一个营。同时撤销“闽特遣队”的番号，将其编为第7师第5团的第1和第2营。

9月10日，南朝鲜6个师各加强一个美105毫米榴炮营，这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各师的作战能力。尽管如此，还应指出，南朝鲜各师所能达到的炮火支援只能约占美第8集团军各师的1/4，因此，南朝鲜各师在作战中与美军师相比时有不尽人意之处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9月份，在实验和测试之后，南朝鲜士兵的伙食定量也确定下来。根据这个标准，每天可为体重130磅的现役士兵提供3165热卡的食物，其中包括罐头鱼、压缩饼干、小麦、大米、海带和茶。补充的项目由美国本土库存负责补给。这种标准可以很好地改善南朝鲜士兵的体力。

三、在美国陆军中征编朝鲜人

在8月重建南朝鲜陆军的同时，远东司令部计划将3万到4万名南朝鲜士兵编入已在朝鲜的四个美军师和仍在日本但计划前往朝鲜的一个美军师中。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解决有很大消耗的美地面部队兵员不足的权宜之计。早在8月10日，第8集团军就计划征编朝鲜人，但直到8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才命令沃克将军可在每个步兵连中各加强100名朝鲜人。这些朝鲜人法律上属南朝鲜陆军，由南朝鲜政府负责支付工资和进行管理，他们可得到美军的标准伙食及特别服务项目。远东司令部的初步计划是一个美国士兵配一个南朝鲜士兵。

在征编计划开始实施之前，曾有一些美军指挥官非正式地用过朝鲜志愿兵来加强其部队。开始最早的也许是第7骑兵团第1营营长克雷诺斯中校。8月1日前后，即第8集团军退到洛东江南侧之后，来自大邱南朝鲜警察部队的4位军官和133名士兵志愿加入克雷诺斯中校的第1营。按非正式协议，他们的装备与食品来源由克雷诺斯中校尽最大努力提供。一位在东京受过训，姓郑的中尉挎着日本指挥刀，带领部属来到第1营。克雷诺斯中校将郑中尉编入其参谋班子，其他3位军官分别编入A、B和C连。尔后在各连的各班中分别编入两名朝鲜警察。他们加入第1营后第9天，北朝鲜人跨过洛东江进入第1骑兵师防区。这些朝鲜人参加了在三角山地区的作战。2名阵亡，7名负伤，其中除一人无法行走外，均拒绝下火线。

由于连续不断地为第24、第25和第1骑兵师提供骨干，驻日本的第7师开赴朝鲜时人员已严重不足。为了重建该师，第一批入编的南朝鲜人首先分配给该师，而不是已在朝的其余各师。8月16日晨，首批3个排共313名朝鲜人乘船离开釜山，8月18日到达日本。此后，乘船离开釜山的新兵每天约2000名。24日，最后一艘船到达横滨，次日开始卸载。这样，为第7师提供的兵员总数已达8625名（包括军官）。这些新兵中有许多是南朝鲜政府从釜山和大邱街上直接招募的，在运往日本的途中，中学生还带着课本。有位新兵当时离开家为生病的妻子抓药，如今药还带在身上。

8月20日，驻南朝鲜美军各师得到第一批朝鲜新兵：第24和第25师各250名；第2和第1骑兵师各249名。在以后的一周中，上述各师每天得到250名新兵。29和30日，第1骑兵师平均每天编入740名；第24师950名。近8月底时，计划有

所修改，每4天各师可得到500名新兵，一直持续到各师新兵总数达到8300人。除首批外，其余人员均于8月20在釜山附近的龟浦里训练中心接受过5天的训练。

尽管开始时远东司令部有意将朝鲜新兵与美军士兵配成对子，建立“伙伴制”，然而在第8集团军中实际上却未得到一致贯彻。第1骑兵师和第2步兵师采取了“伙伴制”。每位美国士兵负责训练一位新兵使用武器、进行操练、搞好个人卫生和养成。第25师的两个团采取了这一制度，而另一个团则将新兵组成独立排，由美军官和军士负责指挥。丘奇将军指示，第24师将所有补充兵员组成独立班、排，由经过挑选的朝鲜军官和军士负责指挥，他们隶属于美军各部分队。

罗伯特·K·索耶上尉当时是第25师的少尉，负责指挥侦察连中这样一个新兵排，他对1950年8月和9月在美军中服役的典型的朝鲜新兵作了公正的评价：

“一批新兵到达后，我们的上士带领他们进行简单正规的进攻训练，尔后他们就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侦察连的南朝鲜小分队和我们一同吃（我们的伙食，外加一大盘米饭），但在其它方面他们却是一只独立的队伍。

“每个侦察排编入60名南朝鲜人，由一位美军少尉负责，作为侦察排长的助手。换句话说，每个侦察排有两名美军军官，一个指挥美国人；一个指挥朝鲜人。我在后者的位置上干了几个星期。有时，我指挥的部队有近百名朝鲜人，另有10到12名美国士兵分布在各分队中帮助管理。在另一些时候，美国人和朝鲜人多为对半分，也有美国人总数居多数的时期。

“对我来说，评价编入我们行列的朝鲜人是困难的。总地说，我对他们印象不佳，他们都走了我也很高兴。他们只

是新兵，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成为战士。为此，我多让他们搬运弹药和食品。在不得不将其用于作战时，我就把美国兵配置在他们周围，然后让上帝保佑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南朝鲜人经常挨饿，他们从来就不知道一硬纸盒C类配给口粮是对付一天的。往往是每人分发到一盒饭后才一小时，我就听见翻译向我要更多的食物，原来他们已经将一天的食物吃光了！他们总是在哨位上睡觉，需要美国人不停地检查督促。更糟的是，我所见到的大多数朝鲜人爱唱着歌欢呼日出，这一习惯往往不符合我们的安全需要。

“在一次行动中，我把南朝鲜人分散在一个半圆型阵地上，多处安排美国人予以控制。接近中午时，有一个敌军狙击手向我们射击，南朝鲜人立刻散开，卧倒，脸紧贴地面，枪指向敌方，歇斯底里地疯狂射击，任意浪费弹药，完全失去控制。此时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纠正他们，我和其他美国人一个个地踢他们，将他们拖到能够看清敌人的地方，才使他们安静下来。当晚些时候敌人袭击我们时，他们表现得不错。”

用南朝鲜人扩充实力的办法越来越不行，最后就停止了。大多数美国兵不喜欢这种方法，大多数单位也认为他们可以增加一些由南朝鲜人组成的班、排，由美国军官或军士来指挥。最适合这些班、排的任务是警戒、侦察、巡逻和各种勤务。他们在重火器连中特别有用，可干些诸如搬运机枪、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及炮弹穿越山地一类令人精疲力尽的活儿。他们也可担当挖掘和伪装防御阵地的的工作。

8月份，美军也开始大量使用南朝鲜老百姓用A型背架翻山越岭往前线运送物资，这种方法证明比使用牲口更经济有效。美军部队通过南朝鲜军队的安排得到劳力。不久，美

军师就使用朝鲜劳工担当起几乎所有的非技术性工作，每个师约有劳工500名。

在朝鲜的美军从未达到过南朝鲜计划为其部队扩充的数量。9月，美军各师逐步停止进一步扩充。月中，第24师要求第8集团军不要再向其补充任何兵员，除非他们自己提出要求。一位观察家写道：“朝鲜人没时间掌握我国陆军的技术；美国士兵也不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系在‘东方兄弟’是否懂得关键时刻要用火力掩护他之上。”语言障碍、信仰不同、缺乏训练以及战斗力软弱，均给试图和南朝鲜人合为一体的努力造成很大困难，因而美国部队只要能得到美国兵员，就不用朝鲜人。到冬天，这一方法就完全被搁置一旁了。

四、第8集团军重新部署与向东延伸

8月19日，第2师最后一个团在釜山登陆。这个团（第38团）以“马恩岩石”著称，由乔治·B·佩普洛上校指挥。第二天（8月20日），第8集团军发布作战命令：一旦第38团接近密阳，第2师即刻接防第24师。第2师于8月24日完成了与第24师在洛东江阵地的换防，当日下午6时，第2师师长接管了这段防区。

8月25日，第24师的实力约为10600人；但要达到战时编制还需8000人及大量武器装备和车辆。第19团和第11野战炮营加强给第2师作为预备队，第21团成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第24师其余部队集结在大邱东南12英里处的庆山附近。

8月26日，沃克将军与丘奇将军讨论之后命令第34团只留下架子，人员和装备加强给第19和第21团。同时，第8集团军也将本来支援第34团的第63野战炮营的人员和装备拨给第

11、第13和第25野战炮营新组建的C连。上述处置，炮兵应在8月26日完成；步兵在8月31日前完成。第34团第1营转到第19团为其新编第3营，该团第3营转到第21团为新编第2营。在7月3日随第34团入朝的近2000人中，8月底只剩下184人，余者或战死或受伤或失踪。比彻姆上校又回到原先任职的第7师第32团任团长。

与此同时，沃克将军将第5团战斗队拨给第24师作为其第3团。该大队其时有3500人左右。第6中型坦克营有650人，也被加强给第24师。此时该师还需补充4000人左右。

第25师的第27和第35团8月初得到各自的第三个营，这两个营均来自第29团。8月26日，第1骑兵师的各团得到他们的第三个营，他们都来自美国本土。该师还得到3个暂编炮连组成其三个炮营的第三个炮连。这样，到8月底，在朝美军4个师的各团终于完成了三个营的常规编制。

整个8月份，第8集团军的战斗秩序普遍混乱。战局经常迫使集团军将单独的营、团脱离其原建制，匆匆忙忙地派给釜山防御圈的远处阵地，以增强受威胁地区的力量。除第1骑兵师外，其余各师序列都为此而被打乱。8月底，第8集团军千方百计要恢复正常序列。它命令第23团于8月28日离开大邱前线归建在密阳的第2师；第27团于8月30日归建在马山的第25师；第5团战斗队从马山北面的马山地区返回第24师。

在环形防区东部南朝鲜部队的防区内，战况不断恶化。8月，敌人沿尚州—大邱公路向前推进，这一切迫使沃克将军月底决定将美韩军战斗分界线东移。他认为，位于尚州—大邱公路附近的战斗分界线是防区的一个弱点。8月26日，沃克将军命令沿佳山“石墙城”北2英里处向东南至大邱—

线建立新的分界线。这就将尚州一大邱公路和原南朝鲜第1师的防区划入美军防区。美第1骑兵师要东移接管原南朝鲜第1师防区，美第2师向北扩展进驻第1骑兵师原防区。部队调动要尽量迅速，完成时限不得超过8月30日。

为了执行集团军的指令，8月28日，盖伊将军命令第7骑兵团进驻南朝鲜第1师防区的左翼，第8骑兵团进驻右翼。这次调动将第7和第8骑兵团配置在大邱北侧的山区，其后勤补给也就增加了许多困难。8月29日，第23团的第3营接管了师防区南段第7骑兵团的防区，第7骑兵团也接管了南朝鲜第13团防区和第12团部分防区。8月30日，新到达的第5骑兵团第3营担负起第8骑兵团总体说还算平静的14000码的防区。这样，第5骑兵团的正面宽达32000码。此后，第8骑兵团接管南朝鲜第11团的防区和第12团的部分防区。8月30日下午1时，第1骑兵师完成了接管南朝鲜第1师防区的部署，同时后者也完成了进驻新防区的部署。然而，将美第2师的防区向北扩展的计划却实行不了，因为该地区只能通过来自大邱的公路网补给。于是在8月30日，第8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这条战斗分界线，只是如今两个师均为美军师了。为了保证原第7骑兵团防区的防御稳定，第8集团军将第23团第3营配属给第1骑兵师。

8月30日，第714铁道运输维护营到达朝鲜，负责起釜山防御圈中约500英里的铁路运输任务。这些铁路线将补给品从釜山输运到铁路端点的各师，而后由汽车将物资送至各团、营。

8月份，第8集团军的伤亡是惨重的。四个师的战斗减员如下：第24师伤亡1941人；第25师1800人；第1骑兵师1503人；第2师第9团827人。各部队非战斗减员率也很高，

许多是由于中署：仅第9团非战斗减员就达419人。军官的损失也很大。

在同一期间，南朝鲜部队的战斗减员大大超过美军，其非战斗减员则较少，有时南朝鲜、美军战斗减员额简直有天壤之别。最明显的例子是8月6日，那天美军战斗减员额为74人；而南朝鲜则为1328人。此外还有8月21日，美军为49人，南朝鲜为2229人。

作为集团军与战区军事行动的惯例，第8集团军拟制了应付各种突发事件的计划。8月初，麦克阿瑟将军向沃克将军简要勾画出一条比洛东江防线更接近釜山的防线。他希望一旦美军无法阻止北朝鲜突破洛东江防线时可据以守之。8月11日，沃克将军口头指令工程兵的卡里逊·H·戴维森准将负责建立这第二道防线。勘察地形后，戴维森向沃克将军建议，出于地形的考虑，新防线应在比麦克阿瑟将军指定线更接近釜山的地区设立。沃克将军批复道，新防线必须设立在麦克阿瑟将军指定的一线。戴维森将军开始建立这道防线，但人力物力都有限，他得到了克伦普·加文准将、位于釜山的第2后勤指挥部、第2和第25师的一些帮助。这条以戴维森命名的防线东起东海岸的西洞里（蔚山北大约8英里），向西沿高地至密阳东北侧，止于马山东北侧高地。沃克将军未同意拆毁防线前所有住房以清理火力区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戴维森仍然在地面标出了防线，未拆毁住房便清理了火力区，而且调拨材料修筑了碉堡。在9月1日他担任第24师副师长之前，他还修筑了一些工事。

沃克将军的第8集团军司令部中有许多能干的参谋人员，其中最突出的是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约翰·A·达布尼上校。他是7月调入在朝的第8集团军的。达布尼寡言少

语，埋头苦干，头脑灵活，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能够执着地调查研究，对作战情况有相当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在关键的洛东江一役中，他冷静沉着，是沃克将军及其参谋长可靠的、不可多得的顾问。

9月初，联合国军无论在前沿还是在预备力量方面均已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在战场上空和环形防御圈的近海，联合国军也有着无以抗衡的海空军力量。9月1日时，约600辆装备有90毫米和76毫米火炮的美制中型坦克已投入战场。而北朝鲜方面，装备有85毫米火炮的苏制T-34中型坦克大概也不超过100辆。火炮方面，第8集团军也占有极大的优势。

8月30日，集团军情报处长预计，已知敌人的12个师总兵力为82590人，各师战斗实力比率不一，从第13和第15师的27%，到第7师的96%和第2师的100%。他估计敌人在8月份的战斗中损失26820人，后仅补充31477人。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项估计不够准确。

五、北朝鲜的计划

在8月份进攻釜山防御圈的战役中，北朝鲜人拟制的计划与使用的战术与他们7月跨过汉江向前推进时没有什么不同。北朝鲜各师只是在各条南行道路上尾随美国和南朝鲜部队，并尽量与其接近。敌人采取的战术为正面进攻牵制对方翼侧包围和后方渗透。7月份，北朝鲜军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对方在朝鲜半岛的正面上也没有相互连接的防御阵地，那时，这样的战术十分有效。8月初，美军和南朝鲜部队撤入釜山防御圈，该防御圈的阵地虽然不很坚固，但却相互衔接，相互联系。此时，北朝鲜人的这种战术便在这场战争中

第一次运用失灵，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这时我方战线的两翼延伸至海，联合国军的海军部队负责保障翼侧的安全，此时，要实施翼侧作战或采取大规模机动来达成战术上的决定一击已不可能。北朝鲜人取胜的唯一战法只能是以正面进攻来突破防线并立即扩张战果。

在釜山环形防御作战中，麦克阿瑟将军和沃克将军运用了传统的作战原则——良好的内部交通线以输送补给和增强力量，优势的炮兵火力用以打垮敌人士兵的进攻气势并杀伤其数量，强大的空军力量理想地用于快速反应、加强火力和改变战场态势。

在8月份，北朝鲜部队的兵力已低于美第8集团军与南朝鲜军兵力的总和；也可以肯定，其作战能力也低于一个月之前，尽管其总兵力未变，但训练有素的部队、坦克和重火器的数量却减少了。9月份许多新加入北朝鲜各师的兵员甚至未装备轻火器。

尽管不断遭受强大的空中打击，北朝鲜人民军仍然显示出了杰出的才能，保证了通向前沿的漫长交通线的运输。这是北朝鲜人在釜山地区作战中最为突出的成绩之一。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未能中断北朝鲜人的铁路运输。以弹药、油料为主的各种物资依然不断到达前线，当然数量也有所减少。8月中旬，运往前线的火炮数量已逐渐减少，但9月初，仍有相当数量的重火器（如坦克、火炮和迫击炮）到达前沿。轻火器的弹药是充足的，但到8月中旬，轻火器的缺乏愈加明显，而且在此后的几周内，这种状况愈加恶化。8月中旬，后方补给只能满足前沿需求的1/3，到9月中旬，轻火器的补给完全中止。新汽车无法得到，服装也未再行补充。在最好的情况下，部队一天也只能吃到一、两顿饭，多数部

队至少部分依靠就地取粮。到9月1日，食品缺乏的状况十分恶劣，在前线的大多数战士都失去耐力，战斗力大大削弱了。

北朝鲜方面负责指挥釜山地区作战的是设在金泉的前线指挥部，由国防部长崔庸健任北朝鲜武装部队副总司令。他曾参加过中共领导的八路军。8月和9月，担任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的是金策将军，其参谋长为姜君中将，后者8月份在安东附近触雷身亡。

第2军司令部设在闻庆，负责指挥大邱以北向东至海岸之间地区的作战行动，金武亭中将担任军长。他毕业于蒋介石领导下的黄埔军校，是中国内战时资深的共产党员，曾追随毛泽东参加了长征，据说是参加长征的30名朝鲜人中唯一幸存者。

朝鲜战争初期攻克汉城的第1军在前线指挥部直接领导下，负责进攻釜山防御圈的西半部弧形防区，即倭馆以南至朝鲜海峡。金雄中将担任该军军长。他是一位出色的军人，曾从朝鲜去中国，在黄埔军校就读，尔后在华北的共产党八路军中任职，据说他曾任过旅长或师长。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北朝鲜野战指挥官中最能干的一位。他精力充沛、性情粗暴，下属对他敬而远之。第1军军部设在全州。

9月初，由于时间紧迫，北朝鲜最高司令部拟制了大规模进攻釜山防御圈的协同作战计划。北朝鲜人为此做了巨大努力，调动了13个步兵师、1个装甲师、2个装甲旅和各种保安部队投入战线。在第1军的正面上，从大邱的对面，沿洛东江从北向南是第10、第2、第4、第9、第7和第6师，第105装甲师一部和新到达的第16装甲旅负责支援。第16装甲旅（实际上只有一个团）装备有43辆新出产的T-34

坦克，它8月份离开平壤参加9月的攻势行动。第6师之后，部署着第104保安旅。第2军的正面上，从大邱西北向东至海岸线，从西到东依次是第3、第13、第1、第8、第12和第5师，第105装甲师一部和新到达的第17装甲旅负责支援。第17装甲旅（同样只有一个团）离开平壤时装备有40辆新出产的坦克。8月23日前后，两个旅装备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坦克从苏联通过满州到达平壤，立即配备了经过训练的坦克兵。两个装甲旅各有2个营，每营4个连。这两个新建坦克旅是在夜间乘火车到达前线的。

在第2军的北部和东部的正面上，除了有第17装甲旅，第2军没有新的力量投入9月攻势，而在第1军正面上则有两个先前未投入战斗的步兵部队，加强了突击力量。第9师（欠第3团，驻仁川）以第3边防保安队为骨干组成，8月25日前后从汉城到达陕川地区；部署在晋州—马山地区的第7师除了在忠武与南朝鲜陆战队作战的两个营外，先前均未投入作战。

9月1日，北朝鲜部队集中于前沿准备突击釜山防御圈，其总兵力达98000人，其中1/3左右是新兵，大多数在南朝鲜强征入伍，被匆忙投入战场。他们几乎没有受过训练，也没有什么武器。据估计，各主要部队兵力如下：

总 数	97850
第1师	5000
第2师	6000
第3师	7000
第4师	5500
第5师	7000
第6师	10000

第7师	9000
第8师	6500
第9师	9350
第10师	7500
第12师	5000
第13师	9000
第15师	7000
第104保安旅	2000
第105装甲师	1000
第16装甲旅	500
第17装甲旅	500

大举进攻的计划最迟在进入8月下旬时就开始拟制了，因为北朝鲜总部于8月20左右就给第1军下达了进攻命令。敌人计划了五个主要攻击群及其目标：

1. 第6和第7师突破美第25师防御，向南部马山方向实施突击；

2. 第9、第4、第2和第10师突破美第2师防御，沿昌宁—永山向密阳和釜山—大邱铁路与公路线实施突击；

3. 第3、第13和第1师突破第1师和南朝鲜第1师防御，向大邱方向发展进攻；

4. 第8和第15师突破南朝鲜第8和第6师防御，向大邱东侧横向走廊中的河阳和永川方向实施突击；

5. 第12和第5师突破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师防御，向浦项、延日空军机场和通往釜山的庆州走廊方向实施突击。

第1军的第1、第2突击群于8月31日23时30分发起协同进攻；第2军的第3、第4和第5突击群于9月2日18时发起攻击。

第二十二章 釜山防御圈之战

“每场大的战斗犹如潮水一般，或转向失败的低潮，或转向胜利的高潮，都有一个转折点”。

——海军上将查尔斯·特纳·乔伊

对于大多数参加过1950年9月初釜山防御圈战斗的人来说，那真是一场混战。很多军事行动同时展开，指挥官只有全面了解整个战局才能审时度势。由于无法全方位地同时对战斗进行论述，本章将从东海岸的浦项向西边的大邱及洛东江逐次叙述9月头两个星期的战斗。下章将叙述釜山防御圈南线同一时期的各次战斗。

必须牢记，这一阶段的战斗没有一次是孤立的。事实是，在整个防御圈各处，与此同时进行着激烈程度或相同、或更高、或更低的其它战斗。例如：1950年9月3日，沃克将军沿整个防御圈至少面临着五处明显的危险——敌人在东边的浦项实施了突破；在永川切断了大邱至浦项洞之间的横向走廊；在大邱北面的山区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洛东江下游突出部防线面临被北朝鲜军队切割的危险；南端马山一带，敌军突入了第25师的大部分后方地域。与此同时，东边的南朝鲜第2军已接近崩溃；大邱北面的美军第1师已向大邱撤退；在南面，灾难正威胁着美军第2师和第25师。

一、东线行动——杰克逊特遣部队

虽然北朝鲜第2军在北部及东部的总攻时间定于9月2日，但敌第12师（当时约5000人）还是提前开始从山区阵地向前运动了。自从在杞溪及浦项洞地区吃了败仗后，该师便一直在那里整编。它的粮食及武器弹药供应不足，士气不振。8月26日，驻扎在浦项—杞溪地区的美军及南朝鲜部队军官们曾十分乐观地相互祝贺击退了自认为是对釜山防御圈的最后严重威胁。在他们看来，北朝鲜部队已处于防御，战争有望在感恩节前便可结束。

离北朝鲜第12师最近的是南朝鲜首都师。8月27日凌晨4点，北朝鲜攻占了杞溪以北南朝鲜首都师第17团的一个连阵地，导致了全团退却。紧接着，由于侧翼暴露，右侧的第18团也开始撤退。结果，第17团丢掉了杞溪城，整个首都师撤到了杞溪山谷南侧3英里处。敌人的这一打击对美军第8集团军8月27日黎明前的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

8月27日（星期天），第8集团军司令部在大邱召开简令会，沃克将军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关注。一个月前刚来到南朝鲜的约翰·B·库尔特少将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简令会开完半小时后，沃克将军把库尔特将军叫去说：“我无法得到确切的报告。所以，我想让你代表我亲自去一下东部战场。我准备从第25师抽调一个团前去增援。”

库尔特立即飞往庆州，并于中午到达那里。与此同时，沃克将军正式任命库尔特为第8集团军副司令，负责指挥南朝鲜第1军、美军第21步兵团、第9步兵团的第3营以及第73中型坦克营（欠C连）。库尔特将军将这些部队命名为

“杰克逊特遣部队”，并把其司令部设在庆州，与南朝鲜第1军指挥所及美驻朝军事顾问团指挥所同在一幢大楼里。8月27日12时，库尔特将军担负起杰克逊特遣部队的总指挥。

库尔特将军星期天到达庆州时，发现南朝鲜第1军正迅速瓦解，士气低落。库尔特对南朝鲜部队指挥官及参谋人员讲，一旦不能阻止北朝鲜的进攻，就会产生可怕后果，给整个釜山防御圈带来严重的危险。沃克曾指示库尔特向南朝鲜第1军军长或参谋长以建议的形式发布其命令，库尔特都照办了。库尔特将军的任务是阻止敌人在杞溪地区的突破，占领从涟川北面东北延伸到海岸月浦里处，并在此建立起防御阵地。这条防线（浦项到月浦里的高地）于杞溪以北10英里处横贯而过。库尔特准备命杰克逊特遣队立即发起攻击，直接目标是夺取杞溪以北的第一线高地。正当美军第21步兵团于8月27日清晨向大邱以北的一处阵地开进时，沃克将军却撤回命令，指示斯蒂芬斯上校立即调转方向，使该团朝庆州尽快移动并向库尔特将军报告。该团于10时离开大邱，当日下午到达庆州。库尔特立即将该团的第3营派往庆州以北的安康里，在南朝鲜首都师的背侧进入阵地。

库尔特将军原订于8月28日发动进攻的计划就不得不推迟了。南朝鲜第1军军长也劝告库尔特此时不能进攻，因为“敌人兵力太多，而我方伤亡又太大，部队疲惫”。此外，位于浦项以北的北朝鲜第5师已开始再次向南逼迫，而在其正面的南朝鲜第3师已开始显示出不支的迹象。28日，美驻朝军事顾问团派往南朝鲜第3师的埃默里奇上校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曾向第3师师长金锡元准将建议发起反击，却遭到了金将军的拒绝。第二天，金将军说，他准备将指挥所从浦项撤走。埃默里奇却回答道，美军顾问团将继续留在浦项

洞。听到此话，金将军简直都气疯了，但为了挽回面子，还是决定暂时留下来。8月28日这天，沃克将军向南朝鲜陆军（其意也是向南朝鲜国防部长）发表了一项特别声明。他要求所有南朝鲜部队要守住釜山环形防御阵地，他说：

“我相信，敌人的战线拉得过长，他们现在只不过在作最后的挣扎，而联合国部队则一天比一天更强大。现在该是我们每个人坚守阵地、英勇战斗、前进到有利的阵地准备发起反攻的时刻了！一旦我们当前的阵地被敌人突破，我们就必须立即反击，摧毁敌人，夺回阵地！”

“大韩民国军的所有官兵们，我要求你们团结一致，坚决把敌人阻止在你们的阵地前沿！”

面对敌人不断的迫进，南朝鲜军队一片溃乱，杰克逊特遣部队根本没有能力发起原来计划的协同进攻。斯蒂芬斯上校的第21步兵团已经开到安康里以北2英里处的集结地域，正准备于28日发起进攻。但就在当天夜里，南朝鲜第17团在杞溪山谷转弯处的北峰山脊上却丧失了阵地。结果，只得取消进攻。南朝鲜部队于次日下午夺回了阵地，但晚上又一次丢失。与此同时，敌第5师的先头部队突入浦项西南南朝鲜第3师的阵地。库尔特将军指示斯蒂芬斯上校击退敌人的突破。29日，第21步兵团的B连在第73中型坦克营B连一个坦克排的支援下从浦项南端成功地向西北方向发起反击，推进1.5英里，南朝鲜军队紧紧跟随其后。然后，美军分队撤回浦项。当天夜里，南朝鲜部队也撤回。第二天，美军步坦分队再次实施前一天的行动。此时，斯蒂芬斯上校接到命令：接管在浦项以北1000码至西北3000码的防御地段。

南朝鲜首都师在美军坦克及炮火的支援下于29日也夺回杞溪，并在晚上抗住敌人的反击，守住了阵地。只是最后在

拂晓时分又一次丢失。美军在杞溪地区的空中打击节奏也越来越快。8月31日，仅美国“西西里”号航空母舰就出动了38架次的飞机。南朝鲜部队报告，发现大批北朝鲜士兵尸体，很明显都是被美军飞机炸死的。他们还报告说，在战场上发现许多零散的白色衣服，那是敌军换上军服时丢掉的。

美国空军在杞溪地区实施空中打击的同时，美国海军舰只也在东海岸继续设法阻止北朝鲜第5师的进攻。浦项以北5英里的义昌地区是敌第5师部队集结及前方支援中心的所在地，美国一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集中火力猛烈轰击了这一地区。8月29日及30日，这三艘军舰向敌人的这些目标发射了近1500发5英寸口径的重磅炮弹，以支援南朝鲜第3师的作战。尽管有这种空中及海上支援，8月份最后一天的战局，无论在杞溪还是在浦项，仍然对南朝鲜部队不利。

9月1日的空中侦察表明，北朝鲜军队正在杞溪及浦项以北的山林中向前压进。第二天，敌人的又一次重大进攻在杞溪以北及西北地区形成。当天下午，派驻南朝鲜首都师的美军顾问估计，有2500名敌军已突入南朝鲜步兵第17团和18团的间隙地带。

与此同时，由于北朝鲜第5师对南朝鲜第23步兵团阵地正面的99高地进行了兵员补充，敌人在浦项以北施加的压力正在不断增强。由于双方为争夺该高地而展开反复激烈的战斗，此高地与早先在盈德附近进行的181高地战同样臭名昭著。虽然得到了美国空军、炮兵及海军炮火的支援，但南朝鲜第3师还是没有能拿下该高地，并且战斗中伤亡惨重。9月2日，斯蒂芬斯上校的第21步兵团从浦项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以协助南朝鲜军队夺回99高地。一个坦克排沿着浦项至义昌间的山谷徐徐前进。斯蒂芬斯指定99高地为K连的

主攻目标，但实施中，第21步兵团进展缓慢，甚至在某些地段毫无进展，而且伤亡惨重。至当天下午3时25分时，K连只剩下35人了。由于北朝鲜阵地工事坚固，美军刚一靠近山头手榴弹便像雨点般投了下来。该连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仍不能从北朝鲜军队手中夺下99高地。进攻中，第6坦克营损失了两辆坦克，一辆在敌人的雷场中炸毁，另一辆则是因一条履带被炸坏。黄昏时分，敌军沿杞溪以东3英里处南朝鲜首都师与第3师的分界线实施了突破。

第二天清晨（午夜一个半小时后），作为协同北朝鲜第2军总攻的北朝鲜第12师一部进攻了防守在杞溪山谷以南高地群的南朝鲜首都师。这次进攻迫使在左翼334高地及438高地一带的南朝鲜第18团和右翼445高地一带的南朝鲜第17团后退。到9月3日拂晓时，敌人的突破已经推进到安康里以东3英里处、横贯东西的交通要道。敌人当夜向前推进了5英里，南朝鲜首都师几乎全军崩溃。

由于事态突然恶化，库尔特将军被迫立即将第21步兵团从浦项西北的防线上撤下来，集中在庆州附近。8月31日，由希内斯·佩雷斯中校指挥的第2营并入该团，作为其第3营，但库尔特将军却一直将该营放在安康里作为特混预备队使用。如今该营沿着安康里筑起一道马蹄形防御阵地，部分分队部署在东面2英里处的高地上，以控制庆州至浦项之间的公路，第21团的其余部队则集中到庆州北面的集结地域。与此同时，沃克将军开始调动南朝鲜新编第7师前来阻止敌人的进攻。当天下午，其第5团开到永川；傍晚，第3团（欠第1营）到达庆州。沃克将军还授权库尔特将军：只要他认为合适，便可使用第9步兵团的第3营、第9步兵团的坦克连、以及第15野战炮营。这些部队部署在延日机场附

近，负责保卫机场，过去从未抽调参加其它地方的战斗。除非遇到紧急情况，那两个自动防空火炮连（即第865防空营的D连和第933防空营的A连）一般不得从机场抽走。

9月3日这天，在浦项洞的埃默里奇上校向库尔特将军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南朝鲜第3师师长正准备从浦项洞撤退。库尔特立即去找南朝鲜第1军军长，要他发布命令：第3师不得撤退。库尔特每隔半小时就检查一次，以确保第3师仍然坚守在浦项的阵地上。

9月3日夜里，南朝鲜第1军的防御全线崩溃。三辆敌军坦克冲到南朝鲜的一个炮兵连阵地横冲直撞，接着又冲散了新到的南朝鲜第5步兵团的两个营。一阵迫击炮火力准备后，北朝鲜军队于2时20分开始进入安康里。一小时以后，南朝鲜首都师指挥所撤离该城。战斗越来越混乱。由于首都师残部与敌军混杂一起，到4时，美军坦克只得停止射击。佩雷斯说：“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友军，哪些是敌军。”黎明时，第21步兵团的G连才突然发现，他们在安康里已是孤军作战，四周全是敌人，而南朝鲜部队早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下午6时10分，G连撤出该城，并向东在兄山江大桥附近与2营的余部一道沿路构筑工事。于是，北朝鲜军队攻占该城，并进而沿铁路向南扩展。

佩雷斯中校收到了斯蒂芬斯上校关于撤出第2营并在庆州以北加入团本队的命令。他必须打通敌人设在安康里东南3英里处的兄山江东面的路障。然而，通过敌路障后，佩雷斯却突然发现G连不见了。斯蒂芬斯上校命令佩雷斯立即返回寻找G连。第2营马上调头向北猛攻，在大桥附近找到G连。会师后，该营再次以坦克开路，向大道两旁的高地不停射击。敌军炮火炸坏了三辆“巴顿”式坦克的履带，美方炮

兵立即将其摧毁，以防敌军利用。中午前，第2营到达庆州地区。

到9月4日中午，敌军沿庆州至安康里公路在离庆州不到3英里的地方设置了路障。在浦项地区，南朝鲜第3师与首都师交界处有一条2英里宽的间隙，但联合国部队防线中的最大缺口还是兄山峡谷以西、安康里西南处的高地群。在庆州西北的这块地域内，沿南朝鲜首都师及西边的第8师交界处有一条8英里宽的间隙地带。库尔特将军认为，敌人从那一方向对经过庆州、南达釜山的铁路及公路交通网构成了威胁，而敌人在浦项沿海地区的推进并不使他如此担心。面对着左翼的这一巨大缺口，库尔特将斯蒂芬斯的第21步兵团塞入这块宽大的谷地以及相邻的庆州西北的高地上，以阻止敌人可能从那一方向发起的任何进攻。

9月4日傍晚，庆州形势十分紧张。南朝鲜军长建议撤离该城。他说北朝鲜军队离城只有3英里远，就在北面的高地上，当晚就可能攻占该城；而库尔特将军则表示他不准备搬迁其指挥所——美军将继续留在庆州。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库尔特在其指挥所周围布署了4辆坦克；在外面的公路上，他派出美军顾问团的军官去收拢南朝鲜被打散的部队，并将其重新组织起来部署在庆州城外的阵地上。一位美军顾问团的少校军官用手枪阻止住一群南逃的南朝鲜部队。在庆州的美军参谋大都觉得库尔特脾气暴躁，难以相处；但都承认他常常操劳战事通宵达旦、决心守住庆州。

那天夜里，库尔特的指挥所从庆州以北路段上坦克手相互间的无线电通话中，听到北朝鲜的坦克部队遭到沉重打击。然而，北朝鲜军队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庆州，而是调头东去，穿过庆州城以北几英里处的公路，向延日

机场扑来。第二天，沿着公路袭击庆州以北4英里处敌炮兵发射阵地的美国空军部队在杞溪—庆州—浦项三角地域内多处发现敌人目标。

浦项洞以北的形势越来越糟。9月5日凌晨2时，埃默里奇上校急忙赶到延日机场，与驻扎在那里的美军第9步兵团第3营营长D·V·麦克梅恩中校商议，并向他通报了浦项地区的局势。埃默里奇从那里得到一个坦克排，将其带回浦项。坦克部署就序后，他们等待着敌人装甲部队的来袭。

5时30分，他得知南朝鲜第22团已经撤退，敌人已涌入这一缺口。不到11时，浦项地区的美军坦克便遭到敌人机枪的猛烈射击。5门北朝鲜自行火炮迎面开来，开始向美军炮击。相距只有一街区，美军坦克击中敌人领头的一门火炮，打死3名炮手。接着，双方进行了一阵猛烈交火，结果，其余4辆自行火炮扭头便走。这时，埃默里奇指挥空军及炮兵部队将它们全部摧毁。然而，当天下午2时35分，上级却发来命令：将所有的物资及补给从延日机场撤走。

9月5日晚，浦项地区的事态发展达到高潮。午夜时分，敌10发迫击炮或火炮的炮弹落在南朝鲜第3师指挥所附近，迫使指挥所转移。随后，敌人的炮火又跟踪而至。这表明，敌人所实施的是由观察导向的炮火。这可把南朝鲜第3师师长及其作战处长和情报处长吓坏了。于是该师撤离了浦项。9月6日，这座沿海城镇再次落入敌手。南朝鲜军总部后来解除了第1军军长及第3师师长的职务。

由于南朝鲜首都师与第8师之间有个大的间隙，庆州的第1军很难指挥第8师的行动。于是，南朝鲜军总部便将该师转交给第2军指挥，并把第7师的第5团也配属给该师。这一隶属关系的变更是在北朝鲜第15师突破南朝鲜第8师的防

线进至大邱——浦项走廊间的永川时下达的。南朝鲜步兵第3团便从安康里西面向永川急进，力图堵住缺口。

9月4日，北朝鲜军队在东部地区实施的惊人突破迫使沃克将军将更多的部队投向那一地区。前一天，他已命令第24师从大邱附近的预备队位置前出至洛东江下游，以替换第2师防线中坚守洛东江突出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当天夜里，第24师冒着倾盆大雨在洛东江沿岸的守山里一带露营。4日早，第24师还未开始替换海军陆战队，便又接到新的命令：向庆州挺进。副师长戴维森将军立即乘吉普车出发，并于傍晚到达庆州。全师部队及第19步兵团于第二天（9月5日）下午1时出发，行进在一片泥泞的道路上，大多数部队于午夜前到达庆州。丘奇将军已于白天到达那里。全师人马于9月6日7时前到达。

库尔特将军知道，北朝鲜第15师已在永川突破了大邱横向走廊，并向庆州方向前进。6日，他命令第21步兵团于次日沿着从庆州西北向永川方向延伸的山谷及附近高地群发起进攻。该团于9月7日发起攻击，几乎未遇到抵抗。

12时30分，第8集团军将杰克逊特遣部队改名为丘奇特遣部队。半小时后，库尔特将军离开庆州前往大邱，继续拟定作战计划。丘奇将军这时全面负责东部战线。9月7日下午，丘奇将军撤销了库尔特将军要第21步兵团向山区进攻的命令。他认为这一行动分散兵力，毫无意义，他要把该团集中在庆州一带。在布署特遣部队方面，丘奇还作了另外一项变动。8日，他把指挥所由庆州搬到了南面4英里处的照阳里附近。他认为，在那里，指挥所一旦受到袭击，野外将比城里更容易防守，而且不会产生那么多的交通堵塞问题。

北朝鲜军队与首都师的战斗在沿安康里至庆州峡谷毗邻的高地上继续进行着。第19步兵团第3营于9月8日午夜后与

敌交火。敌人一支部队向K连发起进攻，将其撵出位于安康里至庆州防御阵地中段的300高地。北朝鲜部队于9日全天占领该高地并击退美军几次反击。再向北，在峡谷的左侧，南朝鲜第17团在美军第13野战炮营的支援下攻占285高地，并击退敌人数次反扑。在峡谷的右（东）侧，南朝鲜第18团进展有限。所有这些战斗都是在台风和瓢泼大雨中进行的，乌云低垂，几乎无法提供空中支援。大雨一直下到9月10日才最后停了下来。

9月的第二个星期里，北朝鲜第5师的部队在浦项西、西南及南面的高地扩张战果。一支约1600人的北朝鲜部队占领了延日机场西南4至5英里处的482高地及510高地。敌人这支部队的对面是南朝鲜第3师的两个团。这两个团在机场南面峡谷的西侧高地上已构筑起防御工事，但敌人所构成的压力随时有可能从这两个团的结合部突破。

9月9日傍晚，丘奇将军组建了戴维森特遣部队，以消除对延日机场的这一威胁。该机场自8月中旬以来，除供飞机紧急迫降及加油外一直就没有使用，不过却承担着对美国空军的装备、炸弹及石油产品的撒运工作。戴维森将军亲自指挥这支特遣部队，其中包括第19步兵团（欠第3营）、第9步兵团的第3营、第13野战炮营、第15野战炮营的C连、第3工程战斗营的A连、第9步兵团的坦克连，两个防空自动火炮连及其它一些部队。

由于从庆州地区向外伸延的所有其它道路被敌人切断，特遣部队只得花费9月10日一整天的时间向南迂回接近目标，在傍晚7时到达延日机场南面1英里处的龙德洞集结地域。那天早晨，戴维森将军提前从庆州飞到龙德洞。当他的轻型飞机在公路上着陆时，埃默里奇上校早已在那里迎候。在空

中飞行时，戴维森曾向窗外了望，却没有看到任何敌军。埃默里奇告诉他，北朝鲜军队已从南朝鲜部队手中夺去131高地。守卫延日机场阵地的有南朝鲜两个团的兵力，131高地就在这两个团相接处的南面。戴维森和埃默里奇一致认为，当天夜里南朝鲜部队必须夺回131高地，然后特遣部队再通过南朝鲜第3师的阵地攻占敌主阵地——482高地。他们认为，如果特遣部队能拿下482高地、再交给南朝鲜部队，后者自己能够守住高地并控制以后的局势。埃默里奇陪同戴维森会晤了南朝鲜第3师师长。戴维森告诉他，该地区的指挥由他来负责，并将自己的进攻计划告诉了第3师师长。当天夜里，南朝鲜军队果真夺回131高地，恢复了那里的防线。进攻中，南朝鲜第3工兵营作为步兵参战，在美军驻该营军事顾问沃尔特·J·哈特金上尉的领导与指挥下，对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天（9月11日）清晨，第19步兵团通过131高地南侧的左翼南朝鲜步兵团防御阵地，以第1营打头阵向西进攻。9时30分，他们没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进攻出发线以西两英里处的第一座山丘。然后，第2营通过第1营的阵地，穿过一处两侧是峭壁的峡谷继续向西边一英里处的482高地发展进攻。北朝鲜部队在482高地构筑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其猛烈的机枪火力阻止了第2营这一天的继续进攻。9月12日清晨，先是4名澳大利亚飞行员用凝固汽油弹轰炸了敌方阵地，接着是一阵猛烈的炮火准备。随后，第2营发起进攻，并于中午时分攻占了高耸崎岖的482高地。下午，南朝鲜部队接替山上的戴维森特遣部队，换其下山撤至龙德洞的西南山谷一带过夜。白天，沃克将军来特遣队指挥所视察了两三次。9月13日，戴维森特遣部队撤回庆州。

正当这一行动在延日机场附近展开之际，庆州以北持续一星期之久的300高地争夺战已告结束。9月11日，南朝鲜第3师的一个团占领了该高地。下午，美军第19步兵团的第3营接替南朝鲜该团。敌军约有257具尸体及大量丢弃的武器装备（有些还是美国造的）遍布300高地。在争夺300高地战斗中，美军第19步兵团第3营损失了8名尉官及29名士兵。

9月12日（星期二）这天可以被看作是北朝鲜东线进攻宣告结束的日子。到这一天，北朝鲜第12师实际上已被歼灭，第5师正企图在浦项洞一带整编其残余部队。空中观察员报告，他们发现许多成群结队的敌人正向北、向东移动。

南朝鲜第3师紧紧尾随退却中的北朝鲜第5师，而首都师则向前推进，迎击敌12师正在逃窜的残部。9月15日，部分首都师一部抵达安康里南端。报告表明，敌军正在向杞溪一带撤退。随着敌人在东部地区的威胁逐步缓解，美第8集团军便取消了丘奇特遣部队，命令于9月15日中午生效。南朝鲜军总部也恢复了对南朝鲜第1军的指挥。第8集团军还命令美军第24师开赴位于大邱东南的庆山地区进行整编。第21步兵团已于9月14日到达那里。第19步兵团仍暂时留在庆州，作为第8集团军的预备队。

尽管南朝鲜部队士气低下，但9月份头两个星期东线战场的大多数地面战斗仍是他们打的。美军的坦克，炮火及地面部队大力支援其作战，美国绝对的空中优势及近海舰炮火力也向南朝鲜部队提供着支援。这也许是南朝鲜部队能够转败为胜的关键所在。在9月份的攻势取得了一些初步胜利后，北朝鲜部队便陷入对其前沿部队后勤保障不可克服的困境之中。北朝鲜的作战物资供应体制无法解决该战区进攻作战支援及扩大战果所必须解决的后勤保障及交通运输问题。

二、敌军突破永川

北朝鲜的两个步兵师（第8师及第15师）9月1日已于西边大邱地区与东海岸庆州地区之间的山地各就各位，准备向南发起进攻，在河阳及永川附近切断大邱至浦项洞之间的交通走廊，以配合北朝鲜在杞溪至浦项地区发起的攻势。河阳位于大邱以东的12空哩处；永川位于大邱以东的20空哩处。北朝鲜第8师部署在永川西北方向20空哩处的安东——新宁——永川公路的两侧；第15师部署在其东，安东以南、永川以北35空哩处的山区土路上。第8师的进攻目标是河阳，第15师的目标是永川。敌军师长已接到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永川。北朝鲜第8师的对面是南朝鲜第6师；北朝鲜第15师的正面则是南朝鲜第8师。

在持续10天的战斗中，北朝鲜第8师只向前推进了几英里，直到9月12日才占领永川西北方向14空哩处的花田洞。而在此期间，它几乎把第17装甲旅支援它的21辆新坦克全部损失掉。花田洞再往南，高耸入云的山峦矗立在公路两侧。路东是海拔3000英尺的928高地，路西是稍低一些（约2000英尺）的山峰。在通往大邱走廊的这一段山路，南朝鲜第6师给敌第8师以决定性打击，实际上几乎将其歼灭。关于花田洞附近的这些战斗，敌一名士兵在9月2日的日记中写到：“今天，我们开始了总攻”。9月6日后他写到。“我们经历了极其残酷的战斗。敌人的炮火十分猛烈，我们无处藏身，主力部队全部被歼。”9月8日，他又写到：“由于敌人的空中，炮火及重机枪火力十分猛烈，我方伤亡惨重。全营只剩下20人活着。”

9月2日，北朝鲜第15师在东边的庆州以南另一条公路上

向南朝鲜第8师发起了进攻。虽然部队严重缺编（据报三个团的兵力总共不过3600人）但在4天的时间里，该师还是推进到永川的横向走廊处。当敌人一辆坦克突然穿插到永川以北南朝鲜第8师一个团的阵地后方时，士兵们惊恐万状。9月6日下午时分，该师敌人打入永川及其以南地区。然而，北朝鲜部队并没停留在永川城里，而是继续向永川以南及东南可以俯瞰大邱——庆川——釜山公路的丘陵地推进。9月7日，部分敌军在永川东南3.5英里的地方设置了路障，另一部则向位于永川以南1英里处的南朝鲜步兵团发起进攻。然而，这一天中，南朝鲜新编第7师的第5团沿着横向走廊向永川发起进攻，肃清了城里的敌人。接着便在永川以北地区转入防御。第二天（9月8日），北朝鲜第15师的其它部队赶到永川并再次攻占该城。当天下午，南朝鲜第1师的第1团从大邱战场赶到永川，并向城里及附近敌人发起反击。此次战斗成功地肃清了永川城里的大部敌军，只有一小股敌人还占据着该城东南方向的火车站，还有一股敌人在东南方向通往庆州的公路上。

就在永州以东地区的丘陵地带，敌15师遭到痛击。其炮兵团愚蠢地行进在步兵前面，打光了炮弹。于是孤军无援，大都被南朝鲜反炮兵火力摧毁，该团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丧生。南朝鲜第5及第11团赶到永川城郊，以增援士气低落的第8师。他们对敌实施的战斗行动十分猛烈，敌人连调整部署、协同作战的机会都没有。9月9日至10日，南朝鲜部队将敌15师包围并几乎全歼在庆川路旁的山丘山，该师参谋长金延上校连同其它许多高级军官被击毙。美军顾问团在收拢并整编南朝鲜第8师被打散的部队中所发挥了很大作用，是这些战斗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9月10日，南朝鲜

第8师将永川至庆州路段的敌人清扫干净，缴获两辆坦克、六门榴弹炮、一辆76毫米自行火炮、几门反坦克炮及许多轻型武器。缴获敌自行火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敌驾驶员驾驶着自行火炮从东南方向穿过南朝鲜部队的防线朝永川驶来，后面跟着一卡车步兵。驶到永川时，驾驶员将火炮停下，不吭不响地与南朝鲜部队一起吃饭。就在这时，人们对他产生了怀疑。驾驶员扭头就跑，南朝鲜士兵紧追不舍。在往北4英里的地方，他向一名南朝鲜士兵投降，并解释道，他不能一边开车一边开炮。

在向永川以北紧紧追击北朝鲜第15师逃窜的残部时，南朝鲜第8师及第7师的第5团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9月12日，南朝鲜这两支部队已开始推进到该城以北的8英里处。这一天，他们缴获了4门120毫米迫击炮、4门反坦克炮、4门火炮、9辆卡车、2挺机枪及大量轻型武器。南朝鲜部队此时还从永川向东、从庆州向北同时推进，以封闭其防线中的这一大缺口。

东线战场最危急的时刻也许要算北朝鲜第15师突破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朝永川扑来的战斗了。此时，敌15师正处于举棋不定之际：是朝大邱挥兵西去，袭击美军第8集团军及第1骑兵师的后方；还是向东及东南方向打击杰克逊特遣部队的后方或左翼？它决定采取后一种方案。但沃克将军从两个相隔甚远的前线地段调遣南朝鲜第5团和第11团迅速开赴被突破地区，从而使敌人未来得及扩大突破口便被消灭。沃克将军迅速判断出在庆州——浦项——永川地区为阻止北朝鲜进攻所需援兵数量的能力以及果断地从其它战场将增援部队火速调往受威胁地域的能力展示出了他在整个釜山防御圈战役中高超的指挥艺术。

三、回到大邱

北朝鲜第2军的四个师在浦项、庆州及永川地区向南进攻的同时，该军的其余三个师——第3师、第13师及第1师按自西向东顺序正准备从北及西北方向分进合击大邱。第3师准备攻打大邱西北方向的倭馆地区，第13师将沿着大邱以北尚州至大邱公路西侧的山脊顺势而下，第1师则沿着公路以东的山脉咄咄逼来。

在保卫大邱的战斗中，美军第1骑兵师的防御正面大约为35英里。盖伊将军在通往其防区的主要道路上全部布署了警戒部队，并将三个团集中在各警戒部队的后面。最初，盖伊将军把原来配属给第1骑兵师的第2师第23步兵团第3营部署在其防线的西南角。9月5日，刚刚入朝参战的英国第27旅替换了该营。沿着这条防线再往北便是第5骑兵团，它防守洛东江沿倭馆一带地区以及向东南延伸至大邱之间的汉城公路路段。再往东是第7骑兵团，负责倭馆路段与尚州公路间的山区安全。第8骑兵团则部署在尚州公路两侧及附近山地上，负责尚州公路的安全。

9月初，北朝鲜对釜山防御圈南端第2师及第25师的防区实施了进攻及突破，为此，沃克将军深感忧虑。9月1日，沃克将军命令第1骑兵师向北及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以求将南部的部分敌人引向那一地区。接到命令后，盖伊将军最初的决心是沿着尚州公路向北进攻，但他的参谋人员及团长们都极力主张应向第7骑兵团防区的518高地实施进攻，并说服他放弃了原来的作战企图。就在两天前，518高地还划归南朝鲜第1师防区管辖，并一直被认为是敌人的一个集

结地点。因此，第1骑兵师便准备在第7骑兵团防区内实施主攻，并以第8骑兵团第3营两个连的兵力在第7骑兵团的右侧实施佯攻。这样，第8骑兵团就只剩下一个步兵连的预备队了。该团的第1营部署在“保龄球道”以西和多富洞以北的山丘上；第2营则部署在公路的两侧。

在计划对518高地实施进攻的时候，碰巧北朝鲜第13师第19团作训股长金成俊少校叛逃投诚。据他报告，当日黄昏北朝鲜部队将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他透露说，北朝鲜第13师刚刚补充了4000人，其中2000人还没有武器装备，眼下实力大体恢复到9000人。一听到这一情报，盖伊将军立刻命令所有前线部队进入戒备状态，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

遵照第8集团军关于对大邱西北的北朝鲜部队实施一次实际是骚扰性进攻的指示，盖伊将军于9月1日命令第7骑兵团第二天攻占尚在敌人手中的518高地。518高地（又名遂安山）是位于倭馆东北5英里、洛东江以东2英里的一座大山。它由最高峰渐渐向西折去，一直延伸到最西端的346高地，从那里陡然下跌，与洛东江相接。由于座落在倭馆至塔布洞公路以北及两城中间，518高地是瞰制倭馆——塔布洞公路的一处要地。待518高地拿下后，第7骑兵团将继续向314高地发展进攻。9月2日步兵发起进攻前，美国空军及炮兵将给予空中打击及炮兵火力准备。40门火炮（即第1骑兵师全师五分之四的炮火）将用来支援这一进攻行动。

9月2日清晨，美国空军对518及346高地实施了长达37分钟的轰炸，接着，炮兵又集中火力轰击各个山头。然后，美国飞机再次袭来，用凝固汽油弹将高地炸成一片火海。10时刚过，也就是最后一轮凝固汽油弹轰炸刚刚结束，第7骑兵团第1营便向518高地发起冲击。

遗憾的是，该团进攻计划竟将最低限度的部队投入战斗。第1营发起进攻的时候，第2营在第1营的左侧筑起一道阻击阵地，而新到南朝鲜首次参加作战的第3营则在第2营背后，置身于第2营与518高地间的开阔地之中。第1营从东南方向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路穿过南朝鲜部队的防区成连纵队向北压来，实施突破，继而又成排纵队乃至最后成为班纵队。结果，原先计划对敌坚固阵地发起的一次团进攻最后竟成了班进攻。

此次进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美国空军和炮火的狂轰滥炸并没有把敌人赶出阵地。相反，它们却固守有利地形，以迫击炮及机枪火力对向山上冲击的步兵猛烈射击，将势单力薄的先头部队打退。下午，该营从518高地撤出，转而向东北方向的490高地发起进攻。早些时候，当第1营向518高地冲击时，490高地上的北朝鲜部队一直用火力支援着518高地上的敌军。

第二天，新到南朝鲜参战的第3营从南面又恢复了对518高地的进攻。由于事先没有侦察地形，第3营也象前一天的第1营一样以连纵队发起进攻，最后也成了班纵队的队形。进攻同样遭到失败。9月4日的进攻也没有成功。在518高地抓获的一名敌军前方观察员说，山上有1200名北朝鲜部队固守阵地，配有120毫米及82毫米迫击炮，弹药充足。

正当这些战斗在其右翼展开的时候，第5骑兵团第2营却于9月4日攻占了303高地。第2天，敌人发起反冲击，第2营坚守高地的战斗打得异常艰苦。到9月4日，情况就已经相当明朗：第5和第7骑兵团正面的北朝鲜第3师整师都已投入进攻，尽管美国空军及炮兵部队不断实施空中打击及火力轰炸、固守的步兵也奋勇战斗，北朝鲜第3师还是将大量部

队渗透到美军进攻部队的后部。这一天，团情报侦察排报告，敌军已占领倭馆至塔布洞路段南侧的464高地，该高地在518高地对面。为避免武器装备落入敌人手中，该情报侦察排不得不将电台及机枪销毁。当天夜里，敌大批部队从518高地南坡的美军第3营阵地与西侧美军第2营阵地之间的间隙突入。第3营指挥所的军官一度以为敌人会向东发展进攻并将他们吃掉，但事实上正好相反，敌人向西发展，一举攻占了464高地。到9月5日，第7骑兵团背后464高地上的敌军恐怕超过了其正面的518高地，北朝鲜部队切断了还蒙在鼓里的该团东侧倭馆至塔布洞的路段，于是，该团与友军的联系此时就只能向西了。这一天，第7骑兵团从518高地实施了有限度的后撤。至此，该团攻占518高地的任何希望都已化为泡影。一位美军军官形容当时大邱以北的战局时说，“当时，我真他妈的不知道谁把谁给包围了！”

位于第1骑兵师右侧的塔布洞已落入敌手中，左侧的倭馆则是一片真空地带，在中央，强大的敌军正沿着518高地向南渗透。位于中间地带的第7骑兵团此时再不能利用背后倭馆至塔布洞的横向公路进行补给，而且随时都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与沃克将军及科利尔上校协商后，盖伊将军于9月5日发布命令，要第1骑兵师当晚总撤退，以缩短战线，占领有利地形。撤退将按由右至左顺序进行，从第8骑兵团开始，然后是518高地一带的第7骑兵团，最后是倭馆地区的第5骑兵团。此次撤退使第8骑兵团第3营主动放弃了在塔布洞公路旁刚从敌人手中夺取的一个高地，此高地直通佳山之“石墙城”。待右翼的第8骑兵团第1营撤退后，第7骑兵团，将按第1营、第3营、第2营的顺序撤出防区。此时，位于倭馆以北303高地上的第5骑兵团第2营将掩护第

7 骑兵团的撤退，负责保证撤退路线的安全畅通。

四、第 8 集团军司令部的危机

时至 9 月 5 日，第 7 骑兵团被迫撤退，敌军在南部地区打开了通往釜山的道路。此时，第 8 集团军司令部在对整个战局审时度势，作出决策上出现了危机。北朝鲜部队沿着整个防御圈每刻都在突破着美军阵地，在某些地方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人们开始怀疑第 8 集团军及南朝鲜部队是否还有能力守住沿洛东江构筑的釜山防御圈。南朝鲜部队及大多数美军步兵师已接近崩溃边缘。联合国军防线是否应撤至“戴维森防线”一带？针对这一问题，第 8 集团军司令部展开了激烈讨论。北朝鲜军队在东面攻占了浦项洞，推至庆州；前突到大邱横向走廊的永川，拿下大邱以北的倭馆、塔布洞及佳山，穿过洛东江突出部，直迫龙山；在南面，他们将美军第 25 师截成两段，突入其后部，几乎打到马山城下（虽然此书至今尚未描写，但北朝鲜部队对洛东江突出部和马山一带的突破乃是他们协同进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撤至“戴维森防线”似乎已成定局。

一天晚上，沃克将军召集了主要参谋、大部分师长、东线副总指挥官库尔特将军开会，讨论是否应撤至“戴维森防线”的问题。第 8 集团军作训处长达布尼上校向沃克将军表示，这一次他真不知该提什么建议才好，这一决心实在难以作出。不过，他还是希望第 8 集团军能够留下来。他指出，在过去的几天中北朝鲜的突破已经减弱，而且可能会继续减弱。不过，接到兰德勒姆上校的指示后，当天晚上达布尼还是交待作训处要拟定第 8 集团军的撤退命令。作训处的参谋

们通宵达旦拟制命令，并于当夜万事俱备，只等次日清晨5时向全师发布。不过，在沃克将军亲自签署生效之前，命令还暂时存放在作训处理。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有下发，因为当天夜里沃克将军定下决心：第8集团军不撤退。

但此时第8集团军司令部已撤离大邱。9月4日下午，战局进一步恶化，第1骑兵师设在大邱的弹药补给所按集团军的命令已将几乎所有的弹药装上了火车，准备向南撤离。集团军负责运输的军官已发出通知，禁止向主要作战方向的三浪津以北地区、东线庆州以北及以东地区运送物资。第二天（9月5日）清晨，沃克将军作出决定：将集团军司令部向后迁至釜山以北、釜山与东莱之间的渔业大学校内，搬迁任务于当天完成。南朝鲜陆军司令部迁至釜山，并于9月6日上午8时在釜山开始工作，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部则于下午4时恢复工作。沃克本人及几名参谋则作为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留在大邱，充当战术司令部。沃克将军将第8集团军司令部搬至釜山的原因主要是为了更好保护集团军的通信器材。一旦第8集团军的电传通信设备被敌人摧毁或缴获，整个远东地区都没有这种大型设备可以替换。如果这种通信设备丢失或损坏，整个集团军的作战行动都会受到严重影响。

此时，加文将军已向釜山第二后勤指挥部的勤务部队发布口头命令：如果形势需要，要在釜山外围高地及城内构筑防御工事。

南朝鲜老百姓此刻对时局的估计也甚为悲观。9月5日前后，已有一些南朝鲜名流开始离开釜山，前往位于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朝鲜海峡中央的对马岛。排水量大致为10吨至20吨的小船将这些人偷运到该岛。居住在釜山一带的华人富商也计划动身前往福摩萨，预计首批将于9月8日左右离开。

他们也像朝鲜人一样，将乘着小船偷渡出港。

对于沃克将军来说，1950年9月初这段时间，可能是考验最严峻的时刻。沃克一般不爱外露自己的感情，报界不太喜欢他，他的部队有时也是如此。他有时会十分严厉和苛刻，此时正是这样。当他的许多指挥官对第8集团军是否还有能力阻止住北朝鲜的进攻产生怀疑时，他却坚信第8集团军一定可以。9月初，有一次他对一位师长说：“如果敌人攻入大邱，我将与敌人展开巷战。我要挑选些信得过的人和我一起战斗，你最好也做这种准备。现在，我命令你赶快回到自己的师里，做好战斗准备吧！”他还告诉一位将军说，不希望再看到他从前线回来，除非躺在棺材里。

白天，沃克将军沿着釜山防御圈巡视各处的阵地，要么乘着联络机，要么坐着装甲吉普。吉普车上专门装有一个铁柄扶手，以便车子行进时（一般都开得很快）他可以直立，更好地观察四周的情况。除了那支自动手枪外，他还习惯携带着一挺速射机枪。正如他告诉一位随从军官那样：“我倒不在乎被敌人打中，但他们最好别来伏击我。”在釜山防御圈战斗中，沃克将军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华。尽管过去他因主张装甲进攻战而著称，但在1950年8月至9月间的作战中，他也表现出对防御作战同样很内行。他好斗的性格使他十分适合指挥残酷的防御战。他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五、第7骑兵团的退却作战

第7骑兵团正是在这种危机中开始向大邱西北后撤的。该团团长塞西尔·尼斯特上校在向全团发布的撤退命令中说：“今晚第2营必须将464高地上的敌人清除干净。”这就是

说，第2营必须与正面敌人脱离战斗，转而向其身后进攻，以占领464及380高地。那里将成为该团新的主阵地的一部分。前两三天其它部队攻占464高地的努力均告失败，这次行动看来也不会轻而易举。

9月5日夜至9月6日晨下起瓢泼大雨，泥泞的道路影响了所有轮式及履带式车辆的撤退速度。第1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完成了后撤行动，但是第3营在夜晚向西行进的过程中，成群的北朝鲜士兵几次误入它的队列。很显然，他们错把第3营当成自己的南下部队。这些北朝鲜士兵当了俘虏，并随队一起撤退。当第3营黎明接近倭馆时，营本队突然遭到敌坦克及迫击炮的袭击，伤亡18人左右。

第2营与敌人脱离后，于9月6日5时开始后撤。该营丢弃了两辆坦克，一辆由于机械故障，另一辆则陷在了泥里。该营分成两部向后方实施机动：G连向464高地进攻，其它连队则攻占再往南半英里外的380高地。北朝鲜部队很快发现第2营正在退却，便发起进攻。奥马·T·希契纳少校及其作训参谋詹姆斯·T·米兰上尉在战斗中阵亡。黎明时，在464及380高地附近，该营发现自己几乎已被敌人包围。尼斯特上校觉得，自己的部队可能全军覆没。

只有80人的G连单独行动，与其它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因而损失最为惨重。上午8时，部队接近464高地山头并发起突击，击毙敌军3人。突然，敌人的自动火器及轻火器一起向G连开火。一整天G连都围着464高地打转儿，可就是拿不下山头。下午，G连从无线电中收到了当晚撤退的命令。于是，G连将6具尸体丢在山头，用雨披及树枝临时拼凑的担架抬着伤员，冒着大雨在一片漆黑中顺着光秃秃的山坡开始向山下撤退。撤到半山腰时，一名军士又被己方的炮火

打死。炮弹掀起的一块岩石砸到了G连连长赫尔曼·L·韦斯特上尉的后背，造成重伤。全连被打散，但韦斯特上尉又将人马集中起来。他告诫部队要肃静行进，在任何情况下不要开枪，这样，周围的敌人就会把他们错当成自己的部队。韦斯特终于将部队撤到了464高地的东麓，并于当晚在那里转入防御。

与此同时，在该师的左侧，坚守303高地的第5骑兵团第2营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该营营长请求撤退，但团长克罗姆伯兹上校命令道，在第7骑兵团清除了撤退道路上的敌人之前，他不能撤退。该营伤亡惨重，9月6日放弃了303高地。

正当G连企图从464高地撤退的时候，第2营其它部队在往南半英里处的380高地东麓被敌人切断。天黑前，尼斯特上校将所能找来的所有南朝鲜民工集中在一起，肩扛背驮，准备给第2营运送淡水、食品及弹药，但民工队却怎么也找不到第2营。9月7日拂晓，464高地东麓G连防御阵地的哨兵发现，隐隐约约有4个黑影沿着小路从山上向他们走来。哨兵很快发现他们是北朝鲜士兵，立即将他们消灭。步枪声却引来了附近敌人阵地的还击。这时，韦斯特上尉从中辨认出有阵枪声是从西边一座土丘上美军武器中打出的。他认为这阵枪声一定是晚间被打散的火器排射出的，便率领全连朝那一方向摸去。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该连很快会师。

在哈罗德·R·安德里格中尉的带领下，火器排经历了奇特的遭遇。火器排与连队打散后晚上在山道上三次与敌人遭遇，但每次双方都没有开火，而是各走各的路。黎明时，该排在一座小山丘上发现一些散兵坑，敌军士兵只占领着其中一部分。该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突击，瘫痪了敌军。击

毙敌人约13人，俘虏3人。从敌一名军官身上搜到一只文件包，里面装着的重要文件及地图表明，464高地是北朝鲜第3师某部从518高地前出到大邱的一个集结点。

9月7日这天晚些时候，第2营代理营长梅尔勃恩·C·钱德勒从空中观察员的报告中了解到了G连在464高地的确切位置，于是派出一支巡逻队将该连安全带回380高地东麓的营本队。于此同时，第2营从无线电中收到命令：选择任何道路尽快撤退。第2营向西南方向撤去，进入第5骑兵团的防区。有一次，一群身穿美军服装的北朝鲜人挥舞着钢盔大声朝他们喊道：“喂，伙计，往这边走！”第2营见势不妙，及时避开，才没有中敌人的埋伏。

在第2营的东面，敌人于9月7日向刚转入新阵地的第1营发起进攻，破坏了该营的救护站，打死4人，打伤7人。那天晚上，奉师部命令，第1营配属给第5骑兵团指挥。第7骑兵团余部撤至大邱附近，作为师的预备队。9月7日晚至8日晨，第5骑兵团接到师部命令，继续向倭馆以南撤退，并在汉城至大邱公路两侧构筑新的阵地。此时，敌第3师仍在继续把增援部队运过洛东江。9月7日傍晚，观察哨发现在倭馆以北2英里处有15条驳船满载着部队及火炮渡过洛东江。8日，北朝鲜发布公报，宣称已经攻占倭馆。

第二天，第1骑兵师的形势更糟。在左翼，北朝鲜第3师已迫使第5骑兵团第1营撤出位于倭馆以东3英里处的345高地。敌军继续向南进攻。很快，第5骑兵团在203及174高地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第7骑兵团第1营在离开那一防区归队前，经四次进攻终于拿下174高地。

9月12日，第5骑兵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守住了203高地。9月12日午夜至13日凌晨4点，北朝鲜再次发起进

攻，从 E 连手中夺去 203 高地，从 L 连手中夺去 174 高地，从 B 连及 F 连手中夺去 188 高地。在下午实施的一次反冲击作战中，该团重新夺回位于公路南侧的 188 高地，但没能夺回路北的 203 及 174 高地。9 月 14 日，I 连再一次向 174 高地发起进攻（至此，174 高地已七度易手）。在这次战斗中，该连伤亡 82 人。在战斗打响时，第 2 排有美军 27 人，南朝鲜军 15 人。当打到山头时，只剩下美军 11 人，南朝鲜军 5 人。即使这样，该连也只占领了一半山头，敌人占领着另一半。双方间又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手榴弹战。此时，第 5 骑兵团各营严重缺编，几乎都失去了战斗力。此次拉锯战是在大邱西北 8 空哩处全面展开的。

六、佳山“石墙城”里的部队

美军刚从金少校那里得到北朝鲜将于 9 月 2 日晚发起进攻的警告，北朝鲜便对大邱以北的“保龄球道”地区发动了大举进攻。他们袭击了防守尚州路段的第 8 骑兵团。该团的部署很糟糕，缺少足够的预备队。北朝鲜部队于 9 月 2 日晚至 3 日晨袭击了守卫在 448 高地上第 8 骑兵团的第 2 营，攻占了 448 高地。448 高地位于“保龄球道”以西、多富洞以北的 2 英里处。在其右翼，E 连虽然没有遭到进攻，但也被敌人切断，不得不绕道撤退。第 3 营营长哈罗德·K·约翰逊中校将 I 连部署在多富洞以北的公路两侧以阻击敌人的进攻。9 月 3 日凌晨 2 点，敌两辆坦克及部分步兵对该连阵地发起突击。在这次战斗中，I 连虽然伤亡严重，但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被敌军大败的第 2 营通过第 3 营阵地向后撤退，第 3 营此前刚在多富洞以南地区匆匆集结起来，筑起一道新的防御

阵地。这天，北朝鲜第1师的一部迫使第8骑兵团的情报侦察排及南朝鲜一警察支队从902高地的山头——佳山“石墙城”上撤下来。902高地位于多富洞以东4英里处。所以，9月3日这一天，第8集团军既把多富洞、又把位于大邱以北10英里处的制高点、当地叫作“佳山”的902高地丢给了敌人。

接着，北朝鲜部队将其902高地以北的炮兵集中起来使用。显然火力不大，且零星分散，但确给美军第99野战炮兵阵地造成一些破坏。敌军向南朝大邱方向的这一突然推进引起了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极大关注。第8集团军命令从大邱的新兵训练中心抽调出一个南朝鲜陆军营部署到第8骑兵团的后方地域。与此同时，第1骑兵师组织了“艾伦特遣部队”，由副师长弗兰克·A·艾伦准将指挥。该特遣部队由两个暂时拼凑起来的步兵营（由师部及技术勤务分队组成）、师属军乐队、新兵连及其它一些勤务部队组成。一旦北朝鲜军队突破防线，打到大邱城边，这些部队将立即投入战斗。

第8集团军命令第1骑兵师夺回并守住902高地，以抗击北朝鲜沿多富洞公路的南进。902高地位于大邱以北10英里处，站在山上向南望去，整个第8集团军阵地布署及大邱市尽收眼底。在敌人手中，它可用来观察、搜集情报及引导炮兵火力。902高地离多富洞公路太远而无法瞰制公路，否则是完全可以控制住这条交通干线的。然而，由于北朝鲜火炮及迫击炮弹药缺乏，该高地作为观察哨的有利条件基本未发挥出作用。

实际上，佳山山顶上并没有用石墙围起的城市。佳山（或称902高地）是一座海拔3000英尺的高地。它与这一地区其它大多数山峰不同，其顶部是一块椭圆形的半平坦地。该椭圆形山顶是长1英里宽200码到800码的脊形山顶的一个

组成部分，坡度从最高峰的 902 米开始向东南端缓缓下降，一直降到 755 米左右。此山脊四面是悬崖峭壁。在远古时代，朝鲜人围着山顶筑起了一堵 30 英尺高的石墙，把山顶变成了一座城堡。一位曾在石墙下战斗过的美国士兵说：“在我看来，当初高丽人建筑这堵墙好象是为了不让山顶滑下来似的。” 1950 年时，绝大部分山顶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灌木丛及一些小松树，有的地方还有一些小块的梯田。朝鲜人把佳山视为“神圣之山”。靠近整个山顶的北端至今还矗立着一座佛庙。

第 1 骑兵师 8 月 29 日接管了大邱以北原南朝鲜第 1 师的防御地段后，便从情报侦察排向佳山山顶派出一支巡逻队。巡逻队发现已有 156 名南朝鲜警察在那里防守。应该由美军第 1 骑兵师，还是由南朝鲜第 1 师来负责那个山头的防务？盖伊将军与第 8 集团军军部进行了讨论。盖伊将军认为，兵力不足的第 1 机械化师防御正面已经宽达 35 英里，不能再继续向东延伸越过多富洞路旁的山地。佳山防务究竟归谁的争论一直持续到 9 月 3 日下午才算有了结果，此时北朝鲜部队已经攻占了该山头。第 8 集团军作训处长打电话给第 1 骑兵师参谋长欧内斯特·V·霍姆斯上校，通知他说第 1 骑兵师要全面负责“石墙城”的防务。霍姆斯回答道，盖伊将军此时不在司令部，他担心盖伊将军不会喜欢这一决定。不过，他答应在盖伊将军回来前，他先派一个工兵连前往佳山。盖伊将军回到指挥所后表示，既然军部已作出决定，就必须坚决照办，他也同意霍姆斯的决定：先向佳山派出一个连的兵力。

与第 8 集团军司令部通过电话后，霍姆斯命令第 8 战斗工兵营营长威廉·C·霍利中校向第 8 骑兵团团长雷蒙德·D·

帕尔默上校报到。当天下午，帕尔默上校在其多富洞公路旁的指挥所里向霍利、第8战斗工兵营D连连长以及第8骑兵团E连连长扼要介绍了其重新夺回佳山的进攻计划。战斗中，工兵连将由约翰·T·肯尼迪中尉指挥，首当其冲，E连紧随其后。一旦部队夺下山头，E连构筑完防御工事，工兵连便撤出佳山。幸运的是，D连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当过步兵。

那日傍晚，D连登上卡车，在一片瓢泼大雨中向北驶去，最后驶离公路来到指定的集结地点。途中，他们遇到两卡车的南行南朝鲜警察部队，其中有一些是伤兵。这些人就是那天下午和情报侦察排分队一道被北朝鲜军队撵下佳山的警察部队。工兵连在大雨中停留待命，过了一会儿便调转车头又返回了营地。

第二天（9月4日）吃早饭时，D连接接到命令：立即作为步兵开赴佳山。结果，有一个排不得不放弃早餐，全连都没有携带干粮，因为第8骑兵团的E连将随后运走食品及饮水。于是，工兵连来到多富洞公路以东2英里处的箕松洞村附近，霍利中校的通信指挥所便设在那里。当部队沿着小道向半英里以外的陡峭佳山的山脚推进时，山上北朝鲜的狙击子弹不时向他们打来。该连得到的通报是：佳山山顶的敌军约有75名，已接近瓦解。但实际上，9月3日下午及傍晚，北朝鲜第1师第2团第2营全部人马都在佳山山头上固守着阵地。

9月4日中午，工兵连沿着南面山嘴的一条小路向山头发起进攻。第1排打头阵，一路跟进，第2和第3排紧紧跟在后面。帕尔默上校认为此次战斗十分重要，他自己和团情报股长雷内·J·奎罗德上尉亲自督战。D连2排的詹姆斯·N·

范戴格里夫军士顺着山道走在霍利中校的前面。在一次简短的对话中，他对霍利说，他认为此次战斗简直是去送命。

沿着这条山道走了不到一英里，D连便遭到来自右前方的机枪射击，伤亡数人。范戴格里夫请求率领一个班打掉敌人的机枪，但被肯尼迪中尉拒绝了。于是，排纵队只得硬着头皮冲过敌人的封锁线，最后，第3排自动步枪的猛烈还击压制住了敌机枪火力。部队沿着小路继续前进，但敌人又一挺机枪从右侧打来，阻止了部队行进。这一次是用无线电修正的炮火打哑了敌人的机枪。

此时，山路已到尽头，再往前就拐向左边的深谷。于是，这排人便在情报侦察排罗伯特·彼得逊中尉的引导下离开山路，继续向山上攀登。在这一阶段的攀登中，敌迫击炮火共炸死2名、炸伤8至10名美军士兵。也在这时，第2排排长由于肾病发作而突然倒下，指挥权交给了范戴格里夫军士。范戴格里夫率领该排走在全连的最前面，顺着冲沟继续向上攀登。最后，在下午5时左右，他们终于穿过小山脊底下的隧道和石墙，来到902高地南端的755高地凹形山顶处。随后，第2和第3排也相继到达。当帕尔默上校离山顶还有50英尺远的时候，他从无线电接到了盖伊将军要他下山的命令。事先盖伊将军并不知道帕尔默本人也参加了这次进攻，直到给霍利打电话寻问帕尔默的去向时才了解到这一情况。

肯尼迪中尉立即将全连所剩的90人由西至东北方向成环形防御阵地部署：第2排在石墙附近的左翼；第1排居中，在一处长满树木的小圆丘上；第3排则在一处树林边上构成右翼。第3排排长托马斯·T·琼斯少尉刚登上山头便发现其右（东）侧约1000码远长满野草的山脊上有三门敌迫击炮正

在炮击。他几次建议肯尼迪中尉请求炮火支援来摧毁这些迫击炮，但肯尼迪没有这样做。肯尼迪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第2排背后的隧道内。D连的整个阵地都在石墙内，除东北角第3排阵地附近的墙段倒塌为树木覆盖外，整个石墙几乎完好无损。面对远处杂草丛生的山脊上所发现的敌迫击炮，琼斯少尉向副排长及各班班长们指出应在林边何处构筑工事，随后，他又与肯尼迪中尉交谈了一会儿。

几分钟后，琼斯来到树林边第3班位置上。第3班向他报告说，副排长及其它两个班已继续朝那座狭窄而杂草丛生的山脊方向摸去。就在这时，班上一名士兵把琼斯叫到树边，指给他看，只见十来名身着伪装的北朝鲜士兵正从迫击炮顺着狭窄的山脊朝他们这个方向摸来。他们朝山下只走了约三分之一的路程便卧倒在地上。很显然，这股敌人是迫击炮阵地的警戒分队。

琼斯心想，最好把另外两个班找回来，组成一条坚固的防线。他原想去去就回，便把SCR——300型无线电电台丢在了后面。他后来谈到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琼斯找到了一个班，但另一个班却在前方更远的地方，跑得无影无踪。正当他研究着地形、等待派出的通信兵把那一班找回来时，北朝鲜部队开始对他后面的连主阵地发起进攻。琼斯从枪炮声及北朝鲜士兵的呐喊中判断到敌人已在林木丛生的凹地，插入他的排与连其它部队之间。枪声停止后，琼斯所能听到的处处是北朝鲜士兵的声音。琼斯再也没有能回到第3班阵地，他和排的另外两个班离开山脊，来到左侧的一个冲沟里。虽然这两个班一度被分割，但彼此可以看到对方。

当晚，琼斯及随行的8名士兵只得在山顶下的沟壑中过夜。由于没有电台，他无法与连的其它部队取得联系。他判

断此时全连一定被敌人消灭，或被赶下山头。第二天，美军战斗机向山头扫射，这证实了他的判断：山头上已没有D连的部队。最前面那个班的部分士兵冲破重围跑到了安全地带，但琼斯及那8名士兵于9月10日企图突围时在佳山山下被北朝鲜士兵俘虏。第3排的这段经历解释了为什么全排几乎刚爬到山顶便失去了作用，而从山上被赶了下来，肯尼迪中尉及全连其它人又不知去向（3班除外，它于当天傍晚重返D连）。

D连登上755高地半小时后，大约有一个营的敌军沿着南伸的山坡从902高地向755高地发起进攻。主攻目标是范戴格里夫的第2排，那时他们刚刚挖好工事，把两挺机枪的子弹装上膛。这两挺机枪，加上左侧15英尺高石墙的有效防护，使D连得以击退这次进攻。第2排只有1人阵亡，3人受伤。夜间，敌迫击炮及轻武器对D连进行了骚扰性袭击，敌军还实施了几次小规模试探性进攻。由于与第3排联系不上，肯尼迪便向他估计第3排可能在的位置派出了一支巡逻队。巡逻队回来报告说，他们在那里什么也没有找到，只发现几具火箭发射器及两挺轻机枪。

整个晚上几乎都在下雨。9月5日清晨，755高地上一片泥泞，浓雾笼罩。刚刚拂晓，寒气逼人，天空还下着蒙蒙细雨，北朝鲜军队又发起进攻。士兵们击退了这次进攻，但也遭受一些伤亡。敌军炮火摧毁了范戴格里夫的电台，迫使他使用通信员来与肯尼迪的指挥所联系。由于弹药所剩无几，3架C—47型运输机便飞来实施空投。肯尼迪摆出桔黄色信号布板，看见敌人也举出相同颜色的布板。飞机先在头上转了几圈，最后竟把成包成包的弹药和食品投给了敌人。空投刚过，两架F—51型战斗机便轰鸣而来，向D连阵地发起攻

击。很显然，敌人举出的信号布板不仅欺骗了美方的货运机，而且欺骗了战斗机。这两架战斗机在D连环形防御阵地内投下两只凝固汽油桶。很幸运，其中一只未点着火，另一只也没有烧伤任何人。接着，飞机又向第2排的阵地俯冲扫射，幸好也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这次空袭后不久，肯尼迪的大腿及脚腕被敌人的冲锋枪打中。

10时至12时之间，第8骑兵团的E连先头排到达755高地山头，进入D连的环形防御阵地。由于E连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工兵连的士兵向E连开了枪。E连进入范戴格里夫右边的阵地后，肯尼迪便把这两支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E连连长。随后，肯尼迪集中了12名伤员，然后带他们下了山。一路上，他们不时地遭到敌轻武器的射击。早上，一名美军军官曾率领一组南朝鲜民工队肩扛背驮向山上运送补给品，但由于敌人的火力猛烈，打死一些民工，搬运队只得调头返回。

前一天，E连被耽搁了，未能紧跟D连到达755高地。4日，工兵连刚踏上通往高地的山路，E连就到达了霍利中校设在山脚下的指挥所。此时，敌迫击炮不停地向这条山道炮击，E连连长说，他无法继续前进。霍利将这一情况用无线电告诉了帕尔默上校。帕尔默立即指定另一位军官当连长，并对霍利说：“告诉他，必须冲过去。”这第二位连长在途中被一块岩石碰碎了眼镜，向霍利报告说他无法继续前进。霍利用无线电将他与帕尔默联系上，帕尔默命令他继续向山上冲击。此后不久，这位军官的大腿又被炸伤。于是，霍利便指定了第三位军官担任连长。晚8时，他率领E连开始向山上冲去。拂晓前，敌强大火力将该连阻止在离山头仅500码处。当敌人于9月2日晚在多富洞以北发起进攻并攻

占第2营阵地时，北朝鲜13师所切断的正是该连。由于这一经历，又绕了一大圈子才回到团部，E连疲惫不堪，精神不振，士气相当低落。

E连进入范戴格里夫的防御阵地不久，北朝鲜部队又发起进攻。E连没有携带迫击炮——只带了些轻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范戴格里夫抄起一具口径为3.5英寸的火箭筒对着敌人就开了火。敌人肯定以为那是迫击炮、或75毫米无后座力炮，于是停止了进攻。范戴格里夫检查了全排阵地，发现弹药已快打光，于是命令士兵从敌人的尸体上将所有的武器弹药全部搜集起来。结果，搜集到30至40支步枪，5支冲锋枪及一些手榴弹，以备紧急时刻使用。

正当部队从敌尸体上搜集武器弹药的时候，范戴格里夫来到第3班勃朗宁自动步枪射手、一等兵梅尔文·L·布朗的掩体前。布朗的阵地紧靠着石墙，位于全排阵地的左端，那里的石墙只有六七英尺高。布朗阵地前沿的墙脚下，横竖躺着十七、八具敌人的尸体。范戴格里夫问布朗这是怎么回事，后者回答道：“每次他们一露头儿，我就把他们从墙上敲下去。”那天早上大约8时，肯尼迪也曾视察了布朗的阵地，并发现那里已躺着敌人的5具尸体，都是布朗用勃朗宁步枪打死的。后来布朗的子弹打光了，接着手榴弹也扔光了，最后，当敌人拼命爬上墙头时，他就用掘壕工具朝敌人的脑袋狠狠砸去。早晨，布朗的肩膀曾受轻伤，但他只是用绷带绑了绑，坚持不下火线。

13时30分，盖伊将军命令第8骑兵团将部队撤出佳山。盖伊将军之所以决定放弃佳山，是由于他认为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并守住佳山，同时他确信，敌人占领山头后，也没有足够的弹药来充分利用它作为引导炮击的观察点。实际

上，高地上的部队是否有人收到了这一命令现在也不清楚，当时霍利中校与第8战斗工兵营D连的任何人都无法取得联系。

天又下起了雨，整个山头被浓雾笼罩，几米以外便什么也看不清。敌人又向第2排及邻近的E连阵地发起进攻。一颗子弹打穿了一名工兵的脖子，范戴格里夫让他赶快去连指挥所。约30分钟后他又返回。“怎么啦？”范戴格里夫问。伤口的剧痛和精神上的震惊使这位士兵讲不出话，最后他终于说连指挥所已不复存在，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找到，见到的只是敌人的尸体。于是，范戴格里夫去找负责E连步兵排的副排长，问他下一步做何打算。后者答复说，他准备带领他的步兵排到石墙的另一边去。

范戴格里夫回到自己的排，将各班班长召集在一起，通知他们全排准备沿来路撤回，并决定让伤员提前30分钟撤出阵地。此刻，敌人的炮火从四面八方排阵地打来。形势十分危急，第3班班长约翰·J·菲利浦军士开始把全排不能带走的武器砸毁。范戴格里夫发现集合的人中没有布朗，便问菲利浦他在哪里。后者回答不知道，但表示立刻去找。菲利浦跑回第3班阵地，15分钟后返回，向范戴格里夫报告说布朗已经阵亡。菲利浦问是否要将身份证从阵亡的士兵身上取走时，范戴格里夫回答说：“不”，应当将身份证留在死者身上，因为那是以后证明死者身份的唯一办法。范戴格里夫将全排成V形展开，沿着上山的原路向山下撤退，途中，又收容了4名伤员。

山脚下，霍利中校及其它军官在下午望着E连及工兵连的士兵们先后从山头上撤下来，每批人都自认为是最后的幸存者，讲述着混乱而自相矛盾的经历。当D连所剩人员全部

集中到一起时，霍利中校发现该连已伤亡过半；有18人受伤，30人失踪。

被人们搀扶下山的受伤者中还有一名第8战斗工兵营D连的军官。当 he 从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往下跳时，敌人的一阵机枪打中了他的大腿。两名士兵把他抬到山下，在他的要求下，这两名士兵将他留在一所朝鲜房舍里，打算开一辆吉普回来接他。不久，从山上撤下来的另一些美军士兵听到了他的尖叫声。两星期后，美军第1骑兵师夺回这一地区。他们在那所房子里发现了这名军官的尸体。此时，他已手脚被绑，两眼挖出，一只拇指被拔掉，身体已被部分烧焦。很显然，死前他先被人捆绑，随后遭到毒打，最后给活活烧死。

9月4日，南朝鲜第1师的士兵在佳山附近抓到一名北朝鲜士兵。他供认，“石墙城”内大约有800多北朝鲜军队，另有3个营的部队正从北面陆续到达。工兵连在敌占区只是暂时建立了一个防御圈。到9月5日傍晚，佳山便已牢牢掌握在敌人手中，估计有5个营、约1500名敌军占领着山头及前坡。据报这天北朝鲜还将一牛车车队的82毫米迫击炮炮弹及大米运到了佳山山顶上。几天后，南朝鲜第1师在佳山以南地区缴获了这一车队。

9月10日，当琼斯少尉作为战俘被押回山顶时，他看到山脊上至少有400——500名敌军。一架蚊式观察机从头顶飞过，琼斯确信这架飞机一定会发现山上有大批敌军并召唤战斗机对其进行俯冲扫射。但他后来说：“使我吃惊的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只是向外望了一眼便扬长而去。相反，北朝鲜部队一听到飞机声便立即原地卧倒，或伏身躲藏，他们每人头上和背上都插戴着树枝和树叶。那是非常有效的伪装。”

如今佳山已牢牢握在手中，北朝鲜第13和第1师虎视眈

眈，随时准备向山下的大邱方向扑来。

6日，美军部队从佳山被赶走的第二天，敌一支部队在多富洞以南3英里处的路段上设立了路障，另一支部队则占领了“石墙城”西南2英里处的570高地，直接从东侧俯视着大邱公路。第二天早晨，美军第16侦察连的5辆坦克准备首当其冲向敌人的路障发起冲击。敌军分两部把守着路障：一部在路西的稻田里，另一部则在路东的山丘上。盖伊将军亲自督战。他命令侦察连连长以最快的速度向稻田里的敌人发起突击，指示说：“他妈的哪一辆坦克的时速都不能在25英里以下，直到从敌人身上碾过去。”坦克突击很快解决了稻田里的敌人，然而步兵却花了几小时的时间才把路东山丘上的敌人清扫干净。

敌炮兵于9月7日炮击了美军第9及第99野战炮营的炮兵连，迫使两个炮连当天转移。美空军及炮兵不断对902及570高地猛烈打击。尽管这一天第1骑兵师的战斗全线失利，但沃克将军还是命令该师与南朝鲜第2军在有关长官事先商定的时间攻占902高地及“石墙城”。他指示南朝鲜第1师及美军第1骑兵师在他们中间选定一条界线并在战斗中不断保持联系。

哈罗德·K·约翰逊中校的第3营夜里从原先的阵地撤出战斗后，于9月8日晨又向570高地发起冲击，企图将敌人赶出山头。这天，这座山峦的三个山峰云雾缭绕，空军炮火及迫击炮火均无法支援步兵进攻。突击中，约翰逊将其三个步枪连的兵力分别指向三个山头，其中两个连均攻占目标：一个连几乎未遇到抵抗，另一个连则出其不意，还没等熟睡的敌人从地上爬起来便了结战斗。但敌人发起的反冲击又夺回了第二座山头。敌570高地上的主力全部集中在第3个，

也是三座山峰中最高的那个山头上，牢牢地守着高地，抗击着L连的进攻。战斗中，I连连长及L连主任参谋阵亡，一同殉难的还有几名军士。第8集团军情报处估计，570高地上至少有1000名敌人，而570高地离大邱只有8空哩远。9月8日，情报处通报，敌军对第1骑兵师东翼不断施加的压力“已形成对联合国军部队最直接的威胁。”

同一天（9月8日），由敌军对570高地南侧及东侧的314及660高地构成威胁，第1骑兵师便取消了原订由第7骑兵团第3营对570高地继续进攻的计划。

正当敌军向大邱咄咄逼近之际，联合国军的弹药供应却严重不足，情况十分危急。麦克阿瑟将军于9月9日亲自发电，敦促当时两艘正在运送172790发105毫米炮弹、正往横滨及釜山途中的军火船（原计划9月11日到达）在不影响船身安全的前提下全速行驶。9月10日，第8集团军规定，除紧急情况外，每门105毫米榴弹炮每日由50发减少到25发。卡宾枪的弹药供应也严重不足。第17野战炮营的首批8英寸口径榴弹炮已运到朝鲜，但由于弹药短缺而无法投入战斗。

北朝鲜第1师绕过美军第1骑兵师的右翼，开始在南朝鲜第1师的防区内推进。其第2团（约1200人）从902高地的“石墙城”附近向东推进6空哩，至海拔4000英尺的八公山下。9月10日拂晓，该团爬到山顶。随后，新补充的部队在身后冲锋枪队的火力支援下向南朝鲜阵地发起猛烈冲击。南朝鲜军队打退了这次冲锋，将其三分之一的兵力歼灭。

第1骑兵师将其大部分的作战部队集中在大邱以北的右翼。配属给第8骑兵团的第7骑兵团第3营部署在第8团背后多富洞公路两侧的181及182高地上，位于大邱以北6空哩处。第7骑兵团余部（第1营已于当天重返团本部）则配置在

后侧敌军与大邱机场(城东北郊3英里处)之间的琴湖江河谷一带。第5骑兵团配置在大邱西北8空哩处倭馆公路两侧的高地上。第8战斗工兵营作为步兵配置在第5骑兵团的左侧，任务是守住大邱东面琴湖江与洛东江交汇处附近的一座桥梁。

9月11日，大邱以北660及314高地附近的战斗既猛烈又混乱。第1骑兵师曾一度担心敌军会突破第7骑兵团第3营的阻击阵地。此时，第1骑兵师所属步兵连的兵力伤亡很大。例如，9月11日，第5骑兵团E连在向师左侧倭馆方向的203高地发起进攻时，只有3名军官和63名士兵；前一天的战斗中，第7骑兵团C连只有50人。约翰逊中校后来说，在此期间，第8骑兵团第3营任何达100人以上的步兵连那天都会成为他的突击连。

七、314高地

9月11日，第8骑兵团第3营向570高地发起进攻，再次失利。与此同时，敌军却攻占了570高地东南2英里处的314高地山头，而314高地离大邱更近。实际上，这两座高地相互毗连，用轻火器就可从这座山坡打到另一座山坡。北朝鲜军队将美军第16侦察连赶出了314高地，幸亏有先前匆忙从大邱赶来前线支援作战的南朝鲜第5训练营，敌人才未能完全控制这一地带。第8骑兵团第3营企图夺回570高地的进攻毫无效果，便调头赶到314高地战场。此时，南朝鲜第5训练营仍然坚守着314高地后山的部分山坡。该营两次攻占了山头，但都没有能守住，最后只得在南面山坡的山腰处构筑工事。第7骑兵团3营指挥所于9月12日发布进攻命

令，准备通过第8骑兵团的防线向314高地发起进攻。同时，它还必须与敌人的小股渗透部队进行战斗。

为将北朝鲜军队阻止在大邱以北地区，美军及南朝鲜部队对北朝鲜第13及第1师发起一次大规模反击，9月12日的进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第7骑兵团第2营接替了314高地以东660高地上的南朝鲜部队，并奉命筑守该高地。再往东，南朝鲜第1师奉命从八公山向902高地上的“石墙城”进攻。此时，敌军所占领离大邱最近的一处阵地是314高地。有人把它称为“通往大邱的钥匙”，虽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别的高地也象链条中的其它环节一样同等重要），但敌13师对占领这座高地特别重视，在上面集中了700多人。毫无疑问，北朝鲜军队打算把314高地作为其下一步向大邱冲击的出发阵地。从314高地上可以观察到大邱的动向，向南还可以对大邱盆地外围的山丘加以控制。

实际上，314高地是座落在570高地东侧的一座海拔500米高的山峦南端。该山峦与570高地之间只有一条冲沟相隔，形似一滴拉长的眼泪，宽大的一端面北，窄小的一端向南。南峰海拔314米，山脊线由此向北经几座山包逐渐升至380米，最后达500米。此山脊线从314米山峰至500米山峰全长1英里，四周山坡陡峭。

以詹姆斯·H·林奇中校为营长的第7骑兵团第3营在向314高地发起进攻前总人数为535人（后方梯队除外）。该营由美军第3师第30步兵团抽调人员在佐治亚州的本宁堡组建，于8月底抵达朝鲜。九天前，运气不佳的第7骑兵团在518高地上的战斗是该团入朝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这次将是第二次。该营此次进攻计划完全不同于进攻518高地时所采用的计划，而是接受上次失败教训的直接产物。进

攻314高地作战计划的关键在于沿狭窄的山脊线尽可能集中大量的步兵，以两个连沿着山脊齐头并进，而不再重复进攻518高地时所犯的错误。那次战斗使用的只是一个步兵排、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步兵班的火力来向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炮弹不足，进攻314高地前将没有炮兵火力准备，但却实施了空中打击。然后，在9月12日上午11点，林奇中校的步兵营分成两路并进；L连居左，I连居右，向敌军发起进攻。进攻出发线为第8骑兵团第3营构筑在山地山坡半山腰处的阵地前沿。

第3营刚出发，敌120毫米迫击炮炮弹便在出发线附近落下。部队向前推进500码，只遭到零星轻火器和机枪火力的阻击；接着，敌步枪火力大作，预先瞄准好的迫击炮弹由天而降，把部队死死困在地面上。左侧，L连发现大约有400多北朝鲜士兵正准备发起反击。于是，L连立刻用无线电召唤空军实施打击，但此时飞机正在地面加油。好在他们用火炮、迫击炮及轻型武器等综合火力打退了敌人的这次反击。美军飞机于下午2时赶到，对山头及北面山坡进行了“地毯式”轰炸。

至此，敌迫击炮炮火已造成美军很大伤亡，L连和I连已混在一起。与518高地战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许多军官负伤或阵亡，士兵们仍然自愿地向敌人继续冲击着。军官们以身作则，为部队树立了榜样。I连连长约瑟夫·A·菲尔茨中尉在全连遭受25%的伤亡情况下，冒着敌迫击炮炮火，不顾个人安危，重新组织连队继续战斗。马文·H·海恩斯中尉率领一支小分队将不断向L连发起反击的敌人歼灭或击退。L连连长罗伯特·W·沃克上尉在战斗中再次显示出他高超的指挥才能。后来，菲尔茨受伤，海恩斯不幸阵亡。

I连火器排排长罗伊·E·麦克卡伦军士长将手下士兵组成步兵。虽然他的双肩及右臂三处受伤，但仍率领着部队继续冲击，直到他的头部又一次中弹。马歇尔·G·英格尔少尉被迫击炮弹片炸伤，但他两次拒绝担架队把他抬下火线，而是告诉他们继续往前，去抬伤势比他更重的伤员。英格尔躺在山上12小时，直到深夜，期间又一次被迫击炮弹炸伤，最后才由一支担架队把他抬走。

空中袭击过15分钟后，第3营再次对山头发起进攻。快打到山顶时，北朝鲜士兵突然发起反扑，跳出阵地与美军展开肉搏战。部分美军抢占了山头，但敌人的迫击炮及机枪火力又将他们赶了回来。美军又一次抢占了山头，但还是没有能守住。于是，美国空军对敌人又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空中袭击。接着，沃克上尉率领着L连及I连的所剩部队向山头冲去。沃克冲到山顶后，回过头来大声喊道：“快来呀！这儿有好多敌人，看得很清楚！杀呀！”离山头还剩最后150码，士兵们沿着一段60度的斜坡向敌人猛冲，经过短兵相接，占领了敌人的阵地。沃克及这两个连的所剩部队于15时30分拿下高地。接着，沃克将这两个连重新编组，由他统一指挥。此时，L连的战斗兵力已不足40人，I连约40人；I连的军官全部阵亡。

盖伊将军指示要专门研究一下这次战斗，他认为此次战斗打得太出色了。他发现，第3营所遭受的229名战斗伤亡全都是在头两个小时的战斗中造成的，而其中大部分又是在第二个小时。美军亡38人，伤167人，剩下的则是南朝鲜配属给美军的部队。营救护站报告，收治伤员130名，其它伤员则是第8骑兵团救护站收治的。许多轻伤员在战斗结束前始终没有要求医治。与518高地战斗相反的是：这次战斗中只

有5例战斗休克症，而518高地的战斗则有18例。80%的伤亡都是敌迫击炮火力造成的。

林奇中校的步兵营在以后的六天中坚守314高地，搜集到敌人大量武器弹药。314高地上的敌人戴的是美式钢盔，穿着美军军服和皮鞋，其中许多人用的是M-1型步枪及卡宾枪。敌200具尸体躺在高地上。据战俘供认，估计守在高地上还有500多敌人，大多数都受伤或失踪。

314高地战斗中还发现了几起暴行。12日下午，当高地上正进行着最后一轮战斗时，詹姆斯·B·韦伯尔上尉发现了第一起暴行。他偶然间发现地上躺着一名美军军官，手脚被反绑，身上泼着汽油，已被烧死。一只5加仑的油桶还在尸体旁扔着。两天以后，该营部队又在山上发现了4具美国士兵尸体，双手都是反绑着。从尸体可以很清楚看出他们都是绑着被人用刺刀捅死和枪杀的。

9月12日拿下314高地后，大邱以北的局势得到改善。9月14日，第8骑兵团第2营在314高地上的火力支援下向570高地发起进攻，并从北朝鲜第13师第19团手中夺回部分阵地。

在第8集团军的右翼，南朝鲜第1师继续向西北方向发展进攻，并推至“石墙城”下。南朝鲜第11团于9月14日天黑时分攻占755高地，与此同时，南朝鲜第15团的小分队也打到“石墙城”区的石墙脚下。当天夜里，南朝鲜部队沿着山脊线，从“石墙城”向东南延伸，经过755高地、783高地直至八公山，多处与北朝鲜军队展开激战，一直延续到15日。据南朝鲜抓到的俘虏估计，山脊上大约有800多北朝鲜人，而南朝鲜第1师后来估计，仅“石墙城”环形防区内就有敌军3000人。在防区外山顶附近还有1500至2000名敌军。

看来此刻北朝鲜第1师主力正朝“石墙城”及其附近地区逐渐收缩兵力。有迹象表明，北朝鲜第13师也在向北退却。9月14日下午，空中观察员报告，一支约有500人的敌军部队正从多富洞向北移动。尽管这些迹象令人鼓舞，盖伊将军仍在为最后阶段保卫大邱的近战防御做着各种准备，其中包括13个营的南朝鲜警察部队沿大邱城外布署，挖壕固守。

15日，大邱以北的战斗继续激烈地进行着。第8骑兵团第2营仍控制多富洞公路东侧的570高地。路西，第8骑兵团第3营向401高地进攻，以消灭突入第8及第7骑兵团间隙地段之敌。401高地上的战斗特别激烈。当夜幕降临时，双方在高地上都有部队。在这次战斗中，厄尔·R·巴克斯特上士以自己的生命掩护了全排（L连2排）的撤退。近战中，他至少消灭了10名敌人，最后自己被敌人的一颗手榴弹炸死。

正当北朝鲜第2军奋力攻占大邱、并沿浦项——庆州公路突入第8集团军背后向釜山发展进攻之际，北朝鲜第1军已沿洛东江下游及南部地区发起猛烈攻势，以使整个釜山防御圈同时处于多向打击之下。从战术上讲，整个釜山防御圈中最容易遭到敌人进攻的是洛东江下游一线。这样，一旦北朝鲜部队在此突破成功，在战略上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效益。9月初，这里的战斗已打得十分激烈，一段时间内战斗结局难见分晓。

第二十三章 北朝鲜部队在 南线的突破

“准确了解地形，可以有条不紊地部署部队，进行战斗。对于一位将军来说，熟悉地形犹如步兵熟悉步枪、几何学家熟悉数学公式一样重要”。

——腓特烈大帝《给将军们的训辞》

这一年，朝鲜8月的三伏天一直延续到9月。在以后两个星期的战斗中，美军伤亡人数达到了整个朝鲜战争以来的最高水平。对于美国第8集团军的官兵们来说，这两个星期是整个洛东江战斗中最糟糕的日子。好象大自然要给这你死我活的武装冲突蒙上一层阴影似的，整个战场一直乌云密布，暴雨连绵。当时正是雨季结束之时。

8月最后一个星期的空中侦察向第8集团军表明，釜山防御圈南部美军第2及第25师对面的敌军异常活跃。另一个不祥之兆是敌军已在第25师防区第35团之正面的南江上铺设了三个暗桥。空中轰炸只能暂时和局部摧毁这些桥梁，因为一夜之间这些桥梁就可修复。

第8集团军的情报机构确信，北朝鲜又将2个师及约20辆坦克开到美军第2师对面、洛东江西岸的陕川地区。8月28日，第8集团军情报参谋发出警告：“敌军沿美军第2及第25师防御前沿随时可能发动一次全面进攻，旨在切断大邱

至釜山间的铁路及公路联系，并攻占马山。

在这种紧张气氛下，北朝鲜第1军于8月31日午夜前发起大规模进攻。在8、9月份相交的几个小时里，北朝鲜士兵在精心筹划的进攻中同时在下游多处渡过洛东江。北起玄风南至沿海，在整个美军第2及第25师防区内，敌军集中全力发起一次大规模的协同进攻。

该地段南部为美军第25师防区，北朝鲜第1军计划对其实施一次毁灭性打击，同时对北面的第2师也发起一次协同进攻。自8月20日前后接到进攻命令后，北朝鲜第6及第7师便着手准备突破美军第25师。作战命令要求：北朝鲜第1军于8月31日22时全线发起突击；敌右翼最南端的北朝鲜第6师将攻打咸安、马山、镇海，并于9月3日前拿下离釜山仅15英里、位于洛东江三角洲西侧的金海。该师进攻地域为晋州—俭岩里—马山公路以南地区；北面紧挨着第6师的是北朝鲜第7师，它将向马山公路以北地区发动进攻，向左推至洛东江沿岸，在那里等待与其右侧第6师及左侧第9师的会师。第7师的一部已在南江以西的宜宁地区集结。这一计划以北朝鲜第6师对付美军第24步兵团，北朝鲜第7师则对付美军第35步兵团。

8月24日，北朝鲜第6师师长、战功赫赫的潘浩参少将下达了一道旨在提高部队士气的命令。他在命令中说，几天之内全师将担负起“解放马山及釜山”的光荣使命。为此，他要求部队更加严明纪律，坚韧不拔。他还谈到部队必须提高作战水平，以适应“这一划时代战役给战术运用带来的”各种变化。他在总结战斗经验时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实施夜间作战的经验表明，如果从23点至零点发起进攻，我们只能在夜暗中实施4至5个小时

的作战行动。如果战斗继续进行、一直打到天亮，我们很可能就要遭受损失。从现在起，必须利用白天进行充分准备，太阳一落就开始进攻。应将大部分战斗行动集中在夜晚实施，夺取敌人的主阵地。午夜后，要大胆接近敌人，与敌展开100米至150米近战。这样，即便天亮，敌机也无法区别敌友，我方就可以免遭重大损失。这是我军从晋州战役中总结出的最宝贵的战斗经验。”

一、马山附近午夜之战

1950年8月31日时，第25师防守正面近30英里，从北面洛东江处的南旨里大桥开始，向西延伸经江南山地，到洛东江与南江的汇合处；然后向西南拐，顺着南江南岸到西北山北端与南江相接之处；再从那里沿着逐渐高起的地势向南直到海拔850英尺高的十二堂山（276高地）；接着，越过南面的鞍形地带（晋州至马山的铁路及公路从其间通过）继续向南延伸到海拔2200英尺的“战斗山”（665高地），再到海拔为2400英尺的笔峰（743高地）；最后从笔峰沿着山脊线逐渐下降，一直延伸到南端镇东里附近的沿海公路。

费希尔上校的第35步兵团守卫师防线的北段，从南旨里至晋州—马山公路，全长约26000码。该团还负责晋州至马山公路。费希尔上校认为，整个防段中最薄弱、最容易遭到敌人进攻之地为洛东江沿岸西面F连主阵地与东面它的第1排阵地之间约3英里宽的一块间隙地带。第1排位于整个25师最右侧，与洛东江北面的第2师交界，负责保卫南旨里悬臂钢桥的任务。

公路以南，钱普尼上校的第24步兵团守卫着咸安以西高

地至“战斗山”及笔峰一带地域。思罗克莫顿中校的第5步兵团战斗队则守护着西北山南坡至镇东里沿海公路一带的地域。从镇东里到南海岸则由一些南朝鲜海军陆战队负责。基恩将军的第25师指挥所设在漆后里—中里公路路东的正中央；钱普尼上校的第24步兵团指挥所设在咸安；思罗克莫顿中校的指挥所设在镇东里。

在美军第25师整个防线的左中部，第24步兵团保尔·F·罗伯茨中校的第2营守卫在咸安以西约1英里处的第二座山头上。从中岩里（敌占区）到咸安有条土路，它与晋州—马山公路平行，在其南面一英里横跨一片低矮的丘陵，穿过稻田，蜿蜒东行。这条土路在咸安正西约一英里的隘口处穿过罗伯茨中校的第2营阵地。

8月31日近黄昏时分，第24步兵团G连观察哨发现，离前沿一英里处敌军活动频繁。他们召唤空军，黄昏时分美机实施了两次空中打击，炮兵也对该地区进行了炮击。全线所有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准备迎击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

近午夜，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首先袭击中岩里—咸安隘口北侧的F连阵地。隘口的南朝鲜部队丢弃阵地，退到了隘口以南的G连阵地。北朝鲜部队于隘口处缴获了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将它对准美军坦克，击毁两辆。随后，他们又击溃了隘口东端的一个81毫米迫击炮组。战斗到拂晓，休斯敦·M·麦克默里中尉在隘口南侧发现，原来和他一起战斗的69人中只剩15人了，其中包括G连1排（他自己的那个排）所剩的8人及当夜他在阵地收留的7名南朝鲜士兵。天一亮，敌人就发起进攻，穿铁丝网而过。铁丝网本应由勃朗宁自动步枪火力控制，但此时那些枪手早已跑光。北朝鲜军队一面扔手榴弹，一面用冲锋枪猛烈扫射，很快占领了阵

地。

午夜，敌坦克火力袭击了山坡上的 E 连阵地。E 连连长查尔斯·埃利斯中尉是一名勇敢能干的军官，当他听到左翼一阵嘈杂声后，立刻向那边跑去。他发现第 3 排正在从阵地上撤退。他冲着排长大声吼道，如果再不回到阵地上就毙了他，接着，便向他两脚之间打了一枪，以示警告。然后，埃利斯赶快跑到他的右翼，发现那一排也在逃跑。这天晚上，除埃利斯及 11 名士兵外，E 连全连都从山上逃跑了，其中有几名士兵通过自己的雷区时触雷而亡。

这里，我们应该先来谈谈埃利斯及其他坚守岗位的士兵的命运。拂晓后，敌人猛烈的炮火把他们死死钉在了阵地上。三、四名士兵企图逃跑，立刻被敌人的机枪打死。埃利斯和其它剩下的人在高地战壕里整整呆了两天，打退敌人数次进攻。然后，埃利斯向南退，爬上山，最后撤到了山上的第 3 营阵地。撤退中，埃利斯发现有一名被雷炸伤的士兵，于是步入雷区把他救了出来。

事实是，敌人的进攻开始后不久，第 24 步兵团第 2 营的大部官兵便放弃了阵地。敌军很快突破防线，占领了第 2 营指挥所，在那里打死许多美军，摧毁大量装备。于是，咸安城暴露于敌人的正面进攻之下。当敌军对咸安形成包围之时，第 2 营营长罗伯茨中校命令一名军官率领全营残部于咸安城南设起一道路障。虽然这名军官命令不少人随他前往，但跟他去的只有 8 名。第 2 营再也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9 月 1 日凌晨 4 时，钱普尼上校将第 24 步兵团指挥所转移到东北方向两英里处“新工兵路”上的一道狭谷处。这时，一股敌人向咸安以北一英里处的第 159 野战炮营的 C 连

阵地发起进攻。第89坦克营的两辆坦克协助防守该连阵地，直到炮兵将榴弹炮全部撤出，穿过咸安沿着那条新加修的土路向东退去。

敌人的这次突击并没有指向位于整个防线南部第24步兵团科利的第3营及思劳克莫顿中校的第5步兵团战斗队的防御阵地，但这段防线也遭到了敌火炮、迫击炮及牵制性的小规模进攻。9月1日2时，第3营右翼观察所的哨兵发现，有支约600名的敌军纵队从哨所前100码处通过，朝咸安方向机动。从第3营所在的高地穿过夜空望去，咸安城好象一片火海。拂晓，该营又看到一支约800名的敌军部队进入城区。

敌军突破第2营阵地后，钱普尼上校命令部署在咸安以南3英里、镇东里公路处的第1营实施反击，恢复战线。罗伯茨中校是位优秀的营长，他将能找到的第2营被打散的残部（共40名）全部集中起来并投入这场反击。反击于7时30分开始。然而没有能持续多长时间，刚与敌军接触，第1营就溃不成军，向后逃窜。这样，天刚亮，第24步兵团第1营和第2营散乱的部队便逃到咸安以东2英里处的高地上。于是，北朝鲜第6师两个团的大部兵力涌入咸安这段3英里宽的突破口，并继续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北面（第25师防线右侧）也战事频繁。8月31日午夜半小时前，敌一门高速自行火炮隔着南江向俯视南江的第35步兵团的G连阵地轰击。几分钟后，敌炮兵部队又向南旨里以西该团各前沿步兵连阵地猛烈轰击。在炮火掩护下，北朝鲜第7师的一个加强团渡过南江，向美军第35步兵团的F连和G连阵地发起冲击。其它敌人则从中岩里以北稻田之前、以及第2与第1营交界处附近的水下桥渡过南江。

第2营由小约翰·L·威尔金斯中校指挥，负责南江正面的防务；伯纳德·G·蒂特中校的第1营则负责防守从南江至十二堂山的山地以及晋州—马山公路。

费希尔上校将大约300名南朝鲜警察部队布署在两营之间的低地渡场附近。他希望，一旦敌军大规模进攻，这些部队能守上一段时间，以引起其它部队的警觉与准备。配置在两侧山地上的火炮将用炮火控制整个低地。他将第3营配置在中岩里以南地区，敌人一旦实施突破，它可实施反击予以制止。

没有料到，部署在渡场附近的南朝鲜警察部队刚听到枪声便东逃西窜。午夜半小时后，敌涌入防线中的这一缺口，一部向左卷击G连的侧后翼，另一部则向右进攻位于中岩里公路以西土坡上的C连阵地。情报侦察排及C、D两连的一部沿中岩里以北的堤坝筑起一道防线；拂晓时，又有几辆坦克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但敌军并没有像费希尔上校所预料的那样进攻南江以南4英里处的中岩里公路岔口；而是东折绕到费希尔的第2营后侧的高地上。

第35步兵团的B连阵地在中岩里以西2英里、马山公路侧翼、海拔1100英尺的十二堂山上，便于观察周围地区，它无疑是敌人进攻的一个突出目标，也是25师防线中的关键阵地。敌军从11时30分至午夜时分对这一地区实施了炮火准备。在炮火掩护下，北朝鲜第6师第13团推进到离美军散兵坑仅150码处。与此同时，敌坦克、自行火炮及反坦克炮沿着十二堂山山脚下的公路向中岩里逼来。午夜刚过，一辆美军坦克摧毁了一辆T—34型坦克；一个3.5英寸火箭筒组击毁敌自行火炮一门、45毫米反坦克炮多门。

设在十二堂山山顶的防步兵地雷区阻止了敌军的首次冲

击。敌军随即又接连发起多次冲击，但都被 B 连的各种火力击退。战斗至 2 时 30 分，B 连的弹药开始短缺。B 连步兵将机枪上的子弹卸下供步枪使用。在这危急关头，布署在 B 连之后山脚下的 C 连 1 排仅用 45 分钟便将所需的弹药运到十二堂山山头，解决了 B 连的燃眉之急。拂晓前，敌人停止了进攻。黎明时，到处可以看到敌人丢弃在山坡上的大量武器装备，其中包括轻机枪 30 挺，重机枪 3 挺。敌军尸体中有北朝鲜第 13 团团长。

9 月 1 日拂晓，一支由坦克打头阵、由 C 连连部直属队组成的换防队清除了通往十二堂山的道路，并及时为 B 连 2 排补充了弹药。这样，第 2 排击退了北朝鲜部队的最后一轮进攻，消灭敌军 77 人，俘虏 21 人。

虽然除 G 连的前沿排外，费希尔上校的第 35 步兵团坚守住了所有的最初阵地，但形势仍很危险。大约有 3000 多北朝鲜部队突入至其防线后侧，向东突入最远的敌军已进至漆后里以南的丘陵地区，虎视眈眈注视着那里南北走向的公路。

二、牙谷之战

敌人对第 35 团右翼，洛东江对岸美军第 2 师第 9 步兵团的防御地段也实施了纵深突破。这里是美军第 2 师的南部防区，第 9 步兵团防守着一条 20000 多码长的地带，其中包括 8 月份前一时期双方曾激烈争夺过的洛东江突出部。沿河岸部署的各步兵连防御正面为 3000 至 4000 英尺（宽），也象南面及北面的作战部队一样，他们只对重点高地及观测点进行防守。

渐渐接近 8 月底，守卫在这些高地上的美军部队观察到

对岸已有少量的敌军开始活动。不过，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北朝鲜军队为防止美军可能发动的进攻而在洛东江以西的高地上进行的准备。敌人有时渗透到第9步兵团的前沿阵地，但对前沿的美军士兵来说，这只是常规的巡逻而已。

8月28日，在洛东江对面的西岸上，北朝鲜第9师师长朴奎参将军向全师发布了作战命令。命令指出，在即将发起的进攻中，该师的主要任务是：

“占领密阳和三浪津地区，进而侧翼迂回与歼灭敌军，以切断敌人（美军第8集团军）从大邱至釜山的退路。”

看来，进攻前夕，北朝鲜部队并不知道美军第2师已接管了第24师的防区，因为在进攻命令中他们仍将美军第24师列为其进攻正面之敌。

在第9步兵团沿河防线的左、南翼，也就是南江与洛东江相交处北侧，A连沿着与洛东江平行的一条指状山脊筑壕固守。这条山脊一直延伸到基港渡场附近的94高地。从南旨里顺洛东江向西延伸的沿江道路经过山脊的南端，在渡口处跨过洛东江继续向西伸延。一个仅有几间茅舍，名叫“牙谷”的小村庄座落在94高地的山脚下，离江岸只有300码远。第72坦克营A连的两辆中型坦克、第82高射炮兵营D连的两门自行高射炮（其中一辆装有一门40毫米口径双管炮、另一辆则装有4挺0.5英寸的重机枪），加上第9步兵团A连的两个步兵班，在渡口及靠近牙谷村的地域设起了一道路障。8月31日傍晚，A连奉命从可以俯视牙谷村及洛东江的山脊阵地转移到山脊下面沿江的新阵地。

傍晚，欧内斯特·R·库默军士将一辆“潘兴”式坦克开到牙谷，去接替一辆火炮系统出了故障的坦克。库默把坦克停在牙谷以西、离渡口约有40码的地方。20时，大雾覆盖

了整个江面。一小时后，洛东江对岸的狗开始吠叫，打破了宁静的夜空，22时，敌人的迫击炮炮弹开始落在这边江岸美军防守的阵地上。15分钟后。敌迫击炮火力准备猛烈袭击了A连阵地。美军迫击炮及火炮开始反击。A连士兵报告说，他们听到河对面一片嘈杂，伴有水花飞溅声。

22时30分。大雾突散。库默看到敌人的一座舟桥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二，正从对岸跨江迎面铺来。他立即命令坦克炮手将90毫米火炮对准浮桥，自己则跑到安装在坦克炮塔侧后的0.5英寸机枪阵位上。库默的炮手向浮桥及舟桥部队开了火，另一辆坦克及两门高射炮也加入了战斗。猛烈轰击约一分钟后，浮桥被炸毁。又过了两分钟，连结浮桥的浮舟东漂西散。机枪火力将其大部分打沉。炸毁敌人的浮桥后，库默的火炮停止了射击，除对岸的狗吠及偶尔的迫击炮声外，宁静再次降临到河的两畔。

23时，静静的夜晚再次被打破，坦克阵地以北、A连阵地左侧爆发了轻武器战斗。这阵交火只持续了两、三分钟，接着，A连设在坦克阵地附近的路障班从野战电话上接到通知，说全连已开始向山上原来的阵地撤退，并要求他们也迅速撤离。这时，前沿观察哨也有人喊到：“喂，坦克兵兄弟，我们准备撤了！”接着，正如库默后来所谈的那样：

“步兵前哨刚刚离开阵地，我就发现有七个人影正从A连原指挥所的方向朝我跑来。我命令他们站住，看到他们身上配戴有美军第2师的臂章（象2师正式部队一样，新加强的南朝鲜部队臂章上也印有代表美军第2师的印第安人头像，A连就配属了一些这样的南朝鲜士兵。），其中一个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七个人全都来到了我所乘坐的坦克前……，三人爬上了我的坦克并告诉我说，敌人的大部队已经过江，

正朝我的阵地打来，还说 A 连大部分已被歼或被俘。当时，我还以为他们是第 9 步兵团的部队。此刻我正坐在炮塔上检查我那挺 0.5 英寸机枪。一见到约定的信号，他们立即跳下坦克并开始往坦克上扔手榴弹。大约就在同时，一阵猛烈的机枪、步枪火力也开始从我右侧约 150 码远的峭壁顶上向坦克及高射炮打来。我的坦克炮手与贝利上士的火炮及那两门高射炮立即向敌人还击。我钻回炮塔，向正对着我们的那所房子里面及其后面投掷了七、八枚手榴弹。”

在这场交火中，库默两次被敌人的手榴弹及子弹打伤。敌兵又从后面来袭击坦克及高射炮。袭击装有 4 挺 0.5 英寸机枪的高炮的那伙人很熟悉美军口令，他们将高炮摧毁，美军除一人逃跑外，其余乘员全部丧生。第 2 辆装有 40 毫米双管炮的高炮有数人受伤，但这辆履带式自行高炮却逃回了后方。现在只剩下两辆坦克了。他们立刻转移阵地，从峭壁下及靠近村庄的位置开到一处周围 200 码内射野开阔的地段。在那里，他们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有时敌人甚至冲到离坦克仅 20 码的地方，但结果还是被打退，只留下死伤人员。大约 1 时 30 分，奥斯卡·V·贝利上士向库默报告，他的坦克发动机已过热，他准备撤离战斗。向后只开了 1 英里，坦克发动机便燃烧起火，贝利只得放弃坦克。库默通宵坚守着阵地。天亮后，敌人停止了用步兵摧毁坦克的企图。7 时 30 分，库默开始向友军防线撤退，边走边向敌军阵地射击，最后安全突围。

在向 A 连发起进攻时，北朝鲜部队碰巧袭击了牙谷附近的第 1 排阵地，但他们却未能找到北面由小艾伯特·J·弗恩少尉指挥的第 2 排。单凭枪炮声小弗恩便知道，其右侧的 C 连及左侧的 A 连一部阵地已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不

久，从C连阵地来的两名散兵告诉他，北朝鲜部队已经占领了C连阵地。此时，A连连长亚当·B·罗德里古茨中尉认为必须立即放弃在牙谷的连指挥所，撤到山脊原先的阵地上去。于是，他命令所属部队立即撤退。上山途中，小弗恩指挥的第2排在黑暗中与小股敌军发生战斗。到达山顶后，全连重新集合，进入环形防御阵地。对于他们来说，后半夜平安无事。

午夜左右，北朝鲜第9师的步兵渡过洛东江后便向东岸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A连北面的C连阵地。在那里，伴随着绿色照明弹及哨音，北朝鲜部队迅猛异常地发起了冲击。C连只守了很短时间便弃阵而逃。许多人向南撤退，其中少数人于当夜撤进了A连于牙谷附近的山脊阵地。C连大多数部队一直撤到洛东江以南第25师的阵地。9月2日，该师报告，C连共有110人撤进了它的防线。

三、临战熄火的“满洲特遣分队”

第9步兵团的B连在牙谷及A连阵地以北5英里的209高地上驻守着一处同样的防御阵地，俯视着洛东江的白津渡口。该渡口位于洛东江突出部的中部，杨山公路就在这里穿过洛东江。美军第2师计划于8月31日晚从这里实施一次重要的侦察行动，这碰巧也是北朝鲜1军大规模渡江进攻的那天晚上。

8月底，第9步兵团曾派出两支侦察巡逻队到洛东江的西岸，并从一处高地观察河西约2英里处的敌人坦克及步兵活动情况，他们怀疑那是敌人的一个师指挥所。后来得到的情报表明，那确实是北朝鲜第9师的指挥所。8月25日，约

翰·G·希尔上校起草了一份“满洲行动”计划。该计划将派出一支连规模的战斗巡逻队渡过洛东江，前出到可能是敌人指挥所及通信中心之处，将其摧毁，活捉俘虏，获取有关敌人作战计划的情报。

第9步兵团是根据第2师的命令拟定“满洲特遣分队”计划的，该师此前接到第8集团军令其实施进攻性巡逻的指示。希尔上校为这次作战行动选择了三个可用渡场，凯泽将军决定采用白津渡场。第9步兵团预备队E连从H连得到了一个轻机枪班的加强后将成为这次突击部队。第2战斗工兵营的第1排将于8月31日夜用突击舟把部队运过江去。两个重武器连（D连及H连）将各抽出一个重机枪班、一个81毫米迫击炮班及一个75毫米无后坐力炮班提供支援火力。还有一个4.2英寸迫击炮排也将给予支援。

8月31日天黑后，第9步兵团D连的查尔斯·I·考德威尔中尉及H连的爱德华兹·施密特中尉把部队及武器装备带到能俯瞰洛东江白津渡场的B连防御地段209高地脚下。此时，作为突击部队的E连仍在杨山以西约2英里处的团预备队阵地处，正与工兵排一道准备开赴渡场。傍晚，团长希尔上校与4.2英寸迫击炮排一同前出到209高地脚下的预设阵地，准备将迫击炮架起来。

施密特及考德威尔将各自的火器班长带到山上，指点他们应在何处架设各种火器。第一批火器搬运队随后很快上山，此时为晚上9点多钟，天色已黑。

离敌人最近的前沿防御部队为209高地顶端的B连。209高地处于沿河公路以北约一英里处，公路绕过高地的南端。团的牧师路易斯·B·希恩上尉已于下午前出到B连阵地去做祷告。天黑后。209高地顶端的希恩上尉及B连士兵隐隐约

约听到山下的河水窸窣作响。他们睁大眼睛用望远镜向黑夜费力地观察了很长时间后，才发现江水中有一长队的北朝鲜士兵正在跋涉。

正当重迫击炮排全力架设火器之际，敌军开始从白津渡场渡江，美军毫无察觉，离渡口仅半英里的 209 高地山脚处的 D 连及 H 连也都如此。结果，北朝鲜部队打死或俘虏许多美军士兵。希尔上校也在那里，他与其它几名美军士兵一道于午夜前逃回后方。师部决定取消“满洲行动”。希尔的作训股长也和他在一起，但由于行动迟缓了几步，结果再也没有能逃出来。当敌人向山下的部队发起突然袭击时，第一批重武器搬运队尚在上山的途中。他们匆忙爬到山头，先遣队早已在那里等候。他们急忙构筑了一道小小的环形防御工事。这队人马夜间未受到任何骚扰。

第 2 师师部接到了敌人已经渡江、并突然袭击“满洲特遣分队”支援分队的报告，加之敌人对洛东江沿岸一带实施了猛烈的炮击，便于午夜前 5 分钟取消了“满洲行动”。

大约从 21 时 30 分至午夜后不久，北朝鲜第 9 师于多处渡过洛东江，爬上高地，向美军第 9 步兵团的沿河阵地悄悄摸来。在北朝鲜炮火准备之后，北朝鲜步兵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发起冲击。进攻最先从团防御地段的北端开始，很快向南扩展。在 B 连环形防御阵地的希恩牧师听到北面喊声不停，看到那边的夜空被照明弹映得通亮。他可以听到山下渡口处敌军的架桥声。此时，敌人的坦克、卡车及士兵的喊叫声从江面传来。同时，B 连守军从高地上先听到一阵轻火器开火，然后是齐声呐喊。他们常听到这种喊声，把它理解为北朝鲜部队又攻占了一个目标。

2 时，敌人的进攻转到 B 连阵地。一辆卡车于高地脚下

停住，先是一声哨音，接着是一声口令，敌军便开始爬山。位于B连两侧的高地此时已遭到敌人的进攻，311高地也如此。311高地位于美方江岸后1.5英里，很明显是敌人眼下的主要进攻目标。北朝鲜军队显然没有发现位于下侧高地的“满洲特遣分队”，因为通宵它都没有受到任何干扰。但在往上不远的209高地上，敌人却将B连赶出阵地，使其遭受惨重伤亡。希恩牧师率领一队人马于9月4日返回友邻防线。

9月1日凌晨大约3时，第9步兵团命令团的唯一预备队E连(原本是“满洲特遣分队”的突击分队)沿着杨山—洛东江公路向西开进，并在苜蓿山与五峰岭之间的隘口处构筑一道阻击阵地。该阻击阵地离洛东江约3英里，离杨山城约6英里。这一地带十分重要，早在洛东江突出部战役最初阶段这里就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夺争关口之战于2时30分打响，美军第72坦克营A连的一辆中型坦克在透谷村击毁敌人一辆T-34型坦克。但E连却始终未能到达其阻击阵地。一支强大的敌军于3时30分从关口以东公路两旁的阵地上以猛烈的自动火器火力对该连进行了突然袭击。E连伤亡惨重，被打死的人中包括E连连长及随队一同行动的凯泽将军的副官。9月1日拂晓前，苜蓿山及五峰岭的关键地区落入敌手，这样，杨山与洛东江之间便失去了最为有利的防御地形。美军第2师不得不把保卫杨山的希望寄托在相对不太有利的防御地形上，即杨山城西那些杂乱的丘陵地区。

四、北朝鲜部队分割美军第2师

美军第2师沿洛东江河岸防线第9步兵团战斗队防御地段的北面是8月29日刚接替美军第38步兵团第3营的美军第

23团，而第38团也只是在几天前才从第24师第21步兵团手中接管阵地的。所以，8月31日这天，第23步兵团对新接管的这一防御地段还很不熟悉。它沿洛东江接管了一段全长为16000码的防御正面；此外，它的第3营还被抽走，配属给美军第1骑兵师。该团团长弗里曼上校将第1营以三个连并排的方式布署在洛东江沿岸的高地上。实际上，小克莱尔·E·哈钦中校指挥的第1营的班排只够警戒前沿各个山头。弗里曼上校将第2营配置在第1营后方地域约8英里处的预备队阵地上，以便对团防御地段内的公路网进行控制。在8月份的最后一天，第2师将E连南调到第9步兵团的预备队位置上。

有两条公路从洛东江穿过该团防御地段延伸到昌宁。主公路南折，沿着洛东江东岸到达富公里，然后再转向东北直通昌宁。北面那条简易公路则沿着沼泽地及湖泊区（其中最大的湖泊为牛浦湖）转一大弯后到昌宁。实际上，这两条通往昌宁的道路都由第23团的第1营把守着。

第23团B连2排由威廉·M·格拉斯哥中尉指挥，共42人，在富公里以北沿洛东江东岸的七座山头上部署了警戒部队，负责一段全长为2600码的防御正面。8月31日下午，他们发现洛东江对岸的稻田里有两支敌人的大部队，美军炮火不时将其驱散。

就在黄昏渐入夜暗之前，格拉斯哥及第1班的哨兵发现对岸有支稀奇古怪的火把长队正从山地向洛东江开来。格拉斯哥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营指挥所。炮兵前方观察员估计这帮人马总数为2000人左右，以为他们是难民。弗里曼上校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炮兵向这些火把轰击。随着每发炮弹的爆炸，一些火把消失了，但很快另一些火把又补充了上来，

整个火把长队势不可当地朝江边逼近。

21时，持续两小时的敌火炮及迫击炮火力准备的首批炮弹落到美军沿河阵地上，格拉斯哥等人才从对火把长队的沉思中惊醒过来。在震耳欲聋的炮火掩护下，北朝鲜步兵部队渡过洛东江并在夜幕掩护下开始向高地攀登。23时，敌炮击停止。一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夜空，敌人发起了冲击。几分钟后，敌人的手榴弹像雨点似地向格拉斯哥所在的阵地投来。一阵短促的短兵相接搏斗后，格拉斯哥和他的部队放弃了山头，逃向后方。敌军沿着第1营警戒线在其它地段也实施了类似的突击。

9月1日凌晨3时，于第23团左侧的敌人沿着富公里—昌宁公路击溃了C连。连长西利尔·S·巴托尔迪上尉及C连大部官兵丧生，只剩7人。三天后，被打散及被分割在敌占区的士兵又回到美军阵地，这时全连所剩人数已不足20人。

夜间，敌人的进攻不断发展，哈钦中校将第1营（欠C连）大部兵力撤至牛浦湖以北营指挥所及其附近的高地上，以对通往昌宁的北路加以控制。营指挥所位于洛东江以东3英里、昌宁城西5空哩处。B连在这次战斗中伤亡惨重。

团部得知哈钦中校处境不妙，C连遭受灾难后，弗里曼上校立即获准从第2师预备队中抽回G连及F连，并将G连派去增援哈钦，派F连沿着通往富公里的南路增援C连。第2营主任参谋劳埃德·K·詹森少校随F连一道赴富公里。然而，这支部队未能到达C连。途中，詹森少校收容到C连一些被打散的士兵，并在山五湖北面的本草里附近占领了通往昌宁主公路两侧的高地，转入防御。第2师又把E连调回第23团。第二天，E连与F连一起在昌宁正面构起第23团的主防御阵地。詹姆斯·W·爱德华兹中校负责指挥第2营的这一阵地。

敌军于当夜绕过了哈钦中校北端阻击阵地的右翼，并推进到其身后3英里处师属炮兵阵地附近的路段。第23步兵团的团部连、勤务连及其它一些团属部队最后在昌宁西北5英里处的团指挥所附近阻住了这股敌人的突破。

9月1日清晨，美军第2师师部接到的报告表明，北朝鲜军队已突破南北走向的昌宁—杨山公路，将第2师截为两段，北面是第38及第23步兵团及大部师属炮兵部队，南面是师部及第9步兵团。凯泽将军决定，在此种情况下，最好将被分割的全师作为两支特殊的部队来加以领导与指挥。于是，他指定师属炮兵指挥官洛亚尔·M·海恩斯准将负责指挥北面的部队，指挥所设在昌宁以北7英里处。9月1日10时20分，“海恩斯特遣部队”正式成立。在南面的杨山地区，凯泽将军指定副师长约瑟夫·S·布拉德利准将负责指挥第9步兵团战斗队、第2战斗工兵营、第72坦克营大部，以及其它一些师属部队。南面的这些作战部队统称为“布拉德利特遣部队”。

敌第2师的三个团从北至南是第4、第17及第6团，他们于当晚跨过洛东江到达东岸，突入美军第23步兵团的防御地段。敌第2师原在洛东江以西的新反里地区集结，实际上是向正东方向发起进攻，跨过洛东江，企图同时夺取牛浦湖以南及以北通往昌宁的两条道路。该湖及附近沼泽地的水面随季节及降雨量而变化。1950年8月31日这一天，牛浦湖水量很大，不过大部分地方湖水只有几英尺深。

五、沃克将军9月1日的决定

9月1日拂晓，凯泽将军正在杨山以东7空哩处密阳公

路旁的武安里师部里。此刻，他已意识到第2师正处于一场危机之中。敌人正发起一次大规模进攻，而且除北面第38团防御地段外，几乎已在防区各处实施了纵深突破。此前，北朝鲜第9师从两大渡口跨过洛东江，直指美军第9步兵团；北朝鲜第2师于三处过江直指美军第23团；而北朝鲜第10师则有更多的部队过江，进入美军第38团防区玄风附近的109高地一带。8时30分，凯泽将军打电话向第8集团军军部汇报了当时他所了解的情况，指出敌军在第9步兵团防区实施的进攻最猛、突破最深。

上午，局势越来越暗淡。联络机每小时都从师属简易机场起飞，以观察敌军的进展并确定第2师前沿部队的位置。师部、团部与前沿部队间的联络几乎全部中断。从9时30分开始一直到天黑，师属炮兵的轻型飞机小队不断搜索被敌人切断的前沿分队，并空投弹药、食品、淡水及医疗用品，高达14次之多。师部收到越来越多的情报，很明显，敌军已在第2师防线的中央打开了一处6英里宽、8英里深的突破口，并在其它地方也实施了一些较小的突破。第9及第23团的前沿营实际上已处于不同程度的瓦解状态，有的连队已跑得无影无踪。凯泽将军希望他能在洛东江以东5—8英里、沿昌宁—杨山公路筑起一道新的防线，从而阻止敌军进入东达密阳及清道的关口。

第8集团军参谋部于9月1日拂晓后不久也收到大量情报，了解到南面的敌军也发起了一场大规模进攻。9时，沃克将军请求空军沿着洛东江从第2师分界线往北一点的德城洞向南、至洛东江以西、纵深10至15英里的地区内实施最大限度的空中遮断行动。他希望空军能将战场孤立起来，使敌人的增援部队及补给物资无法运过江去支援其先头部队。远东

司令部也要求海军同空军一同行动。遵照远东海军司令部的命令，美国第七舰队从袭击仁川—汉城地区的进攻调转船头，向南面的战场全速驶来。沃克将军于中午来到第2师前沿，命令部队“宁死不退”。他已命令地面部队迅速增援杨山地区。

在9月1日上午的几小时内，沃克将军一直在考虑从南面战场发来的报告，权衡着整个釜山防御圈内哪个方向的战场最需要他的预备队。午夜后，北朝鲜第1军在两处突破了釜山防御圈——即：北朝鲜第2师及第9师突破了美军第2师的防御地段；北朝鲜第7师及第6师突破了洛东江与南江汇合处以南的美军第25师防御地段。在美第2师防御地段内，敌人已进至杨山城边。杨山城是通往东面12空哩以外走廊及釜山—墨店铁路及公路干线的门户。

沃克必须做出一项关键的决策。他的预备队有三个非满编的步兵团及一个仅有两个营编制的英军第27步兵旅。该旅还没有完全装备好，尚不能在第一线使用。即便这样，对于1950年夏的第8集团军来说，这已是一支非常大的预备队了。沃克手中的这三个美军步兵团是：1)配置在马山东北6英里处的海军陆战队第5团，它随时准备向釜山港实施机动；2)于前一天晚8时30分刚刚赶到马山以接替第5团战斗队的第25师第27团。第5团战斗队随后要开往大邱地区加入第24师；3)当时与24师师部一起配置在大邱东南方向庆山处的第24师第19团。沃克已通知第24师师部（及其第19团）及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令其准备接到命令立刻行动。第24师要么开往第2师前线、要么开往第25师前线，而海军陆战队的目的地则待临时决定。

快到中午的时候，沃克将军确定，第2师沿洛东江突出

部的防御地段的局势最为严重。在那里，北朝鲜军队威胁着密阳，也就威胁着整个第8集团军防区的命脉。那一地区至少在当时是整个辽阔战场中最为严重的地段。午前1小时，沃克将军指示克雷格将军准备让海军陆战队立即出发。中午刚过，作战命令下来了。海军陆战队整装待发，准备下午1时30分启程。他们将返回突出部地区。

第二十四章 北朝鲜军队在 洛东江发起总攻

“如果人们墨守成规地实施作战，他们必定失败……，因为战争的各种手段及因素在不断变化，所以战争本身也在发展”。

——尤利西斯·S·格兰特

至9月1日中午，第8集团军南部战场的局势一片混乱。北朝鲜军队已在基港渡口渡过洛东江，攻占了牙谷，与库默的坦克展开激战，并将牙谷以北美军第2师第9步兵团A连阵地上的部队打散。罗德里格斯中尉把A连大部撤至洛东江以东山脊上原来的阵地。黎明时分，A连从那里可以看到周围许多山脊上都有敌军，大都向东移动。几小时后，第二排排长弗恩中尉派出一支巡逻队下山到牙谷去取夜间丢弃在那里的补给品。该巡逻队在村内与一小股敌人遭遇，击毙敌军3名，自己也伤亡两人。他们取回了急需的淡水，干粮及弹药。

上午早些时候，敌人的驳船在A连所在阵地的山下渡过洛东江，但他们在射程以外，于是罗德里格斯派出一个班带着一挺轻机枪前出至俯瞰牙谷的山脊南端，将敌军置于火力控制之下。下山途中，步兵班发现一名身负重伤的黑人士兵，在他周围横躺着10名敌军的尸体。这名伤兵被运回连指挥所，

于当天下午死去。当步兵班来到山脊的南端时，他们发现敌军已占领了山脚的房舍。他们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弗恩中尉，弗恩通过前方观察员召唤炮兵火力。几分钟后，炮火打来并击中目标。敌军弃枪而逃，向河岸奔去。此时，配置在山脊南端的那挺机枪开始向敌军扫射，洛东江南岸美军第25师防御地段内的另一挺机枪也与之配合，短期引信炮兵将这股敌人大部歼灭。各种兵器的协同火力使敌遭受约300人的伤亡。

下午，轻型飞机向A连阵地空投了食品及弹药，然而A连却只接到部分物资。第1营命令罗德里格斯于当夜将A连撤出阵地。

天刚黑，弗恩中尉指挥的第2排便引导全连撤退，沿着山脊向东转移。在山脊的东端，第2排顺山而下。快走到山脚的时候，先头分队发现山下约200码处的公路上有一支约400人的敌军纵队在行进，带着若干挺轮式机枪。罗德里格斯命令全连绕行返回山脊，避开公路。这样，弗恩便成了后卫，并负责伤员，而其中两名必须用担架抬运。黑夜里在崎岖的山地上运送伤员确实是件缓慢而吃力的差事，弗恩的第2排渐渐落在其它部队的后面，待到达山脚时，他已与连的其它部队失去联系。

就在这时，弗恩前方响起了一阵猛烈的枪声，敌人的机枪火力在第2排中间开了花，将其死死地压在原地。为完全起见，弗恩决定将伤员送回他们下山时刚刚路过的沟壑中，并指定副排长赫伯特·H·弗里曼及另外10名士兵负责保护。A连先头分队被打散的几名士兵加入了弗恩的行列，并报告说，罗德里格斯及连的其它部队途中遇到一支强大的敌军，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打散。罗德里格斯及全连大部官兵在近战中阵亡。在这场拼死搏斗中，火器班班长、一等兵卢瑟·H·

斯托里作战勇猛，表现突出，被授予荣誉勋章。由于身负重伤，斯托里不愿成为尚可逃生的战友的累赘。人们最后见到他时，他仍在与敌人进行近战。和罗德里格斯在一起的所有人中，大约只有10人又逃回美军防线。

破晓前，弗恩决定，他必须设法于天亮前逃出重围。他派通信员通知后面约500码处的弗里曼率部归队。然而通信员跑回来说，他怎么也找不到弗里曼。由于后面没有发生枪战，弗恩确信弗里曼并没遇到敌人。弗恩又派出两人寻找弗里曼，但仍无结果。于是，弗恩决定率领所剩部队设法突围到安全地带。

9月2日清晨，地面上泛起一层浓雾，25码以外人们就什么也看不清了。直到上午九、十点钟雾才散去。在大雾的掩护下，弗恩凭借指南针率领部队向杨山进发。待中午雾散后，他们从山上看到山下正在进行中的杨山战斗。当天下午，弗恩将19名士兵安全带到了杨山附近美军第72坦克营的防线内。

向约翰·E·伦道尔中校报到后，弗恩立即请求批准率领一队巡逻兵回去寻找弗里曼军士。但伦道尔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对保卫杨山的战斗来说，哪怕多一个人都是好的。实际上，弗里曼也把部队带到了安全地带。那天晚上与敌遭遇后，弗里曼受命率部脱离弗恩的步兵排，向山顶爬去。他们一整天都隐藏在那里，注视着山下一群群敌军向四面八方移动。弗里曼判断，A连大部已被歼灭或被俘。整整五天五夜，他率领着全班及4名伤员隐藏在敌后，最后，终于把他们安全带到了友军防线。

一、“满洲特遣分队”的结局

读者还记得，在第9步兵团B连的正面，北朝鲜部队在洛东江突出部中段渡口突袭了209高地山脚下（杨山公路在此伸延到洛东江畔）的“满洲特遣分队”前进支援分队。当北朝鲜渡江部队突然袭击山脚下的支援分队及重型迫击炮连的主力时，D、H两个重火器连的一些部队已经开始爬山，准备在那里架设火器。敌人的这次渡江与在A连正面实施的渡江相隔约5英里，那次行动几乎全歼美军第2师防线南端的A连。

早在北朝鲜部队发起进攻之前，第9步兵团的D连及H连便开始上山，并在209高地的南端山丘（海拔约150米）构筑了一道环形防御工事。该高地处于更高的B连阵地以南半英里处，相隔一道山鞍。入夜之后，又有几个人来到环形防御阵地。除了D连及H连的部分人马外，还有重迫击炮排的几名，以及B连的一两个人。包括5名军官在内，全队共约60至70人——确切数字从未统计过。对武器装备清查结果表明，该部队配有1具SCR-300型无线电台、2挺重机枪（只有一挺可用），2挺轻机枪、1支勃朗宁自动步枪、约20支M-1型步枪、约40支卡宾枪及手枪。施密特中尉负责指挥这班人马。

当天夜里，施密特中尉与第9步兵团第1营建立了无线电通讯联系，并得到第二天增援的许诺。黎明时，施密特和他的部队发现已被敌人包围。敌人的一支部队已经占领北面半英里远、原来由B连防守的更高山丘。在他们的阵地下面，北朝鲜军队继续渡江，向其前沿突击部队运送着各种补给物资。敌人的突击分队有些已经向东推进了几英里远。

敌军很快发现了“满洲特遣分队”，并于下午14时发起首次突击，但被击退。夜间，敌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又发起三次进攻，双方展开了近战，但三次敌均未能突破环形防御阵地。待第二天天亮时，防御圈前沿陡峭的山坡上已躺着很多敌人的尸体。

9月2日那天早上，阵地急需手榴弹。约9时，H连军士长特拉维斯·E·沃特金在环形防御阵地东北角外50码处击毙两名敌军。他跳出掩体，打算从敌尸体上搜取手榴弹和武器。这时，20码外隐藏着的三名敌人突然一跃而起，冲着他就开枪射击。沃特金将这三名敌军全部击毙，并从五具尸体上搜集了武器弹药及徽章，随后返回阵地。一小时后，有六名敌人占据了一处离防御圈机枪阵地仅25码的防护阵地，并开始向我方阵地投掷手榴弹。沃特金头部受伤，但仍从散兵坑中跃起，端起步枪冲着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一挺机枪立刻向他扫来，打中左肋，将脊椎骨打断。尽管这样，沃特金还是忍着剧痛设法将附近的六名敌人全部击毙。最后，他自己也倒在散兵坑中，下身完全瘫痪。即便如此，沃特金也没有失去勇气，而是高声激励同伴勇敢战斗。他拒绝进食所剩无几的干粮，说由于自己不能继续战斗，他不配食用。

9月2日下午，施密特向第1营发报，请求空投补给物资。一架师属联络机飞来实施空投，但由于防御圈太小，山坡又陡，几乎所有空投物资都落入敌人手中。不过，防御圈内的部队从19时实施的一次空投中收到了一箱卡宾枪子弹、两箱机枪子弹、11枚手榴弹、两箱半干粮、半包医疗品及21罐啤酒。H连的一等兵约瑟夫·R·欧莱特离开阵地前去取空投的淡水桶，爬到桶旁时却发现桶已摔破，水全漏光。他像沃特金一样，离开阵地去从敌人尸体上搜集各种武器、弹

药及手榴弹。这时，一名敌军突然向欧莱特扑来，双方展开肉搏战。最后，欧莱特将敌人消灭。

9月2日傍晚，在协助回收空投的物资时，施密特中尉不幸负伤，但他继续指挥，以身作则，鼓舞着手下越来越少的部队。当天下午，北朝鲜军队派了一名美军战俘上山给施密特带来口信：“限你们一小时内投降，否则将把你们炸成肉泥！”很明显，由于敌人的正面地面进攻无法消灭这小队防守部队，他们便打算用观测及试射迫击炮火力轰击阵地。

45分钟后，敌人的反坦克炮火向山头袭来，配置在北面209高地上的两挺机枪也居高临下向美军阵地扫射。很快，部署在东面临近指状山脊上的迫击炮也对施密特的环形防御阵地开始试射，炮击一直持续到天黑。敌人的机枪火力使美军躲在散兵坑内出不来。天黑后，敌迫击炮炮火停止了。这意味着步兵要卷土重来。然而，所有的进攻都被击退。不过防御圈内的伤亡人数也不断增加，食品、淡水及弹药短缺，只一名卫生员还剩下一些药品。

第三天(9月3日)是星期日，是战斗最残酷的一天。这天天气炎热，又没有水，每人只能分到一小听配给干粮，子弹也快打光了。自前天下午以来，敌迫击炮及步兵对环形防御阵地交错进行打击。战斗后还幸存下来的士兵后来估计，敌人起码进行了二十多次步兵冲击——全部被击退。只要美方人员一露面，敌人那两挺机枪便向环形防御阵地猛烈扫射。几乎所有散兵坑内或坑外都有被打死或受重伤的士兵。敌人的迫击炮炸毁了电台，从而切断了与友军的所有通讯联系。施密特请求的炮兵及空军火力支援始终没有来。有的敌军爬到防御圈旁向阵地内投掷手榴弹。欧莱特六次跳出掩体以躲避敌人扔进的手榴弹，而每次敌人又以近距离火力向他射

击，最后，他终于中弹身亡。在持续不断的迫击炮轰击过程中，大多数散兵坑都被击中一、两次。9月3日，施密特中尉便是被一颗这样的炮弹炸死。在这三天三夜的战火考验中，施密特英勇指挥，身先士卒，为部下作出了榜样。随后，部队由H连尚健在的雷蒙德·J·麦克唐尼尔中尉指挥。

傍晚，天下起了大雨，为部队解了燃眉之急。麦克唐尼尔将前一天空投下来的两张毯子铺开，从中拧出五加伦的雨水。士兵们也脱下衣服，往自己的水壶中拧挤雨水。

第四个夜晚又过去了。至9月4日天刚蒙蒙亮时，山上只剩下2名军官(麦克唐尼尔及考德威尔)及大约半数的士兵还活着。有的由于紧张过度而神智混乱，冲出掩体而被敌人打死。白天又过去了，每人手中的弹药只剩下一个弹夹的子弹，整个阵地只剩下几枚手榴弹，但没有任何援军到来的迹象。麦克唐尼尔决定于当晚放弃阵地。他指示考德威尔待天黑时将所剩部队化整为零设法摸回友军阵地。那天傍晚，天色刚黑，北朝鲜便组织人力企图对环形防御阵地再次发起冲击。尽管军官高声督战，只有几颗手榴弹扔进了环形防御阵地内——很明显，敌军士兵伤亡惨重，不愿再向前冲击。

晚10时，麦克唐尼尔、考德威尔以及27名士兵分成四人一组，悄悄溜下山头。一幕感人的情景永远铭刻在军士沃特金的战友心中。这时，沃特金下身瘫痪，但仍然活着。他拒绝同胞把他抬走，表示不愿成为大家突围的负担。他只要求给他的卡宾枪上好子弹，放在胸前，枪口对准他的咽喉。他微笑着向伙伴告别，祝他们一路顺风，目送战友撤离山头。

麦克唐尼尔与考德威尔一道撤离了山头。他们计划先撤至洛东江边，然后再顺流而下。在公路附近，他们碰到了大批机动之敌。他们足足等了一个钟头，看着敌人的补给运输

队、坦克及炮兵部队通过后才跨过公路。刚到公路那边，两名美军便发现自己夹在北朝鲜一个炮兵连的队列之间。俩人悄悄离开，未被敌人发现，黎明时分藏在洛东江边的一片稻田里。当天夜里，他们碰到了敌人的一个前沿哨所，俩人失散。第二天清晨，两名敌军抓住了考德威尔，扒掉了他的靴子和身份证，用岩石狠狠地朝他头上砸，随后又从峭壁上将其扔进洛东江。这时，考德威尔并没受到致命伤害，只是装死，并于当晚逃离了虎口。四天后（9月10日），他安全抵达了美军第72坦克营的防御阵地。

9月4日晚从高地上突围的那29人中，有22人逃到友军的防御阵地——其中许多人沿着洛东江顺流而下，白天躲藏，夜间上路，最后到达美军第25师防线。

从209高地撤回的“满洲特遣分队”队员就敌人在白津渡场一带的活动情况带回了大量情报。敌人在该渡口架设了一座暗桥；再往南不远，每晚天黑半小时后，敌人便迅速铺设一座钢骨浮桥，第二天拂晓前又收起；夜间，一支民工搬运队，大约共有50人，由4名士兵掩护，一路小跑，不停地通过江面。该渡口大约要动用800—1000名民工。

二、杨山之战

9月1日清晨，成功地跨过洛东江并突破美军防线的北朝鲜第9师第1及第2团（第3团仍留在仁川）在首次进攻中一气推进到离杨山只有几英里的地方。此时，对于该师师长朴奎参将军来说，该师完成预定的作战任务的前景想必十分乐观。

北朝鲜第9步兵师向杨山进攻时，第1团在北，第2团

在南。配属给该师的支援部队有由第1军抽调的一个76毫米炮营、一个防空炮兵营、第16装甲旅的两个坦克营，以及第4师的一个炮兵营，它们为该师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支援。跟在其后跨过洛东江的是北朝鲜第4师。该师已受到极大削弱，远不满编，武器不足且部队大都由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组成。然而，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份文件竟将这伙由新反里打到洛东江突出部的乌合之众称为第1军的“主力”。9月1日下午，北朝鲜第9师的一部已推进到杨山以西的丘陵地带。

9月1日上午，美军第9步兵团除E连的残部外，实际上已无任何部队来防守杨山。在这危急时刻，凯泽将军将第2战斗工兵营配给了该团。此外，第72坦克营及第2师的侦察连也配置在杨山附近的阵地上。希尔上校计划将这些工兵部队部署在杨山西北方向的弧形低矮丘陵地带。

第2战斗工兵营A连连长弗兰克·M·里德上尉率领全连沿着杨山至洛东江公路南侧地段向西机动；第2战斗工兵营D连的李·E·比勒中尉则率部队沿公路北侧向西推进。大约在杨山以西2英里处，约有300多敌军与A连遭遇。战斗中，里德的部队得到第82高射炮营两门50毫米四联高炮及一门40毫米双联高炮的火力支援。战斗持续了几个小时。与此同时，由于正面宽大、翼侧暴露，比勒中尉对其阵地位置表示不满。经布拉德利将军的批准，他将自己的工兵连转移到杨山正面可以俯瞰该城的高地上。随后，一个步兵排在其后方进入阵地。这时，里德上尉接到命令，将其部队撤至杨山城的东南角，与比勒连队的左翼相连。A连沿着公路进入阵地，其左侧是工兵营的C连，再往左则是第2师的侦察连。比勒的D连所占据的高地实际上是横卧在杨山东南

一大山脉的西端。通往密阳的公路由杨山城南端而出，绕过该山脉的西端，再沿着山脉的南麓向东伸延。D连据守的阵地不仅可以控制整个杨山城，而且还可以控制其进出口，即通往密阳的公路。

北朝鲜军队也从南面向杨山逼近。为抗击敌人，美军第2师侦察连及第72坦克营的坦克与敌展开了激战。战斗中，侦察连的一等兵查尔斯·W·特纳表现特别突出。他搭乘着坦克，手持暴露在外的炮塔机枪，引导着坦克炮火，据说摧毁了敌人7挺机枪。特纳及这辆坦克成了敌人炮火的重点打击目标，坦克的望远镜及天线全部炸飞，车身中弹五十多处。特纳虽然身负重伤，但仍在坦克上坚持战斗，直至最后牺牲。当天夜里，北朝鲜军队突破杨山外围的低地，从南面攻入该城。

9月2日凌晨3时左右，第2工兵营D连向A连发出警报，发现一长队身着白色服装的身影正从杨山城向其路障处走来。白衣队抵近时受到查问，于是，这伙人马就开了枪——他们是敌军。此时，敌人已有4辆坦克及大约一个营的兵力攻入杨山。

接着，北朝鲜军队企图突破工兵部队的阵地。由于D连控制着杨山城及其通路，拂晓后，敌人无法以更多的部队增援己方战斗。这场激战一直持续到上午11时。战斗中，工兵部队既得不到野战炮兵、也得不到步兵迫击炮火的支援。面对着敌人步兵的冲击，D连只能靠其9具新式3.5英寸火箭发射器及9具老式的2.36英寸火箭发射器来弥补这一缺陷。敌人拼命想扫清东进密阳道路上的障碍，然而，D连的这18具火箭筒以及4挺重机枪、4挺轻机枪、步枪、卡宾枪及手榴弹的各种火力使敌人遭到十分惨重的伤亡。在此战斗

中，布置在杨山城南及城东的第72坦克营 A 连及 B 连的坦克手们也与工兵部队一样英勇顽强。在这场混战中，D 连伤18人，亡12人，比勒中尉是该连唯一没有受到伤亡的军官。杨山城边及城南山坡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及被毁坏的装备。

这天上午，正当杨山城边战斗激烈进行之时，希尔上校从洛东江防线败退到杨山附近的第9步兵团散兵中重新组织起一支大约800人的队伍，其中包括 F 连及 G 连的人员，因为敌军突破洛东江防线时，这两个连不在其主要冲击线上，这样，这两个连的士兵得以成功地向东撤退。这支部队只有单兵武器，没有重型装备。（9月2日）下午，坦克分队及这支第9步兵团新编第2营通过第2战斗工兵营 A 连的阵地向杨山发起进攻，并于15时夺回杨山城。后来，第2战斗工兵营 A 连的两支火箭筒组又在杨山城西击毁了敌人三辆 T-34 型坦克。这天，美军的地面及空中部队在该城西南方向的战斗中也摧毁了敌人的一些坦克。至傍晚时分，北朝鲜军队已全部被赶进西面的丘陵地里。晚上，新编第2营及第2战斗工兵营 A 连攻占了杨山以外半英里处的第一条低矮丘陵地带。战斗工兵部队及新编第2营分别布署在杨山以西及西北方向。此刻，北朝鲜向密阳方向的推进暂时被制止住了。

9月2日上午9时35分，正当北朝鲜军队企图消灭杨山城南的工兵部队以扫清通往密阳道路上的障碍时，沃克将军打电话向东京远东司令部副参谋长多伊尔·O·希奇少将汇报了情况。他描述了环形防御阵地的战况，指出（美军）第2师及第25师分界线处受到的威胁最为严重。随后，他报告了预备队的位置及使用计划，并说他已下令海军陆战队开往杨山，但还没有将这些部队投入那里的战斗。由于知道这可能会影响远东司令部的其它作战计划，因此，在使用这些部队

前，他希望能够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批准。沃克表示，如果不使用海军陆战队，他将很难恢复第2师的防线。希奇将军回答道，麦克阿瑟将军于前一天就已经表示，如果沃克认为有必要，他可以随时使用海军陆战队。通话几小时后，13时15分，沃克将军便把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配属给美军第2师，并命令该师及该旅的全体官兵发起一次大规模协同进攻，旨在歼灭突入洛东江以东第2师防线之敌，恢复沿江防线。一经完成任务，海军陆战旅便脱离美军第2师的指挥。

当天下午，在第2师指挥所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科利尔上校、海军陆战队的克雷格将军及小弗兰克·R·斯图尔特少校、第2师的凯泽将军、及第2师一些参谋。会上达成一项决议，即：第二天（9月3日）早晨8时，海军陆战队将沿着杨山——洛东江公路两侧向西进攻；第9步兵团、第72坦克营B连以及第82高炮营L连将在陆战队的北面向西北方向进攻，设法与第23步兵团重新取得联系；第2战斗工兵营、第9步兵团1营残部以及第72坦克营一部将在陆战队的左（南）侧进攻，力图与第25师恢复联系。此刻，第8集团军命令第24师师部以及第19步兵团向位于密阳以南8空哩、洛东江与南江交汇处以东15英里处的守山里地区实施机动。在那里，他们将准备投入第2师、或第25师防区内的战斗。第25师第35步兵团团长费希尔上校每天早上都坐着飞机视察南旨里大桥以东的洛东江河面，看看北朝鲜部队是否已由第2师的防区突破过来。

9月2日晚19时，希尔上校回到设在杨山以东的指挥所，与陆战队第5团团团长默里中校进行了协商。他告诉默里，第二天早晨的进攻出发线已经掌握。此刻坚守在杨山以西第一道丘陵地带的部队是：杨山——洛东江公路以北的第

9 步兵团 G 连（该公路通过谷安里向西一直延伸到洛东江江边）；公路以南的第 2 战斗工兵营 A 连；再往下则是第 9 步兵团的 F 连。9 月 3 日凌晨 3 时至 4 时 30 分，海军陆战队第 5 团开始向前方集结地域机动——第 2 营进至杨山以北，第 1 营进至杨山以南，第 3 营则于杨山西南沿着由此方向通向团防御地段的道路建立警戒阵地。

这天夜里，工兵营 A 连由于与北朝鲜部队发生了激战，故始终未能到达预定的目的地。9 月 3 日拂晓，里德率领 A 连发起进攻，试图占领原定为海军陆战队进攻出发线一部分的高地。该连勇往直前，从山坡一直打到离山顶仅 100 码处，敌人凭借着工事死守着山头。这时，敌人扔过来一枚手榴弹。里德上尉为避免炸伤自己的部队就从地上捡起手榴弹，准备把它扔出去，就在这时，手榴弹爆炸了，他被炸伤。在陆战队坦克炮火的支援下，该连终于攻占了目标。然而，这天早上夺取进攻出发线的战斗却推迟了原先计划的进攻时间。

海军陆战队于 8 时 55 分通过一片稻田向西边半英里敌人占据的一处高地发起进攻。在东西走向的杨山——洛东江公路以南的第 1 营到达了目的地，这是因为敌人在美国空军的打击下很快瓦解，顺着北坡跨过公路逃到第 2 陆战营防区的 116 高地。美军的空中打击、集中的炮火、加之第 1 营的机枪和步枪火力将从第二道山脊向前增援的敌军死死压在一片开阔的稻田里，并将其大部击毙。当天下午第 1 营进至 91 高地。

路北的第 2 营打得比较艰苦，快爬到杨山以西 2 英里处 116 高地的北端时，遭到了敌军强大火力的顽强抵抗。白天，北朝鲜军队占据着高地；夜里，第 5 团的 D 连被孤立在那

里。在杨山以西的战斗中，陆战队的装甲部队总共击毁敌4辆T-34型坦克，还有一辆是敌军丢弃的。当天夜里，陆战队沿着杨山以西2英里的地方构筑了一道防线。在白天的战斗中，第2营亡18人，伤77人，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D连。9月3日整个陆战队所遭受的损失为157人，亡34人。为了与海军陆战队的进攻协调一致，第9步兵团在陆战队的北侧与其齐头并进。

午夜前，第5陆战团第3营接到命令：于次日清晨穿越第2营防区发展进攻。当天夜里下起了倾盆大雨，给部队带来极大困难。敌方阵地异常平静。9月4日拂晓，天气转晴。

9月4日早晨8时，美军继续反击，最初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由于北朝鲜军队已于夜里撤出阵地，路北的第2营很快完全占领了116高地。第1营也于路南占领了一处看上去似乎是北朝鲜第9师师指挥所的地方。当时，帐篷还未拆掉，地上到处是各种武器装备。两辆完好无损的T-34型坦克也被丢弃在那里。美军的坦克及地面部队沿着公路推进时，发现路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和各种被摧毁或被丢弃的装备。待夜色降临时，美军的反击又向前推进了3英里。

那天夜里直到拂晓前，气氛甚是宁静。突然，敌人向位于陆战队右翼的第9步兵团发起进攻，重点打击G连。此前又开始下雨，敌人的进攻是在瓢泼大雨中实施的。洛伦·R·考夫曼上士率领着他的排从前哨阵地增援该连时，在途中山脊上与一伙正企图包围美军阵地的敌人遭遇。他用刺刀将领头的敌侦察兵刺死，又用手榴弹和步枪与后面的敌人展开搏斗。考夫曼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人惊慌失措，四处逃散。他率领全排继续前进，最后与艰苦奋战的G连胜利会

合。在以后的战斗中，考夫曼率领部队又多次向附近的敌人阵地发起冲击。在肉搏中，他将另外4名敌人用刺刀刺死，摧毁一处机枪阵地，并将敌一门迫击炮的炮手全部消灭。在这一天一夜的激战中，集中在第9步兵团阵地前沿的炮兵火力对击退北朝鲜的进攻发挥了重大作用。

9月5日清晨，进行了10分钟的炮火准备后，美军再次冲出阵地开始第三天的反击。这天一直下雨。随着进攻向前发展，陆战队抵进五峰里山，第9步兵团也接近了苜蓿山——他们8月份的老战场。上午九、十点钟，他们在那里可以看到敌人正在前面的高地上构筑工事。陆战队向两座高地之间的隘口抵进，并在敌人所占据的高地正面进入阵地。

14点30分，大约300名敌步兵突然冲击透谷村及隐蔽阵地，向路北125高地上的B连发起猛攻。敌两辆T-34型坦克对陆战队“潘兴式”M-26型坦克也进行了突袭并将领头的两辆摧毁。由于被摧毁的“潘兴”坦克挡住了射界，后面的四辆坦克便退到较好的阵地上。此时，B连及第1陆战营的3.5英寸火箭筒突击队立即投入战斗，向敌人的坦克猛烈开火，将两辆敌坦克及其后的一辆装甲输送车完全摧毁。敌步兵的进攻相当勇猛，使B连伤亡25人。幸亏A连派出的援兵及时赶到，加之集团军炮兵及陆战队81毫米迫击炮火力的支援，B连才将敌军击退。

9月5日这一天，沿釜山防御圈的战事到处伤亡惨重。集团军所辖部队亡102人，伤430人，战斗失踪587人，共损失1119人。海军陆战队所辖部队亡35人，伤91人，无人战斗失踪，共损失126人。这一天，美军战斗伤亡总数为1245人。原先负责指挥“布拉德雷特遣部队”一部的查尔斯·C·斯隆上校接替了希尔上校的职务，重任第9步兵团团长。

前一天夜晚，即9月4日20时，沃克将军已下令第1暂编陆战旅于9月5日午夜脱离美军第2师的作战指挥。在此前，他也曾反对过该旅脱离第2师的指挥，坚信如果要想阻止北朝鲜对釜山防御圈的大规模进攻，他就必须使用陆战旅及当时所有的人朝部队，但他的意见未起作用。9月6日0时15分，海军陆战队开始撤离五峰里防线向釜山开进。

根据战俘的叙述，9月3日至5日美军在杨山以西实施的反击行动是北朝鲜第9师有史以来所未经受的最为残酷、最为可怕的一次失败。尽管到9月6日该师残部在远不满额的第4师支援下仍然守住了五峰里山、苜蓿山及其至洛东江的中间地带，但该师的进攻实力最后已被美军的反击消耗殆尽。此后，敌人的第9师及第4师再也无力恢复进攻了。

在取得最初的辉煌成功后，北朝鲜军队的致命弱点再一次使其失去赢得整个胜利的机会——落后的交通运输及物资供应使其无法充分利用其成功的突破而扩大战果；面对着敌人大规模的空中、装甲及炮兵火力而无法对己方持续的进攻提供有力的支援，而敌方强大的火力可以随时在关键部位集中打击它的部队。

三、昌宁正面的第23步兵团

在第9步兵团防区内，洛东江突出部及杨山外围地区战事时起时伏。位于北面的美军第23步兵团于9月1日拂晓突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已十分危险。此时，第1营已被赶出沿岸阵地、被孤立昌宁以西3英里处；大约400名北朝鲜军攻占了团指挥所，迫使弗利曼上校后撤约600码。在那里，第23步兵团团部、团部连、团直属勤务部队及团部参谋经过三小

时激战终于将敌人阻止在昌宁西北约5英里的地方。这次战斗中，团部连的奈尔斯·J·麦金太尔上尉起了主导作用。

9月2日下午，从昌宁城内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外一队队敌军正在逼近——下午13时，当地居民开始撤离该城。不久之后，两股敌军分别从西北及西南两个方向接近该城，杰克·T·杨少校和哈里·H·怀特上尉指挥下的一支由300名当地警察组成的警戒分队撤至城东的山地里。傍晚，北朝鲜军队攻入昌宁城。

由于通往南面第2师师部及第9步兵团的交通联络被敌人切断，海恩斯将军当天决定派出一支坦克巡逻队沿着杨山公路试图恢复联系。第72坦克营C连连长梅恩斯·R·迪尤上尉率领坦克南下。一路上他们必须猛打猛冲，突破敌人的路障。派出的三辆坦克中，只有迪尤的坦克开到了杨山。到达杨山后，迪尤上尉将一张“海恩斯特遣部队”的位置透明图交给了布拉德利将军。

再往北，在第38步兵团的防区内，北朝鲜军队也没有闲着。8月31日夜间敌人实施突破后，凯泽将军于9月1日命令第38步兵团第2营南下，协助第23团在昌宁以西建立防御阵地。开进途中，该营发现敌军已占领了公路两侧的山脊。实际上，敌人当时已经突入可以俯瞰第38步兵团指挥所的284高地。这座高地及209高地可以控制该团的后方地区。9月3日晨6时，大约300名北朝鲜人从284高地向佩普路上校的第38团指挥所发起进攻。佩普路上校组织全体官兵（包括迫击炮手、坦克连及配属的高炮分队）成环形阵地进行防御。佩普路请求给予空中轰炸支援，但未能如愿，因为敌军目标与他的环形防御阵地相距太近。不过，空军还是实施了火箭打击和机枪扫射。

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5日。这一天，欧内斯特·J·肖尔上尉率领着F连两个排经过四次冲击后终于占领了284高地。他发现山上横躺着大约150具敌人的尸体。从山顶上，他和他的部队看到一批敌人跑进了山下的一个村子。于是，他召唤并引导炮兵火力将村子夷为平地。在敌人丢弃在山上的物资中，肖尔的部下发现25支美国造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及冲锋枪、一架大型美制电台、30箱未开封的美造杀伤及震荡手榴弹和一些美制干粮。

与此同时，正当这些战斗在第23步兵团第1营后方进行时，该营却被切断，距最近的友邻部队有3英里。9月1日，哈钦中校接到团部命令，要他撤至昌宁一带。下午时，他派出一支步坦巡逻队，去察看撤退的道路是否畅通。巡逻队报告说，发现约有一个营的敌人占据着第1营环形防御阵地以东的山口。一接到这个报告，哈钦中校立即用电台请求批准继续留在原地，并在那里阻止北朝鲜运送援军及物资。当晚，弗里曼上校批准了这一请求。这样，第1营便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四面楚歌的孤军作战。这个期间，该营的补给物资全靠C-47型飞机空投。

然而，美军第2师对坚守在环形阵地内孤军奋战的哈钦中校并没有不管不问。相反，9月1日清晨，第2师命令第38团第3营由第23团指挥所附近的茅山里向西进攻，以打通敌人控制的、通往第1营阵地的道路。战斗的第二天，埃弗雷特·S·斯图尔特少校（营主任参谋，代理营长）指挥下的援兵在美军飞机、火炮及坦克的支援下突破了设在山口附近的路障，9月2日下午17时，该营先头部队与哈钦的营会师。傍晚，北朝鲜部队向路北、哈钦营对面209高地的美军第38步兵团第3营发起猛攻，攻占了一个连阵地。

9月4日，海恩斯将军变更了第38步兵团及第23步兵团的防区分界线，将第23团防段的北端交由第38团负责。这样，哈钦中校的第1营就可以直接南下，去增援第2营坚守南通昌宁的道路。当敌人发起进攻时，第23团第1营的战斗实力为1100人，到此时所剩兵力只有600人。

于是，第23团计划将其所有部队都集中在第2营沿釜谷里至昌宁路段的阵地上。哈钦中校成功地将第1营带到那里，在第2营的左翼筑起工事。与此同时，第23团指挥所也移到该阵地的后侧。在这次团规模的环形防御中，第23团不仅要与正面的敌人展开激战，还要向后方派出战斗巡逻队，以肃清渗入昌宁及补给线上的敌人。

9月8日拂晓前，北朝鲜第2师向美军第23团的环形防御阵地发起疯狂进攻，企图向东实施突破。这次进攻于午夜2时30分开始，在炮兵火力的强大支援下突破了F连阵地。很明显，如果不恢复F连阵地，整个团防线就会崩溃。由于该连的所有军官全部伤亡，第2营的人事参谋拉尔夫·R·鲁宾逊中尉便肩负起该连的指挥重任。北朝鲜军队很快渗透到F连阵地并占领了连的后方地域，于是，鲁宾逊便摸黑穿过敌人占领区，来到500码以外的A连阵地。在那里，他得到一个步兵排的兵力（A连的预备队），后率队返回F连。在黑暗及大雨中，他不惧艰险，成功地把该排带到F连在缺口上的阵地。

随着黎明的到来，敌人的攻势逐渐减弱，但当天夜里又恢复了进攻。北朝鲜部队不断向美军防线发起冲击，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9日黎明。美国空军对该团的防御阵地集中了强大的支援，对地面部队给予宝贵的援助。上午的战斗伤亡较大，各连的伤员连续不断地来到急救站。从团部连及

各特种部队搜集到的所有兵员都组成了战斗班，在最关键时刻投入使用。团预备队一度只剩下6个人。午后敌人的进攻终于停止，此时，第23团的战斗实力只剩下38%左右。

这场一天一夜的激战使敌师所剩的进攻实力大部分消耗殆尽。几天后所抓获的北朝鲜第2师第17团的一名军医供认，每天晚上该师都有大约300名伤员被送到釜谷里的一所医院；在9月份头两个星期里，第2师在昌宁以西的战斗中亡1300人，伤2500人。

尽管该师的进攻实力到9月9日已大体上消耗殆尽，但敌人仍以大至连规模的渗透部队不断对昌宁一带的后方地域进行骚扰。故美军每天都要派巡逻队打通主要补给线，扫清城里的敌人。

四、令人大惑不解的北朝鲜军队

正当北朝鲜第2师对美军第2师防线的中段大举进攻时，位于其北面左翼的友邻部队——北朝鲜第10师却未在军的协同进攻中给予应有的支援，这就是北朝鲜部队在整个战争中的最大失误之一——不能充分利用有利战机。尽管当时的美军军官对敌人的这种举动十分庆幸，但同时也感到大惑不解。

北朝鲜第10师是北朝鲜第1军部署在最北面的一支主要部队，其主力盘据在玄风以西洛东江凹处的409高地上。8月31日夜，该师一部由409高地鱼贯而下，直捣美军第2师防线中最右翼的38团第1营阵地。C连当时据守着玄风城，但在敌军强大的进攻下，该连于9月2日夜撤出该城。自9月3日后的两个星期内，玄风城要么落入敌人手中，要么成为

真空地带。

在409高地及玄风地区以北及以东有一片实际上无路可走的高山地带，那里，联合国军没有固定的防御阵地。9月初，这里也是一块真空地带。玄风以北4英里是横跨洛东江的龙浦大桥，也是第1骑兵师防区的边线。9月5日4时10分以前，龙浦大桥由配属给第1骑兵师的第23步兵团第3营守卫，此后，由新调入防区的英军第27步兵旅接防。正如前面谈到的，此次行动是英国旅入朝以来首次投入战斗。

9月的头两个星期里，第10师大批敌军从409高地下来，沿着玄风东北美军第2师与英军第27旅之间隙地的山区移动。这引起了第8集团军对大邱安全的关注。南朝鲜的警察部队及英军战斗巡逻队逐步迫使北朝鲜军队回到了409高地。9月6日（即英国旅调入前线的第二天），英军首次尝到了朝鲜战争的味道。在尼尔·A·本奇曼上尉指挥下的一支战斗巡逻队在开进途中与一支敌军遭遇，他下令部队撤退，身负重伤的本奇曼自己却留了下来。他的勤务兵也被敌人打伤，留在身边。此后，再也没有谁看到过他们。当时离敌409高地最近的英军连队位置十分孤立，以致美军只能向它空投冰块而无法将淡水运上山去。

假如敌10师将其全部力量东进大邱以南，它则很有可能使美第8集团军陷入一场深重的危机。它本可以移师东北方向的大邱；或向东南压去，支援南面相邻的第2师，但这两个方向它都没有去。正当友邻师在其北面和南面与敌进行殊死搏斗之际，第10师却在409高地一带按兵不动，这至今仍是一个迷。从敌军手中缴获的材料及战俘的口供表明，该师的任务可能是坚守409高地，直到北朝鲜第2军攻占大邱。然而，这些材料同时表明，该师的指挥是很愚蠢的。在此期

间，北朝鲜第10师的行动引起了沃克将军的极大关注。该师所处地形有利，却按兵不动，这使得沃克和他的参谋倍感迷惑不解。沃克将军责令当时的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兰德勒姆上校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每天向他汇报情况。兰德勒姆每天至少两次坚持听取集团军作战处报告北朝鲜第10师的正面活动。

五、第35步兵团——“南江磐石”

9月1日拂晓，除南朝鲜两个连的警察部队在前一天半夜放弃了俭岩里至南江间的低地以外，第35步兵团仍坚守着咸安以北，第25师右翼的阵地。在拂晓后实施的一次反冲击中，K连在坦克协同的支援下又夺回了部分低地，但没有夺回全部阵地。然而此时北朝鲜大批部队已突入第35团主阵地后方远至漆后里及中里地区，这两个地区位于俭岩里前沿阵地以东的6英里处。9月1日拂晓后，北朝鲜军队继续在第1与2营之间的缺口一带渡过南江。空中观察员发现，那里约有4个连的敌军正在渡江，于是引导第64野战炮营的近爆引信火力对其进行猛烈轰击，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敌人被消灭。接着，战斗机又对剩余的敌人进行了扫射。这天早些时候，空中观察员又在江边开阔地处发现了另一大批敌人，又引导炮兵近爆引信火力对其进行轰炸，使敌伤亡约200人。

北朝鲜的作战行动表明，敌第1军在南江以南地区的进攻计划看来是，敌第6师沿着由庆州—俭岩里—马山主公路、穿过美军第35步兵团第1营阵地向东推进；与此同时，敌第7师主力则转向东南，插到第35步兵团第2营的背后，将漆后里道路拦腰切断。该公路由位于美军第2师防区内的南旨

里悬臂铁桥横跨洛东江向南伸延，穿过漆后里，于马山西北4英里处的中里村附近，与俭岩里以东8英里的马山主公路相接。这两条通路——俭岩里—马山公路及其在中里村相汇的漆后里公路——形成敌人进攻计划的主轴线。

9月1日，沿着二级公路向漆后里实施反冲击的工兵部队进展缓慢，当日下午被敌人完全阻住。此时，第35步兵团已被敌第6师及第7师包围，还有三个营的敌军插到了它的背后。该团团长——曾受训于西点军校的一名职业老兵、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担任了团长的费希尔上校——后来谈到这一局面时说：“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撤退，也无处可退。我打算筑起一道团环形防御阵地，坚守下去。”该团在9月份南江防线的战斗中表明它是有能力坚守住阵地的。该团因在战斗中表现突出而赢得嘉奖。

在敌人进攻的头一天，美第25师的防区便出现了危机。为此，沃克将军飞到了基恩将军在马山的师指挥所。在随后的讨论中，基恩要求沃克授给他调用第27步兵团所剩部队的权限（此前，沃克已将该团的一个营交给基恩指挥，用于第24团防区），以对付第35步兵团背后强大的敌军。沃克拒绝了这一要求。然而，到下午三、四点钟，基恩感到局势万分危急。于是令默奇中校指挥下的第2营从第35团背后出击。当时，大部分师属炮兵都遭到敌军步兵的正面进攻，他觉得有必要果断行事，将第27团第2营投入战斗。命令是他以防区地面部队全权指挥官的身份，不顾早先沃克将军的反对意见而擅自发出的。事后，当沃克将军了解到全部情况后，对基恩将军所采取的行动表示赞同。

9月1日黎明前几小时内，北朝鲜第7师的部队渡过南江后向左发展进攻，以卷击那一侧翼的美军，扩大突破口，

将山上所有可以俯视南江的美军赶出阵地，并为全师夺取一块宽阔的桥头阵地。他们最先遇到的是位于突破口北缘的第35步兵团G连。部分敌军脱离主力部队进攻G连阵地，另一些敌军则继续前进，在上游2英里处与E连交战。还有一部分敌人向分散的F连部队进攻，一直打到守卫在南旨里大桥的第1排阵地。第1排位于美军25师右翼的顶端，在那里，该排经过一场激战将进攻之敌击退。到9月2日，E连也在一场激战中将一个营的敌军大部歼灭。

第2营所属部队中，G连遭受的打击最大。9月1日拂晓前，敌军对G连各高地上的排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刚过3时，敌人就攻占了重迫击炮连的第3排阵地。随后，这些败退下来的迫击炮炮兵爬上179高地，加入了G连第2排。

与此同时，G连第3排在距南江与洛东江相汇处4英里、沿南江的一座矮丘上也遭到了敌人的近战进攻。拂晓后，G连连长勒罗伊·E·马耶斯基上尉请求集中炮火及空中火力支援，但后者却珊珊来迟。到11时45分，敌军几乎已经攻到山头，两军之间只有一条由空中识别板标出的狭窄空地相隔。几分钟后，马耶斯基牺牲。第3排排长乔治·罗奇少尉再次报告了当时危险情况，并请求给予空中火力支援。美国空军对高地敌占的一侧进行了打击，终于制止住了敌人的进攻。但到这时，敌军已经攻占该排阵地的许多散兵掩体，并依此朝对方阵地投掷手榴弹。午后不久，一枚手榴弹将罗奇少尉炸死。于是，班长朱尼厄斯·普维上士接替指挥。桥本下士是在这场近战中涌现出的一名战斗英雄。他始终战斗在阵地前沿，将一枚枚手榴弹投进敌人的掩体，有些掩体离他不过10—15英尺远。战斗到下午6时，普维上士的排只剩下12人尚能战斗，29名活着的士兵中17名是伤员。由于子弹

几乎打光，普维请求并获准将部队撤至G连的主阵地。天黑后，这29名幸存者（其中有3名被抬在担架上）开始撤离山头。他们把撤退时间安排在友军坦克到来之时，这样，坦克与敌人交战，敌军的注意力就从山头被围困的部队身上移开。这伙人马于午夜前半小时抵达179高地的G连阵地。

9月2日，正当G连坚守179高地抗击敌人的进攻时，默奇中校指挥的第27步兵团第2营下午5时从中里地区向西北方向的179高地实施反击。由于遇到强大敌人的阻击，该营进展缓慢。这天夜里极黑，且沿郡海里渡口路段的山地崎岖不平。一夜激战后，该营于次日15时到达第35步兵团G连原防御阵地以南约1000码的一处阵地。美军装甲、炮兵、空军及步兵实施了一次协同进攻后，该营于18时重新建立起防线。第27步兵团第2营在此次进攻中毙敌275人，并夺回G连早这时候丢弃的大批武器装备。

3日整夜，默奇中校的步兵营一直坚守在重新夺回的阵地上。第二天清晨，默奇接到命令：向后方发起进攻，肃清该营防区两侧备用道路上的敌军。8时，第35步兵团G连接防了默奇中校步兵营夺回的阵地，后者则沿着补给道路向后发起进攻。正当部队向前推进，却传来消息说：北朝鲜军队又将G连赶出了重新建立起来的阵地。于是，默奇便调转部队，又向回反扑，再次恢复了G连阵地。到9月4日中午，默奇又把这些阵地交给了G连，然后沿着第35步兵团第1营与第2营间的间隙向后再次进攻，几乎一开始就与敌军接了火。北朝鲜军队的机枪很快从三面朝默奇的部队打来。这时，偏偏下起倾盆大雨，能见度很差，默奇步兵营的弹药快打光了。于是，默奇便命令部队后撤约500码到有利地势以补充弹药。

然而，这并非易事。尽管在两天前向G连阵地的进攻中

他已扫清了补给线，但此时道路再次关闭。由于几千名北朝鲜军队突入第35步兵团的后方，此时要想打通道路，犹如将自己的手指从水桶里抽出一样——手指刚一抽出，空隙就又被水填满。默奇请求空中补给。第二天（9月5日）清晨，飞来8架运输机空投物资。得到补充后，第27步兵团第2营准备再次向后方发起进攻。到傍晚时分，该营已将通往G连阵地后方的8000码补给路段及邻近敌军全部清除干净。这时，默奇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准备向东北进攻，以同第27团切克中校的第1营会师。

9月2日，默奇离开中里地区向G连阵地发起进攻后，敌人的渗透部队袭击了第24步兵团的指挥所及几处炮兵阵地。为应付这一新形势，基恩将军再次作为地面部队全权指挥官果断命令第27步兵团所剩步兵营由乔治·H·德乔中校指挥，向那里的敌人进攻，将其歼灭。9月2日12时50分，基恩将军把他采取的这一行动向第8集团军作了报告。

9月3日上午，德乔指挥的步兵营与美军炮兵阵地附近的数百名敌军战斗后，15时又对“马蹄”路段以西崎岖不平的高地发起进攻（“马蹄”即俭岩里以东4英里处马山公路急转弯处的“U”形路段），其任务是首先攻占控制“马蹄”路段的高地，减轻第24步兵团后方所承受的压力。刚开始时，只有一门火炮进入射击位置支援进攻。该营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后，一支约有1000多人的敌军对其发动反击。该营损失惨重。仅各级军官就伤亡13人。K连连长埃尔伍德·F·詹姆斯中尉身先士卒，在一次冲击中不幸阵亡。这时，多亏几辆增援的坦克及时赶到，才保证了已暴露的右翼及后方的安全；美军的空中打击也钳制了敌人。最后，该营终于拿下了高地。

第二天（9月4日）早上，德乔接到新的命令：停止向第24步兵团指挥所的反击，转而向正前方朝在俭岩里地区攻打美军炮兵阵地的敌军发起进攻。进攻于9时开始，部队迎着敌人轻火器的强大火力勇猛冲击。下午下起大雨，减缓了部队的进攻速度。但经过一整天的苦战后，在多次空中打击的支援下，I连和K连终于攻占了可以控制俭岩里交叉路口的那座高地。由于该营损失严重，基恩将军把第65战斗工兵营的C连配属给它。第二天（9月5日），第3连调整了进攻方向，穿过一片崎岖地形后直扑咸安，一直打到第24步兵团指挥所附近。进攻途中，第3营打死敌军300多人。

导致基恩将军决定将德乔营的进攻方向改向俭岩里的一系列事件始于9月3日凌晨1时。当时，第35步兵团第1营是整个联合国军入朝部队向西突出最远的一支部队。由于该营在十二堂山阵地后面地区内的主要补给线及后方地域均在敌人手中，各种车辆只能在白天有护送的情况下方可在公路上行驶。由于四周布满了铁丝网和地雷及照明弹装置，防御圈内又有各种支援火力的严密配系，9月1日拂晓前激战后，该营仍守住了十二堂山上的原阵地。该营还有个有利条件，即：所有接近的路段事先都进行了编号并校正了炮火。这样，一旦需要炮火支援，召之即来。午夜后1小时，敌人对该营发起了一次异常猛烈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9月3日破晓。至此，第35步兵团第1营阵地前沿已躺着143具敌人尸体。根据这一数字，可以估算出敌人总的伤亡一定在500人左右。

在这场夜战中，第64野战炮营对步兵第1营给予了宝贵的支援，自身也直接卷入了战斗。拂晓前，大约有50多名北朝鲜人渗透到A炮连的阵地，并发起猛烈冲击。敌军以冲锋枪

火力攻下了两处冲锋枪防御阵地，并于凌晨3时突到了火炮跟前。在那里，安德鲁·C·安德逊上尉带领部队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一些大炮暂时落入敌人手中，一名北朝鲜士兵在一门榴弹炮炮管上草书道：“万岁！我们的连队！”但美军炮手们在50码外第90野战炮营C连的集中火力支援下，很快将这伙北朝鲜人赶了回去，并阻止住敌人的援兵。在当夜保卫火炮的战斗中，A炮连亡7人，伤12人——实力损失约25%。

第159野战炮营于前一天保卫自己火炮的近战中表现得也很突出。

支援25师防区北部南江前线作战的炮兵由第159及第64野战炮营的五个炮兵连（105毫米榴弹炮）及第90野战炮营的一个炮兵连（155毫米榴弹炮）组成，火炮总数为36门。有一门被费希尔上校称作“小教授”的155毫米榴弹炮专门从俭岩里向中俭里以西、北朝鲜第6师大部分补给物资必经之路的“大峡谷”猛烈轰击；另有一门前沿火炮则负责炮击南江上的二灵里大桥。第25师炮兵估计，在9月份的头三天中，他们炸死了1825名敌军。

在这关键时刻，第5航空队与师属炮兵一道对地面步兵作战给予了强大的火力支援。9月3日，基恩将军谈到过去两天中的战斗时说：“这次与以往的多次战斗一样，第5航空队所给予的近距离空中支援再一次挽救了我师。”9月份沃克将军在与美国空军鉴定组的一次会晤中表示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我可以开诚布公地宣布：要不是得到第5航空队的空中支援，我们就不能在朝鲜站住脚跟。”

对于第35步兵团后方变化无常的一片混战，这里无法一一介绍。除空投物资外，分割孤立的营、连、排大都在失去上级指挥与支援的情况下独立作战。增援前沿防线的援兵途中

也得到了空投物资的支援。坦克、装甲车辆急驶着将食品、弹药物资运往被敌人孤立的阵地，归途又把重伤员送往后方。

总的说来，第35步兵团在其防线的原来阵地上进行着战斗。刚开始时有一个营，后来第27步兵团的两个营奋力突破其后方地域内3000多敌人的阻截，前来增援。

在后方地域的混战中，美军又发现了几例北朝鲜军队的暴行事件。其中最为残酷的一例是：一队连炊事人员乘坐几辆吉普，后面各挂着装满热早餐的拖车，跟在坦克后驶往前沿阵地。大约驶到离第35团G连阵地还有1.5英里的一处隘路时，他们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前面的坦克突了过去，继续前进；后面第2营作训参谋罗伯特·E·汉莫吉斯特上尉指挥下的车队则大部返回。然而，至少还有一辆炊事车仍跟在坦克后面。车上有的战士被敌人抓住，有一名士兵藏在草堆里，后来逃出虎口。他说，他亲耳听到有名美军士兵受到敌人的拷打和杀害。他从那人痛苦的喊叫声听出了是谁。只听那人呻吟着说：“你们最好还是杀了我吧！”后来，当这一地区的敌人被肃清后，人们找到了那名士兵的尸体。他已被阉割，手指全被砍掉。后来，第25师的士兵又在第35步兵团防区内的一个水沟里发现了一些美军尸体，他们的手被绑着，双脚被砍掉。另一些士兵则发现有的美军尸体舌头已被割掉。很明显，这些暴行都是北朝鲜第7师干的。

在9月份攻势中，敌人将第25师后方地域内的战斗一直引到马山。游击队活动不断增加。9月3日夜发生的一起悲剧最为可怕。那天晚上，大约有15名游击队（其中一名是女的）袭击了美军设在昌原附近的一处无线电中继站。此处离马山只有4英里。他们对山顶一座帐篷里的7名美军及2名南朝鲜士兵进行了奇袭。游击队将美国士兵全部捆绑起来，

从档案袋中拿走文件，搜集起所有武器，然后，那个女的便用冲锋枪向俘虏一个个射击。两名美国士兵未被打死，才使这一事实公布于世。

即便在马山，基恩将军也面临着危险局势，因为马山是共产党同情分子及其地下组织的老巢。敌人进攻最高潮时，南朝鲜新闻协会马山分会的总干事韩光柱供认，他就是马山地区南朝鲜劳动党负责人，并通过釜山总部向敌人递送情报。马山监狱警卫长竟是共党的一名党小组长，他手下有7名卫兵都是共党分子。这一反间情报是在敌人的进攻打到离马山只有几英里的时候才真相大白的。基恩将军认为当时的局势非常危险，于是命令所有的居民全部撤离马山，只留下警察、政府官员、铁路与市政工人、必要的民工及其家属。整个撤离工作必须在五天内完成。仅9月10日及11日两天，美军第25师就用坦克登陆舰从马山疏散了12万多人。

尽管自9月5日后第25师所承受敌人的压力已大大缓解，但在局部地区仍遭受敌人猛烈的进攻。9月6日，第27步兵团切克中校的第1营离开咸安地区北移，与默奇的第2营会师来共同肃清第35团背后及南江以南地区之敌。由于被堵在第35步兵团沿南江的高地防线与第27步兵团进攻部队的中间，大批北朝鲜军队被歼。据报，这一天，有16处的敌人被美军击溃，伤亡惨重。9月7日清晨，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北朝鲜第7师残部正企图逃至南江对岸。第25师掩埋了9月1日至7日在其防线后方被击毙的2,000多具北朝鲜士兵的尸体。这一数字不包括在其阵地前沿被击毙的敌军尸体。9月9日前后，费希尔上校巡察了这些曾是激烈战场的后方地域，当他看到满山遍野的敌人尸体时，大为吃惊。后来他谈到那一场面时感慨地说：“即使欧洲战场法莱斯缺口的特兰地区

也无法与之相比。有些地区，苍蝇到处飞舞，使你无法看清。”

9月8日和9日的两天大雨使南江及洛东江的河水猛涨了两英尺高，因而减少了敌人再度过江的可能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起朝战中甚为荒唐的事件。9日，一批美国喷气式飞机(F-82)对洛东江上的南旨里大桥进行了误炸，一枚500磅重的炸弹将80英尺长的中部桥身炸塌，而此时需要空中轰炸的只是南江与洛东江相汇处以北的几座桥梁。此前，整个北朝鲜进攻中，第35步兵团F连维克利中尉指挥下的第1步兵排曾对南旨里大桥——连接美军第2与第25师防区的交通要道——进行了有效的防御。该排与大桥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致在第25师防区内，人们称这座大桥为“维克利大桥”。维克利将一个班部署在桥北，该排的其余兵力，另加一辆坦克及一门105毫米榴弹炮，则部署在桥南对其进行支援。士兵们都很喜欢这门105毫米榴弹炮，叫它“哦，佩格，我的心肝。”

那一地区有的指挥官担心，一旦北朝鲜军队绕过该桥、在东面更远的地区渡过洛东江，那么，在他们与釜山之间就再没有什么屏障了。然而，北朝鲜对维克利步兵排的进攻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北面通往大桥的道路全部布了地雷。有一次，在那一地区一次就炸死北朝鲜部队100多人。有一天早晨，正当一群狗撕咬着这些尸体时，其中一只碰响了一颗地雷。这群狗四处逃窜，而逃跑中又将更多的地雷踩响。野狗的飞尸走肉像石块一般四处横飞。

六、咸安反击战

9月1日拂晓，敌军于第25师防线中部对第35步兵团以

南咸安地区的突破使得该师师部一片恐慌。师长基恩将军打电话给第8集团军司令部，请求批准立即使用前一天晚上刚到达马山，此刻仍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的第27步兵团全团兵力。沃克将军拒绝了这一请求，不过仍将该团的一个营拨给了基恩将军。

基恩将军立即命令第27步兵团切克中校指挥的第1营——该营从凌晨2时就已处于戒备状态——火速从马山附近的集结地域开赴咸安，一经到达钱普尼上校的团指挥所便即配属给第24步兵团指挥。此外，切克的步兵营还得到第27团重迫击炮连第1排、第89野战炮营B连的一个炮排以及第8野炮营A连的加强。切克率领着该营于10时到达咸安以东两英里处普钱尼的第24步兵团指挥所。

那里的情景一片混乱。各种车辆满载着士兵沿着公路向后方地域开去。公路上还有许多步行的士兵。钱普尼上校再三试图阻止住这些士兵，但终归徒劳。敌迫击炮炮弹有时落在附近，但没有造成伤亡，只是使第24步兵团及混杂其间的南朝鲜部队更加溃散，加快逃向后方。整个公路上塞满了惊恐万状、士气低落的败退人群，切克中校不得不推迟其反击行动。在路旁等待的六个小时中，切克注意到，第24步兵团第1和第2营的败退士兵已经不能组织起战斗部队。第25宪兵连的杰克·W·赖利中士企图协助整顿公路秩序。从山上败逃下来的士兵仓惶从他身边跑过，有的连鞋子都跑丢了，一半的人没有武器，只有少数人戴着头盔。他大声喝令所有的军官和士官都停下来，但没有人听他的。一个看上去有点官衔的人冲他吼道：“别挡道！”赖利一拉枪栓，用枪口阻止住此人，发现他是一名上士。当赖利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坚守阵地与敌人战斗时，被赖利用枪口阻止住的几名士兵对他只

是报以嘲笑，并回答说：“因为我们在高地上看不到任何宪兵的影子！”下午4时，第24步兵团第2营在第27步兵团的后方地域只搜集到150至200人。

14时45分，钱普尼的指挥所接到了基恩将军要他立即实施反击、恢复第24步兵团阵地的命令。切克迅速拟定了进攻计划。美国空军对咸安及邻近的敌占山脊用炸弹、凝固汽油弹、火箭及机枪进行了长达半小时的轰炸和扫射。随后，炮兵又进行了15分钟的集中炮击，顷刻间，咸安城成了一片火海。切克的步兵营于16时30分开始向西出击，并得到第79坦克营A连一个坦克排的加强。8辆坦克载着步兵首当其冲攻入咸安。北朝鲜军队守在咸安城西的那个山脊，他们的机枪火力封锁着所有通路——其“绿色曳光弹犹如稻田里的水稻一般”。敌人的炮火击中了一辆美军坦克，进攻的步兵伤亡惨重。但切克步兵营继续强攻，并于18时25分终于拿下咸安以西500码的第一条长山脊。到20时，该营已经攻占其目标——咸安以西1英里的那条更高山脊原阵地的一半。部队在打到离所剩阵地山顶还有200码远的地方构筑工事，准备过夜。

一整天，美军实施的空中打击不断地骚扰着敌人，使其无法巩固已经获得的阵地并重新组织力量进一步实施协调进攻。有些飞机是从200英里以外“福奇谷”号及“菲律宾海”号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当时，这两艘航空母舰正以每小时27节的速度驶向战场。美军第25师的危机并没有缓解，10时54分第8集团军发出电报指示：“第27步兵团要准备向北开赴第2师防区”。

在咸安以西地区，北朝鲜军队与切克的部队整夜对峙着，没有再发生战斗。奇怪的是北朝鲜军队不停地向其阵地上空发射照明弹。在后方地域，敌迫击炮火对第24团指挥所

进行了炮击，迫使钱普尼上校将其指挥所向后方更远的地区转移。

第二天清晨，在浓厚的低雾掩护下，北朝鲜军队向切克营发起反击。激战持续了整个上午。美军空中打击使用了凝固汽油弹，将许多北朝鲜士兵活活烧死，协助步兵夺取了山脊。中午，第27步兵团第1营终于夺取了第24步兵团第2营的原阵地，并使用了两天前第2营放弃的散兵坑，那些由班组操作的武器仍在原位。在9月2日的战斗中，空军部队在第25师防区内上空起飞135架次，据报消灭了许多敌军，摧毁几辆坦克和火炮，并将存放武器弹药的三个村庄全部炸平。

第二天（9月3日）晨，北朝鲜军队对切克的部队发起猛烈进攻，企图夺回山头。第1营指挥所立即召唤炮兵、步兵迫击炮、坦克炮火以及分秒不差的空中打击等火力迎击敌人的进攻。敌人强大的进攻迫使部分连队不得不调头向后方打。进攻被击退后，只见第1营阵地周围有敌人数以百计的尸体。一名被俘的士兵供认，在9月2日至3日，与切克营作战的北朝鲜那四个营大约损失了1000人。

切克中校的步兵营在山脊上一直坚守到9月4日天黑，随后由第24步兵团在后方地域新组建起来的第1及第2营F连接替。紧接着，第27步兵团第1营撤至咸安以东1.5英里的辅助防御阵地。钱普尼上校将其指挥所又搬回了咸安，设在城中心以西300码处一座高地的山脚下。

这天夜里，早先那种不光彩的场面再次发生。9月5日拂晓前，敌人两个连的部队向咸安移动，只有一半配备武器。一部分敌军朝咸安城西边缘的那座高地袭去。美军第24团H连布署在山地山脚下，担负着警卫第24团团指挥所的任

务。然而，刚一发现情况，H连的士兵一枪未发便弃阵而逃，把两挺崭新的机枪也丢在了后面。北朝鲜军队用这两挺缴来的机枪向指挥所扫射，那里的人才知道敌人已经打到了身边。一小股敌军渗入咸安，插到离指挥所仅100码的地方，情报侦察排与其展开于手榴弹战，并将敌人赶了回去。战斗中，敌人的一颗手榴弹炸响了一辆弹药车，车上的炮弹连续爆炸，火光冲天，远处一看，还以为是发生了激战。

大约20多名敌军悄悄爬到了咸安以西第24步兵团第1营指挥所跟前，近到可以向里面投掷手榴弹和用冲锋枪扫射。当时，营部阵地上大约共有45名美军及20名南朝鲜士兵。黎明时，敌军被击退，该营主任参谋尤金·J·卡森少校发现阵地上只剩下他和另外30人，其中还有7名伤员。他回头向山下望去，看到有40来人爬出稻田，朝路障处的一辆坦克走去。这伙人向团部报告说，他们是从山上撤下来的。后来，指挥所附近的三辆坦克协助步兵肃清了城里的敌军。

当敌人实施穿插时，在咸安以南的一处路障阵地上，一名美军白人军官及35—40名黑人士兵弃阵而逃，跑到了后方1.5英里以外第27步兵团切克中校第1营的指挥所。凌晨5时，这位军官在那里报告说，有2000多北朝鲜军队袭击了咸安附近他的和其它部队的阵地。包括第24团指挥所。切克将这一情况报告给基恩将军，随后向咸安方向派出一个坦克排及一个步兵排以查明那里的情况。在此期间，切克手下的一些军官总共阻止了大约220名向后流窜的美军。切克命令这些人跟在坦克及步兵分队的后面一同打回咸安城。有些人只是在枪口的威胁下才服从了这道命令。这支坦克打头阵的分队没遇到什么抵抗便开进了咸安。在那里，他们发现第24团指挥所完好无损，一都都很平静。

第二天（9月6日），正当钱普尼上校视察咸安以西前沿阵地时，被敌一名狙击手打成重伤。钱普尼上校立即被送往后方医院。该团指挥由第3营营长科利中校接替。（由于他平日总爱说：“要用现款付清债务！”这句话，人们便称他为“现款付债”。）他是该团很受人尊重的一名指挥官。他在朝战中共参加四次战役，赢得一枚十字勋章、三枚银星勋章以及一枚功绩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就是一名战功显赫的营长。朝战中，这位36岁、精力充沛、西点军校毕业的陆战指挥官很快就名振全国。

七、“战斗山”和西北山

如前所述，虽然敌第6及第7师集中了强大兵力企图对美军第25师沿南江及洛东江的防御阵地实施突破，但敌第6师并没有忽略那条向南海岸延伸的主山脉。敌人在总攻期间，其火炮及迫击炮也轰击了战斗山、笔峰及西北山。步兵多次对这一地区发起强攻，或战斗侦察。西北山是这一地区最高的山峰，可以俯视下面的山谷及敌人的后方地域，而美军第5步兵团第1营却始终未能攻下这座高地。由于第24步兵团此时很不稳定，基恩将军只得命令思罗克莫顿中校将E连（唯一的团属预备队）沿着咸安公路向北调至第24步兵团的防御地带，以确保第5团战斗队右翼的安全。E连连长威廉·康格上尉每天晚上在阵地上都能收容到从第24团那边被打散的部队，第二天清晨再把他们送回原部队。连海军也参加了这一地段的防御战斗，停泊在南面近海上的驱逐舰每天晚上都把探照灯对准西北山上的低云，把它照得通明。几乎

总有一艘驱逐舰停在阵位上，以六门5英寸的舰炮火力支援地面部队的战斗。一名空中炮兵观测员通过射击指挥中心的协调引导着舰炮火力的射击。

9月7日，北朝鲜军队实施的一次进攻再次将南朝鲜及美军部队赶出“战斗山”。美军第25师命令德乔中校夺回高地。在此之前，德乔刚刚实施过反击作战，通过第24步兵团的后方地域打到咸安城边，此时又带领他的第27步兵团第3营为这个任务做各种准备。第24步兵团的K连及B连也将随之出发，一旦第3营攻占了山头，便接管阵地。9月7日、8日和9日这三天，第3营不断向“战斗山”发起反冲击。9月9日，威廉·米歇尔上尉率领I连打到山顶，与北朝鲜军队展开肉搏战，随即，L连也冲到山头。但据壕固守的敌军又将这两个连击退到山坡。大约有两个连的敌军固守着山头，另有两个连的兵力保护其侧翼安全。在这三天的战斗中，德乔的第3营伤亡惨重。9月9日下午，美军反击部队撤至位于“战斗山”以东1000码处的美方于9月7日夺回的一座高地上。美军火炮、迫击炮及飞机的火力轰击着“战斗山”。正当双方处于这种对峙僵局之时，第25师发来命令，要该营撤至马山附近。

鉴于第27步兵团第3营于9月8日至9日进攻后没有能守住高地，第24步兵团团长科利上校于9月9日晚决定放弃进攻企图。他命令第24步兵团K连及第65战斗工兵营C连于“战斗山”以东较低的一座高地上构筑工事。在高地四周布满铁丝网及雷场，校准的火炮及迫击炮火力封锁着敌人接近阵地的所有道路。他打算用炮兵及迫击炮火力将敌人遏制在战斗山上。在以后几天的晚上，“战斗山”上的北朝鲜军队多次对东面高地上的美军阵地发起进攻，但都被击退。这样

经过一个月的连续战斗，北朝鲜军队终于攻占并守住了“战斗山”山头，但美军第24团及所属炮兵的防御火力却将敌军遏制在那里，使其无法利用这个制高点。

拿下“战斗山”后，北朝鲜军队又开始攻打笔峰。笔峰比“战斗山”高250英尺，位于“战斗山”东南1空哩处。9月4日拂晓前，400至500名敌军开始攻打美国第24步兵团部署在笔峰上的I连及L连。美军L连尽管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但由于临阵逃脱的人数增加，总兵力由100人最后减少到40人。多亏了该营新任营长梅尔文·R·布莱尔少校的坚定指挥，才使得这些人继续留在阵地与敌战斗。后来，布莱尔与L连的所剩部队撤到了笔峰山顶的I连阵地，却发现仅受到敌人轻微进攻的I连已经撤离了高地。躲在山间小路旁的一名北朝鲜受伤的狙击手一枪打中了布莱尔的大腿。布莱尔拒绝撤离火线。但由于同他一起坚守阵地的人数太少，他无法守住笔峰。最后，阵地丢失。

第25师的危机刚过，沃克将军便于9月7日电令该师在24小时内免除第5团战斗队的作战任务。大邱以北持续的危机迫使沃克不得不将其预备队集结在那一地区。当晚，第27步兵团第1和第2营自南江战场调来，接防马山前线的第5团战斗队。9月9日15时，米凯利斯上校接替了该团防区的指挥。第27步兵团第3营当天停止了对“战斗山”的反击，归建该团，并于9月11日部署在马山防线的南端。与此同时，第5团战斗队于10日开赴三浪津，最后一辆装满部队的军列于第二天16时离开马山。一到达三浪津，该团即转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

大约在北朝鲜军队对釜山防御圈发起的进攻被击退、第27步兵团接防马山以西第5团战斗队的时候，“啤酒问题”

突出起来，引起了美军在朝参战部队的强烈反应。以前，啤酒和糖果、香烟一样，都是免费提供给美军士兵的，而且以拨款经费购买，经常发给士兵，作为食品给养的一种补充。然而，在美国国内，却有许多戒酒组织、教会、社会团体及个人反对向士兵发放啤酒。甚至美国国会也发生了这种争执。有位赞成免费供应啤酒的议员说：“朝鲜国的水质比子弹更加有害！”国会的压力迫使美国陆军通过远东司令部宣布：从9月13日起，停止对美军免费供应啤酒。当时，陆军的典型反应是：“那些组织，无论叫什么名子，跟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在这里打仗够苦的了，喝罐儿啤酒有什么关系！”但从那时以后，第8集团军只好用非拨款经费自购啤酒，而且只能在小卖部发放。

自从美军第25师参加朝战以来，有件事一直使基恩将军大伤脑筋，8月至9月初在马山进行的防御战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了；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件影响到第8集团军的问题。该师的两个团（即第27及第35步兵团）在朝战中打得都很好，但该师的第三个团（即第24步兵团）却并非如此。自7月份在尚州地区参战以来，虽然也有例外，虽然也出现过一些个人英雄事迹，但总的说，这支由黑人士兵组成的团一直打得很糟。该团的这种不牢靠性表现在8月份“战斗山”的战斗中。当时，8月31日夜，面对着敌人的强攻，两营的部队纷纷弃阵而逃。四天后的一次夜战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再次表现出这种怯懦气质。基恩将军通常都把另外两个精锐团部署在师防线的重要地段，但第24团仍构成了师防线中的薄弱环节，随时有可能被敌军突破，给全师甚至可能是整个集团军带来灾难。第8集团军及第25师常常把最有能力的军官配给第24团，以加强领导，但仍解决不了问题。

9月1日至5日，敌军在第24步兵团防御地段实施突破后，基恩将军感到必须想出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9月9日，他向沃克将军建议：立即解散第24步兵团，将其部队拆散后按一定比例补充给美军在朝参战的陆军部队。基恩将军在提出这些建议时说（摘录）：“经再三考虑，我个人认为，第24步兵团已在战斗中表明它不可信赖，不能完成作为步兵团应担负的战斗任务。”该团几乎所有的军官都同意基恩将军的看法，许多黑人士官及士兵自己也这样认为。但沃克将军并没按基恩将军的建议去做，因为当时有许多要考虑的因素，似乎不便做出这样的决定。

正当南部釜山防御圈的战斗在激烈进行之时，一支新的、令人不安的部队出现在遥远的北方。在东京和华盛顿，美国军事领导人正研究他们收到的报告，报告说中共军队正向北调动并在鸭绿江对岸集结兵力。这时发生的另一事件更加明确地预示着北面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9月4日，一架印有红星标记的双引擎轰炸机从黄海海面一支联合国海军特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上空飞过。当时，这支特混舰队正在朝鲜西海岸以外大约“三八”线附近的海域游弋。这架轰炸机继续向特混舰队的中心飞去，并向一架联合国军的战斗巡逻机开火。该巡逻机立刻还击，将轰炸机击落。特混舰队的一艘驱逐舰将这架轰炸机的一名飞行员尸体打捞上舰——发现他竟是苏联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

9月中旬，第8集团军与南朝鲜陆军仍在釜山防御圈的各处与北朝鲜军队作战。经过两个星期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好不容易击退北朝鲜在各主要方向上的攻势，即：东部浦项周围和庆州走廊；中部通往大邱之道路；南部龙山一带和通往马山的道路。釜山防御圈的战斗将会继续下去。

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那里的问题并未了结。

但此时压倒一切因素（不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令人鼓舞的还是令人不安的）、对9月中旬的朝战产生巨大影响的乃是：人们了解到——此间，这一消息已在入朝联合国军部队中广为流传——将在敌后实施的两栖登陆作战已指日可待。

登陆的日期为9月15日。

第二十五章 仁川登陆

“战争的历史证明，一支军队被摧毁，十有八九是由于补给线被切断了。……我们要在仁川登陆，我们要粉碎他们（北朝鲜人）”。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将军要在敌后实施两栖登陆以赢得朝鲜战争，这是自然的，也是预料中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巴丹战役后他在西南太平洋指挥的诸次战役都是从两栖作战开始的。从澳大利亚到吕宋岛，他的部队常常一个又一个地绕过敌占岛屿，向前挺进。制海权给军事力量带来了机动力。而机动和机动作战总是使机动和机动作战的实践者获得巨大的战果和速战速决。从海上卷击敌人的翼侧以及在敌后方攻击其补给与交通线正好迎合麦克阿瑟的大战术理论。尽管战争的命运之神曾一次又一次地使麦克阿瑟的大战术理论迟迟未能付诸实践，但是他的这种战术观念从未动摇。

一、麦克阿瑟的最初计划

7月的头一个星期里，朝鲜战争开始才不过一个星期多一点，麦克阿瑟将军就指示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开始考虑旨在突击汉城交通枢纽的两栖作战计划，以及研究实施这一打击的登陆地点。在7月4日由陆、海、空三军代表参加

的一次远东美军总部会议上，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将军讨论了在敌后实施一次两栖登陆的想法，并建议用第1骑兵师执行此项任务。一位两栖作战专家、海军陆战队的爱德华·H·福尼上校被选定与第1骑兵师一起拟制这一作战计划。

这次两栖作战的最初计划所取的代号是“蓝心”，计划要求把北朝鲜人赶回三八线。建议登陆的大约日期是7月22日，但是由于在朝鲜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没有能力阻止敌人的南进，这一作战计划于7月10日被取消了。

同时，尽管“蓝心”作战计划取消了，远东美军总部里两栖作战的计划工作仍在继续进行。这些计划由远东美军总部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拟制，赖特将军除担任作战与训练助理参谋长外，还担任该组的组长。赖特的助理之一、唐纳德·H·盖洛韦上校直接负责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的工作。这群才能非凡的计划人员拟制了在朝鲜实施两栖作战的相当详细的各种计划。

7月23日，根据麦克阿瑟的指示，赖特将军向远东美军总部各参谋处通报了“铬铁作战行动”的要点。“铬铁作战行动”要求在9月进行一次两栖作战，并预先设想三个方案：（1）方案100-B，在西海岸的仁川实施登陆；（2）方案100-C，在西海岸的群山实施登陆；（3）方案100-D，在东海岸的注文津附近实施登陆。主张在仁川登陆并同时由第8集团军实施进攻的100-B方案得到了赞同。

同日，即7月23日，麦克阿瑟将军电告陆军部他已确定于9月中旬由第5海军陆战团和第2步兵师在敌后进行一次两栖登陆，协同第8集团军的进攻。

麦克阿瑟的计划刚一出笼就被北朝鲜人的成功打破了。他在7月29日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电文中承认了这点。

他说：“在朝鲜，我设想保留第1陆战师(旅)和第2步兵师用以实施包围反击的计划，没有实现，因此，必须将这些兵力用于南线，而不能……随之在9月中旬使用于一个单独的进攻轴线上。……现在，我计划一俟我在日本的唯一预备队(即第7步兵师)的兵力大体恢复，就立即将其投入战斗”。

二、第10军的部队集结

至7月20日，麦克阿瑟将军关于仁川登陆作战的方案已经相当明确了，并与阿尔蒙德将军和他的作训军官赖特将军较为详细地谈论了这个问题。8月12日，麦克阿瑟签发远东美军总部100-B号作战计划，并具体指定仁川—汉城地区是专门组建的登陆部队应以两栖突击夺取的目标。

8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设立了特别计划参谋处的司令部组，令其负责计划中的两栖作战。为保密起见，这个选调远东美军总部参谋人员新组成的组称为总司令部特别计划处，准备置于其控制下的部队称为远东美军总司令部预备队。8月21日，麦克阿瑟通过无线电请求陆军部授权正式起用第10军司令部，获准后，他于8月26日签发远东美军总部第24号总令，正式组建第10军。所有在日本的或在那里起程的部队均被指定为远东美军总司令部预备队的部队，都编入该军建制。

看来，指挥这支登陆部队的人选问题，麦克阿瑟将军大约在8月中就已经定下来了。一天，他正与阿尔蒙德将军谈论将要进行的登陆之事，后者认为该是指定登陆指挥官的时候了。麦克阿瑟转身对他回答说：“就是你。”麦克阿瑟对阿尔蒙德说，他(指阿氏)还将保留远东美军总部参谋长的职务。

他的看法是，阿尔蒙德应去指挥第10军实施仁川登陆，并夺取汉城，之后，战争将很快结束，阿尔蒙德然后仍回东京担任原职。事实上，远东美军总部要抽调出阿尔蒙德及司令部里的大多数主要参谋人员去进行登陆作战。阿尔蒙德说，他本来指望会留在东京担任远东美军总部参谋长，麦克阿瑟决定让他指挥第10军使他感到意外。8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正式指派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第10军。

阿尔蒙德将军任第10军军长时是58岁，他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曾指挥过一个机枪营，受过伤，并因勇敢作战而获得勋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意大利指挥过第92步兵师。阿尔蒙德于1946年6月调到远东美军总部，从1946年11月至1949年2月任麦克阿瑟的副参谋长。1949年2月18日，他晋升为远东美军总部的参谋长，并于1950年7月24日兼任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

阿尔蒙德将军是远东美军总部里人人敬服的人。他精力充沛，一点也容不得无能的表现。他希望别人也象他本人一样，忠于职守，勤勉工作。凡见过他的人都不可能忘记他蓝眼睛中闪烁着的光芒。对他的上司麦克阿瑟将军他忠心耿耿。在困难面前，他从不畏缩。阿尔蒙德长着铁灰色的头发，脸色红润，一副机警灵敏的面容，这使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尽管他身材中等，双肩有点俯曲。

第10军的参谋长是克拉克·L·拉夫纳少将。他是8月6日从美国赶来就任的，两天后即开始与计划组一起工作。他是一位热情洋溢、具有外交家风度的军官，在参谋工作方面阅历丰富、成绩卓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夏威夷任太平洋地区美陆军部队的参谋长。第10军的参谋班子是个能干的班子，许多

成员都是从远东美军总部的参谋人员中精选出来的。

第10军的主要地面部队是第1海军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1950年夏，在远东调集一个满员的海军陆战师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7月25日，奥立佛P·史密斯少将出任该师师长。同日，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给他下命令，令其将该师编配到战时编制(欠一个团)，并于8月10日至15日之间起航赴远东。这意味着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另一个团即第1海军陆战团，必须正式建成，以及约15000名官兵必须集结、编配、装备完毕。8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第3团增拨给该师，于是第7海军陆战团正式组建成。该团定于9月1日启航赴远东。调遣兵力，充实该师十分困难，以致只好命令在地中海的第6舰队执勤的一营海军陆战队加入在远东的这个师。

史密斯将军及第1海军陆战师的大多数参谋军官在8月22日从美国抵达日本。该师各部队、第1海军陆战团以及第7海军陆战团的参谋人员，于8月28日至9月6日期间到达日本。8月16日，一营海军陆战队分乘“贝格萨尔”号运输舰和“蒙塔格”号货船，驶离地中海克里特岛的苏扎湾，途经苏伊士运河，于9月9日到达釜山，加入第7海军陆战团，成为后者的第3营。第7海军陆战团的其余部分于9月17日到达神户。在朝鲜的第5海军陆战团于8月30日接到预先号令，要其准备好向釜山运动加入该师。

将第7步兵师扩充到战时编制是个更加困难的问题。7月中旬，在第24、第25步兵师和第1骑兵师相继装载完毕开赴朝鲜时，远东美军总部已从该师抽调了140名军官和1500名军士和士兵充实三个师的兵力。至7月底，该师的兵力连编制兵力的一半都不到，而且在由军士担任的主要武器射手

和关键的专业人员方面缺额更大。7月27日，第7步兵师缺编9117人，其中军官缺290名，准尉缺126名，士兵缺8701名。前一天，即7月26日，远东美军总部解除了该师占领军勤务，并命令它准备开赴朝鲜。

从8月23日至9月3日，远东美军总部把相继到达该总部的所有步兵补充兵员都拨给了第7师，还把8月23日到9月8日期间到达的所有炮兵补充兵员也给了它。至9月4日，该师接到了390名军官和5400名士兵的补充。麦克阿瑟将军用同样的方法为第10军补充了勤务部队；将原定分配给第8集团军的改为派往第10军。远东美军总部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理由是，尽管第8集团军非常需要这些补充，但是第10军的需要是非有不可的。

遵照麦克阿瑟将军8月11日和13日给沃克将军的派遣南朝鲜部队以扩充第7步兵师的指示，补充兵员中的8637人于该师登船赴仁川前就抵达日本。他们到达时有的着便装，有的只穿着汗衫短裤。大多数人穿的是凉鞋或布鞋。他们是一些平民百姓，神色惊恐，狼狈不堪，精疲力尽。只有很少一些人会说英语。每个步兵连和炮兵连大约分到了100名南朝鲜新兵；为便于训练和控制起见，采用了把熟识的人编在一起的办法。

8月至9月初，从美国调来并派到第7步兵师的步、炮武器操作兵员质量是高的。由本宁堡步兵学校和西尔堡炮兵学校派来的资深步兵和炮兵军士提供了精良的训练，使第7步兵师的情况随着登陆日期的临近逐渐好转，比一个月前所期望的还要好些。第7步兵师上船时的兵力，包括南朝鲜配属兵力在内，共为24845人。

三、关于登陆的争论

1950年的整个7月和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对麦克阿瑟在敌人战线后方实施一次两栖登陆的建议，或含蓄或明确地表示赞同。然而，尽管大家都知道麦克阿瑟主张把仁川作为登陆点，但参谋长联席会议本身却从来没有对此作出表态。对仁川登陆的建议，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从一开始就有些反对意见和较多的保留。远东美军总部资深的计划与参谋军官，如参谋长阿尔蒙德和副参谋长希基将军、作战与训练助理参谋长兼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组长赖特将军和后勤助理参谋长乔治·L·埃伯利准将等支持这项计划。

海军反对把仁川作为登陆点，主要理由是那里的潮汐条件不利。由于这一反对意见依然存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派其两名成员赴东京与麦克阿瑟及其参谋人员讨论这件事。仁川可否作为登陆方向，对此必须作出决定。7月20日，柯林斯将军和海军作战部长福里斯特P·谢尔曼海军上将，离开华盛顿去与麦克阿瑟会晤。柯林斯和谢尔曼两位将军抵达日本后，随即与麦克阿瑟及其主要的参谋人员，包括在远东资深的海军军官进行密谈。尔后，于7月23日下午在一号楼内麦克阿瑟的会议室里（远东美军总部）安排了一次全面情况汇报会。

会议于下午17时30分开始，出席会议的除麦克阿瑟将军外，还有柯林斯将军，谢尔曼海军上将，乔伊和斯特鲁布尔将军，阿尔蒙德、布基和赖特将军，赖特将军的联合战略计划与作战组的几位成员，詹姆士H·多伊尔海军少将及其参

谋班子中准备汇报有关仁川登陆中海军问题的几位成员。

麦克阿瑟将军作了简要的介绍后，赖特将军向与会者汇报了基本的计划。然后，多伊尔海军少将陈述了海军的想法。他的总的调子是悲观的，他在结束时说：“在仁川实施登陆不是不可能的，但我不提议这样做”。汇报中的海军部分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麦克阿瑟在此之前就已多次听到过海军的主要论点，在海军介绍情况时，他一直平静地坐着抽他的烟斗，只偶尔提出了个把问题。情况介绍结束时，麦克阿瑟开始发言，共讲了45分钟。他讲话时，好像在自言自语，用一种交谈的语调详细讲述了为什么登陆应该在仁川进行的理由。他说道，敌人忽视了自己的后方，靠一条细弱的后勤补给线勉强地支撑着前方的作战，而这条补给线在汉城地区可以很快地被切断；敌人实际上已将其全部兵力投在南方对付第8集团军，已经没有受过训练的预备队，也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力量。麦克阿瑟着重谈了在仁川登陆并迅速占领韩国首都汉城在战略上、政治上和心理上的理由。他说，仁川登陆势将吸引世界对亚洲的关注并赢得对联合国此举的支持。他指着身后的地图说，仁川要成为砧，北上的沃克的第8集团军要成为锤，北朝鲜军队将在砧、锤间被敲得粉碎。

麦克阿瑟将军的话题尔后转到柯林斯将军和谢尔曼将军考虑在仁川以南100航空英里处的群山登陆的问题。麦克阿瑟指出，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登陆方向选得不当。他认为，在群山实施登陆不可能切断北朝鲜的补给线，也不可能摧毁北朝鲜军队。接着他又回到仁川登陆的意义上来，指出从战术上讲，仁川登陆是联合国军总部可资利用的最有力的军事途径，而且如果运用得当，就可突入敌占区纵深，给予敌人

沉重打击。他详细地讲述说，假如仁川不拿下来，朝鲜冬季战局势必困难重重，他说道，北朝鲜人以为在仁川搞登陆十分困难，因而是不可可能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方登陆部队就可能达成突然性。他提到了自己二战中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诸多作战行动，赞扬了海军在这些行动中的表现。他在结束自己长时间发言时明确表态说，他力主在仁川登陆，指出：“迄今为止，海军从未拒绝过考虑我的意见，而且我也深信海军现在也不会否决我的意见”。

麦克阿瑟似乎说服了与会中大多持怀疑态度的人。谢尔曼海军上将被争取过去，转到了麦克阿瑟的立场上。但是，柯林斯将军似乎对在仁川实施登陆仍然持保留态度。他随后问赖特将军，远东美军总部关于在群山实施登陆是否有稳妥的计划，可作为一个备用的方案，以备万一仁川登陆方案未付诸实施，或者仁川登陆失败时使用。赖特将军肯定地说，有这样的计划，而且已经计划在群山佯装登陆。

在提议作为仁川登陆以外的备用方案中，除了海军倾向采纳的群山登陆方案外，还有一个是浦城—明地区登陆方案，该地位于仁川南面30里处、乌山的对面。在23日的会议上，多伊尔将军曾建议在该地实施登陆，以便向乌山内地突击，由此切断汉城以南的交通线。24日，美海军陆战队小莱缪尔·C·谢泼德中将拜访麦克阿瑟将军，请他将登陆地域改到该地区，但毫无效果。麦克阿瑟仍坚决主张在仁川实施登陆。

柯林斯与谢尔曼返回华盛顿后，立即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其他成员一道对整个仁川登陆问题进行了仔细审查。8月28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发出了一份电报，表示同意仁川登陆计划，但有附带条件。该电文是这样说的：“我们

赞同以两栖作战部队在朝鲜西海岸准备并实施迂回；登陆方向既可选在仁川，如业已查明仁川附近的敌军防御确是薄弱；也可选在仁川以南的某个有利的滩头上，如果能够找到这样的滩头。我们还同意为群山附近的两栖作战部队实施包围进行准备，只要远东美军总部总司令希望这样做。我们理解为了最好地利用随时出现的战机而正在准备的各种预备方案”。

麦克阿瑟毫不动摇地加快仁川登陆的准备进程。8月30日，以联合国军总部的名义下达了关于仁川登陆的作战命令。在此期间，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盼望接到行将到来的登陆行动的进一步细节的报告，但毫无回音。于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9月5日又向麦克阿瑟去电，向他索要这方面的情况。第二天，麦克阿瑟复电，称原计划不变。9月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再次给麦克阿瑟去电，要其重新考虑一下整个仁川登陆问题并再次估量一下在此地登陆能否达成理想的结局。北朝鲜军队在9月初的大规模攻势中所显示出来的生机和力量，显然使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诸僚们对沃克将军的第8集团军能否顺利地转入进攻及第10军能否迅速克服汉城敌防御的疑虑增加了。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在9月6日给其主要属下指挥官的指示信中，重申早先的口头命令并宣布9月15日为仁川登陆的展开日。

作为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要其重新考虑和掂量仁川登陆成功把握性的一个答复，麦克阿瑟将军于9月8日就此向华盛顿去了一份电报，电文口气傲慢，斩钉截铁。该电报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至于在仁川实施登陆的可行性，我心中深信不疑，而且我还认为其成功的机会极大。我还深信，要从敌方手中夺取主动权并由此创造予敌以决定性打击的战机，在仁川实施

登陆正是唯一的希望所在。不然，我们会深陷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争，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我们的部队丝毫不可能会被驱出釜山滩头。我方由北向南实施包围势必即刻化解敌方对我南面防御圈的压力，而且，实际上，这也是减少敌方压力的唯一途径……由北向南的包围机动成功与否并不决定于第10军和第8集团军能否迅速会师。夺占敌方汉城地区补给品分发系统的枢纽势必彻底破坏敌方目前在南朝鲜作战部队的后勤补给，并因此最终分割敌方。说实话，这才是此举的首要目的。我方拥有绝对的空中和海上优势，故而完全可以自行保障的我南、北两翼部队，通过破坏敌方的后勤保障和采取协调一致的作战行动，对敌实施南、北夹击，敌军就无可避免地要遭到彻底粉碎。……鉴于上述原因，在预定的并已向你们报告的仁川登陆计划问题上，我不打算作实质性的变动。（陆军）部队的装载活动和海、空军的预先准备活动正按计划进行中”。

第二天，即9月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此电报向麦克阿瑟复电，电文十分简洁：“我们批准你的计划，并已向总统如实地作了报告”。看来，在仁川登陆问题发生争议的期间，身在华盛顿的国防部长约翰逊是麦克阿瑟的强有力的同盟者，因为，他支持远东美军总司令。于是，一场关于拟定的仁川登陆的争论就在华盛顿时间9月8日、东京时间9月9日结束了。

与麦克阿瑟仁川登陆计划同时进行的行动是，在第10军实施登陆的同时，第8集团军由釜山防御圈滩头向北发起进攻。此举的目的是将敌原投入对付第8集团军的所有部队牵制住，防止其从南面抽调大量兵力增援登陆地域第10军当面的北朝鲜部队。计划要求第8集团军突破对方的包围圈，向

北推进，与第10军会合。

8月30日，史密斯将军给第10军发了一份急电，要求在朝鲜的第1暂编陆战旅于9月1日脱离第8集团军，准备上船向仁川进发。麦克阿瑟下令，该陆战旅必须在9月4日前作好担当此任的一切准备。但是，该命令刚下达，就于9月1日给撤回了，原因是前一晚上北朝鲜军队在南线全面发动大规模进攻，第8集团军正面危急。

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认为，第8集团军将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用于龙山附近的战斗，有破坏仁川登陆计划如期实施的危险。于是，在对第5海军陆战团（即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的控制问题上，在以得到远东美国海军部队支持的史密斯将军为一方和以沃克将军为另一方之间就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坚持认为，若要他实施仁川登陆，他就必须要回第5海军陆战团。沃克将军在给阿尔蒙德将军的电话中大体上是这样说的：“假如我失去第5海军陆战团，前线的安危我就不负责”。阿尔蒙德尽管行将担任仁川登陆部队的司令，但还是接受了这样的看法，即第10军即使没有第5海军陆战团也能成功地逐行仁川登陆计划，因此，他站在了沃克的一边。他建议第7步兵师的第32步兵团配属第1海军陆战师，作为其助攻团。史密斯将军和远东美国海军部队仍坚持己见。9月3日，海军乔伊、斯特鲁布尔和多伊尔三位将军陪同史密斯将军到一号楼，参加与阿尔蒙德、拉夫纳和赖特三位将军的对话会议，这一争执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当事态变得十分明显，双方之间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时，阿尔蒙德就前往麦克阿瑟的秘密官邸，向麦氏报告说，事情已闹成僵局，即史密斯和海军如果要不回第5海军陆战

团，就不愿参与仁川登陆。听到这儿，麦克阿瑟对阿尔蒙德说：“你去告诉沃克，他必须交出第5海军陆战团”。阿尔蒙德回到会议室，告知正在那儿等候裁决的人们有关麦克阿瑟的决定。

第二天，即9月4日，麦克阿瑟将军派遣赖特将军前往大丘，通知沃克将军，要他必须在9月5日晚到9月6日将第1暂编海军陆战旅交出，晚了不行，而且必须将该陆战旅立即运动至釜山。赖特将军到大丘后，向沃克转达了麦克阿瑟的指示，并告诉他远东美军总部正在装载第7步兵师第17团，准备将其运往釜山，作为水上预备队，必要时第8集团军可动用。（该团于9月6日驶离横滨，前往朝鲜。）赖特还说，麦克阿瑟打算将预期9月18—20日要抵达远东的第3步兵师的头一个团（即第65团）转往釜山，拨给第8集团军使用。沃克将军在谈及预定的9月15日联合行动中自己的行动部分时，请求将第8集团军的进攻发起日放在仁川登陆展开日的第二天，即9月16日。赖特同意这一时间安排，并说他要就此时间安排向麦克阿瑟提出建议。麦克阿瑟后来批准了这一时间安排。

四、海军的计划

远东美国海军司令在为仁川登陆中自己所负责任务进行准备时，将海军务必遂行的任务进行了梳理。其主要任务是：对北纬 $39^{\circ}35'$ 以南的朝鲜西海岸实施海上封锁；如果形势需要，就在登陆展开日之前采取有关的海上作战行动；在登陆展开日的那一天，以两栖突击在仁川地区夺占并扼守滩头；如果上级有指示，将后续部队和战略预备队输送到仁川地区。

上陆，并给予支援；按要求提供掩护和支援。为完成上述任务，海军组建了第7联合特遣舰队，由第7舰队司令斯特鲁布尔将军兼任司令官。8月25日，斯特鲁布尔将军离开其停泊在日本的佐世保港的旗舰“罗彻斯特”号巡洋舰，乘飞机前往东京，以便指导最后的计划制订工作。

9月3日，斯特鲁布尔签发第7联合特遣舰队(JTF-7)第9—50号作战计划。两艘护航航空母舰上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美海军航空母舰“拳击师”号(译者注：有的资料说，这是一艘“两栖攻击舰”)上的海军航空兵和一艘英国轻型航空母舰上的英军航空兵，要在登陆地区及其上方空域集中尽可能多的空中支援飞机，以提供尽可能多的航空支援。两栖部队指挥舰“麦金莱山”号对这些飞机实施控制。由登陆场向内地延伸30哩，形成一个弧圈，这一弧圈构成联合特遣舰队的目标地区。第7联合特遣舰队为便于将其各项任务付诸实施，将其下属各部队编组成下列诸特遣队：

90特遣队：登陆突击部队，美海军少将多伊尔任指挥；

92特遣队：第10军，美陆军少将阿尔蒙德任军长；

99特遣队：海上巡逻与侦察部队，美海军少将亨德森任指挥；

91特遣队：封锁与掩防部队，英海军少将安德鲁斯任指挥；

77特遣队：快速航母特混舰队，美海军少将尤恩任指挥；

79特遣队：后勤保障部队，美海军上校奥斯汀任指挥；

70.1特遣队：旗舰大队，美海军上校伍德亚德任指挥。

在海上行动的各阶段，斯特鲁布尔将军的指挥所设在“罗彻斯特”号指挥舰上；副司令多伊尔少将的指挥所设在

“麦金莱山”指挥舰上。实施这一登陆行动的所调用舰只达230余艘。第7联合特遣舰队的水面舰只的行动不得进入苏联和中国12哩的领海范围内，飞机的行动不得进入苏联和中国20哩的领空范围内。

麦克阿瑟选定仁川作为登陆方向的一个首要原因是：仁川是韩国首都汉城的出海港，距汉城18哩；仁川也是至汉城最近的登陆地域；汉城还是交通枢纽的中心。

仁川位于盐河口湾上，是一个三边环陆的不冻港，并拥有一个潮水船坞。这里的海岸线低，部分地方是下沉的海岸平原，这是极高潮汐所致。登陆地域无海滩，在低潮时仅有宽阔的泥滩，而在高潮时则只有峭壁可见。由于低潮时到处是泥滩，登陆部队只得利用港口和港区的码头设施。来自海上的主要航线来自南面，经由两条50哩长、只有6-10呎（36—60呎）深的航道。大型船只通常使用“飞鱼航道”。该航道窄而弯曲。

仁川港分内港和外港两部分，内、外港之间由一条很长的防波堤和月尾岛与小月尾岛隔开。月尾岛和小月尾岛之间有一条堤道相通。低潮时，内港的大半部分成了泥滩，只剩下一条12—13呎深的人工挖掘而成的航道。唯一可供深吃水船只使用的码头设施在潮水船坞里。该潮水船坞长1700呎，宽1750呎，平均水深40呎。但在通常低潮情况下，水深只有14呎。

此时，仁川正以一个独一无二的两栖作战之地展现在面前。当然，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在这里搞两栖作战又是非常之难。航道水域窄小，港内潮高最大达31呎以上。据报告，少数情况下，最大潮高达33呎。某些打算在此次登陆中使用的二战时的登陆艇为避开当地的泥滩，需要有23呎的潮高；

而坦克登陆舰则要有29呎的潮高。这样的有利条件一个月中只有一次，持续时间仅为三四天。航道又窄又浅，较大型舰船要驶进该港，只能在昼间。因此，必须将主攻部队的登陆行动安排在傍晚高潮时节进行。但是，为了能在凌晨高潮时节夺占月尾岛，一个营规模的突击群只能准备在夜间向该港接近。计划人员认为，在主攻部队向仁川市区实施登陆前采取这一预先行动是必要的。

5月到8月，仁川地区海面往往是低水位，而9月至翌年3月一般是高水位。尽管9月是一个过渡阶段，但是人们当时认为，这一月还是适宜搞登陆行动。麦克阿瑟及其谋士们将登陆展开日选在9月15日，因为预期那一天有一个高潮，仁川港泥滩上方的水深可达最高水位。9月15日高潮时潮差可达31.2呎，低潮时潮差也可达26.2呎。只有在这一天潮差才能达到最大。若登陆不在这一天进行，那只有将其推迟到9月27日，该日高潮时潮差可达27呎。10月11—13日预期有一次潮高可达30呎。9月15日早潮开始于6点59分，即日出3刻以后；汐开始于下午7点19分，即当地日落后27分钟。海军确定27呎为潮差的临界点，这是登陆艇克服仁川泥滩和抵达各登陆点所必须的条件。

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仁川各登陆点正面的防波堤。构筑这些防波堤是为了将异常高的潮水挡住，防波堤一般高出泥滩16呎。除非异常高的高潮时节，否则克服这些防波堤就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按计划，主要登陆要在最高汐稍后时节进行，以便利用昼间最后的一、二小时的时间，这就需要使用云梯。我方在神户制作了一些铝合金云梯，也准备了些木质云梯。为了将登陆艇、舰只等固定在防波堤上，还准备了抓钩、绳索、吊货网等，以备到时使用。

登陆部队的最初目标是在拥有250000人口的仁川城附近夺取一个登陆场。按计划，9月15日6时半早晨高潮时节（即登陆展开日的展开时），第5海军陆战旅第3营在月尾岛实施登陆。控制月尾岛之后，第1、第5海军陆战团要在该日下午的下一个高汐时节，约17时半左右（即登陆展开日的发起时刻）实施主攻部队的登陆。

当时共选了三个滩头：①位于月尾岛的“绿色滩头”，供早晨先头营登陆用；②位于仁川防波堤船坞区的“红色滩头”；③位于仁川城南边的半开阔地区（泥滩）的“兰色滩头”。后两个滩头供该日晚间两个团规模的主攻部队登陆用。尔后，第7步兵师要在称为“黄色滩头”的地方上陆进仁川。

按计划，第5海军陆战团（欠第3营）在仁川地区中心部位的“红色滩头”上陆，该滩头位于连接月尾岛和仁川的堤道的北面。第5陆战团上陆后，要迅速向里推进1000码，夺占观测山。该登陆点的左边是公墓山，山高130呎，据报告，该小山上配置着三门双用途火炮。右边，一群建筑物瞰制着该登陆点。第5陆战团认为，这两座小山是这一地区的主要高地，务须予以夺占。

在第5陆战团实施登陆的同时，第1陆战团要在仁川半岛的根部、仁川城正南的“蓝色滩头”上陆。这一登陆点泥滩面积颇大，因此，重装备无法由此送上岸。该登陆点正好位于内港潮水船坞和邻近一大片盐田的下方。其主要有利条件是，由仁川通往汉城的京仁铁路和公路主干线距它只有一哩多一点。因此，若在这里登陆成功，就可迅速切断仁川后方的进出路线。

第1陆战师在夺占登陆场后的最初目标是，仁川东北方16哩处的金浦机场。尔后，它要渡过汉江，向汉城推进。

作为牵制行动，“密苏里”号战列舰要炮击朝鲜半岛另一侧的东海岸地区，其中包括铁路枢纽和三陟港口。另外，一支小部队要在仁川南面100哩处、西海岸上的群山搞一次佯功登陆。

五、情报判断

8月底，麦克阿瑟将军的看法是，北朝鲜已几乎倾全力集中对付釜山包围圈内的美第8集团军。这一看法与官方的情报部门判断相吻合。8月28日，第10军情报处判断，汉城敌守军兵力约5000人，仁川敌守军兵力约1000人，金浦机场守军约500人，加起来，仁川—汉城地区的敌守军共6500人。

9月4日，除了认为仁川登陆地区的敌军兵力因为预期要增加而可能达1800—2500人以外，上述情报判断基本上维持原状。过了四天，这一情报判断大体上保持不变；再后直到登陆开始，这一判断一直保持不变。

美方情报部门认为，敌军对仁川—汉城地区的迅速增援能力是微不足道的。情报部门坚持认为，敌方只有小规模的后方地区守备部队、交通线守卫部队和新组建且未经良好训练的部队稀稀落落地部署在釜山包围圈周围作战地幅后方的朝鲜广大地区。空中侦察报告说，由满洲里边境向南方向有大规模的敌军运输活动，但尚未查明是补给品还是部队，或者是补给品和兵员。虽然种种报告表明，满洲里边境一带中共军队兵力已增加，但是尚不能证实中共军队的有些部队已经进入北朝鲜的传言。

远东美军总部认为，敌军从已投入对付南面美第8集团军的部队中抽调兵力增援仁川—汉城地区的可能性是有的。

倘若敌方企图这样做，显然部署在汉城—大田—大丘铁路主干线两侧的北朝鲜军队的第3师、第13师和第10师就可能很快地到达仁川地区。

据认为，北朝鲜的空、海军部队尚不能对登陆进行干扰。8月28日，远东美军总部判断，北朝鲜空军只有19架老式的苏制飞机可资利用。然而，联合国军的空军部队仍然接到命令，要摧毁一切已经查明的或者可疑的敌方空军设施，尤其是要注视金浦、水原、大田等地的新建空军设施。此时，北朝鲜的海军部队似同不存在。五个装备小型巡逻艇的海军大队组成了当时的北朝鲜海军。其中，有一个大队部署在西海岸的镇南浦，其余各大队部署在东海岸的元山。这两地的敌方海军部队都给封锁住了，因此，敌方无能为力。9月7日早晨，一艘南朝鲜巡逻艇（PC级）在仁川以北发现并击沉了敌方的一艘正在布雷的小艇，因此，可想而知，我方行动时会碰上一些水雷。

作为检查仁川港状况的最后一个手段，8月31日海军派遣尤金·F·克拉克海军上尉前去灵兴岛，这是一个位于航道进出口上的岛，距仁川10哩。克拉克到了那里后，利用友好的当地居民，收集所需情报。他几度派他们前往仁川，测量水深，检查泥滩情况，并观察敌军兵力和工事情况。他用无线电将他们的报告传递给朝鲜水域上的己方舰只。当登陆舰队驶进仁川港时，克拉克上尉还在该地执行任务。

六、上船出发

到8月底，随着登陆准备活动进入最后阶段，日本的神户、佐世保、横滨和朝鲜的釜山等港口也就成了紧张活动的

中心。第1陆战师（欠第5陆战团）计划在神户港登舰，第5陆战团在釜山港登舰，而第7步兵师在横滨港登舰。大部分护卫舰只、舰炮火力支援群和各指挥舰在佐世保集结。

在8月的最后几天里，准备运送部队、装备和补给品的舰船开始陆续抵达预定的装载点。为了能在9月15日上午准时抵达仁川，诸坦克登陆舰和诸多运输舰（AP级）与货船（AK级）必须分别于9月10日和9月12日驶离神户港。只有登陆突击部队实施战斗装载。海军陆战队护航运送队的47艘坦克登陆舰中有37艘编配日本水兵。

9月2日，在集结有50多艘舰只的神户港，正常第1陆战师的装载活动全面展开时，消息传来说第二天早晨有台风要袭击该港口。所有装载活动停了36个小时。9月3日6时，“简恩”台风由东面呼啸而来，侵入神户港。中午时节，风速达每小时110哩。40呎高的海浪冲击着岸边。激浪卷起2呎高，越过堆着散装货物的防波堤。7艘美国舰只队形被冲散，一台200吨级的巨型吊车固定装置给冲开。2.5吋粗的纲缆骤然被拉断。港口部队和海军陆战队费九牛二虎之力并历经艰险，才免遭劫难。到了该日下午3时半，台风开始向海上方向移去。一小时后，相对宁静降落于该港。于是清理工作开始。有几艘舰只必须进于船坞进行修理，有些车辆被海水冲走了，一大批被服必须经过清洗、晒干和重新包装。

尽管由于“简恩”台风而耽误了时间，神户港遭到了损失，但是第1陆战师还是如期于9月11日当天装载上船完毕。9月10日和11日，66艘物资船由神户港启航，前往仁川。它们刚好在下一号台风到来前驶离的。9月7日以来，远程侦察机一直在密切观测着第二号台风。据测，称为“凯

齐亚”的台风正由东南方向前来，按其速度，至9月12—13日它要抵达朝鲜海峡。

9月11日，第1陆战师和第17步兵师分别由神户港和横滨港启程。第二日，第5陆战团离开釜山，前往海上与上述两支部队会合。9月12日15时30分，斯特鲁布尔将军乘坐指挥舰“罗彻斯特”号离开佐世保港，向仁川进发。该日下午，一行要员包括麦克阿瑟将军、阿尔蒙德将军、赖特将军、阿龙索P·福克斯少将、卡特尼·惠特尼少将和海军陆战队的谢泼德将军等由东京出发，乘飞机前往板付空军基地，再从那儿乘车前往佐世保，21时20分抵达佐世保。原定麦克阿瑟一行9月13日由东京乘机出发，于13日晚在小仓登上“麦金莱山”号指挥舰。但是“凯齐亚”台风突然改向，迫使修改原计划，以确保麦克阿瑟一行能按时登船。“麦金莱山”号指挥舰由神户港启航，舰上有多伊尔将军和史密斯将军。但当麦克阿瑟一行车队驶抵小仓时，该舰尚未到达。麦金莱山”号指挥舰到午夜方在小仓靠岸。半小时后，待麦克阿瑟一行登舰完毕，该舰又驶离小仓，向登陆地域进发。

9月13日凌晨，登陆舰队的一部分在九州南端的海面上遇到了非常大的风浪。风速达每小时60哩，蓝色的海水刮上了舰首。时而装备挣脱固定装置，时而甲板所载装备被毁坏。该日昼间，“凯齐亚”台风转向东北，到了该日下午登陆舰队所经海面开始平静下来。“拳击师”号航空母舰载着110架飞机，驶离加利福尼亚海岸，全速行进，在向日本接近的途中与这号台风搏斗了一整夜。14日黄昏时，“拳击师”号航空母舰迅速驶离佐世保港，以全速向仁川进发。

七、火力准备

意在孤立登陆地区的空袭，开始于9月4日并一直持续到登陆开始。9月10日，海军航空兵部队以一系列的凝固汽油弹突击了月尾岛。在这一天共出动了65架次袭击了仁川。

压制守卫仁川内港门户月尾岛的敌方诸炮兵中队的主要任务。赋予了J·M·希金斯少将率领的舰炮火力支援群。由2艘美国重型巡洋舰、2艘美国轻型巡洋舰和6艘美国驱逐舰编成的该支援群于9月13日10时10分进入仁川港的进出航道。临近中午时节，该支援群发现在“飞鱼航道”上有一个敌方雷场，水浅的地方水雷都露出水面了。该支援群使用自动武器摧毁了一些雷。12时20分，4艘巡洋舰在距岸7—10哩的地方抛锚，而5艘驱逐舰（“曼斯菲尔德”号、“狄海文”号、“莱曼·斯温森”号、“科利特”号和“格克”号）则在77东方航母特混舰队”之飞机实施的空中突击的掩护下继续向靠近月尾岛的锚地前进。12时30分，这些驱逐舰开始炮击月尾岛。

敌方五门得到严密掩蔽的75毫米火炮对我炮击进行回击。在双方激烈的舰岸炮火对射中，“科利特”号驱逐舰五次中弹，损伤严重。敌方炮弹三次击中“格克”号驱逐舰，但未造成严重毁伤。有一发弹在“斯温森”号驱逐舰附近爆炸，造成两人伤亡。其中，一名是大卫·斯温森上尉（连级），他是这一次炮火对战中唯一被打死的美国人。13时47分，诸驱逐舰撤出战斗。

13时52分，在月尾岛敌方炮兵中队射程之外地方抛锚的诸巡洋舰开始进行一个半小时的炮击。尔后，77特混舰队的

飞机进入对该岛进行密集空中突击。航空兵突击停止后，诸巡洋舰又于16时10分恢复炮击，持续了半小时。之后，16时45分，舰炮火力支援群开始由“飞鱼航道”撤出。

第二日，即登陆展开日的前一日，上述舰炮火力支援群复回。临近11时，77特混舰队的飞机再次对月尾岛进行了密集空中突击。11时16分，各重型巡洋舰开始第二次炮击，这一次还对仁川市区内的目标进行了火力突击。诸驱逐舰等了约一小时，然后运动至月尾岛的锚地。当另一波次航空兵空中突击该岛时，巡洋舰停止炮击。空中突击停下来后，五艘驱逐舰在12时55分开始炮击，在1小时15分钟的时间里，共向月尾岛和仁川市区发射了1732发5吋炮弹。当诸驱逐舰离开时，敌方已没有还击火力了。月尾岛的敌方诸炮兵中队已被打哑了。

八、夺占仁川滩头

第10军远征部队兵力近70000人，于9月15日抵达仁川外海面上，先遣攻击群（包括舰炮火力支援群、数艘火箭登陆舰和先遣登陆营）开始向仁川逼近。由三艘快速运输舰（ApD级）和一艘船坞登陆舰组成的、装备有雷达的先遣攻击群，携载先遣登陆营向月尾岛外的运输舰卸载区前进。该登陆营由罗伯特 D·塔普莱特中校率领的第5陆战团第3营和第1坦克营第1连的一个排（9辆M—26型“潘兴”坦克）编成。登陆展开日黎明时，阴云密布，预示着大雨即将来临。

月尾岛或者可译成“月亮尖”岛，是一座园形小山（即105高地），东西宽约1000码，海拔335呎。它是一座多石山，

山上坑道、堑壕、炮兵发射阵地、地下掩蔽部密布，俨然是个马蜂窝。

5时，战斗打响。陆战队“海盗”式机群飞离它们的护航航空母舰，对月尾岛实施空中突击。两架先头飞机发现并摧毁了一辆由仁川开来、正在通过堤道的装甲车。当该机群轰炸该岛山脊时未发现其他有生力量的迹象。5时30分，先遣攻击群已进入预定位置，做好将先头突击营送上岸的各项准备。20分钟以后，塔普莱特的3营开始换乘，登上17艘车辆人员登陆艇。9辆坦克换乘到3艘登陆舰上。离展开时仅50分钟了。

空中突击和舰炮火力对月尾岛进行狂轰烂炸。尔后，3艘中型火箭登陆舰进入，逼近，布下了一道严密的火箭弹幕拦阻网。诸登陆艇由环形队形展开成横队，开始向登陆艇登陆出发线运动。正当指挥舰扬声器上传来“登陆部队越过出发线”的声音时，麦克阿瑟来到“麦金莱山”号指挥舰的舰桥上。此刻是6时25分。自从1945年4月1日复活节后的星期天美军对冲绳岛实施两栖突击以来，美军对敌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两栖突击就这样开始了。由登陆艇登陆出发线到月尾岛滩头相距大约1哩。

第3营向月尾岛运动，A连担任突击，第I连担任预备队。时至美军火箭拦阻弹幕射击停止，敌方仍然未予火力还击。6时33分，第一波分队进抵该岛北端的海滨浴场，未遇抵抗。

首波上陆分队迅速向纵深运动，几乎未遇任何抵抗。几分钟后第二波上陆。在后跟进的是携载坦克的登陆舰，其中3辆坦克装有用以破坏有利铁丝网、填壕和封闭坑道的推土铲。另有3辆坦克上装有火焰喷射器。上陆半小时之后，一

群陆战队员在月尾岛的高地上升起了美国国旗。另一支分队穿过该岛，并封锁了通往仁川的堤道。对该岛残敌的肃清继续全面地进行，至7时50分完全攻占该岛。

该日上午，塔普莱特中校派出一个陆战队班和3辆坦克，由堤道向小月尾岛前进；在此地，该陆战队班共歼灭了大约一个排的敌军；一些敌军投降，一些向海上逃去，还有一些被击毙。此时塔普莱特营转入防御，准备掩护该日晚些时候的仁川主攻部队登陆。

在攻克月尾岛和小月尾岛的行动中，塔普莱特营共毙敌108名，俘敌136名。大约有100多名敌军躲在几个坑道里，拒绝投降；我推土坦克就将其封闭在坑道里了。我陆战队伤亡不大，只有17人受伤。

事实证明，登陆前对月尾岛的情报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俘虏们交待说，北朝鲜军队的第226独立陆战团第3营的各分队和第918炮兵团的一些炮兵共约400人守卫着月尾岛。

轻取月尾岛后的一段时间是令人心焦的，因为落潮开始了，致使进一步的登陆活动要待到该日的傍晚时节才能进行。而如今，敌方已完全警觉起来。我陆战队在各条通路上来回巡逻，尽管该日傍晚开始下起雨来。海军航空兵仍在仁川周围乡间上空盘旋，将仁川孤立起来，纵深达25哩，海军舰炮火力也控制了比较靠近仁川的各条接近路线。

15时30分，第5和第1陆战团的先头突击部队开始翻过各自乘座的运输舰的舰舷，登上登陆艇。在一次海军炮击后，各中型火箭登陆舰运动向前，接近“红色”和“蓝色”两滩头，并对这两个登陆点发射了2000枚火箭。16时50分，各登陆艇越过登陆出发线，45分钟后接近各滩头。17时33

分，第5陆战团的第1波勇猛地向“红色”滩头的防波堤冲击。前三波14艘登陆艇搭载的一连官兵的大部分人都籍用云梯翻过了防波堤。一些登陆艇经由海军炮击打开的缺口将搭载的部队送上岸。

这一登陆点的左翼，A连3排在防波堤的正面与几条堑壕和一个掩体里的敌军遭遇。在这里与敌的激战中，我陆战队员中8人阵亡，28人受伤。上陆后22分钟时，该连发射一发信号弹，告知它已控制了公墓山。在公墓山山顶上，北朝鲜军扔下武器，向我2排投降。至午夜，该营的其他分队也克服了敌方的零星抵抗，攻上观测山山顶。

在“红色滩头”右翼登陆的第5陆战团第2营只遇到了敌方的零星抵抗，因此，只付出了几个人伤亡的代价就达成其目标。

第1陆战团的先头登陆突击队于17时32分开始向“蓝色滩头”突击上陆。为了打开通往该登陆点的缺口，先头突击分队的大部分人被迫翻越极高的防波堤。在烟幕中，有一组陆战队员迷失方向，登上了环绕滩头左侧盐田的防波堤。第1陆战团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夜暗。在向1哩外的京仁公路的挺进中，阿伦·萨特中校率领的第2营阵亡1人，伤19人。至9月16日1时30分，这支登陆部队达成了其登陆展开日的最终目标。

紧随先头登陆突击部队之后，8艘特别装载的坦克登陆舰在临近高汐时节在“红色滩头”上陆，用以支援已上陆部队。第二天战斗装备的卸载活动持续了一整夜。这些登陆舰在滩头登陆过程中，发生了一起悲剧。18时30分刚过，在遭到了一些敌方的迫击炮火和机枪火力的突击后，我方3艘坦克登陆舰上的炮手就开始以20毫米和40毫米机枪进行猛烈反

击，结果，待到止住其射击时，我第5陆战团第2营已1人被打死、23人被打伤。在登陆展开日这一天，海军陆战队登陆部队的伤亡情况是，阵亡20人，战斗中失踪1人，另有174人受伤。

登陆前，联合国军对仁川敌军兵力的判断是准确的。据俘虏们透露，仁川敌守备力量约为2000人。9月15日前，北朝鲜军队第22团的一些分队向仁川运动，准备增援那里的守备力量，但是他们在我方主攻部队于该日晚登陆后又撤回汉城。对于汉城的北朝鲜军的基层官兵来说，我登陆行动来得太突然了。

至9月16日上午7时30分，上陆的两个团相互间已建立了联络。从此后，仁川周围已构成了稳固的包围圈，尚滞留在仁川城内的敌军要逃光已属不可能。此刻南朝鲜陆战队负起了仁川城内的扫荡任务。他们在遂行这一任务中铁石心肠，大开杀戒，以致该港城内没有一个人，能保证安全。

9月16日清晨，我陆战队飞机由航空母舰起飞，增援登陆部队的推进。5时48分，一个由8架“海盗”式飞机组成的机群飞离“西西里”号航空母舰。不久，该机群发现仁川东面3哩处的汉城公路上有6辆敌军F-34坦克正向仁川运动。我“海盗”式飞机在接到“立即突击”的命令后，以凝固汽油弹和500磅炸弹突击并击中了这些坦克，结果，摧毁了其中的3辆，驱散了其伴随步兵。敌方以火力进行反击，击中了我方一架“海盗”式飞机。威廉·F·辛普森上尉驾驶的飞机坠落，并在起火坦克附近爆炸，上尉遇难。第二个8架“海盗”式飞机编队继续以凝固汽油弹和炸弹对这些坦克进行突击，据报告，全部摧毁了敌方的这些坦克。但是，当第1陆战团的尖兵排和伴随坦克在该日上午晚些时候向该

地接近时，其中3辆坦克竟开始运动起来。我“潘兴”坦克旋即向其开火，将它们击毁。

第二天，两个陆战团迅速推进，只遇到轻微的抵抗，至该日晚抵达距登陆点6哩的登陆场。这一天，他们伤亡的情况是，阵亡4人，伤21人。

至此，在主攻部队登陆的24小时里，第1海军陆战师攻占了仁川东面高地，并占领了一个足以防止敌军炮兵火力威胁登陆和卸载区的地域，以及夺占了一个可籍以发起攻击并夺占金浦机场的作战基地。9月16日夜间，史密斯将军在仁川东面建起了自己的指挥所，并于18时由这里通知多伊尔将军，他业已开始行使陆上战斗的指挥职能了。

九、夺占金浦机场和向汉江推进

迄今为止的推进中。第5陆战团和第1陆战团的战斗分界线大体上是以向东的京仁公路为界，第5陆战团在路北推进，第1陆战团跨京仁公路，有时在路南挺进。但当他们超越登陆场后沿之后，两团的战斗分界线就离开了京仁公路，向东北方向偏斜。这就使默里上校的第5陆战团转向7哩以外的金浦机场及其对面的汉江。刘易斯·普勒的第1陆战团跨京仁公路，向10空哩以外的永登浦挺进，永登浦是汉城近郊的大工业区，位于汉江南岸。

9月16日晚到9月17日，第5陆战团第2营攻占汉城公路的一个前方防御阵地。在该阵地的后面，第1营控制着一个高地。17日5时45分，D连尖兵排在一个前方路障阵地上发现东面的路面上隐隐约约有6辆坦克的轮廓。这些坦克有步兵伴随，有些步兵还搭乘在坦克上。

这支敌军步坦分队正运动通过4连的隐蔽警戒哨位。6时，当敌坦克接近我方阵地75码距离上时，一枚火箭筒对其发射火箭，其中一辆坦克起火。此时，我方“潘兴”坦克对敌T-34坦克开火。无后座力炮也加入战斗。5分钟后，我方合成火力全部摧毁6辆敌军坦克，击毙250名敌军步兵中的200名。而我方2营仅1人受伤。

17日清晨，麦克阿瑟将军在斯特鲁布尔将军、阿尔蒙德将军、赖特将军、福克斯将军、惠特尼将军以及其他人员的伴随下登车，前往史密斯将军的指挥所，并由指挥所出发继续前进，到了第5陆战团第2营的阵地上。在这里，他们亲眼目睹了无数的敌军尸体和仍在燃烧的敌方T-34坦克。途中，他们见到了前一日上午被摧毁的敌方6辆坦克。对他们来说，这12辆被击毁的敌方坦克，似乎是未来发展的吉兆。

9月17日，第5陆战团推进迅速，至18时其2营已抵金浦机场边缘。两小时后，该营攻占机场南部。显然，这使徒费心机守卫机场的四五百名敌军感到意外，事先甚至连机场跑道上都未埋设地雷。夜里，9月18日2时至黎明间，敌方对我机场上的环形阵地发起了几次小规模的反冲击。我陆战队对这些连规模的反冲击进行了抗击，使敌军遭到重大伤亡。敌军最后向东北方向逃窜。在这些反击行动中，第5连及担任支援的坦克起了主要作用。9月18日上午我方占领金浦机场。

登陆第4日，我方已攻占6000呎长、150呎宽、120000磅承载力的硬面跑道，联合国军总部达成了其一主要目标。这极大地扩展了在攻击汉城的后续阶段里运用空中力量的能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旨在破坏北朝鲜军队补给的空战提供了机场。

9月18日，第5陆战团第2营派出几个小分队，继续向

金浦机场对面的汉江前进。第1营攻占了机场东北面的99高地，尔后向汉江推进。该日下午14时零9分，一架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在金浦机场着落。该日的晚些时候，陆战队第33航空大队的几个先遣分队也由日本飞抵该机场。第二日，更多的飞机由日本飞来该机场，其中有数架是C—54型运输机。于是，9月20日，陆基“海盗”式飞机就由金浦机场起飞实施首批突击。

9月19日，继续沿汉江卷击的第5陆战团第1营折向右，攻占永登浦西面1哩处的最后几个高地（118高地、80高地和85高地）。与此同时，第2营也夺占了在其进攻地带里的汉江边上的高地。9月19日夜幕降临时，第5陆战团已控制了汉江南岸其进攻地带里的所有地区，并在为第二日上午渡过汉江进行准备。

于此同时，第2特种工兵旅接替南朝鲜陆战队担任仁川的安全保卫任务，后者则于9月18日和19日向金浦附近的汉江前进。南朝鲜陆战队一部扩张了第5陆战团的左翼，而其第2营参加预定第二日渡过汉江的行动。

在向汉江推进的这一行动中，第1陆战团向东面横跨汉城公路的永登浦方向进攻。9月17日清晨，其装甲先头突击分队击毁了4辆敌军坦克。尔后，北朝鲜军队第18师的一个团依托208、107、178诸高地阻击我方第1陆战团的推进；这些高地距它们东面的素砂庄还有3哩，素砂庄正好处在仁川至永登浦的中途。当夜幕降临时，第5陆战团在距素砂庄尚有1哩的地方构筑工事宿营。在素砂庄正西，美军部队发现了2000吨美军火炮、迫击炮和机枪用的弹药，这批弹药是北朝鲜军在6月里缴获的，美军发现这些弹药仍然完好无损。

这一天并非所有的战斗活动都是在空中和地面进行的。

5时50分，刚天明不久。两架敌军“雅克”式飞机进入对停泊在仁川港内的“罗彻斯特”号巡洋舰的轰炸航路。第一批投下的4枚100磅级炸弹落在舰的后面，未击中，不过，其中有一枚从飞机吊车上跳飞，没有爆炸。第二批投弹靠近左舷舰艏锚脱靶，造成舰上电气装置略微受损伤。其中有一架“雅克”机对英皇家海军军舰“牙买加”号进行低空攻击。该舰将敌机击落，但己方也伤亡3人。

陆上，第1陆战团于9月18日上午恢复进攻，并于上午过半时节通过或绕过火海中的素砂庄。至中午，第3营已夺占公路以北、素砂庄以东1哩处的123高地。该日下午敌军炮火使我123高地上的分队蒙受许多伤亡，但是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侦察都未能查明由东南方向我射击的敌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素砂庄以东，北朝鲜军在公路上埋设了大量地雷。因此，9月19日，当敌方地雷炸毁我方2辆坦克之后，我方坦克先头突击分队只得停止前进。工兵开始那缓慢的排雷活动。由于没有坦克的支援，步兵的推进就慢了下来。尽管如此，该团的先遣分队还是于黄昏时节攻抵永登浦正面的葛川小河。

至此，第10军的其他部队都已抵达加入汉城争夺战。9月16日，携载第7步兵师的诸舰抵达仁川港。阿尔蒙德将军迫不及待地要使第7步兵师进入阵地，以阻击可能来自汉城以南的敌军。因此，他与多伊尔将军进行磋商，以加快卸载工作。9月18日上午第32团第2营上陆。该团余部也在该日晚些时候上了陆。9月19日上午，第32团第2营前出。接替第1陆战团第2营守卫汉城公路以南的右翼阵地。至中午，部队换防活动顺利结束。第32团进入战斗时的实有总战斗兵力为5114人，其中美军3241人，南朝鲜军1873人。9月19日

18时，公路以南地带的进攻任务转交给第7步兵师。这日昼间，第7步兵师第31团在仁川登陆。

迄今为止，海军一直以有效的舰炮火力支援陆上作战行动。“罗彻斯特”号巡洋舰和“托列多”号巡洋舰一直在远达30000码的距离上进行炮击，支援其左翼方向的陆战队和南朝鲜部队作战。现在，即9月19日，“密苏里”号战列舰也已由朝鲜东海岸抵达仁川港并开始对其右翼方向的第7步兵师进行舰炮火力支援。尽管仁川港潮汐条件困难而且还有其他种种限制因素，但是海军至9月18日晚还是共卸载人员25606名，车辆4547部，货物14166吨。

汉城争夺战迫在眼前。越来越多的征候表明，汉城争夺战将远比仁川的作战和向汉江的推进行动激烈得多。在向永登浦推进的路上，敌方的抵抗与日俱增。空中侦察和战斗机驾驶员报告说，大批大批的敌军由北向汉城方向运动。北朝鲜第18师正准备由汉城向洛东江运动时，仁川登陆发生了，于是就受命要转而收复仁川，而且其先头分队已经在素砂庄附近与我第1陆战团遭遇。9月17日，敌方工兵部队开始对汉城附近的汉江诸接近路布雷。约在同一时间里，北朝鲜第70团由水原运动前来加入战斗。鉴于他们准备渡过汉江，我陆战队估计汉城的守军可能多达20000人。但是，9月19日第10军的情报判断无疑地表达了美军指挥官中一边倒的看法，即敌方“能够在汉城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难以得到强大的增援，据认为，敌方已经没有能力进行成功的防御了”。

北朝鲜一方直到9月18日的战报才公开提及仁川登陆的事，而且即使时至那时，他们也只说海岸防御支队击落了两架美国战斗机。

第二十六章 攻占汉城

“承蒙上天保佑，我军高举代表人类希望与力量的大旗——联合国的大旗，一举解放汉城，这座古老的城池。”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950年9月29日于汉城）

强渡汉江定于9月20日。渡江后，对汉城的攻击差不多也将开始。早在仁川登陆作战计划的拟制阶段，麦克阿瑟就向阿尔蒙德提出要求，说：“你要在5日内拿下汉城”。阿尔蒙德回答说“这我办不到，拿下汉城需两周的时间。”

渡江计划要求默里上校的第5陆战团，在金浦机场东北3英里、汉城以西8英里处的一个渡口渡过汉江。由14名士兵组成的泅渡队（多由侦察连抽出），于19日晚8时在汉江下水，顺利泅向北岸，并发现渡口适宜使用登陆工具。由5名士兵组成的巡逻组沿125高地的斜坡向上方进行侦察，不久返回。当搭载侦察连的8辆两栖运兵车下水时敌人的迫击炮和机枪突然向他们开火。8辆运兵车当即调头驶回南岸。一小时后，泅渡队回到南岸，伤3人，1人失踪。至此，渡河计划失败。于是第5陆战团着手准备于天亮后强渡汉江。

9月20日，第5陆战团第3营第A连对125高地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后，于6时45分开始进行强渡。敌人依托高地以自动火器和轻火器进行射击，我A连虽遭受重大伤亡，终于在9时40分占领该高地。第3营其它分队仍乘车运动，遇到的抵抗较弱。上岸后继续行驶1英里，以便于8时30分切断汉城至开

城之间的铁路和陵洞村的公路。该分队行驶中转向东南，驶向通往汉城的铁路。

第2营跟随第3营之后向前推进上午10时渡过汉江。黄昏时，第5陆战团（加强12辆坦克）和南朝鲜陆战团第2营渡过汉江。工兵已开始架设在渡场架设门桥。

9月21日上午，第5陆战团击退敌人大约一个连的反冲击。之后，沿着与汉江平行的铁路和公路继续推进。天亮时敌人的抵抗明显增强。第3营攻占铁路线以北离渡场5.5英里的104高地，尔后转向东北，向汉城西郊的296高地推进。与此同时，第1营已攻占铁路和公路线以南的若干小高地。傍晚，第5陆战团已抵近汉城西郊南北两侧的高地。第1营已进至靠近西江村的南侧各高地。此处离汉城的火车站已不足3英里。

第5陆战团虽然并不知道将在高地一线受阻并将血战4日，他们在抵近汉城门户时，还是停了下来进行休整。其实北朝鲜部队早已定下决心，为固守汉城西郊而血战到底。

当麦克阿瑟将军得到第5陆战团正向汉城挺进的消息之后，当即于9月21日返回东京。

一、攻占永登浦

第1陆战团沿第5陆战团右翼挺进，已抵达永登浦。第1陆战团第1营于9月21日下午，由步兵第7师第21团接防后，准备向东北方向运动，以便占领永登浦西郊的阵地。该阵地是白天被第5陆战团攻占的。但是第1营由于其运输工具迟到，而未能在天黑前赶到下车地点。该营A连登上118高地的制高点，去接替占领阵地的分队。不久，C连也赶至

阵地。这时，第1营所属其它分队于晚9时业已撤离80高地。因为若不按规定时间撤离，则无法赶到6-8公里以外的第5陆战团的汉江渡场。

北朝鲜军队下午丧失这些高地后，当夜即进行反击。反击集中于永登浦的左翼，穿越稻田地和葛田河抵达未曾设防的80高地和85高地。敌人还以部分兵力继续突向118高地，但被第1陆战团的A连和C连击退。第1陆战团第1营本来不应该在夜间丧失这些高地，因此决心于次日清晨再次出击将其夺回。经激烈的近战格斗并付出严重伤亡之后，才将85高地夺回。

正当北朝鲜军队于黎明前攻击80高地、85高地和118高地时，敌人还有约一个营的兵力在5辆T-34坦克的引导下，沿永登浦左侧向第1陆战团实施反击。该敌人不顾一切拼命冲击，企图于天亮前冲入我阵地。经夜间激战，敌人几乎全部就歼。

在这次战斗中，陆战队一等兵戈内甘只身一人大胆地接近敌T-34坦克群。他使用3.5英寸火箭筒先是击毁敌坦克两辆，当他向第三辆开火时，被敌击毙。黎明时，敌人横尸遍野，共损失300名士兵。

上午9时45分，第1陆战团主力从葛田河西岸运动到能够俯瞰永登浦市的一个高地上。葛田河是条大河，它流经永登浦西郊，向北流入汉水。阿尔蒙德将军上午10时到达该高地。他与陆战团团长普勒上校面谈时，令他以火炮炮击永登浦。日终前，该团在葛田河西岸占领阵地，配合航空兵轰击该城。炮声隆隆，直至深夜。

永登浦城的南北两侧，是环绕着的高地。城与山之间是葛田河，其间有大片稻田地。因此，进攻出发阵地似应选在

南北两侧。第1陆战团部署在北侧，靠近汉江；第2陆战团部署在南侧，沿仁川公路展开；第3陆战团留作预备队。

9月21日黎明时，对永登浦再次实施炮火准备。永登浦乃是汉江南岸的一座工业重镇，地处汉城的西南部，离汉城只有3英里。清晨6时30分，陆战团按时发起冲击。展开在北侧的第1营从85高地和80高地出发，向稻田地方向运动，渡过葛田河直指永登浦，但在敌火力下遭受不少伤亡，进展迟缓。此时北朝鲜军队仍在扼守永登浦的掩护地区。

第2营在南侧的攻势更加艰苦。敌人火力异常猛烈，我部队伤亡严重。午后，第2营在通过葛田河岸的稻田地时，伤亡85人。永登浦的接近地上多处起火。第3营超越受阻的第2营，在炮火掩护下继续挺进。

北朝鲜军队曾固守其防线两翼。但我军进行奇袭，遂攻占永登浦关键阵地。在阵地两翼激战过程中，A连离开118高地绕过若干小高地，向屏障地区攻击。该地区在稻田地，靠近永登浦主要地区以西战线的中心。该连先是在一座高堤下展开成攻击队形，尔后穿过半人高的稻田地作物，进而徒涉葛田河，抵达河对岸的另一高堤，遂在隐蔽之中进入永登浦城内街区。该连穿越城内空荡荡的中心区时，士兵们听到周围响起激烈的枪炮声。连长罗伯特·巴罗上尉发现全连已深入城区，与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但他此时并不理会他们孤立无援的处境。相反，他准备充分利用深入敌后的有利形势。

不久该连左侧前哨排发现敌人一股部队已从汉城出发，正沿着一条混凝土公路向西急奔。这是一支敌人的增援部队。该连突然开火。敌人有的被歼，有的逃散。连队继续向前推进。快到中午时，该连已通过大半个城市。此时连长决

定让部队停止前进，在城东侧一座3英尺高的大堤两边组成环形防御。大堤上修有一条土路，与汉城至仁川的公路相接。

当日下午，北朝鲜军队正胶着于城西的战斗，显然无力顾及自己后方的威胁，只能派出小股兵力，进行无力的抵抗。到黄昏时，敌人5辆坦克对A连发起冲击。我火箭筒进行抵抗，击毁敌坦克1辆，击伤2辆。未遭打击的2辆坦克，在自己的机枪和坦克炮的掩护下逃入城内。21时敌人一股步兵向该连环形防御的北面3排阵地发起攻击。至午夜前，3排连续打退敌人5次冲击。清晨在大堤和道路的交叉口上发现敌人275具尸体，许多自动步枪散落在地上。

9月21日后方地域又有两方面的进展，并且将影响下一步战术行动。第一，第1师第3团已抵达仁川港，眼下正在卸载。第二，作战指挥已由海军斯特鲁布尔将军手中转交给阿尔蒙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于18时在仁川的第10军指挥所接受了汉城战役陆上作战的指挥权。此时，上陆的已经有：49,568名人员；5,356台各种车辆；22,222吨货物。

北朝鲜军队未能于9月21日夜间拔掉巴罗上尉在永登浦东郊扼守的前方阵地，于是在拂晓前放弃永登浦。在左翼，敌人到达永登浦以东两公里的汉江铁路—公路大桥，大桥业已被破坏。

防守永登浦的敌人是北朝鲜第9师第87团的部队和第18师的部分兵力。据称，在这次战斗中第87团的一个营损失80%。据俘虏供称，该团于9月16日离开金川去增援汉城战斗，于9月20日到达永登浦地区，几乎没有按时参加战斗。

22日，第1陆战师下达一份命令，提出夺占汉城的作战计划。规定第1陆战师各部队要在永登浦地区渡过汉江，在

汉江北岸与第5陆战团会合并靠近该团右翼展开。第7陆战师将由仁川上陆，在第5陆战团以北展开。作战计划中规定，第1陆战师将在没有地面部队协同之条件下攻占汉城。

二、确保南翼安全

当第1陆战师正沿着仁川至汉城的公路向前推进并抵达永登浦时，第7步兵师同敌人发生战斗。该师第32团原拟前往切断汉城至水源的公路。但在攻击安善里时遇到大片雷场，进展迟缓。该团第73坦克营A连有3辆坦克被炸毁，完全堵塞了狭窄而泥泞的通路，坦克纵队无法通行。只剩下一条小路，可供团长比彻姆上校使用。当他离开自己乘坐的吉普不久，汽车即被地雷炸毁，司机被炸死，电台报务员受伤。工兵部队当即从雷场挖走150余颗地雷。该团于当日夺占东岛山和铜矿山之一部。

21日第32步兵团全部攻占铜矿山。该团同时还攻占永登浦以南2公里的高地，以及紧靠安养里东北部的300高地。第7师的侦察连于14时30分到达安养里。天黑时，第32步兵团第3营占领拦阻阵地，切断安养里以南2公里的水原公路。该团第1营占领东面的道路和水原东北的一个高地。该团各直属战斗分队在德山里北面与第2营会合。在这里，第2营原已缴获了大批军械和药品。

第7师情报助理参谋长欧文·爱德华兹带领师侦察连到达安养里后，接到师电台发来的一份命令。令他们向南开往水原，占领水原以南的机场。16时许，杰西·范桑特少尉带领一个坦克排攻占该机场，并在师侦察连的协同下向水原城进发。他们于18时到达水原。在这之前，该地已遭我海军航

空兵轰炸。水原系一座古城。古城墙上的一座巨大的木质建筑物遭轰炸后坍塌，水原城入口被堵塞。我侦察连只好另寻入城之路。此时，第7师作训科的汉普顿·亨利中校从安养里出发，带领第18战斗工兵营B连的一个排到达这里，共同参加战斗。

汉普顿中校和爱德华兹带领两名士兵，引导装甲部队穿越水原城内街道。当他们4人接近城中心时与企图乘一辆美式吉普逃窜的几名北朝鲜军官遭遇。爱德华兹向一名开车的军官开枪，另一名军官是北朝鲜105装甲师的少将，他们投降了。我军经巷战，击溃敌散兵，共俘虏敌37人。在水原以南3公里处，我军突入横跨公路的环形防御。我装甲纵队隐蔽地通过机场。

21时许明月升空。戴维·巴恩少将与侦察连无线电通信联系中断，于是决定派部队去水原寻找。汉普顿上校和工兵排登上一辆卡车走在前面。以第73坦克营指挥官卡尔文·哈那姆中校命名的“哈那姆特遣分队”，于21时25分从安养里出发。该特遣分队为一支摩托化部队，含第73坦克营B连和前进指挥组、第32步兵营K连、第48野战炮兵营C连和一个卫生分队，趁月夜全速向南急进。第7师情报助理参谋长约翰·帕多克中校随该特遣分队一起行动。在前往水原的途中，帕多克中校与爱德华兹取得了无线电通信联系，并要求给他派出响导，把他的部队引导到环形防御地区。

哈纳姆装甲纵队在近午夜时到达水原城。发现该城东门关闭。于是决定另寻入口，准备穿越石墙进城。但城内一辆敌军坦克隐蔽于一座建筑后，向我军先头坦克开火，首发命中，坦克被击毁。车内B连连长哈罗德·比弗斯上尉当场牺牲。敌进行伏击的坦克当即遭我数辆坦克还击。敌坦克数分

钟内即被击毁。敌另一辆坦克逃窜。哈纳姆装甲纵队尾随追击。追入城内时，敌人逃脱。于是决定等到天亮再说，以免再次遭敌坦克伏击。

此时，爱德华兹的战斗组已在水源以南组成环形防御，并且听到了从北面传来的坦克行进的声音。范桑·特中尉听出坦克的声音像是T-34。可是别人都不以为然，并且急于要派小分队去与哈纳姆联络。爱德华兹找到一名朝鲜老百姓，又从侦察连抽出8名士兵，分乘两辆吉普车出发。汉普顿中校说，他要一起同行，可望在安养里与第7师指挥所会合。小分队与乘第一辆吉普的爱德华兹一起出发。爱德华兹看到北面一英里处有4辆坦克在月光下行进。他于是用灯火与其联络。他以为是哈纳姆装甲纵队的先头坦克。那辆坦克停住了，接着突然向我方的吉普车开火。士兵们从车上跳下来，匍匐着躲进沟渠。可是汉普顿中校却站起身来，向那辆坦克挥手。显然他仍以为那是友军。坦克的机枪火力一下子把他打倒，坦克继续迎面开过来，直冲向爱德华兹的吉普车。爱德华兹仓促退逃，次日清晨才回到侦察连。

北朝鲜军坦克轰响着向南行驶。数分钟后，先头坦克到达我侦察连环形防御地区。在这之前，我遭敌袭击的吉普车小分队中的一名幸存者逃回，报告了敌情。敌第二辆坦克到达时，范桑·特中尉当即命令开火。我军M-26型坦克在侧翼40码处，将敌军两辆T-34坦克击毁，敌军另两辆坦克调头逃窜。

天亮时，哈纳姆带领他的装甲纵队通过水原城。该城已被放弃。他见到被击毁的吉普车，以及汉普顿的尸体和牺牲的两三名士兵。汉普顿的装甲部队上午在水原机场与侦察连会合。理查德·奥文沙因上校指挥的第7师第31步兵团（欠

第3营，调入师预备队），快到中午时到达水原与驻机场的哈纳姆部队换防。侦察连遂向南对鳌山进行搜索。哈纳姆部队在安养里地区与第7师会合。

9月22日的一件大事是，水原机场被攻占，并向联合国开通使用。该机场位于汉城21英里处，设有5,200英尺的跑道，可供C-54大型运输机使用。

这时在安养里东北7英里处，敌人成功地伏击了我军第32营B连的一个先头排。一营营长小费思中校忙令B连向冠岩洞附近后撤2英里。敌人尾随追击。在冠岩洞邻近，第32营将敌人顶住。白天，查理斯·蒙特中校指挥的第2营夺占了汉江大桥以南2英里的数个高地。

9月23日，第1营夺取了汉江下游3英里和永登浦东南7英里的两个高地。这两个高地都控制着通往汉江和汉城的接近地。

9月24日，蒙特中校的第2营拂晓前对北朝鲜军队突然发起冲击，敌人正在睡梦中毫无准备。该营冲击奏效，占领了敌人的团司令部并缴获不少装备。

三、汉城的西部壁垒

9月22日正当第7师掩护第10军南翼时，汉城西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城市争夺战。酣战持续4天之久。

北朝鲜军队在汉城西郊的防线，是沿296高地构筑的。在开城公路以南和汉城西大门监狱以西一线展开。它从296高地的脊部延伸，缓缓地弯成一个半月形，向东和向南延伸，离汉江2.5英里。半月形的凹部向西对着联合国军队。这条崎岖不平的防线，均在高程为105英尺的3个高地的瞰

制之下。北部的105高地和中部的105高地均座落在铁路线和公路线以北，沿汉江北岸向汉城延伸。南部的105高地在铁路和公路与汉江之间。中部的和南部的两个105高地完全控制着“釜山—满洲”京畿铁路干线，并控制着穿越3个高地鞍部的各条公路。在日本统治时期，这些高地曾是日军的训练场地，以后南北朝鲜的军队都曾使用过。该地区筑有大量野战工事，便于快速组织防御。铁路干线火车站和政府大楼位于汉城中心，距离上述诸阵地2英里。

占领该防线的，主要是北朝鲜第25旅的部队。该旅是1个月前铁原新组建的。于美军仁川登陆的当天，搭乘火车从铁原出发向汉城开进。不过旅的主力于9月11日，即4天之后，才全部到达。旅长武吉昌现年45岁，曾在苏联深造过。该旅多数军官和士官都曾与中共军队并肩作战，很有战斗经验。全旅约有2,500人，编有2个步兵营、4个重机枪营、1个76毫米加农炮营、1个120mm迫击炮营，以及各种保障分队。该旅与敌第78独立团共同进行防御。各散兵坑均构成具有防航空炸弹的能力。混凝土制的窑洞内储备有补给品。大约有55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严密地部署在整个防御阵地上。

第5陆战团于9月22日出发，前往攻占屏障汉城的最后几座高地。该团北侧第3营的攻击目标是296高地。中间第2营是南朝鲜的部队，其攻击目标是105中部高地。但该营必须先克服66和88两个小高地，才能到达105中部高地。南侧是第1营，该营与主力相隔1条铁路，其攻击目标是105南部高地。攻击于上午7时开始。两小时后，第3营报告，他们未遇激烈抵抗即占领目标。但情况有误。实际上该营并未攻占296高地反斜面 and 山脊上的阵地。而敌人恰恰在这里

集中有主力。南侧第1营先是被敌猛烈火力所阻，但经密集的炮兵火力准备之后，于午后攻占了105南部高地。此时敌人也加强了炮火袭击。第1营战斗队形后部遭受损失。亡6人，伤33人。

在中部，南朝鲜陆战营在攻击66和88两个高地时，遭敌火力大量杀伤。双方激战竟日。我军曾企图借助空袭摧毁敌阵地，但未能奏效。后据被俘的北朝鲜士兵供称，敌第25旅当日死伤惨重。激战的次日（即9月23日）清晨，南朝鲜陆战营再次发起攻击，又遭重大伤亡，且战果甚微。午后，第5陆战团第2营奉默里上校之命，接替南朝鲜陆战团的攻击任务。第2营D连（主攻连）仍伤亡较大，战果甚小，未能到达敌人占领的山脊，即被迫停止攻击，开始构筑工事准备过夜。该营F连的一个排经苦战后，伤亡大半，入夜时能够参加战斗的仅剩下7人。第5陆战团其余各分队当日坚守主力的两翼，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反击。

9月23日上午史密斯将军命令21日在仁川登陆后开始卸载的第7陆战团渡过汉江，并在第5陆战团后跟进。当日昼间，第10军各司令部从仁川转移到牙山城，沿仁川至汉城的公路干线行进，从此处到达汉城尚有一半的路程。

第5陆战团第3营从296高地翻到指状山脊，企图从翼侧包围第2营当面之敌。与此同时，D连也开始向山脊线发起攻击。由于早晨雾大，视界有限，该连在迷雾中插到66高地底部。未料到该连先头分队直摸敌人堑壕跟前。由于烟浓雾大，双方距离很近时才相互发现。于是马上以手榴弹展开近战。由12人组成的一个班，在迂迴敌人占领的山脊端部时，遭敌大量杀伤。仅有3人负伤逃回。

这时陆战队出动了航空兵进行突击，以改善我军态势。

在两次空袭中，我军5架飞机被敌防空火力击伤。大雾消散后，敌人加强了步兵火力。

午后，D连各步兵排里尚能参加战斗的30人，与从火器排、各弹药输送车和各连连部收拢的14人，合在一起准备对66高地山脊线进行一次破釜沉舟的攻击。具体分工是：组织33人沿高地斜坡前出150码距离，直接攻击敌人；组织11人携带机枪和弹药在后跟进。海军“海盗”式飞机出动，进行轰炸，并向敌阵地投掷凝固汽油弹。

“海盗”式飞机出动后，对敌进行轰炸、扫射并向敌阵地投掷凝固汽油弹。随后，33名士兵依照事先规定的信号（飞机在敌阵地上空做第二次俯冲动作时），跃出散兵坑，冲向敌阵地，克服最后100码的距离。D连连长陆战队中尉H·J·史密斯在率领分队冲锋时牺牲。其余人员继续冲锋，26名士兵到达目的地。这一迅猛的冲击，使守敌张惶失措，其死伤者狼藉战场。生存者有的慌忙逃命，有的躺下装死。当D连全连人员攻至山顶时，守敌只剩下56人，其中26人负伤，但仍进行顽抗。D连原有人员206人。当时伤亡176人，其中亡36人。116人负伤并被转移到后方。还有26余人虽负伤，但仍坚持执行战斗任务。

D连于24日下午攻占66高地，是汉城西门作战中的决定性战斗。我军态势遂可望改善。25日晨第2营对中部的105高地再次发起攻击。炮兵和战斗轰炸机从清晨至中午，一直猛烈轰击敌人占领的高地。D连从刚刚占领的66高地出发，缓缓地向北运动，从清晨开始攻击鱼钩状山脊线的柄部，尔后从296高地向东南推进，准备于下午从“鱼钩”的尖部攻击88高地。午后，第2营的其他分队已攻占中部105高地。第3营经激战后已控制北部的105高地。据俘虏供称，敌军3

个营在扼守北部高地时，当日共损失 500 人。敌人在汉城西面的防御已被攻破。敌人抵抗顽强，伤亡惨重，战斗结束时，敌人将 1200 具尸体遗弃在阵地上。据我军陆战队估计，被各种武器击毙的敌人人数约为 1750 人。

汉城西面的防御于 9 月 25 日被攻破之后，美国第 1 陆战师将其所属各团集结于汉江地区。9 月 23 日夜间 22 时，该师曾下达一份作战命令，除重申前次的口头战斗命令外，指示所属各部队于次日清晨强渡汉江。

9 月 24 日清晨，第 1 陆战师在南部约 105 高地掩蔽下，从永登浦出发，开始强渡汉江。第 5 陆战团第 1 营在渡河点进行掩护。天黑前，该团渡过汉江到达北岸，而第 1 和第 2 营则在陆战师攻击线的南侧，汉城的西部接替了第 5 团第 1 营的阵地。第 7 陆战师已在第 5 陆战团左翼运动，其任务是切断汉城北侧道路，封锁敌人退路。而第 187 空降团于 24 日已从日本芦屋起航运往朝鲜的金浦机场。该团到达后，即负责机场的警戒。

9 月 25 日晨，第 1 坦克营 B 连的两个坦克排开始出发，预定在汉城与第 1 陆战师会合。与该坦克分队同行的还有：2 辆装有推土设备的坦克，约 1 个排的喷火坦克，1 个工兵排，以及一些步兵分队。此时在南部的 105 高地出现一股敌人，他们装备着反坦克火炮，对我军的这个纵队进行了伏击。战斗十分激烈，数分钟内尚未结束战斗。幸而我军的喷火坦克赶到，占领阵地后向敌堑壕喷火。许多敌军士兵跳出堑壕溃逃。其他坦克上的机枪当即开火，杀伤正在逃窜的敌人。有些敌人从堑壕中走出来，向我们投降。这股敌人原来并未被我们发现，他们原藏在一个山洞里。山洞里的其他敌人见到已经投降的人并未受到伤害。于是都纷纷走出来投降，

这些敌人是北朝鲜的军队。伏击我军装甲纵队的敌人大约近300人，其中约有150人被我军打死，131人被生俘。这支装甲纵队结束战斗后，即于中午在汉城归属普勒上校指挥的第1陆战师。清晨，第1陆战团的第3营向北作90度的转向，遂将陆战团的攻击方向由东转向北，直指汉城市的核心部位。同时，右翼的第1营在汉城南面占领阵地，封锁敌退路。当第3营完成转向之后，第1营亦转向北面，在第3营右翼并肩行动。此时汉城市内已经展开巷战。9月25日，在第1陆战师的作战地幅内已经完成了在汉城西侧攻占北朝鲜军队防御的任务。

四、第32团开进汉城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攻占汉城的作战计划有了重大的变化。原计划是要求第1陆战师开路横扫汉城。但是陆战师未能按期攻占该城。由于敌人顽强坚守，该师一连3天未能取得任何显著战果。阿尔蒙德将军（军长）变得十分急躁起来。汉城的得失象征着整个战争的胜负，其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巴黎、罗马和柏林。其作用不但是军事上的，而且还有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麦克阿瑟将军希望尽快拿下汉城，以便尽早将韩国国都交还于民众。

阿尔蒙德将军对于陆战师的进展甚为不满。他于9月23日告诉史密斯将军，该师可以继续进行正面进攻。不过他强烈要求陆战师应充分利用汉江以南的地区进行机动以包围汉城。但史密斯则不愿意按他的指示办事。因为史密斯打算让第1陆战师与第5陆战团在汉江北峰会合一处，以避免两支部队分别在两峰行动而失去协同。阿尔蒙德说，他准备再给

史密斯24小时的期限，以便让陆战师再做一次取胜的努力，如果该师还不能取得重大进展，他将改变该师的战斗分界线，而把第7步兵师的第32团投入战斗，对汉城地区的敌人防御进行合围。

9月24日晨，北朝鲜军队仍把陆战师阻止在汉城西侧。

阿尔蒙德将军约于9时30分来到第7步兵师司令部，召见了该师师长巴尔将军、副师长霍迪斯准将和参谋长希斯上校等人，同他们交换了意见。他说，他暂时决定让第7师渡江作战，于次日清晨攻入汉城。尔后，他回到自己的指挥所。在那里他召见了南朝鲜军队的第17团团长沙上校。告诉他，准备把他的第17团配属给美军第32团去攻占汉城。

最后阿尔蒙德将军决定，下午2时在永登浦地区召开一次指挥官会议。出席会议的除阿尔蒙德将军本人外，还有：史密斯将军、巴尔将军、霍迪斯将军、福尼上校、比彻姆上校和奇尔斯上校。会议是在露天召开的。阿尔蒙德将军当即向在座的指挥官介绍了自己的作战企图。他打算马上改变第1陆战师和第7步兵师之间的战斗分界线。此外，第32团（加强南朝鲜军第17团）必须渡江作战。渡过汉江后，于次日晨6时攻击汉城。会议开得很紧凑，会议结束后指挥官们当即返回自各的部队，分别拟制作战计划。

当天的下午和晚间，第10军把南朝鲜军第17团、陆战队第1两栖牵引车营（欠1个连）、第56两栖坦克和牵引车营A连的两个排，配属给第7步兵师，作为渡江的支援力量。

渡江地点选在新沙里渡口。该渡口在距离汉江铁路公路大桥3英里处。在汉江对岸（即北岸）是南山。南山从汉江西北2英里处开始，一直延伸到汉城市中心，形成一个高900英尺的顶峰，是该城最高的地点。这里距离汉城火车站约1

英里。在这座900英尺的顶峰与另一座稍低的山峰之间，有一座略平而较长的鞍状山脊相连。该顶峰以西是一个指状山脊（高程近350英尺）。山脊上有一座大的神殿和一个风景秀丽的公园。这里距离汉城火车站只有半英里。从南山的西山脚向上，铺设有一条长长的台阶，直通山上的神庙和公园。从汉城向东伸出的公路和铁路距离南山的北山脚约1英里。据说，在大约3个月之前，就是南山这个地方南朝鲜军队有1个连的兵力，曾浴血守城，直至最后一兵一卒。

第32步兵团的任务是，首先夺占并坚守南山，尔后攻占汉城东南部的120高地，最后攻占并坚守348高地。348高地由若干高山组成，山高地广，位于汉城以东5英里，严密地控制着进入汉城的铁路和公路。该团准备渡江时已编有4912人。其中美军3,110人，南朝鲜军1,802人。

25日天亮时，霍迪斯在江边组成了师的前进指挥所，直接指挥部队渡江。清晨4时，阿尔蒙德将军和海军少将斯特鲁布尔，以及第10军的一些参谋人员离开牙山城的军司令部，前往江边观察第32团的部队渡江。4时30分巴尔将军前往第32步兵团指挥所，1个小时后又会同比彻姆上校赶到江边的一个观察所。早晨6时，第48野战炮营开始了30分钟的火力准备，尔后重迫击炮又对江对岸的敌人的山地防御进行轰击。

蒙特中校的第2营被指派突击汉江渡口。他们先在集合地域搭乘两辆履带运输车，6时30分F连先行渡江。在江面一片浓雾中，全营安全抵达北岸，人员和装备均未受到损失。全营于是迅速越过江岸，登上30—60英尺高的山崖，直插南山。一小时后，第一批部队已经全部渡过汉江。日出后江面雾散，我航空兵开始袭击南山和120高地。我军的渡河

行动显然出敌意料。敌人南山防御工事只有少数兵力占领。

费思中校指挥的第1营在第2营之后渡过汉江。于8时30分在汉江对岸沿江岸向120高地运动。第3营于午后开始渡过汉江，在第1营之后向东运动，渡江后直取120高地。尔后，第1营在第3和第2营之间占领了一个阵地。南朝鲜军队第17步兵团是紧跟在第3营之后渡江的，尔后向第32步兵团右翼运动。晚间21时50分，该团开始向348高地攻击，彻夜不止。

当其它分队渡江时，第32步兵团第2营已在攀登南山，并于15时到达山顶。攀登过程中并未遭到敌人顽强的抵抗。该营到达山顶后当即开始构筑环形防御。

第2营满以为北朝鲜军队会马上反击，但是敌人并没有马上行动。该营紧张地等待了一夜，但彻夜都很平静。最后等到26日清晨4时30分，士兵们听到了坦克运动和自动火器朝他们射击的声音。在半明半暗之中过了半小时之后，才发现大批敌人(约为1000人)从南山山顶出发，向第2营阵地发起猛烈反击。在山顶的西部较高的突出部上，该营G连守住了阵地。但在东部较低的突出部上，F连失去了阵地。蒙特中校动用了全营的预备队，经过两小时的战斗，终于恢复了原阵地，并于7时把残余的敌人赶下山坡。据全营统计，共击毙敌军394人(其中110名敌人被打死在防御阵地内，284名被击毙在阵地前。)此外还生俘敌军174名。

黎明前E连在南山的山坡和临近江岸的山角下肃清敌人。天亮后，第1营的其他分队在南山以南与敌展开激战。激战中，俘虏敌军约80人，显然他们是反击南山时的残敌。

在东面，当第1营于26日清晨与敌人展开激烈的火力战时，由舒曼中校指挥的第3营已从120高地出发向着348高地

挺进。在前进过程中，该营 L 连发现敌军一个纵队正离开汉城沿公路运动。连长小麦卡弗里中尉抓住战机，指挥全连对这股敌人突然发起迅猛的攻击。他的主动精神收到功效。由于行动果断，在战斗中共击毙北朝鲜军约500人，击毁坦克5辆，击毁或缴获40余辆车辆、3门火炮、7挺机枪、两所弹药补给站，以及大量的服装和油料。此外，并俘获一个军级规模司令部。估计这是敌汉城防御中的一个主要的司令机关。

9月26日午后，南朝鲜第17步兵团已夺占348和292高地，该高地控制着汉城以东4英里的一条公路。当日晚间，第32步兵团和南朝鲜第17步兵团在其占领区内清除残余之敌。第32步兵团的E连在南山西山脚下（在团的左翼位置）同陆战队建立了联系。

五、街 垒 战

早在9月25日，当第32步兵团渡过汉江并夺取南山时，第1陆战师已经进入汉城市区内。当日，该师第1团把进攻方向转向北面，当面尽是一些重要目标：汉城的大型火车站，法国、美国和俄国的领事馆，市政大厅，古老的杜索皇宫，艺术博物馆以及主要的商业区和旅馆区。此时，该师第5团正从西北区进入汉城。进攻矛头直指政府大楼，距离约为2英里。该团的进攻路线还要经过西大门监狱。此外，到达政府大楼之前，还要经过长德宫和皇家花园。当天傍晚，该师第1和第5团，共同商定了于次日清晨协同实施攻击的作战计划。

黄昏之前据空中侦察报告，发现大批敌人开出汉城向北

运动。阿尔蒙德将军得知后，当即从第10军司令部给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出一份文电，要求他们在道路上采取照明措施，以利于陆战队的战斗机能够在夜间空袭敌人的部队。一架B-29轰炸机一连数小时，不停地投掷照明弹。这时，敌人的两个长长的纵队完全暴露在我的航空兵火力之下。此外。第10军的军属炮兵还计划了拦阻火力，以杀伤逃窜之敌。

当日晚间20时40分，阿尔蒙德将军通过电传给第1陆战师发出一份加急电报。电文说：“据战术空军指挥官称，敌人已经开出汉城，弃城向北逃窜。我空军已向敌进行猛烈的空袭，空袭正在进行中。你部应竭尽全力，加强攻击，以求最大限度地摧毁敌军队”。

第1陆战师作战科长鲍泽中校，对于敌人已经弃城逃窜一事提出疑义。于是他打电话给军的作战处长，询问是否有命令要求“马上攻击”。处长回答，要求遵命行事。鲍泽中校又打电报给史密斯将军，提出自己的看法。于是史密斯将军当即打电话给军参谋长拉夫纳将军。告诉他，该师无法执行命令，并说不相信敌人正在撤离汉城，因此不准备在夜间攻击汉城。但军参谋长拉夫纳的回答是，前者乃是阿尔蒙德将军的手令，必须立即执行。史密斯将军无法，只得于当日22时分别打电话给普勒和默里两位上校，传达军长的命令。他要求部队沿道路前进，以便于互相识别，并且命令3个团主动保持彼此的联系。

第5陆战团接到进行夜间作战的命令后不到数分钟，该团第3营突然遭到约200名敌人的袭击。战斗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45分，敌人才被打退。这时团派出巡逻队，向南和东南方向进行搜索以图与师指挥所取得联系，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师部也派出巡逻队向北进行搜索，也未能同

该团联络上。第5陆战团除曾派出巡逻队之外，主力从傍晚到夜间并未向前运动。

第5陆战团团长普勒上校接到夜间实施攻击的命令后，当即命令第1营经过15分钟的炮火准备后，于当夜1时45分开始发起攻击。炮火准备结束后，第3营派出一支巡逻队。但出发不久，即与准备实施反击的敌人遭遇，巡逻中有些人急忙撤回报告敌情。第3营营长接到情况后，立即给团长普勒上校发出急电进行报告，发现大批敌人在坦克引导下正在准备对该营发起攻击。普勒上校当即命令炮兵进行15分钟火力射击，在第3营正面形成拦阻火力，以便支援该营战斗。

大约700名敌人在其12辆坦克和2辆自行火炮，以及120毫米迫击炮火力支援下，沿主要大街实施攻击。我军对敌人进行第二次炮火拦阻射击。同时迫击炮、坦克以及自动步枪一齐向敌人射击。敌人的先头坦克触雷，其他敌坦克遭我火箭筒痛击。街旁的建筑物燃起熊熊大火，把第3营正面地形照得通亮。敌人的攻击虽然有所减弱，但是直至天亮时才完全停止。天亮后，我陆战队共俘虏敌人83人，击毙250人，并发现敌人有4辆坦克和2辆自行火炮被击毁在我军阵地前。

由于敌人夜间实施了反击，还由于师属各团彼此缺少联络，该陆战师并未能按照命令的要求发起夜间攻击。到9月26日天亮之后，全师的态势基本上与前一天傍晚一样，没有多大变化。

第32步兵团夺占南山、第5陆战团攻克汉城西郊敌人防御阵地之后，汉城内的北朝鲜军队指挥官已经自感守城无望。于是开始命令一些部队撤离，但仍严令其他部队拼死抵抗，以便迟滞我军的进攻。我航空侦察曾报告说，发现有敌人纵队撤离汉城，并且阿尔蒙德将军也认为北朝鲜军队正在

弃城逃窜。看来他们的判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撤离汉城的敌军主力，系北朝鲜军队的第18师。该师原在汉江南岸的永登浦地区作战。后来该师于9月24日在汉城内集结。次日黄昏该师约5000人开始沿议政府公路向铁原撤退。为了掩护其撤退行动，北朝鲜军队指挥官对美军各准备攻城部队组织了顽强的反击。当时，我第1陆战团第3营遭到敌1个加强营反击，第5陆战团第3营遭敌一个加强连的反击。

26日天亮时，敌人反击停止。我陆战队当即发起攻击。战斗竟日，第1陆战团第2营沿汉城马波大街推进不足一英里。下午2时后，进展更加迟缓。敌人凭借沿街的房屋和街垒进行火力抵抗，因此，必须进行逐次争夺。第5陆战团从269高地出发向城区攻击时，遭到更加强烈的抵抗，进展甚微。但该团已经与第1陆战团取得联络。当日下午，第1陆战师在L·利曾伯格上校的第7陆战团的协同下进入汉城市区。该师夺占汉城以北的山地并且在汉城东北一英里政府大厦地区切断汉城通往议政府和铁原的公路干线。第7陆战团的D连沿开城至汉城公路向汉城挺进，力图与第5陆战团取得联络。该连8时30分到达汉城西北角的西大门监狱时，遭敌火力猛烈袭击，损失严重，被迫停止前进，退至296、338两高地之间的一条公路上，当即组织了环形防御。这时我两架飞机以空投方式给该连补充了弹药和药品。敌人向我两架飞机射击，我其中一架坠毁于金浦地区。友邻部队坦克开到D连防区，接走了伤员。9月26日(星期二)黄昏时，我第10军的部队约已占领汉城的一半地区。

而早在20小时前，即9月25日午夜，阿尔蒙德将军就宣布了汉城的解放(这时正是北朝鲜军入侵汉城后的三个月)。

阿尔蒙德将军显然是根据航空侦察报告作出的判断。报告中说，9月25日北朝鲜军已撤离汉城，南山已被我军攻占。9月26日麦克阿瑟将军签发了一份联合国军总部的公报，宣布攻克汉城。公报称，“汉城，这个大韩民国的首府，又重回友军之手。联合国军，包括南朝鲜军第17团以及美国第7和第1陆战师各部队已经完全包围并攻占汉城。”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在尔后的公报里谈到战况时，只涉及汉城以北铁原地区的战斗，再没有提及汉城市区的战斗。

可是事实上，到9月27日汉城城内仍然进行着街垒战。城内中心区街垒横贯整个大街，通常构筑在十字路口位置。街垒高度齐胸，皆用米袋和沙土袋构筑。街垒正面和两侧部署有反坦克炮，并有机枪火力控制路面。邻近的建筑物皆有士兵把守。街垒前部署有反坦克地雷。

为了顺利攻取街垒，规定了攻击的程序。航空兵首先进行火力袭击。迫击炮射手和步兵火力掩护工兵排雷。随之出动2—3辆“潘兴”式坦克进行冲击，摧毁敌反坦克炮和自动火器，进而进行突破。为了攻占严密防守的街垒，间或出动喷火坦克，消除障碍物。步兵跟随其后，以火力消灭敌反坦克兵器。对于每一道街区，通常要出动一个营，花费一个小时才能攻取。

9月27日第1陆战团第2营冲过马波大街直奔市区中心，攻占了法国使馆。并于上午11时前在使馆大楼升起一面美国国旗。《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理查德J·H·约翰斯通已经在汉城居住4年之久。他自愿当向导，带领查理斯·D·弗雷德里克上尉和他的一连人于下午进到苏联使馆，并于3时30分撕下红旗，又升起一面美国国旗。这时原在美国使馆门前进行抗击的北朝鲜军的机枪手主动地投降了。第1营

此时经过激烈的战斗，于清晨攻克一座火车站，并沿着通往市中心的大道，连续冲过数道坚固守备的街区，冲入市中心区。南朝鲜陆战队紧随其后，一路清扫残敌。

9月27日，在城区西北部进行战斗的第5陆战团，遭到的抵抗相对较小。经过一夜之后，昨天的那种激烈的抵抗明显地消失了。该团北侧的E连未遭任何抵抗，即进入西大门监狱地区。隶属于第7陆战师的一支部队，由坦克引导在监狱外与D连进行了换班。一位朝鲜老百姓告诉第5陆战团E连，说大约在5天之前，约有400名美国人被囚禁在这所监狱里。现在这些人已经被转移到北面去了。到中午时，第5陆战团已在城内西北角一带与第7陆战团取得了联络。

第5陆战团的主要攻击轴线已经继续南移。该团第3营于上午10时15分占领了汉城中学以及该中学以北的79高地。尔后变更部署去完成其主要任务，攻占汉城的政府大厦。该营从汉城中学出发，按计划向东进至广和门广场。该处有一座神殿。在此关键地区，北朝鲜军队凭借着一道街垒，进行了最后一次有组织的保卫市中心的抵抗。连接广和门广场的，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铺设现代化，显得美丽庄肃，名为广和门大街。再往北延伸，尽头便是富丽堂皇而建筑现代化的政府大厦。当坦克部队攻占广和门广场的一道街垒之后，第5陆战团使穿越大街直抵政府大厦。第3营的一个连于下午3时零8分，已拿下政府大厦。该建筑的前面有两个旗杆，上挂北朝鲜国旗。我军当即将其扯下，挂上了美国国旗。

我军对政府大厦的突破，显然打得北朝鲜军队措手不及。北朝鲜官员仓促逃窜。当部队进入大楼时，发现一些待食的饭菜还有热气。我军第3营于下午清剿残敌。当夜在大

楼内开设了营指挥所。

次日清晨，第5陆战团第1营跟随第3营之后前进。到达汉城中学之后，向左转向，攻击北面的338高地。该高地位于政府大厦西北1英里处，地形十分险要。下午7时，该营攻占了338高地。该高地瞰制着汉城至平壤公路上经过汉城西北角的一段路面。

该日夜晚，北朝鲜军队除散兵游勇之外，其防御部队已全部撤出汉城。

次日，即9月28日，第1陆战团克服了敌人的轻微抵抗之后，顺利地攻占了汉城市内的东北部。黄昏时，该团又攻占132和133两个高地。该两高地位于汉城市东北郊，瞰制着汉城—永登浦—铁原公路。在1英里以北的224高地前第7陆战团行动受阻。高地位于公路两侧，地形险要。

敌人在汉城的抵抗完全中止。北朝鲜军队正沿永登浦方向北撤。可能当他们90天前趾高气扬地进入永登浦市时，还曾宣称决心要征服南朝鲜。

六、麦克阿瑟帮助李承晚重建汉城政权

麦克阿瑟将军回到东京之后，于9月23日给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说“一旦形势稳定，安全得到保障，我打算尽快把李承晚总统以及他的内阁和立法机关的高级成员、联合国使团和其他有关人员在汉城市安顿下来。”由于当时汉城市内战斗尚未结束，直到9月27和28日以后，才能公开举行建政活动。

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一行人员，于9月29日上午10时才由东京飞抵金浦机场。阿尔蒙德将军和其他一些高级军官到

机场迎接他们，并陪同他们一起开赴汉城。推土机彻夜工作，清除主要大街上的街垒和战场垃圾。在这座弹痕累累，战火余生的城市里，欢快的南朝鲜人成群结队排列在大街两旁。第1陆战团第3营负责从汉江舟桥至汉城市一路的安全；第5陆战团第3营保障政府大厦四周的安全。

南朝鲜政府要员和地方各界人士，以及解放汉城有功的战斗部队代表挤满了政府大厦里的议会大厅。中午12时，麦克阿瑟将军和李承晚总统进入大厅，走上主席台。在主席台上落坐的有军政要员：沃克将军以及应麦克阿瑟将军邀请飞抵汉城的第8集团军的军官们。澳大利亚出生的李承晚夫人，在她的丈夫一旁入座。麦克阿瑟将军当即做简短的致词。他声音宏亮，语调斯文：

“总统先生：我联合国军队，承蒙仁慈上帝的恩赐，遵循上帝的旨意，不负人类的愿望，解放了南朝鲜这座古老的首府汉城。”

他阐述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浩劫，说明联合国53个国家是出于对侵略的义愤，对大韩民国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他表达了对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意志。接着他转向李承晚。他说：“我谨代表联合国军指挥部，把政府所在地交还于总统之手。以便于您更加完善地在这里行使宪法所规定的职责。”

尔后，与会的众人跟随着麦克阿瑟将军，向上帝朗读祷文。他朗读时，宏声阵阵。玻璃镶嵌的屋顶随声颤动，碎小的玻璃块纷纷下落。然而他聚精会神，毫不理会。

李承晚虽已老态龙钟，却表现出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他站起身来，代表大韩民国，对于汉城的解放，表示感激之情。由于感情过于激动，他讲话时离开了讲稿。他展开两臂，时尔紧握两拳，时尔伸出两掌。他特地向在座的美国士

兵表示感谢，他说：“我个人以及韩国人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

简短的庆祝仪式过后，麦克阿瑟将军当即赶到金浦机场，于13时35分飞往东京。

汉城攻克之后，美国政府官员与麦克阿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杜鲁门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你以卓绝的阻滞战斗，为你的部队集结争取了时间。也可以说，你进行了卓越的机动作战，完成了对汉城的解放。你们这些辉煌的战役，在军事史上也是罕见的。”麦克阿瑟也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信。信中说：“您从防御战转入了进攻战。您在拟制作战计划、选定作战时机和贯彻作战企图等方面都干得十分出色。如今联合国又赋予您更加巨大的任务。我们坚信您仍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麦克阿瑟给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复信表示感谢，并表示要把来信内容向指挥部各职能部门宣布。

七、汉城以南的阻击部队

第10军将其大部兵力集中于汉城城下，并派出部队将其占领。此时，第7步兵师第31团的阻击部队，正在汉城以南30英里处活动。该团由奥文沙因上校指挥，接受的任务是负责清除水原地区的敌人，占领水原机场，并坚守机场以南的高地。在水原地区被我侦察连捉到的俘虏供称，第105装甲师于9月18日曾在水原以南50空哩处的乌致院一带，目的是赶向汉城进行救援。如果供词可靠，可以预测，敌人这支装甲部队很可能已经来到我第31步兵团的阵地前。因此，该团加强了对该地区的观察。

9月24日夜，第31步兵团第2营在水原以南2英里的142高地一带遇敌袭击。该营左翼（部署在水源至鳌山的公路）遭敌坦克冲击。该营当即得到第57野战炮营，以及第15野战炮营B连的火力支援。敌人的冲击被打退，敌4辆T-34型坦克被我击毁。次日，第92炮兵营向水原机动，加强该地区的火力支援。9月25日和26日，据空中侦察报告，敌人正在一些高地挖掘堑壕，以便控制鳌山以北的公路和铁路两侧，水原以南8-10英里，以及美军阵地以南2-3公里等地区。

9月26日，奥文沙因上校命令第2营攻击并占领鳌山附近的由北朝鲜部队防守的1个高地。

有趣的是，该高地中恰巧有一阵地是1950年7月5日美军史密斯特遣部队曾经防守过的阵地，利用该阵地阻击过敌人的进攻。此次行动，曾是美军在这场战争中打的第一仗。

奥文沙因上校调动有方。他把第3营（欠1个连）留作预备队准备加强第2营，把第2营组成特遣分队（含E连、F连和G连以及两个坦克排），首先向东南方向进行深远的翼侧迂迴，直指鳌山，尔后从侧后攻击敌人的阵地。与此同时，组织第2支突击力量（含A连和H连以及第73坦克营），沿公路向南攻击。

9月27日昼间，迂迴部队到达鳌山。这时敌人一辆坦克向我开火，我火箭筒分队当即将其击毁。迂迴部队穿过鳌山，在北部的高山与敌遭遇。与此同时，第2支突击队从北部沿公路进行攻击，但遭敌人坦克火力、反坦克炮、迫击炮和步兵轻火器的猛烈射击，被迫停止前进。秋季的昼间天高气爽。战斗竟日，第31团战果甚微。据战斗中捉到的俘虏供称，当面之敌确实属敌第105装甲师的部队。敌人损失14辆坦克、6门反坦克炮、若干迫击炮，死伤300人。第31团的

这两支突击部队当夜沿 113 高地构筑工事，将敌人主要力量的集结地团团包围起来。在当日的战斗中，团作训股股长 S·奥尔森少校和第 2 营营长 R·萨默斯中校身负重伤。

9 月 28 日清晨，第 31 团由夜间占领的阵地向西后撤约 1 英里。因为按计划，我空军将对 113 和 92 两高地进行突击。我团后撤，以免自己遭到伤亡。我海军航空兵 7 架飞机从中午开始，对两高地和 92 高地以东的铁路隧道地区进行了 30 分钟的火力突出（使用凝固汽油弹）。空袭之后，第 37 和 92 野战炮兵营又进行了 30 分钟的炮火准备。参加炮火准备的还有 1 个重迫击炮连。火力准备后，K 连和 L 连当即对 113 高地发起攻击。15 时 15 分拿下该高地，仅遭敌轻微抵抗。L 连乘胜攻击 600 码以外的 92 高地。此时 K 连则依托 113 高地对其进行火力支援。1 小时后，第 31 团全部攻占两高地，自己无一伤亡，残敌纷纷向东逃窜，水原和鳌山间的公路全被打通。次日该团在攻占的阵地上共埋葬 100 多具敌人的尸体。

当第 31 步兵团在鳌山公路肃清敌人时，第 7 师第 17 步兵团第 2 营开始了参战以来的第一仗。9 月 29 日该营在汉城东北与敌展开了猛烈的火力战。战斗一直进行到天黑以后，该营伤亡共 79 人。当晚，第 49 炮兵营进行了一次拦阻射击，打破了敌人进行反击的企图。此次战斗中，北朝鲜军队 400 多人被击毙。

9 月 30 日，第 1 陆战师接替了第 7 步兵师第 32 步兵团在汉城的防区。尔后第 32 团即开赴汉江南岸。

八、第 10 军的态势

第 1 陆战师攻克汉城后，即开始肃清该市北部郊区的残敌。10 月 1 日第 5 陆战团派出部队沿平壤公路，向汶山里、

和礼成江地区进行巡逻搜索。除汶山里附近外，在其它地区遇到的皆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此时，第7陆战团正沿议政府公路北上，除碰到一些地雷外，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但是次日敌人抵抗顽强，该团战果甚微。北朝鲜第31师第31团的3个营沿公路两侧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依托议政府以南3英里处和汶山里附近地区的工事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我陆战团受阻。这条公路两旁多高地，形成了天然的堡垒。

夜间敌人的阻击部队向北撤离。10月3日，我陆战团第2营在坦克的引导下进行攻击，下午进入议政府。此时，我陆战队和海军的航空兵已将该市夷为平地。第7陆战团占领了议政府以北的高地，并加强了议政府市四周的工事，准备过夜。10月2—3日在议政府正面粉碎了敌人的抵抗。这是第1陆战师在仁川—汉城战役中粉碎的敌人的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

北朝鲜军队从汉城逃窜前，对于南朝鲜军警人员和游击队的家属，不分老壮妇孺，均进行了残酷的报复。

汉城战役的胜利表明，当初预料守城之敌为5000人，看来估计低了。实际城内有敌人军队近8000人，另在永登浦地区有5000人。美军仁川登之后，汉城敌人的总数至少有20,000人。而在汉江与水原之间，敌人至少有1,000人。在水原以南的鳌山地区，敌人至少有2,000至3,000人。看来在整个仁川—汉城战役中，参战的敌人军队大致有30,000人。在汉城附近还有敌人的杂牌部队，未曾投入战斗。他们也可能是未及时赶到作战地区的部队。据第10军报告，北朝鲜军队有7,000人被俘，估计有14,000人被击毙。

在汉城战役中，第1陆战师在同敌人进行坦克战时，未

曾损失一辆坦克。损失的几辆坦克，倒是被敌人的步兵击毁的。在第10军所进行的战役中，对敌人坦克损失的数量难以做精确的统计。概略估计大约是：在仁川、永登浦、汉城地区约有45—50辆敌坦克被击毁；水原、鳌山地区约有10—15辆被击毁。共计约60辆。在汉城战役中，北朝鲜军队还损失了大量的其他装备。据称，第1陆战师就击毁或缴获了下列敌人武器：120毫米迫击炮23门，45毫米防坦克炮19门，重机枪56挺，冲锋枪337支，14.5毫米防坦克枪59支，7.543毫米步枪7,543支。

在仁川—汉城战役中我军取胜的代价是联合国军付出大约3,500人的伤亡。第7步兵师的战斗伤亡为572人。其中伤409人，亡106人；另有57人在战斗中失踪。在伤亡中，有166人属编入该师的南朝鲜部队。我军第7步兵师的伤亡中，第32团伤272人，亡66人，失踪47人。第10军中伤亡最严重的是第1陆战师。该师共伤亡2,383人，其中伤1,961人，亡364人（其中53人伤后死亡），另5人失踪。该师伤亡最大的时间是9月21日至9月27日。在此期间战斗伤亡共1,482人。伤亡最少的是9月24日。该日伤亡285人。

第二十七章 突破釜山包围圈

“战术的依据是武器威力……战略的基础是运动……运动有赖于补给。”

——富勒：《格兰特为将之道》

仁川登陆使美国第10军处于敌之后方。同时，第8集团军准备在全线发起总攻，以牵制敌军的主要作战力量，防止敌军从釜山包围圈调动部队增援其后方受威胁的地域。这一总攻还要力争突破敌军围困第8集团军达六星期之久且日见缩小的包围圈。第8集团军如果突破成功，就向北推进，以便与第10军会师于汉城地区。南面的战线距敌后方登陆地域的最近点也有180空哩，如果走弯弯曲曲的山路，实际距离还要远得多。这就是当初“铁砧”与“铁锤”分开的距离，我方计划将被截于这两者间的敌军粉碎。

第8集团军大多数的参谋军官对本集团军能否凭借现有兵力突破釜山包围圈并不乐观。而且，使他们忧上加忧的是，9月第8集团军的补给品，包括火炮弹药，开始出现严重短缺。即使只应付突破釜山包围圈的行动，第8集团军也必须每日为主攻方向上的每门炮至少准备50发弹，为次要方向上的每门炮准备25发弹。幸亏“阿里帕”号船携带105毫米榴炮弹抵达远东，刚好赶上总攻的需求。但是，尽管有诸多疑虑，沃克将军和其参谋长艾伦将军还是深信，只要仁川登陆成功，第8集团军就能够采取攻势，并突破合围敌军。

译者注：1空哩 = 1海里 = 1.852公里

一、第8集团军的计划

9月6日，第8集团军提出其进攻计划，第二天艾伦将军将计划送往东京审批。9月11日，第8集团军对该计划进行修改，9月16日又把计划变为作战指示。该作战指示规定，釜山防御圈上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部队的进攻发起时刻为9月16日（即仁川登陆的第二日）9时。美国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部队要“由目前的前进阵地发起攻击，主攻方向直指大丘—金泉—大田—水原轴线”，粉碎“前进路线上的”敌军，以实现“与第10军的会师”。

该作战指示要求，位于釜山防御圈中央地段的新编第1军实施主要突破。之所以要第1军担任主要突破有这样几个原因：①该军至与第10军会师地区的距离较釜山防御圈上的任何其他地区都近；②道路网较好，而且道路坡度也较小；③该方向的道路网为装甲部队扩张突破战果提供了较好的条件；④对推进中的纵队进行补给较容易。第8集团军的计划要求，第5团战斗队和第1骑兵师夺占倭馆附近的洛东江上的桥头堡。尔后，第24师渡过洛东江，沿金泉—大田方向推进，第1骑兵师在后跟进，并负责后方警戒和交通线的安全。在这一突破企图付诸实施期间，集团军左翼南部的第25师和第2步兵师、东面和右翼的南朝鲜第2军与第1军要发起攻击并牵制各自进攻地带内的敌军以及扩张随时出现的局部突破战果。南朝鲜第17团要向釜山运动，通过水路向仁川进发，与美第10军会师。

第5团战斗队在洛东江上建立桥头堡的任务达成后，美军第2师和第24师要力争在倭馆下方向渡过洛东江，而南朝

鲜第1步兵师要力争在倭馆上方渡江。实行该计划肯定要遇到困难，因为，沃克将军当时可资利用的工兵部队和架桥器材不足以同时在几个方向上迅速地实施渡江行动。第8集团军拥有的架桥器材，仅够在洛东江上架设两座舟桥。

为加强第10军的仁川登陆行动，我方从第8集团军前线撤下几个陆战队飞行中队，为此，斯特拉迈耶将军批准从部署在日本冲绳到板付一带的第20航空队抽调第51战斗截击机联队和第16、第25战斗截击机中队，以补充第8集团军方面的航空兵作战能力。

釜山防御圈的局势难以给沃克将军提供一个集中的大规模部队在中间地段实施突破。敌方握有主动权，而第8集团军所属各师，除了第24步兵师（沃克将军也只是在预定发起进攻的前夕才能将其分批地由东向中间地区调动）以外，均被敌军的攻击牵制住了。因此，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怎样在没有增援、也无机会建立一支突击力量的情况下出敌不意地由防御尚且不稳固的态势转为攻势。从战争区角度看，在第10军实施包围的同时，第8集团军应实施牵制性攻击。切断半岛西南部北朝鲜部队的前提是，沿大田—水原轴线迅速达成与第10军会师。

第8集团军预期，仁川登陆的消息会使正面北朝鲜军队士气低落，相反，己方部队的士气则会因之受到激励。为此，沃克将军请求，第8集团军要待仁川登陆的第二天发起攻击。然而，尽管仁川登陆成功的消息9月15日就立即在第8集团军部队中传开，但是很显然这一消息在数天后才被允许传达到第8集团军对面的敌军部队。

釜山包围圈突破中，我方要使用的推进通路必定与北朝鲜军队南下推进路线相同。敌军封锁了由防御圈伸出的每一

条通路。第8集团军的主攻轴线需要使用由倭馆对面的洛东江至金泉、过小白山脉、到大田的公路。第二条通路由洛东江河谷往北到尚州地区。如果情况允许，也可使用。大丘—多富洞—尚州公路横越这一通路，因此，有可能在善山和洛东里实施渡江。从尚州，前进路线可折向西，向大田上方的锦江进发，或绕过大田，走一条较直的路，以直逼水原—汉城地区。

多山地的中间地段往东，南朝鲜部队会发现由安东到原州的路是最佳的前进路线。在东海岸，他们除了沿海岸公路直接北上盈德和元山外，别无他路可走。

远东司令部在准备此次进攻中所采取的重要一步是，在第8集团军内建立军一级编制。此前，第8集团军直接控制4个步兵师和若干其他配属的旅、团规模的地面部队。8月就开始进行的准备工作使第8集团军有条件建立2个军部。

8月2日，第1军军部在北卡罗莱纳州布拉格堡正式成立，由库尔特将军任军长。11天后，库尔特将军和一个指挥组抵达朝鲜，开始初步研究突破釜山包围圈的问题。第1军参谋机构的主体于9月6日抵达朝鲜，但直到那时第1军仍无建制部队。

8月10日，第9军军部在伊利诺斯州谢里登堡正式成立，由弗兰克·W·米尔本少将任军长。9月5日，米尔本将军和一个参谋军官小组乘机离开谢里登堡前往朝鲜。但是军参谋机构的主体到9月底至10月初方抵朝鲜。第1军和第9军原先都是第8集团军驻日本时的建制单位；第1军下辖第24、第25师，军部设在京都；第9军下辖第1骑兵师和第7师，军部设在仙台。

沃克将军原先就已决定由第1军担任主要突破任务。关于由谁担任第1军的指挥问题，他经过了长时而又慎重的考虑，最后于9月11日决定将米尔本将军由第9军调到第1军，将库尔特将军从第1军调到第9军。米尔本将军于该日在大丘就任第1军军长，库尔特将军于第二日在密阳就任第9军军长。第1军于9月13日12时投入战斗，下辖美军第1骑兵师和第5团战斗队（欠），南朝鲜第1师配属该军。9月15日至9月16日，第5团战斗队和第24师运动到大丘地区。至9月16日晚，第1军编有美军第24师、第1骑兵师、第5团战斗队、英军第27步兵旅、南朝鲜第1师，以及若干支援部队。

在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的第一个星期里，第9军军部没有行使职能，直到9月23日14时才奉命开展工作。根据第8集团军的命令，该军编有美军第25师和第2步兵师及其支援部队。因此，在9月23日以前，该两师在第8集团军直接指挥下进行战斗。

第9军之所以没有跟第1军同时投入作战的主要原因是严重缺乏通信人员和通信器材。原准备用于该军的通信营和通信器材已调拨给第10军。即使在第9军投入战斗以后，也由于缺乏适当的通信器材而影响了该军的作战行动。

二、敌军的兵力

第8集团军发起进攻的前夕，集团军作战命令的情报附件提供了一个有关敌军兵力、战斗序列和作战能力的详细判断。附件说，北朝鲜军队在一线作战的有13个步兵师，第1装甲师和第2装甲旅给予支援。其中，作战正面的南半部分

是北朝鲜第1军，编有6个步兵师，拥有装甲部队支援，兵力为47417人；作战正面的北、东半部分为北朝鲜第2军，拥有7个步兵师，也得到装甲部队支援，兵力达54000人。这样，釜山包围圈上的敌军总兵力达101417人。第8集团军的情报部门估计，敌军诸部队的兵力兵器的平均实力达75%。

第8集团军的判断认为，敌军拥有充足的实力，能够由釜山包围圈向汉城地区转移3个师的兵力，而不会危及其有效地坚守釜山包围圈阵地的能力。该判断说，“目前，敌军处于攻势，在包围圈的所有通常地段上都拥有进攻能力。预期，在最近的将来，这种能力不会减弱。”

就敌军兵力和装备而言，第8集团军的估计太高了。虽然要确切地指出9月中旬第8集团军当面的北朝鲜部队的实力及其装备的实际状况是不可能的，但查看审俘记录和缴获的文件表明，北朝鲜部队的实际实力要远比第8集团军的判断要小。北朝鲜第13师参谋长李学求上校供称，该师兵力为2300人，2000名未经训练又未武装的补充兵力未计在内（他们也未被认为是该师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第8集团军判断中所说的8000人。北朝鲜第15师（当时实际上已被歼灭）充其量只有几百名被打乱的散兵，而不是第8集团军判断中所说的7000人。同样，北朝鲜第5师兵力已减到5000来人，而非6500人；而北朝鲜第7师已减至4000来人，并非第8集团军判断中所说的7600人。北朝鲜第1师、第2师和第3师几乎可以肯定不像判断中所称的，每师兵力到了9月中已开始接近7000—8000人。

9月上半月里，敌军伤亡极其惨重。谁也不能确切地说出敌军伤亡究竟是多少。也许，从一份缴获的敌军每日战报可以极好地看出当时北朝鲜军队的状况。该战报注明的日

期是9月14日，显然是关于北朝鲜军第7师某个营的情况。该战报表明，9月14日这个敌军营有军官6名、军士34名、士兵111名，总共151人。该营有单兵武器82件：手枪3支、卡宾枪9支、步枪57支、自动步枪13支。平均每两个人有一枚多一点手榴弹，全营总共92枚手榴弹。该营仍有6挺轻机枪，但每挺机枪的弹药不到300发。

对9月中旬釜山防御圈美第8集团军当面的敌军兵力的合理估计是约70000人。敌军的装备，尤其是在重武器和坦克方面，要远远低于几天前第8集团军的75%估计，可能充其量也不到原先装备数的50%。

当时，北朝鲜军队的士气处在低点。各师的原班人马至多只剩下30%。剩下的这些老兵为了巩固部队竭力地对大多来自南朝鲜、不愿为北朝鲜人打仗的新兵进行纪律强化教育。要是有谁表现出不愿听命令往前冲，或者想当逃兵，老兵就将其处决，这在当时的北朝鲜军队中是司空见惯的事。食品很少，因此，俘虏们常常提及北朝鲜军队士气低落的原因是营养不足。即便是如此，直到那时，逃兵也很少见，原因是北朝鲜军人担心，如果他们投降，联合国军会杀死他们，而且如果他们要是企图这样做的话，他们的上司也会枪毙他们。

三、釜山防御圈联合国军兵力

9月中，釜山包围圈上约70000北朝鲜军的当面是140000联合国军，分别编入美国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集团军的战斗部队。这些兵力由4个美军师（平均每师兵力15000人，总共60000人以上，还必须加上9000多配属的南朝鲜新兵）和6

个南朝鲜师（每师平均10000人左右，总计约达60000人）组成。3个军部至少再加10000人，而且如果算上2个集团军司令部，总兵力达150000多人。当时，联合国部队在编主要实力如下：

美国第8集团军.....84478人

美第1军军部.....7475人

（加上南朝鲜配属的1110人）

美第1骑兵师.....13904人

（加上南朝鲜配属的2338人）

美第24师.....16356人

（加上南朝鲜配属的2786人）

美第2师.....15191人

（加上南朝鲜配属的1821人）

美第25师.....15334人

（加上南朝鲜配属的2447人）

英国第27步兵旅.....1693人

南朝鲜集团军.....72730人

鉴于釜山突破标志着朝鲜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总结一下至1950年9月中美军的伤亡损失是应该的。从战争开始到1950年9月15日为止，美军战斗伤亡总数达19165人。其中，阵亡4280人，受伤12377人。在受伤人员中，有319人系作战受伤致死。据报道401人被俘，2107人在作战中失踪。9月前15天里的伤亡数比此次战争中（此前或此后）任何一个15天时间里的伤亡数都大，这说明那时战斗是何其激烈。

当时，美军各师的在编实力与步兵连中实际在战斗的人数不符。那时，有些步兵连有战斗力的人数降到50%，甚至更低——仅略高于25%。而此时补充的南朝鲜新兵实际上未

经训练，也未搞过令人满意的合练，因此，无甚战斗力。

虽然南朝鲜集团军70000人中也许有60000人在一线，但是跟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经过训练的军官和军士中伤亡率高而且士兵中新兵的比例又大，大多南朝鲜师的战斗效能也已降到低点。不过，即便考虑了这些因素，任何一个对交战双方军队实力的客观分析也必定要得出联合国军司令部拥有相当大的数量优势的结论。

在担任支援的装甲部队、火炮和重武器以及这些武器当时所拥有的弹药方面来看，联合国军的优势比兵力方面的优势还要大，尽管大多火炮和重武器用弹药实施定量配给。联合国军对北朝鲜军的武器火力优势可能约为六比一。在空中方面，远东空军在战场上空无敌手。而在两翼的海上，联合国军海军部队拥有毋庸置疑的控制权。

四、第38步兵团渡过洛东江

9月16日破晓时，南朝鲜上空阴云密布，大雨滂沱。气候是如此之恶劣，以致空军不得不取消原定出动B-29型轰炸机对倭馆地区敌军阵地实施饱和轰炸的计划。

原定9时发起的总攻并未在防御圈的所有地方都按时付诸实施。其原因很简单：在许多地方北朝鲜部队在进攻，而联合国部队在防御。观测员在大部分地段上看到的是，9月16日上午与9月15日、14日甚至13日上午的情形无甚两样，还是老样子的防御圈情况——突击与反突击，冲击与反冲击。诸高地的争夺战只不过是又继续一天。进攻开始后的头一天里只是少数几个点上取得了重大战果。南朝鲜第1师第15团突破敌军防线，推进到大丘以北北朝鲜军支撑点的右

侧。在此向南，美军经过激战向瞰制洛东江的诸高地方向突进了5哩。

第一天最显著的战果出现于美军第2师的进攻地带。在那里，即龙山和昌宁以西方向，第2师以3个团（第9步兵团在左，第23步兵团居中，第38步兵团在右）发起了攻击。该师的初期任务是，将敌军第4师、第9师和第2师逐回洛东江对岸。左翼的攻击由于敌军继续扼守201高地抗击第9步兵团的多次冲击而未奏效。中央方向，敌军在黎明前发起了一次凶猛的冲击，突破了第23步兵团第3连的环形防御阵地，造成该连23人伤亡，其中包括全连军官和配属的重火器排排长。

9月15日，原配属给第1骑兵师的第3营归建（第23步兵团）。鉴于该营未参与过去二个星期里的激战，弗里曼上校就将第23团的主攻任务赋予了该营。在击退敌军第16团的凌晨攻击后，R·G·谢拉德中校命令他的第3营在10时运动前出发起攻击，第72坦克营第3连担任支援。敌军进行了顽强而有力的抵抗，直到大约下午过半北朝鲜军才开始撤离其阵地，向洛东江方向逃窜。为了及时利用此次突破的战果，该团事先就组建了一个由第82防空炮兵营B连和第23团坦克连组成的特遣分队，用以迅速推进，切断北朝鲜部队。从大约16时开始直到天黑，该特遣分队在洛东江沿岸以自动火器的密集火力杀伤大量逃敌。该日下午，天气已转晴朗，在大量的空中突击配合下，几乎全歼已被逐出阵地的敌军。

右翼的第38步兵团与居中的第23步兵团并肩向前推进。4架F-51型飞机就在第38步兵团的前方投掷凝固汽油弹、发射火箭和进行低空攻击，为该团第2营攻占瞰制洛东江的208高地作出了极大贡献。该日下午出动的战斗机在昌宁以

西截获并低空攻击大群大群向洛东江方向退却的敌军。该日晚，敌军第2师指挥所撤过洛东江，随后敌第4、第6、第17步兵团和师属炮兵团也开始渡江。它们的渡江行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天。

9月17日，我方空袭使试图在我第2师当面逃过洛东江的敌军蒙受重大伤亡。该日昼间，战斗机向这一地段上的敌军投掷了260桶（每桶重110加仑）凝固汽油，并在昌宁以西对许多敌群进行了低空攻击。逃窜的敌军丢弃了大量的武器和装备。在追击中第23步兵团缴获了13门火炮、6门反坦克炮和4门迫击炮；第38步兵团缴获了6门火炮、12门反坦克炮、1门自行火炮和9门迫击炮。该日晚，第8集团军参谋长艾伦将军在给东京的希基将军的电话中说，“这里进行某种突破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整天了，我们连一次反冲击都没搞”。

9月18日上午，第38步兵团第2、第3营派出的巡逻分队在昌宁正西的釜谷里附近渡过洛东江，发现江西岸高地上的敌军已撤走。团长佩普洛上校随即命令第2营营长詹姆斯·H·斯凯尔登中校派2个班乘双人橡皮艇渡江，另派一个排在后跟进，以占领江对岸的一个桥头堡。佩普洛请求准予立即强渡洛东江。13时20分，第2师参谋长杰拉尔德·G·埃普利上校授权第2营营长将一个营运动过江。

不到16时，第5连、第6连和第7连的一部分已渡过宽100码、水深12呎的洛东江。2小时以后，先头分队夺占洛东江以西1哩处、瞰制草溪路的308高地，只遇到了轻微的抵抗。这一快速渡江显然出乎敌人意料。我方部队从308高地观察到往西1000码的地方约有一营敌军。该日晚，斯凯尔登中校请求上级在第二天早上黎明后半小时对桥头堡地区上

空进行空中掩护。

该日昼间，第38步兵团抓获132名俘虏，其中32名为女护士，8名是军官（其中一人为少校）。在江东岸渡场附近，该团发现了大量补给物资和装备埋在沙中或藏在排水渠里，其中有125吨以上的弹药，还有连防腐油都未擦除的新步枪。

9月18日第38步兵团第2营渡过洛东江，这是第8集团军部队中在这一次突破期间的最早的正式渡江行动，也是这一天中的最重要事件。这一渡江行动比该师原定渡江计划提前了两天。

9月19日，第38步兵团第3营连同若干坦克、火炮和重型迫击炮一道渡过了洛东江。过江后，第3营的任务是保卫桥头堡，而第2营则向敌推进。为了支援业已在江西岸的两个营，有必要使车辆和重装备也过江。横跨洛东江的昌宁——草溪公路桥上两处被破坏的地方不可能很快修复，因此，第2战斗工兵营准备在渡场下游方向架设一座桥。

到了进攻发起后的第三日（即9月18日）日终时，美军第2师在其洛东江以东地段上，除了南面的201高地区域和北面战斗分界线附近的409高地以外，已完全恢复对地面的控制。北朝鲜第9师的下属部队曾成功地顶住了我方多次的空中突击、炮兵拦阻射击和步兵第9团的多次冲击，守住了201高地。第8集团军在其北面的分界线附近，也暂时没有要夺取巨大的401高地的举动。在那里，空中突击、炮兵拦阻射击和步兵第38团第1营的巡逻行动仅仅是为了遏制和压制敌第10师的这支部队。美军第2师战线后方有不少成群的敌军，共数百名敌人被拦截，他们在洛东江以东20哩远的地方进行活动。9月18日，步兵第23团的一个22人组成的巡逻分

队在企图渡过洛东江时失利，其中部分原因是江水太深。我巡逻分队被来自江西岸的敌军火力打死3人，伤1人，余下的被迫撤回东岸。

五、第5团战斗队攻占倭馆

9月14日，第5团战斗队开始配属第1骑兵师，随即运动至倭馆下方6哩、洛东江东岸、大丘以西的一个集结地域，准备遂行作战行动。9月16日，该团战斗队由集结地域前出，开始了一个后来证明是对第8集团军突破行动具有重要意义的作战行动。当时该团战斗队实有人数为2559人，缺编1194人，编内3个营的人数大体相等，约586—595人。9月16日，只有第2营与敌接触；它当时沿通向倭馆的洛东江路向北发起攻击。不过，至第二天日落时，第3营也已加入战斗；第1营也已展开，准备加入战斗。

第二天，即9月19日，当步兵第38团渡过洛东江时，第5团战斗队全团开始攻击倭馆东南的268高地。

北朝鲜第3师约1200人，在坦克的支援下守卫着通向倭馆的南面接近路。那里的诸高地构成了敌军第2军的左翼。如果北朝鲜军失去这些高地，他们在我第5骑兵团进攻地带内通往东面大丘的公路沿线上的前进阵地就会守不住。由于敌军南部防线在268高地有一间隙，268高地及其有关阵地的战术意义就更为突出了。这一间隙的南侧，英军第27步兵旅刚好在北朝鲜第10师强大部队的北侧占据了重要的拦阻阵地。

经过一整天的激战，第5团战斗队攻下了除东北斜面以外的268高地。至该日夜间，第3营已上了高地顶峰，第1营已由该高地折向西北，向另一敌军阵地前进；而第2营则

已攻占121高地，距北面江滨路上的倭馆仅1哩。破坏力大而又大降敌军士气的空中突击使该团战斗队一路得手。沿洛东江东岸的这一重要行动中，第5骑兵团和第7骑兵团的一部掩护第5团战斗队的右翼，并在该团战斗队的协同下，在倭馆东面的诸毗邻高地上与敌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该日晚18时，第5团战斗队和第6中型坦克营归建，由第24师控制。

第二天上午，268高地争夺战继续进行。200多名北朝鲜军仍在依托园木顶棚掩体抗击我第3营。临近中午时分，我方出动三个F-51型机群，向这些阵地投掷凝固汽油弹、发射火箭和进行低空攻击。这一空中突击使我方步兵终于得以摧毁敌军掩体。在被击毙的北朝鲜官兵中，有一名是团长。大约有250名敌军死在该高地上。洛东江以东的其他敌军顽强抗击我方第2营和第1营。战斗中，敌方共损失近300人。但是，思罗克莫顿上校的部队奋力向前。14时15分，第2营突入倭馆，15分钟后在那里与第1营会师。第2营的行动使一个正在其正面埋设地雷的敌军小组措手不及，尔后该营向倭馆纵深突进，至15时30分它已通过该镇。

9月19日，倭馆周围的北朝鲜第3师防线崩溃，于是该师惊慌失措地开始向江对岸退却。9时，空中侦察报告，紧挨倭馆北面大约有1500名敌军正在渡江，向洛东江西岸方向逃窜；下午他们又报告说，倭馆北面的路上挤满了一群群、数量从10到300不等的敌军从倭馆镇里拥出来。下午过半时，空中侦察又报告，倭馆北面的各个方向和隘口上都有敌军。该日昼间，第5团战斗队共缴获了双门45毫米反坦克炮、10门82毫米迫击炮、6挺重机枪以及大约250支步枪和冲锋枪。

9月20日下午，第2营攻占了倭馆以北的重要高地303，这样，该团战斗队就达成了其在洛东江东岸的最后一项任务。当天，第5团战斗队在攻占其诸目标期间伤亡颇重——共计亡18人，伤111人，还有3人在作战中失踪。该日晚19时45分，第1营开始在倭馆铁路桥上方1哩的地方渡江，至午夜完成渡江行动，并向西推进了1哩。第2营在第1营之后也过了江，并在午夜前在江西岸构筑工事。当日昼间，第3营攻占了倭馆以北4哩处的300高地。次日（即9月21日）下午，在后跟进的第5骑兵团接替第3营守卫300高地，第3营尔后渡过洛东江。第5团战斗队在洛东江西岸发现了若干处敌军弹药和枪械库。

第5团战斗队在5天里粉碎了北朝鲜第3师的整个右翼和中间地段防御，使得敌军无法坚守通往大丘路上的前进阵地，而在大丘，敌军正与我第5骑兵团处于胶着状态之中。

从9月18日到21日，近距离空中支援达到了朝鲜战役中的最高峰。战斗机和轰炸机一天中从日本基地起飞数次，对敌抵抗枢纽部投掷凝固汽油弹、进行轰炸、发射火箭，并实施低空攻击，杀伤被阻截在开阔地带的逃敌。

六、第24师在洛东江以西展开

第8集团军和第1军突破釜山包围圈的计划都要求第24师首先渡过洛东江。因此，9月17日丘奇将军奉命在大丘正西的霞山洞渡口附近强渡洛东江。第5团战斗队刚开辟了向北的通路，并在来自江东的敌火下夺占渡场。第21步兵团计划于9月18日天黑后乘第3战斗工兵营战斗艇渡江。第21团一俟在江对岸登陆，即应沿洛东江西岸向北进攻，直指倭

馆对面的某点，尔后突击至金泉的主干线。第24侦察连和第19步兵团要在稍南的地点同时过江，以封锁松竹向外的通路。松竹是敌军的一个集结点，位于洛东江以西约6哩的地方。尽管9月17日白天步兵第38团第2营在南面相当远的地方出敌意外地渡过了洛东江，但第8集团军的突破计划不变。

第24师在向洛东江的接近过程中必须渡过洛东江的一条支流——环绕大丘的琴湖江。9月18日，步兵第21团团长沙蒂芬斯上校发觉，第1军工兵并未按原定计划完成在琴湖江上架桥的任务。于是，该师只好将建制内的工兵部队迅速调往该江，开始用沙袋加固第5团战斗队曾使用过的暗桥，以便大型车辆能够通过。由战斗艇构成的临时简易渡船将吉普车送过了琴湖江。为使水下暗桥保持畅通，必须不断地予以检修。到了夜幕降临时，在琴湖江东岸已排起了长达5哩的车队，这清楚地表明该团不可能按原计划在该日天黑后渡过洛东江。随着午夜的到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丘奇将军开始担心该团也许在天亮前不能开始渡江。因而，部队有可能因此遭到重大伤亡。他再三地敦促斯蒂芬斯，向其说明天亮前渡过洛东江的必要性。该日晚，支援炮兵向对方阵地进行了两次火力准备。

尽管花了一整夜的功夫疏通堵塞的交通，使强击艇、部队和装备渡过琴湖江并运动到洛东江渡场，但是直至9月19日5时30分第一波强击艇才离岸进入洛东江。倭馆下方6哩和江西岸锦南洞村正南是174高地及其南伸的楔形长山脊，瞰制着渡场。在黎明的浓雾中，未见对岸有敌军的迹象。第一波上陆并开始向内地进发。几乎与此同时，来自两岸的敌机枪火力陷我部队于交叉火力之下。而且，此刻敌方的迫击

炮和火炮也开始向江两岸射击。不出所料，最密集的火力果然来自174高地及其南伸楔形长山脊。

在一段时间里，连这次渡江行动能否成功都颇使人怀疑。在敌火下继续渡江的第1营待到全部过江时，已伤亡近120人。7时，空军对174高地实施空中突击。第1营在江西岸重新编组，在空军投掷凝固汽油弹和进行低空攻击的支援下，对174高地发起了攻击，至中午攻占174高地。该日下午第3营渡过洛东江，并攻占174高地以北的另一高地。该日晚至第二天上午，第2营也过了江。9月20日，第1营向北推进至倭馆对面、江西岸的170高地，而第3营则攻占了西北方向1哩处、比170高地还要高的一个高地。

与此同时，步兵第19团第2营于19日下午16时在步兵第21团渡场以南2哩处开始横渡洛东江，至该日晚全部到达西岸。当该营尚在江东岸时，敌方的迫击炮和火炮火力造成该营伤亡近50人。江岸争夺战异常激烈。但是，该营过江后，却只遇到轻微的抵抗。

在第24师的渡江行动中，工兵的任务既艰巨又危险，这可从其伤亡数字中看出来。第3战斗工兵营阵亡10个美国人和5个配属的南朝鲜人，受伤37个美国人和10个南朝鲜人，另有5个南朝鲜人在作战中失踪。

9月20日步兵第19团巩固了其松竹路旁的江西岸高地。19日夜间渡过洛东江的第24侦察连超越步兵第19团，开始沿松竹路向西进发。20日白天，第1军将英军第27步兵旅配属给第24师。于是，该旅准备渡过洛东江，以参与第24师的进攻。在第7骑兵团第2营接管英军第27步兵旅阵地后，该旅向北运动，至步兵第19团渡场，午后不久开始渡江，部队成一路纵队通过工兵部队在江上架设的一座摇摇晃晃的徒步

桥。一整天里，敌军的一门火炮时断时续但准确地炮击渡场，造成英军一些伤亡，并且使第19团的补给品运送也受到了影响。尽管空中侦察作出了异常努力也未能查明该炮的具体位置，因为，当我方飞机临空时，该炮就保持静默。

这样，9月20日第24师所辖3个团及配属的英军第27步兵旅均已渡过洛东江。第5团战斗队扼守倭馆——金泉公路以北的高地，步兵第21团守卫该路以南的高地，步兵第19团在步兵第21团的南方，随时准备运动前出提供支援，而第24侦察连则在洛东江以西的松竹路上搜索前进，英军旅准备沿该轴线向西推进。该师业已准备好沿主要干线大丘——金泉——大田——汉城公路向西发起进攻。

由于第24师战斗部队已达洛东江西，有必要把该师运输、炮兵、坦克和勤务部队送过江去，支援该师的推进。北朝鲜人并未修复倭馆地区被第1骑兵师在8月初炸毁的桥梁，只是在塌落桥段上搭了些便桥，可供人员步行过江。因此必须立即在洛东江上架设一座能负载重装备的桥。第11战斗工兵营和第55工兵舟桥连从9月20日开始，连续工作36个小时，于9月22日10时在倭馆700呎宽和8呎水深的江面上架起了一座M₂型舟桥。车辆立即开始运动过桥。至该日午夜，大多第24师的车辆已达洛东江西岸。许多车辆上都带有“到那边去，弟兄们——汉城见”、“我们忘不了大田”之类的标语。

在9月20—21日倭馆附近的作战中，洛东江西岸的北朝鲜军在坦克以及其他装备和人员方面损失惨重。在这两天里，第24师清点出有24辆被击毁的敌军坦克，不过，其中有不少是在8月初和9月的早些时候被击毁的。据敌人资料称，敌第105装甲师第203团向洛东江西边撤退时仅带走9辆

坦克，第107团仅带走14辆坦克。但是，敌军仍在坦克、自行火炮、反坦克炮和小群支援步兵掩护下往金泉方向撤退。

除了琴湖江上架桥行动混乱以及由此造成步兵第21团未能按时渡过洛东江以外，第24师于9月18日开始的五天作战行动无甚可挑剔。9月22日该师集中完毕，并在江西岸作好了扩张其战果的准备。其最初目标是向西北方向的北朝鲜野战部队司令部所在地金泉推进20哩。

七、“印第安头领”师向西进攻

在第24师的南方，第2师在等待步兵第9团攻克201高地。9月19日，步兵第23团第1营和第2营投入战斗，增援逐个攻克敌军据点。当第1营增援201高地上的步兵第9团时，第2营穿越步兵第9团的进攻地带，攻击174高地，这里是敌军的一个邻接阵地。在这一行动中，乔治·E·冯顿中士率领团属坦克连的一个坦克排一举突上201高地山顶，立了殊功，这对于从高地上驱走敌军十分重要。该日晚，第2师左翼上的这一敌军顽强固守的高地落入步兵第9团的手中，这样，第2师渡洛东江的通路打开了。

9月20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步兵第23团第3营在上浦渡场乘强击艇悄悄地渡过了洛东江，未遇到敌人抵抗。该渡场位于新反江由西江入洛东江处的正南。该营的这一渡江行动完全出敌意外，其先头分队第12连因而俘获了正在沉睡中的一个北朝鲜中校及其参谋人员。从这一次行动缴获的一幅地图上，美军获悉了北朝鲜第2、第4和第9师在新反里地区的具体位置。至9月20日中午，第3营已攻占瞰制洛东江西岸渡场的关键地形227高地。

该日下午，步兵第23团第1营过江。其目标是207高地，该高地位于渡场上游1哩处并瞰制由此横跨洛东江的公路。在向该目标运动的过程中，先头连不久就迎面遇上了新反江，奇怪的是该连中无人知道这条江流经何处。为了设法找到渡过新反江的途径，部队在这里耽搁了几个小时，最后乘水陆两用载重汽车过江，尔后，发起夜间进攻，运动上山顶，结果发现该高地并未设防。

与此同时，第3营在227高地上构筑工事据守。该日晚，雨下得很大，在暴风雨的掩护下，北朝鲜的一个连运动到近山顶的地方。第二天（9月21日）早上，正当第9连官兵在用早餐时，敌军冲过高地，对我射击，并投掷手榴弹。他们将我方一个排逐出阵地，并造成我26人伤亡。至中午，通过几次反冲击，我方又将阵地夺回。

当高地南侧发生上述战斗行动时，步兵第23团第1营在第72坦克营的一个坦克排的支援下，攻上了通往新反里的公路。新反里在洛东江以西5哩的地方，我方已获悉，敌军司令部的一个指挥所就设在那里。进攻遭到了敌军的顽强抵抗，加之步坦协同不好，进攻更加困难。但是，担任支援的双联40毫米和四联50毫米自行高炮的密集火力起了很大作用。使该营得以向前推进2.5哩，越过了数个敌军战斗群。

第二天早上，敌军的一次拂晓攻击将我2连赶出阵地，并造成许多伤亡。该连连长阿特·斯特尔上尉阵亡。该日昼间，大约有2个营的敌军兵力进行顽强抵抗，将我方步兵第23团遏制在新反里的当面。该团的第2营渡过洛东江，并向前运动，加入第1营在道路以北的战斗。道路以南，第3营遇到的抵抗要小一些。第二天（即9月23日），步兵第23团攻克新反里。此时，会同步兵第38团对陕川实施向心突击的条

件已具备。

在步兵第23团北侧方的另一条道上（距6哩），步兵第38团在其向草溪和陕川方向进攻时，遇到了敌军强大迟滞部队的顽强抵抗。空军以凝固汽油弹和杀伤炸弹实施空中突击，援助第2营于9月21日粉碎北朝鲜军在239高地上的抵抗。239高地是瞰制草溪的关键地形。第二天下午不久。第2营突入草溪镇。该日午夜前，第1营将牵制洛东江以东409高地上的北朝鲜第10师所属部队的任务移交给步兵第9团第2营，尔后开始渡江，与本团会合。

虽然第2师仅有276呎的架桥器材，但是通过采用各种各样的简便器材，该师还是于9月22日下午在泗德渡场400呎宽的江面上架起了一座桥，并作好准备开始向洛东江西面运送补给品，支援推进中的部队。

八、大丘以北的合围

几天里，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在大丘北侧地段和第5团战斗队的右翼与北朝鲜第3、第1和第13师展开了拉锯战。比起防御圈的其他地段来，该地战斗的激烈程度在伤亡方面明显地表现出来。例如，9月16日向釜山后送的373名伤亡人员中就有近200名是来自大丘地区的。战斗跟过去一个月里的情形一样，集中在两条通往大丘的接近路上：

（1）倭馆—大丘的公路与铁路，第5骑兵团将北朝鲜第3师的先头部队阻截在倭馆东南5哩、大丘西北8哩之间；

（2）穿越大丘以北诸山地的多富洞路，在这里我第1骑兵师的其他部队和南朝鲜第1师全力地将北朝鲜第13师和第1师阻击了近一个月。在那里，敌军仍占据瞰制大丘盆地的诸

高地，这些高地位于大丘城北、离城仅6哩。

盖伊将军关于第1骑兵师在第8集团军突破行动中的计划是：（1）令第5骑兵团发起攻击并将敌军牵制在倭馆一大丘公路以东的地带里，以便在第5团战斗队向倭馆推进时对其右翼进行掩护；（2）令第8骑兵团对大丘的北漆谷地区之敌保持压力，并随时准备奉命尽一切努力向北面的多富洞推进；（3）令第7骑兵团待命，随时准备以营为单位形式，逐次由师的右翼转移到左翼，以迅速达成对倭馆和多富洞之间的小道和乡间土路上敌军的合围。如果上述计划奏效，第7骑兵团和第8团就将会合于多富洞并将大量敌军合围于倭馆一大丘—多富洞的三角区里。9月16日，盖伊将军将骑兵第7团第2营调到骑兵第5团作战地域里的288高地，开始了其由右翼向左翼转移兵力的行动。

第8集团军进攻发起后的前三天里，大丘以北多富洞路上的北朝鲜第13师的部队和我方第8骑兵团之间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哪一方也不能实质性改善其态势。敌军多次对570高地上的我方第2营发起攻击。570高地位于大丘以北10哩处，是该山地通路的制高点。路西，我第3营在离大丘较近的诸高地上获得了一些局部性战果。北朝鲜军在多富洞路的两侧拥有一些难以克服的防御，他们在诸高地的正斜面上构筑了射击阵地，并配置了大量的迫击炮和小型野炮。因此，我方部队指挥官在能够作出火力和机动相结合的兵力部署前，只得缓慢推进，否则就要付出部下生命的代价。

沃克将军对第8骑兵团进展缓慢颇为不悦。9月18日，他将自己的这一意见告诉了盖伊将军，同时也告诉了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这两位将军均认为该团是进攻不力。第二天，第1骑兵师将第7骑兵团第3营配属给第8骑兵团，而

且师参谋长霍姆斯上校还告诉帕尔默上校必须在该日昼间攻克多富洞。但是，敌第13师挫败了第8骑兵团攻抵多富洞的企图。来自路东佳山城城区和路西351高地的敌军火炮、迫击炮和自动武器的交叉火力将第8骑兵团逼回，并使之造成重大伤亡。9月20日，第72坦克营在此战中损失了7辆坦克。

但是，骑兵第1师右翼的南朝鲜第1师却获得了引人瞩目的战果。南朝鲜第1师师长白善焯将军的右翼团(第12团)发现敌军山地阵地中有一间隙，于是就由间隙插入，抵达多富洞东北10哩处、多富洞一军威路的一个点上，比骑兵第1师最先头部队还要前出近13哩。至此，南朝鲜部队实际上已到了北朝鲜第1师和第13师主力的后方，已处在切断敌方主要退却路线之一的位置上。美军的第10高炮群伴随南朝鲜第12团突破，其高炮手交口称赞第12团给予的“漂亮掩护”，称“第10高炮群从来没有过拥有第12团充当保镖的安全感。高炮群到哪儿，第12团第10连就跟随至那儿”。这一突破迫使北朝鲜第1师于9月19日将其第2团和第14团由佳山(902高地)南斜面撤出，以防守新的受威胁方向。同一天，还有一个南朝鲜连突到城墙南缘。

9月16日，联合国军攻势开始，第5骑兵团沿大丘—倭馆路进攻北朝鲜军的阵地，集中攻击路北的203高地和174高地及其对面路南的188高地。北朝鲜第3师第8团约1000人据守这些重要高地。第5骑兵团第1营于9月16日开始进攻。第二天，第7骑兵团第2营加入进攻行列，向西侧的253高地运动。北朝鲜军队依托253高地，与第7骑兵团F、G连交火，战斗异常激烈。最后，我方被迫退出该高地战斗，G连连长F·德帕林诺上尉在已负伤的情况下，还是担任殿后，掩护

撤退。后来，德帕林诺遭敌伏击，他在毙敌6名后身亡。该两个连被逼回路南。

三天里，北朝鲜军依托203高地进行顽抗。我方数次出击，均未占领该高地。当时“拿下203高地”是我方每个人的口号。9月17日—18日，我方第70坦克营A连在对敌作战中，共损失9辆坦克和1辆推土坦克，其中6辆毁于对方的地雷，2辆毁于敌方的坦克火力，另2辆毁于敌方的反坦克火力。在18日的一次坦克交战中，美军坦克火力摧毁了敌防御工事里3辆坦克中的2辆。最后，9月18日，203高地终于落入第5骑兵团第1营的手中。但是，北朝鲜军仍然依托该高地以北的诸高地继续进行抵抗，其中253高地上的敌力量最强。此次战斗中，第7骑兵团第2营的3个步兵连战斗减员到165人，其中第F连仅剩45人。我方的大多伤亡是敌方巧妙运用迫击炮所造成的。9月18日日终时，敌军第13师仍然盘踞倭馆以东3哩处的以253高地和371高地为核心的高地群。

9月18日第92和第98航空大队的42架B-29轰炸机飞越洛东江，轰炸了倭馆西面和西北面，但是显然未对敌造成什么毁伤。

9月19日，第5骑兵团第1营和第7骑兵团第2营与依托300高地和253高地的狂热的、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北朝鲜军进行非常激烈的战斗，使倭馆以东诸高地上的战斗达到了最高潮。第5骑兵团第1营所属分队攻克300高地山顶。在该高地上，第1营战斗伤亡多达207人，其中美国人阵亡28人，受伤147人，4名在作战中失踪，共计179人；南朝鲜配属分队中伤亡28人。中午时节，第6连报告还剩下66人在战斗；与其相邻的第8连和第7连仅余下75人。该日下午，第1营报告

说，它只剩下30%的战斗了。第5骑兵团夺占倭馆东南3哩处、瞰制多富洞路的300高地和253高地群，对该日第5团战斗队攻克倭馆无疑是个帮助。但是，这些高地以北1哩的371高地上的敌军以顽强的牵制行动使第5骑兵团夺取该高地的一切努力短时间未能奏效。

北朝鲜第3师在其随后由倭馆地区退至松竹的过程中，兵力由5000人减少到1800人。全师上下都处在惊慌失措之中。联合国军的地、空联合行动对敌造成巨大伤亡。第5骑兵团最终收复老倭馆据点，在倭馆周围地区的清场中发现摧毁或缴获的敌坦克共28辆—其中27辆为T-34坦克，另一辆是经北朝鲜人修复的美制M-4坦克。

19日，盖伊将军开始为其合围行动机动兵力，因为，倭馆以东地区的激战使之有可能实施这一机动。克莱诺斯上校率领第7骑兵团第1营，由师的右翼转移到师的左翼，在该团第2营的前方占领阵地。为开始向多富洞方向运动，盖伊将军命令第7骑兵团第3营于第二天上午由右翼向左翼机动，并准备在第1营后跟进，向多富洞方向急行军。9月20日早上，第3营在大丘以北上车，沿通往倭馆的道路向西北方向开进。团长显然担心，敌军的迫击炮和火炮火力可能要封锁道路，因此，在抵达目标前，他就令部队下车。徒步行军搞得部队疲惫不堪，结果，部队未能按时抵达集结地域。团长的这一过于小心谨慎使盖伊将军很生气，因为，同一团的第2营在同样的条件下比第3营早四天运动到右翼。

于此同时，在该日（9月20日）上午，第7骑兵团第1营出发，通过300高地，沿通往倭馆的道路前进。在距倭馆尚有2哩时，该营先头分队于9时离开主要公路，沿路况不好的乡间土路前进。该路在倭馆东3哩处要通过一开阔地，

在这里这条土路与倭馆一多富洞路会合。倭馆一多富洞路弯弯曲曲地伸向东北，沿一狭窄的山谷蜿蜒。该山谷两面皆是高山，一直延续到8哩外的多富洞。

即使拥有第70坦克营第3连的装甲先头突击分队在前引导，路障和来自周围高地的敌军火力也仍然牵制住了第1营，使之进展缓慢。至下午过半，该营只前进了2哩，还只是在通向倭馆一多富洞路之叉路的半路上。当一辆坦克触上一枚地雷时，行军纵队就完全停了下来。盖伊将军对此缓慢的进展大为恼火，他命令团长务必使第1营绕过诸高地的敌军，“迅速摆脱敌军”向多富洞前进。

第1营遵照盖伊将军的指示向前推进，抵达多富洞路，尔后折向东北，向8哩外的多富洞镇前进。一路上是满目遭蹂躏的景象—死牛、损坏的T-34坦克、被毁的火炮部件、一堆堆丢弃的弹药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和补给品等。当该营停下来宿营时，一枚炸雷炸伤了克莱诺斯上校。他拒绝后送，但第二天在团长的命令下还是被后送了。该日晚第1营前进至距多富洞尚有4哩的郊区，第3营紧随其后。

（9月20日）昼间第3营过早下车徒步行进是促使盖伊将军撤换第7骑兵团团长的最终原因。该日晚，盖伊将军令一直给第7骑兵团担任支援的第77野战炮营营长哈里斯上校任该团团长的。哈里斯临近午夜到任。

该日午夜左右，哈里斯上校向集结起来的营和各分队指挥官下达命令，第7骑兵团务必在第二天上午攻克多富洞，首先攻抵该镇的分队要向南转，与骑兵第8团建立联系，同时要构筑防御阵地，做好防御多富洞的准备。

第二天（9月21日）上午，第1营恢复进攻，于12时55分攻抵多富洞镇边。在那里，该营遇到了敌军的抵抗，但是

由西南和西北方向实施的钳形攻势于16时35分肃清了该镇上的残敌。一小时以后，该营由多富洞出发，沿大丘路向南方发展进攻，向骑兵第8团靠拢。

该日傍晚，盖伊将军随骑兵第8团第1营前进，向北面的多富洞方向推进。正当他与该营营长凯恩上校并肩站在一辆坦克上时，无线电上传来声音说：“勇战将军，我是散红，不要开枪！”几分钟后，带领第7骑兵团第3连先头排的一名军士走进阵地，师长就其胜利完成合围机动给予嘉奖。

于此同时，第7骑兵团第3营抵达多富洞，尔后向北展开，占领路西边的防御阵地。此时，南朝鲜第1师下属部队已切断多富洞上方的松竹路，正往南向该庄方向进攻。南朝鲜第12团攻在最前面，在军威下方的东北方向8哩处遇到了一个路障。十分显然，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的作战行动已将大量的北朝鲜第3师、第13师和第1师部队拦截在大丘以北的山地中了。第二天（9月22日），南朝鲜第1师第11团和南朝鲜国民警察部队攻克筑有城墙的佳山城，南朝鲜第15团下属分队由北抵达多富洞，与第1骑兵师会合。

九、右翼

在南朝鲜第2军的山地地区，敌军第8师已精疲力竭，敌第15师实际上已被歼灭。南朝鲜各师也接近精疲力竭，但是，其兵力要大于对方，因此，它们又开始缓慢地向北运动。南朝鲜第6师进攻北朝鲜第8师，将其牵制了二个星期，无甚进展，尔后在四天的战斗中摧毁了该师，使之不复再为一支战斗部队。根据敌人的资料，北朝鲜第8师这一次

伤亡4000余人。幸存者向北面的醴泉方向溃逃。至9月21日，南朝鲜第6师向义兴以北方向推进，未遇到什么抵抗。

往东，南朝鲜第8师曾一度集中在一起，开始向北运动，未遇到任何抵抗，因为对面的第15师实际上已被歼灭了。

在南朝鲜第1军地段上满目战斗创痕的杞溪—安谷里—庆州地区，9月16日（联合国军转入进攻的那一天）南朝鲜首都师所部在安谷里的街道上与敌展开了巷战。在其对面，南朝鲜第3师已运动到浦项洞正南方的兄山江北岸。第二天，由西向东挺进的南朝鲜第7师的一个营与首都师所属部队建立了接触，从而，南朝鲜第1、2军之间持续二星期之久的间隙消失。

主动向山地退却的北朝鲜第12师顽强地实施迟滞作战，直到9月22日才将杞溪放弃给南朝鲜首都师。北朝鲜第12师尔后继续向安东方向撤退。曾一度令人生畏的北朝鲜第12师原先主要由中共军队的朝鲜籍老兵组成，但此时几乎已被歼灭—其兵力只有2000人。东面的南、北朝鲜各师此时宛如两位精疲力尽的摔跤手，哪一方也弱得难以压倒对方。不过，南朝鲜各师在数量上尚占优势，拥有较好的补给、每日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在浦项洞地区还拥有较好的舰炮火力支援。

9月16日的海军支援特别有效。当时，查尔斯·C·哈特曼将军的特遣舰群（包括战列舰USS“密苏里”号）刚好在浦项洞以东的海面上出现。该大型战列舰16吋舰炮向浦项洞镇南方、依兄山江北岸江堤而构筑的敌军阵地猛烈发射2000磅级的炮弹。二天后，该战列舰在派往南朝鲜第3师的美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埃默里赫上校的目测指挥下，又炮

击了这些江堤阵地。尔后，南朝鲜部队冲过桥，但是敌军的机枪射手又将他们纷纷击倒在地。当时究竟被打死多少人，至今仍不清楚，但是，在企图冲过桥的行动中共有144人受伤。最后孤注一掷，31名南朝鲜军人组成敢死队，志愿必要时宁可牺牲自己也要设法通过该桥。战斗机对敌江堤阵地进行低空强击扫射，以支援他们的过桥行动。31名志愿人员中，19名倒在桥上。其他南朝鲜军迅速增援已在江北立足的、为数不多的南朝鲜士兵。在彼岸他们发现已死的敌军机枪射手倒在他们的江堤阵地上。

作为联合国军在东线发起攻势的一个预先举动，海军舰只于9月14日晚至15日将经过特殊训练并用苏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密阳游击营输送到浦项洞上方10哩处的长沙洞。该营于午夜二个半小时后在北朝鲜第5师的后方登陆。其任务是，当南朝鲜第3师在浦项洞下方对敌实施正面攻击时，骚扰敌军的后方。该日晚，敌军第5师第12团向密阳营已占领阵地的诸海滨高地派出一个营，于是双方交上了火。南朝鲜游击营的这一登陆举动成了彻底的惨败。美国海军不得不赶往增援，在该营所在滩头（敌军火力已将密阳游击营驱赶至这里）周围形成一道海军舰炮火力网，才使该营免遭覆没。最后，9月18日，海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南朝鲜游击营的725人（其中110人为伤员）用坦克登陆舰撤出。39名阵亡的以及另有32名拒绝后送至登陆舰的人留在了敌后。

尽管这一骚扰敌军后方的举动以失败告终，而且对南朝鲜第3师也无甚帮助，但是该师所属部队于9月19日晚在浦项洞的外围派出了若干战斗巡逻队。第二天上午10时15分，该师攻克了这个已被毁坏的渔港镇。一个团推进通过该镇，至该镇以北的高地。在随后的9月21日和22日两天里，南朝

鲜第3师在海军舰炮火力和战斗机的支援下，继续往北实施强大的攻击，攻占兴海，将北朝鲜第5师逐回盈德方向，使之溃不成军。

十、左翼一敌军由小北山撤退

在联合国军战线的另一端，即马山地区的左翼，9月16日攻势发起时刻时第25师处境困难。该师不仅难以发起进攻，反而仍在进攻出发线的后面与敌作战，而且战斗山诸高地（笔锋和小北山）上的敌军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

基恩将军及其参谋人员感到，第25师只有先肃清山地中部本师当面的敌军，才能沿道路向晋州方向推进。对8月基恩特遣部队的经历，他们仍然记忆犹新，当时敌军由诸山地后面向该特遣部队逼近。因此，他们认为，第25师能否推进的关键是在中部。这里，敌军占据诸高地，使步兵第24团每天都处在敌方的攻击之下。据守晋州、马山间通路的左翼步兵第27团和右翼步兵第35团在步兵第24团当面局势改观之前，除了原地踏步之外，别无作为。

为贯彻其进攻计划，基恩将军于9月16日组建了一支营规模的合成特遣分队，由步兵第35团第3营营长罗伯特·L·伍尔福克少校任队长。基恩将军命令该特遣分队于第二天攻击敌军占领的战斗山和笔锋诸高地，任务是恢复步兵第24团在那儿的阵地。17、18两日，该特遣分队在第8、第9野战炮兵营炮兵火力和无数的空中突击的强大支援下，多次攻击这些阵地，但是冲击部队每次都被来自诸高地的自动火器火力逐回，而且伤亡惨重。在24小时内，仅步兵27团A连就伤亡57人。当9月18日的攻击再次失利后，伍尔福克特遣分队

放弃了将敌人从诸高地上驱走的举动，并于第二天解散。

9月19日上午我方发现敌军已于前一晚上放弃了战斗山山顶，因此，步兵第24团第1营运动上山并占领了该高地。在右翼，步兵第35团开始向前运动。该团在抵达中央里当面的高地之前，只遇到略微的抵抗。但是，当其到了该高地时，巧妙地隐蔽在蛛网形散兵坑里的敌军从后侧向第1营的士兵们进行射击。第二天，第1营攻占中央里，第2营攻占由中央里向西北延伸至南江的长山脊线。与此同时，在该师的左翼，敌军仍然顽强抵抗，步兵第27团试图向前运动，与敌展开了激战。

9月21日，步兵第35团攻占中央里西南3哩处的著名谷道，尔后向西卷击8航空哩，未遇抵抗，通过茂村里叉路口，向晋州隘口附近的高地挺进。22时30分时，该团抵达该高地，先头营停下宿营。同时，该师中部的第24团和右翼的第27团继续推进，只是在不得不通过复杂地形时它们才减慢速度。它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北朝鲜军先前曾为之殊死战斗的阵地，见到敌军的自动火器射击阵地已成“蜂窝”状。

过去三天的战况已清楚地表明，第25师中央和右翼正面的敌军已于9月18日晚至19日开始退却。北朝鲜第7师由南江以南撤退，而其第6师则在翼侧留下部队以掩护整个正面撤退。至9月19日上午，敌第7师在其第6师的掩护下，渡过南江，撤到江北。尔后，北朝鲜第6师也由其小北山阵地撤走。

虽然我方第25师正面的北朝鲜军是全面撤退，但是在山地里仍有敌方的迟滞小组和掉队士兵。9月22日早晨，在屯德的下方，一些北朝鲜士兵溜进步兵第24团第1连的宿营地。一位排长醒来时骤然发觉一名敌军站在他的身边。他立

即抓住对方枪上的刺刀，与之展开了搏斗，直至其他人将该敌军击毙。附近，另一个敌军向一个有3人在熟睡的散兵坑扔了一枚手榴弹，结果炸死两个，另一个炸伤。过后不久，敌迫击炮弹落到某连队指挥官正在第1营营部召开会议与会址上，结果造成7人伤亡，其中该连连长阵亡，营人事主任参谋和作战主任参谋受伤。

在第25师继续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晋州隘口上的北朝鲜第6师所属部队在9月22日将我步兵第5团阻击了一整天，以掩护其主力撤过南江，并通过南江以西6哩的晋州。步兵第35团第1营的几个突击连冲到距隘口152高地山顶200码之内，但就是无法再前进。

就在第8集团军行将开始反攻前夕，麦克阿瑟再次提出其颇有争议的建议。9月19日，赖特将军从仁川向东京远东委员会代理参谋长希基将军发了一份电报，说麦克阿瑟指示应准备将在群山实施登陆的100-C计划付诸实施。赖特将军暗示，麦克阿瑟要2个美军师和1个南朝鲜师作好在10月15日实施登陆的准备。这一建议十分清楚地表明，时至9月19日麦克阿瑟将军对第8集团军能否突破釜山包围圈仍然十分怀疑。事实上，前景看来是并不很乐观。沃克将军获悉该计划后，反对在南面从第8集团军的战线上调走任何部队。至9月22日，南面达成突破的形势大为改观，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在该日与沃克将军讨论了此事之后，放弃了在群山登陆的想法。于是，希基将军在该计划上用铅笔注上了“存档”二字。

9月22日的空中侦察报告并未明确指出敌方的企图。一方面有关于大规模敌军向北运动的报告，另一方面也发现大规模敌军向南运动。该日，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对情况的判

断是：“尽管敌军在各个方向上都在向后退，但是尚无计划全面脱离接触和撤退的迹象”。这一对敌企图判断是错误的。尽管第8集团军尚未掌握确切的情报，但是敌军部队确实到处都在撤退，只要有可能，就以强大的拦阻和迟滞作战掩护其撤退。

且不论怎样分析第8集团军当时未曾预料到的有利态势，对仁川登陆对于南线作战的北朝鲜军的影响作一估计实属必要。无甚疑问，北朝鲜军获悉这一消息时，其士气受到极大的挫伤，而且这也许是造成其态势迅速恶化之最大而又唯一的因素。种种迹象似乎表明，敌方起初封锁仁川登陆的消息，大多北朝鲜军官以及釜山包围圈上的几乎所有的部队将近一个星期后才得以获悉。看来北朝鲜统帅部直到登陆三四天后汉城已明显危在旦夕时，才决定由釜山包围圈撤退，在较北面的某个地区重新编组。敌军在釜山包围圈的作战样式和行动反映了这一事实。

9月16日，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的那一天，除了第2师进攻地带内的某些地区上步兵第38团和第23团突贯大批遭歼的敌军部队的设防地域抵达洛东江以外，其他地方未获什么实质性的战果。时至19日到处都有敌军极为激烈的抵抗，毫无敌军主动退却的迹象，而且，总的来讲，联合国军的推进是较小的，并且是用激战和无数伤亡的代价换来的。后来，在9月18日夜间到19日，战线南部的敌方第7师和第6师开始撤退，此地的敌军部队距北朝鲜本土最远。敌第6师留下组织良好而有效的迟滞分队掩护其撤退。

9月19日，美军第5团战斗队攻陷倭馆，大丘以北山地中的南朝鲜第1师突至敌方第1师和第13师战线的后方。随后，该两师开始撤退。第二天，东海岸的南朝鲜第3师收复

浦项洞，在随后的几天里该师正面的敌第5师部队迅速向北面的盈德方向溃退。与此同时，南朝鲜集团军在整个战线的东半部分的山地里长驱直入。在9月20日和21日以前，骑兵第1师未能获得重大战果。9月21日，该师终于收复多富洞。在洛东江以西地区，美军第2师在9月21日和22日与顽强的敌军迟滞部队展开激战。

从9月19日开始，仁川登陆和汉城周围的战斗对釜山包围圈上的敌军行动明显有影响。从这日开始，北朝鲜统帅部开始撤退其投入南线作战的主力部队，并令其开始向北运动。至9月23日，北朝鲜的这一退却运动在釜山包围圈全面展开。这一事件的本身就证明，仁川登陆的军事效应已在全作战区内反映出来。仁川登陆将以麦克阿瑟的杰作而传世。

至9月23日，我方釜山防御圈周围的敌军包围圈已不复存在。因为第8集团军的全面进攻，与仁川登陆的行动相互策应。使敌人的企图化为乌有。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集团军已处在扩张战果和追击的前夜，等待已久的、对痛苦的失败和死亡实施复仇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第二十八章 追击和扩张战果

“敌人一旦溃逃，即可追击，最好的办法是虚张声势。……不停顿地实施攻击，向前推进，穷追不舍。此时，任何机动样式均可使用；倘若谨小慎微，则一事无成”。

——莫里斯·德·萨克斯《战争艺术遐想》

到9月23日，北朝鲜军队就从釜山周围全面撤退了。此时，第8集团军也已作好以装甲部队为前导，沿主要进攻轴线摩托化进军的准备。

第8集团军定下由突进转入追击的决心是很匆促的。9月20日艾伦将军在电话里向东京的希基将军汇报时还说：“我们至今尚无进展，他们（北朝鲜军队）的抵抗虽在减弱，但是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我们可以从突破转入追击。”可是第二天艾伦将军就认为已经突破敌人防御，接着，沃克将军就在9月22日下达了追击的命令。

第8集团军的命令写道：“敌军在我集团军正面的抵抗已经减弱，可以设想我军可以从现在的阵地全面发起进攻。根据目前的态势，本集团军命令，全力实施旨在歼灭敌人的纵深突破，利用敌之弱点在其撤退路线两侧实施包围或合围，切断其退路并予以歼灭。”

第8集团军的部队根据此命令全力发起进攻：第1军继续沿大邱、金川、大田、水原轴线实施主攻并与第10军会师；第2步兵师沿陕川、高仓、安义、全州、江景轴线发起

进攻，可尽力前出，不受目标限制；位于集团军南翼的第25师夺取晋州，并准备根据集团军的命令向西或西北方向继续发展进攻；位于东线的南朝鲜陆军实施纵深突破和包围，消灭进攻地带内的敌军。第8集团军在这道命令的重要之处，预计的这一进攻行动的关键之处时这样写道：“指挥官应在必要时置侧翼安全于不顾，向前推进。”

9月22日的早些时候，第8集团军又命令库尔特将军指挥的第9军在9月23日14时前作好行动准备，并将第2步兵师和第25步兵师配属于该军。该项命令还将上述两个师已受领的任务随带交给第9军完成。第8集团军在进行追击准备的过程中，将司令部从釜山重新转移到大邱，并于9月23日14时在大邱开设完毕。

此时在釜山附近有联合国军将近160000人，其中第8集团军有76000多人，南朝鲜军队约75000人。联合国军的增援部队也早已开始抵达朝鲜。9月19日，菲律宾第10步兵营战斗队开始在釜山卸载；9月22日，第65团战斗队开始在釜山下船。后者主要由第65波多黎各步兵团组成。9月23日，瑞典红十字野战医院到达釜山。9月19日，远东司令部撤消了釜山后勤司令部，将其改建为第2后勤司令部，但后勤保障任务未变。

从釜山防御圈向外推进实施追击的几路部队，除大田、报恩、定州中央车道外，行动互不影响，因此，我们对追击阶段情况的叙述是按釜山防御圈的南、北、东北等几条路逐一进行的，但不要忘记，釜山防御圈的各个方向的行动都是同时实施的。

一、第25师横穿朝鲜西南部

9月23日，库尔特将军担负起了第9军的指挥职责。这一天，他在第25师指挥所见到沃克将军时，提出了改变该师由西南到西和西北这样一种进攻轴线的要求。沃克对库尔特说，只要军的分界线不变，军内各师的分界线是可以改变的。

第9军所作的调整，主要与第27团有关，该团要从第25师的南翼调到北翼去。基恩将军专门组建了一个特遣分队，由第25侦察连连长查尔斯·J·托曼上尉指挥。该特遣分队于23日晚经南海岸的公路穿过第27步兵团到达背屯里。此时第27团也开始向第25师的北翼长岩里进发。该团将渡过南江在对岸建立登陆场，并经过宜宁向晋州发起进攻。

托曼指挥的特遣分队于9月24日晨沿海岸的公路向晋州方向发起攻击，在泗川以北与敌第104保安团第3营的200人交火并将其击溃，至该日晚，夺取了晋州以南3哩公路交叉点附近的高地。次日晨，该特遣分队向通往晋州的南江大桥进发。此时一辆坦克触雷，托曼上尉负伤，被迫撤下火线。

另一方面，北朝鲜军队第6师在通往晋州的内地公路上将第35步兵团阻滞于晋州的山垭口，一直到9月23日晚敌人的掩护部队才撤走。次日，第35步兵团巩固了该山垭口的阵地。晚间，巡逻队报告，晋州的南江大桥遭敌爆破，不能使用。

第35步兵团根据上述消息，制定了在南江大桥下游渡河的计划。该团第2营于9月25日凌晨两点在夜暗的掩护下在晋州东南2.5哩的地方渡过了南江，接着在对岸的托曼特遣

分队坦克的火力支援下向晋州发起攻击并攻占了该城。敌人在防守该城时，大约有300人担任迟滞任务，使用炮火阻止第2营前进。第35步兵团的第3营和第1营于下午渡过南江进入晋州。托曼特遣分队则于该日晚利用第65战斗工兵营在被炸毁了的南江大桥以东200码用沙袋堆起的徒涉场渡过了南江。工兵彻夜作业，修复南江公路大桥，次日，即9月26日中午，车辆开始过江。

南江的晋州以南16航空哩处有一座通往宜宁的大桥也被炸毁，工兵部队和1000名朝鲜难民，9月25日一整天都在该桥附近用沙袋修筑徒涉场。敌人的迫击炮以零星火力向修建徒涉场的人员射击，第8野战炮兵营对其进行压制后，才停止射击。第27步兵团第1营于26日黎明前渡过了南江。该团部队一到南江北岸即向宜宁方向发起进攻，向西北方向推进了3哩，并在克服守镇敌人的轻火器和迫击炮火力抵抗后于中午12时前占领了该镇。该团于9月28日向晋州进发，途中只遭到微弱抵抗。

在此之前，第8集团军于9月24日就改变了原先的作战命令，指示第9军夺取全州和江景，攻击目标不受限制。基恩将军据此以第24步兵团和第25步兵团为主组建了两个得到装甲兵支援的大型特遣部队。这两个特遣部队的先头分队分别叫做马修斯特遣分队和多尔文特遣分队。按计划这两个分队均从晋州出发。左路马修斯特遣分队先向西面的河东，然后折向西北，向求礼、南原、淳昌、金堤、里里和锦江口的群山前进。与此同时，右路多尔文特遣分队北出晋州向咸阳推进，然后转向西去南原，再向西北方向的全州和锦江边的江景前进。

晋州西面有三座桥被毁，把马修斯特遣分队的出发时间

推迟到了9月27日10时。马修斯特遣分队就是前面提到的托曼特遣分队，第79坦克营A连连长查尔斯·M·马修斯是在托曼负伤下火线时接替其指挥的。马修斯率第19坦克营A连和第25侦察连从晋州出发。第24步兵团第3营在马修斯特遣分队之后，而该团其余部队又在第3营之后。马修斯于17时30分到达河东。

马修斯特遣分队的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了追逐其前方的北朝鲜人，解救被其押送的美军战俘。朝鲜老百姓和被绕过的敌军士兵先后不断说，战俘在前面4小时的路程，在前面两小时路程——然而总还是在前面。马修斯特遣分队到达河东时获悉战俘只距离30分钟的路程了，攻击在明亮的月光照射下，从河东折向西北方向的求礼。该特遣分队从河东走出10哩在一个叫做剑头的小村庄救出了11名美军战俘。他们原是第29步兵团第3营的。其中多数人都不能走路，有的伤口尚未愈合。

第2天即9月28日12时左右，马修斯特遣分队快要到达南原了，可是其先头的几辆车在雷蒙德·N·赖弗斯中士所乘的第25侦察连的先头坦克渡过河去之后却陷在该镇南面的渡口不能动了。特遣分队的其它车只得停在这些陷住的车后面，而赖弗斯的坦克则继续向前进入了南原。

赖弗斯一进入南原就发现满街都是敌军士兵。很显然北朝鲜军队是把注意力集中于在该镇上空盘旋，扫射，打火箭弹的两架F-84喷气机，不知道追击他们的地面部队离他们这么近。在突然出现的美军坦克的威慑之下，北朝鲜军队秩序大乱，有的跳篱笆，有的爬房顶，到了大街之后，来回乱窜。赖弗斯后来说过，如若他当时的处境不是那样危险的话，那种情景似乎就是荒唐的了，赖弗斯突然听到有人用美

国话喊：“别开枪！美国兵！我们也都是美国兵！”不一会儿，一个大门打开了，战俘们呼喊着的，笑着，叫着从一个大院涌向大街。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由于有的车辆陷入泥中而停止前进的左路特遣分队的情况，罗伯特·K·索耶中尉在其坦克上的电台里听到赖弗斯在呼唤：“快来人哪，就我一个人进来了，镇里全是敌人，这儿还有美军战俘。”这时有些坦克和其它车辆冲到前面渡了河。索耶的坦克进入大街时看到他前面有一大群胡须很长面容憔悴的美国兵围着几辆车，其中多数人光着脚，带着脚镣，显然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位中尉说过，他们追赶上了战俘，共有86名。

马修斯特遣分队和布莱尔特遣分队歼灭了南原的敌军，多尔文特遣分队也于下午三、四点钟到达该镇，马修斯特遣分队在南原过夜，但布莱尔特遣分队继续向井邑前进，并于次日即9月29日中午夺取了该地。布莱尔特遣分队还于29日晚攻占了里里，由于那里河上的桥被炸毁，布莱尔特遣分队只好停下过夜，马修斯特遣分队也就赶上了他们。锦江口的港口城市群山于9月30日13时落入第24步兵团第1营之手，没有遇到抵抗。

在第24步兵团通过智异山南、西南侧之后，与马修斯特遣分队和第24步兵团前进路线平行向东推进的多尔文特遣队和第35步兵团也在通过智异山东、北两侧除了那些无法进入的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这块面积750平方哩，高度在6000至7000呎的森林覆盖，几乎连小径也没有的山区大体上呈长方形，位于晋州西北，长约30哩，宽约25哩，其四个角分别为晋州、河东、南原和咸阳。这一难以接近的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特务和游击队的藏身之地。现在由于北朝鲜军

队从朝鲜西南部撤退，敌人的许多掉队人员和有组织的单位，人数多达200至400，进入智异山的偏僻地区，他们打算在那里开展游击活动。

第89坦克营营长韦尔伯恩·G·多尔文中校于9月20日晨6时率多尔文特遣分队从晋州出发沿向西北通往咸阳的公路即北朝鲜军队第6师主力撤退的路线前进。多尔文特遣分队主要组成部份是第89中型坦克营的A连、B连和第35步兵团的B连、C连，编号为A、B两个战斗队，每个战斗队均由一个坦克连和一个步兵连组成。步兵搭载于坦克的后装甲板上。战斗队的指挥官由坦克连连长担任。

先头的M-26型坦克在出晋州后3哩处触雷，行军纵队停止前进，工兵在路上又排除了12个地雷。再行1哩又有一辆坦克为另一雷区的地雷炸伤，沿路继续前进，又碰到一个雷场，该雷场有一个排的敌人掩护，行军纵队再次被迫停止前进。多尔文特遣分队驱散敌人，排除路上的地雷后发现敌人在附近丢下6门反坦克炮，9辆车和大约7卡车弹药。敌人在黄昏时即多尔文特遣分队到达之前仅半小时炸毁了一座桥。多尔文特遣队连夜修了一条迂回路。

第二天即9月27日晨，先头坦克被敌人炸伤，停止前进，敌人的迫击炮和轻火器从公路两侧的山脊向前面的战斗队射击。坦克以火力消灭了公路左侧的敌人，但步兵对公路右侧的敌人发动的攻击却没有奏效。行军纵队停止前进并用电台要求空军打击这股敌人。16架F-51战斗轰炸机使用凝固汽油弹、杀伤炸弹、火箭弹对敌人占领的高地进行了轰炸，基恩将军来到前线后，观察了这次空中袭击，接着便命令多尔文特遣分队乘势突破敌阵地。此后多尔文特遣队便沿公路向前突进，绕过了大约600名敌军。接着又有一座桥被炸毁，

行进纵队再次停止前进，宿营过夜；工兵则利用夜晚修迂迴路。

25日天刚亮，多尔文特遣队就继续前进了，11时在咸阳东面的公路交叉点与东面开来的美军第2师第23步兵团的分队会合。在那里又停了3个小时，等待工兵和28名朝鲜民工为另一座被炸毁的桥修建迂迴路。多尔文特遣队多次遇到地雷场和桥梁被炸毁，这也是北朝鲜军队第6师撤退时所进行的主要迟滞行动。

多尔文特遣分队逼近咸阳时接到一架联络飞机的报告，得知敌人正在准备炸该镇里的一座桥。先头的几辆坦克根据多尔文中校的命令加速前进，用机枪向放置炸药的敌人扫射，完整无缺地夺取了该桥。这就打乱了敌人的迟滞计划。多尔文特遣分队在下午的其余时间里前进速度达每小时20里，追上了多股敌军，一部分被击毙，一部分被生俘，其余的则被击溃。下午三、四点钟，多尔文特遣队进入南原，发现马修斯特遣分队和第24步兵团的各分队已经到达那里。

多尔文特遣分队于南原给车辆加了油之后，即于子夜继续北进，于次日晨抵达已为第38步兵团的某些分队占领的全州，并继续前进通过里里向锦江进击。第二天即9月30日15时，多尔文特遣分队使命完成，随即解散。该特遣分队在战斗过程中缴获或摧毁的敌人武器有：反坦克炮16门，车19辆，弹药65吨，地雷250枚，俘敌750名另外估计还击毙敌人350多名。自己也有3辆坦克被地雷炸伤，战斗中有1名军官和45名士兵负伤。

在从晋州至锦江横穿朝鲜西南部的作战中马修斯特遣分队行程220哩，多尔文特遣分队行程138里。第27步兵团在多尔文特遣分队之后北进，从晋州出发于9月29日到达咸阳和

南原并保证了补给道路安全。南朝鲜的陆战队也在同一天即9月29日占领南海岸的丽水。

二、第2师西进

在过去的洛东突击部对面，北朝鲜军队的第9师、第4师和第2师向西撤退，第4师在新反里桥折向陕川，第9师撤向陕川，第2师通过草溪后也继续向陕川后撤。很明显，第9师在其它两师之前，于美军第2师靠近陕川之前已过了该地。

美军第2师第38步兵团于9月23日在草溪周围各高地经过激战才将敌人进行迟滞作战的部队赶走。次日，第23步兵团从东南方向、第38步兵团从东北方向双双逼近陕川，形成两翼包围。第38步兵团的部队还在晋州至金泉的南北向公路上从陕川向东北方向的路段上设置了路障，切断了在该镇的大约两个营兵力的敌军的退路。在这一天，第23团第3营从东南方向迅速前进8哩进入陕川。第38步兵团在下午北朝鲜军队逃离陕川经过该镇东北方向的路障时击毙敌人约300名，两个小队的F-51战斗机又在开阔地上将其余的敌人截获，继续予以歼灭。残敌大乱，逃向附近的高地。9月24日，陕川周围的农村仍有逃窜的敌军在活动，美空军出动飞机53架次对其扫射轰炸。该日夜间，第38步兵团第1营从北面进入陕川。

第38步兵团于25日黎明时分开始从陕川出发向西北的居昌进逼。道路很快就被车辆堵塞，人员不得不下车步行。

据俘虏供称，在第38步兵团前方撤退的北朝鲜军队的第二师于9月25日将其尚存的所有车辆和重装备都丢弃于陕川

与居昌一带。这一供词很显然是真的，因为第38步兵团在从陕川向居昌推进的过程中缴获卡车17辆，摩托车10辆，反坦克炮14门，火炮4门，迫击炮9门，弹药300多吨，俘敌450名，毙敌估计有260多名，该师师长及残部不足2500人分散藏入山中。该师师长崔玄少将当时正在病中。

在地面部队的上空，空军的飞机于傍晚时分用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火箭弹和机关炮对逃敌进行了轰炸扫射，几乎全歼了敌人。第38步兵团白天向前推进了大约30哩，于晚8时30分在距居昌镇仅几哩的地方停止前进。

第38步兵团的各分队于次日晨即9月26日8时30分进入居昌镇，在该地的北朝鲜军队的野战医院连同住院的45名伤员一起被俘获。据俘虏透露，北朝鲜军队的第2师、第9师和第10师原计划在居昌集结，但由于第2师前进迅速，该计划破灭了。

第23步兵团原计划沿第38步兵团以南的一条道路向居昌镇进行平行迫击。但据空中侦察和地面的道路侦察得知，该道路要不是无法通行就是根本不存在。因此，凯泽将军指示弗里曼上校沿第38团北侧的一条道路前进。该团欠第1营，于25日16时乘建制内的运输车出发，利用夜暗向居昌前进，途中与敌遭遇3次，修小桥3座，于9月26日拂晓，在第38团之后不久抵达居昌镇。

该日晚，第23步兵团继续向安义挺进，并于19时30到达该镇，未遇敌抵抗。除了这几个小镇之外，安义地区是一片乱糟糟的水稻田，该团的车辆除了进入镇里的大街之外，无法离开公路，只好在街里尽量分散配置。在安义附近至少还有一股敌军。次日即9月27日晨4时敌人炮兵和迫击炮对该镇进行了拦阻射击。在进行第二次拦阻射击时，击中了三营

指挥所，营主任参谋，情报参谋，作战参谋助理，迫击炮排长，炮兵联络军官，防空炮兵排长等均阵亡。营长 R·G·谢拉尤负重伤，负伤的还有团部连和团内其它一些连队的25名士兵。

27日至少有一件事是应该注意的，这就是在洛东江以东的北朝鲜军队最后一支有组织的部队即第10师的某些部队从玄风附近有名的409高地撤退并于天亮前渡过洛东江到了西岸。第9步兵团的巡逻队于下午进入玄风。第2营的两个连占领409高地，未遇抵抗。9月28日，第9步兵团第2营在新来的美军第3师第65团战斗队接替409高地防务任务后渡过了洛东江与第2师会师。

9月28日4时，佩普洛上校的第38步兵团得到第一批师运输补给品，而该师由于进行了深远突破使得从铁路终点站至前线部队的距离成小时的增加。当第2师于29日到达论山时，从铁路终点站密阳出发到前线的供应线超过了200哩，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山区，路面常常很窄只能单向行驶。跑一趟平均需48小时。向第2师运送军需品的卡车司机在105个小时的时间里只能睡30个小时的觉。

9月底，第2师各部分散于锦江以南地域；第38步兵团在全州—江景地区；第23步兵团在安义地区；第9步兵团在高灵—三街嘉地区。

三、夺回大田

美军第2师的左翼是英军第27步兵旅，该旅在追击时配属给了美军第24师向星州方向机动。于此同时美军第24师的部队则在英军第27步兵旅北侧的公路干线上与该旅平行地向

金泉实施攻击，这个英军旅在通过星州之后，将在洛东江与金泉的中间地区袭击公路干线。该部的前进路线正好就是北朝鲜军队第10师的撤退路线。该旅在渡过洛东江后于9月22日黎明前作好攻击准备。

该旅的米德尔塞克斯团A营（即后面所说的米德尔塞克斯营——译者）在黎明时夺取了公路右侧距星州3哩的一座他们叫做“葡萄干布丁”的小高地。接着又向东北方向紧靠该地的另一个稍高一些的高地发起攻击，该高地被英国人称为的325高地或“米德尔塞克斯”高地。米德尔塞克斯营在美军坦克火力及其自身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的支援下在天黑前从挖壕据守的敌军手中夺取了该高地。

苏格兰的海兰德·阿盖尔营（英军第27步兵旅的另一个营）在米德尔塞克斯营攻击325高地的同时向公路左侧的282高地机动，对其发动攻击。该营的B连和C连于9月23日黎明前出发，爬山爬了一个多小时，到达282高地的顶峰，早饭时对据守在该阵地的北朝鲜军队突然发起攻击。经过一个鞍部，在282高地西南将近1哩处有一个388高地，较282为高，能控制282高地。因而C连继续向该高地发展进攻。

但是388高地的敌人已经开始向已被英军夺取的282高地运动。北朝鲜军队以大炮和迫击炮火力支援其攻击，炮弹开始落向英国军队。这一行动持续整个一个上午，而且火力越来越强。12时前不久，不知是何原因，美军炮兵停止了射击，美军坦克又由于地形阻碍无法直瞄敌人，阿盖尔因而请求对敌军占领的388高地实施空袭。

刚过12点，阿盖尔就听到了飞机声，三架F—51野马式战斗机在282高地上空盘旋，英军摆出了白色识别布板。388高地的敌人也摆出了白色布板。使战术空军控制组的拉德克

利夫上尉惊愕的是他无法用无线电与 F—51 战斗机中队沟通联系。12 时 15 分这些野马式战斗机攻错方向，向阿盖尔的阵地投了凝固汽油弹，并用机关炮扫射。

这种可怕的悲剧两分钟就结束了，可山顶上却仍是一片火海。没有被打死的士兵向山下跑了 50 码躲避凝固汽油弹的火焰。阿盖尔特遣队的第二把手肯尼思·米尔少校 12 点前还率领一支弹药补给与担架队上过山顶，这时他看到山顶上的火熄了，有几个伤员还在山顶上不大的一块阵地上，他迅速召集了大约 30 名士兵并率领他们在北朝鲜军队到达前回到了山顶。可是敌人使用自动步枪两次向山顶扫射，米尔少校负重伤。当时 B 连连长 A·I·戈登英格拉姆少校也向敌发射了一发 2 吋追击炮弹。米尔在被抬下山顶时还说：“敌人绝不可能把阿盖尔特遣队赶下山去”。但是，当时的情况却是毫无希望的，戈登英格拉姆只有 10 名士兵可以和他一起战斗，其中有些人还已负伤。他的三挺布伦枪的弹药也所剩无几了。这些幸存者终于在 15 时撤到山脚。

次日计算了一下，损失人员共 89 名；军官亡 2 名，士兵 11 名，军官伤 4 名，士兵 70 名；失踪士兵 2 名，其中由于空军误袭造成的伤亡约为 60 名。

在发生阿盖尔特遣队的悲剧事件之后的当夜，第 19 步兵团第 1 营从位于倭馆—金川（泉）公路上的扶山洞向南发起进攻，于 9 月 24 日凌晨 2 时夺取了星州，并从星州向前机动与该镇以南的英军第 27 旅会合。24、25 两日，第 19 步兵团与英军的这个旅在星州地区搜索残敌。9 月 25 日中午配属给美军 24 师的英军第 27 旅归建第 1 军。

在星州地区作战的是北朝鲜军队第 10 师，他弹药几乎耗尽，车辆无油，被迫于 24、25 两天将火炮埋入地下后撤出了

该地区，一个被俘的军医估计，第10师当时只剩下原有兵力的25%。北朝鲜第1军约于9月25日命令其位于倭馆以南的一切部队向北撤退。

9月23日即英军遭空军误伤的那一天，美军第24师开始沿大田至平壤的公路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丘奇将军所辖的三个团成纵深梯次配置，以便隔不长时间就可换一个团担任先头，从而保持攻击的锐势。首先该师由第21步兵团率先向金川（泉）北朝鲜军队的司令部开进，而北朝鲜军队的第105装甲师则以掩蔽伪装好的坦克，反坦克炮和雷场拦住该团的去路。

下午展开了一场坦克战，第6中型坦克营（M—46型）的D连遭敌坦克和反坦克炮的射击损失4辆坦克。美军坦克在缓缓地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在空袭的配合下也摧毁了敌军3辆坦克。

第8集团军的主要进攻行动在开始之际就受到补给断绝的威胁。22日夜，敌炮兵以准确的火力摧毁了洛东江渡口的仅有一座浮桥，并打断人行桥三次。白天，车辆和补给品的渡江工作实际已经中断了。但是当地朝鲜人在夜间把次日所需补给品和弹药运过了江。

9月23日刚过半夜不久，（即24日凌晨一译者）第5团战斗队穿过21步兵团队形成为师的先头部队。位于公路以北140高地阵地上的敌人将该团阻止于金泉以东约三哩处。北朝鲜军队在这里实施了一次大规模的迟滞作战，使其大量的后撤部队得以逃脱。北朝鲜军队指挥部命其从洛东江下游向大田撤退的第9师转而向金泉前进，企图阻止第8集团军的迅速推进。北朝鲜军队的第105装甲师的两个团残部和刚从北方调到金泉的第849独立反坦克团也参加了防守该镇的战

斗。

在此之后的战斗中，第24师在金泉前被地雷和反坦克炮火击毁M—46坦克6辆。北朝鲜军队也损失了8辆坦克，其中5辆是被飞机击毁的，3辆是被地面炮火击毁的。敌849团在此次作战行动中几乎被全歼。第5团战斗队及其保障部队伤亡约100人，其中多数是坦克和迫击炮火造成的。由于被绕过的敌人对第19步兵团为第24师殿后的分队发动袭击，在去倭馆的公路上有几处地方同时发生了小战。

第21步兵团经过9月24日金泉的战斗到达公路以北，并于该夜对金泉发动的钳形攻势中与第5团战斗队会合。第5团战斗队第3营于次日上午进入金泉，该镇由于飞机轰炸和炮火袭击已是一片瓦砾。至次日15时45分，敌人被肃清。9月25日晚，第21步兵团继续向西进攻。第24师仅对公路感兴趣。如果公路畅通，部队就可前进。敌人由于25日丢失了金泉而防线崩溃。很显然，北朝鲜军队此时是一心想逃跑了。

9月26日，第19步兵团在师的先头行进，其第2营未遇抵抗即进入永同。该部在该镇的监狱里发现3名被俘的美国军人并予以释放。第19步兵团继续前进，于9月27日凌晨2时到达大田以东10哩的沃川。该团在此做了短暂的停留，坦克加油，人员休息。

第19步兵团于5时30分开始继续向前推进，但时间不长，其先头坦克在刚出沃川不久即触雷，随后即为反坦克炮火摧毁，该团第1营立即展开沿公路两侧发起攻击，但进展不大。北朝鲜军队力守沃川以西各高地，与三天前在金泉一样，企图实施一次重大的迟滞行动，目的是使数千名撤退的军队得以逃离大田。一位赶往大田前方参战的坦克炮手唱

道：“上次我见到大田，它既不光明也不灰暗，这次我去大田却要把摧毁。”

经9月27日在大田前方的这场战斗得知，大田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是倭馆以南及以西地区撤退中的北朝鲜军队的集结地。当天抓住的300名俘虏分属北朝鲜军队的7个师。有关当天在大田地区击毁的敌坦克数量的报告很混乱，情报互相矛盾，总的说来，肯定有夸大。地面部队报告在该镇的接近路上击毁13辆坦克，其中有3辆是第19步兵团A连的火箭筒击毁的。空军则声称当天一共击毁了20辆坦克，其中有13辆是在大田地区击毁的，此外还击伤了8辆坦克。

28日晨7时，一次空袭中覆盖了敌人的一个阻击阵地。第2营小心翼翼地爬上山坡，但无人抵抗。这时已经很清楚，北朝鲜军队已于夜间撤走。在空袭时，据空中侦察得知，大约有800人北朝鲜军队正在通过临时机场沿公路撤出大田。中午，空中观察员看到有更多的敌军在火车站集结，另外还有大量的敌车在大田以西几哩处转向乌致院。空军向大田以西的另一股约1000人的敌军投掷了凝固汽油弹，并进行了扫射。

第19步兵团第2营的侦察兵和第3战斗工兵营C连的工兵于16时30分进入大田的郊区，一小时后，第19步兵团在工兵排除了主力先头坦克前的地雷后占领了大田。第24师炮兵的一架联络飞机于18时在大田临时机场降落。

9月28日，即第19步兵团进入大田的那一天，俘获了大量北朝鲜军队散兵游勇，无法准确计数。在该月的最后两天继续抓获大量俘虏，第24师在30日一天就抓获了447名。该师在大田还缴获敌人大量装备，其中有4门美军早些时候丢失的榴弹炮和50挺北朝鲜军队的重机枪，这些机枪的包封的

润滑油还没有除去。此时北朝鲜军队在乌致院正破坏装备以防被缴获。在这之前，英军其它部队已经向东越过大田和乌致院在天安和乌山切断北去的主要公路。

第24师夺得大田，完成了追击任务。重返这座9周前在此打了大败仗，现在虽然已经一半被毁的城市，对这个“芋头叶”师（即第24师一译者）来说是报了一箭之仇，觉得甜滋滋的。第19步兵团和第3工兵营上次是最后从这座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市离开的部队，正好这次又是它们先返回。不过也有痛苦，美军部队很快发现北朝鲜军队在这座城市里进行了大屠杀，这是整个朝鲜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屠杀行动。美国人也属被害之列。

诚然本书不是详谈北朝鲜军队对南朝鲜平民百姓、军人以及某些美军施加暴行的地方，可是对当时已经透露出来的惨状不简单地写几笔，对从釜山防御圈向外突破和追击的叙述恐怕也不能算是完全的。美军向前推进的各路纵队所到之处无不见到北朝鲜军队在撤退之前匆忙处决关在狱中的政治犯与战俘这种暴行的证据。在沙川，北朝鲜军队烧毁监狱，将狱中南朝鲜警官、政府官员和地主等约280人烧死。在安义、木浦、公州、咸阳、全州，发现数百人被埋在战壕里，其中还有些是妇女和儿童。在大田机场附近躺着大约500名南朝鲜军队士兵的尸体，背绑着手，显然是被集体屠杀的。

在9月28日至10月4日之间在大田周围发现了一系列这种可怕的屠杀并予以掩埋的罪证。有成千名南朝鲜老百姓被残害，估计数在5000—7000名之间。被害人当中还有17名南朝鲜军人以及至少40名美国军人。大田于7月20日落入北朝鲜军队之手以后，被俘的老百姓被关进大田市监狱，还有些人关进了天主教堂，美军一过洛东江，从9月23日北朝鲜军队就

开始杀害这些人了，他们被100名，200名地分为若干群，背绑着手互相联在一起，带到挖好的战壕，然后处决，到了9月26日美军接近大田了，北朝鲜治安警察知道他们很快就得撤走，因此加快了处决速度，最后一批人是在大田即将落入美军之手不久前处决的。

在数千名受害者中只有6人幸免于死他们是两名美国军人，一名南朝鲜军人，三名南朝鲜百姓，都是受伤后，装死被埋入土中的。这两名美国军人身上只埋了薄薄一层土但呼吸很困难，他们是向地面钻了洞（其中一名是用铅笔钻的洞）才活下来的。他们仍然与埋在土下的死者绑在一起，身躯仍有部分埋在土里，只是在第24师占领大田之后才获救。数百名美国军人，其中包括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第24师师长丘奇将军等都亲眼见过这些可怕的埋人的战壕和这些受害者惨不忍睹的尸体。

9月24日，第24师将师指挥所转移到了大田。该师负有保卫集团军从大田向南至洛东江这一段交通线安全的任务。其所属各部延伸将近100哩，第19步兵团守卫大田地域一直延伸到锦江，第21步兵团从大田向西南一直延伸到永同；第5团战斗队在金泉地域；第24侦察连负责保卫倭馆桥的安全。

四、从多富洞到乌山——

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会师

第8集团军从釜山防御圈向北突进的计划原先要求第1骑兵师在倭馆渡过洛东江，然后跟随第24师向金泉和大田前进。然而，随着突进行动取得进展，第1军改变了计划，第1骑兵师在倭馆以北某处渡过洛东江，在第24师以东进行

平行追击并准备夺取尚州。米尔本将军让第1骑兵师师长盖伊将军决定渡江地点，盖伊将军及其参谋长霍姆斯上校、第8战斗工兵营营长霍利等人曾建议在洛东里渡江，因为据知该处有一座北朝鲜军队修筑的暗桥。但沃克将军不同意。他乘一架轻型飞机在倭馆以北沿洛东江进行了侦察，选定善山附近的渡口供第一骑兵师使用。

在第一骑兵师前面有敌军两个师向尚州撤退。据报，北朝鲜军队的第3师残部到达尚州时只有1800人。另一个师即第13师在多富洞附近，也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当第一骑兵师准备投入追击时该师正沿公路向尚州撤退。

9月21日中午12时前，沃克将军从大邱给东京的希基将军打电话，他获得重要消息，即北朝鲜的第13师参谋长于该日晨已经投降，沃克告诉希基，据俘虏证实，北朝鲜的第2军曾命令其所属各师9月17日继续进行防御。第13师对仁川登陆一无所知。

第13师参谋长、30岁的李学求大校确实于当日晨投降。他是天刚亮在多富洞以南4哩的三山洞村附近推醒第8骑兵团的两名睡觉的美国士兵后向他俩投降的。这位李大校是夜里偷偷离开其同伙独自跑到美军这边来的。他是当时也是整个朝鲜战争中被俘的军衔最高的北朝鲜军人，他在当上第13师参谋长之前曾任北朝鲜第2军作战处长。后来于1952年成为巨济岛76次暴动的共产党战俘的著名领导人。

然而，李大校在他自动投降的那一天是很肯合作的；他供出了第13师的部队在多富洞附近展开的全部情况，师指挥所和炮兵残部的位置、供应情况和部队的士气等。他说该师9月21日大约有1500人，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也没有防线，剩下的人正在从多富洞地区向尚州逃跑。各团与师通信

联络中断，各行其是，分散而混乱。在其之后抓获的第13师的其它俘虏证明李大校所说的情况属实。

李大校说，第19团大约有200人，第21团大约330人，第23团大约300人；一个月来，部队中有70%至80%的人员为南朝鲜新征入伍者；军官和军士则是北朝鲜人，配属该师的所有坦克都已被击毁，16门自行火炮只剩下2门；尚有9门122毫米榴弹炮和5门120毫米迫击炮可参加战斗；300辆卡车只剩下30辆；给养尚有一半；供应品是经铁路从铁原经汉城运到安东的。

李大校投降之前，盖伊将军已经指示第7骑兵团团长威廉·A·哈里斯中校率该团追击，充当第1骑兵师的先锋。当时哈里斯中校手下只有两个营（第2营接替洛东江边英军第27旅的防务），他为了完成此项任务组建了777特遣部队。这3个数字分别代表组建特遣部队的一个主要单位，这就是第7骑兵团，第77野战炮营，第70坦克营。哈里斯指定詹姆斯H·林奇中校的第3营为先头分队，因此该分队就叫做林奇特遣分队。组成林奇特遣分队的单位，除了第7骑兵团的第3营之外，还有第8战斗工兵营的B连，第70坦克营C连的两个排（7辆M-4坦克），第77野战炮营（欠1个连），重迫击炮连的第3排，团属情报与侦察排，战术空军控制组。

林奇特遣分队在协助其它部队击退被截在多富洞以南，曾企图北逃的北朝鲜的一支大部队之后于9月22日晨8时从紧靠多富洞西面的一个地点出发，以坦克为先导成纵队擦过小股分散的敌人向前开进。空军的若干机群沿公路来回攻击成群的逃敌。

该特遣分队沿公路转弯通过一座山脊后，敌人的反坦克炮突然从洛成洞附近开火，击中并阻止了先头坦克的前进。

可是谁也无法看到敌人的反坦克炮。行进在林奇特遣分队之中的盖伊将军派纵队先头的4辆坦克全速越过山脊，并用所有武器向敌人射击，击毁敌人两门反坦克炮。再向前开进不久，纵队停止前进，投了十分钟的手榴弹，消灭了排水渠内一股北朝鲜人。

林奇特遣分队在金谷村转弯上了江滨公路之后，还未到达其最初目标善山渡口，这时一架联络飞机飞过其上空，投下一封信，令其继续向北前进到洛东里渡口，行军纵队于15时45分到达善山渡口。盖伊将军在回大邱的师指挥所之前，在善山渡口同意林奇停止前进，等待命令证实想法。18时林奇又收到上述内容的命令，从而证实了联络飞机空投命令的真实性，于是在一小时后率其特遣分队上路向10哩外的洛东里北进。

明月当空，照亮了道路，林奇特遣分队兼程前进，在沿江公路以北5哩处，开始穿过熊熊大火燃烧着的村庄。他们突然遇到了正在撤退的北朝鲜军队的后方分队，但这些分队没有抵抗就投降了。

夜晚10点半，行进于林奇特遣分队先头的几辆坦克到了洛东里附近可以俯视洛东江渡口的一段峭壁的顶部停止前进。最前面的一辆坦克的坦克手从坦克内向外看去，见到有一门反坦克火炮，就向其射击。可这发炮弹却打中一辆隐蔽的弹药车，车上的弹药爆炸，引起一场大火，照亮了周围地区，其状非常凄惨，令人惊恐。敌人丢弃的坦克、卡车和其它车辆横七竖八，而下方的暗桥附近则有数百名敌军企图渡江逃跑。林奇特遣分队的装甲兵和其它分队立刻向这些敌人射击，估计其中有200人被击毙于水中。

林奇特遣分队在洛东里渡口附近缴获了敌人的大量武器

装备，计有敌人丢弃但仍可使用的 T—34型坦克两辆，卡车50辆，其中有的还有美军师的标志；火炮10门。根据当时抓到的俘虏情况看来，这批敌人主要属于北朝鲜军队第3师，不过也有些是第1师和第13师的。

侦察组报告徒涉场水深腰而且对岸没有敌人，可以通过。于是林奇中校命令步兵过江到北岸。9月23日凌晨4时30分，I连和K连走进洛东江的冷水开始徒涉。在徒涉过程中，暗桥的另一端敌人的一座弹药库正在爆炸。5时30分，这两个连到达对岸。林奇特遣分队自离开多富洞至此历时22小时，前进36哩，缴获坦克5辆，卡车50辆，摩托车6辆，火炮20门，夺取洛东江渡场一个，毙俘敌约500名。

23日这一天，第1营营长小威廉·O·威琴斯庞少校率其所部渡江，并向西北方向的尚州前进了10哩，发现敌人已放弃该城。于此同时，工兵部队在洛东里渡口架起了一座可供卡车和坦克通过的浮桥。24日又使用400名南朝鲜民工加修了北朝鲜军队原来架设的暗桥。坦克于该日上午过了江并与林奇特遣分队的步兵在尚州会合。

坦克一到达，哈里斯中校即派约翰·R·弗林上尉率第7骑兵团一个连和一个坦克排继续沿公路向报恩前进，并于天黑前抵达。哈里斯中校授权将第7骑兵团集结于报恩，因而部队停止前进。

还是在24日这一天，盖伊将军派出一个坦克步兵战斗队从尚州沿公路向金泉（川）前进。第24师在金泉附近的倭馆一大田—汉城公路上与敌人发生激战。由于使该分队的行动超出了第1骑兵师的任务区域，第1军命令该部退出，此时该战斗队已与第24师的一些分队建立了联系。

9月24日至25日，盖伊将军将第一骑兵师的主力集中于

尚州洛东里地区，而其先头团、第七骑兵团仍在报恩。25日傍晚，盖伊将军接到第1军的一份电报，命令该师停止前进。盖伊将军准备提出不同意见，但与第1军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他只得通过联络飞机向第8集团军司令部发去一封信，要求澄清他所认为的对沃克将军命令的误解，要求授权给他继续突进并与第10军于水原附近会师。该日晚，野战电话架到了渡口附近盖伊将军的师部第一梯队。盖伊将军就在这里于半夜前接到第8集团军人事处长小埃德加·T·康利上校的电话，得知，沃克将军授权给他：如有可能可继续前进与第10军会师。

盖伊将军接到授权行动之后很快于次日即26日晨在尚州的一所学校里召开了指挥官会议，下达口述命令，全师于中午12时出发，日夜兼程前进，到水原附近与第10军会师。第7骑兵团沿报恩、清州、天安、乌山一线推进，充当师的先锋；师部与炮兵在该团之后跟进。第8骑兵团经槐山向安城前进；第5骑兵团于中午12时由南朝鲜军队第1师的部队接替，不再向咸昌发展进攻而组成师的后卫；到达乌致院和天安后停止前进，阻止该地区南方和西方敌军的运动，并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第1骑兵师的右邻是南朝鲜军队的第1师，该师也归美第1军指挥，这个师也是第8集团军指挥的唯一的一支南朝鲜军队。南朝鲜军队的这个师于9月22日从北面穿过多富洞，并向洛东江的瑞山渡口前进。该师于25日在该渡口渡过了洛东江，并在集团军的右翼北进，接替第1骑兵师的一些部队特别是尚州北咸昌—报恩地区的第5骑兵团。这样，第1骑兵师所有部队就全部可以投入追击了。

哈里斯中校在尚州的指挥官会议上接受盖伊将军的命令

后立即命令位于报恩的林奇中校率其特遣分队向西北方向前进尽快在水原附近与10军第7师的部队会师。林奇特遣分队的编成于22日从多富洞出发时差不多，只是炮兵分队只由第77野战炮营的C连组成的。

团属情报与侦察排和第70坦克营的罗伯特·W·贝克中尉的第3坦克排充当林奇特遣分队的先锋，于9月26日11时30分从报恩出发。林奇命令贝克以坦克的最快速度前进，不遭对方射击不得还击。他们前进1哩又1哩，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受到的只是南朝鲜村民旁观纵队经过时所发出的欢呼。贝克于下午三四点钟进入清州时，发现敌人已经弃城而逃，镇里只有一些老百姓。

贝克指挥的坦克走过64哩的行程之后，于下午6时左右，燃油耗尽，停于篮场里，可是由于某种原因加油车没有跟上以坦克为先导的林奇特遣分队的行军纵队。6辆坦克中只有3辆利用行军纵队中收集来的油桶加了油。

3辆坦克加了油之后，在公路上担任警戒哨的侦察与情报排的人员跑过来报告说，有一辆北朝鲜的坦克正在向我接近。可是走近了却证实开过来的不是坦克而是三辆卡车。由于天黑，驾驶员不知道有美军就在眼前。看到美军坦克后，他们立即弃车逃跑，其中有一辆卡车撞上了情报与侦察排的吉普。这些卡车上的油，足够其余3辆坦克加油之用。因此在晚8时左右，林奇特遣分队终于作好了前进的准备。

哈里斯中校根据林奇中校的意见令后者继续前进，天越来越黑，车辆可以开灯。这时，行进于纵队最前面的不是情报与侦察排，而是贝克的坦克排。由另三辆坦克组成的坦克排则殿后。林奇中校应贝克的请求授权他可以在必要时向北朝鲜士兵开火。林奇特遣分队于晚8时30分出发后不久就在

天安以南不远处进入去汉城的公路干线。

很快就清楚了，林奇特遣分队赶上敌军了。天安镇上全是敌军士兵。贝克在一个十字街口迷失方向，就停下，指着一名北朝鲜卫兵问他，“是乌山吗？”。这名北朝鲜士兵点了点头，当看出是美国人后，拔腿就跑。特遣分队的其余部分跟着穿过天安，未遭抵抗。一股股敌军只是站在边上看着他们过去。贝克指挥的坦克过了天安后追上了向北行军的大约一个连的敌军，并用坦克上的机关枪向这些敌军射击。一路上他们经常遇到敌军的车辆，担任桥梁警卫的敌士兵和其它的小股敌人。

这3辆先头坦克很快就离特遣分队主力过远，超出了林奇中校电台的通信距离，无法命令他们减慢行进速度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用一个步兵排和一个3.5吋火箭筒组再编一个尖兵排，乘卡车前进。其第一辆卡车上装了一挺0.5吋配有环形瞄准具的机枪。打击小股敌人的行动开始发生，火光闪闪，次数也越来越多。当林奇特遣分队到大乌山以南10哩时，听到前面有坦克和炮兵射击的声音。林奇命令整个特遣分队熄了车灯。

贝克指挥的3辆坦克在林奇特遣分队前方数哩之远，以最快速度呼隆隆开进乌山。贝克通过乌山之后即在该镇北侧停止前进。尽管贝克也知道自己与特遣分队主力失去无线电联络，但还以为可以听到主力车声。路上有坦克的车辙，表明敌人的坦克离这里不远。

贝克坦克排再次出发后不久就遭到乌山以北三四哩处敌人的射击。坦克冒着敌火前进，这时贝克看到了美国M-26坦克的履带的痕迹。就在此处，对其坦克射击的火力也增强了，第三辆坦克上0.5吋机关枪的枪座被打飞，一名乘员的脑

袋也搬了家。贝克排的坦克现正接近美第10军第31步兵团的战线，达到其轻火器和75毫米无后座力炮的射程范围。战线上的美军坦克继续射击，因为这些坦克的高速前进以及其发动机的声音和前车灯，均令人怀疑是敌人。一辆坦克的车长先放过了贝克坦克排的第一辆坦克，准备对第二辆射击，这时一枚黄磷弹照亮了一辆坦克上的白星，使得阵地上的人们及时判明出面前不是敌人的坦克，这才没有发生悲剧。贝克令其坦克在第31步兵团的战线内停下，他便与第10军的部队建立了联系。这时是9月26日22时26分；地点距上午11时30分出发的报恩106.4哩。

贝克能来到第31团阵地真是幸事，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穿过了乌山以南敌人一支强大的坦克部队，显然敌人以为贝克的坦克是他们自己的，最后又在敌人前面进入第31步兵团的阵地。正巧，美军阵地前公路上的防坦克地雷和防步兵雷在第31步兵团准备发起攻击前刚被起出。

贝克排的坦克没有为美军自己的武器所伤害也许是由于第10军接到了预警。9月20日中午12时不久，位于东京的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向第10军、远东海军和远东空军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们，第8集团军的部队随时都可能在第10军的作战地带出现，要他们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对这些部队进行轰炸、扫射。其后不久大约下午三、四点钟，沃克将军和帕特里奇将军未宣布即从大邱乘飞机降落于水原机场与31步兵团司令部会商了约一小时，沃克说从南方发起攻击的第1骑兵师的部队可能在36小时内到达乌山地区并与第7师会师。

贝克在奇异般地未遭射击进入第31步兵团的阵地后，他与步兵第31团的坦克乘员一起在前线用电台与林奇特遣分队建立联络，但未成功。

林奇特遣分队的本队没有紧跟贝克，到达乌山，而是和他至少拉开了1小时的行程，林奇特遣分队在乌山以南10哩就把车灯关了并一直采取灯火管制。在下凤里南侧，林奇中校大约于半夜时分发现离公路大约20码的地方有一辆T-34坦克他建议随特遣分队行动的团作战股长韦贝尔上尉一定要让空军予以摧毁。行军纵队里的许多人也都看到了这辆坦克。这辆坦克的火炮和机枪都开了火，另外还有一辆敌人的坦克没有被发现可它也开火了。林奇特遣分队的车辆立即离开公路，人员躲进了沟渠。

小约翰·G·希尔中尉到前面的尖兵排把火箭筒组召回。该组摧毁了一辆T-34坦克，可是另一辆T-34型坦克沿公路开了过来向林奇特遣分队的车辆射击并压毁了其中的几辆，最后离开公路开进了水稻田，继续向车辆射击。75毫米无后座力炮把这辆坦克击中，使其不能行动。可是它还是不停地射击。韦贝尔上尉一直跟在这辆坦克后面，在一个地方他几乎都要爬上这辆坦克向其潜望镜孔投手榴弹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这辆坦克突然从其压毁的一辆卡车上向后一倒险些把韦贝尔压到履带下面去。这时，这辆T-34坦克在水稻田里不能动弹了，3.5吋火箭筒机动上来想消灭它，可是怎么也打不响。韦贝尔从一辆车上卸下一个5加仑的油筒，并很快搬到这辆坦克边上，然后爬上坦克把汽油倒到坦克后部，流进了发动机舱。随着一声爆炸，喷出数股火焰，韦贝尔被抛到坦克后面大约20呎远的地方，侧身着地。他爬起来向公路跑去。可是面部和两只手有轻度烧伤，并断了两根筋骨。坦克燃烧的火光照亮了整个周围地区。

林奇中校位于已经停止前进的行军纵队的先头，听到北面有坦克发动机的声音，想弄清是不是贝克指挥的三辆坦克

回来了，但一看两辆坦克是从 860 码以外的一座小山上开过来的，林奇明白那是敌人的坦克，于是迅速命令他的司机比利·霍华德下士把最前面的一辆卡车横到路上阻敌前进。当霍华德把车放好跳下来时，第一辆坦克距他已不到 100 码。敌人的这两辆坦克在几码之外停下，前面的一辆坦克乘员用朝鲜语喊道：“这是怎么搞的”？轻武器的一阵射击对他作了回答。

敌人的这两辆坦克立即盖紧舱盖，炮和机关枪一齐射击。挡在路上的卡车被击中起火燃烧起来。

仍然跟随林奇特遣分队行动的 3 辆坦克从纵队后部赶上来与敌坦克交火，敌人也开来 8 辆 T-34 坦克参战。美军坦克击毁 1 辆 T-34 坦克，可自己也有两辆坦克被北朝鲜军队的坦克击毁。韦贝尔在向激战中的坦克炮击的时候碰到一群士兵，他们带着一具 3.5 吋火箭筒和火箭弹，这是他们从一辆被击毁的美军卡车上刚刚取下的。可这群士兵谁也不会使用。韦贝尔把火箭筒拿过去，占领阵地，并击中两辆坦克，使之不能开动。敌坦克手从坦克里向外爬时，他又站起来用汤普森冲锋枪向他们射击。

中士威拉德·H·霍普金斯在这次坦克步兵混战中表现非凡。他爬上一辆敌坦克从舱口向坦克内投入数枚手榴弹，把敌坦克炸成了哑巴。接着，他又组织了一个火箭筒发射组，并率该组打击其余的敌坦克。根据某些资料记载，霍普金斯火箭筒组在这一个多小时的步坦混战中击毁或参与击毁的敌坦克有 4 辆。该组成员上等兵约翰·K·穆霍贝拉克表现出色。有一辆敌坦克曾冲入了林奇特遣分队阵地，对特遣队的车辆猛烈射击，随意撞来撞去。林奇特遣分队的南端，我一门 105 毫米榴炮占领了阵地，终于以 25 码的抵近射击，击毁了敌人

的这辆坦克，不幸的是，勇敢的霍普金斯中士在攻击这辆坦克时为交叉火力击中身亡。其后多种武器射击又击毁另一辆敌坦克。敌人的十辆坦克至此7辆被毁，其余的3辆T-34坦克向北撤退。在这次夜战中，林奇特遣分队2人阵亡，28人受伤，坦克2辆，其它车15辆被毁。

最后一辆敌坦克呼隆隆向北开走之后，哈里斯中校决定等天亮后再向前进。次日(即9月27日)晨7时0分特遣分队出发。士兵们都徒步行进，随时准备战斗，没过几分钟，尖兵遇到一辆敌坦克，并用3.5吋火箭筒予以摧毁，敌人一挺机枪向特遣分队的行军纵队射击，但很快就被威廉·W·伍赛德及两名士兵的一次冲击所击毙。不久，特遣分队在行进中又遇到敌人丢弃的两辆坦克并将其摧毁。林奇特遣队的先头于8时0分到达乌山。

9月27日8时26分第7骑兵团L连的一个叫做爱德华·C·曼西尔的副排长在乌山北面的一座小桥与第7师31步兵团H连的分队相遇。777特遣分队向盖伊将军发了一份电报，报文中有一部分是这样写的，“已与第7师31步兵团的H连会合，777特遣队已于8时26分在朝鲜乌山北侧稳固阵地”。

777特遣分队的各分队与第31步兵团的分队会合后实际上并没有参加该团在乌山以北各高地向北朝鲜军队发动攻击。不过，该特遣分队的通信装备，空军前进引导员和卫生队向第31步兵团提供了支援。盖伊将军于12时来到大乌山，当他了解到该地以北各高地的战斗取得进展后即与第31步兵团的一位营长进行商讨，他答应让第8骑兵团实施包围，协力消灭敌人，他还答应第31步兵团，命第77和第99野战炮营和一个坦克连投入战斗。第31步兵团的这位营长说，他需要上级采取行动。盖伊将军作出上述允诺后第31步兵团发生了什

么情况至今尚不明了。但是位于乌山的第1骑兵师的各部队仍然袖手旁观，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尽管第31步兵团一直激战到次日即9月28日中午才取得了胜利，第7步兵师师长巴尔将军曾经说过，他一直没有听说过盖伊将军曾答应给予支援。

第1骑兵师在向乌山迅速推进的过程中，将敌第105装甲师的部队阻截于安城、平泽地区，而阻截于大田地域的敌人，则番号较多。28日第70坦克营C连和第7骑兵团K连的各分队在战斗轰炸机强有力的支援下，在平泽地区至少击毁了敌人10辆T-34坦克中的7辆，其中有5辆是空军击毁的。第16侦察连的各分队当天险些被敌歼灭，遭到重大伤亡。

晚至9月27日，第5骑兵团的L连才伏击了大约50名从大田附近乘9辆苏制吉普车向北行驶的敌人。

五、南朝鲜陆军部队抵达三八线

在东线，南朝鲜陆军部队从大邱出发与第8集团军齐头并进，有时甚至超过了第8集团军。他们的行动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南朝鲜陆军不像第8集团军，没有摩托化，其士兵是徒步行进的。

南朝鲜第2军的第6师和第8师于9月24日前进了约16哩。第6师向咸昌推进并于9月25日夜进入该城。到27日凌晨，该师已在小白山脉中最崎岖不平的地区前进，通过了位于山垭口的闻庆，向忠州前进了。9月30日，第6师在接近原州时遭到数股敌人迟滞。

南朝鲜第8师位于第6师的右侧，进展同样迅速。其侦察

分队在24日午夜前就进入了安东。那里的洛东江上有一座31孔桥,其中有5孔的桥面已掉下江去,此时北朝鲜的第12和第8两个师的残部正在穿过安东后撤。第12师基本顺利地通过了该镇,只是其后卫的分队到达该镇时南朝鲜第8师的先遣分队也已到达。而北朝鲜的第8师的部队则被迫绕道山区了,因为南朝鲜军队的第8师早于他们到达该镇。经过两天的战斗(其间遇到敌人大面积地雷场)之后,南朝鲜第8师于9月26日夺取了安东。该日晚,该师第5先遣队进入了安东西北20哩的醴泉。次日,该师的某些部队到达丹阳准备渡汉江。南朝鲜第8师于9月份的最后一天抵堤川,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为了迅速向北方推进,绕道而行。

南朝鲜的首都师在追击中与其它师并驾齐驱,于27日进入了南朝鲜第8师以东约31哩的春阳,并穿过大山继续北进。

10月1日与2日之间的夜里,刚过午夜时分不久,北朝鲜军队的一支约有1000—2000人有组织的部队绕过山区继续北逃,途中向原州发起疯狂的攻击,因为原州就在其必经之路上。当时该城驻有南朝鲜第2军军部,北朝鲜的这支部队把该军部打散,许多人被击毙,其中包括5名美军军官,这些军官有的是配属该军的,有的是到原州执行联络任务的。北朝鲜军队任意进行屠杀。至次日晨,原州约有1000—2000名老百姓被害。

南朝鲜第3师在美海军舰炮火力支援下沿东海岸向前推进,于9月25日夺取了盈德市。该市大火熊熊,黑烟弥漫。北朝鲜的第5师措手不及,这座城市落入南朝鲜军队之手。战后,人们可以看到一些苏制卡车的发动机还在运转;火炮还在阵地内,弹药就在旁边;马拉通信车的辕马还拴在树上。第5师丢失盈德之后,似乎只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他们

转向内地，企图逃进山区。北朝鲜军队的一个团长将其剩下的三卡车弹药和粮秣分给部下，命他们化整为零打游击。

在盈德市以北沿滨海公路的追击中，美驻朝军事顾问团的成员柯蒂斯·T·艾维少校通过南朝鲜第1军的美国顾问麦克费尔上校，得到25辆2.5吨卡车。为进行穿梭转运，他带领南朝鲜军队北上。一旦遇到路障，通常都是艾维少校指挥尖兵予以排除。

南朝鲜部队的作战行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胜利，促使沃克将军在9月25日这样说道：“南朝鲜陆军在促使这场战争从防御转入进攻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可对他们的赞扬却太少。”

南朝鲜第3师沿滨海公路继续急速北进，于9月29日占领三陟，继续向江陵前进，该师以徒步和乘车的最快速度沿滨海公路北进，其进展超过了所有的南朝鲜陆军部队，实际上，也超过了所有联合国军部队，于9月20日最后一天到达了距38°线只有5哩的地方。

六、入侵者被赶出南朝鲜

9月的最后一周，北朝鲜军队的行动方式发生了激剧变化。在现地见不到敌人的目标了。9月24日，有的战斗机飞行员找不到目标，一弹未发返回基地，一度是胜利者的北朝鲜人民军现在有的已逃窜，有的躲了起来。他们逃也好，躲也好，但都溃不成军，成了士气低落的残兵败将。10月1日发生了一件事可以说明敌人士气低落之状。空军的一驾蚊式飞机的飞行员向群山东北的200名北朝鲜军队投下传单，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在一高地附近集合。这些北朝鲜军队就乖乖

地服从了。后来，这个飞行员将联合国军的巡逻队引导到了这些等着当俘虏的北朝鲜军队所在的地方。

北朝鲜军队实际上的崩溃促使麦克阿瑟将军于10月1日命令空军，对38°线以南的铁路公路桥梁和其它交通设施，除了确知正在对敌军起积极的支援作用之外，不再予以摧毁。40度线以南的空军设施也不再予以攻击。他还命令停止对北朝鲜战略目标的空中攻击。

敌军垮到如此程度，对北朝鲜以自己的军队将这场战争进行下去的决心真是一次致命的打击。从釜山包围圈向北撤退过程中北朝鲜军的武器装备损失不亚于战争第1周的南朝鲜陆军在9月23日至30日期间的损失，甚至还有超过。仅第9军就缴获敌坦克4辆，自行火炮4门，火炮41门，反坦克炮22门，迫击炮42门，弹药483吨。在第1军方面，第24师于10月1日这一天在大田以南的群山公路上缴获仍可使用的坦克7辆，火炮15门并带牵引车和弹药。9月份的最后一天，第5骑兵团缴获3列其机车藏在隧道内的完整的火车。正在向前推进的南朝鲜军队在安东以北几哩的一个隧道里大约发现76毫米加农炮10门，100毫米迫击炮8门，卡车5辆，吉普车4辆，还有敌军尸体——他们都是—次空袭中凝固汽油弹在隧道两端燃烧时被消灭的。南朝鲜军队在义城缴获一百多吨大米、其他补给品和一个北朝鲜师尚余装备的大部。在此过程中，北朝鲜军队因缺汽油，车辆无法开动，都被丢弃。

到9月底为止的约三个月里，联合国军的各兵种都发表了有关摧毁敌军装备、特别是坦克和自行火炮的统计数字。如果把空军每天报告的数字加起来，这三个月统计数字就太高了，从联合国军从釜山防御圈反击的那天即1950年9月26日起到该年10月21日，有7个调查组途经釜山防御圈至“三八”

线之间装甲兵机动时经过的所有路线及“三八”线以北的开城——沙里院——平壤公路沿线进行调查。此次调查表明，被毁或被丢弃的 T-34 坦克有 239 辆，76 毫米自行火炮 74 门。这次调查还统计出美军被毁坦克为 60 辆。

根据此次调查空军摧毁敌坦克为 102 辆（占 34%）：凝固汽油弹摧毁的为 60 辆，占敌人被毁坦克数量的 $\frac{1}{4}$ ；丢弃的 59 辆 T-34 坦克没有任何被击伤的迹象，亦约占总数的 $\frac{1}{4}$ ；联合国军坦克火力摧毁的敌坦克为 39 辆（占 16%）；火箭筒摧毁的坦克为 13 辆（占 5%）。火箭筒摧毁的坦克数有误，实际数肯定要高得多。此次调查中空军摧毁的坦克中有许多首先是步兵的火箭筒击毁的。据了解在许多情况下，飞机攻击的是已被火箭筒打得不能动弹的坦克。美军的反坦克地雷几乎没有炸毁敌坦克。

至今尚无可靠资料谈到过有关北朝鲜军队将受伤的坦克修复，重新投入作战的数字。调查发现敌人被摧毁和丢弃的坦克为 219 辆，接近北朝鲜人民军在南朝鲜使用的坦克总数。9 月底从釜山周围逃回北朝鲜的坦克数量非常少。

从 1950 年 7 月到 9 月，美军由于各种原因共损失坦克 136 辆。一项调查表明其中有 70% 是地雷炸毁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在各战区被地雷毁伤的坦克仅占 20%，美军在朝鲜被地雷炸毁的坦克所占比例之高就更为惊人了。

联合国军在从 9 月 16 日开始的为期两周的突破和反击中将 9294 名战俘关进了南方的第 8 集团军战俘营，这就使战俘的总数达到 12777 名，其中第 8 集团军俘获了 6740 名，南朝鲜陆军俘获 6037 名。开始时即 9 月 16 日俘敌数为 107 名，到 9 月 23 日俘获数上升到 435 名，9 月 27 日为 1084 名，俘敌数超过了 1000 名，28 日为 1239 名，10 月 1 日为 1948 名。

联合国军从釜山防御圈向北迅速推进，在9月份的最后一周里绕过了位于南朝鲜山区的数千名敌军。最大的几股的一股估计有3000人，主要是北朝鲜第6师的部队，其中第7师的人员和地方官员约300人，他们起初躲进了朝鲜西南部的智异山。据了解9月底有两大股仍在联合国军的后方，一股在金泉以南的咸阳地区，另一股位于大田东北和西北。

10月1日午夜前不久，一支大约60人的北朝鲜步兵分队用防坦克地雷和炸雷在金泉西北15哩通往汉城的公路干线上设置了障碍，持续时间近10小时。一个俘虏说，这样就使大约2000名北朝鲜军队和第6师的一名将官得以北逃。显然，此时北朝鲜军队第6师仍然有重机枪，82毫米迫击炮，但再重一些武器早就全都丢弃在山清附近地区了。

敌人的资料清楚地说明了9月底时北朝鲜军队的总情况，第6师开始撤退时秩序良好。但后来就不行了，其所剩的部队大部分散于智异山中和北逃沿线的其它地区，因而只有一部分回到了北朝鲜。第7师师长在该师被迫北撤时在金泉附近阵亡，该师残部于10月15日左右集结于三八线以北的麟蹄、阳谷地区。第2师师长周洪少将在9月底时位于报恩以北，在他身边只剩200人，该师的其它部队早已散落到丘陵地区了。

第9师和第10师的各部穿过大田撤走了，其余部分得知大田已经失守就横过大田以南的公路进入沃川附近地区。第105装甲师只有很少几个人回到了北朝鲜，北朝鲜第1军军长显然在撤退的过程中在乌致院将军部解散，然后和一些参谋人员于9月27日或其前后逃进东北方的太白山脉。第3师的1000至1800人成功的从大邱附近的中部战线撤到了平壤，这就是10月初著名的铁三角地区。第1师穿过原州和麟蹄撤退

后，10月底集结时大约有2000人。

在南朝鲜作过战的北朝鲜军队的所有各师里，遭打击最严重的莫过于第13师、其它各师也没有那么多的高级军官成为战俘的。8月份该师的炮兵司令员投降；9月21日参谋长李学求大校投降；三天后自行火炮营营长投降，26岁的团长穆柴文上校在多富洞躲藏了一周后于10月1日投降；第19团团团长，22岁的杨柏洪中校率领该团余部经军威、安东和舟阳北撤，在舟阳附近发现其去路为南朝鲜军队所堵，这个团长（当时他还有167人）就命令其部开进水白棉的南朝鲜警察局投降。第13师最后有些人到达铁三角平康地区。

第8师的残部可能有1500人，向平康东北方向撤退，并在10月份继续向鸭绿江附近的某一地点撤去；第15师的某些小分队向北穿过春川向北朝鲜的边界逃去；第12师大约有2000人从杞溪穿过安东三八线北侧向麟蹄撤退，沿途收容了其它师的掉队人员，因此到达麟蹄时该师有3000—3500人。第5师残部在盈德以北穿过东海岸的山区向元山方向渗透。

从釜山周围逃出的敌军大部集结到离三八线不远、朝鲜中部和东部的铁三角和华川、麟蹄地区。一位空军飞行员于10月2日报告，约有5000名敌军分小股在华川和金化之间的三八线以北公路边上行军。

北朝鲜第2军军长及军部既然已经逃到铁三角的金化地区、而且有证据表明北朝鲜军队前线指挥部及司令也向东北逃到铁三角。此后的几个月里，该指挥部就是在那里指挥对联合国军交通线开展游击活动的。

北朝鲜军队在联合国军9月下半月以釜山防御圈反击后逃回北朝鲜的人数似乎不超过2500—3000人。北朝鲜人民军实际上已被歼灭。这也真正检验出麦克阿瑟将军赢得这场战

1950年9月30日联合国军实力概况

表3

单 位	联合国军	配属的韩国军人	
地面战斗部队总人数	198,211	22,404	
美军地面战斗部队总人数	113,494	22,404	
战 斗 部 队	第8集团军	1,120	
	第1军	4,141	267
	第1骑兵师	13,859	2,961
	第24步兵师	15,591	3,606
	第9军	4,224	1,009
	第2步兵师	14,122	2,756
	第25步兵师	14,617	3,230
	第10军	8,344	600
	第7步兵师	15,865	7,975
	第1陆战师(加强)	21,611	
	韩国陆军	81,644	
	英军地面战斗部队	1,704	
	菲律宾地面战斗部队	1,369	
	远东空军	36,677	

续表

单 位		联合国军	配属的韩国军人
	远东海军	59,438	7,045
	联合国其它空军	330	
勤 务 部 队	地面勤务部队总人数	20,608	444
	第8集团军	2,820	
	第1军	1,235	305
	第9军	187	110
	第10军	2,039	29
	釜山基地	9,792	
	仁川基地	4,452	
	汉城地区司令部	83	

争的战略，即在仁川登陆、第8集团军同时发动进攻的决策是成功的。

到3月底为止，第8集团军在朝鲜战争中共损失24172人其中阵亡5145名，伤16461名（其中有422人后来死去），据报被俘402名，战争中失踪2164名。失踪者中有许多人被俘。

1950年9月30日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实力据估计为表三所示。

第二十九章 全胜之谋

“宁可弃地，不能分兵”。

——冯·施利芬

仁川登陆成功和第8集团军突围釜山之后，很快就出现一道难题。那就是联合国部队要不要越过三八线。美国政府高层人物就第8集团军的尔后行动方向，详尽考虑良久，决定令其进入北朝鲜。

参谋长联席会遵循这一决定，于9月27日给麦克阿瑟发去一综合性指令。明确他的首要目标是消灭北朝鲜的部队。如有可能，就让李承晚统一朝鲜。但参联会又警告他，不要认为这是最后的指令，形势的发展变化可能要作某些更改。并特别叮嘱他，要尽最大努力判明是否有苏联或中国干预的可能，且随时报告此类威胁。

参联会的指令表明，麦克阿瑟的使命是“消灭北朝鲜的武装力量”，为此而批准他在三八线以北采取军事行动，其前提条件是假设在这期间，没有大规模中国或苏联军队进入北朝鲜，或没有宣称他们打算进入北朝鲜来对抗联合国在那里的军事行动。指令还补充说，无论如何联合国部队不能越过朝中和朝苏边界，非朝鲜地面部队不能进入边境地区。这要作为一项政策法令来对待。参联会还指示麦克阿瑟呈报作战计划供审批。这样，参联会就直接掌握了在三八线以北任何军事行动的最后审批权。

麦克阿瑟一接到指令，就要求参联会取消对他的限制。这一限制就是在他的部队越过三八线之前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特许。他敦促说，他打算发布一项通牒，如果北朝鲜不遵照此通牒投降，就要充许他越过三八线，并寻歼北朝鲜军队的残部。

两天后，国防部长乔治·C·马歇尔给他一封私人电报仅表明他本人的意见。电报说在他向三八线以北推进过程中，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受到什么约束。杜鲁门总统本人已同意了他的电报内容。

很显然，9月29日麦克阿瑟已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同意越过三八线。翌日，在与国防部的通话中，麦克阿瑟表示“除非我被俘，否则整个朝鲜都是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地方。”

10月1日麦克阿瑟给华盛顿一封明确其意图的电报，以排除对他的作战计划之误解。电报说，如果没有收到政府相反的指令，我计划于10月2日12时公开向联合国部队各指挥官发布总命令。“在联合国安理会6月27日决议的监督下，限制我们军事行动的只有朝鲜的国际边境和军事上的危急关头，而所谓的三八线对我们的部队来说，根本就无需顾及。为达成歼敌任务，不论是侦察敌情还是利用其他条件，部队均可随时越境。如果敌人不接受我们10月1日提出的条件，部队在今后的战役中将寻歼敌军，而不论他们在朝鲜的什么地方。”

晚些时候麦克阿瑟解释说，联合国部队十月初在三八线一带暂时受滞是因为后勤保障的困难。

共产党方面已有某些重大征候出现。中国总理周恩来10月1日在北平纪念共产党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讲话，警告

说中国人民“不会容忍外国侵略，也不会袖手旁观帝国主义分子对邻国的野蛮侵略”。这显然是威胁如果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要介入朝鲜战争，10月2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议案，倡议在朝鲜停火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次日印度代表瑟·贝内卡尔·劳表明其政府的观点，即联合国部队不要越过三八线。印度驻北平大使向尼赫鲁总理报告说，如果联合国部队过线，中国将参战。所以印度在联合国的立场无疑受到这一报告的影响。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于10月1日通电北朝鲜武装部队总司令，令其投降，并要求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动，在军事监督下，执行联合国决议，并将生命财产损失减到最小，释放联合国军的战俘和其他被拘留人员。然而北朝鲜对此没有理会。

10月9日，麦克阿瑟将军发布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北朝鲜投降。对此，也是没有任何官方回答。但10月10日早上在东京收听到平壤广播说，金日成拒绝了这一要求。

一、麦克阿瑟在北朝鲜的作战计划

第8集团军一推进到汉城附近，沃克将军就关注着与第10军的关系。他和他的司令部认为，第10军应该编入第8集团军，所有在朝的联合国部队应该在一个统一的野战司令部指挥下作战。沃克将军可能和麦克阿瑟将军讨论过关于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个人想法，由于某种原因，不得而知。然而从文书中看，沃克从来没有要他们隶属他。

迄今所知，沃克将军曾于9月29日就此事向麦克阿瑟提出过。那是一份文字十分考究的电报。内容是他希望得知第

10军的进展情况和今后去向，以便为第8集团军北进，向第10军靠拢制订更好的计划。第二天麦克阿瑟使沃克失望的回答是，第10军仍为总部的预备队，在仁川至汉城地区随时准备遂行总部赋予的任务，并且“会将其任务尽早通知你”。

当麦克阿瑟将军9月29日飞往李承晚政权的首都汉城时，他对朝鲜的下一阶段行动计划已经有了构思。9月26日希基将军给赖特将军送去一份校核表，就已说明麦克阿瑟将军要计划在北朝鲜扩张战果，即使用第10军在元山进行两栖登陆。在仁川以外其他地方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其中包括一个军规模的登陆作战在元山至咸兴一线的东海岸实施，远东司令部联合计划与作战署对此项研究持积极态度。不过赖特将军制订的这一计划纲要交到麦克阿瑟手上才只有几个小时。

赖特将军的这一计划提议，向北朝鲜推进的作战行动应该包括：第8集团军为配合在元山或其他地方的两栖登陆作战，必须在西部采取重大行动。这是远东司令部所作决定的正式开始。然而这就意味着在朝鲜要成立两个独立的野战司令部来指挥尔后阶段的战争。这件事很快就成为问题争论的核心。

在9月26日之前的一段时间里，麦克阿瑟将军似乎打算在攻占汉城后，就将第10军交第8集团军指挥。希基和赖特将军倾向这一考虑，远东司令部后勤处乔治·L·埃伯利少将也表示赞同。但是，很显然他们都没有积极地向麦克阿瑟建议。埃伯利认为，第10军在东海岸的两栖作战中虽然也能得到勤务支援，但它隶属第8集团军之后，就更容易些。如果麦克阿瑟到九月最后一周还对第10军今后的作用举棋不定的话，他就决定陈述自己的观点。导致麦克阿瑟决心在朝鲜

成立两个野战司令部，最好理解的理由是北朝鲜的地形图和勤务问题。

沿汉城—元山往北的通道上，太白山脉出现在中东部半岛上，使高原破碎，形成一片无序的山地，一直延伸到满州边境。主要通道都在沿南北走向的深山谷地。唯一一条东西走向的较好通道。也只位于北纬39度线稍北一点。它连接着平壤和东海岸的元山。铁路线也是在这里横穿半岛。因此计划在平壤至元山以北的任何战役，最大的困难是勤务支援问题。

审定在朝鲜的尔后作战中勤务问题之时，麦克阿瑟将军不得不注意到南朝鲜的交通运输状况。先是联合国部队的轰炸，后是敌人撤退时的破坏，已使釜山以北的公路、铁路桥梁几乎全部被毁。所有的工程部队集中起来工作数周才能修复釜山到三八线的铁路。空军的行动也已使北朝鲜的交通运输系统支离破碎。在考虑到这些情况后，麦克阿瑟将军显然认为，他不可能同时支援第8集团军北进和第10军先在仁川登陆，尔后不停顿地迅速向北追击的行动。他倒是希望有一支部队在釜山突围后，紧随北朝鲜人的后撤，穿过中部山区，一直北上到东海岸。麦克阿瑟推断，如果在东北沿海登陆或许也能达成这一目的。在朝鲜作战的后方基地实际上是日本，所以麦克阿瑟坚信，两支部队在朝鲜作战，只要协调好，不会削弱其战斗力。

与这一决定有关的是合围北朝鲜首都一事。麦克阿瑟的方案是当第8集团军从汉城地区往北向平壤发展进攻时，第10军在元山登陆，沿元山至平壤交通线从东向西推进，从翼侧和后方攻占平壤。

进攻北朝鲜作战计划的第一个提纲确定了“元山突击”的

目标日期，即第8集团军通过第10军在汉城—仁川的防区后12天。这里考虑到第8集团军可先于第10军元山的两栖登陆3—7天发动进攻。麦克阿瑟于9月29日批准了这一计划。

第8集团军作战处长达布尼上校得知总部计划将第10军海运元山之后，便准备向总部发报，提交自己的方案，以取而代之。他的方案是将第10军转隶给第8集团军，并提前从陆地向平壤—元山发起进攻。第8集团军司令部人员认为，总部转运第10军的计划是不必要的，将耽搁追歼北朝鲜军队的任务，而且也有碍第8集团军向北推进。他们坚信，南朝鲜部队沿东海岸北上，夺占元山可能早于第10军在元山的登陆。达布尼将军将电报移交给沃克将军，后者看完，表示赞同，但指示不要呈发总部。据达布尼称，沃克将军说他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只是已收到了一个内容完全相反的命令。鉴于有大量敌军士兵从釜山外围可能逃回北朝鲜，第8集团军早些时候就要求第10军最少派一个团的兵力，封锁原州和春川一线的中部山口。但第10军答复是不能延伸到那些地方。10月11日麦克阿瑟将军发给沃克一份电报，使其指挥东部地区作战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完全破灭。电报通知他，麦克阿瑟打算把元山机场交给第10军，作为岸基飞机场地，第8集团军所辖南朝鲜第一军在东部元山地区登陆后，立即转隶给第10军。

看来沃克将军认为，占领汉城后，第10军应该在第8集团军指挥下继续向北进攻平壤，而第8集团军紧随其后。其理由是，从西部继续进攻的态势看，第10军已经展开，而第8集团军还未就位，第10军先发起攻击可以节省大量时间，而且第10军在进攻中可继续得到仁川方向的勤务支援。沃克将军和第8集团军大多数高级军官们都普遍认为，如果不马

上继续追击，而将第10军从仁川转运出去，再让第8集团军机动至三八线以南展开，这几乎需要两周的时间，这样就让本来可消灭或俘虏的大量北朝鲜军队残部逃之夭夭。

沃克将军的想法是，不管有没有援助，第10军一旦进抵平壤，第8集团军随后即可沿平壤—元山交通线东进，与已抵达的南朝鲜第1军在东海岸会合，继而向北发展。这一方案考虑的是第10军继续在西部作战，从平壤向鸭绿江推进。而另一种选择是在第8集团军抵达平壤后，第10军沿平壤—元山向东机动。这两支部队在沃克将军指挥下协同作战，并同时得到空运至仁川和釜山来的物资供应，直到元山得手。然后部队在东部作战的所需物资，大量靠海运通过元山以及兴南等更北的港口来提供。希基、赖特将军和麦克阿瑟的参谋埃伯利都赞同这一作战方案。

远东海军部队司令乔伊将军和其司令部的主官们反对元山两栖作战方案。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因为第10军从汉城向元山实施陆上机动，要比从海上转运快得多。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将军对他的师在朝鲜东北方向作战的方案也有很多保留意见。

第8集团军司令和参谋们预见南朝鲜第1军攻占元山会比第10军在该地的登陆速度快。10月10日已成事实。他们还认为第8集团军攻占北朝鲜首都平壤也会先于第10军的登陆行动，这也证明是正确的。麦克阿瑟将军10月17日发布新的联合国军司令部作战命令，标出的这两支部队的分界线已经表明他正式承认这一事实。这条分界线始于三八线，沿长白山脉总的走向，向北经朝鲜东部一直到鸭绿江。

二、第8集团军的进攻展开

根据麦克阿瑟将军10月2日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第2号作战命令，第8集团军于次日发布作战命令，以明确遂行进攻北朝鲜作战方案中的有关任务。命令要求所辖美军第1军以不足一个师的兵力占领临津江以西一线，其主力在集结地域集中，然后按集团军命令，确保第1骑兵师为主要突击力量，遂行北进的作战任务。第24师及南朝鲜第1师保障其翼侧，并担任预备队。

此外，美军第1军离开防区后，第9军就需保护汉城—水原—大田—大邱—釜山交通线，以及和南朝鲜警察部队一道消灭南部的残敌。

南朝鲜第2军辖第6、7、8师和第1军及所属首都师、第3师，受命分别向中部的清州、议政府地区和东部的荣浦、注文津以北地区机动，准备北进。南朝鲜军还要在10月5日前派出一个师（第11师）协助美军第9军在南部后方的作战。

根据命令，美军第1骑兵师于10月5日进至汉城以北，确保美第1军在三八线附近集结地域的安全。所属第5骑兵团以一个连为先导，于黄昏在汶山里地区北渡临津江。7日午时，第16侦察连进抵开城，当晚第8骑兵团第1营一部也抵达该地。8日黄昏，骑1师的第7、8团在开城附近开始遂行第1军集结地域的安全保障任务。有些分队已前出至三八线上敌轻火器的射程之内。在第1骑兵师之后，第24师业已在汉城地区集结。

在上述态势下，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部队番号，并也在汉

城附近集结。它就是皇家澳大利亚团第3营。该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年仅30岁的查理士·H·格林中校指挥。

9月28日运抵釜山，10月3日在金川加入英军第27旅。该旅更名为英联邦第27旅。两天后该旅大部空运至金浦机场，配属给在三八线附近集结的第1军。

随着第1军在汉城北的集结，10月7日12时第8集团军在仁川—汉城地区接过第10军的防务。12日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司令部均从大邱转移至汉城。

早在10月4日，远东空军和第5航空队就遵照7月18日命令，对在金浦机场的海军陆战队几个航空中队行使指挥权。这对第10军和陆战队来说，都是极不愉快的事。但这种指挥权的变更在空军作战行动中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远东空军已经指示陆战队第一联队继续支援第10军作战。10月15日第5航空队在汉城开设指挥所。9月份取得胜利后，第5航空队的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从日本转场到在朝鲜的基地。这就增加了载弹量、出动量和作战地幅，而且增加了深入北朝鲜的作战半径。

三、南朝鲜第1军夺取元山和兴南

李承晚已经多次表明他的意图，即南朝鲜军队的唯一阻拦就是鸭绿江，而不管联合国部队是否越过三八线。他在9月19日釜山的一次群众大会上称：“我们必须推进到满州边境，直到消灭最后一个敌人。”还说，他不希望联合国部队在三八线上停下来，即使停下来，“我们也不会让我们自己停下来”，韩国军队不停止前进。

美军驻朝军事顾问团作战处一名军官在三陟的一架飞机

上签署命令，要求南朝鲜军第3师越过三八线‘并尽快地向元山挺进。此命令于9月29日下午呈报了在江陵的埃默里奇上校。9月30日该师的先头巡逻队越过三八线。次日午前，两个步兵连前出，进入三八线以北敌既设阵地上火力的杀伤范围。10月2日第3师和首都师在襄阳开设指挥所。该地位于三八线北8英里。虽然麦克阿瑟将军是10月3日第一次正式公开宣布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但美国新闻界在前一天就对此作了报道。没有等南朝鲜军队过境，新闻记者就抢先飞到三八线南侧东部城市江陵，以获取这一消息。

引人注目的追击阶段开始了。南朝鲜军第3师昼夜兼程向北挺进，徒步和乘车并用，大部分时间和上级失去联络，没有翼侧保障，超越过多股敌人，其后方经常遭到被超越敌人的攻击。沿途也发生了一些损失重大的火力战。北朝鲜的第5师约2400人正好在南朝鲜部队前面撤退，他们对尾随南朝鲜军的先头分队，用迫击炮和76毫米反坦克炮实施火力突击。路上埋有大量地雷，因此追击部队的先头车辆大量被毁。北朝鲜人利用筑垒阵地，包括交通壕、掩体和构筑的[火炮阵地，尽力阻止或迟滞南朝鲜部队的推进。第3师平均每天前进15英里，不少士兵没有鞋，光着脚走路，流着血，艰难地向北跋涉。

首都师随第3师后跟进，并向内地金刚山山脉的垭口方向派出小分队。金刚山山脉和海岸线平行，山峦迭嶂，高耸而美丽。昔日吸引不少人从朝鲜各地而来渡过十分愉快的假日。

南朝鲜第2军的部队从中部进入北方要比东海岸的第1军晚些。10月6日第6师在春川附近越过三八线，向华川挺进，与顽强防守的北朝鲜第9师两个团战斗了3天。此后，

8日下午该师进入华川，迫使守敌两个营向西北方向撤退。第8师于8日过境，而其右翼第7师晚1—2天。这两个师都拐向铁三角地区，10日抵达。在这一地区的铁原，北朝鲜一支大部队白天进攻南朝鲜军第16团，被粉碎后即撤离。随后第8师各部队进入铁原。

铁三角地区位于北朝鲜中东部山区，距三八线20—30英里，位于汉城东北50英里处，是一片较开阔的地形，象一个等边三角形，其三个角为三个城镇，顶角是平壤，左底角是金化，右底角为铁原，铁三角地区在以后的战争中出名。它是北朝鲜铁路公路的交通枢纽，沟通东西海岸，向南也是通往南朝鲜中部的交通要冲。

10月11日南朝鲜军第8师及第6师7团攻占平壤。13日第7师取道金化，也抵平壤。

在美军越过三八线之前，除第1师外，所有属美军第1军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届时都已过线。

10月9日，南朝鲜军第1师和首都师已从南面抵达元山地境，距东海岸三八线为110英里。当日首都师在城南元山至铁三角路上缴获6辆坦克，4门火炮，10门82毫米迫击炮，1门120毫米迫击炮，30挺重机枪，500支冲锋枪，5,000支苏制步枪，1车医疗用品和其他供应物资。第3师主力沿海岸公路北上抵达元山前线，北朝鲜第24机械化炮兵旅，第945团（两栖部队）和海军司令部所属分队在元山组织城防，炮兵占领元山南侧防御阵地，为抗击南朝鲜部队进攻提供直接火力支援。

南朝鲜军第3师和首都师于10月10日进入元山。第3师沿东海岸北上十分艰难。元山城被一群450英尺高的小山挤在海岸狭长地带，窄长而零乱，大约两英里长。

军长金斐一准将为解决哪个师先进城的矛盾，规定2个师于6点同时到达，10时两师占领元山。但后来未如期实现。军事顾问团高级顾问埃默里奇上校午后随第3师23团先头部队进城。北朝鲜人占领城区，以密集火力突击南朝鲜部队，直到近午，才将大部分火炮撤出元山，整个下午又从城区西北和后面高地对市内实施火力突击。当日下午南朝鲜军第3师攻占了城东满布地雷的机场。黄昏时节，两个师仍在城内进行巷战。夜间，敌一支配备有10门76毫米自行反坦克炮的装甲特遣分队又返回机场实施突击，烧毁了所有楼房和机库。

第二天，即10月11日，第3师冒着敌炮火和轻火器射击攻入元山。截至黄昏，部队已攻占城区并向北前出一英里。首都师协助清除市内残敌和夺取机场。沃克和帕特里奇将军于11日飞抵元山机场，认定机场条件完好，帕特里奇将军掌握着22架战斗运输司令部的飞机，第二天就为南朝鲜部队空运了131吨供应物资。

夺取元山之后的一周，第3师留驻市郊，以确保美军第10军预定登陆场的安全。同时首都师沿海岸向北推进了50英里，沿途仅遇到轻微抵抗，17日就攻占了咸兴及其港口兴南。

在顺利向北推进期间，南朝鲜军进行了扩建。10月8日第5师在大邱重建。这样南朝鲜军又恢复到开战时的8个师。同时还新建了第一游击队，下辖5个营（第1、2、3、5、6营）。8天后，即10月16日南朝鲜第3军成立。这是一个新番号，下辖第5、11师，负责汉城—春川—麟蹄—襄阳一线的防务，肃清这一地区的残敌和游击队。

四、第10军准备前往朝鲜东北部登陆

在南朝鲜第1军越过三八线向元山挺进时前后，阿尔蒙德和斯特鲁布尔将军于10月1日都接到总部和远东司令部的预先号令，内容是预计在元山登陆一事。第10军在元山登陆的联合特遣部队已重新建立，斯特鲁布尔将军任总指挥。他已接到乔伊将军赋予第7联合特遣舰队的任务。它包括：（1）封锁朝鲜东海岸清津以南海区；（2）装载并航运第10军至元山，以及负责航渡中的掩护和支援；（3）必要时，遂行登陆前的海上作战；（4）登陆之日，实施两栖突击，攻占并扼守在元山地区的滩头阵地；（5）在登陆地域向第10军提供舰炮和空中火力支援，以及初期的后勤保障。

麦克阿瑟将军于10月2日就联合国部队在三八线以北的军事行动发布了第2号联合国作战命令，阐明了第10军的机动计划和任务。第8集团军通过汉城地区第10军防区后，后者即转为总部的预备队。陆1师和第10军司令部在仁川装载上船，而第7步兵师与第10军之大部从陆地机动至釜山，再行装载。在仁川，潮汐情况不好，两栖器材有限，同时第8集团军还要占用部分仁川港，因此第10军装载外运十分复杂和困难。如果全军要在两周内装载完毕，麦克阿瑟将军只得决定部分部队先陆上机动至釜山，然后装载上船。

选择元山作为第10军的登陆地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元山位于日本海突出部一个大海湾的西南，是朝鲜东海岸的主要港口，是横穿北朝鲜之捷径的东部起点，也是公路和铁路的交通枢纽。1950年战争开始时，该城有人口15万。日本人把元山开发成海军基地，北朝鲜人沿用。俄国的海运供应

物资和军事装备的进口港主要是元山和经铁路运输，从苏联的海参崴基地向西南进入朝鲜各地，元山也是要冲。它还是朝鲜的煤油基地。占领元山，向西可横穿朝鲜半岛，直指平壤，向北可威胁咸兴—兴南要地，在50英里范围内，是朝鲜最重要的工业区。

9月30日第1陆战师师长史密斯将军接到关于第10军将在元山登陆的通知。翌日要求他在10月3日前提交一份预计于10月15日登陆的装载计划。由于输送舰船还未明确，所以不能如期完成计划拟制。10月7日突击部队司令多伊尔将军建议10月20日作为最早的登陆日，否则两栖突击部队不能完成准备。斯特布鲁尔和乔伊将军认可了这一建议，并将其转呈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接受了这一建议，20日作为暂定的登陆日，并要求尽早完成准备，把登陆日期提前。两天后，斯特布鲁尔将军拿出了他的作战计划，编制了第7联合特遣部队的组织序列如下：

- 90突击部队，詹姆斯H·多伊尔海军少将指挥；
- 95先遣部队，阿伦E·史密斯海军少将指挥；
- 95.2掩护与支援大队，查理斯C·哈特曼海军少将指挥；
- 95.6扫雷大队，理查德T·斯波福德海军上校指挥；
- 92第10军，爱德华M·奥尔芒少将指挥；
- 96.2侦察与巡逻大队，乔治R·享德森海军少将指挥；
- 96.8护航航空母舰大队，理查德W·鲁布尔海军少将指挥；
- 77快速航空母舰大队，爱德华C·尤恩海军少将指挥
- 70.1旗舰大队（密苏里号），欧文T·杜克海军上校指挥；
- 79后勤支援，伯纳德L·奥斯汀海军上校指挥。

10月10日麦克阿瑟将军命令执行2号联合国军作战计划，这样，所有暂定方案均被取消。

麦克阿瑟将军9月29日的9—50作战计划指派第1陆战师和第10军两栖突击部队在仁川紧急装载。10月3日第10军令第1陆战师先行机动至仁川的集结地域。次日奥尔芒将军就元山地区作战发布军的命令。第1陆战师的任务是夺取军上陆后的作战展开地域，而第7师登陆后向西发展进攻，尔后参加第8集团军对平壤的作战。截至10月6日，第1陆战师的第1、5、11团实际上已在仁川地区完成机动，第二天第7陆战团也开始从议政府向仁川集结地域机动。在仁川港装载时，第1陆战师有兵力23,591人，加上美陆军部队40人和南朝鲜陆战队4,516人，共计28,147人。

10月6日中午起，第3后勤司令部负责指挥仁川地区的装载。当日第10军要求停止与其无直接关系的任何装载，否则该军的装载将拖延6—12天。10月7日第8集团军接替仁川—汉城地区防务后，第10军即转成总部预备队。

高为31英尺的潮汐和低潮时露出的大片泥滩，给装载带来极大困难，要求向港区机动部队和运送物资都要准确地计算时间。在仁川港只有7个泊位可供坦克登陆舰和登陆艇停靠，而且只有在高潮时。更为严重的是没有足够的码头，只有一个很小的码头在高潮时可供机械化登陆舰装载车辆。车辆运到坦克登陆舰的上甲板，摆渡出去，在港湾再用起重机转装到武装运输舰上。利用有限的潮汐时间进行这一转运，成了料想不到的主要困难。第1陆战师已得知第1后勤司令部将给所有在仁川装载的部队携带10天的第一、三、五类补给品。但没有实现，因为按这要求，就得把已装进海湾船上的物资卸下来转运到岸上，再往其他舰船上装载，有的物资

还要装载到第10军所用的舰船上或留给第8集团军使用。32,000份突击口粮和100,000份普通口粮从日本空运到金浦机场，然后也要送到港口进行装载。

10月9日部队在仁川开始上船。第1陆战团的第1、3营10日登上坦克登陆舰，他们将在这狭窄的船舱里呆16天才能上岸。11日第10军岸上指挥所关闭，随后在军事运输舰“麦金利”上开设。第10军的物资于8日开始装船，16日结束。这时第8集团军已在西部越过三八线，正向北挺进。

第三十章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 进入北朝鲜

“敌人所去之处，我军亦应前往”。

——尤利塞斯·S·格兰特致哈利克

(1864年8月1日)

一、第8集团军越过三八线——

金川袋形阵地

10月5日，第8集团军发布作战命令，越过三八线，但未明确发动进攻的日期。两天后，阿仑将军电告希基将军，沃克将军想了解通告日（即越过三八线的日期）定在哪一天。希基回答说：“你的通告日将定在你认为准备完毕的哪一天。”阿仑答曰：“很好！因为我们现在即将准备完毕”在同一天，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批准了这一请求。第8集团军立即履行其第5号命令，并给在美1军的米尔本将军以及南朝鲜军队的参谋总长发出无线电报。对平壤的进攻即将开始。

第8集团军预料在三八线会遇到敌方之顽强抵抗，在平壤也将遇到顽强的防御。据南朝鲜军队作战情报分析，北朝鲜在整个半岛已构筑了三道防线，每道防线由永备发射点、火炮掩体、堑壕以及有刺铁丝网组成。第一道防线沿三八线构筑，纵深约500码；第二道防线位于第一道防线之后的约3英里处；第三道防线位于第二道防线之后，基于各处地貌的具

体特点而建。三道防线的总方向是防御南方的进攻。

在三八线的北侧，联合国军指挥部预料会遇到在朝鲜北部已经受训练并新近正式组建起来的作战师以及在汉城附近作过战的部队的抵抗。据一些情报消息报告，北朝鲜训练中已有多达6个作战师的部队，人数约为6万人。实际上，防守开城以北的金川——南川店地域的部队只有北朝鲜的第19和第27师。这两个师夏天正式组建时都是旅一级的部队，9月才扩编成师一级的部队。当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时，它们是首次投入作战。在这两个师的右翼（西侧），第43师的74团防守着开城西边的礼成江渡口。组建于9月中旬的第47师的任务为防守礼成江的沿岸地区。北朝鲜第17装甲师的一些部队的防守地区位于三八线的北沿面对南朝鲜第1师的作战地域，该师位于第1骑兵师的东侧。

第1骑兵师进攻的准备已就绪，它分成三个团一级的作战队，部署在开城附近的三八线南侧。在中央，帕尔默上校的第8骑兵团的任务是沿着从开城至金川的公路主轴线实施正面进攻；在其右侧，克罗姆兹上校的第5骑兵团的任务是在迂迴翼侧的运动中首先向东尔后向西发动进攻，目的在于包围三八线北侧15英里金川以南的敌军。与此同时，在师的左翼，哈里斯上校的第7骑兵团的任务是越过礼成江，占领北起白川至金川以北6英里的小镇汗浦里，重要的平壤公路就在此跨过礼成江。在汗浦里，第7骑兵团的任务是建立一道拦阻阵地以伏击敌之大部队，盖伊将军预料第8和第5骑兵团向北的追击可能将敌之大部队赶入伏击圈。在金川袋形阵地的行动中涉及数个机动。因为依靠现有的支援力量，强渡礼成江的成功希望并不大，盖伊将军和师的参谋部主要依赖于首次突击的成功。

在7日下午早些时候，第1骑兵师派出巡逻队越过三八线，并在10月8日的礼拜天夜间又派了巡逻队越过三八线。尔后在10月9日星期一9时整，盖伊将军发布命令，该师向三八线进发并开始了北进的征途。

沿着主公路前进的师的中路部队进展非常缓慢。公路上布雷众多，装甲部队的前锋不时停顿，以便等待工兵部队排雷。10月12日，在巨金川的半路上，有一处以坦克、自行火炮和曲射武器组织起来的敌据点再次阻止了该团的行动。以16架飞机组成的空袭和155毫米榴炮弹幕射击都没能把敌人赶走。在作战过程中，第1营营长罗伯特W·凯恩中校负重伤。

在师的右翼，第5骑兵团也存在困难。它于10月9日19时30分到达三八线，但直到翌日上午仍未跨过该线，在进攻的初始，它夺占了正将穿越三八线两侧上的几个翼侧制高点。在开城东北15英里处，敌军扼守着一控制着道路的长山脊，山脊上有数个突出部（179、175和174高地），挡住了第1营的前进路线。10月12日，第2营参加战斗。下午第5骑兵团把北朝鲜人从该山脊赶走。在174高地的战斗中，塞缪尔S·库森中尉，第3连的一位排长，他帮助一位误以为敌掩体无人据守而进入的负伤士兵从敌掩体中逃出。但后来发现在激烈的交手战中，库森连同几名被其击毙的敌兵倒在掩体中，几名北朝鲜人被枪托打碎了头盖骨。

前一天，即10月11日，英联邦27旅在第6中型坦克营第2连的支援下，曾渡过临津江并随同第5骑兵团向开城东北方向进攻。盖伊将军规定该旅的作战计划为，通过山区向西北运动，从近距离内完成对金川的包围。他被认为是很可靠的空中侦察，错误地报告说道路同地图标明一致，该作战计划

是可行的。实际上英军行进的道路只比手推车路宽一点，并且在山中是死路一条。该中型坦克营迷了路，往回走并试探走另一条路。尽管在山区中努力寻找道路，但这支英军部队始终未能加入金川的战斗。

在英军强渡临津江的同时，南朝鲜第1师于11日拂晓在亏龙坡里渡江，它位于第1骑兵师的东侧，沿着第5骑兵团也汇集来的一条道路向西北进攻。当南朝鲜第1师先遣支队从东南方向到达该地时，第5骑兵团在预定的渡口处于10月12日下午早些时候与敌交火。在该处召开的会议上，克隆比兹上校和南朝鲜师的师长派克将军协议，第5骑兵团将首先通过该路直至克隆比兹的部队向西踏上北侧5英里外通向金川的侧路时为止。紧随第5骑兵团之后的南朝鲜第1师届时将继续向北面的市边里实施进攻，并在市边里转向西北攻取平壤。第6中型坦克营的第3坦克连将支援南朝鲜第1师作战。在三支团级进攻部队中，位于师的左翼的是第7骑兵团，其任务最为艰巨。事实上，盖伊将军及其司令部对它完成任务的希望甚小。该团必须首先强渡宽阔且有敌人军队防守的礼成江，才能做为金川袋形阵地作战的左路军向北面转入进攻。因为第1军的所有架桥部队及其装备都已经调往临津江上的汶山里，对第7骑兵团强渡礼成江的行动，上级未提供任何措施。

10月8日，该团受命向礼成江前进，搜索渡河点，并扫清开城西南地域之敌。情报与侦察排发现，在开城——白川道路上横在江上的很高的、800码长的公路和铁路双用桥虽然遭到破坏，但仍然屹立着。然而大桥摇摇欲坠，只能徒步通过。情报与侦察排在遂行侦察任务时遭受河对面远方位射来的轻武器、自动武器和迫击炮火力的袭击。第1营的营长

克莱诺斯上校亲自率领第1连的一个排于8日下午搜索该地区，也遭到来自河西岸的火力袭击。情报与侦察排排长向他报告，敌军据守着从半岛南端至礼成江桥东北半英里处的西侧地区。团长哈里斯上校一收到汇报与侦察排关于该桥尚可徒步通过的报告，就立即命令该排保护好桥梁防止进一步破坏。团长命令第1营占领该桥及渡河地区。

第1骑兵师收到了关于战斗的详细报告，第7骑兵团抓住这出敌预料的战机迅速渡过了该河。盖伊将军曾担心，北朝鲜人已经故意设下埋伏，使桥梁只能通过步兵，以便于归零校正的迫击炮和火炮以及自动火器对桥上的所有部队实施攻击。师司令部的参谋也报告说，沿礼成江西岸向北方的团规模进攻可能得不到后勤支援。然而经过哈里斯和他的作战科长韦伯尔上尉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功地获得了盖伊将军的批准，在9日试探渡江。

9日下午，第7骑兵团对江西岸的敌阵地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炮火准备。15时整，克莱诺斯上校命令第3连的1个排在炮火的掩护下通过桥梁。在通过桥梁和占领远方位接近地的过程中，该排受到轻火器火力的一些杀伤。紧跟该排之后通过桥梁的是第2连和第8战斗工兵营，他们用了一夜的时间在炮火下修补道路上的弹坑。在第1批部队到达远方位之后，克莱诺斯命令第3连的其余分队渡河并占领桥梁右侧的高地。接着过河的是第2连，它占领了紧挨着桥梁南侧的高地。第1营完成渡河花费了数个小时，在此过程中，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没能压制住敌人的迫击炮，致使敌向桥上集中了密集火力。桥梁的高架钢梁挡住了部分火力，减少了很多伤亡。当炮兵的支援火力不得不从桥梁附近地域转移时，第1营的部队一越出该地，敌炮火所造成的伤亡立刻就迅速上

升。在强渡过程中，第1营伤亡达78人；第3连亡7人，伤36人。

天黑以后，北朝鲜人向第1营发起一次反冲击，哈里斯上校命令吉尔门·A·赫夫中校带领第2营迅速渡江。临近午夜，赫夫的营开始渗透过桥，当时桥梁仍受到迫击炮和轻武器的火力袭击。在彼岸，赫夫把他的营集结在第1营南侧桥西约100码的地方。然后他命令各连成一路纵队并以第7连为先锋沿着白川公路向西方实施进攻。进攻只取得了很小的进展，因为敌人从南方向第7连的翼侧发动了强有力的反冲击。敌反冲击使第2营陷入了短暂的混乱。战斗伊始，敌人的轻火器火力就使赫夫的肩膀受伤，但他在整夜的战斗中一直与部队坚持战斗。当时营属最大的火器为57毫米无后座力炮和60毫米迫击炮。在困难的夜战中，赫夫表现了极杰出的指挥才能，并终于夺占了桥梁和公路东南的高地。临近拂晓时分，战斗终于结束，第2营可以继续前进了。赫夫将指挥权交给了后来指挥该营继续进攻的副手。在下午，第2营攻占了白川以及该城的北侧高地。

翌日上午，10月11日，第7骑兵团的第3营渡过礼成江，向北部进发。这样，到了上午，第1骑兵师的所有三支团级部队都已越过三八线并进入了北朝鲜。10月12日上午，第7骑兵团的第3营夺占了目的地——金川北侧汗浦里的公路与铁路两用桥，以及与那里的道路交叉点。这就切断了金川约为千人敌军西逃路线。美军的战斗轰炸机错误地扫射了在汗浦里的第3营，伤了几个人。是晚，第2营与第3营在汗浦里会师。

夜间，第3营设置了路障，第8和第5骑兵团给北朝鲜人施加的压力明显了。三级军士长约翰·H·史密斯和他的

第12连的一个排以灯光照射的办法伏击了敌11辆卡车，摧毁了4辆装载军火的卡车，缴获了6辆，打死和俘虏敌各约50人。在俘虏中有一名负重伤的团级指挥官，他身上的一份文件表明，有两个北朝鲜的师，即第27和第19师，于10月14日夜间曾企图从金川突围。在临死前，他谈到部分北朝鲜部队曾受命向南川店撤退，那里距金川以北15英里，是一处筑垒地域。

第7骑兵团渡过礼成江之后向北面汗浦里的追击归功于在朝鲜战争中一次最成功的后勤供应行动。在第7骑兵团向礼成江桥发起进攻之前的讨论中，第1骑兵师的后勤处曾告诉哈里斯上校和团后勤股的卢西恩·克罗夫特少校，即使强渡江河的行动成功的话，师里也无法向从白川向北追击的部队提供汽油、给养和某些种类的弹药。哈里斯上校和韦伯上尉决定向仁川的后勤指挥部申请经由黄海上至礼成江的水上运输线争取获得所需的后勤支援。阿瑟·韦斯特伯格上尉，一名团作战股参谋军官，前往仁川向港口司令乔治C·斯图尔特准将汇报。斯图尔特将军在13艘车辆登陆艇上装载了500公吨供应物资。在10日下午早些时候，船队抵达礼成江桥渡口的第7骑兵团阵地。12日第1军的工兵部队在桥下建起了一座槽渡门桥，搭载了第70坦克营的第3连的坦克过河以支援该团作战。

在第1骑兵师封锁金川袋形阵地的作战中，10月13日看来是关键的一天。由于第7骑兵团封锁了金川的退路，决定性的行动就在于第8和第5骑兵团，他们正在从南面和东面加紧压缩袋形包围圈。

第5骑兵团从市边里公路转向西方后，在通往金川的前进道路上碰到了几乎是连绵不断的地雷场，它还必须作战并

击溃约为 300 人的敌军部队。克服了这些困难后，该团继续前进，到13日的晚上已经接近金川。

在主要公路附近，第 8 骑兵团遇到了顽强抵抗，显然敌人已经在此地集中部署了现有的大部兵力兵器。13日的早晨，第 8 骑兵团以带有时间引信的炸弹对该地的北朝鲜人阵地，进行了地毯式的炮火准备。由于美军与敌军极为接近，因而取消了 B—26 型轰炸机预定的空袭，而改为每 30 分钟进行一次战斗机的突击。北朝鲜军队以坦克、火炮和迫击炮、轻火器以及反冲击进行顽强的抗击。在一次反冲击战斗中，敌坦克从清晨的薄雾中隆隆驶出攻击第 70 坦克营的第 2 连的一处前哨阵地。中士马歇尔·D·德鲁里说，他的坦克射手在 50 码的距离上向敌领先坦克首先开火。第 2 发炮弹在 20 码的距离上命中敌坦克。但 T—34 型坦克仍在前进并撞击美军坦克。德鲁里的驾驶员把坦克倒开了一下，猛一抖动并撤离了。在几码远的距离上，第 3 发炮弹命中敌坦克，敌坦克炮口裂开并开始燃烧。使人惊愕的是该坦克仍在前进，并再次撞击了德鲁里的坦克。第 4 发炮弹终于摧毁了顽抗的敌坦克。在当天一系列的冲击和反冲击战斗中，第 8 骑兵团及其支援兵器摧毁敌坦克 8 辆，而第 70 坦克营第 2 连消灭了其中的 7 辆而自己无一损失。

在金川以南之敌拼死抵抗并成功地阻止了第 8 骑兵团对该城的包围的同时，一支载有约千人的敌大型车队从金川开出，并在向南川店的公路上向北开进。在汗浦里桥附近，车队遇到了第 7 骑兵团的路障。在接踵而来的战斗中，第 7 骑兵团在空军的支援下打死敌约 500 人，俘虏 201 人。然而这支部队的许多人逃进了该城东北方的山中。

与此同时，北朝鲜第 43 师在白川城南被切断的部分部队

正在向该镇开进并向北逃走。在10月12至13日的夜间，一支连规模的部队占领了紧靠三八线上的北朝鲜人原有阵地。第二天，该支部队伏击了第7骑兵团的尾部第1营，当时该营从白川向北运动。第77野战炮营第1连的一部分以及第8战斗工兵营的第2连也在被伏击的纵队中。逃跑出来的一名士兵回到了白川第21步兵团第3营的营部。团长斯蒂芬斯赶巧也在该营部。他听到所发生的战斗情况后，马上指示第3营的营长约翰A·麦康内尔中校派遣一个连赶到出事地点。麦康内尔中校随即把任务交给了正在伏击点南侧执行拦阻任务的第1连。该连一到达现地便投入战斗，以迫击炮和轻武器的火力驱散了敌部队，并俘虏36名北朝鲜人。在这次伏击战斗中，北朝鲜人打死29名美国人和8名南朝鲜人，另打伤30名美国人和4名南朝鲜人。他们还击毁4辆车，另击坏14辆车。象其它类似战斗一样，在这次事件中，在路障附近被捉住的那些人显然无力保卫自己。是夜在公路上的另一次伏击战斗中，敌俘虏了第7骑兵团第2营的一名军需官和11名士兵，但后来该军官和5名士兵又得已逃脱。

在13日的午夜，第5骑兵团的第2营恢复了从东侧向金川的进攻。在赶跑该镇附近一股敌军后，2营进入并占领了该镇的北部。跟随其后的第3营占领了该镇的南部。在10月14日8点30分，克隆比兹上校及其团指挥所到达金川。克隆比兹命令第2营转向北面，朝汗浦里的第7骑兵团靠拢，命令第3营转向南面，与在开城路上的第8骑兵团会合。第1营留下来保障该镇的安全。

第2营在向西北前进的过程中，中午在汗浦里以北与第7骑兵团的分队会合。当第2营从南面前进的时候，曾在汗浦里攻击第7骑兵团路障的一支约2400人的敌军逃到了山

里。与此同时，从金川以南发展进攻的第3营已接近第8骑兵团的一支特遣分队，这支特遣分队在上午的战斗中也一直在向北进攻，并被敌人击毁了2辆坦克。第5骑兵团的第3营和第8骑兵团的特遣分队这两支力量于午后不久在金川以南4英里处会师。虽然第1骑兵师包围并夺占金川的行动已进行了5天，但在金川袋形阵地里的大部分敌人还是跑掉了，其中多数人逃往北方和西北方。

10月14日，也就是第1骑兵师攻占金川的那一天，北朝鲜首相兼总司令金日成向全体北朝鲜人民军发布命令，解释了军队失败的原因，并对今后的军队纪律规定了严厉的措施。在暗指最近的挫折时，金日成说：“我们的某些军官已为新的情况发展完全弄昏了头脑，并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就扔掉了他们的武器和阵地。”他下令说：“再不准后退一步。现在我们再也没有后退的地方了。”他规定，搅乱军心者以及开小差者，不论其军队职务的高低，将就地处决。为履行这一命令，他又规定，从翌日起，师以下各单位指挥官应组织一个特种组织，金日成称之为“督导组”，其成员应从作战勇敢的军人中挑选。

10月14日傍晚，由于美第1军的部队突破了敌人位于三八线和北朝鲜首都之间构筑的基本阵地，敌人的防线因而随之瓦解。北朝鲜部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

在这种顺利的情况下，杜鲁门总统于10月15日在威克岛会见麦克阿瑟将军。几天前，杜鲁门总统在宣布此行的意图时曾说，他将同麦克阿瑟将军商讨联合国军在朝鲜最后阶段的行动问题。

二、第10军向朝鲜东北部挺进

在第8集团军的第1军向着北朝鲜平壤进攻，以及第1陆战师正在仁川进行装载的同时，第7步兵师正集结于釜山，准备在釜山进行装载以便参加第10军向朝鲜东北部的两栖登陆行动。9月30日，该师已经解除了汉城地区的警备任务，其各部队开始向南和东南方的水原和仁川地区转移，准备向釜山进行长距离的陆上机动。在仁川备有10艘坦克登陆舰运载该师的坦克和重装备。

10月4日，第8集团军指示了第7师通过其防区时应采取的行军路线，具体的道路应通过忠州、咸昌、金泉、大邱、庆州至釜山，从仁川算起这条路长约350英里。按计划部队应在大邱登车进行铁路运输以完成行军的最后阶段，此时运输车辆应回到水原和仁川两地以供他人之用。

受第7师指挥的第31步兵团第3营会同团的其余跟进部队于10月5日3时50分在伊川通过行军出发点。4小时后，第32步兵团的指挥组又率领该团通过伊川。第17团留守伊川，在此地扼守阻击阵地，直至10月8日才解除这一任务，此后该团便向釜山进行摩托化行军。第31和32团到达釜山的时间是10月7日。10月8日，第7师指挥所在安养里关闭，并同时在釜山开设，当然此时司令部的多数人员尚在途中。

向釜山的机动并非平安无事。敌军曾两次在闻庆附近的山区伏击护送部队。第1次伏击发生在10月6日凌晨2时，第31步兵团第2营营部遭袭击，伤亡9人；第2次伏击发生在10月9日凌晨2点30分，师司令部警卫部队在闻庆西北3英里的小路上遭袭击。敌机枪火力毙伤6人，击毁数辆车。

第17步兵团第1营的分队下午成功地扫清了通路。该营此后便巡逻在闻庆以外的通路上，直至第25师的第27步兵团10月11日占领该地为止。

师的炮兵是离开伊川的最后一个主要单位，并于10月10日17时完全撤出。师的炮兵和第17步兵团第1营于10月12日到达釜山，从而完成了全师向该港口的机动。约450名师的部队于10月11日已从金浦空运至釜山。除了第7师之外，第10军的医疗、工兵、军械、运输、军需和通信部队是由陆路机动到釜山等待装载的。总计在7天中，由师的和52汽车营的车辆由陆路运输了约1460吨给养与装备，还运输了部队13422人。

在釜山装载第7师的车辆与装备的工作开始于10月14日，而人员的装载则在两天后进行。全师完成装载是在10月17日，这一最后期限是第10军9天前定下的。在釜山装载军的部队于10月19日开始。

在10月8日第10军的命令中，第10军已经要求第2后勤指挥部为在釜山装载的25000人部队提供15天的各类补给品，为在仁川装载的部队提供10天的第二类和第四类补给，并要在战役开始后的第8天（即10月28日），在元山地区为整个第10军的部队提供15天的补给。除第1类补给品之外，在那个地区库存已经耗尽，特别是缺少冬装、战役口粮、油料以及军人生活服务设施的情况下，第2后勤指挥部对于各类部队究竟需要什么没有掌握可靠的数据。这种局面造成了后来对第8集团军的供应困难。为第10军供应的15天补给品的大部分不得不向驻日本的后勤指挥部提出正式申请。

第2后勤指挥部在如此短的时限内所遇到的后勤和装载上困难，由于后勤指挥部和第7步兵师的参谋军官们的坚持

努力以及通力合作，而顺利地解决了。装载工作及时完成，而且十分出色。10月16日第7师前指开设在美海军两栖指挥舰埃尔多拉多号上。但由于元山港内有雷区，所以在最初两周内拖延了护航队的行动，为了完成港口装载期限的大部分努力也没有起到作用。

三、在元山港的水雷

在仁川登陆和第8集团军从釜山周围成功地实施突破之后，情况越来越清楚，北朝鲜人正在北朝鲜沿岸敷设水雷。美国有3条舰船：驱逐舰布拉什号、驱逐舰曼菲尔德号以及马哥皮号，触雷并遭到重大损伤。虽然情报表明，敌人正在沿岸水域布设水雷，但并未察明水雷区的位置与规模。北朝鲜肯定认为，到达元山各个通路应当布雷。

10月2日至4日经过一系列会议，海军上将斯特鲁布尔及其参谋决定组建第7联合特遣舰队先遣队，进入目标区，并尽早开始扫雷。所有的扫雷人员都要集中起来执行这一任务。该队由21艘舰船组成，10艘美国扫雷艇，8艘日本扫雷艇和一艘用做扫雷艇的南朝鲜船舶。在元山的扫雷行动开始于10月10日。直升机对港口航道的一次探测表明，在水深30呎的曲线内水雷密布。扫清这一通道的计划被取消，而代之以另一个计划——要扫清水深100呎曲线内的水雷区，它位于俄国海军测量航道之外，并通过丽岛与黄土岛之间。截至10月12日，这一通道从100呎曲线算起已经扫清了24英里，所余部分在内港还有10英里。

此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即以空中轰炸水雷的办法在狭窄的水道上为清扫工作开辟通路。10月12日，从航

母“菲律宾海”号和莱特号上起飞39架飞机飞越俄国通道，投下了许多1000磅的炸弹。

3艘扫雷舰：海盜号、誓约号和异常号，进入被轰炸过的航道以恢复扫雷工作。在丽岛的西北，12时9分海盜号触发一枚水雷；6分钟之后誓约号又碰上一枚。两艘船沉没。当编队中的第3艘船只，异常号进入安全水域时，敌岸炮开火。随两艘沉船死亡12个人。还有一名士兵重伤致死。轻重伤员至少还有33人；有的消息说，伤员高达99人之多。异常号单独救出27名生还者。

10月17日，当南朝鲜第1军的部队已经夺取了元山并控制了俯瞰港口通道的半岛和岛屿时，海岸炮火的威胁也解除了。

水雷导致的伤亡在以后又有发生。10月18日有2艘南朝鲜船只在元山附近触雷；1艘船在港口入口处失去战斗力；而另1艘扫雷艇被炸沉。

向海滩派遣装载部队的运输船仍然存在着巨大危险。浅水区出现了地雷，因此有必要对登陆地段海滩的近距离通路实施磁性扫雷。因为南朝鲜第1军的部队已远远越过了元山，所以军事形势表明，在卸载陆战队时用不着甘冒不必要的风险。因此斯特鲁布尔海军上将建议，陆战队可不必按计划在10月20日卸载，而把进攻开始日期推迟到扫雷完成的时期。乔伊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赞同这一计划。

10月23日扫雷大队的报告表明，已清除水雷的通道已接近兰——黄海滩，但对海滩本身的扫雷工作仍在进行中。翌日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斯特鲁布尔海军上将决定，可在25日开始登陆；实际上是在26日晨登陆。24日的会议上还决定，扫雷艇应对元山内港实施作业。

尔后，扫雷艇再对兴南港的通道实施作业。阿尔蒙德将军早已催促这一行动，以便在朝鲜东北部第10军的作战行动集中后勤支援物资。截至11月4日，扫雷艇对元山内港的作业还没有完成。特遣队的船只滞留在港内，停在码头边。

在元山的危险工作完成了，扫雷艇还必须去兴南地区继续作业。在兴南地区，它们要扫除一条长32英里、宽1600码的通道，还要消除内港的一处锚地。实际上，只要第10军在朝鲜东北部，扫雷艇就一直在忙于作业。当时在朝鲜东海岸元山至兴南地区的海上经常看到漂雷。11月16日，最严重的一次水雷灾害降临了，当时有一艘陆军的拖船正牵引着一艘起重机驳船，它在元山港入口处旁触雷沉没，船上共有40人，约有30人死亡。

在海滨进行扫雷的同时，第10军的副参谋长威廉·J·麦卡弗里中校于10月16日率先遣指挥组从金浦机场飞抵元山。他立即与南朝鲜第1军和扫雷部队的指挥官建立了通讯联络。麦卡弗里的参谋立即着手工作，会同南朝鲜第1军的侦察处研究谁在港口设了这些水雷，并探察存放这些水雷的仓库。南朝鲜第1军的侦察处圆满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南朝鲜人曾网罗到一名在地雷仓库工作过的村民。该村民克服了紧张情绪之后，他带领一个小组找到了位于元山北侧曾经集中贮放地雷的仓库。他还提供了一些消息，使得调查人员拘留了一名舢板上水手，这名水手曾协助进行布雷。从这一来源所获得的情报表明，在10月4日之前，曾有30名俄国人在元山调集水雷并监督雷区的布设。布雷工作几乎全在夜间进行，共使用32条小船，北朝鲜的水手及他们的监察人员大约敷设了3000枚水雷。

北朝鲜人及其协助者并没有把布雷区仅限于元山及其港

口的水域。在海岸地区也密布了地雷。因为曾预料到这一情况，当南朝鲜第1军一夺占了元山，就开始着手清除海岸上的地雷。10月16日夜，在扫雷工作中发生了一起非常事件。在元山港的北端，南朝鲜部队已堆积了约1000枚刚刚从海岸起出的20磅重的盒式地雷。一名南朝鲜中尉和5名士兵擅自决定举行一次庆祝会，他们躲到了约200码远的地方，中尉向成堆的地雷开火。地雷爆炸了，震碎了位于2英里之外的道府大厦的窗玻璃。不幸的是，爆炸也炸死了这6名南朝鲜人。

四、第10军登陆

10月16日傍晚，第1大队的两栖作战舰只以及装载着登陆车辆艇群的坦克登陆舰从仁川启航。17日上午8时，在船上的突击部队的主力随同海军陆战队第1师从仁川启航，驶入黄海后，向南绕过朝鲜的最南端。从仁川到元山海上航线的最短距离是830英里。

驶进预定地区后，从10月19日到25日，在日本海的元山航道外，装载着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船队在海上缓慢地前后徘徊着。焦躁不安的海上陆战队员们称此为：“唷，唷，作战”。对于船上的每一个人来说，当21艘运输舰和15艘坦克登陆舰于10月25日进入港口并在“兰色”和“黄色”的海滩上抛锚的时候，都感到极大的欣慰。第10军开始平静下来。其后方勤务于10月26日上午7时30分登陆。10月27日上午10时，海军第1陆战师的指挥所从“麦金利”号舰上移至元山。截止10月28日，所有师的战斗分队均已完成登陆任务。

同时，第7师在釜山的海面上滞留了10天。最后，在10月接到了进入利原的命令。利原距釜山有150多英里。在那

里，该师要在海滩上卸载。

由于第10军目前的战斗任务已改变为向元山以北而不是以西推进，阿尔蒙德上将决定把第7师的登陆地点尽可能地靠近其向北朝鲜的北部内陆边界的进攻轴线，即沿着北青——丰山——惠山镇公路直抵鸭绿江。接到改变的命令后，按照计划首先登陆的第17团的战斗部队不得不将从釜山卸下的装备重新装上坦克登陆舰，以做好可能在有敌防守的海滩上进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此项工作完成后，第17团的战斗部队分乘7艘坦克登陆舰于10月27日离开釜山驶往利原。在那里，登陆顺利，扫雷舰没有发现水雷。南朝鲜首都师几天前已占领并通过了这个城市。第17步兵团在29日上午未遭抵抗便越过海滩进入利原。除了许多坦克外，第7师于11月9日就地完成了卸船任务。

第三十一章 攻占平壤

“与历史和原则一起见鬼去吧！究竟是什么问题”？

——煦逸话福纳霍德之战

一、后勤情况

第8集团军是在后勤支援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对北朝鲜发起进攻的。它所得到的后勤支援只是最低限度的。进攻发起的翌日——10月10日，米尔本将军表示，他对第1军的后勤情况深感不安。他觉得，配置在开城的各弹药补给点至少要有3000吨各种物资储备。第8集团军主管后勤的参谋阿伯特·斯蒂宾斯上校告诉他，这不可能实现，除非将所有的汽车都用来遂行这一任务。出现这种不利的后勤支援局面的主要原因是，10月头半个月（10月1日至17日）在仁川登陆中忽略了对第8集团军的后勤支援。实际上，当时所有的港口设施都用于卸载准备投入元山之战的海军第1陆战师了。有时，第1军一些补给品只达到够一天使用的水平，只是有选择地卸载才使得支援部门满足了部队的需要。象坦克之类的战斗车辆，是在不知道它们是否能得到维系次日进攻所必须的足够燃料的情况下在前方作战的。

由于此时无法支援更多的部队在汉江以南作战，第8集团军被迫只在三八线以北地区投入了1个军（第1军）的兵

力，把第9军甩在汉江以南地区。后勤支援条件一经允许，沃克将军就试图把第9军投入北朝鲜作战，配合向边境进攻。10月23日，沃克将军通知库尔特将军，只要条件允许，南朝鲜第3军（第5和第10师）将接替第9军，最迟不晚于11月10日。

10月19日，第8集团军前方补给品分发所仍位于开城。因此，对大部分部队来说，补给品必须由汽车运输100多英里才能到达部队。即使是在道路状况良好的条件下，这种后勤支援都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朝鲜的道路状况距良好相差甚远。在这段时间里，第8集团军每天动用了约200辆卡车向位于汉城以北50英里处的补给品集中所运送食品、汽油和润滑油。

10月完成的一条输油管道把航空汽油从仁川输送到金浦机场，从而很好地保证了飞机用油。

配置在仁川的第3后勤部于10月7日配属给第8集团军，其主要任务是在北朝鲜给该集团军提供后勤支援。第8集团军又把第3后勤部转隶给第2后勤部。第2后勤部通过铁路和公路从釜山继续向前方的第8集团军提供作战物资。

第8集团军后勤支援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还是靠铁路运输。空运和长途公路运输只是些应急措施，它们无法支持一个集团军在远离铁道线数百英里的地方实施的进攻战役。

9月底，可供第8集团军使用的铁道线还没有超出釜山环形地带。然而，这时的第8集团军已经抵达汉江，在该环形地带以北200英里处。由于后勤拖后腿，修复倭馆以北的铁路线就成了头等重要的事情了。

修复大邱以北各大江河上的铁路桥是最大的问题。为了修复这些桥梁，第8集团军集中了所有可资利用的设备和器

材。工程建筑部队在大批朝鲜劳工的协助下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地工作，向北修复铁路线。南朝鲜人负责修复较小的桥梁，第1军负责修复公路桥，而第8集团军则负责修复铁路桥和大型公路桥。

第一项重大的任务是修复洛东江上倭馆铁路桥上被破坏的165英尺长的桥段。修复此桥时，工程兵在距江面50英尺的空中作业。经过一些准备工作之后，他们在7天之内就完成了主要修复工作，10月5日恢复通车。最初，主要力量集中用于打通洛东江至汉江之间唯一的一条200英里长的铁路运输。这项工作于10月17日即洛东江大桥修复工作开始后的第17天完成。一直到第11天，第一列火车才通过临时铁路桥越过汉江开进了汉城。

然而，火车虽然开进了汉城，但只能前进到临津江南岸的汶山里。10月下旬，这里距位于郑村河的第8集团军的作战线仍有200英里。因此，这时的铁路末端距第8集团军的作战前线的距离，与一个月前其作战前线在汉城地区而铁路末端在倭馆时的距离一样远。各种补给物资卸在汶山里，由汽车运过临津江，再装上江北岸的火车。与此同时，工兵在加紧修复临津江铁路桥。此江宽1600英尺，还要用土堆几千英尺长的引桥。总而言之，1950年10月，铁路终端一直位于第8集团军作战前线之后的200英里处。

这时，每天必须从釜山开发的火车有：(1) 一列9节车皮的火车开往大田，运输给第25师的补给品；(2) 一列20节车皮的给养车开往永登浦；(3) 两列各20节车皮的弹药车；(4) 一列医疗车；(5) 一列30节车皮的油料车；(6) 隔日一列20节车皮的火车运送物资支援汉城地区的南朝鲜部队。

修复主要公路桥梁的问题，与修复铁路桥的任务一样紧迫。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更加紧迫的问题。因为，从总体上讲，公路桥可以比较快地得到修复，因此它们将首先用来保障向前方部队源源不断地前运各种补给品。倭馆洛东江大桥上207英尺长桥面上的缺口是用列柱桥墩和一座100英尺长三层单板条应急用的活动便桥连接起来的。9月30日，第一辆车通过了修复的公路桥。为了在汉城段汉江迅速架设一座桥梁，远东空军作战物资运输司令部用70架C-119型运输机从日本突击运送了一座舟桥。这座载重50吨的浮式舟桥长740英尺。9月30日这一天，3034车次的各型车辆通过了该桥。此后，通过该桥的运输车辆日夜不断。10月7日，汉江上又架设了一座桥。第二天下午，汉江上开始了双向交通。

10月在北朝鲜作战的每个关节点上，第8集团军的行动都受到非常不利的后勤支援的限制。但是，必须记住，第8集团军的部队在得到通过仁川港运来的任何补给品之前，已几乎打到了北朝鲜首都平壤了，当时仁川港的所有设施都被用于卸载第10军了。

二、沙里院争夺战

在第8集团军向北朝鲜进攻的第一阶段中，金川孤立地区的战斗行动结束后，第5骑兵团第2营即由汗浦里向南川店前进。10月15日清晨7时，在进攻发起之前实施了空中突击。接着，第2营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对顽强扼守阵地的北朝鲜军队发起了冲击。经过苦战后，第2营克服了敌军的防御，并于中午进入南川店。此次战斗中，第2营亡10人，伤30人。据被俘的北朝鲜战俘供认，早晨对南川店的空中扫射

摧毁了北朝鲜第19师指挥所，并毙该师参谋长。

一场倾盆大雨将灰尘弥漫的道路化为泥潭。原计划的以第5骑兵团机动到退却之敌前方断敌退路的行动也化为泡影了。

10月16日，第7骑兵团林奇上校的第3营率先攻出南川店。到中午，该营就攻占了位于南川店西北17英里处的瑞兴。第1营穿过该镇，沿另一条道路向北进攻，准备第二天向黄州方向进攻。哈里斯上校及团部于下午晚些时候抵达瑞兴。

在第1骑兵师的右翼，南朝鲜第1师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13日，该师就进入了位于开城东北的非常重要的道路交叉口市边里。两天以后，该师在位于南川店东北12英里处的尾隅洞附近同北朝鲜一支团级规模的、得到6辆坦克和炮兵支援的部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南朝鲜部队得到了空中突击的支援。朴师长命令继续推进，其徒步部队沿高地前进，而其坦克则沿道路前进。第2天即10月16日，他的师又与敌人进行了一次战斗，此次战斗后，该师的各先头分队进至平壤东南距平壤直线距离只有40英里的遂安。这时朴将军声称，他的战术就是不停顿地前进。看上去，好象他师里的部队靠两条腿沿次要道路前进要抢在美国摩托化纵队之前到达平壤市。

米尔本将军10月15日说，沃克将军对他自己认为是缓慢的前进表示不耐烦了。米尔本将军命令第24师进入位于第1骑兵师左翼（西边）的进攻出发阵地、从南翼攻占沙里院，然后继续南向由北进攻北朝鲜首都。同一天，盖伊将军命令英联邦第27旅在第7骑兵团之后集结，准备超越该团攻占沙里院。因此，这一阶段是第1军继续向平壤推进的阶

段。关于这一阶段，盖伊将军曾评论说：“形势紧张，每个人都疲惫不堪，而且精神紧张。”

当第24师的斯蒂芬上校指挥的第21步兵团为阻止敌乘车象摩托化部队那样迅速撤退而从白川向海州机动时，该团遇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该团由坦克和步兵混合编成的战斗队于10月17日攻克由300名北朝鲜部队扼守的海州，并于同日下午完全攻占该镇。

与此同时，第24师第19团在第5骑兵团后跟进。这两个团在南川店离开主要公路向西进攻。第19团计划通过溜川里后继续向西进攻，然后挥师北上，向沙里院进攻。16日，在通往南川店的路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英联邦第27旅、第5骑兵团和第19团都被挤在路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车辆一辆紧接着一辆缓慢地向前运动。尽管丘奇将军已命令第19步兵团加速从南川店向西运动，可它却无力去实现。这时传闻，米尔本将军已告盖伊和丘奇二将军，第1骑兵师和第24步兵师谁先到达沙里院，谁就将获得担任军的主攻师进入平壤的权利。第24师在这场竞赛中无能为力，因为它走的是条迂回路线，路程远，路状差，且补给路线也差。

这时，前进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各师之间展开了竞赛，这一个师所属的各部队之间也展开了竞赛，以便取得最快的进展，争取首先打进北朝鲜首都。各部队之间经常出现冲突，神经都很紧张。

17日天明前发生了一起这样的冲突。前一天下午，第7骑兵团的两个营和团部抵达瑞兴。第3营守卫该镇，并与第6连一起设置了路障。英联邦第27旅将于翌日凌晨由此通过，沿主要公路向沙里院进攻。扼守瑞兴以南路障的是小阿瑟·杜鲁克斯上尉的第6连。哈利斯上校在给守卫路障的部队

下达任务时就下达了命令，不管什么东西在夜间从环形防御阵地前通过，都要对其射击。他说他没有得到关于第5骑兵团要在夜间接近他的阵地的任何消息。第7骑兵团的作训参谋韦伯文上尉说，他把情况告诉了派往担负着守卫路障任务的第5骑兵团的联络官，给其下达了射击的命令，并要求他回第5骑兵团去汇报情况。然而，这位联络官没有这样做，而是在第7骑兵团指挥所里呆了一夜，10月17日凌晨3时，第5骑兵团第1营的先头分队接近了位于瑞兴以南1英里处的第7骑兵团派出的警戒部队，于是双方以火力交战，各自都把对方看成敌人的部队。这场误会被纠正之前，第7骑兵团以火力给第5骑兵团造成了7人伤亡。

10月17日，第7骑兵团以第1营为先导，沿一条次要的大车路从瑞兴向北迂回黄州，该团将从黄州出发，从北边沿通往平壤的主要公路对沙里院实施突击。这天上午，英联邦第27旅在瑞兴地区越过第7骑兵团的阵地，继续沿主要公路向沙里院挺进。

沙里院位于瑞兴正西约30英里处的公路上。在这里，公路和铁路从山中穿过，向北延伸，穿过沿海平原，直上35英里处的平壤。只有零星的矮山丘点缀在连接沙里院与平壤的公路两侧。人们普遍估计，北朝鲜军队在撤退中会在平壤以外的沙里院前的高地上停下来组织防御，保卫平壤。

阿吉尔第1营大卫·威文逊少校指挥的第1连的一个排，搭乘美制谢尔曼坦克，组成了尖刀排，在阿吉尔营最前面进攻。第1骑兵师副师长小费兰克·艾伦准将随阿吉尔营一起行动。一群群憔悴而饥饿的北朝鲜士兵站在路旁等待机会投降。一辆辆苏制卡车的油箱空空如洗，被遗弃在路旁。在距沙里院4英里处的控制着通往该城接近路的小山上，阿吉尔

营搜索了一番，仿佛预期中的一场大规模战斗已经开始。突然间，敌人用步枪从200码以外的苹果园向该纵队射击。纵队立即停止前进，战士们迅速寻找掩蔽地。

跟在先头坦克之后前进的艾伦准将跳出他的吉普车，沿道路急步地走着。手里拿着地图大声喊道：“他们在那块果园里，向他们扫射，就地把他们消灭掉。”将军的随从参谋约翰·霍茨中尉爬上一辆坦克，把他的远望镜对准果园，指挥射击。观察机飞临山脊上空时，飞行员倾斜其机翼，以显示敌人部队的位置。当坦克开始向果园射击时，几个北朝鲜的士兵开始从果园往外逃。突然，一群北朝鲜士兵冲出果园，向山脊上跑，但都被消灭在山上了。阿吉尔营威尔逊指挥的第1连沿果园向前机动，消灭了那里的残存之敌。他们在这次短暂的战斗中毙敌40人，俘虏了剩下的所有敌人。逃跑的北朝鲜部队遗弃了10挺机枪，他们在通过山垭口时又丢下了一个连的反坦克炮。英国人此时已经进入了沙里院。这是座城市，轰炸对它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这一天的战斗到目前给英国部队造成的损失是亡1人，伤3人。

大约在下午17时左右，澳大利亚第3营越过进入了该城的阿吉尔部队，继续向北挺进了5公里，向黄州进攻。在这里，澳大利亚部队在山前遇上了敌人顽强扼守的环形防御阵地，他们随之进行第二天上午实施进攻的准备。

这天晚上发生了一连串莫名奇妙的事件，这些事件使得沙里院在这个夜间混乱不堪。英军一个侦察组在城南与一辆满载北朝鲜士兵向北行驶的卡车遭遇。这辆车上的北朝鲜士兵一边射击一边前进，一直进入该城。但是，当发现城的北门已被关上时，他们又往回折，在返回途中又遇上了英军的这个侦察组。该侦察组击毙了约20名敌人。

过了不久，当阿吉尔第1营营长里斯利·尼尔逊中校在黑夜里驾车接近沙里院城南时，突然发现路两边各有两列纵队的北朝鲜士兵向他接近。走在前面的几个敌人士兵向他开枪射击，但没打中。尼尔逊对他的驾驶员大声喊道：“把油门踩到底”。驾驶员加快速度，在行进中的北朝鲜军队中快速行进了4英里。甩掉最后一批敌人后，尼尔逊和他的驾驶员上了山，并在山上等到天亮。这股敌人在第24师第19步兵团之前逃跑，从南边接近了沙里院。他们并不知道，该城已经陷落于联合国军之手。

在这个杂乱无序的夜间，沙里院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即联合国部队把北朝鲜部队当成随第24师北上的南朝鲜部队，而北朝鲜部队则把英国军队当成了苏联军队。曾有几双方互致问候，并给对方散发香烟。一群北朝鲜部队以“同志”的称呼问候阿吉尔的一个排，在黑暗中朝前冲去，拍打苏格兰人的背。给他们递香烟，并把自己帽子上的红星摘下来当纪念品送给他们。因此，随后的战斗就在非常近的距离上展开了。

阿吉尔的迫击炮军官罗宾·法里中尉在一个角落里转游时，闯进了一群北朝鲜军队中。这位中尉非常镇静地对他们说：“我是俄国人，俄国人！”在引来对方拍拍自己的肩以后，他就向另一个角落逃走了。

经过一夜鏖战，约有150名北朝鲜军人被打死在沙里院。奇怪的是，英国军队只有1个士兵丧生。绝大部分北朝鲜部队通过了这座城市。澳大利亚第3营在城北获得了一次“大丰收”，在十字路口处俘虏了1982名北朝鲜军人。费古森少校在这一行动中起了主要的作用。当第1个敌人接近澳军警戒部队时，一场夜战似乎就要打起来了。费古森乘坐一辆坦

克，在黑夜里向北朝鲜部队喊话，说他们已被包围了，让他们投降。经过一阵犹豫后，先头部队放下武器投降了，绝大部分后续部队也效法他们的样子投降了。

白天，当英联邦第27旅沿沙里院主要公路前进时，第7骑兵团以克莱诺斯指挥的第1营为先导，沿穿越此公路以北山地的状况糟糕的道路快速前进。下午16时，这路纵队在距黄州和沙里院以北主要公路各约3英里处收到了盖伊军将从一架轻型飞机上空投下的信件。此信告诉他们，沙里院以北的道路拥挤着数百名北朝鲜部队，要求克莱诺斯上校到达黄州后，以第7团1个营的兵力向南朝主要公路进攻，与英军会合，配合其截住沙里院地区大批北朝鲜部队，另以1个营挥师向右，扼守黄州。克莱诺斯和两个营长决定，第1营配合英军行动，第2营扼守黄州。

第1营向南转入沙里院至平壤的公路不久，其先头分队就俘虏了敌人一支骑兵支队和37匹马。

没过多久，该营遭到了埋伏在山上的敌人的伏击，无法与澳大利亚军队接近。该营的摩托化尖兵与一群敌人进行了短促的交战。在交战期间，南朝鲜翻译虽然负了伤。但他仍设法并成功地接近了北朝鲜部队的前沿阵地。他告诉北朝鲜部队，他们打的是俄国人。因此，敌人的这个排朝第7骑兵团的尖兵走来。这时，克莱诺斯上校刚刚与他的尖兵会合。克莱诺斯把这股敌人交给了一个班长，这位班长负责缴他们的械。发现上当后，一些敌人试图反抗。当这位班长把一个北朝鲜士兵打倒在沟里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反抗了。

敌人这个排的投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附近山上的数百名北朝鲜部队都看到了。紧接着，该阵地东侧的敌人开始涌过来投降。然而，该阵地上小型火箭的射击一直持续到天

黑。天黑以后，又有许多敌人跑过来投降了。这天晚上，共有1700多名北朝鲜军人投降了，还有13名女护士。

18时，克莱诺斯上校与澳大利亚军队建立了无线电联络。22时30分，他用电台告诉澳大利亚营的格林上校，他和他的营将开着车灯、押着战俘通过山垭口。子夜前一小时。第7骑兵团第1营抵达澳军的环形防御地区。克莱诺斯上校在这里听到澳军一名战士对另一个战士说：“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们明早实施协调一致的进攻的准备已经就绪，而该死的美国佬则在半夜里从北边跑过来。而且还开着他们的车灯，押来了这么多他妈的北朝鲜战俘”。

三、进入平壤

到联合国军打到沙里院时，形势已经明朗。剩下的北朝鲜部队不可能组织起强大防御来保卫平壤，保障其不受彻底摧毁或不被对方占领。这时，北朝鲜军队不仅要对付从南边的汉城沿主要方向进攻这个首都城市的美国第1军，还要对付从东南和东北包围平壤的南朝鲜陆军部队。这里面的一些部队再快速前进几天，几乎肯定能切断这个注定要陷落的城北边的公路和退路。到那时，平壤就会被团团包围，该城内外负责守卫的部队就会面临被歼或投降的选择。

麦克阿瑟将军原来计划用第10军在朝鲜东海岸的元山登陆后实施的侧击作战，实际上在该军没有一名士兵登陆之前就由第8集团军指挥的南朝鲜陆军部队实施了。到10月17日傍晚，南朝鲜的4个师以及美国第1军和英国军队都在力争首先进入平壤。南朝鲜第1师距平壤东南角只有15英里路程，是联合国军中距平壤最近的部队。在该师的右翼，南朝

鲜第7师正在从东向平壤进攻。再向东去，南朝鲜第8师几乎就要打到中部山区的阳德了，该师在这里挥师向西，沿平壤与元山之间的横向公路进攻。而南朝鲜第6师10月15日从濒海城市元山开始向西进攻，现正沿这条路前进，就要到达阳德了，位于平壤以东，距平壤的直线距离50英里。该师是通过华川打到这条路上来的。因此，各部队正从不同的方向逼进平壤，美国第1军从南面和东南面，南朝鲜第7师从东南面、第8师和第6师从东北面向平壤挺进。由于联合国军有约7个师的兵力在对平壤实施对进攻击，处于疲惫不堪、组织混乱、士气低落状况的北朝鲜陆军显然不可能守住这座城市了。

第8集团军情报处长10月17日判断：北朝鲜第32师和第17师总共只有不足8000有生力量在守卫平壤。敌人将对该城实施象征性的守卫，而其主力部队将要向北撤过郑村河，以利再战。

当配属给第24师的英军第27旅在竞赛中击败第24师率先打进沙里院时，第1骑兵师已经赢得了担任先头部队进攻平壤的荣誉了。当由于联合国军队已经进入沙里院而于10月17日下达停止向该城进攻的命令时，第24师第19步兵团的先头分队仍位于沙里院以南数英里的地方。第1骑兵师士气高昂。其大部分士兵听信也传播了一个谣言，即平壤是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要攻占的最终目标，该城一俟攻克，美军就撤离朝鲜。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期待着到日本去吃感恩节的晚餐。

由于第7骑兵团是处于联合国军中最北端的部队，所以盖伊将军命令该团10月18日黎明时继续向平壤进攻。该团守卫黄州的第3营虽然其士兵由于在头天晚上进攻黄州时进行的远距离机动而疲惫不堪，还是担任了突击营。18日黎明

时。该营通过黄州的徒涉场开始前进。在到达距平壤半路处的黑桥里南侧的高地之前，该营先头分队遇到的抵抗是微不足道的。在这里，敌人的高射速火炮和 120 毫米重型迫击炮向该营行进纵队射击。团作训参谋韦伯文上尉估计，一个约 800 人的加强营在守卫预设阵地。

第70坦克营第 3 连的20辆坦克支援该营作战。但是，这些坦克还得对付部署在工事里的敌 3、4 辆坦克和布了雷的道路。在战斗过程中，敌轻型火器击落了一架 F-5 战斗机。军长米尔本将军在路旁的苹果园里注视着战斗的进展；下午，盖伊将军来到这里，与他一起观察战斗情况。由于对进攻的进展不满，盖伊将军命令临时接替哈里斯上校的团长詹姆斯·伍尔诺上校用另外两个营对敌防守的山脊实施翼侧攻击。韦伯文上尉抗议盖伊将军的做法，他认为敌人的阵地几乎就要被占领了，根本没有必要投入另外两个营。但是，得知伍尔诺已经执行他的命令时，盖伊将军没有撤销他的命令。这两个营上来以后，开始向敌人翼侧机动，结果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敌人放弃了这些阵地。

18日，继下达全团进攻黑桥里阵地的命令后，盖伊将军通知伍尔诺上校，第 5 骑兵团将于第二天早晨越过第 7 团的战斗队形，接替其向平壤进攻。接着，他跑回去找克伦布茨上校，给他下达命令。第 5 骑兵团这时仍然在缓慢地沿山间的次要道路前进。该团从瑞兴到黄州一直在第 7 骑兵团之后跟进。克伦布茨在那天晚上 23 时之前一直没有安排他的最后一个营宿营。

10月19日 5 时，第 5 骑兵团保罗·克利福特中校指挥的第 2 营率先从黄州出发北进。当该营到达第 7 骑兵团在黑桥

里的阵地时，第7骑兵团的部队刚刚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反冲击。这时候，敌人3辆坦克隆隆地开了过来。由一位年轻的意裔美国人指挥的第5骑兵团的一个火箭筒小组摧毁了敌人的坦克。当被问及这次战斗时，这位年轻人腼腆地回答道：

“我和我的两个弟兄就坐在那块岩石后面。这些坦克朝我们开来，在那儿停了下来。坦克里的乘员打开炮塔盖互相交谈。我的一位弟兄说，‘克里斯蒂，这些坦克不是美军的，是朝鲜人的坦克’。我对他说，‘咱们打’。这就是我们做的。”

F连加强5辆坦克、1个工兵排、1个重机枪班，在詹姆斯·贝文中尉的领导下越过第7骑兵团的战斗队形，作为第5骑兵团的步兵向平壤进攻。就在贝文从第一辆燃烧着的坦克旁边通过时，一架己方的飞机俯冲下来，并向其发射了火箭，差点使他丧生。

喷气式飞机在空中为F连指示进攻方向。这些飞机至少有两次支援炮兵压制了可能迟滞F连前进的敌人部队。团长克伦布茨上校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组上午一直随第E连前进，并拼命地敦促其快速前进。

11时零2分，贝尔中尉的F连进到了20码宽的戊辰川，该河是大同江的一条支流，在平壤市南面分流。北朝鲜部队依托河北岸20英尺宽的河堤，用3门反坦克炮来守卫这个河上的公路桥。贝尔的部队在这里耽误了约半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他们的迫击炮的射击迫使北朝鲜部队放弃了他们的反坦克炮。这样，贝尔领导的F连越过戊辰川，11时刚过就进入了平壤城南。

平壤是朝鲜最古老的城市，长期以来一直是朝鲜的首都，战争爆发时，其人口约50万。该城跨越朝鲜的主要河流

之一大同江，此江从平壤流出40英里就直泻黄海。该城的主要公共建筑物座落在大同江北岸。一个大面积的比较新兴的工业化郊区位于大同江南岸。连接釜山、汉城、墨登的两座铁路桥在这里飞越大同江。在铁路桥上游大约两英里处有一座大型公路桥。平壤段的大同江平均宽约400至500码。由于水流湍急，此江是军事上南北机动的主要障碍。

贝尔接到了向西进攻，夺取一些工厂建筑物、铁路桥和大同江北岸的桥头堡的命令。他利用了约半小时的时间打到了大同江南岸，他发现每座铁路桥只剩下一个桥孔（每座桥有3个桥孔）没有遭破坏。在对东桥进行了简要的查看后，贝尔认为步兵可以越过其中一个被破坏的桥孔，登上江中心的一个岛屿。他把一些步兵和工兵排留在桥的南端守卫提供支援火力的坦克，带领F连的其他部队登岛，并于下午3时左右攻占了该岛。就在F连登岛时，北岸的敌人又摧毁了原先没有破坏的一节桥孔。下午，第5骑兵团第3营登上该岛，接替F连，F连返回江南岸机场。

就在F连试图夺取大同江铁路桥时，第2营其他各连越过戊辰川，向右朝主要公路进攻。这座公路桥位于平壤滨水区正当中的地方。10月19日联合国军进入平壤时，这是唯一未遭破坏的桥梁。当第5连和第7连的先头分队接近该桥时，北朝鲜部队炸掉了该桥的中间桥孔。

南朝鲜第1师几乎在第1骑兵师进入平壤的同时，从第1骑兵师的东北方向沿市边里——平壤公路打进了平壤。10月18日晚间出现了南朝鲜第1师最先进入平壤的极好机会。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该师前进了两公里，距平壤市只有8英里了，第1骑兵师的先头分队距平壤大约还有30英里。可能由于南朝鲜第1师距平壤较近，威胁也更直接，所以北朝

鲜军队对该师的作战要比对第1骑兵师的作战更加顽强。而且，北朝鲜人在该师进攻平壤的接近路上布设了大量的反步兵雷和反坦克雷。朴将军的师在这个雨夜进行了彻底的战斗，天亮后一、两个小时才最终克服了敌人的一个支撑点。敌人的阵地和自动火器的火力再次把南朝鲜步兵阻止在距平壤6英里处的古城洞附近。为保障南朝鲜部队的进攻，第6坦克营C连的坦克从两翼包围了敌人的阵地，摧毁敌人的自行火炮，越过敌人的堑壕，碾坏了敌人的机枪，轧死了敌人的士兵。据估计，在这一战斗中，坦克部队消灭了近300名北朝鲜部队。

据朴将军说，越过敌人的阵地后，街道上大范围的雷场迟滞了坦克部队的行动，而南朝鲜第12团第2营的步兵则继续前进。朴将军还证实，他们是在快到11点时到达大同江边的，并在公路桥东北方向沿南岸展开的。第5骑兵团第2营先头分队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到达公路桥东侧100码处的环形交叉路口的。根据第6坦克营12时45分的记载，其C连的先头坦克位于平壤城南沿。第6中型坦克营D连晚些时候沿同一接近路进了平壤，向右发展，配合南朝鲜第11团于14时40分夺取了机场。南朝鲜另外一支部队已于早些时候攻占东边几英里处的另外一个小一点的机场。

北朝鲜部队炸掉大同江上的公路桥以后，第5骑兵团第2营的先头分队，继续沿江岸向东北方向前进，寻找传说中的徒涉场。当在平壤城以东几英里处找到了徒涉场后，他们发现南朝鲜第1师第15团的一些分队已经从那里过了江，还有一些部队当时正在向平壤主要市区挺进。克伦布茨上校问朴将军，他的部队怎么能这么快就找到了徒涉场。朴回答说：“我是在平壤土生土长的，我知道那些徒涉场”。

到天黑时，南朝鲜第1师的大部分部队都进入了位于大同江以北平壤市的主要市区。不仅如此，南朝鲜第7师第8团从平壤的东面打进了平壤，到17时，该团已经占领了位于平壤市北部的金日成大学。

第二天即10月20日，南朝鲜第1师打进了该城的心脏地区，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加固了的行政中心。部署在那里的敌军部队士气太低沉，无力作战，他们放弃了火炮和堑壕。10时，南朝鲜第1师报告，他们已经攻占了整个平壤市，包括市政大楼、省政府办公大楼和北朝鲜人民委员会办公大楼。南朝鲜第8团支援第1师作战，从平壤西北向市中心进攻，消灭了前进道路上的敌人。工程突击舟一到，第5骑兵团第3营就开始渡越大同江，到中午，整个团连同配属给它的第7骑兵团的第3营一起，都过了江。基督教堂里的钟以嘹亮的钟声表示欢迎。人们看上去友好，没有出现什么动乱。

当作战行动发展到在近期内就可能攻占平壤的地步，第8集团军于10月16日组织了一支代号为“印第安头领的特遣分队”。这个代号，是根据第2师的肩章确定的。这支特遣分队要随第1骑兵师先头部队进入北朝鲜首都，其任务是占领经过精心选择的政府办公楼及外国人的建筑，并在搜索其中敌人情报资料之前予以保护。第2师负责情报的副参谋长拉尔弗·福斯特中校指挥这支特遣分队。该特遣分队以第38步兵团第11连和第72中型坦克营第3连的6辆坦克为主组成，并编有一些工程爆破兵、第82防空营的一些自行高炮以及一些情报人员。10月20日，该特遣分队在平壤夺取了所受领的大部分目标，缴获了大量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中既有军事资料又有政治资料，都移交给了远东司令部总指挥部派出

的一个特别小组，并由飞机运往东京。

在夺取平壤的过程中，有20名美军被俘人员逃脱或得到营救。然而，原先关在这里的大部分战俘在联合国军进入平壤之前几天就被向北转移了。

盖伊将军把第1骑兵师指挥所设在位于平壤以西10英里处镇南浦路上的北朝鲜军事学院花岗石建筑物内。夺取平壤以后，这位将军负责平壤市内安全和秩序。10月23日，他任命克伦布茨上校担任民事军官，因为克氏对这个国家和人民特别了解。约翰逊上校（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太平洋作战时，参加过所谓“血溅巴丹岛”的战斗。）于12月14日接替克伦布茨指挥第5骑兵团。第5骑兵团部署在平壤南部，第8骑兵团部署在北郊，第7骑兵团部署在平壤港口镇南浦。夺取平壤以后，哈利斯上校已经率第7骑兵团在夜间强行向西南机动35英里，到达镇南浦。该团于10月22日天亮时进入这座港口城市。

10月24日，沃克将军亲自指挥其参谋库利文上校在两天前建立的第8集团军前方指挥所。该前方指挥所设在平壤市内造型别致且没有遭任何破坏的灰色砖房内，这座建筑物曾经是金日成首相的指挥部。

10月21日，在平壤机场举行了令人难忘的庆祝仪式。为了与沃克将军和斯特拉梅厄将军进行简要的商议，麦克阿瑟将军在北朝鲜首都被占领以后就从东京飞来了。在他的短暂逗留期间，他检阅了第5骑兵团的F连。因为该连是最先进入平壤的美国部队。96天前，该连近200名官兵与他一起在朝鲜登陆。他要求该连全体人员出列。可是只有5人出列，其中还有3人已经负伤，余其人员均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三十二章 抵达郑村河

这只是常识：真正的战争理论来源于真正的经验教训，真正的经验教训来源于真正的事实；真正的事实来源于科学的探索。

——利德尔·哈特《拿破仑精神》

一、对肃川和顺川的空降突击

当第8集团军越过38°线向平壤挺进时，麦克阿瑟将军把小弗兰克·波文上校指挥的第187空降团留在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担任总部的预备队，准备把这些空降部队空降至平壤以北地区，切断北朝鲜政府和军队的退路，援救估计在北朝鲜首都行将失陷时可能被北撤的美国被俘人员。

麦克阿瑟将军变更了一两次日期后，决定10月20日实施空降。在平壤以北30英里直线距离处有两个空降地域，主要空降地域在肃川，另一个空降地域在顺川。两条公路由平壤向北延伸，形成了个“V”字型，每条公路都与一条铁路大体平行。从平壤通往鸭绿江和新义州的满州里边界的主要公路是“V”字型的左翼公路。肃川就位于这条公路上的两面有低山的宽谷里，距平壤35英里。右翼的公路穿过比较崎岖的地形，在大同江畔进入顺川。顺川在肃川以东，直线距离17英里。

空降团10月20日凌晨2时30分在大雨中集结起来。部队吃完早饭接着就开赴机场。在那里，他们在倾盆大雨中等待着天气好转。正午前，天空开始变得晴朗了。该团登上了以日本为基地的第314和第21空运中队的113架C—119型和C—47型运输机。飞机挤得满满的，一架C—119运输机载46人，人员分成两行，每行23人，还有15个单轨空投包和4个伞投包裹。每人配备一顶降落伞，一支4.5毫米手枪，一支卡宾枪或一支M—1型步枪。

波文上校搭乘的飞机首先在中午升空。当所有的飞机在汉江湾上空编队后，他们沿朝鲜的西海岸向北飞行。这一批次的飞机载负约2800人。部队得到最新的情报：一列满载美军战俘的火车正由平壤开出向北行驶，这列火车只在夜间开，白天只是缓慢地开动。波文上校的部队期望能截住这列火车，营救这些被俘人员。

当运输机快抵达空降地域上空时，战斗机在其前用火箭和机枪对地面进行扫射。大约在14时，第一批部队开始从肃川上空的先头飞机上跳伞空降。空降过程中没有遇到敌人的高射炮火力，只是偶尔有狙击手向空降地域射击。第一批空降的有波文上校和第1营、团部、团部连以及支援工兵、医疗和勤务分队共1470人。他们空降在肃川东南代号为“威廉”的空降地域。在这次空降中，有25人受伤。有一个组空降在空降地域以东1.5英里处，一人被进攻的敌人部队打死在降落伞内。这次随部队还空降了74吨装备。

部队空降以后就开始空降重型装备，一个空降步兵团的建制设备，包括吉普车，90毫米牵引反坦克炮，105毫米榴弹炮以及一套重量相当于一辆2.5吨重卡车的机动式无线电转播机。这次空降的有第674野战炮营的7门105毫米榴弹炮

和1125发炮弹。经修理后，有6门火炮可以使用。百分之九十的炮弹没有损坏或没有爆炸。这是第一次在战斗过程中空降重装备，也是第一次使用C—119型运输机在实战中空降部队。

第1营只遇到了零星的抵抗就夺取了肃川东侧的97高地和北侧的104高地。波文上校把自己的指挥所配置在97高地上。第1营穿过肃川镇，在其北侧设置了路障。

第3营与第1营同时空降在同一地域内。着陆后，第3营向南机动，在肃川镇以南2英里处的低山坡上占领了防御阵地，并在铁路和公路交叉处设立了路障。17时，该营攻占了自己的目标，毙敌5人，俘敌42人，自己无一人伤亡。

在第2空降地域，第2营14时20分开始向代号为“从容”的空降地域空降。空降中，该营有20人受伤。该营实际上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于夜间攻占了目标。两个连在顺川南侧和西侧设置了路障。另一个连前进至顺川，并与南朝鲜第6师分队建立了联系。南朝鲜部队是在向郑村河推进过程中从顺川东南进入顺川的。几天里，在肃川和顺川共空降了约4000名部队和600多吨装备和补给品。装备包括12门105毫米榴弹炮，39辆吉普车，38辆1/4吨牵引车，4门90毫米高射炮，4辆3/4吨卡车以及584吨弹药、汽油、水、干粮和其他补给品。

第187空降团第1营在空降后的第一个上午就攻占了封锁北去公路的制高点。敌人强大的后卫部队控制着北侧的山地。这天下午，第2营所属分队建立了与位于顺川的第2营的联系。

麦克阿瑟将军在斯特拉特迈耶、怀特和惠特尼等将军的陪同下，从东京飞临现场观看空降。看到空降部队成功地空

降和集结起来后，他飞往平壤。他在那里发表评论说，这次空降看来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他估计，3万名北朝鲜部队可能为北朝鲜所剩部队的一半，陷入了北边的第187空降团和南边位于平壤的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的包围之中。这些北朝鲜部队要么被歼，要么被俘。他把这次空降说成是“表演”，并说，“这一空降把敌人牢牢地控制在包围圈内”。麦克阿瑟第2天在东京作出预测：“这场战争肯定会很快结束”。

麦克阿瑟将军高兴得太早了，后来几天战争的发展使他的预想破灭了。空降部队未能阻止住北朝鲜大规模的部队。敌人的主力已经撤至肃川和顺川以北，一些已经越过郑村河，还有一些正在渡河。它们也没有截住、击毙或俘虏北朝鲜的任何军政要员。平壤市的老百姓说，北朝鲜的主要政府官员10月12日就离开平壤转移到鸭绿江边的满浦镇去了。然而，最精确的情报表明，北朝鲜政府已经转移到满浦镇东南20英里处的山区小镇江界。大部分美国和南朝鲜的被俘人员被转移到北朝鲜的偏僻地区去了。

二、歼灭敌阻击部队

10月21至22日的空降过程中最重要的作战行动发生在肃川以南约8英里处梧圃里附近的第187空降团第3营的空降地域内。10月21日9时，第3营成两个战斗队离开路障后的阵地向南朝平壤方向进攻。一个战斗队(第9连)沿铁路前进，另一个战斗队(第11连)沿公路前进。沿铁路前进的第9连于13时到达梧圃里。在这里，该连遭到了约1个营的敌人用120毫米迫击炮和40毫米机关炮实施的进攻。经过2个半小时的激

战，北朝鲜部队越过该营两个排的战斗队形，造成90人失踪，第9连撤到铁路西侧的281高地。北朝鲜部队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撤回梧圃里周围高地上的防御阵地。

与此同时，沿公路前进的K连在永柔以北1英里处与敌人约1个营的兵力遭遇。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后，这股敌人向该镇南面和东面分别撤至高地上的防御阵地。而K连则继续向永柔前进并进至该镇正北的163高地。永柔在公路旁，而梧圃里则在铁路旁，两镇相隔3英里，几乎处于相反的方向。

铁路与公路之间的3英里间隔是平壤至肃川段最宽的间隔。铁路和公路都是西南至东北走向，在永柔和梧圃里穿过一群高山，这些高山是平壤和郑村河之间最好的防御阵地。约有2500名部队组成的北朝鲜第239团就在这里占领了防御阵地。这个团是最后一批离开平壤的北朝鲜部队。其任务是迟滞可能从平壤继续北进的联合国部队。而现在，该团突然发现对方部队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从其后方对其发动进攻。

半夜，北朝鲜军队的第239团曾试图向北突围。在第一次冲击中，一个小组闯进了K连指挥所。尽管在近距离交战中曾两次被敌小型冲锋枪击中，但是该连连长克劳德·约索上尉还是在倒下之前冲向敌冲锋枪手并奋力夺取了冲锋枪。该连的副连长也受了伤。最终，敌人多被击毙，其余的仓皇逃窜。

半夜后的两次冲击中，敌人部队迫使守卫163高地附近路障的部队在消耗完弹药后撤离他们的阵地。知道守军撤离后，北朝鲜部队于4时再次发动冲击。5时45分，敌人盲目地闯进了第3营指挥部和L连的环形阵地，在直瞄火力和纵射火力的打击下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尽管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损失，敌人还是再次发起了冲击，约300人突击L连，约450人

突击司令部连。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空降部队发出电报报告它们的处境并请求支援。卫生员上等兵里查德·威尔逊在试图接近和照料伤员的英勇行动中牺牲了。

由于美军第1军开始实施全面进攻，空降部队可得到的支援已迫在咫尺。就在攻占平壤的10月20日，米尔本将军下达了继续向鸭绿江以南约35英里处的麦克阿瑟线进攻。第24师配属英联邦第27旅担任主攻。在第24师右翼有3个南朝鲜军队的师准备和第24师一起向北进攻，南朝鲜第1师归第1军指挥，第6和第8师归南朝鲜第2军指挥，它们依次向东展开。

在第8集团军全面进攻中，英联邦第27旅于10月21日中午在平壤渡过大同江，沿通往肃川的主要公路向北进攻，其当前任务是抵达郑村河。在即将到达永柔时，库德准将决定夜间停止进攻。

英军可以听到其北面一、两英里处激烈夜战的枪声。阿吉尔第1营的两个连22日天一亮就进入了永柔镇。在那里，澳大利亚第3营邓尼斯上尉和他指挥的C连搭乘美军第89坦克营D连的坦克越过它们的战斗队形。坦克手们受令不要射击，因为知道空降兵就在附近。

就在永柔以北，敌人突然用步枪从道路两侧的果园里向他们射击。邓尼斯上尉和他指挥的部队跳下坦克，上了刺刀，朝苹果园冲去。他们勇敢地冲进果园。这一勇敢行动赢得了所有目击者的赞美。一位在场的美军军官说，他看见一位大个子红头发澳大利亚军人跳进敌人的堑壕，以后又出来了，出来时手上伤痕累累，流血不止，衣裤被扯得破烂不堪。以后对该堑壕的查看发现，8名北朝鲜士兵死在那里。

为了夺取道路右翼的高地，格林上校又投入了一个连的

兵力。由于敌人从后面向其开火，他不久又不得不投入第3个连在第2个连后跟进。以后，他又把第4个连投入使用，在第3连后跟进。这时，敌人正使用迫击炮、步枪和自动火器的火力。对澳军部队来说，这次战斗是步枪战、手榴弹战和白刃格斗。格林上校把所有4个连都投入战斗后，又将其小型指挥所转移至果园。在那里，他很快就遭到了一大群北朝鲜部队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他率领的指挥所消灭了34个敌人，己方有3人受伤。一个排的澳大利亚部队越过一块稻田，踢开草堆，朝他们发现的躲藏在草堆里的北朝鲜部队射击。

在这次近距离步兵战斗中，北朝鲜军共有约270人被击毙，200多人被俘。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澳军部队只有7人受伤。残存的敌人朝西边逃跑了。“中性”第1营穿过澳大利亚营阵地，开着坦克于11时与第187空降团会合。

第187空降团第3营报告，在永柔的战斗中，它已毙敌805人，俘敌681人。陷于空降部队和英联邦第27旅包围中的北朝鲜第239团实际上被歼在永柔了。这天下午，第3营返回肃川，英联邦第27旅跟其来到肃川。第27旅接替第187空降团，占领了这里的阵地。

就在永柔战斗在进行中的时候，第187空降团第2营在顺川空降地域则相对地不积极。南朝鲜第6师攻占了该镇并消灭了附近地区的敌人掉队者。

10月23日，第187空降团战斗队沿通往顺川的次要道路返回平壤。左边的主要公路由英联邦第27旅和第24师使用。在这次肃川——顺川空降作战中，第187空降团空降中伤亡46人，作战中伤亡65人。此战中，该团共俘虏北朝鲜3818人。

三、夜晚之死

空降之后，以第8骑兵团的一个营为基础组织了一个新的特遣分队，配属第70坦克营1个连的坦克。该特遣队从平壤出发，与空降部队在顺川会合。坦克营营长威廉·罗杰斯担任特遣分队队长。该特遣分队于10月21日9时到达顺川，在路上收容了5名刚从北朝鲜俘虏营逃出来的美军被俘人员。在顺川正南的桥上，有几个敌人藏在桥洞里向接近该桥的罗杰斯特遣分队开枪射击，打死了第8骑兵团的两名士兵。虽然这座桥上驻守有一些空降部队，但他们并没有发现这些北朝鲜军人。

盖伊将军和小弗兰克·艾伦准将在一架L-5型飞机上看到了罗杰斯特遣分队成功地与空降部队建立了联系。回到平壤后，艾伦将军立即爬上他的吉普车，在其随从参谋、司机和两个战地记者（美联社的顿·怀特希德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里查德·杜克尔）驱车前往顺川，在大约中午时分到达顺川。

艾伦只在第187团第2营指挥所呆了一会儿就有一个北朝鲜的老百姓进来激动地述说着北朝鲜军队当天晚上如何在该镇西北铁路隧道前杀害约200名美国人的情况。艾伦决定立即追查这件事。

他的一群人带着这个北朝鲜老百姓出发，在路上，他在位于顺川的南朝鲜第6师指挥所里停了下来。一个南朝鲜上校、一个翻译和一个司机驾驶一辆吉普车加入了艾伦的行列，一起驱车来到位于顺川西北直线距离5英里处的明友场村后的铁路隧道。他们于15时到达那里。这条铁路与山腰一

条小路并行，在这几个人行走的土路前面进入了隧道。就在其他人在路上等待时，南朝鲜的这位上校爬上山腰，进了隧道。他回来了，说他发现里面有7具美国人的尸体。艾伦和其他人爬上山进了隧道。他们发现，有7具尸体躺在草席上，被扔在了隧道另一端出口处的铁轨里。这几个人要么是被饿死的，要么是病死的。其中一些人还有旧伤，显然是战场。

这位南朝鲜上校已经穿过了隧道。他再次出现在隧道出口处，并且喊道，他发现山脊顶上有5个美国兵。他们快速跑出隧道，沿铁道向前进。就在距隧道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消瘦、受伤的美国兵摇摇晃晃地从灌木丛中走出来。此人是上等兵瓦尔多·约翰。艾伦把自己的上衣披在这位浑身发抖的士兵身上。这位士兵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他太脏了，无法穿这件衣服。接着，他结结巴巴地说，“他们在那里”，用手指着灌木丛。17具美国兵的尸体躺在一个谷地里，他们都是被枪打死的。约翰装死逃脱了。艾伦爬上山脊，朝他可以看见的位于山顶上的美国人走去。由于刚才看见的一幕令其痛心，怀特希德独自走开了，离开铁路线进了另一侧的一块玉米地。在那里，他偶尔拌上了一个由15具美军士兵尸体堆成的半圆圈。这些人是在手里捧着饭碗坐在地上乞求得到一点食物时被打死的。怀特希德返回向艾伦作报告。在其返回途中，有3个幸存的美国兵走出灌木林朝他走来。艾伦带来了6个逃离山脊的美国兵。

这些幸存者讲述了所发生的事情。有两列各载有约150名美军战俘的火车于10月17日星期二晚上离开了平壤，由于不时地停下来修理铁轨，它们慢吞吞地向北行驶。每天有5、6人死于痢疾、饥饿或太阳照射。死者的遗体被扔出火车。在火车向北行驶中，一些人逃脱了。20日下午，在空降部队跳伞

时，第二列火车藏在顺川西北的隧道内，以不被在附近活动的飞机发现。这列火车上的100名战俘是1个多月以前北朝鲜从汉城押到北方来的370名战俘中的残存者，他们挤在蔽蓬煤车和棚车里。那天晚上，这批战俘分三批被带下火车吃晚饭。他们在等待吃饭时被打死了。火车和北朝鲜的押送人员当晚就离开了。

从他们讲的情况看，还有一批被杀害的七具没有找到。通过寻找，又新发现了一处埋葬地，拨开薄薄的一层土后，他们发现了34具尸体。共有66具尸体（不包括在隧道内发现的7具）和23名幸存者。幸存者中有些严重地受伤了。其中有两人于当晚死去了，活下来的只有21人。南朝鲜军队的一些人把这些被搭救的美国兵和美国兵的尸体安全地护送到平壤，G—54型运输机又从那里把他们运到日本。

四、继续前进

就在空降部队在肃川空降时，第8集团军情报处长正准备着他的敌情判断。他预言，北朝鲜部队对平壤以北直线距离45英里处的郑村河天堑只能组织象征性的防御。他认为，敌人将沿两个方向北撤，每个方向各有一条铁路和公路。一路从郑村河畔的新安州和安州向右拐，通过熙川到东北方的距鸭绿江直线距离20英里的北朝鲜中部山区的江界。另一路从郑村河向左拐，沿西海岸朝西北方向到满洲里边境的鸭绿江口附近的新义州。

10月21日，共产党的电台宣布，金日成首相的政府已在新义州建立新的首都。新义州位于鸭绿江南岸，隔江与江北面的中国城市安东相望。但是，流亡中的北朝鲜首都不久又

转移到江界，北朝鲜政府和军队残存下来的人在这深山里集结起来。江界——满浦镇地区山峦起伏，森林茂密，是进行防御性迟滞行动的理想地区。在日本统治时期，这一地区曾是朝鲜人进行游击战的据点。附近鸭绿江上有许多垂手可得的渡场，它位置适中，有横向道路通向朝鲜的东北部和西北部。

10月22日，第6中型坦克营第3连担任代号为“大象”的特遣分队，从平壤出发，通过顺川向九嶂洞前进，以封锁那里的铁路。通过顺川后，该特遣分队于22时到达目的地。接着又向西朝见龙里（一些地图上标为开川）前进。见龙里位于郑村河下游的谷地。南朝鲜第1师在该特遣分队之后跟进。南朝鲜部队发现了40名逃脱了的美军战俘，他们立即把这些战俘送到平壤去了。10月23日上午，又有两名逃脱了的美军战俘在见龙里加入进来。这天下午，南朝鲜第6师的一位军士在九嶂洞以北4英里处的铁轨上又发现28具美军战俘的尸体，另有3人仍然活着。

10月23日，朴将军率领他的师从见龙里出发，沿郑村谷地前进。在安州附近，D连的坦克摧毁了两辆T-34型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缴获1辆坦克。午后，一个排的坦克兵攻占了郑村河上安州东北3英里处的一座被破坏了的木桥。一支由坦克组成的巡逻队继续向下游前进，一直到新安州。该巡逻队发现，敌人丢弃了该城，并破坏了附近郑村河上的所有桥梁。

对安州桥的修筑很快就开始了，连夜间也没有停下来。到10月24日9时，轮式车辆包括2.5吨的卡车可以通过该桥了。这天上午，一个侦察组在该桥以东3英里处发现了一个坦克渡场，第6中型坦克营就在这里渡过了河。南朝鲜第1师

的3个团都在10月23、24日两天渡过了河。接着，该师向东北方向朝云山进攻。

遵照第1军关于继续向平壤以北进攻的命令，第24师的先头分队于10月22日傍晚到平壤以北的集结地域，在这里，该师又重新指挥英联邦第27旅、第89中型坦克营和第90野战炮营。与此同时，英联邦第27旅加速从肃川向北前进。10月23日，该旅在南朝鲜第1师的坦克兵巡逻队进入新安州之后几小时就到达了该城。该旅还夺取了位于该城西南5英里处的一个简易机场。到这时，第24师完成了向平壤以北20英里处顺安的机动任务。

距入海口不远的新安州段郑村河河面很宽，两岸淤流很深。24日，英联邦旅“中性”第1营开始用突击舟渡河。该旅其他部队和车辆于当天晚上利用南朝鲜第1师架设在安州的桥渡过了郑村河。第3工兵战斗营现在清理通往新安州的公路，以保障第8集团军计划中向满州里边境地区进攻所需的大部分后勤支援物资的畅通。

就在美军第1军在联合国军左翼向郑村河进攻时，南朝鲜陆军的两个师也开始了进攻。南朝鲜第6师在见龙里挥师向东北方沿熙川至江界的道路朝郑村河进攻。南朝鲜第8师在第6师东侧进攻，于23日子夜到达德川。该师在德川挥师北上，于两天后在九嶂洞对郑村河地域发起突击。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都属南朝鲜第2军）现在都在极其崎岖的山地作战。第6师在见龙里附近缴获了两列火车，其中一列载有8辆坦克，再往前在九嶂洞附近缴获了50车弹药。该师在熙川以南与约1个团兵力的北朝鲜部队进行了鏖战，最后把敌人的部队打散了，该师于23日夜间进入熙川。在熙川，该师缴获20辆只要小修即可战斗的T-34型坦克。南朝鲜第6师从

熙川开始向西进攻,以后又向北进攻,其目标是攻占鸭绿江畔的楚山。此时,该师处在联合国军的最前端。

10月24日,当第8集团军越过郑村河,南朝鲜第6师通过熙川向鸭绿江挺进时,该集团军在此以南直线距离320英里处的釜山环形防御地带顽强扼守只不过是不到6个星期以前的事。仁川登陆也同样是不到6个星期以前的事。收复汉城只是4个星期以前的事。自那以后,第8集团军在突出环形防御地带后向北进攻,现已进至汉城以北160英里,并突入北朝鲜130英里。在进攻中,该集团军占领了敌人的首都,克服了该国北部边境线以南的最后一道江河障碍。

与此同时,归其指挥的南朝鲜第1军为攻占元山,沿东海岸向东进攻,其突入的深度与第8集团军相同。在最后几天里,美军第10军利用水路机动,在元山登陆并实施陆上进攻。第8集团军、南朝鲜军队和第10军的进攻在6个星期内把战线向北推进了300多英里,彻底击溃了北朝鲜军队。

第三十三章 中国军队介入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孙子兵法·虚实篇》

10月底，远东战区总部改变了以往将南朝鲜军队完全附属于美军建制的作法，即把每一个美步兵连所配属的南朝鲜士兵的数目以原来的100名减至25名。其结果是几千名南朝鲜士兵从美军的建制中脱离出来（自8月份以来，他们一直隶属于这一建制），这就使得重建一个新的南朝鲜步兵师的设想成为可能。10月25日，南朝鲜第9步兵师成立，它包括第28、第29和第30团。每团初建时只有两个营；10月30日，又将原来的“反游击大队”三个营编入这个师，并分别划为每个团的第3个营。到11月7日时止，已有8272名南朝鲜士兵脱离了美军建制而转入南朝鲜部队中。并且还有几千名正在准备脱离之中。同一天，南朝鲜在汉城又重建了在战争初期被击溃的第2步兵师。这个师开始时仅有两个团的建制，即第17兵团和第31团。但在11月13日又编组了第32团补进第2师。

这一时期，尽管一开始就显示出不必要，但还有另外一些新的武装部队也在朝鲜亮相。按期到达的联合国军需要必要的装备和训练，以便能成为第8集团军指挥下的有效组成部分。有鉴于此，沃克将军于10月8日下令第2后勤司令部成立一个联合国军接纳中心（UNRC）。这个中心在美国驻朝第

8 集团军迁出大邱大学后，跟着进驻那里，它的主要使命是“向联合国军队提供服装、装备以及与美军一体化的训练。”它所提供的装备都是经过接纳中心指挥官确定为对朝鲜战区来说最基本的美式装备。这个中心每次可以接纳的人员不超过6200人，第一批受训的部队是一支土耳其装甲部队的司令部，它们于10月18日抵达朝鲜。

首批到达朝鲜的联合国军是一个泰国营，其先头部队于10月3日抵达釜山港（而其后续部队直到11月7日才全部到达），紧随其后的是土耳其旅的先头部队，他们到达的时间是10月12日，其后续部队（约5190人）在5天之后也到达朝鲜。18日，这个旅开始卸载。除了不具备某些特殊武器外，这支部队可以算是一支装备齐全的力量。10月24日，荷兰一个营与英国第29旅的先头部队也先后到达了朝鲜。在加拿大，约有一万名志愿者组成了一支特别征召的部队，并正在接受为在朝鲜作战而进行的训练。然而，由于战争从表面上看起来已经接近尾声，因此后来真正到达朝鲜的只有一个营，其它大部分仍驻留在国内。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当第8集团军继续在清川江以北进行追击时，它的后勤补给状况却很糟糕。10月份，在第8集团军迅速北进的同时，铁路运输发生了中断。这使得原本就异常紧张的车辆运输又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这些运输卡车需要经过条件恶劣的道路在港口和铁路终端站之间不停地往返。10月底，第24师的铁路终端补给供应点仍设在汉江北岸的永登浦，而师属各战斗部队却远在北面250英里远的博川附近。运输车辆所经过的崎岖不平的道路越长，损失率就越大。这是一种典型的消耗型后勤补给方式。用不了多久，它就会陷于困境，因为大多数用于修复车辆的备用件已经不能使用

了。

从9月至11月初，第8集团军动用了76%的运输车辆昼夜不停地运行着。为了对三八线以北的第1军进行补给，第8集团军从第2和第25师中抽调了大量的运输车辆，其结果是严重降低了这些部队的机械化程度。第2师一次就提供了320辆卡车，组成了一个名为“红球特快”的运输队，从汉江地区向第1军运送补给品。由于所需要的运输车辆数量如此之大，并且将它们送往各战术单位的正常途径又非常之不确定，以致于各军、师都不得不派出大量人员乘飞机或坐火车回到釜山，去负责驾驶那些运输车辆，然后再向北通过400英里长的糟透了的道路回到前线。

当第8集团军刚一占领平壤时，立即就有一批空运补给物资从日本的芦屋空军基地和汉城附近的金浦机场运送到平壤机场。金浦机场每天的空运量甚至达到了1,000吨，这些物资都被运往平壤或更北的地区。10月底，空运的物资大部分是弹药。比如在10月28日，一批运输机从金浦机场向平壤运送了1,037吨的弹药；10月31日，美运输机利用新安州附近临时修筑的战斗机跑道，向沿清川江及其上游地区作战的南朝鲜军队空运去了大量的弹药。

一、美国人对战事的乐观估计

尽管10月底的后勤补给状况很糟，然而美军指挥官们的普遍乐观情绪足以掩盖这一窘境。因为他们认为朝鲜战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基于这一看法，陆军部和远东战区总部都制订了战后调整第8集团军部署的计划，其中包括从朝鲜将美第2步兵师撤回美国或欧洲。以及在这以后撤走一些机构

的计划。10月25日，陆军部通知麦克阿瑟将军，他们打算取消计划应在10月和11月由航运到达远东的后备役军，其中1,7000名军士除外。这些部队是按本月早些时候在威克岛会议上达成的共同协议精神而制定的增援计划征集的。

这种头脑发热的裁撤之风甚至还蔓延到了朝鲜驻军中。10月22日，沃克将军向麦克阿瑟将军请求获准将以后所有从美国运来的重装备都转运至日本。因为他觉得目前在朝鲜的军需储备已足敷今后的需要。麦克阿瑟将军当即予以批准，并进一步采取措施，下令将满载着105mm和155mm榴炮炮弹和航空炸弹的、并已启航驶向远东的6艘军需船调头运回夏威夷或美国本土。驻日美军后勤司令部司令韦伯将军也要求旧金山港负责装卸货物的指挥官取消所有关于地面补给品的申请，并卸下港内所有已装上船的军需货物。

当联合国军跨过清川江时，士气非常旺盛。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们正在进行战争短暂的扫尾战斗。比如，第1骑兵师中的许多官兵都想象着在即将到达的感恩节那天，他们佩戴着鲜艳的黄色骑兵标志游逛于东京的集市中的情景。这个师甚至已经开始回运它的装备，以便成为首批返回日本的部队。其它部队的许多士兵也纷纷丢弃印有圣诞礼品价目表的邮购广告传单，他们都认为完全来得及在节前回到日本，亲自去市场采购节日礼物。

在美国，纽约《时代》杂志的一篇社论很能代表当时国内人士对这一阶段战争局势的普遍看法。它谈道：“除非有意外，我们现在很容易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得出简明的结论。”

为了作好使大韩民国居民重返家园的准备工作，麦克阿瑟将军采取了许多措施，并授权沃克将军在第8集团军内建

立一个民事事务指挥部。10月30日，这个指挥部 161 名专门任命的参谋和 117 名临时征召的人员到齐，11月 1 日，指挥部正式开始工作。

10月17日之前，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 9 月27日的训令，麦克阿瑟将军一直严格限制联合国军地面部队越过北部一条政治分界线。这条界线西起清州，经九老里和灵源，东达海边的咸兴，不过南朝鲜军队不在此限制之列。

然而，10月17日，麦克阿瑟将军在给联合国军司令部下达的第 4 号作战指示中，却明令取消了这一限制，把战线又向北推进了一段距离，并规定所有联合国部队都可以在这一战线上作战。10月19日，各级指挥官都得到了关于这条新战线的概貌。它几乎横跨整个半岛，大致由宜川，经巨仁洞—坪员—半山—线，直达东海岸的城津。离满洲边界大约只有30~40英里。不过这条新战线依然符合参联会 9 月27日训令的精神，其主旨是要求在靠近鸭绿江的朝鲜边界地区只能使用南朝鲜部队。

但是到了10月24日，当联合国军的先头部队跨过清川江之后，麦克阿瑟将军却向其下属发布了这样一条新的命令，以致彻底改变了以往所有命令的精神，即取消对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在北部使用的所有限制，要求他的所有部队向朝鲜北部边界之极限推进。于是，当第 8 集团军遂行自认为是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系列机动行动时，它所依据的命令与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指导着朝战的方针大相径庭。

在命令发布之日，参联会就传来了反应，它指责麦克阿瑟将军违反了 9 月27日的训令，并要求他做出解释。麦克阿瑟将军于次日的回电中答复说，他这样做纯属军事上的需要。并强调说，仅靠南朝鲜军队将无法控制前线的局势。他认为他

自己完全有权力根据以往的指示发布那项命令。况且，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情况在威克岛会议上已经充分探讨过了。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们已清楚地意识到麦克阿瑟将军违反了他们于9月27日发布的训令时，却没有下令取消其向鸭绿江进军的命令。因此，英联邦第27旅和美第24步兵师先后越过了清川江。配置在朝鲜各处的其它所有部队也获准可以前进至鸭绿江边——这个国家的北方边界。10月25日，沃克将军讲了一句后来曾被人引用的话来描述那时的情形，他说：“一切的一切都很正常”。——当时确实如此。

二、穷追不舍

清川江及其支流九龙江和大宁江，都发源于北方。它们共同形成了阻隔北朝鲜西部地区的天然水障。在朝鲜半岛上，清川江属于较宽的流域，宽度从3英里至20英里不等，其间变化很大。它向鸭绿江一样从东北流向西南入海，两条江也大致是平行的，间隔平均约65航空英里。在第8集团军于1950年10月下旬和11月里的作战行动中，清川江是最重要的地理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第8集团军的作战部署和战术行动。

通往平壤的主要公路在新安州跨过清川江，沿着滨海地区向西和西北延伸，直到朝鲜北界的新义州。在西部滨海地区，内陆的山脉从鸭绿江边一直向下延伸到清川江流域，这里的山形险峻陡峭，道路崎岖不平。山脉的主要高峰都在半岛纵向的中央地带，以及鸭绿江与长津水库之间。那都是些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

鸭绿江自身也在这些山岭间穿流着，只有滨海的西部低

地流域除外，江水流经的河道仿佛是一个大峡谷，两岸都是高耸的山峰，规模宏大的水丰水电站耸立在同名的巨大水库之上，这个水库大得从中游一直延伸至上游，它使江水蓄入几百个略呈横向的峡湾状的山谷之中。

位于水库上游的满浦镇是鸭绿江的一个主要渡口，从这里向东南20空哩就到了位于山间要塞正中心的江界。北朝鲜的军政首脑都聚集于此。一旦情况紧急，他们马上就可以从那里经由满浦镇渡口撤到设在满州的避难所。

从清川江流域通往江界和满浦镇的公路起自新安州—安州—九老里地区，经由熙川向东北延伸。在同一方向上还有一条铁路也沿这个走廊通行。另外，在距西海岸50空哩的内陆地区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公路网。它从清川江的低地流域向北，经过云山地区到达鸭绿江边。在未来的几星期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赋予这一特定的公路网以及其重要的意义。

这里需要对清川江低地流域的地形构造作些说明。从鸭绿江边向西延伸到此的山势影响了它的构成。从这里向北约15空哩的范围内属于平缓地势，其间零星分布着些略有起伏的小丘。一条基本上平行于清川江的横向公路从龙山洞向东伸展而去。它象一条标志线，恰好将广义上可看作是清川江流域的低地流域与自鸭绿江绵亘而来的陡峭的山岭地区分隔开来。

这些山岭地区的南端控制着穿越它们的通道，形成了一道阻止北进行动的天然屏障。朝鲜北部的几个重要城市泰川、云山和温井恰好位于这些通道的入口处。由于这个地区的特点是如此之显著，因此对这些特点所作的符合逻辑的推论很快就能被对手转化为异常严酷的军事现实。

第8集团军在清川江上游的军事行动最初只是釜山解围之后的大追击的延续。它的态势是：美第1军在左，南朝鲜第2军在右，同时向北挺进。在米尔本将军指挥的第1军序列中，美第24师（配属英27旅）居左，南朝鲜第1师在右。联合国军司令部估计敌人不可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因而不断强调各军向北部推进的速度。而各路纵队间却很少或根本没有直接接触。整个北进行动也没有进行周密的协同，每一部分都自行其事，并尽可能地推进得又快又远，而丝毫不注意和利用友邻部队所获得的战果和情报。

三、南朝鲜军队到达鸭绿江边

在第8集团军重新开始北进行动后，南朝鲜第2军所属第6师获得了在前线所有联合国军中成果最大的进展。

在没有遇到任何有力的抵抗的情况下，这个师很快沿清川江上游在10月23日夜间到达熙川。从那儿它又离开了清川江的河道转向西行。这个师的先头团是第7团。这个团的先头营顺着一条大车路向西北急进，其余部分则从熙川转向西上了通往温井的公路。10月24日至25日夜，第7团主力通过了温井，而后它又转向北，与其先头营汇合。在辨明了道路之后，第7团继续向北挺进，目的地是50空哩外，位于鸭绿江边上的楚山。当天下午早些时候，他们到达了距楚山18空哩的古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当晚，这个团就停在那里宿营过夜。

第二天即10月26日上午，第7团中的美军顾问哈里·弗莱明少校率领着一个加强了侦察排进入了楚山。第7团其余人则留在了宿营地。在楚山城，侦察排发现北朝鲜人正

由一座架设在鸭绿江上的狭窄的小浮桥向满州撤退。弗莱明和南朝鲜军官立即指挥架设起机枪，以阻止人流继续涌向对岸。但由于武器的位置固定，因而火力范围还达不到对岸的中国。此后，侦察排又对城内进行了彻底的搜索。弗莱明少校留下了一个小组，为次日早晨第7团进入楚山作准备，然后他率其余人回到了团驻地。

到目前为止，南朝鲜第6师第7团是第一支抵达朝鲜北部边境的联合国军部队；并且由于后来事态向反面发展，他们也就成为在整个战争中第8集团军所属的所有作战部队中唯一到过那里的部队。

继第6师之后，南朝鲜第8师在10月25日—26日夜间也到达了清川江以北。他们从顺川经德川一直打到球场洞。26日，在第6师到达鸭绿江的同时，第8师转向清川江上游，前去与第6师会合。

四、中国军队痛击南朝鲜第2军

10月25日，南朝鲜第6师第2团第3营从位于云山东北10航空英里处的一个道路交叉点，即温井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向西北的北镇前进，打算从那里转向北进攻鸭绿江边的碧潼。当第3营前进至温井以西8英里处时，他们进入了敌人预设的火力圈。这个营立即下车战斗，打算驱散他们所认为是北朝鲜的小股抵抗部队。但实际上，这一阻击是中国人的圈套。在接下来的战斗过程中，中国人有组织的部队击溃了第3营，不过，这个营的750人中有400人逃脱了包围，并于当日下午以渗透方式回到温井。在被俘的人员中，有第3营的美军顾问格伦·C·琼斯中尉。他后来死于战俘营中。

与此同时，温井的南朝鲜第2团第2营得知第3营遭到沉重打击的消息后，便去支援它。在途中，2营的不少人都看见敌军正沿着山岭向北运动。派出去侦察的尖兵带回一个中国俘虏。他声称中国部队自10月17日以来就一直埋伏在北镇附近的山区中等待着他们的进攻。第2营继续前进。路上又抓到一名伤势严重的中国士兵。当晚，中国军队切断了第2营回温井的退路。但这个营向南翻越了荒野之地，摆脱了包围，并成功地与在温井的团部及第1营会合。

是夜3时30分，中国军队开始进攻温井，南朝鲜军队惊慌地向城外败退，但军官们在城东南的边缘处有效地阻止住了这一溃败。6时，当中国军队穿插至这一位置时，南朝鲜部队开始向东撤退，但他们行进了3英里就遇上了敌人的阻击——中国军队已切断了他们的退路。此时，南朝鲜第2团中没有一个连是完整的，士兵们已四散逃入山中。这个团的美军顾问罗伊尔·M·格兰姆林少校和另一位顾问团的军官逃到了熙川，而保尔·V·S·拉尔斯上尉却落入了中国人之手。以下事实可以证明南朝鲜第2团在首次与中国人遭遇时，只在表面上作了规模不大的非决定性的抵抗：这个团建制内的3100人中有2700人逃回了清川江地区。

当第2团在温井遭受中国军队打击的时候，第19团（除一个营外）正位于熙川地区。南朝鲜第8师第10团也在那里。南朝鲜第2军军长余家恒少将命令除第10团留一个营在原地外，驻熙川的其余部队向西攻击前进以援助第2团，并夺回他们丢弃的车辆和火炮。这两个团在28日占据了一个制高点，从那里其前锋部队可以俯瞰温井城。他们看见了许多被丢弃的装备，不过他们却没有继续前进。次日，这两个团便遭到了与被打垮的第2团相同的命运。在仓惶败退中，他们又丢下了许多

车辆和3个连的炮兵装备——这是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火炮。

发生在温井地区的这一惊人变化，使南朝鲜第6师第7团顿时进退两难。26日晚，当第7团设在古场的司令部正在制订次日占领楚山的计划时，师部发来消息，通报第2团已经被击溃的情况，并命令第7团立即向南撤退，与师主力会合。弗莱明少校通过电台答复说，如果不补充足够的汽油、食品和弹药的话，他的团就无法运动。两天后的上午11点，这一补给行动通过空投成功地完成。

29日上午，南朝鲜第7团开始向南回撤。临近正午，在古场以南约20英里处，他们遇到了阻击。全团很快投入战斗，战术空军控制小组召唤来猛烈的航空兵火力支援。按照弗莱明少校的说法，“由于白天能得到强有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我们还可以控制部队；然而一旦夜幕降临，我们就会因缺少战斗机的支援而无力抵抗敌人。”

那天夜里，大部分南朝鲜士兵纷纷四散逃入山中，并设法自行渗透回到南边。但也有一些人仍坚持到最后。到傍晚前，抵抗已经停止。从后来在1951年3月缴获的一份手绘的中共军队第125师337团作战地图上分析，似乎是这个团的一个营在此设伏并消灭了南朝鲜第7团。弗莱明少校是那次战斗中唯一活着的美国人，他被中国人俘虏时已负伤十五处之多。差不多过了三年之后，即1953年秋季，他作为被交换的战俘回到了美国。

实际上第7团的3552人中约有875名官兵逃到了见龙里，并返回了第6师。团长林伯泰上校和他手下的两个营长都逃了出来，而其它一些主要军官和美军顾问们则非战死即被俘。

由于右翼南朝鲜第2军的溃败，以及不断传来关于中国

军队参战的惊慌而混乱的消息，第8集团军于10月29日急忙命令南朝鲜第7师脱离美第1军建制，转而配属于南朝鲜第2军，并前去支援它。同时又命令南朝鲜第2军第8师在清川江以北就地组织防御。防线从宁川向东延伸至江边的球场洞。而第7师的预定防线则从这里向南扩展到德川。

截止至10月31日前，中国军队已推进至南朝鲜军队防御前沿以北和以东地区的见龙里。31日早晨，他们在南朝鲜第8师16团与第1师的结合部突破了前者的防御，并导致了这个团的一个营的溃败。

11月1日前，在清川江南岸，中国军队已将南朝鲜第7师压回到院里附近，并使第2军的防御方向大部分被迫转向东面。这就使得第2军右侧与第8集团军之间产生了一个间隙。于是，原配属于美第1军的美第2师匆忙集结于顺川附近，以应付可能从这一空间方向出现的紧急的情况。

到11月7日，战事暂告一个段落。从10月25日第一次行动开始，中共军队在几天之内就将南朝鲜第2军从边境地区驱赶回清川江以南，并使其受到了灾难性的打击。此时，第8集团军在清川江以南已处于右翼暴露的危险境地。灾难威胁着其前沿中枢地区——云山。

五、云山——序曲

10月25日，北进过程中的南朝鲜第1师正沿着从清川江到云山的公路一线迤迤前进，所属第15团已通过了宁边，并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继续向北面约15空哩远的云山前进。美第6中型坦克营的D连作为前导首先通过了云山。接近11点，15团也通过了云山。他们穿过城市又向北前进了约一英

里远。当美国人的坦克正要接近前进途中的一座桥梁时，敌人的迫击炮突然开火，挡住了去路。南朝鲜士兵立即分散开来，投入了战斗。半小时之后，他们报告说，在云山正北方向的山上发现约300名中国士兵。不久，他们抓到了其中一名，这是联合国军在朝战中抓获的第一名中国战俘。11时44分受阻于桥前的美国坦克乘组人员得知了这一消息，并了解到俘虏供称，约有10000名中共士兵正隐藏于云山北面和西北面的丛山之中，另外还有10000名正向东面的熙川前进。

下午，城北的战斗更加激烈，14时刚过，南朝鲜军队判明了当面与其接触的中国部队为2个加强连。战术空军控制员在受敌火力压制达一个多小时之后，终于与飞临上空的蚊式轰炸机建立起通讯联络，并向飞行人员通报了战况和所抓到的中国俘虏及其口供的情况。飞行员立即将此情报通知给第8集团军司令部。当晚，第1军司令部也接到南朝鲜第1师情报联络官送来的这一情报，特别是关于那个中国俘虏的报告。第1军立即采取了一些特别措施，安排将这名战俘送往第8集团军设在平壤的前线指挥所，以便能进行进一步的审讯。第二天，这名俘虏在受到讯问时，重复了他的说法。他是个中国士兵这点毫无疑问了。下午，又有3名俘虏被送到这里。他们同样是中国人长相，说中国话，既不懂朝鲜语也不懂日语。

南朝鲜第1师第12团作为师第二梯队，在到达云山后向西转进。在城市的外围，他们也被中国军队挡住了去路。同时，第11团连同师的后续部队正停留在离云山尚有几英里远的地方宿营。当天下午，关于当面之敌是中国军队的消息在南朝鲜军队中开始不胫而走。

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同一天即10月25日下午，美

第1军司令部于16时发布的命令还要求其所属部队全面向鸭绿江推进。其中南朝鲜第1师应“继续粉碎北朝鲜的残余部队”。

10月25日是异常寒冷的一天，标志着朝鲜北方严酷的冬天已提前来临。战斗在云山彻夜地进行着。各种轻重武器的呼啸声、爆炸声划过黑暗，回响在寒冷的夜空中。第二天凌晨，下了一阵小雪。这是这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相对于眼前的处境来说，这场雪不过引起了一丝小小的忧虑，更令人忧虑的是，中国军队在夜间几乎包围了云山地区。上午，又得到了更多的消息，证明对手肯定是中国人。其中一份报告谈到了在城北发现33具中国士兵的尸体。

10月26日，在云山东北方向上的南朝鲜第15团在敌人的打击下已向南退去。10时30分第6中型坦克营的指挥官约翰·S·格罗登中校考虑到受阻于云山东北公路上的坦克有被击毁的危险，因而下令D连向城东南的高地方向退去。而此时，云山西面的南朝鲜第12团依然在坚持着。第11团也赶来，准备加入12团的战斗，但马上又不得不转回南面，去与从西面插进来的敌军作战。这支敌军企图切断他们的主要补给线以形成围歼态势。但是第11团不但没有清除掉这支敌军，反而被压回云山以北地区。当时负责支援该团的美第10高炮群在其战争日志上曾写下了这样一段，以描述那时危急的情况：

“……由于云山地区形势已十分严峻，高炮群随时准备撤离这一地区。”

据南朝鲜人自己估计，他们当面的敌人足有一个整师。

对于整个势态的发展，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的看法是：出现在温井和云山地区的中国军队只是“从中共军队中抽调

出来的支援人员，目的是进一步加强和增援北朝鲜部队，帮助它扼守边境的各通道。”他们就此推断：“没有迹象表明中共方面已开始动用大批整建制部队对朝鲜进行公开的干涉。”

27日，云山方面的局势有所改观。11时10分刚过不久，从芦屋空军基地起飞的10架C-119运输机向这一地区空投了大量的补给，缓解了被围困在那里的南朝鲜第1师、第6中型坦克营所属两个支援坦克连以及第10高炮群的补给困难。重新获得补给之后，南朝鲜第15团和第12团分别开始向城市以北和以西进攻，获得了一些微小的战果。在云山以南，第11团的两个营负责扫清南撤的道路。下午晚些时候，他们报告说，南面的阻击之敌已向西北撤退了。通过这一系列作战行动，南朝鲜人发现中国军队很善于隐蔽伪装自己，行踪也飘忽不定。另外，他们还擅长挖壕打洞。

当南朝鲜第1师25日首次在云山之北遭遇中国军队时，这个师的师长朴少将正在平壤参加一个庆祝大会。此刻，他已赶回设在宁边的师指挥所，并亲自前往战地去检查敌人的尸体。最后确定他们都是中国人。朴少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服役于日本驻满州的军队，所以他很熟悉中国人。据他估计，当面敌人是一个10000人左右的中国师——一个完整建制的师，而并非中国人和北朝鲜人的联合部队。因此，他向美第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报告说，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

到28日，云山地区的战斗已平静下来。南朝鲜人又抓到两名中国战俘。他们的口供与前一个完全相同，即他们属于一个较大的参战部队。

沃克将军和平壤的第8集团军参谋部曾接连不断地收到

从清川江以北传来的关于那里情况的消息，其中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关于那个战俘是中国人的消息。不过这些消息相互矛盾，来源混乱，令他们大为不解。在这样一个局势发展中，情报部门的官员自然不会以这些消息的表面价值来接受它们。对于那个俘虏所提供的关于成编制的中国军队已大批进入朝鲜的情况，他们并未承认它的真实性。然而，当清川江以北形势在一两日之间急剧恶化时，沃克将军及其幕僚们才不得不怀疑其最初结论是否正确，并开始接受战地指挥官的观点，即在那一地区出现的军队并非仅仅是对北朝鲜军队进行支援的力量。

10月28日上午，出于对事态的严重关注。沃克将军解除了美第1骑兵师原来防卫平壤的任务，转而令其北进，并穿过南朝鲜第1师防地向鸭绿江进攻。盖伊将军命令其第8骑兵团作为本师的先头首先开始运动。29日上午，第1骑兵师离开平壤。白天，它于安州越过清川江。当晚，它前出至龙山洞附近的集结地域。

10月29日拂晓，南朝鲜军队发动了进攻，但很快就遇到了在预设阵地内据壕防守的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虽然中国人只配备了轻武器、重机枪和迫击炮，而南朝鲜军队则有强大的掩护火炮和第五航空队支援，但是后者仍无法将对方击退。

由于中国军队在温井和熙川地区以东已歼灭了南朝鲜第2军大部，因此南朝鲜第一师所在位置现在已成了联合国军在北部战线的突出部。在其右翼的是美第24师，这是西面距它最近的第8集团军部队。但两师之间仍有一个很宽的缺口，约15公里。

10月30日上午，由哈罗德·K·约翰逊中校指挥的美第5骑兵团到达龙山洞，任务是保护第8骑兵团的后方。前者

已于当日上午向云山继续北进，去接替南朝鲜第1师的一部。第8骑兵团第1营在小约翰·米尔利金少校率领下于当天下午抵达云山。在与南朝鲜第12团中的美军顾问进行了磋商之后，米尔利金及其手下的连长们逐渐了解到这里的情况。在云山以北约8000码处的前沿，南朝鲜部队受到了攻击并正在不断后退。

10月31日，第8骑兵团的2营和3营接替了南朝鲜第12团。不过这个团所属的右翼第2营在敌夜间攻击的压迫下已后退了一英里多。他们的指挥官还想在换防前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此时，米尔利金的第1骑兵团已经在云山之北南朝鲜部队战线之后占据了防御位置。当天下午，美1军军长米尔本将军视察了第8骑兵团指挥所，他得到报告说“一切正常”。

11月1日上午，南朝鲜军队又开始进攻，试图夺回失地。尽管有美第6坦克营战斗分队的支援，但他们依然所获甚微。在这种形势下，米尔利金少校下属的坦克B连和配属给这个连的第70坦克营B连的一个坦克排编成战斗分队，开始沿三滩河西岸向北进攻。这一次，坦克火力充分发挥了威力，有效地支援了南朝鲜军队，不过有3辆坦克被毁。正午之前，南朝鲜第12团2营又夺回了部分失地。向前推进了半英里多。但由于敌人开始使用120mm的迫击炮，美军坦克不得不后撤，因而南朝鲜人似乎也无法获得更大的进展。在河东岸约两英里的地方，南朝鲜第15团正承受到沉重的打击。

下午，南朝鲜第2营指挥官向上级发出一个电报说，如果在16时以前他的营仍得不到替换的话，那么他不管怎样也要将部队撤离目前位置。鉴于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第8骑兵团团长雷蒙德·D·帕尔莫上校明确拒绝了这一换防要

求。但是到了16时，当南朝鲜军队穿过第8骑兵团1营的防区败退下去时，这个营实际上已接替了前者。因此，这就要求米尔利金的部队坚持在原地。然而当米尔利金通过望远镜观察坚持在对岸的南朝鲜第15团情况时，他看见山腰仿佛已经活动起来，敌军正沿着15团的两翼潮水般地涌过来。他还吃惊地注意到自己这边的前沿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到11月1日下午早些时候，右翼第8骑兵团的战线稳定在云山西北约一英里处，位置靠近三滩河西岸的每峰洞村之下的公路一带。战线沿一条弧线横过山岭，向西南延伸至云山以西三英里处；从那儿，它又越过一条来自云山方面的东西向公路，然后拐向东南，与从龙山洞至宁边的主要补给线相衔接。这条补给线距云山大约有3英里。美骑兵第1、2、3营分别按东、西、西南的次序布置在这条战线上。这一布署形成了一个以云山为中心，半径约3英里的半圆形地带。只有位于云山北面的第1营距云山仅一英里。第8骑兵团团部设在云山以南的主要补给线上，夹在第3营指挥所与云山之间。在此之前一天，盖伊将军在其南面12英里处已建立起了第1骑兵师师部。

第8骑兵团的到达使南朝鲜第1师能重新布署兵力。10月31日，在云山以西被替换下来的第11团转向东南，以便在第1军和第2军的结合部与南朝鲜第8师保持接触，第12团则奉命前往九龙江以南的立石进行休整。这个预备队集结地距云山有6航空英里。而仍在云山独立作战的南朝鲜第15团正试图保住它目前的位置，即第8骑兵团右翼的三滩河东岸地区。简而言之，第8骑兵团目前在云山的北、西、南三个方向上，南朝鲜第1师在东北、北和东南方向上。

11月1日上午，遵照第1军和师部的命令，第5骑兵团

指挥官约翰逊上校打算派一个营向东移动到靠近两个军结合部的位置，去支援那一带正趋瓦解的南朝鲜第2军的防御。约翰逊命令第3营待命，准备在12时30分出发。正午，第8骑兵团主任参谋哈莱特·D·爱德逊中校从云山赶到第5骑兵团指挥所。他告诉约翰逊说，在来此途中，他们在离九龙江不远的支流南明河骆驼头河曲附近，遇到了一大批朝鲜难民。他们告诉他，有大量的中国军队正从西面向第8骑兵团背后运动过来。既然第5骑兵团的任务就是保护第8骑兵团的后方，于是爱德逊就问约翰逊上校准备怎么处置这一情况。约翰逊立即派出一个排规模的巡逻队去侦察核实这一情况。接着，他就同第3营一起按预定计划出发，前进至宁边东北6英里的地方停下来，将部队配置在宁边——球场洞公路两侧山岭之下，并且面向东方。完成部署之后，他与营指挥官一起继续向东前进了数英里，此时，他们碰到一伙从前线撤下来的南朝鲜第2军的部队。约翰逊后来谈到：“这些士兵仨一群俩一伙地堆挤在公路上，对往来的车辆一点儿不在乎，对周围的一切都不在乎了。在这一特殊的时期中，他们已经被彻底地击败了。”

约翰逊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于菲律宾。巴丹岛陷落时，他正好也在那里。因此他很自然地联想起那时美军行将投降前的各种行为和表现，并与眼前这些南朝鲜人的状态比较了一番，才得出上述结论。

六、在西海岸的公路上

滨海地区向西的追击似乎很顺利。10月25日晚，英联邦第27旅在博川及其附近一带跨过大同江。在西岸，它遇到了

抵抗。这个旅的第1营首先发起攻击，在江水西面3英里处与敌展开激战。战斗中，空中火力和炮火准备协助步兵摧毁了10辆北朝鲜的T-34坦克和两门自行火炮。这一战之后，这个旅的副旅长肯定地认为“动荡”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因此他采用了一种更适合大型战斗的旅编组形式。10月28日，在又向前推进了15英里之后，这一重新编组后的旅停在了距清州还有3英里的地方。

第二天上午，即10月29日，第3营即澳大利亚营向清州发起攻击。空中观察员发现，至少有4辆敌军坦克，伴随着敌步兵，扼守在俯瞰山下公路的山脊通道上。于是，空军立刻以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摧毁了这批坦克。澳大利亚人随即夺取了通道及其毗邻的一线山脊。当晚，北朝鲜人在自行火炮和坦克的支援下又一次袭扰澳大利亚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多钟头，一直持续至午夜。澳大利亚人的反坦克火箭分队击毁了3辆T-34坦克，并且在美式坦克的支援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澳大利亚人共伤30人、亡9人。次日上午，阿盖尔营进入了清州。

10月30日晚，北朝鲜的速射炮打到了清州城市附近。其中有6颗炮弹落到澳大利亚营的指挥所附近，并且有一发正打在格林上校的帐篷附近的一棵树上。炮弹削去了树冠，在帐外炸开了花。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就在附近，但奇怪的是除格林上校外都安然无恙。当时上校正躺在一付担架上睡觉，弹片击中了他的腹部。由于伤势严重，他马上被送往设在安州的外科医院。三天之后，这位令人钦佩的澳大利亚第3营指挥官查尔斯·H·格林上校不幸去世了。I·B·弗格森中校成功地成为他的继任者。在格林上校遭到不幸的同一天晚上，第27旅的莱斯少校也同时遇难。

27旅的副旅长在30日当天就请求美第24师师长丘奇将军派一个团增援清州。因为他的部队已疲劳不堪。丘奇将军当即同意了这一请求，派出第21步兵团前往该地。

这天晚上，第21步兵团第2营在吉恩斯·皮尔莱兹率领下，穿过英军的防线向北前进。并通过了火光熊熊的清州城。这个时刻，皓月当空，银光流撒，对夜间的进攻行动十分有利。清州城外北朝鲜人撤退时坦克的轰鸣声还隐约可闻。2时左右，第2营行进到一个叫郭山的小村西面2英里半的一个高地附近时，他们中了北朝鲜人的埋伏。敌人兵力约有500人，另外有7辆坦克。其中最前面的坦克在300码的距离上首先开火，其余的也随即加入战斗。炮弹如同橙色的大火球一串串地落在公路上。虽然有一些打中了美军坦克的外壳，但都被弹开。美军坦克立即还击，炮弹准确地射向敌人炮口的闪光处。21团团长斯蒂芬上校和第2营营长皮尔莱兹中校从他们各自的吉普车上用无线电台指挥着战斗。黎明前，北朝鲜部队抛下50具尸体、5辆损坏了的坦克和1门自行火炮以及7门反坦克炮，撤出了防御阵地向北逃去。

白天里，美军的空中进攻又摧毁了那两辆夜间逃走的敌坦克，步兵在一堆铁路平板货车上也缴获了两辆新坦克。

经过这一夜的战斗之后，21团在以后的前进途中再没有遇上较大的抵抗，直到接近鸭绿江边。其先头部队——查尔斯·B·史密斯中校所率的第1营在11月1日正午之前到达了清谷洞外围。这里距新义州和鸭绿江仅18空哩。

根据第24师师部的命令，斯蒂芬上校命令第1营停在原地，巩固阵地，准备实施纵深防御。这一道显然是从第1军军部转来的禁止前进的命令挫伤了第21步兵团第1营的积极性。“好似一个晴天霹雳。”

下午刚过一半时，7辆敌坦克在大约500名步兵的伴随下，向清谷洞的第1营发动了进攻。第6坦克营A连在杰克·G·莫斯上尉率领下，以坦克迎击坦克。经过半小时的鏖战，他们击毁了敌人的坦克，而自己仅有两辆坦克受了轻微损伤。美步兵在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也击退了北朝鲜的步兵，并使其伤亡达100人左右。

这一战可以说是第8集团军在朝战中最北边的作战行动。十分凑巧的是，进行这次战斗的部队，即美第21步兵团中史密斯中校的第1营恰好也是美军在朝战中第一次地面作战行动的参战部队之一。那一战发生于大约4个月以前，地点是乌山附近。从地理角度来衡量，11月1日下午发生在清谷洞附近的这场激战至少可以认为是第8集团军为推进至满州边界而作出的最高水准的努力，同时也是为巩固大韩民国政府合法地位所作的最大的贡献之一。

在英联邦第27旅之后向前推进的美军第5团战斗队是第24师建制中第一支跨过清川江的部队。10月28日，它于博川之北又跨过了大同江，然后从那儿在英军的右侧向北面的秦川进发。29日，它遇上一场激战。战斗中，这个团与空中支援火力密切配合，共同击毁了敌人9辆坦克和4门自行火炮。接着，第5团战斗队进入秦川，并俘获89名敌人，其中包括两名中国人，他们是因为掉队而被丢下的，这是在朝战中首次由美军抓到的中国战俘。在秦川，第5团战斗队没有和中共军队发生接触。

之后，由斯罗克莫顿上校率领着这个团的战斗队从秦川出发向西北的龟城前进。中途，一支估计有5—6千人的敌军部队在坦克、自行火炮、野战炮及迫击炮的火力支援下，企图阻止美军前进，他们的阻击十分顽强。然而第5团战斗

队在战术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于10月31日正午时分就夺取了龟城。紧接着在第二天，这个团又通过攻击确保了距龟城几英里远的道路连接点的安全。在两天的行动中，第5团共消灭了300~400名敌军，击毁敌两门自行火炮，8门76mm榴弹炮，8门迫击炮，6门反坦克炮以及5挺重机枪。第5团战斗队的先头分队在前进至龟城北面约10英里处时，一架联络飞机飞临上空，并投下一道指令。指令上要求第5团停止前进并在原地防御。同一时间，沿西海岸公路前进的第21团也接收到了同样的命令。

11月1日，从下午到晚上，这两个团一直处于无法预知未来行动的徬徨境地中。这种处境一直到午夜前一个小时才结束，他们此刻接到了第24师要他们向清川江方向后撤的命令。这使他们既感到失望，又感到迷惘。不过他们还是在11月1日夜间开始向后撤退。后来他们才了解到，发布这一使他们一直迷惑不解的指示是由于东边事态发展出现了不利情况。在指令发布的前一天，即10月31日，沃克将军曾命令米尔本将军限制第24师的进攻，以便与云山地区的势态保持一致。因为那里发生了决定性的事件。

七、第10军的任务变更

同一时期发生在朝鲜东北部的美第10军前线的事件，进一步补充了对于这一时期整个局势的看法，即中国军队正大量出现于战争即将结束之际，战争场景发生了突变。早在10月16日，阿尔蒙德将军接到了东京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的命令，要求第10军在元山登陆后沿元山—平壤这一轴线向西进攻。然而就在第二天，他又接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个待机

指示。指示上说，如果第8集团军在第10军登陆前就已夺占平壤，那么第10军的任务将改为登陆后向北而不是向西进攻。到18日，麦克阿瑟将军又发来一道变更命令，即：如果平壤在D日前被夺占，则第10军应沿与第8集团军平行的地带向北推进，并指明，以太白山脉的分水岭作为两支力量的交界线。第二天，10月19日，第10军才终于接到了确定的最后命令：向北前进。

10月20日，阿尔蒙德将军从“密苏里”号航空母舰上乘直升飞机飞往元山机场。正午，他抵达那里，开始担负起对第10军作战地域内（即北纬39°10'以北，太白山脉以东地区）的部队的指挥职责。第10军指挥部于此时正式设在元山。截止至10月底，第10军与第8集团军和第2后勤司令部之间的电传联系，以及与东京总部的无线电联络一直没有中断过。

10月20日，阿尔蒙德在到达元山时才发现，所谓第10军作战地域内的部队除了他自己的司令部人员一大约10名军官和30名士兵以外，只有南朝鲜第1军的23000多人以及已移驻元山机场的海军航空兵第1联队。而真正的美军第10军仍在海上漂流，不过他们不久即将到达。此外，他还指望美第3师能很快加入他的军。在第10军的84000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约32000人）是南朝鲜士兵。第10军所辖的几个大的建制单位分别是美陆战1师、第7步兵师、南朝鲜第3师及首都师。据了解，在第10军作战地域内有组织的敌军正在咸兴地区的北面和东北。

朝鲜东北部的地势崎岖不平。第10军作战地域就在这一带。滨海地区的所谓平原几乎名不付实，那里唯一可以称得上平地或半平地地区的是一些孤立的凹地，它们基本上位于滨海地区，并向内陆延伸了3—5英里，它们相互间被许多

绵延至海边的横岭分隔开来。元山—咸兴凹地可以说是这些东北滨海半平坦地区中最大的一块。元山和咸兴以及兴南港是这一地区最大的人口中心。1949年，元山有人口150000；但到了1950年10月，其人口急剧下降到9万人。咸兴城的人口在1950年10月时尚有8万人，其中至少有40%的共产主义分子或倾向共产主义的人。咸兴—兴南一带是朝鲜著名的工业区，主要从事化学、印染、医药、火药和化肥等产品的生产。元山和兴南两港冬季通常不封冻，即使偶尔有冰冻，冰层也非常薄，不足以对港口运输产生大的影响。

这一沿海地带的北面是太白山脉，那里坡陡壑深，峡谷狭窄曲折；最高的几座峰岭的高度都在6000英尺以上。在山脉北部，冬天的温度时常达零下20℃至零下30℃。一般情况下，在10月和11月间，这里不常下雪；而且即使到了12月份，通常也不致于冷到足以形成厚厚的永久性冰冻。不过在12月中旬，太白山脉山区里的河流却大都为冰层所覆盖。从咸兴往北40航空英里处起，到再向北40航空英里的太白山脉中央为止，其间座落着巨大的长津水库，水库向东15航空英里则是另一个较大的水库—赴战水库。

这里最主要的一条公路从元山—咸兴平原向北爬上太白山脉，经古土里高地，然后继续向北到达长津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另一条重要的交通线—东海岸公路，从咸兴地区斜插向东北，趋近苏联边界。然而从这条干线再往内陆方向走，交通却极为落后，在许多地方，山路几乎就等于是道路。

在这样一个荒山野岭地区，阿尔蒙德将军的布署计划大致是：南朝鲜第1军沿滨海及毗邻地区的公路向朝鲜东北边界推进；美第7步兵师在其西南面，跨过利原—永青—惠山镇

走廊前进；在第7师西南，则是美陆战第1师，它由咸兴向长津水库方向北进。在达成这一计划的目的之后，各部队的进军路线应视前沿战术进展的情况而定。

此外，一旦美第3师到达，它将负责保卫元山—咸兴地区的安全。同时它还要保证第10军联络通道的畅通，以及保护其后方和左翼不受游击队袭扰的威胁。在这个师到达之前，暂由第1陆战师负责执行前者的使命。所以，第1陆战师也就不能完全自由地专注于北进行动中。阿尔蒙德在稍后一个时期里谈到当时第10军布署情况时说：“我们这个军零散地分布在这一带相互隔绝的地形上。”总的来说，这个军的兵力部署确实受到这一作战地区道路网情形的很大限制。

10月26日，阿尔蒙德将军下达了有关作战计划的命令。第1陆战师在其作战地带中被分成三个战斗队：（1）第1陆战团负责接替南朝鲜第1军部署于元山以南和以西马井里地区的部队。（2）第5陆战团负责守卫元山地区和咸兴城南的连浦机场以及第10军西侧。（3）第7陆战团负责接替沿咸兴—长津走廊布署的南朝鲜第3师，并担负保卫长津和赴战两个水库的发电设施。

八、中共军队挡住通向长津水库之路

按照阿尔蒙德将军的计划，南朝鲜第1军向咸兴以北地区进攻。其第3师向北前进的目的地是长津水库。首都师则沿海边公路向东北方向前进。第3师26团作为本师前导，于10月25日上午到达长津地区。其所属的两个营也分别接近了这一地区的第一和第二水力发电厂。这两个电站位于兴南至水库的公路中间处，从这里到兴南港，如果沿公路向内陆方向

走，距离大约30英里。

当晚，一份情报从26团的美军顾问麦考姆·史密斯少校那里传到爱默里奇上校手中，报告说第26团抓住了一名肯定是中国人的俘虏。他供称自己属于中国第8军第5团，他还承认有一支中国部队就在长津附近，人数大约四、五千人。

其后的两天里，这个团在敌人抵抗逐渐增强的情况下前进缓慢。10月28日上午，南朝鲜军队向水洞发起了代价昂贵的进攻，结果伤亡惨重。这时，派往新兴里和古土里地区的南朝鲜巡逻队带回了一个消息，在这两个地方都发现了中国人的部队。这一天，又有两名中国士兵在水洞以西1英里处被抓获。

29日一整天，在第二水电站周围的广大区域里，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不过初时只是轻武器的交火和近战，下午，敌人120mm火炮加入进来。南朝鲜部队由于弹药供应越来越少，因而士气也越来越差。在这一天的战斗中，南朝鲜人共抓到至少16名中国俘虏，并从他们嘴里得知，在前面挡住道路的是中共13兵团42军124师的370团，而且124师的其余部队也在附近，由北朝鲜的坦克支援他们。另外据报告说，这个中国师的师部及团部都设在长津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30日，在经历了一番惨烈的战斗之后，南朝鲜第26团向后退了一段距离，撤到了一个更为有利的防御位置上。

考虑到29日抓到的16名中国战俘相当有价值，可带来很大的收获，南朝鲜第1军军长金少将马上电告阿尔蒙德将军。10月30日，阿尔蒙德将军亲临咸兴的第1军军部，来审查和讯问这些战俘。这些中国人通过翻译告诉他，他们已三天没吃东西了。他们于10月16日（后来又说是14日）在满浦镇附近跨过鸭绿江，从那儿他们开始夜间徒步行进，迫击炮和

弹药由马和骡子驮运。这16名俘虏中多数是中共370团迫击炮连的士兵，他们还说，当他们被俘时，所携带的4门炮中有3门已经打坏了，而第4门则被部队带走了。这些俘虏穿得不错，也很健康，平均年龄在28到30岁之间。他们声称他们所在的师已全部开入朝鲜前线，而这个师的多数人都曾是原驻北平的蒋介石的国军。直到一年多以前，他们全师才向共产党投降并立即被编入红色军队。阿尔蒙德将军当即发了一份私人电报给麦克阿瑟将军，通知他中共军队已出现在朝鲜的东北部，并把审讯情况细节也汇报给了麦克阿瑟将军。

中共370团于10月23日或24日到达水洞附近地区，25日，它最先遭遇南朝鲜军队，在它之后是124师的另外两个团，371团和372团，其中一个晚到了几天。10月31日，阿尔蒙德将军再次拜访金少将。他得知南朝鲜军队又抓到不下7名中国士兵。因而在第10军作战地域内中国俘虏总数已达25名。他们中一些人还提到在长津水库附近还有另一个中国师。

一项关于敌人死亡情况的调查表明，这些中国人多数不带任何官方的身份证明，只有少数人将自己的名字和单位用墨水写在上衣和内侧。其中军官的制服不同于普通士兵穿的那种仅用红色滚线镶在裤缝、衣领、袖口及上衣左侧的军服。这些制服的料子是织得很密的棉布，通常呈黄棕色。但也有少数穿深兰色的制服的军官。这种密织的制服非常暖和，不过一旦浸了水，就很难晾干。在这层军服里面，士兵们或穿着夏装，或穿着其它属于自己的五花八门的衣服。他们的鞋是胶底布鞋，矮腰，不用系带，袜子也是布制的，通常一穿就是几层。头上戴的棉帽很厚实，还带着护耳，它可以保护脖子不受寒。他们的武器多数是二战末期在满州缴获

的日本步枪，而大部分迫击炮、重机枪以及汤姆生冲锋枪都是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美制武器。因为中共 124 师中有近 70% 的士兵都曾当过蒋介石的国军。在这次战斗中，这个师所使用的最大口径的武器是 82mm 迫击炮，其它重装备因道路难行而留在了后方。

北朝鲜人同刚到达的中共军队一起参加了水洞地区的战斗。例如在 29 日，除了抓到 16 名中国士兵外，南朝鲜第 26 团还抓获了 60 名北朝鲜战俘。如同在第 8 集团军前沿一样，北朝鲜人在东北部的当前主要任务也是迟滞对方。以便能使主力向北退到与正在向前开进的中国军队会合的地区，或者是中国军队等待着他们的地点。按当时形势，中国人在东西两线同时对当前遭遇的南朝鲜军队采取围歼行动，看来是事先达成的一致性。而无论在东线还是在西线，决定性的日子都是 10 月 25 日。

第三十四章 云 山

“血腥的交易就此而告终”

——荷马《奥德赛》

十月底，云山和温井地区上空弥漫着巨大的烟雾。这些烟雾预示着什么？这一带的人都看到。当第99野战炮营C连连长杰克·保尔特上尉率领部队在第30号公路上机动，前去支援云山南侧的第8骑兵团第3营的战斗时，看到山上有一片林区正大火熊熊。第二天，约翰逊上校去巡视第8骑兵团的指挥所时也目睹了这一景象。第1骑兵师副师长艾伦将军11月1日驱车去云山时也一睹此景。云山北面及东北面的这些浓浓烟雾从敌人焚烧的树林中滚滚而来，烟雾遮断了联合国军的航空侦察，掩蔽了敌军的行动。

11月1日的迹象显而易见地表明：敌军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正在机动。那天早晨，一名南朝鲜居民报告说，云山东南面9英里处的山谷里正集结着2000名中国士兵，其任务是向东运动，切断镇下的那条公路。一名南朝鲜国民军成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6英里处的五峰山集结了一支3000人的中国军队。显然，埃德逊上校在与约翰逊上校谈话时提到过这支部队。中午，我军以航空及炮兵火力击溃了云山东南面8英里处的敌军部队，打死近100匹战马和无数名士兵。当时这支部队正向在南朝鲜第2军分界线附近的南朝鲜第11团阵地接近。下午，航空侦察报告说，敌军有几支大部队正向云山的

东北和西南方向运动。在云山东北 9 英里处，航空兵突袭了一支拥有 21 辆满载士兵的军车的部队。

下午，盖伊将军和师炮兵指挥官查尔斯·D·帕尔梅尔准将正在龙山洞指挥所收听炮兵广播站的报道。突然，引导第 82 野战炮营（155mm 榴炮）火力射击的 L-15 飞机的观察员的声音插了进来：“这是我见到过的最奇怪的景象，有两支大规模敌步兵纵队正沿着明德和灵兴洞附近的崎岖小道向东南方向运动。我们的炮弹就在他们队列间开了花，可他们还是继续向前。”观察员提到的两处地方大致分别在云山西南和西侧 7 航空英里和 5 航空英里处。帕尔梅尔将军关掉收音机，命令第 99 野战炮兵营加入对敌军的火力袭击。盖伊将军对第 1 骑兵师被击溃一事感到焦躁不安，这时他给第 1 军军部打电话，请求将第 7 骑兵团（第 1 军将其配置在清川南面）调来与他在龙山洞共同战斗，并请求撤回距云山几英里处的第 9 骑兵团。此外，他还不同意使用配置在东面战斗分界线上的第 5 骑兵团 3 营的部队。

文件记录表明，美军指挥官普遍不愿接受中国的介入这一日趋明显的事实，但至少还有一名负责任的参谋军官同意（南朝鲜军）对早期发生的事件所作的解释，第 1 军的情报军官珀西·W·汤普逊上校在第 1 军军部简要介绍了第 1 骑兵师在云山一带作战时其前卫队的情况。他指出，他们可能是与中国部队交上了火。可第 1 骑兵师却置若罔闻，反应麻木。当海宁上校（他当时在云山一战中始终和南朝鲜第 1 师在一起）力图告知第 8 骑兵团的参谋人员和师部一些军官们。南朝鲜部队正在与中国部队作战时，他们的态度与第 1 骑兵师毫无二致，盖伊将军承认，他第一次得知中国介入的消息是在 11 月 1 日他去宁边的南朝鲜第 1 师师部看望派克将军的

时候。这就难以与下面的情况相一致：当时，10月的最后两天，云山第8骑兵团的官兵们从南朝鲜第1师和配属的军官那里获悉了有关中国部队的许多情况。显而易见，第8骑兵团的大部分官兵们是带着怀疑或不信任得知的这个情况。

11月1日中午刚过，沃克在电话里告诉米尔本将军说，南朝鲜第2军已停下来重整队形，并告知说，他的右翼没得到保护。沃克命令米尔本采取措施保护其翼侧并对进入美第1军地带的南朝鲜部队实施指挥。米尔本随即命令他的参谋长里纳多·冯·布朗特准将组建一支阻击部队在见龙里以南见龙里至安州的公路上占领一块阵地，之后，他立即前往见龙里看望南朝鲜的军长。这支阻击部队主要由工兵和炮兵组成。其任务是保护第1军右翼和清川江上的浮桥。

当米尔本到达南朝鲜第2军军部时，他看到了军部正向顺川迁移，南朝鲜军长告诉他，他已与其所属部（分）队失去了联系，不知道他们的位置，而且他们毫无组织，犹如一盘散沙，他在见龙里附近只有南朝鲜第7师的3个营尚有战斗力。米尔本告诉南朝鲜的军长必须守住见龙里，镇西有一支美军阻击部队会支援他的。

与此同时，在云山南面和第8骑兵团后侧发生了其它令人不安的事。当第5骑兵团第1营的排规模的战斗巡逻队于11月1日下午早些时候由永山洞向北运动时，受阻于第8骑兵团第3营的阵地之前4航空英里或6至7英里处。从电台得知敌兵力后，该营营长旋即以A、B连的全部兵力去增援这个排。敌军就在九龙河的龟首弯曲处南侧横跨公路的山脊上扼守着一块阵地。

晚上，约翰逊上校回到第5骑兵团指挥所时，第1营营长请求他使用第3个步兵连。约翰逊答应了这一请求，于是，

C连就向北推进。与此同时，暮色刚刚降临，占领路障的中国部队就向正面的两个连发起进攻，将B连赶出了阵地，使B连丢弃4门81mm迫击炮以及其它装备。这时，约翰逊上校才命令A连撤到C连近午夜时构筑的防御阵地。A连和B连在那儿会合后，又重新编队。约翰逊23时命令第2营加强戒备，并令其2小时后北上增援第1营。

到11月1日中午，中国军队已切断并阻塞了云山南6航空英里处的主要公路，其兵力足以抗击白天得到了强大的航空兵支援的2个步兵连的进攻。那天夜晚，中国军队已准备好进攻第8骑兵团和南朝鲜第15团。夜幕降临时，敌人已在北、西、南三面包围了第8骑兵团。只有南朝鲜部队扼守的东面尚未被中国军队占领。

一、镇北

中国军队在云山北面的进攻，使其有足够的兵力于11月1日下午突击东面的南朝鲜第15团。渐渐地，中国军队向西发展到了第8骑兵团的阵地。对右翼部队第1营的第一次试探性进攻，在迫击炮弹幕射击的伴随下于17时开始了。在敌人的火力支援中还有一种新的武器，即从卡车上发射的火箭弹。这些火箭炮牵引车越过三滩河向北行驶。火箭炮袭击了营指挥所的一个弹药库之后，即刻撤离。米里金少校的部下捡回一枚炮弹，发现是苏制卡车牵引的喀秋莎82mm 4管火箭炮的炮弹。

傍晚，除了东面南朝鲜第5团阵地的部分地方外，米里金的第1营控制了从北面通往河道的路。米里金的左翼很薄弱，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攻打通向云山的主要山脊。在那个

方向他只有靠巡逻队与第2营保持接触。除了几个前哨阵地外，两个营都没能控制这一山脊。

在河东南朝鲜部队遭到了猛烈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南朝鲜部队缴获了两门57mm无后座力炮和两支步枪，都是中国制的。19时，支援南朝鲜部队的高炮大队发布了开进的命令，在紧张的气氛中他们开始打点装备。一个半小时后这支部队关闭了火力引导中心，21时，摩托化运送车在灯火管制的情况下向南开进。第78高炮营的90mm炮一虽然由拖拉机牵引，但仍能迅速机动，留在后面继续实施对南朝鲜部队火力支援，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然后他们根据军的命令撤出阵地。大约23时后，南朝鲜第15团已溃不成军，午夜刚过就不再是一个战斗建制的单位了。南朝鲜的这支部队几乎没有一人幸免灭顶之灾，他们要么战死要么被俘。

中国部队19时30分向米里金的营发起了全面进攻时。他们的右翼向里推进400码，而左翼则收缩了200码。米里金从工兵排和迫击炮连抽调五十名士兵警戒右翼，右翼在得到加强后算是扼守住了。战斗在激烈进行着。约莫21时，中国部队发现了山脊线上有一薄弱环节，于是便沿山脊运动到第2营后。

22时，扼守米里金的第1营右后方云山东北面桥梁的坦克部队报告，横跨三滩河的敌几支大规模部队正向南运动。那一带南朝鲜第15团的4.2英寸迫击炮鸦雀无声。据南朝鲜军内电台报道，他们已战败，正被迫退却。为查明那儿的情况，米里金派了他的助理作战参谋乘坐吉普过河，去弄清迫击炮分队的位置，那名军官一越过河就遭到了火力袭击，但幸免于难，他回来向米里金作了汇报。此时月亮冉冉升起，夜间能见度尚好。

既然敌人在东面已明显超越了米里金营的位置，他命令

营辎重队和所有非战斗车辆经云山向南运动至岔路口，并准备从那里向东南方向越过南朝鲜第1师地带的九龙河岔运动至立石。大约在同时第2营威廉·瓦尔顿中校命令他的摩托化分队指挥官带领摩托车场的所有车辆沿相同路线过河。两个营的车辆安全抵达立石。

随着号音、哨音的吹响，中国军队向西猛烈进攻第2营，不一会儿便突入其右翼，并包围其左翼。同时，与第1营的战斗同时也在进行。A连报告，在营战斗分界线附近他们在两个方向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左翼向里收缩，部队现正向下一个山脊退却。在米里金的右侧，扼守沿河一带的坦克部队也被迫向后退却。到23时第1、2营被迫后撤，中国军队突入了他们的阵地。第1营已基本弹尽粮绝，连团里给他们的储备弹药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米里金通过电台向团长报告说，两个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而且他的弹药也快用完了。

夜战越来越激烈，这时第1军军部正召集重要会议。下午，当米尔本和他的参谋人员得悉东面朝鲜第2军的情况及云山附近的战斗进展情况时越发坐立不安。11月1日中午美第1军命令第24师先遣分队停止前进，当时先遣分队离北朝鲜边境只有几英里远。几小时后，大约下午18时，米尔本将军打电话要求第24师、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1师的指挥官和部分参谋人员晚上去军部开会。盖伊将军离开指挥所去安州第1军军部开会之前，命令参谋长厄内斯特·V·福尔摩斯向第8骑兵团发出预先号令，准备撤离云山。

第1军军部会议于20时开始。会上，米尔本将军指示全军由进攻立即转为防御。这是第1军从釜山突破防御圈以来第一次实施防御战。米尔本指示第8骑兵团归由师指挥，并

命令该团与南朝鲜第15团立即从云山撤到龙山洞—宁边—云兴公路东西两侧的阵地上。这么算来大致后撤12航空英里。盖伊将军和派克将军将协调先遣部队的撤退，南朝鲜第15团最后撤退。盖伊将军从安州给福尔摩斯上校打电话，指示他向第8骑兵团发布撤退的命令。然后他和派克将军及其随从人员才返回师部，午夜刚过，他们来到第1骑兵师指挥所，从那儿得到了云山前线传来的坏消息。

帕尔梅尔于23时接到了第1骑兵师发来的撤退命令。午夜差15分，他发布了预先号令，命令所有的营和团辎重队随时准备向南撤离。午夜，他发布撤退命令。撤退路线只能有一条，即：从云山以南岔路口向东越过九龙河的岔口，然后沿着南朝鲜第1师的主要补给线到立石和宁边。米里金少校打电话请示瓦尔顿上校，他力争在2营清理完云山南面十字路口上的障碍之前扼守住云山。然后他再撤退。云山南面的第3营担任团的后卫。

在第2营内，瓦尔顿此时除H连外与其他连都失去了联系。他向该连发出了撤退的命令，并指示将命令传送给步枪连，因为该连与步枪连尚有联系。2营营部在敌轻火器的无效袭击下随着云山的隆隆炮声开始东撤。

就在云山北面米里金少校的第1营驻地，A连被迫从左翼撤回，中国军队沿着山脊线向南穿插至第1营背后的云山地区。右翼的B连和沿河展开的第70坦克营B连（负责警戒该营的右翼）同时受到了中国军队的紧紧威逼。不久，米里金获悉那支坦克分队已被迫撤到镇的东北边沿的丁字路口。据坦克分队报告，他们要在那儿坚守到第1营撤离那一点为止。米里金命令A、B连各留一个排作后卫，并令A、B和D连通过C连撤到坦克分队扼守的丁字路口。当米里金到达

路口时，看到两辆坦克和D连的迫击炮车，其它坦克已进入云山，从云山传来的轻火器的阵阵枪声表明敌人已占领该镇。

几分钟后，大约午夜过后半小时，A、B连抵达云山东北边沿的叉路口。镇里的敌军部队开始向他们射击，造成了一些伤亡，米里金命令A、B连的官兵撤到云山东侧，在镇南的叉路口和桥上等他。米里金和他的大部分参谋人员仍留在云山的东北边沿。他想率领该营的剩余人员沿退却路线撤退，并指示两辆坦克护送迫击炮和伤员运送车穿过云山向南到叉路口去。第70坦克营1排的4辆坦克已经开出镇外，到达了镇南的叉路口。米里金及其手下是从镇的东北边沿听到了云山南侧的枪炮声。十五分钟后，米里金命令最后两辆坦克和迫击炮运送车带着伤员设法穿过云山。向西通向镇上公路的第一个拐弯处横放着一辆正在焚烧的卡车挡住了分队的道路。第一辆坦克车想绕过卡车，却一下陷进了一个炮弹坑。当这辆坦克指挥员企图逃离坦克时，中国士兵将他当场击毙。另有一些中国士兵在第二辆坦克的履带上安放了一个炸药包，把坦克炸报废了。十名坦克兵中，两人亡五人伤。显然，迫击炮运送车上的伤员没有一个生还。

不一会儿，大约凌晨1时，双方各个部分队的官兵：包括C连的分队、1营的南朝鲜士兵、南朝鲜第15团的掉队人员，还有中国军队，大约同时到达镇东北的丁字路口。米里金仍在那里等候。此时的情况复杂，难以控制，士兵想抱成一团逃离，米里金向西来到了云山北面，然后又折向西南方向。凌晨2时，他们遇上了到云山南面叉路口去的2营H连。

二、镇南的路障

帕尔梅尔上校在下令全团撤退时，指示由团执行官埃德森上校负责协调撤退行动，并把他派到了团指挥所北面一英里、云山南面一英里半的丁字路口。这丁字路口是指挥所零散人员将要抵达和通过的要点，在团作战军官雷尼·J·帕拉尔德和情报与侦察排两个班的护送下，埃德森于午夜前到达了丁字路口。第3营的费尔莫尔·W·麦卡比上尉带领I连及其连长于午夜到了叉路口，在那里与埃德森商量后，他自己带了一个排占领阵地，以防敌从北面突击。

团辎轻重队，第1、2营的几个分队都顺利通过了路口。1排4辆坦克于3点到达那儿，埃德森将其配置在丁字路口的防御阵地上，他们一直守到2排的两辆坦克抵达后方才撤离。然后埃德森命令第1坦克组向东南方向到九龙河叉道口去，掩护最后一部分人员的撤退。刚刚通过云山的两辆坦克仍留在丁字路口。此时正是11月2日凌晨1时30分。

到目前为止，在第3营防区还没看到敌人有什么行动。这时，支援该营的炮兵分队开始通过丁字路口向北撤退。第99野战炮营营部、炮兵勤务连和B炮连向东通过了丁字路口，C炮连紧随其后。炮连连长保尔特上尉率先于2时20分到达叉路口，跟随其后的二十辆炮车中有6辆105毫米榴弹炮的牵引车。他停下车来和埃德森上校简要说了几句，埃德森告诉他，一切正常，继续向前。

按照一般情况，撤退路线从叉路口向东延伸一英里，然后转向东南转向九龙河的叉道口，再伸向河南面4英里地的立石。没多远，在叉路口东面，道路延伸到了建筑在两边是

河沟的冰冻稻田上方的堤坝。在路东，广阔的稻田与向东流入一英里外九龙河的三滩河在一个急转弯处交汇。南面，稻田与一片高地相毗连，高地上有两座海拔为165米和119米的山为其最高点。两座山在距叉路口东面200码的路上紧紧相连。

保尔特沿着这条路向东驶去，走了约200码时，他回头一看，发现第二辆车没跟上他。他让司机停下车，等后面的车跟上来再走。第二辆车过了叉路口的拐弯处后继续向前开，它在倒车时阻塞了车队的通路，延误了时间。

保尔特在那里等候时用眼扫了一下左边的稻田，借着月光，他看见一队士兵正向公路走来。他以为是第8骑兵团撤下来的步兵，他还和司机谈论起他们。当走来的士兵距我们50至75码时，他们一起朝公路开了火。保尔特大声喊叫司机赶紧离开，当他们绕过小山通向公路的拐弯处时，他们就看不见叉路口上的炮连了。就在拐弯处，有15至20名敌人站在路中间。他们向朝他们飞驰过去的吉普车开火。保尔特用冲锋枪予以还击。敌人向公路两边散开。吉普车朝前冲去，越过另外两个敌战斗小组，最后一组也就3至4名士兵。保尔特很快赶上了团梯队，该梯队由B炮连、1排的4辆坦克、B连和第70坦克营组成。他想叫一辆坦克开回去，向公路扫射，可坦克长说他已耗尽了弹药。

公路上的敌人显然是从云山北面沿着三滩河的西岸尾随第1营而来的，尽管他们可能在东面从南朝鲜第15团的防御地域过了河。

保尔特的吉普车在公路的拐弯处消失时，敌人上了路堤，朝前来的第二辆车开火射击。司机一下子便失去了控制，2.5吨级的卡车在路堤边翻了，它牵引的105毫米的榴弹炮横躺

在路中间，挡住了退路。叉路口上的一辆坦克开上去想清除这一路障，可翻的车和榴弹炮把路堵得死死的，连坦克也遭到了袭击。坦克兵见枪炮已毁，只好弃车而逃。这一定是中国士兵用炸药包炸毁了坦克履带。保尔特的吉普车成了从云山下面的叉路口向东撤退的最后一辆车。这样，到2时30分，中国军队有效地切断了云山的一段剩余退路。

在叉路口上情况是一团糟，官兵们惊慌失措。看来没人能组织足够的兵力与敌阻击部队进行战斗。埃德森上校显然曾尽过力，但也未能奏效，最后，他和部下绕了一圈，向东穿过敌阻击部队，又向南进入山区。桂尔德在撤退时与中国军队发生过几次遭遇战。受阻于路障的大部分炮兵跑进了路南的山区。有些军官，I连几名军士试图将弃甲丢盔的士兵组织起来，可他们组织起的一些士兵趁他们不留意时跑得无影无踪。几名中国士兵来到车队中间，扔了几颗手榴弹，可大部分敌人还守在路中间。不一会儿，敌人的机枪、迫击炮从邻近的高地向丁字路口一带横扫过来。

看到埃德森上校和他的部队向东撤去，从云山西面同时到达的瓦尔顿上校回到了丁字路口上的第2营，让他们向南穿过山去。黎明过后，他带领103名官兵穿过在立石的南朝鲜部队防线进入了山区。当米里金少校和他的第1营在镇西遇到H连的人时，米里金将他的伤员安排在他们车上，然后这支联合部队向叉路口开去。他们看到的是一堆废墟——受损后丢弃的车辆和装备。

在米里金和H连后面，第2营其余人员没能到达云山南面的叉路口。云山西面半英里处，也就在镇边上，敌人切断了东西公路。中国军队在那儿截住了第99野战炮营的A炮连，B连3排和第70坦克营。被丢弃的车辆不久便阻塞了

公路。路口拥塞不堪，坦克根本无法通过，坦克手只好砸坏武器后弃车而走。他们中一些人来到了叉路口，但大部分人向南上了山。第2营的大部分步兵散失在山里，他们中许多人到了立石附近的南朝鲜部队防区。其他人于翌日早晨进入了第8骑兵团第3营阵地。在立石，支援南朝鲜第1师第9野战炮营的炮声为大部分受阻于云山路障的部队起了引路的作用，他们顺着那个方向向前运动。

当米里金少校和他的部队到达叉路口时，他们发现第8骑兵团3营长罗伯特·J·奥蒙德少校带领一个步兵排坚守在那儿。这是I连的一个排，麦卡比曾将其配置在叉路口北面以封住云山公路。米里金询问奥蒙德有没有什么最新命令，因为自他指挥第1营撤退以来已与任何部队失去了联系。奥蒙德回答说，他没接到新的指示，给他的最后一道命令是控制叉路口，直至第1、2营顺利通过，他认为大部分部队已通过叉路口，向东去了。奥蒙德回到他的营后，命令撤退开始。这时，叉路口又遭到敌人轻武器的袭击，有些火力来自开始尚不在敌人控制之下的南面。

米里金在叉路口附近发现了散失的官兵，他收编了约40人，包括受伤的B连罗伯特·B·斯特雷特上尉。当斯特雷特连的其他人撤走时，他带了一个排留在后面，即在云山之北。在叉路口还有一辆尚能使用的坦克。米里金想借用坦克车上的电台与团的其他分队联络，结果只联络上一辆正在清理九龙河叉口附近路障的坦克。当时1营长命令那辆坦克向敌阻击部队冲击。他带着他的部下跟着坦克，可敌人的火力把他们打散。这一小股部队冲进了中国军队的阵地，向南奔去。米里金及其部下就在黎明之前越过九龙，于8点到达立石。在那儿他遇上了他的营辎重队和1营的约200名官兵，

他们大都是A、B连的，他在撤退开始时曾把A、B连派往云山的东南面。

约11月2日中午时分，第1营撤退的人基本上都到了立石地区，他们在清点人数时发现共有15名军官和250名士兵因伤亡的不同程度而失去了战斗力。营的迫击炮和重武器约有一半落入敌人手中。团部大部、团辎重队、第70坦克营B连的4辆坦克及4门火炮安全越过九龙河，集结于宁边附近。他们要重返驻在龙山洞的第1骑兵师。

三、骆驼首突出部的艰辛

11月1日傍晚和前半夜，驻在云山南面的第8骑兵团3营的部队支援炮兵和坦克阵地周围一片宁静。近黄昏时，飞机对南几英里处进行了扫射，有些官兵发现，敌军就集结在他们的补给公路上。奥蒙德少校于午夜之前将撤退命令传达到了各连连长。第99野战炮营营长罗伯特·福尔摩斯中校指示B、C两个炮连撤退。营部和B连于1时15分撤离，并扫清云山南面叉路口的障碍。保尔特上尉带领C连作为最后一批炮兵于2时撤离，正如前面讲到的他遭遇了敌人的第一支阻击分队。于是第3营从K连抽调25人组成一个排，与C炮连同行。

3营就在南莲河的北面占领了一个阵地，这条河从那儿流入云山东南面3航空英里处的九龙河骆驼首突出部的鼻口部。其任务是担任团的后卫警戒。奥蒙德少校在一块平整的耕地上建立了指挥所，营部和M连紧紧配置在指挥所的周围。M连的两个班立即占领营部后面(南面)的桥梁，第70坦克营B连4排在河北面的公路两边占据了一个阵地。沿着南莲河

向西延伸的一排树林由L连和南边高地上面的一个排控制；按照命令，I及K连配置在由东北向西南横贯且可以俯瞰营指挥所西北面一条溪流的山脊线上。营部的通信、情报和作战小组就设在路旁的一个掩蔽部里，其面积20平方英尺，上盖稻草和圆木，是北朝鲜军在战争初期为使车辆免遭飞机袭击而设置的。

奥蒙德接到团撤退命令和第3营负责团的后卫警戒任务后，指示K连和I连从各自的阵地撤回到指挥所。L连掩护撤退。步枪连尚未与敌交战，撤退行动不会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奥蒙德少校才向北开车，到了团指挥所，后又去云山南面的叉路口。与米里金少校见了一面。

奥蒙德刚朝南返回途中，敌人已切断了叉路口南侧的公路。然而他倒是平安地回到指挥所。他告诉几位参谋，第3营不能按计划通过云山下面的叉路口向北撤退了，因为那条公路已为敌人所控制。奥蒙德在图上给营执行军官维勤·F·莫里亚蒂少校指明了一条横贯全朝鲜的路线，并指派摩托化分队的一名军官去探寻车辆能过的河段，然后他命令负责坦克分队的参谋军士埃尔梅尔·L·米勒掩护营的撤退。米勒将命令传达给坦克4排排长后，就去查看车辆可通过的河段。除坦克外，营里所有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地排在路上，正准备开始撤退。

这时，约莫凌晨3时，一支连规模的分队（有的说是一个排）从南面到了营指挥所下面的南莲河桥上。负责桥梁安全的M连两个班放过了这支部队，以为他们是南朝鲜部队。当这队人马接近指挥所时，其中一名当官的吹起了军号。军号一起，敌人从四面八方方向营指挥所发起了致命的突然袭击。与此同时，敌其他部队沿着小溪的岸边向西南方向与L连发

生了交战，还有的分队直接越过指挥所南面的小溪，攻击那儿的坦克。米勒军士爬回自己的坦克，用一支手枪打跑了车上的敌人，除一辆坦克被炸药包炸毁外，公路两旁的坦克全上了路面。路上的坦克打破了敌人从南面渡河的企图。

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后，指挥所里混乱不堪，毫无章法。当冲过桥的中国士兵成扇形展开时，营部周围是一片白刃战的场面。中国部队胡乱开火不断往车里扔手榴弹、炸药包，车被烧着了。可指挥所周围的有些分队还在狐洞或掩蔽工事里呼呼大睡，显然他们是在等候撤退的命令。其中一个以后回忆说，“我醒来时仗早已打响了。”其他人说，“有人叫醒我后问我听没听到一群马在奔腾嘶鸣……后来军号吹响了熄灯号，但声音很远。有人吹起了哨子，片刻间，我们的驻地被打得千疮百孔。“还有一个人是被手榴弹的爆炸声炸醒的。W·C·西尔中尉说，“当我听到远方的熄灯号和马蹄声时，我以为我还在梦乡呢。”后来，敌人仿佛腾云驾雾，从天而降，人影模糊不清，他们见人就开枪，甚至用刺刀捅。”

战斗打响后，奥蒙德少校和麦卡比上尉离开指挥所掩蔽部，他们以为这是北朝鲜部队的进攻。营执行军官莫里亚蒂少校当时也在掩蔽部，他后来再也没见到过奥蒙德。

一出掩蔽部，麦卡比上尉就向桥上的路障冲去，而奥蒙德少校向右朝河边的L连去了。麦卡比刚上桥，子弹就把他的钢盔打飞了，几秒钟后，他的左肩胛骨被一颗子弹打碎。他折回指挥所的路上又遇上几个中国士兵。他绕着一辆吉普车左躲右藏，敌人在其后面迫逐着。当他们走近吉普车时，他开了枪。他看到路旁田地里有近30名敌人正要烧一辆坦

克。麦卡比向这股敌人射完了卡宾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渐渐地，由于失血过多，他变得非常虚弱，但也只有向掩蔽部退去。没走几步，三个敌人从路旁的沟渠里冲了上来，用刺刀直逼着他。他们并没想缴他的械，只是互相间叽哩喳喳说着什么，他们看上去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麦卡比顺着公路指了指，他们自己争了几句就走了。麦卡比在回掩蔽部的路上落入几个中国士兵的手中，但还是蒙混过了关。这第二股敌人上了公路离去后，麦卡比终算是回到了指挥所。

奥蒙德和麦卡比离开掩蔽部后几分钟，营的军医克拉伦斯·R·安德逊上尉和牧师埃米尔·J·卡晋恩牧师抬进来一名伤员。轻火器的火力有增无减，狂扫乱射，莫里亚蒂少校走出掩蔽部四下里看看，能见度尚好，他借着皎洁的月光看见麦卡比上尉踉踉跄跄向他走来。就在麦卡比那里，他看到有3、4个身穿军服、头戴皮帽的人影。他一把抓住麦卡比，将他推进了掩蔽部。有人在他眼皮底下喊着救命。听到叫喊声后，莫里亚蒂爬上公路的坡面，见营的作战军官与一个敌人在地上扭打着。莫里亚蒂用手枪击毙了这个敌人，蜷缩在一旁的另一个敌人也没能幸免于死。后来的15或20分钟内，他参加了在指挥所周围与中国军队展开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战斗，他时而抵近射击，时而投掷手榴弹。

看到米勒坦克的周围有人正在抵抗，莫里亚蒂冲了过去，发现有20来人蹲伏在坦克的四周。当敌人的迫击炮弹开始落向坦克附近时，莫里亚蒂已带着这20来人向南越过了小溪。他们歼灭了溪边的小股敌人。看来南面没有敌人，于是他们就向南撤去。到晚上，来自团其他部队的人员加入了这支队伍，当他们黎明之后到达立石附近的友军南朝鲜部队防区时，这支部队的人数接近100人。

在营指挥所地区近半个小时的白刃战之后，中国部队被迫退却。与此同时，L连的大部人员已从小溪边撤回了指挥所。K连根据早先的撤退命令返回指挥所，可在路上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丢失了其指挥小组和一个排。剩余的人在中国部队紧追不舍的情况下到达了营指挥所地区。在谷地，组织涣散的3营在米勒军士的三辆坦克在周围组成了一个支撑点，将敌人阻截到天亮。

另一个支撑点建立在通向指挥所的坡面上。支撑点上的三名机枪手接连被中国士兵的手榴弹炸死了。到天亮时，集结在那儿的二十多人中只剩下了五个。经过最后的手榴弹交战之后，在附近沟渠的中国部队撤了下去。然后，坡面上的这组人加入到环绕3辆坦克组成的小环形阵地中去了。

敌人的迫击炮火把大家打得抬不起头来，天亮后一小时情况才有所好转。一架“蚊式”飞机和战斗轰炸机来了，开始对中国部队进行一整天的轰炸。整个一天敌人被炸得不敢出来，这样，指挥所的人员有机会估计形势和集中伤员。他们找到了身负重伤的营长奥蒙德少校和其他受伤或失踪的参谋。全营大概有6名军官和200名士兵尚有战斗力。在200码宽的环形阵地内有170多名伤员。把他们带进小环形阵地时，清点了负伤的人数；显然没清点死亡数。

被包围的这些人还利用白天的空中掩护辛劳地挖掘一系列堑壕，从未被炸毁的车上弄回了食物和弹药。一架L-5飞机掠过头顶，投下了一个装有吗啡和绷带的邮包，还飞来了一架直升机，它不停地盘旋在营的信号布板上空几英尺处，试图降落后运走一些重伤员，但敌火力对直升机猛烈射击，它只得飞走，没能降落成。营指挥小组能与头顶上的“蚊式”飞机飞行员取得联系，飞行员告知：一支换防部队正在

路上，准备接替他们。

“蚊”式飞机飞行员提到的换防部队是第5骑兵团的部队，他们在上次下午和晚上遭到失败后，于昼夜间重新突破到第8骑兵团的3营。第5骑兵团2营于11月2日4点之前到达了1营在后半夜占领的防御阵地。根据盖伊将军的命令，第7骑兵团1营现在也归约翰逊指挥。盖伊指示，第1营越过田野，实施分割包围，攻打敌之左翼，第5骑兵团则在正面进攻。为实施正面进攻，约翰逊上校将第5骑兵团第1营配置在公路左侧，第2营配置在右侧。按照他的计划，这两个营必须拿下其正面的由敌人控制的山脊，以便第3营能机动顺利前去接替第8骑兵团第3营的防御。第5骑兵团第3营那天上午已归他控制，并以一个坦克连为先遣分队归入他的编队。该营务必到下午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约翰逊对营救第8骑兵团第3营有着特别的兴趣。这支部队是他从麻萨诸塞的戴文斯堡带到朝鲜来的，两个月前，它曾编于第3师第7团，现在是第8骑兵团所辖营，他曾指挥它参加过釜山突破战。就凭着以前的关系，这个营堪称是“他自己的营”。

第5骑兵团的两个主攻连没能在11月2日到达并夺取他们的目标。第7骑兵团第1营简直是无所作为，它陷进了地形崎岖的田野，没有加入战斗。这次进攻几乎没有得到炮火支援，因为只有两门155毫米榴弹炮的射程够得着敌人阵地，上级司令部不会批准把轻型火炮机动上去。猛烈而不间断的空中打击可能没给敌方山脊阵地造成什么损失，因为浓浓的烟雾遮蔽了这一带的目标。对敌人控制的山脊进行空中扫射后，下午第2营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但是，烟雾还是太大，飞行员看不清目标，不知道空中袭击是否给敌人造成

了损失。深藏地下的中国部队纹丝不动。一名俘虏说，这个山脊由“八路军”的五个中国连队把守。

在九龙河龟首突出部与中国部队进行的昼夜战斗中，第5骑兵团的两个营伤亡350人，其中200人属约翰·克里福德中校的第2营，他们在11月2日的战斗中首当其冲。第5骑兵团后来总是把这一山脊（它在那儿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部队交战）称为“军号山”。这一名字恰如其分，因为不管是白天黑夜，中国部队总是把军号、号角和哨子作为信号工具。毫无疑问，他们还希望这些声音能在可怕的夜战中吓唬住他们的敌人。

与中国部队的战斗尚在进行之中，军长米尔本将军和盖伊将军协商后，于15时口头命令他将第1骑兵师撤下来。两人一致认为，仅仅靠这些部队他们无法突破路障，大约两小时后，盖伊接到了军里的正式命令。黄昏时，盖伊将军定下了他认为是最为棘手的、从来没人要求他下的决心，即：撤下第5骑兵团，第8骑兵团第3营留在那儿，由他们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样，11月2日天黑时，第8骑兵团3营就再没希望了。

在第3营阵地内，卡普恩牧师和安德逊上尉在白天不停地冒着生命危险去抢运伤员。许多原来没有受伤的人在运送伤员时遭到敌阻击手和机枪的射击。奥蒙德少校尽管多次负伤，伤势严重，但他坚持等所有其他伤员得到治疗后再接受治疗。傍晚，卡普恩离开阵地去看望安置在原来的营指挥所掩蔽部里的五、六十名伤员。这个掩蔽部开始是在原阵地的东南角，现在距新的阵地约有150码远。三辆坦克已进入了步兵阵地。

就在傍晚之前一架师联络飞机掠过第3营的头顶，投下

了一份文电，文电命令3营趁夜暗撤下来。米勒通过坦克上的电台接收到一份联络驾驶员发来的类似文电，文电称：现在就他们自己了，撤退时由你们自己作出判断。但是，讨论过情况后，小环形阵地的坦克兵和步兵决定留下来，试图在夜间坚持战斗。

当黄昏降临，最后一架空中掩护飞机飞离时，白天运进阵地的中国120毫米迫击炮开始炮击坚守支撑点的部队。坦克兵以为迫击炮的弹幕射击是对着他们的，于是就将坦克开到了阵地之外的地方，把对付步兵的敌火力吸引开了。炮火追击他们，但一部分炮火很快又转向了阵地内的步兵。每辆坦克被击中过2、3次，其中一辆开始起火。一名坦克手在救火时牺牲了。米勒的弹药和油料已消耗殆尽，他认为，如果他的坦克守在原地不动，难熬不出这一夜。他用SCR-300电台呼叫步兵，告诉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坦克将对他们毫无帮助。他们也认为是这样。米勒带领坦克向西南方向驶去。在离阵地3英里处，米勒和其他坦克手只好把坦克丢弃在九龙谷地。经过几次生死存亡的交战之后，米勒他们终于回到了己方阵地。

在第3营阵地上，中国部队的迫击炮火过后，步兵便发起进攻。为对付敌人这种进攻，阵地内的部队向车辆发射火箭弹，燃烧的车辆火光冲天，照亮了一大片。中国部队在旷野中实施了一个又一个波次的进攻，其部队在冲天的火光中暴露无遗，目标明显，结果第3营歼灭了大量的中国进攻部队。一夜之间，中国部队以约莫400人的兵力发动了六次进攻，但每次都失败了。白天呆在山里的第2营利用夜晚派出约50个人，他们冲破层层障碍，加入到被围困的第3营阵地。

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中国部队在临近傍晚时利用迫击炮火和手榴弹击毁了指挥所掩蔽部的两个机枪阵地。然后他们冲进掩蔽部恣意妄为。掩蔽部里有50至60名重伤员。中国士兵带走了能搀扶着行走的15名伤员，其中有麦卡比上尉和卡普恩牧师，他们把这些伤员带到火力射程以外的南莲河。其他不能行走的伤员留在了掩蔽部里。在与这些押俘虏的中国士兵一起逃出火力地带时，这15名伤员不得不匍匐前进。麦卡比曾声称，在阵地前沿看到了堆有三层高的敌人尸具，据他估计，共有1000具敌尸体。不过，这个数字好像夸张了点。

11月3日早晨，3人组成的巡逻队到了原来的营指挥所掩蔽部时，发现中国士兵在晚上带走了一些伤员。那天没有空中支援。剩余的给养留给了伤员。在敌人的炮火下，大家只好隐蔽起来。此晚的情况和上一晚基本相同，中国部队总是密集向前推进。每次敌人的进攻被挫败后，士兵们就爬过去从敌人尸体身上收取武器弹药。他们的弹药已消耗殆尽。到11月4日黎明时，只有大约200人尚能战斗。伤员约250人。经过情况讨论之后，3营作出决定：凡是体力尚好者应尽力逃跑。营的军医安德逊上尉自愿留下来与伤员共存亡。小瓦尔特·L·马约中尉和大菲力普·H·彼德逊上尉在两名士兵的护送下走出阵地，前去探路。他们爬上灌溉渠，来到原指挥所，与没有被中国兵带走的几个美军伤员交谈了几句。他们看到中国兵和美国兵的尸具堆满坡面。他们爬上路边的沟渠，来到向北方向的小村庄，发现村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中国伤员。马约中尉估计说，他在进村时爬过100具中国尸体。四个人在那儿找到了能涉水过河的浅堤。之后，两名军官叫两名士兵赶回第3营阵地，并传达撤退小

组出发的指示，而他们继续搜索涉河区，这时大约 14 时 30 分。

两名士兵回到阵地报告完撤退路线后，第 2 营的乔治·F·麦克唐纳上尉、E 连的威廉·F·麦克兰上尉和 L 连的鲍尔·F·布罗姆瑟及体力尚可的士兵撤到阵地东边，这时，中国部队在不停地发射令人可怕的照明弹。这些频频绽开的照明弹完全覆盖了阵地表面，阵地上浓雾密布。毫无疑问，中国部队企图为进攻作掩护准备。200 人在五分钟内清扫了东边的阵地，在空旷的田野里敌人无法占领阵地。他们把伤员留交准备向他们投降的安德逊上尉。其中一位伤员回忆说，当他们离开时，没有一个伤员流泪，只是一个劲地希望他们带着增援部队来救他们出去。伤员们知道，那些尚能逃跑的人已别无选择。

撤退小组一整夜，冒着暴风雨四处奔跑，先是向东和东北方向，然后向南和西南方向。早上，他们从山腰上看到几个营的中国骑兵和步兵正从山腰下的公路上通过。这个小组成员在白天向南越过崇山峻岭，跨过立石附近的山谷。第二天，在尚能见到美军炮弹的飞来横去的地方，中国部队把他们包围了起来，根据军官们的决定，撤退小组只好化整为零，以指望能跑掉一些。11月6日下午约莫16时，第8骑兵团第3营作为一个建制部队的行动就此完结。那天，大部分人不是被杀就是被俘，而且，显然是在宁边附近。

勇敢的 3 营长奥蒙德少校在九龙附近的阵地上和其他伤员一起被中国部队俘虏。后来。由于伤势过重他牺牲了，根据幸存下来的俘虏的报告，他被埋葬在由云山北面约 5 英里处的路边。在云山之战中营的情报股长和战勤股长也献出了生命。3 营大约有 10 名军官和不到 200 人的士兵跑了出来，

重新并入团的编制。还有一些是后来跑出来的，其中有的是在被押送时溜掉的，他们得到了盟军归队人员卡。

很难以一个精确的数字来概括云山的全部损失。一致公认，南朝鲜部队15团在夜战中的人员损失极其惨重。团在武器装备的损失上实际上有个总数，其中包括后被美国战斗机摧毁第9野战炮营和第6坦克营的4架联络机。

起初，第8骑兵团有1000多人在战斗中失踪，但随着一天天过去，有些失踪人员回到了沿清川一线的己方阵地。云山之战后两周，坦克巡逻队还带回了一些伤员，他们极其幸运地受到友好的朝鲜居民的保护和照料。11月22日，中国在一次宣传活动中释放了关了两个多星期的27名战俘，其中19名是在云山之战中被俘的。

当所有的掉队人员和向南穿越山岭的部队归队后，损失的总人数为600。敌人后来报道说，中国部队在云山俘虏200至300人。主要军官的伤亡中包括一名营长和他的大部分参谋以及5位连长，2位军医和一位牧师。除步兵受损外，第70坦克营B连有四分之一的人员受到了伤亡。重迫击炮连也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团的武器装备损失确实很严重，包括12门105毫米榴弹炮，9辆坦克和1辆坦克维修车。11月3日，第8骑兵团报告说，它实际只拥有百分四十五的战斗力。师的后勤参谋认为，这个团已丧失战斗力，除非它的部队人员和装备损失能得到补充。

美国陆军在11月5日宣布，“由于遭到伏击”，第1骑兵师会得到新的补充。以后12天里，美国陆军给第1骑兵师补充了22名军官和616名士兵。

为掩护第1骑兵师和南朝鲜第1师撤到清川的南边，美第1军组织了一支名为“艾伦特遣分队”的任务编成。第7骑

兵团的第2、3营和19工兵战斗群是特遣分队的主要编成，由第1骑兵师的副师长小福兰克·A·艾伦准将指挥。除掩护撤退外，特遣分队还担负保护美第1军在见龙里地区东翼的任务。

在云山重创第8骑兵团的中国部队是第39军第116师。第347团的部队在云山南面的叉路口设置了后来阻碍交通的路障。115师也参加了云山之战。这样看来，从头到尾—10月25日到11月2日，中国部队的两个师与南朝鲜第1师和美军第8、第5骑兵团在云山一带展开了激战。

第三十五章 第8集团军坚守 清川江桥头堡

“战争艺术的精髓就在于坚持到底，克敌致胜”。

——威灵顿公爵

一、江北的行动

11月2日，星期一，是第8集团军指挥所及其下属部队令人激动又有些混乱的一天，要求撤退在清川江下游的美国第1军的命令不断传来，又不断改变。最后的命令是让英军第27旅和第24师第19步兵团留守江北的桥头堡，保护大桥并保证坦克涉水通过安州——博川地区的清川江和大宁江。沃克将军希望控制江上的这些渡场，以便重新开始进攻。

11月3日傍晚，第27旅已经从泰川运动到桥头堡西北角博川周围的指定防御阵地。在泰川发现的一些敌人尸体的脚上穿着很好的毛皮靴，其中还有3个中国人。英国人由此得知，他们已经与中国人有了接触。在英国人的后卫离开那里不到一小时，中国军队就紧跟其后进入了泰川。

桥头堡部队的另一部分是第19步兵团，在11月3日期间该团运动到了它的防御阵地，恰好在清川江正北和安州的东北面，19步兵团一进入它的防御阵地，仍与敌人保持接触的

南朝鲜第1师就通过该团队形撤退到清川江南面，于11月4日中午之前完成了渡江任务。

南朝鲜军队和美国第1军之间的分界线沿南北走向，在见龙里与清川江交汇处。中国人在见龙里东北大约4英里的院里附近已经把南朝鲜第2军逼到有限的防御地区。11月3日第24师第5团战斗队在见龙里南朝鲜第2军的后面占领了一道阵地。美国第2步兵师第9团在见龙里南面的阵地正防守着通往顺川的公路。敌人军队一天之内向见龙里前进了不到2.5英里。

第2天，11月4日，敌人军队向见龙里艰难地推进。622高地，一座在见龙里东北方长3英里的山岭，控制着这个城镇。清川江河谷、铁路和公路交通线也从这里通过。南朝鲜第7师的第3团和第5团扼守着这一重要关键地形，紧随其后的是第24师第5团战斗队的拦阻阵地。南朝鲜第8团作为预备队沿着见龙里东面的公路配置。那天早上，一支强大的中共军队进攻突破了南朝鲜第3团在山上的阵地，南朝鲜人开始穿过第5团战斗队阵地撤回。C连的连长休伯特·H·埃利森上尉制止了这种撤退并且重新组织这些南朝鲜部队，派他们返回夺取高地。南朝鲜第8团于是也被投入战斗。整整一天，高地几次易手，但天黑时，南朝鲜部队控制了关键性的西北面的山岭。

第5团战斗队在扼守见龙里的这次战斗中经过苦战，被迫撤退了大约1000码。部分战斗就靠近营地。一些人，如L连的摩根·汉森中尉，冲向中国唯一的机枪掩体以他的生命防止了全排溃退。傍晚，估计约有一个师的敌人被击退了（中共第38军的部队）南朝鲜第7师和思罗克莫顿上校的第5团战斗队守住了见龙里并成功地保护了第8集团军的右翼。

在进攻紧靠见龙里的清川江南岸的同时，敌人还袭击了江北面的桥头堡部队。11月4日，据地面和空中侦察报告，大约1000名敌人渡过了离19步兵团第1营西北2英里的九龙江。并向南运动穿过森林地带，显然其目的是进入第1营的后方。敌人实施机动取得成功，当营报务员正在用电台向团指挥官报告情况时，中国部队缴获了这部电台。第1营没有进行什么战斗，他们破坏和抛弃了那里沉重的设备和车辆，然后向东撤退，越过九龙江和清川江到达己方阵地。几乎所有的人都逃回来了。

同时，第19步兵团第3营的特遣分队随后全部赶来增援，试图开进到第1营的阵地，然而公路上的强大敌军击退了特遣分队。根据桥头堡地区面临的这种困难情况，丘奇将军命令第24师副师长加里森·H·戴维森准将去接替清川江北岸整个24师部队的指挥，并协调英军第27旅与该师部队的作战行动。戴维森在4日午后不久很快到达了第19步兵团指挥所，掌管了对戴维斯特遣分队的指挥。进一步恶化的战况使丘奇将军在下午4点又命令第21步兵团半夜渡到清川江北岸以便在第二天发起攻击，从19步兵团地域驱逐敌人并重新占领桥头堡防线。

半夜，一支中国军队进一步突破了第19步兵团地域。但到11月5日早上，第21步兵团第2营和第3营，发起进攻并收复了阵地。就象在洛东江的那些天一样，第3战斗工兵营再一次承担了步兵的任务——防守清川江上的安州桥阵地。成群的难民在11月4日至5日渡过了清川江，逃离了作战地区。其中2万人通过了设在江南岸的检查站。

在西面，在19步兵团桥头堡阵地和英军第27旅阵地之间有一个5英里的缺口。一座大山位于这个无人地带，敌军越

过这座山就能迂回到第27旅或第19步兵团的侧翼和后方。这个缺口的边缘，即19步兵团的最左翼的第2营，控制着123高地，从那儿可以眺望离清川江4英里多的靠近清川江小村子的一个山谷。

11月5日至6日的夜晚，敌人沿着整个桥头堡防线发动了一次协同进攻。进攻遇到了第19步兵团E连和G连意外的抵抗。至少有一部分敌人的攻击部队是从背后爬到E连阵地的，显然是顺着野战电话线摸上来的。中国人抓住了许多在睡袋里睡觉的人，并且杀死了他们。还有一些人从脑后中弹，实际上中国人已占领了123高地的营阵地。

米切尔·里德·克劳德下士，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印第安人，从他在山顶的阵地给5连发出第一个警报，从那儿沿一条小路可以爬到连指挥所。一队中国人从100英尺以外的接触隐蔽地域突然向他开火。里德·克劳德下士双脚跳起，并用他的勃朗宁自动步枪向中国人射击。敌人击伤击倒了他，但他拖着双脚费力的前进，一支胳膊抱住跟前的一棵小树，再一次用自动步枪抵近射击，直到中国人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后来，美国军官在他的尸体前面发现了一群被打死的中国人。

在5连还有另一个自动步枪手，上等兵约瑟夫·W·巴尔博奈，他也是同样的英勇。中国士兵出其不意地在距他75英尺内接近了他，并从这么近的距离向他冲过来，巴尔博奈用自动步枪突然向他们开火，他站在原地一直到被打死。两天以后，当友军巡逻队巡视此处时发现在巴尔博奈尸体前有17名被打死的敌人。

3时以前，2营已经撤退了1000码，在那儿他们还勉强可以守住他们的新阵地。黎明以后敌人撤离与第2营的接

触。在别处，第19步兵团正面的其它营也经过艰苦的战斗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桥头堡战斗中，炮兵从清川江南岸射击支援第19步兵团。

黎明以后，被重新装备的第19步兵团第1营半夜重新渡到清川江北岸，发起反击并接近了第2营和团右翼其它部队之间的缺口。第19步兵团又开始恢复它们原来的桥头堡防线。

在这次11月6日黎明前的夜战中，敌人损失惨重。两天以后，仅第2营清点，在123高地附近，就有474名敌人被打死。有迹象表明，还有许多人已经被掩埋了。第19步兵团第3营清点出100多个被打死的敌人。从审讯俘虏得知对桥头堡东面的第19步兵团发动攻击的是中共第119师第355团，第120师第358团和北朝鲜团。

在攻击位于见龙里和清川江桥头堡东侧的第8集团军右翼的同时，敌人还用相同的兵力攻击了大宁江畔的博川桥头堡的西侧。除了阿盖尔第1营A连是在博川南面大宁江的东岸以外，澳大利亚第2营和阿盖尔第1营的防御阵地是在博川对面的大宁江西岸。米德尔塞克斯的第1营也在江东面的博川附近。博川以南2.5英里的第1骑兵师的第61野战炮营进入阵地以支援英国人。

11月4—5日半夜，一支敌军部队向东运动到博川附近，向着支援炮兵而来，在那儿敌人可以切断英军旅的后路。黎明前这支敌军进入阵地开始发动进攻。估计大约一个营的中国人用迫击炮和小型武器从东面向第61野战炮营开火。除了炮手留在野战炮旁边外，每个炮兵连长立刻把其他所有的人布置到密集环形防线的周围，每人都配备了自动武器。攻击的命令传达到英国人那里，阿盖尔A连立刻出发向

南去援助炮手们。接着旅长命令阿盖尔第1营的剩余人员渡到大宁江的东岸去。

C连受到的攻击最为猛烈。连长霍华德·M·穆尔上尉转动附近的一门105毫米榴弹炮，向东面稻田里的敌军进行抵近射击。45分钟以后，他又将第二门榴弹炮调转过来，炮兵连共发射了1400发炮弹，一部分在50码射程内，然而平均射程大约是300码。空中观察员指示其他炮兵连开火以支援3连。敌人的计划之一是要炸毁炮兵阵地关键的一座桥梁。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么英军旅就未必还能保留住一辆坦克或车辆。炮兵打死了一个距桥20码以内的爆破班的成员。

9时两辆坦克抵达C炮连的环形防线。在阿盖尔营带着更多的装甲支援到达以前，C连已经亡2人，伤18人。炮兵营的其他部分也有17人受伤。敌人已经摧毁了1门榴弹炮、6辆军车、1部电台和一些其它设备。在炮阵地附近敌人也被打死了大约70人。后来在同英国听众谈话时，旅长科德在谈到第61野战炮营C连时说：“我想说这些美国炮手们作战是多么英勇。在离炮身护板30码的地方都躺着打死的中国人。…它可与任何一个炮兵团的传统相媲美。”

在到达炮兵阵地时，阿盖尔的第1连袭击了附近的一个高地，起初取得了胜利，但后来又丢失了。当时的空中报告表明，大约一个中国师从东面绕到博川下游，企图包围该旅。当猛烈的空中突击阻止并瓦解了中国人的机动和攻击时，旅长科德命令仍在大宁江西岸的澳大利亚第3营撤到东岸来。

澳大利亚人一到东岸就超越阿盖尔营，在午后向北进攻博川。在一次白刃战之后，夺回了阿盖尔营丢失的小镇南面两英里的高地。在这次拼死战斗中，澳大利亚人有12人战

死，64人受伤。显而易见，英军旅已不能坚守博川桥头堡。在澳大利亚人进攻的掩护下，米德尔塞克斯第1营扫除了通往南面的公路，英军旅的其余部队和炮兵在炮火掩护下朝清川江撤退。

当天晚上，澳大利亚人也加入了英军旅其余部队横跨在博川公路上的防御圈，这一防御圈在清川江以北4000至6000码的第一线高地上。澳大利亚人占领了最前面的暴露阵地。天黑以后不久，中国人对他们发动了长达4小时的猛烈进攻，迫使两个连撤退。然而在11月6日黎明前，中国人自己却主动脱离了接触。英国人估计，在这一昼夜内，中国人在地面作战中伤亡了300人，经我空袭后伤亡600—1000人。

11月6日，星期一，天亮以后，澳大利亚人在他们的阵地上看到敌人部队朝北撤退到一个山谷。11月6日黎明前，对桥头堡地区和见龙里的攻击证明了这是中国人在第一阶段攻势的最后一次激战。这天他们全面撤退脱离接触。据空中观察报告，大批敌军向北运动，11月7日第24师对有限的目标的进攻只遇到轻微的抵抗就全都达到了目的。这似乎表明过去12天来敌人的猛烈进攻暂告结束。

二、米格喷气机飞越鸭绿江

与中国人在朝鲜战争中参战一样，在朝鲜领土上空的空中行动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除了开始的几周外，朝鲜战争是以美军第5航空队完全占有空中优势为特点的。现在，苏联制造的米格飞机突然开始从满洲基地飞越北朝鲜。并且当它们的飞机一接近鸭绿江边界就向美国第5航空队挑战。10月末那些天，美国飞机第一次被允许接近边境。

本月初，第5航空队的飞机禁止在边界50英里以内飞行。10月17日这个限制放宽了，最后到10月25日，禁令撤消，允许近距离支援任务，在战术空军控制组或蚊式观察机的控制下，根据需要尽可能地接近边境。由于在边界五英里范围内不能进行轰炸，所以担任这些任务的飞行员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并在有经验的长机的带领下飞行。

10月31日，著名的苏制米格—15喷气式飞机以其中的一架攻击了美国在新义州地区的螺旋桨飞机，首次参加了朝鲜领土上空的战斗。据报道与此同时第5航空队也击毁了几架米格飞机。当时并不知道敌人逐渐增多的这些飞机究竟是北朝鲜的还是志愿军空军的。

11月5日麦克阿瑟将军再一次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他命令以空中轰炸摧毁鸭绿江大桥朝鲜这一半。他认为对于阻止或大大减少中国军队和装备进入朝鲜来说，这一行动是必要的。命令下达的时间发生在中共军队的进攻即将越过第8集团军的清川江桥头堡并夺取南面的见龙里时。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收到了麦克阿瑟命令的无线电报。他们立刻撤消这一命令并再一次指示不许轰炸边界五英里以内的目标。

麦克阿瑟将军立即用一种最强烈的抗议来回答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他竟然向华盛顿发了回电，他说，只有一种方法能阻止敌人增强，那就是摧毁大桥。他在电报中继续解释说：“在强烈的抗议下我能够使我执行您的命令并暂停这次攻击。”他辩解他计划去做的是在战争准则之内，他已接到决定和方针，他不会对中国领土采取行动。他要求立即提请总统注意这件事，“因为我相信您的指令最终会导致一场严重灾难，为此，在没有他个人对情况直接了解的情况下，我不能够承担责任。”

这个电报产生了麦克阿瑟期望的结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1月6日授权麦克阿瑟着手制定轰炸鸭绿江大桥朝鲜一端的计划。提供了他一直考虑的上述行动的必需品以保证其军队的安全。然而，麦克阿瑟被明确地禁止去轰炸鸭绿江上的任何水坝和发电站，或者去侵犯满州的财产和领空。

沿着满州边界已知至少有7座桥梁横跨在鸭绿江上，有3座在图们江上。鸭绿江上最重要的建筑是连接新义州和安东的3000英尺长的铁路公路大桥，在新义州东北35航空英里靠近朔州的2000英尺长的铁路公路桥和在满浦镇的1500英尺长的铁路桥。

第一架轰炸机袭击新义州的鸭绿江大桥是在11月8日，79架B-29轰炸机在战斗机的掩护下执行这一任务。喷气式战斗机之间的第一次空战的日子同样是令人难忘的。战斗机护航队的F-80战斗机驾驶员拉塞尔·布朗上尉击中了一架米格-15战斗机，使其燃烧着坠落。

以后，以地面为基地和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在本月的其余日子里几乎整天都在攻击鸭绿江大桥，进入敌人的满洲庇护所进行“穷追不舍”的理论成了不仅仅是关于作战区域的问题，而且成了世界外交斗争的热点问题。

第三十六章 中国对其入朝作战 第一阶段的评价

未占高地，而轻入隘路者，为山地作战之大忌也。

——莫利斯·萨克斯：《论战争艺术》

在10月末和11月初投入作战的中共军队究竟怎么样？当时他们是怎样来到朝鲜的？他们认为自己与美军作战的第一步行动的效果如何？

中国军队突然出现在朝鲜作战，大约是在10月末。他们是在10月13日或14日至20日期间从满洲渡过鸭绿江的。他们白天隐蔽躲过空中观察，夜间进军，到达了他们选择好的阵地，这些阵地位于鸭绿江以南50航空英里的高山区的南部边缘。在那儿他们待命监视着进入山区的这些通路，这些通路从东面的熙川附近的一点，沿着一条线向西延伸60航空英里通过温井和云山。

中国的第38、第40和第39三个军，每个军由3个步兵师组成，从熙川向西按顺序展开，在这个战线的对面是美国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第2军。第38军在熙川的西北面，第40军在温井地区，第39军在云山的北面。第66军和第50军两个多军，每个军各辖3个师。隐蔽地留作预备队，在中国第一阶段攻势期间没有参加西部的作战。这些部队总计达15个师。另一支部队第125师，显然就是在楚山以南切断和击溃南朝鲜

第6师第7团的那支部队。

10月中旬中共第39军，到达满洲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并立即渡江进入朝鲜新义州。在那里它划归第13兵团指挥。第38军和第40军大约是在同一时间渡江进入朝鲜的。这个月的晚些时候，第50军和第66军在其他部队的支援下进入朝鲜。或许可以推断：如果美国第1军在这两个中共军队进入朝鲜时没有撤退，这两个中共军队的部队将与第24师第5团和第19团在九城以北交战。实际上，第66军的一小部分与第19团在11月1日突然遭遇并且交了火。

当中共第39军在云山阻击南朝鲜第1师时，第40军在温井与南朝鲜第6师交战，实际上歼灭了它。在这一行动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中共第38军参加了第40军在温井和熙川之间与南朝鲜第6师和第8师的战斗。于是这两个中国军迫使南朝鲜第2军沿着清川江河谷向西南方向见龙里的边缘撤退。

与这些中国师在第8集团军的正面上展开的同时，其它师则在朝鲜东北部的第10军正面上展开。中共第42军编成内的三个师，第124师、第125师、第126师，在满浦镇进入了朝鲜。首先越过边界的是第124师，10月14日它离开了距离北朝鲜边境大约50航空英里满洲南面的通化，乘火车到达鸭绿江上满浦镇对面的集安。在那儿他们当天渡过江，16日从满浦镇开始步行，向东南方向行军经过江界和柳潭里，到达下碣隅里。它的先遣部队从那儿进到长津湖南端。10月25日在那里他们与南朝鲜第26团遭遇。124师的其余部队也向接触点靠拢并参加了在岫洞附近与美国第1陆战师的战斗，该师是来替换南朝鲜第26团的。跟在第124师后面的中共其它两个师在满浦镇进入朝鲜，他们位于124师的后面没有参加这个阶段的战斗。但是在长津湖地区占领了防御阵地，封锁通往

江界的公路。

除了与124师的作战外，看来南朝鲜和美国部队并没有到达南朝鲜东北部的各点，在那里中共军队企图阻止他们推进。虽然124师起初击退了与它遭遇的南朝鲜部队，尔后又在通往长津湖的公路上使来接替南朝鲜部队的美国陆战队的推进速度减慢了。但是它在参加中共军队与西面的南朝鲜第2军和美国第1军的一部的战斗中，没有取得成功。其实，中共这个师实际上已被歼灭了。

在第一阶段攻势中，敌人具有训练精良的轻步兵部队实现了中国人的进攻。一般说来，他们得到的支援不超过比迫击炮更大的武器。他们的进攻表明了中国人是训练有素的射手，特别擅长夜战。他们也善于伪装，他们的侦察队在确定联合国军队的阵地时非常成功。他们计划他们的进攻以插到这些军队的后面，切断其撤退和补给道路。然后派部队从正面和翼侧发起攻击突然打响战斗。他们还使用了一种叫做“倒八字形”的战术，即V字队形作战。他们让敌人部队进入到口袋里，然后V字两边收拢，同时用另一支部队打击企图解救进入口袋部队的敌人。就是使用这种战术，中国人在温井、云山和楚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在博川和清川江桥头堡只取得了部分成功。

中国士兵在第一阶段攻势的作战中有着充足的食物，良好的体力，极好的被服和装备条件。英国人已注意到，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穿着毛皮靴。尽管许多美国情报机构当时猜测第一批中国人分编在北朝鲜部队中，但是这不是事实。一开始中国人就是在中国建制中作战，从来没有作为独立单位混编入北朝鲜的建制。

在10月末和11月第一个星期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第2军

的攻势中作战的几乎完全是中国的部队。然而，沿着西海岸对第24师的阻滞行动，却是北朝鲜人。只有在偶尔情况下，例如在与东面的第19步兵团和英军第27旅最后的行动中，北朝鲜步兵也卷入了。但他们与敌人总的进攻力量相比显然仅仅是一小部分。自洛东作战以后部分重建的北朝鲜第105装甲师被用来帮助中国人，少数情况下用坦克火力进行支援。但它在战斗中起的作用是很小的。第五航空队在战线的后方摧毁了他们的大部分坦克，例如在11月7日，据报道联合国军的飞机在博川及其以东地区摧毁了6辆坦克，3辆装甲车和45部其它车辆。

同一时间在朝鲜东北部。南朝鲜第1军仅在通往长津湖的公路的一点上与中国军队遭遇。几天之内第一装甲师的部队到那里援救了南朝鲜部队。他们在夺取长津湖南面的古土里高地的过程中顽强战斗了近一个星期。中国人在朝鲜东北部的介入没有象在中西部地区同样的规模，也没有获得同样的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仅仅出现在山地和半岛的内陆，但在东西海岸，这段时间没有发生与中国人的接触。

由于第一阶段攻势是美国和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的第一次交战，因此，中国人形成的对他们敌手的看法或许是有益的。11月20日，中共第39军从云山地区驱逐联合国军后不到三个星期，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6军司令部出版的一个小册子，题目是：《云山战斗经验的初步总结》。在书中，他们在与第8骑兵团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列举了他们所认为的美国军队的实力和弱点。在称赞的一面，小册子在详细叙述美国人采用的进攻方法时说：

“迫击炮和坦克的协调行动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火力很强…炮兵非常有效…飞机对我方运输的扫射和轰炸对我

们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的运输系统能力强。…步兵火器射速快，射程也更远。”

中国人对美国步兵的评价并不都是称赞的，小册子在谈到当美国士兵被切断后方时说：

…他们抛弃了所有的重武器，扔得到处都是，并且还装死…他们的步兵很弱、怕死，没有勇气进攻或防御。他们依赖于飞机、坦克和大炮。同时，他们害怕我们的火力。推进时，一听到开火，就畏缩不前。他们害怕推进得过远。…他们只限于白天作战，而不熟悉夜间作战或白刃战。…一旦失败了，他们就溃不成军。如果不使用迫击炮，他们就不知所措…他们变得茫然而且完全陷入混乱…在云山他们被包围了几天，然而他们无所作为。他们害怕后方被切断。运输陷入停顿时，步兵就丧失了战斗意志。”

在分析了美军的实力和弱点之后，中国人对未来的作战行动提出了几条原则：

“作为总的目标是用一支部队去迅速包围敌人并切断它的后方…进攻的路线必须避开公路和平坦的地形，以便使敌人的坦克和火炮不能阻止这种进攻行动。在山地的夜战必须有明确的计划，要保持排与排之间的协同。先是用小的侦察组攻击，然后吹起冲锋号，那时大部队将以纵队跟进。”

中国人承认他们没有对付美国坦克的有效武器。但是他们说：“20磅 TNT 炸药放在履带上或坦克下面，将使其失去战斗力。反坦克小组可由4个人组成，携带两个20磅和两个5磅的炸药包。

中国人总结了他们对所介入的第一阶段攻势的看法：

“我军（第39军）是第一支远征军，受命紧急去云山的鹰峰地区援救北朝鲜军队并阻止敌人在云山向北推进。我们

展开主要兵力去合围和歼灭在熙川、温井和楚山之敌。当时，我们没有充分了解敌人的战术特点和战斗实力，我们缺乏在山地作战的经验。此外，我们与敌人交战（首先，是以阻击的形式，然后是进攻形式）没有足够的准备，但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第三十七章 敌后游击战

“不要立即进入这样危险和困难的地方，但只要路程不很长，就可以在向导带领下通过最容易的道路进入这样的地区，因为，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最容易的路即最短的路。”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在10月底和11月份，在北朝鲜的联合国军前线后面的游击战的强度加大了。北朝鲜人民军的残余从釜山地区撤退到北朝鲜，各种各样的游击队在较小程度上继续进行活动。

当美军第1军同南朝鲜军的主体部分一起越过38°线进入北朝鲜时，美军第9军于10月初在汉江正南的大田—定州一带集结。在那里，他们准备保卫从釜山开始的供给线路，修复铁路以及追捕并消灭越过该线路的敌人的小股部队。第9军的指挥所于10月5日在大田建立。第2步兵师接受了负责大致是大田西面和西南面的防御任务，第25师负责大田地域以及该城的南和东面。新成立的南朝鲜第11师10月5日暂配属第9军，帮助保证后方的安全。10月10日，第8陆军别动中队配属第9军，并与第25师侦察连联合参与在大田东北部本里地区进行的反游击战活动。

在10月份，第25师是反游击战中很得力的美国部队，在它负责的地带中，有约6500平方英里的山区。这个地区横跨大部分敌军分队抄近道或绕道从旧釜山逃跑的路径。有时，大批敌军被逼入绝境，不是被消灭就是被俘虏。10月7日，

第35团第1营主要依靠格外有效的炮击将一支约500人的敌军打死打伤约400人。在另一次战斗中，该团第3营在一天当中就俘虏了549名战俘。

实际上，敌人的游击活动一直扩展到朝鲜的南端。据说，这是由北朝鲜前线司令部司令金策协调和指挥的。游击队骚扰孤立的村庄，伏击巡逻队，打火车，切断电话线以及攻击南朝鲜警察分局。

在南朝鲜，游击队的小股部队在釜山和大田之间的绿钻石（东海岸）和红钻石（多山的西部）公路上袭击车辆，夜间到村里抢劫食物、衣物和抓人质。11月下旬，估计有2万名游击队员在朝鲜的西南角活动。尽管新组建起来的南朝鲜第11师和国家警察局努力进行围剿，下洞和居昌之间的智异山地域仍然是游击队活动的中心。

在南朝鲜的中部38°线附近，游击队活动猖獗。原州北部地域的春川—华川地区就曾发生一系列的事件。10月22日，一支敌军部队攻击并驱散了60名南朝鲜军士兵和保卫华川水坝的警察。然后，北朝鲜人打开了水坝的闸门，第二天北汉河上涨了4英尺，下游许多英里远处的一个铁路桥墩被冲跑了。25日，当一个南朝鲜警察营收复华川和它的水力发电的堤坝东段时，他们发现堤坝上的涡轮机和控制板遭到严重破坏。11月1、3、5和7日，南朝鲜反游击战营几乎连续不断地同北朝鲜军队在华川地区交战。他们中的大部分很显然是北朝鲜第10师的部队。有一段时期，北朝鲜人占领了春川，他们切断了该地与在西南方向只有45英里远处的汉城的所有通信联络。

据一位投降的北朝鲜军的团长报告，在东部，在三陟的西南面高山区，11月中旬，北朝鲜第3、4、5师的4000士

兵绕道而过，沿途进行了各种游击战。游击队甚至在汉城的边缘开展活动，10月15日，他们中的一个支队袭击了首府大楼北4.5英里处的一个无线电中继站。

在朝鲜东北部，从第10军在元山海岸登陆开始，游击队就在其战线后活动，直到该军离开此地为止。

海军第1陆战团第1营于10月26日登陆之后几小时，便乘敞蓬车于午后开始向这个海岸南39英里的库底进发。在那里，他们接替了警卫一个临时军需品供应站的南朝鲜部队。第一个夜晚安静地度过了。第二天下午南朝鲜军队乘火车离开库底向北方进发。

在库底，经过几小时虚假的安静之后，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夜间战斗，战斗从天黑后开始一直持续到28日凌晨。一支有组织的北朝鲜武装力量悄悄地匍匐接近到舰船的南面和库底西北部的小山的位置，后来通过俘虏的审讯确定，这支武装力量是北朝鲜第5师的3个营。敌人迅速地袭击一个排的阵地，15名海军陆战队员被杀害，其中有7个还在他们的睡袋里。虽然两个海军陆战连暂时被分割，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击退了敌人，并且重新和营部取得了联系。

根据得到的敌人将要进攻的情报，阿尔蒙德将军请求派两艘驱逐舰到库底去，在那里，他们的舰炮火力支援海军陆战队员。根据他的命令，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兵联队向库底发动攻击，几乎使库底完全被毁坏和烧光。这天下午，海军第1陆战师命令海军第1陆战团第二营从元山向库底开进。当天傍晚，一个坦克连在元山登上坦克登陆舰，向库底开进。然而在28日中午以前，北朝鲜部队从这里撤出并向西进入丘陵山区，战斗到此结束。海军陆战队员寻回了他们同伴的尸体，统计了伤亡情况——死27人，伤39人，失踪3人。

在库底事件之后，在元山南部和西部的其他地区也出现了游击活动。很显然，他们是由北朝鲜第5师的部队进行的。11月2日，一支敌军部队在元山附近伏击了第1陆战团第3营后面的一个补给护路队，打死9人，打伤15人。敌人在各方向前线纵深进行了一些袭击，其中最为严重的发生在元山和兴南之间的主要铁路和公路沿线。在11月6—7日天黑之后，一支敌军伏击了元山以北35英里、高原镇南的一个护路队，驾驶员逃到附近稻田里，敌人烧毁了3辆吉普和20辆卡车。镇北另一支游击队伏击了军警巡逻队，然后又攻击了一个通信单位，使这两个单位都遭受伤亡。

在高原镇上，午夜之前，北朝鲜部队攻击了一列向北开去的陆战队军需列车，该车上有30名陆战队员担任警戒。当夜，天色十分黑暗，骤然下起的一场大雪使能见度更为降低。当列车在一个水池边停下之后，一名北朝鲜士兵猛烈地砸开前面的车厢门，并进行扫射。一位陆战队员立即将其击毙。敌人的自动手枪和来福式步枪立即向各车厢射击。在外面，敌军士兵炸断了前面的铁轨，并杀死了正开始返回火车的火车司机。北朝鲜军队不顾自己的惨重损失，坚决地进入车厢，直到他们最后成功为止，他们向他们认为还活着的每一个陆战队员射击并用枪托抡砸。但是，在车厢里面仍有两个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成功地装死并在后来逃了出来。在这次战斗中火车司机和6个陆战队员牺牲，8个陆战队员受伤。

后来，在夜里2时30分，一支估计有500人的北朝鲜军队攻击了第3师第65步兵团的一个营，使其伤亡40人，这个营仅在前一天才占领了元山和兴南中间偏北8英里的延南。此后，一支敌军在同一周袭击了附近第4通信营的一个分队，

在从此地往北行进途中误入了第96野战炮营的营地。在那里，北朝鲜军队突破了该营的阵地，并用迫击炮摧毁6门155毫米榴弹炮和装有该营全部弹药供给的列车，使其死伤约40人。天亮之后敌人才撤退。后来的空中侦察发现，一支大约2000人的敌军正在一些非主要干道上向龙兴的西北部山区行进。对他们的两次猛烈的空中攻击估计使300名敌军伤亡。

在西边，北朝鲜第15师的一支部队占领了临津江上游地区，并集中对马转里进行骚扰活动。从一开始，这个地区就是第10军作战地域中北朝鲜游击队活动最厉害的中心之一。元山—马转里公路是横穿半岛到北朝鲜首都平壤的主要的横向干线的东端。从元山开始太白山脉山峦起伏，向西伸展的直线距离为60英里。道路沿狭谷缠绕而行并越过山的隘口蜿蜒曲折向前延伸。从马转里到元山的直线距离仅16航空英里，而道路却有28航空英里。从元山到平壤的横向公路和沿着从市边里流来的临津河的南北向公路的交叉点上有一个300人的村庄。此后这条南北向公路沿着通过太白山脉心脏地区的临津河的狭窄而曲折的谷地延伸了60航空英里。这是切断北朝鲜各部队联系的最佳地区，因为这条路穿越了全朝鲜最重要的游击队活动中心。

由托马斯·瑞捷中校指挥的第1陆战团第3营接受了扼守马转里公路交叉点的任务，并于10月28日在那里接替了南朝鲜第3师的部队。瑞捷围绕着村庄建立了紧密的环形防线，并在进入Y形交叉点的三条路上设置了路障。11月7日，第3营陷入敌对马转里发动的总攻击之中，丢失了一些前哨阵地。天亮之后，空袭帮助击退了北朝鲜人。同一天，在马转里至元山的公路上，敌人在胡同里伏击了一支医疗队，因为敌人得知他们要在东侧3000英尺处通过。给医疗队担任警卫

的第1陆战团E连亡8人，伤31人。

11月12日，第15步兵团第1营离开元山去替换在马转里的陆战队员。由于敌人设了路障，他们直到第二天才到达马转里。14日，4天前在元山登陆的南朝鲜第3海军陆战营到达马转里，并且继续朝西向东阳前进了14航空英里，在那里，他们在美国第10军和第8集团军的战斗分界线附近的一条南北向公路与元山至平壤公路的交接处建立了拦阻阵地。第1陆战团第3营在被分割的马转里山的十字路口交班后，于11月14日愉快地开往元山。

11月20—21日夜，估计有200名敌军士兵，在装甲兵支援下再次向马转里的周围防线发动攻击。他们在攻入其中一个支撑点之后，在天亮之前被击退。

11月21日，由第15步兵团第1营的2名军官和91名士兵组成的一个摩托化巡逻队，从马转里向西开进，以便向在东阳的南朝鲜第3海军陆战队营提供军需物资。

23日，一支前往增援的步兵连带着抢修炸毁道路和向西开进以同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取得联系的任务，再次离开马转里。同一时间，南朝鲜海军陆战队收到一个空投的命令，即派一支部队向东在路上接应第15步兵团。当一支估计有300名敌军的部队要对他们进行伏击时，这支西行的纵队两天前刚刚通过了伏击点。幸好南朝鲜海军陆战队从相反的方向开来，并参与了战斗。但是，在第15步兵团因交战造成16人受伤，3人失踪的损失之后，南朝鲜海军陆战队和第15步兵团都撤退了。

最后在11月25日，第15步兵团第1营和南朝鲜第3海军陆战营对切断他们之间公路的敌军实施了一次协调一致地反击作战，使其遭到惨败，击毙敌150人，缴获4门120毫米迫击

炮，并摧毁了一个大型弹药库。这次战斗暂时重新开通了通往东阳的供给线路。但只要联合国军队还在那里，在这个地区敌人坚决的破坏活动就不会终止。

在美军第65团和靠北边的南朝鲜第26团之间的美军第3师防区内有一个大缺口，这个地方也是游击队活动的中心地区。在靠近美军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战斗分界线之处，5600英尺高的白山山脉这一片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位于两个团防区及他们的通信和供给所必经的横向道路之间。在11月18至22日之间，第65步兵团B连试图与靠北边的南朝鲜第26团建立联系，但在白山与敌军交战两次之后被迫撤回。第3师估计，在它的防区里的25000名北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员大部分在白山山区半径为10英里的范围内活动。

因为在这个地带的北部，没有可用的道路，因此美军第3师只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为南朝鲜第26团提供补给。正因为如此，罗伯特·H·苏勒少将于11月21日要求阿尔蒙德将军将第3师和第1陆战师之间的边界向北移动几英里，以便将黑水里—司仓里公路包括在第3师的防区内。第二天，第10军答应这一要求，并且改变了边界线。随后，苏勒将军命令南朝鲜第26团在黑水里和司仓里建立拦阻阵地。在占领这些地方的过程中，南朝鲜第26团同敌军交战数次。一个防守司仓里的敌军营，只是在战死或被俘100多人之后才撤退。

由于与敌人的阻滞部队遭遇，南朝鲜部队又从司仓里向北和向西进攻了几英里。11月24日，在这次连续作战中，南朝鲜第26团在司仓里附近俘虏了26名中共军队的士兵。他们是除了在水库地区被俘的中国人之外在第10军地域中遇到的第一批中国士兵。这次战斗所在的公路从柳潭里和长津水库西岸向南延伸。他们在这里的出现表明，中国军队正在沿第10

军左翼向南推进。从俘虏那里得到的信息表明，为阻止任何联合国军队企图越过这条路向北挺进，中国军队到达指定位置已近3个星期了。恰巧，11月24日，南朝鲜第26团是到达中国军队第125师据守地点的第一支军队。这是当第7步兵团第1营于11月25日在司仓里接替南朝鲜第26团时最新的发展态势。

11月份，在第10军后方地域24小时内对110名俘虏的调查表明，他们来自62个不同的单位。第10军的情报机构于11月末估计，有25000名北朝鲜军游击队员在第10军后方地区的兴南的南部和西部开展游击活动。在11月份，游击队活动的方式是，从南面的元山到兴南西面的山区逐渐地向北移动。由第10军准备的一个特别报告列举了这个月中该地区游击队发动的109次独立的攻击，平均每天3.5次还多。

在属第8集团军管辖的北朝鲜西海岸地带，在这段时间里游击队的活动不象在朝鲜东北部和中心地区那样之频繁。虽然如此，巡逻仍然是需要的。

在平壤北部和东部的丘陵地里，巡逻队在洞穴、地道以及其它隐蔽地点发现了大量的敌人的战争物资。其中许多是在平壤东部采矿区可与铁路支线相通的旧矿井和坑道中发现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第2师第23步兵团M连的副官（海军上尉）道瑞斯·E·保尔的巡逻队11月6日的发现。在地方警长的协助下，巡逻队在江东东北9英里处发现一个大的兵工厂。里面有大约400台美国、英国和俄国制的各样机床，能制造俄国型号的冲锋枪和120毫米迫击炮。这个兵工厂由用作车间、贮藏室、办公室和一个会议厅等各种用途的19个房间组成。这个通称为65号兵工厂的武器工厂，本来是建在平壤的地面上的，由于空中轰炸使北朝鲜将其转移到矿井中。

在主要供给公路东部地区有强大的游击队在市边里地区活动。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最糟糕的事件之一是11月6日发生在金泉和市边里之间的中心点的交战。当时一支敌军伏击了I和R排以及由第8野战炮营C连加强的第27步兵团L连的一个排。第1营仓促赶赴出事地点并在午夜救出几个受伤和找回了几个失踪的人，但是敌人已消失了。3天之后，在一个浅埋的墓穴里找到了被伏击的巡逻队的15个人的尸体。据一个幸存者说，当他们仿效一起被俘的军官——第一副官哈罗尔德·G·帕瑞斯，拒绝给俘虏他们的人提供姓名、军衔和军号(入伍编号)之外的任何信息时，北朝鲜人屠杀了他们。

在同一时间里，一支估计有1000人的敌军已经控制了伊川地区向东几英里的地域。它要求美国第27步兵团从西南方向、南朝鲜第17团从东面于11月7日发动一次联合攻击，把这支军队赶到丘陵地去。在一周以前的10月28日，北朝鲜人已经杀死了所有的南朝鲜军伤员和在伊川的一个野战医院里的医院全体人员。

由于北朝鲜中部铁三角地区是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士兵的一个主要集结地域，这一地区就不可避免地变成敌人游击队及其进行骚扰活动的场所。联合国军开通从汉城经过铁三角到元山的铁路的努力几乎不断地遭到游击队的攻击。这些攻击多数发生在此三角顶点的平康的正北边。南朝鲜部队在各列火车上担当警卫，他们和游击队之间常常发生激战。

这些战斗中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1月2日早晨，当时一支大约有1000人的游击队伏击了一列在平康北边10英里处运行的火车。幸运的是，南朝鲜第17团的200名士兵在列车上当警卫，他们成功地打败了敌人的攻击，击毙40人，俘虏23人。据俘虏说，在这附近地区有4000名游击队员，他们计划袭击

开往元山的每一列火车。敌人的活动在这个地区十分猖獗，不得不将整个南朝鲜第17团都派往那里，而且美军第25师的部队也逐渐加入了在铁三角的战斗。

11月9日，北朝鲜第4师第18团大约1400名敌军攻击了在铁三角地区的铁原，驱散了800名南朝鲜警察。第二天，该师第5团大约500人占领了涟川，此地处于通向汉城的公路往南10英里处。第25师第24步兵团的部队试图夺回该镇，但失败了。当晚，一支北朝鲜路障队伏击了在那附近的纵队，第24步兵团的I和R排以及A连。第二天，当该团夺回涟川时，在伏击处发现了38具美国士兵的尸体和所有被烧毁的车辆。

与在铁原和涟川的敌人活动相协调，一个团的敌军在迫击炮的支援下于11月10日向平康的南朝鲜第17团第1和第2营发动了攻击，并且到第二天天亮时已包围了这两个营。一个随团的美驻朝军事顾问团顾问汝波·B·赫尔特少校通过无线电要求在伊川的南朝鲜第3营向东攻击，他还为一次空投弹药作了安排。在这一天中，一架蚊式飞机在平康着陆并把赫尔特带走。赫尔特指挥了对敌方阵地的空中攻击，据说这些空中攻击使北朝鲜人遭受重大伤亡。11月11—12日夜间，这支敌军从平康周围撤退。但是两夜之后，其中一部分敌军又返回，并向简易机场和这个镇再次进行攻击。南朝鲜部队在14日中午以前，对敌人占领的这两个地方进行了扫荡，以死11人，伤23人的代价击毙敌人141人，俘虏20人。敌人对这个地区的压力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当第25师的部队为参加11月24日第8集团军的攻击而向北运动时，那里的形势变得更加不稳定了。

第三十八章 第10军进军鸭绿江

水因地而制流，
兵因敌而制胜。
故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孙子兵法》

一、南朝鲜第1军袭击沿海公路

第10军10月26日在元山登陆之后，已经在兴南北边的南朝鲜首都师以三个团的战斗队形继续向北进攻。该师的地面高速机动团（即一支摩托化部队）组建了为阿尔蒙德将军称之为的“飞行纵队”的快速机动部队。它打算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向边境地区前进。阿尔蒙德作好了从海上的坦克登陆舰为这支飞行纵队提供补给的准备，并为它配备了第7步兵师的一个战术空军控制组。第10军在元山登陆两天之后，南朝鲜地面高速机动团冒着顽强的抵抗夺取了在兴南东北105航空英里的城真。在同一时间，首都师第1团逼近枫山。此地延伸延伸至边境利原——新昌里——惠山镇公路的中途。两天后，该师第3个团即第18团抵达富田水库的南端。

在沿海公路上南朝鲜地面高速机动团的前线纵深，估计有北朝鲜的一个营向北朝鲜吉州方向撤退。吉州是城真北20英里的一个较大的一个城镇，它位于距海岸14航空英里的内

地，在整条东海岸公路上，它是路上各大小城镇中距海岸最远的内地城镇。该镇位于海军炮火有效射程之外，因此，对北朝鲜而言，这里是进行阻滞作战理想地方。11月3日黎明前，南朝鲜军队发动的攻击发展成今天的战斗方式，这种战斗方式不宜用于夺取城镇。南朝鲜第一团和高速机动团参加了这次战斗。到11月5日黎明，两个团的南朝鲜军队已包围了吉州，并在中午以前占领了吉州。在占领吉州的这一天中，第一陆战队航空兵联队的代号为海盗的A-7空中攻击机群取得了摧毁两辆敌军坦克，4管大炮和总计打死350名敌人的战绩。第二天，北朝鲜军队死亡总数达530人。在吉州战斗中，南朝鲜军队缴获了9门45毫米反坦克炮，6门82毫米迫击炮和10挺重机枪。南朝鲜高速机动团死21人，伤91人。俘虏们说是北朝鲜第507旅守卫该镇。据说当地北朝鲜指挥官命令已经撤销的单位的营长执行这项任务。

吉州战斗之后，航空报告表明，新的敌军正沿着自清津——罗南地区开始的沿海公路向南移动。这支有坦克支援的军队估计有6—7个营的兵力，于11月12日在离吉州30英里处的渔朗川正北同首都师相遇。在决定性的交战中，它迫使南朝鲜第18团撤退到河南。恶劣天气阻碍了近距离空中支援，而且由于交战地点超出了驱逐舰火力射程，所以代号为“罗彻斯特”的重巡洋舰被派去提供海军炮火支援。天气放晴使得海盗号攻击机能够在13日参加战斗，该日下午，一次空中攻击摧毁了两辆坦克，毁坏了一辆，并迫使另一辆坦克撤退。此时，渔朗川的战场上覆盖着6英寸厚的积雪。

11月14日，敌人重新发动攻击并进一步侵入到南朝鲜第18团的阵地。第二天，它迫使第18团和第1团再次撤退。对南朝鲜军队近距离空中支援阻止了北朝鲜人继续扩大战果。在

这天内，敌人摧毁了我方3辆以上坦克，2门自行火炮和12辆载重汽车。在同一时间里，30架B-29轰炸机向会宁投了40000枚燃烧弹，此地处于海参崴西南100英里处、满州边境的图们江畔，是一个有45000人口的铁路和公路交通中心。到11月16日止，连续四天的地面战斗和三天的空中袭击，大大削弱了敌军，使敌军只能蹒跚而行。而南朝鲜第18团则再次开始向前缓慢推进。

一个有关11月14日至17日三天情况的迟到的报告列举了如下战果：击毙敌人1753人，俘虏105人，缴获速射炮4门，轻机枪62挺，冲锋枪101支，步枪649支。19日，空中袭击还摧毁了2辆以上的坦克和2门大炮。美国军舰圣保罗号立即用海军炮火向南朝鲜的军队提供支援。在渔朗川作战的敌军由北朝鲜第507旅和第41师1个团组成，大约有6000人，他们由拥有8辆坦克的1个营提供支援。

南朝鲜军队是在寒风凛冽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朝鲜东北部进行战斗的。在这些地区，11月16日，气温已降到零下16℃。大部分情况下，他们的服装由包括每人一套旧工作服，一双穿破了的鞋，半条毛毯以及一件旧的美国军大衣构成。然而，由于第二天在城真一艘坦克登陆舰卸下了26000套南朝鲜军队的冬装，使得这种状况即将得到改善。同一天，另一艘坦克登陆舰装载着鞋、羊毛短袜、内衣、衬衣和野战短外套准备从釜山启航。

到11月17日，南朝鲜第3师已移至沿海公路上的首都师的背后，其第23团已开始从城真朝合水向内地方向开进。第二天，它的第22团从更北边的吉州向同一目的地进发。因此，南朝鲜军队第3师的大部现在部署在首都师的左侧，并且从首都师防区开始向内地展开。美国海军的六艘坦克登

陆舰为南朝鲜第1军提供支援。

在上一周的战斗之后，首都师终于能重新开始向前推进。它于11月20日穿过渔朗川继续向清津开进，这是一个在河北30英里、西伯利亚边界西南65航空英里处的一个大型工业中心。一个月前，一支海军特遣舰队用1309发6英寸、400发8英寸和163发16英寸的炮弹对清津进行了猛烈炮击。南朝鲜军队在海军徐进弹幕射击掩护下，紧跟其后，于11月25日包围了清津。晚上，第1团在该城市周围运动，并到达了城北5英里的一个地点；轻型装甲团占领了该城西部边缘的机场，第18团则已驻扎在南部郊区。第二天，清津落入首都师手中。南朝鲜军队这时计划直接转向北方，以及沿通往满州边界处会宁的公路和铁路转向内地。

二、美国第7步兵师到达满洲边界

美国第7步兵师在南朝鲜第1军以北和第1陆战师以南作战地域里，在执行第10军在朝鲜东北部的部分任务时也获得了重大成果。10月29，这个师的第17步兵团在利原实现无抗击登陆。同一天中，该团第1营、第49野战炮营、以及第13战斗工兵营A连，从滩头阵地向距离有50英里的新里移动。第7师从新里准备往北向在惠山镇处的满洲边界进攻。此处离新里有70航空英里。但要穿越迂迴通过山区和朝鲜台地的残破泥泞的道路，则距离就更远。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团部和第1营移至枫山，此处离利原海滨有120英里的路程，大约在海岸和惠山镇之间的中点附近。南朝鲜首都师第1团已将此段距离道路上的敌人扫荡干净。当第7师在岸上集中所有的分队时，它的总兵力将超过26600人。11月1日，该师计

有18837人，几乎满员，另外还有7804名指派加入该师的南朝鲜士兵。

11月1日，当第17步兵团第1营在枫山北两英里处帮助南朝鲜第1团击退北朝鲜军队的一次强大进攻时，美军第7步兵师开始了它在朝鲜东北部的最新的作战行动。第17步兵团团长赫伯特·鲍威尔上校命令第1营于第二天早晨8时发动一次攻击，以清除该镇前的敌军。但是，北朝鲜军队的大概一个团的兵力首先在7时发起攻击，战斗进行了一整天。除了一个连以外，17团的各支队在这天结束时都到达枫山。鲍威尔上校的团立即解救了南朝鲜军第1团，该团转回与在沿海岸公路的首都师会合。

因为空旷的海滨完全受制于天气和海岸因素，所以第7步兵师在利原的卸载任务进展缓慢。由于海岸上车辆相对来说很少，拖运路程长，物资贮备又少。这几个因素相结合，迫使第17步兵团于11月4日要求在枫山空投4.2英寸、81毫米和60毫米的迫击炮弹药。第二天一次空投的物资破损量相当大。巡逻队于4日发现敌军已经从枫山的前沿撤退，第17步兵团不受抵抗地向前推进到熊耳河。此时气温维持在零下2℃。

第31步兵团第3营于11月3日在利原滩头登陆，该团其余部分紧接着于第二天登陆，该团的任务是向第17步兵团的左（西边）翼运动。这就使它置于扩展到富田水库的山区。南朝鲜军队在这之前就已经进入这个地区了。

第31步兵团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在该师左翼向水库方向推进。11月8日，该团在水库的南端东12英里、7700英尺的白山东坡上同中国士兵遭遇。这是美国军队第7师第一次同中国军队遭遇。在那里，下午该团的分队在一次战斗中同估计有1个营的中国军队作战，后来认定这个营是中国军队

第126师第376团的一部分。在黄昏之前，第31步兵团占领了白山的那一部分，中国军队由于至少死亡50人而撤退。在同一天，该团的一支巡逻队大约在咸兴和富田水库之间遇到一支海军陆战队的巡逻队，因此两个师之间在朝鲜东北部建立第一次联系。

第二天，即11月9日，在该师右翼，第7侦察连移动到枫山东边的瑟岭保护一座动力装置。

11月12日，该师接到第10军的命令继续向北挺进。第17步兵团去占领甲山，然后到鸭绿江边的惠山镇；第31步兵团在第17步兵团的左侧向前推进；第32步兵团是去占领富田水库东南岸。第32步兵团是11月4日开始登陆的，它是在利原上岸的最后一个团。该团从海滨沿岸穿过咸兴向西南移动，并在咸兴转向东北到东阳里，为它在那里的战斗进行准备。

遵照军部命令，第17步兵团准备于11月14日渡过熊耳河发起攻击。为了修复被北朝鲜军队破坏了的桥梁，海军陆战队上校鲍威尔令这个团的南朝鲜分队建造一个在空油桶中间横搭上铺板做成的仅供人行的浮桥。敌人朝桥的位置开火的地点离桥很远，因而无效。第17步兵团第2营于14日顺利通过浮桥并继续进行攻击。

第3营按预定安排在同一时间渡河穿越一个几英里宽的浅滩向东进发。在11月13—14日夜间，敌军显然打开了上游的堤坝，河水上涨两英尺，使得河水齐腰深。面对大量轻武器和一些迫击炮火力，L连的6个人在零下7℃的天气条件下好不容易过了河。另外有几个人进入水中，但是下述情况很快就显而易见了；除非有特殊的照顾，否则所有过河的人都要冻僵，并在几分钟之内失去战斗力。营长命令已经过到河北边的立即返回，他们的衣服必须从他们身上剪下来。然后他

们被用毛毯裹上并到第3营指挥所帐篷里取暖。由这次流产的渡河企图造成的伤亡是：死1人，伤6人，由于体表暴露在河中而遭到冷伤18人。鲍威尔上校同意营长的看法，第3营不能以蹚冰水的方法渡河。巴尔和阿尔蒙德将军都赞成这个决定，该营随后通过油桶浮桥过了河。

由于前线部队需要掩蔽所和取暖处，这使得第7师于第二天要求立即送来250顶班用帐篷和500个燃油炉。为防止车辆的油路和化油器冻结，须将酒精或酒精防冻剂与汽油相混合使用。

11月15日，第1营渡过了在第2营背后的熊耳河，并前移到它的左侧，但是两个营都前进甚微。16日，空中观察报告说，敌军正分成小股向甲山撤退。那天，第17团向前推进了大约8英里。19日，第1营在一次步坦炮兵协调攻击之后，于10时半夺取了甲山。在这次战斗中，第17坦克连重创了在散兵坑里的敌军，与此同时，第15团防空高炮营的40毫米高炮的猛烈火力把其它的北朝鲜军队从圆木顶战壕和碉堡中驱赶出来，并将其击倒。然后在坦克和防空武器联合火力的掩护下，步兵团渡过了河。那天夜里，第1营在甲山北边8英里，离鸭绿江畔的惠山镇仅23英里的路程。第2营和第3营紧随第1营其后，当夜在甲山建立了团指挥所。

第二天11月20日，第17团成营纵队按第1、第3和第2营的顺序，步行9英里通过冰封的道路，翻山越岭到了离鸭绿江只有几英里的一个地点。小股敌人对部队的前进只以短暂的交火相抵抗，然后就逃走了。11月21日上午，第17团第1营未遇到反抗就率先进入惠山镇，并由1000人占领该镇及鸭绿江畔的附近地区。阿尔蒙德将军伴随第17步兵团的先头部队进入该镇，他已于20日同巴尔将军及鲍威尔上校一起飞

抵甲山。一个星期以前，即13日，海军舰载飞机已经袭击了惠山镇的军事营地，烧毁了营房建筑和仓库。通过这次袭击和以前的空袭，该镇大约85%的建筑都遭到了破坏。

根据收到的关于第7师的分队已经到达鸭绿江的情报，麦克阿瑟将军立即给阿尔蒙德将军送去信息说，“最热烈地祝贺您，尼德，告诉戴维·巴尔，第7师已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阿尔蒙德于22日补充了他自己对巴尔的祝词，其中一段话说道：“仅在20天以前，这个师才在利原海滨两栖登陆，并在高低不平的山地上前进了200英里，而且在零度以下的天气条件下成功地击败了一支顽固的敌军。这一事实将作为一项卓越的军事成就载入史册。”

鸭绿江在惠山镇处不象它在新义州入海口处那么宽。在8000英尺高的南胞胎山（即朝鲜历史上有名的白头山）的西南坡上鸭绿江源头附近的惠山镇处，鸭绿江有将近50至75码宽。第17步兵团第一次站在河岸的那天，鸭绿江除了6英尺宽的主航道外的全结了冰；四天之后整个河流完全结冻了。惠山镇处横跨河南的桥梁在第17步兵团到达那里之前已被毁掉。在上游约300码满洲的鸭绿江处北侧有一个未遭破坏的中国村庄，它比惠山镇大。第17步兵团的官兵们的情绪已增添了某些忧虑，因为越过冰带和水带，他们窥探了满洲。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中共军队哨兵在巡逻以及他们的长官在来回走动。

此间，在西南面，第31步兵团在它所辖的地带里广泛地进行了巡逻，并在向前推进中取得了进展。这个多山的荒野地带实际上没有什么道路，牛拉车常常用来运输给养和疏散伤病员。11月15日，第31步兵团第3营派出的一支巡逻队到达富田水库东岸。第二天，另一支巡逻队在水库北头同大约

200名中共军队士兵遭遇，在经过短暂的交手之后，把他们赶走了。18日，两支巡逻队在水库的两侧进行搜索。留下警戒此山的几支强干的分队从水库向东沿新里——枫山公路进入该师的后方。巴尔将军于11月20日开始将第31和第32团的大部调动到第17步兵团背后的枫山——甲山地域。在该师的右边，南朝鲜军队于20日午夜前不久最终到达瑟岭接替第32步兵团第I连。遗憾的是在黑暗中都将对方错认为是敌人，而且一次短暂的战斗造成了5个南朝鲜军人受伤。

这时，第32步兵团在甲山集中，准备向西北发起攻击，经过三水郡到在鸭绿江边上的新坡郡。这将使它处于在惠山镇的第17团的左侧或西部满州（中国的东北）的边境。由K连的一个排长，第2副官R·金斯顿指挥的金斯顿特遣分队，于11月22日出发向三水郡挺进并于下午3点左右在没有反抗的情况下进入该镇，跟着来的是比I连还少的第3营的剩余部分。

在惠山镇第17步兵团准备同第32步兵团协同作战，它为与后者会合而向西开展攻击。11月22日，它为与第32步兵团相会而企图往西运动的第一天，它的一支战斗巡逻队在惠山镇西边大约7英里处同北朝鲜的一支军队遭遇，它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这形成了一种作战样式，第17步兵团在第二周，即它在朝鲜的这个地区继续活动的整个期间，运用的就是这种作战样式，每天与炸毁桥梁、毁坏道路的小股顽敌战斗。而这个团简直就固定不动，以使敌人不能取得任何明显的收获。在同一时间里，在第32步兵团的前面，敌军战斗有效地迟滞了三水郡北边的作战行动，以致于到11月28日，担任增援任务的金斯顿特遣分队还未能到达指定地点。

11月下旬，朝鲜东北部的严寒使第7师付出冻伤的代

价。遭遇最惨的是在富田水库东部遥远山区进行作战的第31步兵团。到11月23日为止，该师总计有142人接受冻伤治疗；其中有83人是第31团的。由于冻伤而撤退的58人中，33人是第31团的。

三、第3步兵师编入第10军

在11月份，美军第3步兵师在朝鲜并入了第10军，它的一个团，第65团在南朝鲜已经呆了两个月以上。该团于8月25日在波多黎各分乘两艘运输舰，通过巴拿马运河直接驶向朝鲜。9月22日到达釜山，第二天上岸。另外两个团，第7和第15团以及师司令部于8月30日和9月2日之间从旧金山坐船开向朝鲜。该师最后一艘运输舰于9月16日到达它的目的地日本的门司。

因为该师极为缺编，为编成完整的单位而接纳大量朝鲜人的事就被列入议事日程。除去第65步兵团，这个师在9月15日仅存7494人。从10月1日开始的整个月中，在日本的第3师接受了8500名朝鲜人入伍，每个班通常由两个美国士兵和8个朝鲜人组成。

第65步兵团是第3师在朝鲜东北部并入第10军的第1部分。首先登陆的其第2营于11月5—6日来到海岸边的元山，并随即暂时归属第10军参加战斗。这个团是由白种波多黎各人、维尔京群岛黑人、来自美国的白人士兵、来自美国(坦克连)黑人、日本血统的美国人以及无种族划分的南朝鲜人组成的。当这个团从波多黎各出发时，整个步兵团的士兵都是波多黎各人，206名军官中64名是波多黎各人。

在日本，第3师的主力作好了于11月第1周在门司港卸

载的准备。一支师的先头部队于11月17日完成登陆任务。

第3师的主要任务是接替在元山地区和咸兴南边的所有海军陆战队，封锁在该军地域的南部主要公路，抵抗游击队和绕道而过的北朝鲜人，以及保护元山—兴南海岸简易机场。第3师的责任区范围估计接近于90米，35英里大小，这大得使集中化的师难以控制。因此，师长索尔将军决定建立4个团战斗队，并给每个队分派战区和任务。这4个团战斗队是由J·格思里上校指挥的第7团战斗队；由D·穆尔上校指挥的第15团战斗队；由W·哈里斯上校指挥的第65团战斗队；由李济树上校指挥的南朝鲜军第3师（暂属美国第3师作战）的南朝鲜第26团。第10野战炮兵营负责支援第7团战斗队；第39野战炮营支援第15团战斗队；第58装甲炮营（自行火炮）和第64重型坦克营C连支援第65团战斗队；第96野战炮营一个炮兵连支援南朝鲜军第26团。

第15团战斗队的任务是保护元山及其西部和南部地区，以及可能是主要的敌人活动轴线的元山—麻田里—东阳公路。第15团战斗队的北面，第65团战斗队是要占领该师防区的西部中心部分，以及进入从海岸起团防御地段的主要道路龙兴—下洞三里横向公路。该师地带的北部地区，即咸兴的西部分归南朝鲜军第26团；在它的任务中包括有对西至第8集团军—第10军的边界的地区进行巡逻的任务。第7团战斗队作为第3师预备队，其任务是确保从元山北边大约8英里的一个点—中洞到兴南的海岸地区的安全。第64重型坦克营一部也在师预备队中。

第3师在本卷所涉及的11月份期间没有参加任何较大的作战行动。但是从11月12日开始，在沿该团的主要供给道路上的伏击和设置路障中，特别是麻田里和东阳之间的元山的西

边第15团战斗队的战区内，它与北朝鲜军队进行了若干次交战。其中有几次是激烈的，而且造成人员和装备的严重损失。到11月底，他们的情况日益恶化。很显然，北朝鲜人的行动与中国在朝鲜东北部水库地域的干预是相协调的。

四、第7陆战团扫清通向水库之路

当南朝鲜第1军和美国第7步兵师向朝鲜东北边境前进以反击分散而没有战斗力的北朝鲜人的反抗时，第1陆战师开始将指定的进攻轴线朝位于他们西南的长津水库方向移动。第1海军陆战师的前进速度不如南朝鲜第1军和美国第7步兵师快，也不如他们突进的距离远。

10月29日，星期天7点半，第7陆战团第1营在元山农业学院上车，1小时以后，它在至咸兴83英里的旅程上前进。第二天，第10军命令第1陆战师接替在水库地区的南朝鲜第1军。月底，第7陆战团在咸兴北部的集结区，第5海军陆战团在起自元山的路途中。

从咸兴到长津水库的南端，公路要爬行56英里，到真兴里为止的一半路多一点的距离上，爬坡是容易的，而且是在一条双行道上平缓地上升。从那里开始，一条单行土路沿着陡峭的斜坡弯弯曲曲直通到位于水库正南边的4000英尺高的高地上。在真兴里以北空中直线距离4英里，路程为8英里的距离上，公路爬行2500英尺到达古土里南边2英里半处的高地边缘。与从咸兴到真兴里的路平行，有一条窄轨铁路，但是从那一点到高地的顶部一个斜向运行的缆车代替了它。一到此高地的顶部，铁路继续向北通到下碣隅里和长津水库。在到水库的路上有四座山区发电厂。

在真兴里以下 6 英里路的地方是一个名叫水洞的村庄，正好在通向高地的陡峭的山坡之下。中共军队第 124 师扼守住了阻击阵地。水洞南边 3 英里处，向北爬行的公路横过一条从西向东的山川。在这个交叉点上的这座桥梁是重要的，如果它被摧毁，在这座桥南北两边的联合国军队就将被分割开，在北边的那部分人就断绝了供给来源。698 高地和 534 高地分别从西边和东边俯视着这座桥梁，这两个高地是很重要的地形。

早在 11 月 1 日，第 7 陆战团同它的配属炮兵部队第 11 陆战炮团第 2 营一起在咸兴集结区上车，它向北移动 26 英里到达在第 3 长津电站的南 3 英里的南朝鲜第 26 团背后的防御阵地。南朝鲜军队自从首次遇到中国人以来已后撤了 5 英里以上。

11 月 2 日 10 时 30 分，第 7 陆战团在阵地上替换了南朝鲜第 26 团，并由第 2 营跟随第 1 营向北发起攻击。到中午为止，已证实受到中共军队的抵抗，并在白天抓了他们 3 个人，第 370 团 1 人，第 372 团 2 人，第 1 营于 16 时 30 分开始在水洞南约 1 英里处为夜间准备防御阵地。此间，在第 1 营后面约 1 英里处，第 2 营为夺取公路两边 698 高地而进行了一场艰苦的战斗。第 2 营后面 3 英里的团司令部和第 3 营位于麻田洞路岔处。

午夜后不久，中共军队发动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攻击，计划割断第 1 营和第 2 营之间以及两个营与它的后侧的团之间的联系。敌人步兵突然穿入第 1 营和第 2 营之间，而且在沿公路的 4.2 英寸迫击炮连的阵地上横行肆虐。战斗是近距离的，而且是在手榴弹的作用范围同两个营交战的。在作战过程中，中国人在第 2 营的地域内夺占一个控制有决定性意义的

桥梁的阵地。天亮之后，海军陆战队的飞机投入激烈的战斗，向中国人反复地发动攻击，最后迫使他们撤出路障阵地，装有沙袋的卡车成功地穿过了中共军队轻火器的火力，把66个受伤的海军陆战队员带到了后方。日间，地面和空中联合作战共打死约700名敌军士兵。死者的证件表明，他们几乎全都是第370团的人。

在11月3日激烈战斗之后，中共军队显然撤退了，因为当陆战队员进入和穿过水洞并继续向真兴里周围更高的地方前进时，仅遇到轻微的反击。在真兴里正北的生谷火车站，海军陆战队摧毁了北朝鲜第344坦克团的最后4辆坦克。

在越过真兴里不到1英里，陡峭的斜坡开始经过福吉林通至古土里高地。海军陆战队员能看见在山隘口的道路之侧的高地上的敌军。根据空中观察，在更北的地方，一支估计有400名士兵和3辆坦克的敌军部队正在从长津水库向南移动。据说炮击使这支纵队严重伤亡。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地形750高地，或者称作难山，在真兴里以远1.5英里，它控制着在开始爬行处向东1000码的急转弯处的道路。实际上，这个高地是在这条公路东边的从古土里高原边缘向南伸展的长指状山脊的向南突出部。

11月5日，第3营穿过第1营开始向这个要地发起攻击。由难山开始，中共军队停止前进。从一个死去的中共军队军官身上得到的一张地图表明，在这条公路两侧增援的营正守卫着这个高地。海军陆战队的飞机反复向难山发动攻击，但未能使敌军撤出它的阵地。

海军陆战队在他们进一步向前推进之前，必须夺取难山。第2天，H连进行了一次长距离的侧翼行军，以便从东南方向接近此高地。在6日下午16时，H连到达了准备从那

里发起进攻的地点，在半小时的空中攻击和炮火准备之后，两个排开始向山顶进发。中共军队把他们打退了4次。当天黑的时候，中国人仍据守着此高地，而H连则撤退下来。火炮和迫击炮整夜向难山进行轰击，81毫米迫击炮发射了1800发炮弹。在这期间，路西的一支海军陆战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占领了611高地。在那里抓到的一个战俘提供了关于第10军接收到两支以上的中国军队，中共第125师和第126师在水库地域活动的第2次报告。

第2天早晨，第2营的巡逻队发现，敌人已从真兴里后面的一些高地，包括难山撤走，遗留下许多尸体和伤员。后来从战俘那里得到的信息暴露，那天夜里射向难山的火炮和迫击炮的弹幕使第124师372团(可能是371团)遭受重大伤亡，当时它们正在赶往前线进行增援。这些损失导致了中共军队的撤退。11月7日下午，第3营向前移动并到达堡后庄村和第1电站。

在陆战队同中国124师6天的战斗中，第1陆战队航空兵联队已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大伤亡。但据战俘提供的消息，支援火炮和迫击炮已造成一场更大的损失。据说，11月7日以后，中共军队第124师的实力已减员到3000人左右。除了落伍士兵以外，124师没有再参加水库地域的战斗。

至此，从11月2日至7日在同中共军队第124师的战斗中第7海军陆战团46人死亡，262人受伤，6人失踪。

到达发电厂后两天，第7陆战团派出了巡逻队，这些巡逻队未能同敌人接触。11月10日，该团前进中没有遭到反抗就通过了关节点，并占领了古土里。此时该团与下碣隅里仅相距7英里。

在夺取古土里高地的战斗中，第7陆战团抓获了58个中

国战俘，其中124师54人，126师4人。该团第一个战俘是11月7日从第126师抓获的。

在第7陆战团同中共军队第124师进行激战期间。阿尔蒙德将军和帕特里奇将军之间在控制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方面的争论变得尖锐起来。在现有程序下，汉城的第5航空兵联合作战中心负责对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分派任务。阿尔蒙德将军感到，在活跃的地面战斗期间，当局部地面战术形势可能在1小时或两小时内发生急剧变化时，他作为一个当地指挥官应该有指挥空军部队支援地面部队的全权。11月4日，帕特里奇将军飞到元山同阿尔蒙德将军继续他们关于这个题目的讨论。阿尔蒙德的论点取得了胜利，第5空军部队命令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对第10军的近距离空中支援承担直接责任而不与联合作战中心发生联系。超越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兵联队的能力之外的近距离支援的要求准备向第5空军部队报告。

11月10—11日，在古土里高地的第一夜对于第7海军陆战团的人们来说是痛苦而令人难忘的。下午和夜间气温降到零下8℃到零下40℃，并且随之刮起了一阵时速达30—35英里的风。虽然后来天气变得更冷了，气温下降到零下20至25℃，但没有象第一次严寒的冲击对人们的影响那样大。在后来的3—4天时间里，该团有200多人因严寒而病倒并送到船上医务室进行治疗。通常用兴奋剂去加速降低了的呼吸。水溶性药冻结了，吗啡只有在当它紧贴身体的情况下才能令人满意的保存。血浆只有在温暖的帐篷里经过60—90分钟的准备之后才能使用。

在高地上和在水库处的人发现，他们需要高热量的食物。糖果极受欢迎。后来一位参加过长津水库战斗的老兵

说，“我认为，我们在寒冷的朝鲜一周所消耗的糖果，比我们在美国本土一年平均消耗的还要多……我看见许多人都象我一样，在10—15分钟时间内就吃掉6或7个大‘脚丫卷’。”

五、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间隙

在一张北朝鲜的地图上，标明了联合国指挥下的部队，此时，即11月中旬横穿半岛的位置，略略看一眼这张地图，就可立即向任何研究战争的学者揭示一种令人吃惊和或许是迷惑不解的情况。在朝鲜东北部，在第10军指挥下的军队远至北边，而且有些地方位于这个国家的北部边界。在北朝鲜的西边和中央，在第8集团军指挥下的军队到了这些地区的最南端。在11月初守卫郑村河桥头的战斗之后，第8集团军前线正东的战斗分界线将穿过远在第10军战线背后的该军的后方地域。不仅是第10军的前线远在第8集团军的北边，这两支部队还被一个宽广的横向间隙所分开。在11月份，实际上第10军前线西部或西北部几乎所有北朝鲜地区都在敌人手中。

这个连集团军或军的巡逻队都很少渗入的巨大间隙最小距离有20航空英里，此即从第8集团军最北部的右翼阵地到第10军最近的左翼阵地之间的距离。再向南，此间隙就更大了，在平壤东部和元山西部一线大约有35航空英里。这是在朝鲜海军陆战队第3营于11月14日在东阳建立它的拦阻阵地之后的距离；在此之前，当第10军的最西边阵地在麻田里时，这个间隙的距离约为50航空英里。越过崎岖不平、极其粗劣的山路——它们很难被称为公路——这个间隙如以公路英里计算，距离还要大。例如，在德村之外，第8集团军

的最东的阵地和正好穿过第10军边界的在广村处的第10军的阵地之间，20航空英里已扩展为大约50公路英里。

在咸兴北边向西辐射出的任何一条路线上都没有同第10军相对应的第8集团军部队。敌人占领了从第10军边界西边到黄河之间所有的地域，因此，双方指挥官的直接接触如果确要进行，必须在第10军战区的南部进行。

联合国军在朝鲜指挥的这两个战术组织之间的宽阔的间隙引起了第8集团军极大关心，并引起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注意，但第10军则较少注意，而且很显然，麦克阿瑟将军很少关心。他相信，北朝鲜的多山地形十分缺乏公路和可用的交通工具，对联合国军队而言，保持一条横穿过这个半岛遥远北部的连续的线路是不可能的，而且敌人将不能把这种山脊用于有效的军事作战。的确，似乎十分清楚的是，主要由于有这种起阻挡作用的地形和北朝鲜的东西部之间缺乏横向交通联系，麦克阿瑟将军在北朝鲜建立了两个独立的指挥部。

据多次听到的传说，1950年11月末和12月里，中国人利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大间隙打败了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但是这个观点可能受到驳斥。首先，对中共军队在1950年11月和12月份的调动和部署以及后来的军事行动的研究表明，中国军队没有将这个间隙地区用于大规模的或决定性的军事作战。代替这种情况的是，他们采取了攻击第8集团军右翼的军事行动，在该军右翼的这个地区，南朝鲜第2军正象他们在10月末和11月初在他们的第一阶段进攻中那样，是处于阵线上。总而言之，他们挤入并卷进了第8集团军的右翼。他们没有从这个间隙中攻击第8集团军，也没有穿过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的间隙在它的周围和背后运

动。第二，在第8集团军指挥下，由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后来形成的横穿朝鲜的联合战线在更南边，在这个地区地形和交通设备对于一个连续的战线来说，都比在1950年11月份作战地点所在的区域更受青睐。

而麦克阿瑟将军从来都不期待在北朝鲜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建立紧密的和连续的直接接触，他希望在他们之间尽可能只通过无线电和联络人员进行通信和协调。在两个司令部之间有无无线电通信，而且有一位联络官进行往返于从第10军到第8集团军之间的日间的日常飞行。早在10月25日，第10军在东海岸登陆之前，第5空中军事联合作战中心已就在南朝鲜第2军右翼和第10军左翼之间进行每日两次侦察飞行作了安排，这种侦察飞行为的是报告有关前线及敌人集结的情况。

两个指挥所多次企图安排巡逻队在某个时候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交界的双方指定地点相遇的方式建立直接接触。首次这种努力是在11月6日进行的，那天第8集团军第2步兵师从第23步兵团K连派出了一支加强的巡逻队到在阳德村东边5英里的边界上的指定地点城真里村。该巡逻队第二天到达这个村，但没有第10军的部队在那里迎接他们。在阳德村，K连巡逻队发现并摧毁了载有120毫米、80毫米和47毫米弹药的16节货车车厢。其中有6门自行火炮、16门47毫米反坦克炮、30门57毫米反坦克炮、1门120毫米榴弹炮、3挺重机枪和3门反坦克炮。第10军给第8集团军发了一个电报说，由于距离远，而且在这个交叉地区有激烈的游击活动的阻挠，所以来自第1陆战师第3营的海军陆战队员不能在30航空英里以东的马转里处同第8集团军巡逻队相遇。电报建议在向北的公路上其它地点接触，如下洞三里和司仓里。

根据接到的这个电报，第8集团军撤回第23团步兵巡逻队，并准备从第2师第38步兵团往在毗邻且朝北的横向道路上的下洞三里派另一个巡逻队。其间，阿尔蒙德将军已经命令第3师第65步兵团的指挥官哈里斯上校把一个营调到边界附近，以便在那里同第8集团军的分队建立联系。为了这个目的，第65步兵团第1营于11月10日在西侧经过某些迟疑之后坐车西去，并在离边界大约4航空英里（以公路英里计则距离加倍）的广村建立了它的巡逻队基地。

11月9日，第8集团军第9军已命令第38步兵团派一个巡逻队去下洞三里。但是，由于在这条路上布满了弹坑和大鹅卵石，试图抵达这个点的第2侦察连的巡逻队被迫返回。第2天，巡逻队发现，从第8步兵团防区向东的所有道路都布有弹坑或用大鹅卵石设置了路障，第65步兵团的一个巡逻队从第10军的地段于11月11日开向战斗分界线。第二天它越过此线两英里也未遇到一个第8集团军的巡逻队员。12日，同巡逻队相配合的一架联络飞机的驾驶员发现了一支向西去的南朝鲜军队，并给第8集团军巡逻队投下了一封准备在第二天会见他们的信息。然而，13日在他们越过战斗分界线9英里到达公路上一个不能通行的地点时，第65步兵团的巡逻队也未能遇到第8集团军的巡逻队。第8集团军企图坚持在下洞三里约会，但是在第38团E连附近建立的强大的摩托化巡逻队在孟山东10英里处为路坑所阻。第38团巡逻队对所有从这个地区向东的山区大路和小路都进行过考查，未找到一条能让摩托化的车辆通过的道路。有些弹坑深约15英尺，直径达35英尺。虽然修筑通道的工作已经开始，然而这一工作似乎从未完成过。

当第38团巡逻队未能在14日到达接触地点时，在其它地

区却获得了成功。13日，一架第8集团军的联络飞机给第10军巡逻队投下的两份信件(信息)说，南朝鲜第8师第10团的一支巡逻队正在沿着另外一条路努力赶向接触地点。11月14日10点钟，两支友邻巡逻队，即来自南朝鲜第8师第10团第2营的一个排，和来自第65步兵团第1营的巡逻队，在战斗分界线正西方三下洞附近相遇。南朝鲜巡逻队从45英里以西巡逻队基地孟山步行而来。途中，它遇到了总数估计有400人的北朝鲜游击队，并进行了几次较小的战斗。南朝鲜军巡逻队这次到战斗分界线又从该线返回其基地的往返旅行共花了10天时间。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边界接触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巡逻队之间没有每天相遇。

11月18日，正好中午之前，一支来自第38步兵团第3营的巡逻队据说到达了在分界线处的下洞三里，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一座被击坏而不能通行的桥。那时，在那里没有来自第10军辖区的第65步兵团的巡逻队。因此，11月14日，来自第8集团军(南朝鲜第2军)巡逻队和第10军巡逻队在集团军一军之间的边界相互直接接触只有一次。

第三十九章 重大问题

“一个大胆的作战计划应该掌握足够的预备队。它虽然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但是一旦遭受失败，却能应付自如。而孤注一掷的作战计划，则是一场赌博”。

——欧文·隆美尔《非洲之战的总结》（摘自隆美尔战时文件）

到了11月的第一个星期末，中共军队显然已卷入了朝鲜战争。这很久以来一直令人担忧、有些人曾经预料的介入已成为事实。大规模、充足兵力的干涉把第8集团军推回到清川江一线，并且延迟了第10军在东线向长津水库方向的挺进。当中共军队达到这一目的后，就脱离和第8集团军的直接接触，撤到北朝鲜士兵的“屏幕”之后。中国干涉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种干涉将会到何种程度？这一重大问题突然展现在眼前，为了决定将来的军事行动计划，联合国军司令部和其情报部门不得不认真加以考虑，并且对其作出回答。

一、中共军队

回顾一下中共军队的经历似乎有助于理解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而中共军队可以说直到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爆发时才成立。这个日子被纪念为中共军队的建军日。南昌起义的前一个月，蒋介石总司令把共产党从国

民党中驱逐了出去。从那时起，这两大集团彼此之间变得越来越敌对，并且进行了断断续续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内战，直到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从中国大陆被赶到台湾为止。

在1934年的一段时间里，蒋介石似乎马上就要在中国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彻底击败，但是从那年10月21日到29日的一系列战斗中，共产党冲破了国民党在江西省的包围，开始了被世人所称的“长征”，到达了远离内地的西北陕西省延安。开始长征的时候，大约有100,000名共产党士兵，其中一军团由林彪率领。

最后终于在一九三五年10月20日从江西开始长征的一年后，20,000名长征的幸存者和一直在陕西的红军第25、26、27军会师。长征的老兵进行了长达6000英里的跋涉，翻越了十八座山脉，横渡了二十四条江河，穿过了十二个不同的省份，235天平均每天行程二十四英里。

在陕西省，中共开始重新组织和整顿他们的军队，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安全的基地，这一基地变成他们未来作战的大本营。长征的幸存者后来组成了八路军，由朱德任总司令。到了一九四七年，中国军队中大约60万军队在中国的北部和满洲扎下了根。一九四六年四月苏联人撤离满洲，那时，中共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宣布他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游击战，对国民党的军队进行分股歼灭。

中共在满洲的军队被称作为东北人民解放军，这支部队由林彪指挥。到一九四七年年末，该部队切断了国民党通往满洲的交通线，并且将满洲和中国其它重要的地区隔绝开来。一九四九年春天，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由五个兵团组成，从十二兵团到十六兵团，也就是说，它包括从

第38军一直到第58军，共有六十个师，每个师约有10,000人，这样第四野战军几乎拥有约60万人的兵力，其中有朝鲜志愿兵和满洲的朝鲜老兵约145,000人。

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在一九四九年中共从国民党手中夺取对中国大陆控制的重大胜利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部分部队从满洲一直横扫到中国南部。在一九五〇年的春天对海南岛进行两栖登陆作战，并且开始为以海南岛方式对台湾进攻作准备。第四野战军在从满洲一直打到海南岛的所有战斗中，从未有过大的失败。一九五〇年六月，这些部队进至广州，从那里坐火车直奔满洲的安东（与朝鲜只有鸭绿江之隔），林彪现在又把他们带回到朝鲜边界，时刻为共产主义者应付南朝鲜的入侵等不测事件做准备。另有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在一九五〇年夏季陆续从中国另外几处地方调回到满洲，有一部分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一直留守在那里。

随第四野战军接踵而至的是第三野战军，它包括从第20军到第37军，他们是在一九五〇年夏末秋初时调入满洲的。到十月中旬，中国军队第三和第四野战军在靠近朝鲜边界的满洲地段已集结了40多万人。中国方面的一个军，通常编有三个师，有几个军编有四个师，一个满员师几乎有10,000人，首先干涉朝鲜战争的是中共军队最有战斗力的第四野战军的部队。

二、第8集团军对中共军队介入的判断

十月二十五日，美第一军情报处上校珀西·W·汤姆森为押送第一名中国战俘到平壤附近的第8集团军的前沿指挥所进行审讯做了特殊安排。这名战俘是当天在云山附近由南

朝鲜第一师抓获的。他既不会说朝语也不会说日语，毫无疑问，他是中国人，他的口供似乎是真实可信的。从在朝鲜第一次审讯一名中国战俘起，美军情报官员便开始大量搜集中共军队在朝鲜的情报。从10月25日，在云山和温井的美第8集团军所管辖的地区抓获的3名中共战俘起，中国战俘数量渐渐增多，到10月29日已抓获10名；到11月2日共抓获55名；11月20日24名；到了11月23日，当第8集团军为预定的进攻开始部署时，共抓获96名中共战俘。他们分别属于中共的六个军。他们是中共在朝鲜的第38、39、40、42、50、66军。美第10军在它所属地区的东部捕获了第42军的战俘，以后的事件表明第42军在这一时期后，从美第10军防区，向西南方向移至第8集团军的防区。

在中共军队干预朝鲜战争的第一周内，从第8集团军所属地区抓获的中共战俘分别属于中共4个不同的军，第8集团军对第一批中国战俘进行了广泛的审讯，甚至在3个经过挑选空运到平壤的战俘身上使用了测谎器，但是在分析这些口供时，第8集团军的情报官员对大量中国军队在朝鲜这一叙述持怀疑态度，认为缺少他们所认为的充足的证据，拒不接受战俘的口供。有一份在不同的司令部中得出的情报甚至缩小了中国干涉的规模，将在云山所俘的334名战俘中，只有2名是中国人，这显然是不确切的，因为在云山从未俘获过这一数字的战俘，这一数字只有从许多在清川江到云山的公路上被抓获的正在撤退的北朝鲜士兵中才可能得出。当中国人投入战斗和在云山当面的南朝鲜第1师交火后，除了个别受伤的中国士兵被俘，几乎没有抓到什么战俘。

第8集团军司令部依据战俘的口供所作出的估计认为，中国军队在云山和温井地区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北朝鲜可能从

中共军队那里得到了一些增援部队，来抵抗向边界的推进。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中共军队在朝鲜的公开干涉。10月30日，第1骑兵师引述前一天或两天的美第1军的估计说，“现在没有迹象表明在朝鲜的土地上有任何规模编制的中共军队的存在。”

可是，中国人在朝鲜第一个星期的行动的确使沃克将军制止了第1军向前急速挺进。由于听从了他的警告，第1军命令其第24师从它的前出态势撤回到清川江一带。11月1日的这一命令使远东司令部大为恼火。希基将军给艾伦将军打电话询问撤退一事。艾伦将军不得不向他解释沃克将军以及他的参谋人员认为撤退是明智的原因。

在中国人干涉的最初阶段，所有参战的部队通过使用代号来隐瞒他们的真实番号。起初，他们做得非常成功。比如说第54分队并未被怀疑是事实上的第38军，尽管俘虏说是的，它只被认为是其一小部分。对第55、56、57、58分队，也作了同样的估计。其实每一个分队都代表中共的一个军。实际上，第54分队是第38军，55分队是第39军，56分队是第40军。由于中国人用营的代号来表示一个满员师，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军的错觉。55分队的第1营实际上是39军的115师。中国官员从一开始就坚持说在朝鲜作战的中国人是志愿兵。以后对战俘所进行的数以千计的审讯和所获大量中国人的文件来看，证明这种说法完全是虚假的。

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10月31日的情报表明，当天在第8集团军所属地区俘获的11名战俘中，有6人声称他们属于第56分队，2人属于55分队。该天，第8集团军的情报估计，这两个分队只是象征性的，臆测他们可能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向江界地区的推进。可是，到11月1日，也就是第8骑兵

团在云山所遭受的灾难性打击的前夜，第8集团军多少改变了它的看法，认为在云山附近的敌人兵力，“至少可能有两个团编制的中国部队。”

到11月4日，第8集团军承认有两个师规模的中国军队。第2天，又把它估计增加到了“3个师的特遣部队。”这三个师暂时为第54、55、56分队，总兵力约27,000人。有一点需要提醒一下美第8集团军仍然低估了中国人用代号表示的部队的实际规模，认为分队只代表一个师，而不是一个军。而事实上，它的确代表一个军。

11月6日，碰巧在中共军队和第8集团军接触的时候，沃克将军给麦克阿瑟将军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叙述了他对前线作战形势的看法，其中有一部分这样写到：

“过去和现在，我们从未打算让部队采取或保持被动的环形防御或其它任何形式的防御。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来确保充足的桥头堡，一旦情况允许，便可重新发动攻击。所有的部队都在继续实施局部进攻来恢复和巩固战线。考虑到对付中共正规部队这一新的因素，已经计划动用所有可能投入战斗的部队来恢复进攻，这些计划将在尽可能早的时间投入实施，这一切将主要取决于右翼的安全、进攻部队的集结和一些主要后勤保障的恢复。”

11月13日，第8集团军接到了第一份来自中共第42军的一个战俘的报告。这个报告来自第8集团军右翼前线的南朝鲜第2军。在以后的几天里，又有一些第42军的中国俘虏在德川一带被抓获。所有这些俘虏都属于42军125师的第374团。这个军当时正从美第10军所属区域的长津水库向西南方向横移到第8集团军的右翼，而这时，中共第三野战军的一些部队正在朝鲜东北部接替它的防务。

11月第3个星期末，也就是联合国军准备向朝鲜边境准备好重新发动进攻之时，第8集团军情报部门估计在朝鲜大约有60,000中国军队。各战场汇总到华盛顿陆军部的报告，估计的数目从46700到70,000不等。

第8集团军参谋部的高级军官，对中国人干涉的程度、能力和目的所持的观点似乎都不尽相同。沃克将军显然和詹姆斯·C·塔肯中校以及他的情报处所持的观点相同。认为在朝鲜的中国军队可能是由志愿兵组成的几个师，在朝鲜，并没有正规编制的中共正规军，中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第8集团军作战处处长达布尼上校对此观点持怀疑态度。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很可能已大规模地渡过了鸭绿江，但是他也在寻求最终答案。

当中国人突然停止了第一阶段的攻势，并脱离了和第8集团军的直接接触后的两个星期里，中国军队的威胁所产生的影响，在美军各司令部中渐渐地平息了下来。在第8集团军参谋人员中，普遍认为中共军队在10月份和11月初的第一次干涉的动机是想保护鸭绿江南岸的发电厂，很多人这时候都认为他们会建立一条防御带来保护它。当几天过后，前线一切都平静时，对大规模中国人干涉的恐惧心里也渐渐消失了。

对第8集团军1950年11月的每日情报通报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尽管每天都提到在满洲鸭绿江以北中国人的潜力，从11月10日到24日，也就是到第8集团军重新发动进攻时，对中国人全力干涉一事渐渐变得不那么关心了。在这一点上应该指出，第8集团军的这一主要观点难免多少要受到远东司令部的影响，而远东司令部似乎一直认为中国人不会进行大规模干涉。

三、第10军的判断

10月29日，南朝鲜第26团抓获了中共第124师第370团的16名战俘，这使第10军情报处深信完整编制的中共军队已投入对联合国军的作战，阿尔蒙德当时说，他打算用充足的兵力发动一次进攻来证实中国军队到底是团一级的编制或是更大一级的编制，第7陆战团在通往长津水库的公路上发展进攻时，发现中共在那里的部队至少是师一级的编制。

第10军的部队在长津水库只遇到和抓获一些来自另一个师126师的士兵。在赴战水库的东部、又抓到了一些俘虏，他们也是来自126师。这些俘虏供认第3个师125师也在长津水库地区。由于该师守卫通往柳潭里和长津水库的交通线，第10军到11月的第3个星期才和它遭遇。而那时，敌人的这个师已从西南方向转移至第8集团军的区域。

尽管第10军在中共第一阶段攻势中没有遇到象第8集团军所经历的遭遇，但是它收到的情报表明中国已进行大规模干涉了，比如说在十一月中旬，两名曾在平壤铁道局工作的制图人员向他们报告了10月26日离开满浦郡前所见所闻的有关中国干涉一事，据他们说从10月12日起，中共军队不停地通过满浦郡，其中有一位说，估计大约有80,000名中国人已向南通过了这个边界城镇。有几位中国官员告诉过他们，大约有200,000名至400,000名中共军队准备入朝。

在11月的第二和第三个星期这段时间里，由于在第10军前线没有敌人的任何活动，这使得该军的情报官员在11月18日公开声称“敌人最近的阻滞作战行动显然已告一段落，并且又一次向北撤退，敌人撤退的速度已使得他们在很多地段

都失去了联系。”阿尔蒙德将军本人这时也认为中方还没有以武力干涉朝鲜战争。

随着联合国军在朝鲜发动总攻的时间的临近，和第8集团军一样，第10军似乎也认为其正面的敌人仅仅想进行一场防御性的阻滞战斗。在11月22日，该军情报部门报告说，敌人显然在目前所处的阵地上准备进行防御性的抵抗。没有迹象表明，从开始增援以来，有任何大规模中共军队通过边界入朝。

可是，到了第二天，第7陆战团的部队在离下碣隅里西面七英里处抓获了两名中国俘虏，他们说他们是第89师267团的，是十天前渡过鸭绿江的，这两个人是头一天开小差向联合国军防御线走来的，有关这两名逃兵最有趣和最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那么不仅在朝鲜又有另一支的中国师，而且它还是来自一个新的军，第二十军，一个新的兵团第九兵团，最重要的是它来自于一个新的野战军第三野战军，该野战军在夏天时还在上海地区。

第10军在为日益逼进的联合国军发起进攻准备时预料，在联合国军钳式进攻中，当第8集团军推进到熙川一线，第10军抵进熙川侧翼的江界公路时，敌人可能会做出强烈反应，不能低估敌人会从满州调集陆空力量进行增援的可能性。

尽管第10军知道边界对面中共军队的潜力，在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击的前夜——预定西线在11月24日，东北线在11月27日，很显然，该军似乎仍认为在它正面的中共军队顶多不超过一、两个师，而且敌人未来的作战形式仍将是纯防御性质的。该军阿尔蒙德将军也持同样观点，象第8集团军一样，这一观点在第10军中占主导地位，很可能这也是受到远

东司令部的影响。

四、远东司令部和麦克阿瑟的判断

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和美国政府的各情报机构中，在判断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干涉的企图和潜力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恐怕要算在东京的远东司令部了。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情报官员对从1950年10月至11月间，中国在朝鲜的干涉和军事潜力方面的判断和估计，对确定未来联合国军在朝鲜的作战行动中起着决定性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需要作出解释，因为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是否会全力干涉一场战争，这涉及到对该国最高领导层政治情报的判断。战区和战役司令部期待华盛顿政府在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对此作出判断。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情报任务是提供战术方面的情报，而战略性情报的任务主要靠中央情报局、陆军部和战区司令部提供，而最终的政治情报由总统以及他的直接助手负责做出判断。显而易见，政府当局和中央情报局没有对所提供的情报进行分析，所以对中国是否会干涉朝鲜战争这一问题无法做出不同于麦克阿瑟将军所持观点的决定。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当局没有对麦克阿瑟作出与之不同估计的任何指示，所以要么是当局犹豫不决，要么就是当局与远东司令部司令的观点相同，那么结论就是：随着11月份形势的发展，在未来朝鲜的军事行动中，远东司令部的观点起着决定性作用。

朝鲜战争一开始，远东司令部就开始考虑到中共军队干涉这一威胁。6月18日，每日情报综述指出，北朝鲜从满州接受中共军队增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七月初，麦克阿瑟通

告在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旦中国作战部队确实卷入了战争，则需要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增援来帮助摧毁从中国通往朝鲜的所有交通运输线，这时远东司令部估计在满州大约有116,000名中共正规军。本月内有迹象表明将会有更多的中共军队抵达，而且以后将陆续增加。绝大多数有关中国军队从中国南部调往中国北部的情报是从台湾国民党方面获悉的。蒋介石政府不断从他在大陆上的情报人员那里获取情报，之后转过来再将大量的情报提供给麦克阿瑟将军。

在东京收到的情报报告中，很多是不确切和不可信的，比如其中有些说，在8月份和9月份，中共军队已越过边界进入北朝鲜，其中有一份8月29日的情报报告说，已有中共的四个军渡过了鸭绿江，并且部署在北朝鲜。

9月8日，在每日情报综述中有一份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处的报告说，如果战争的结局出现对北朝鲜不利，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可能要投入作战。这份报告进一步说明这些部队不会以中共军队的名义出现，而是编入北朝鲜人民军中。

在9月中旬，远东司令部获悉，据说七月中旬中共在北平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决定，如果北朝鲜失利，中共就援助它。但是据说周恩来讲，如果北朝鲜人被推回到鸭绿江边，中共军队就要进入朝鲜。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在评述这份报告时说，中共当局显然非常关注朝鲜局势，把联合国军将战线推至到鸭绿江边看作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两星期后，与就是说在9月的最后一天，每日情报综述报告说，8月14日在北平召开了一次高级会议，已决定向北朝鲜调入250,000名中国军队。

在10月3日，一份新的更具有官方性质的消息出现在纷乱的情报界中。中共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北平召见了印度大

使萨达·K·M·潘尼卡时告诉他，如果美国或联合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派部队去保卫北朝鲜，他还说，如果只是南朝鲜部队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行动。这一消息很快就由印度大使电告其政府，紧接着印度政府将这一消息通知了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华盛顿政府立即将此消息告诉了在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其它一些国家的联合国代表也报告了来自北平官方的同样声明。接着在10月10日北平广播电台播送了一个表示中共意图的声明，其内容与之大至相同。10月15日陆军部队通报了麦克阿瑟的司令部一条更为可靠的消息来源的情报：如果美军推进到北部边界，莫斯科将准备对美军进行一次突然袭击。

10月初，一名逃脱的美国军官报告美军情报当局时说，他在北朝鲜受到3名苏联军官的审讯，其中一名大校在10月22日告诉他，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新的共产党部队将介入战争来支援北朝鲜。

10月5日，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第一次将敌人的潜在能力——苏联的卫星国中国的增援，列为最优先考虑的情报。但是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第二天就从最优先考虑的位置降至于第二位，到了10月9日便降至第三位。直到10月14日才再次将对北朝鲜增援方向的情报估计列为最优先考虑，这一直延续到威克岛会议期间。

10月14日，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对这一问题有一段冗长的分析，大概是代表远东司令部情报处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的官方观点。这份情报估计认为，在满洲中共有总数为九个军共38个师，它表露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苏联如果进行干涉，自己不直接卷入战争，而让中共提供部队，这样便更为有利可图。这份报告继续叙述说，要把情报重点

放在“令人难以捉摸的林彪”和鸭绿江上。其中有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叙述：

中共领导人近来的一些声明威胁说，美军如果越过三八线，中国将进入北朝鲜。这可能只是“外交上的虚声恫吓”，这种决定如果有，也不会出现在公开情报范围内；它是莫斯科和北平之间最高层的有关进行战争的决定，但是在满洲的兵力和军队的潜力是众所周知的。沿鸭绿江一带的渡口点总共布署了24个师的兵力，从整体上看，在满洲的部队能最迅速投入作战的是靠近丹东附近的兵团，那里有向南展开和部署部队的合适的公路网。

这份报告还指出最近元山的失陷对敌人是一个重大损失，这一失陷动摇了敌人的整个防线，报告继续说，“敌人重建其力量的这一公开失败说明，尽管中共和苏联不断地关注朝鲜战争，并且为其公开叫嚣，他们已决定不再为支持这个已失败的事业进行巨额投资。”

与此同时，10月10日杜鲁门总统宣布在周末他将飞往太平洋会见麦克阿瑟将军，就联合国军在“朝鲜最后阶段的行动”进行磋商。十月十五日星期日，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以及他们各自挑选的顾问在威克岛举行了会谈。会谈的主要内容是有关战争结束后重建朝鲜的计划。麦克阿瑟将军说他期望在感恩节前结束在南北朝鲜任何抵抗，而且希望在圣诞节前把第8集团军带回日本，在回答杜鲁门总统所提的“中国和苏联是否有可能进行干涉”这一问题时，根据当时会谈记录，麦克阿瑟将军大致是这样回答的：

“可能性很小。如果他们在战争爆发的第一或第2个月进行干涉，也许还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已不再担心他们的干涉了。中国在满洲有300,000人的兵力，其中沿鸭绿

江一带的部署不会超过100,000到200,000人，只有50,000人到60,000人能够渡过鸭绿江，他们没有空军，而我们现在在朝鲜已有空军基地，如中国试图前出平壤，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然后，麦克阿瑟概要地谈了一下苏联干涉的可能性，他认为那将是不可能的，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麦克阿瑟将军对威克岛会议记录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有关中国和苏联干涉这个问题并不是总统议事日程上的主要议题，当他答复说中苏干涉的可能性极小时，他的观点完全是纯理论的和从军事角度上来衡量的，而这一问题在本质上来说需要从政治上来确定。他还陈述说，他的观点是当时从军事上这一角度来决定的，从军事上说，如果中国干涉，美国必将进行报复。在一个半岛的战争中他们所暴露出来的交通运输线和供应基地将会遭受严重破坏，事实上他认为中国是知道这一威胁的，而这将是中国避免卷入战争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总统和当时在场的人并没有对麦克阿瑟将军所持的这一观点提出疑问，而他们肯定了解有关这一问题的最高层次的军事情报。实际上他们是非常赞同他的观点的，以至于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问他，什么时候他能抽调一个师到欧洲去执行任务，所以说麦克阿瑟在回答总统的问题时，他似乎仅仅是把政府最高层的一致观点说出来罢了。这就是当时10月中旬的情况。

10月20日，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登载了一条被认为是可靠的情报，它说有400,000中共军队集结在边界地区，准备在18或20日入境。远东司令部已采取了防御措施，从鸭绿江到联合国军的各个通道进行空中侦察，但是除了断断续

续、大规模的卡车运输队被发现外，没有发现其它确切的部队调动，同一天，远东司令部签署了202号计划，当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军从朝鲜撤离一事将以此计划为依据，此计划设想中国和苏联军队将不会进行干涉。

奇怪的是从10月25日起，一直延续到月末这段时间，联合国军实际上已在北朝鲜和中共军队交战，并且还俘虏了一些中国士兵，而这时远东司令部每日情报综述却将中国的干涉置于次要地位，认为敌人只有能力进行游击战。10月27日每日情报综述刊载了一条消息说，两天前抓获了第一批中共俘虏，情报部门对俘虏所供认的中方干涉一事评论说，这一切只是根据俘虏的口供，但未经证实，所以说还不能认为中方的干涉是事实。

第2天，10月22日，就中共军队是否可能进行干涉这一问题再次商讨后，情报部估计说：

“从战术角度来看，由于美军已取得全面胜利，而且兵力已全面展开，中共已错过干涉的大好时机，很难想象这种行动如果是预先计划好的，会拖到北朝鲜的残余部队的作战能力降低到如此低水平时才采取。”

10月31日每日情报综述讨论了第8集团军抓获10名中共战俘，南朝鲜第2军遭到挫折这一事实，它接着说目前的形势可能表明“中国军队已介入朝鲜冲突”。联合国军司令部在给安理会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了10月16日至31日这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在提及抓获中国俘虏时说没有迹象表明有这种编制的中国军队已进入朝鲜。

于是在11月3日远东司令部却接受了这一估计，那就是在朝鲜大约有16,500名中国军队和联合国军交战，可能总兵力为34,000人，这份情报报告里所列举中共在满洲军队的总

兵力为833,000人，其中415,000人是中共正规的地面部队，同一天华盛顿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将军发了封电报，对中共军队似乎已在朝鲜的公开干涉表示关注，并询问他就这一事态的看法。第2天他回答说，尽管有可能进行干涉，但是从很多最基本的逻辑推理上看，却认为它是不可能的，并且还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来接受这种说法。

11月3日，麦克阿瑟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质询，询问有关北平广播电台播送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参加北平政府的各政治团体所签属的联合宣言。该宣言称朝鲜战争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应全力以赴抗美援朝。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在评论这一广播时说，过去一系列的声明只不过是嘘声恫吓，而这次不同了。两天以后，也就是11月5日，每日情报综述认为中共军队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力突然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击。

紧接着在11月6日，麦克阿瑟发表了一份广为报道的特别公报。公报谴责共产党人作出了“一件目无国际法的历史上最为无理的行动”，大规模异邦共产党军队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渡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并且在享有豁免权的满洲边界之后，集结了大量可能进行增援的部队。他就未来事态的发展说道：这些增援部队是否会前出增援早已投入作战的部队，或以何种规模进行，都将拭目以待，而且此事件将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第2天，远东司令部的情报报告，把以前所承认的中共在朝鲜的兵力数量提高到34,500人，在第8集团军区域为27,000人，在第10军区域为7,500人。在9日，它登载了一条中共军队在朝鲜的情况更为详细的分析。它承认和联合国军接触的中共军队共有51,600人，来自4个军的8个师。还

有两个师12,600人也可能与联合国军接触。在第10军所属区域可能还有另外两个师12,600人,但是尚未与联合国军接触。这一分析认为在北朝鲜可能共有76,800名中国军队。

有一份报告说,10月17日在北平召开了一个高级会议,据说在此会议上,中国官员决定参战。由于许多情报证实了这一消息,在11月12日该报告受到进一步的关注。情报部门认为这一情报可能是正确的。从台湾国民党那里获悉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东京,报告中共打算在朝鲜投入其主力部队和联合国军作战,并且加强其在印度支那的作战。

11月中旬,联合国军司令部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说,在前方地域发现有12个师的中国军队:9个师在第8集团军区域;3个师在第10军区域。随着11月第3个星期的过去,朝鲜前线显得相对平静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注意到北平及其它地方通过无线电广播、给报刊编辑的信、游行集会等多种方式不断进行大肆宣传。这些宣传似乎要动员整个国家投入到在朝鲜进行的所谓具有自卫性质的干涉战争。远东司令部现在很明显地认为,中共军队在朝鲜的总兵力最高数为70,051人,最低数字为44,851人。显而易见,直到联合国军11月24日发起攻击时,这一估计才有所改变。

陆军部对中共军队在朝鲜兵力的估计基本上和远东司令部、第8集团军、第10军相同。在11月24日联合国军发动进攻的前一星期,它估计在朝鲜有51,600名中共军队,也可能总数达76,800人。它相信这些部队分别属于4个军:第38、39、40、42军,共12个师,每个师约有兵力6,300人。

显然,远东司令部掌握着大量有关中国以及他们和朝鲜战争相互关系的情报,但是还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麦克阿瑟的情报处长威洛比是怎样认为的呢?更为重要的是麦

克阿瑟自己本人对中国大规模干涉的可能性是如何想的呢？

虽然威洛比将军在他的情报综述中不断地指出，中共军队干涉有潜在的可能性，但他始终认为这将不会发生，利文·C·艾伦少将九月初赴朝鲜上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途经东京时，威洛比在和他的一次谈话中排除了中国干涉的可能性，他说中国非常敏感，不会介入朝鲜事务，第10军参谋长拉夫纳将军在11月和威洛比将军的一次谈话中对在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所属地区出现大量中共师表示了极大关注。威洛比将军说，他们可能仅仅是这些师中的部分部队，并不都是满员师。十一月份远东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希基将军率司令部情报处、作战处和后勤处参观了在朝鲜的第10军，以便获取估计中国干涉程度的第一手资料。参观时他向威洛比将军大致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象阿尔蒙德将军所说的中国军队已经干涉了，那么你估计现在在朝鲜有多少中国军队呢？”他重申只有一些志愿兵进入了朝鲜，在朝鲜已查明的每一个师其实只是该师一个营的志愿兵。在同一次谈话中，在回答阿尔蒙德问及的在第8集团军地区第8骑兵团所遭到的攻击一事时，据报道威洛比将军说，该团未能设置足够的防御，遭到一小股敌人的突然猛烈袭击，在天黑时溃散了。

在1950年10月、11月期间，尽管远东司令部的情报报告充斥了大量的情报数据和对中共军队作战能力的估计，但却从未反映过以上对中国人将全力以赴干涉的评估。

麦克阿瑟将军的观点似乎和远东司令部情报估计中反应的观点大同小异，但他可能对中国大规模干涉更为了解。10月7日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递交了一份情报，回答了他们对他的提问，那份报告反映了他的观点和对未来的展望，他的电文说：

“毫无疑问，正规编制的中共军队已经并正在与联合国军作战，尽管现在还无法确切判断其数量，但这已足使我们在西线采取主动，在东线相对放慢我们的进攻。似乎可以肯定，这些部队可能会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进行任意使用和增加，如果敌人继续集结兵力，就能很容易地阻止我们重新发起进攻，甚至将迫使我们后退。假如能阻止敌人的增援，在西线将可采取行动再次夺回主动权，只有通过这种进攻才能查清敌人的确切兵力。”

尽管这一观点有些悲观，可是两天以后麦克阿瑟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封电文中就未来对中共军队所要进行的军事行动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他说：

“我相信，由于我们的空军除了对水电设施轰炸外，现在在朝鲜不受任何限制，我们完全有能力阻止敌人增援部队渡过鸭绿江来增援我们当面的敌人，挽救其不遭受毁灭性打击。”

11月24日，在联合国部队发起总攻的当天，有迹象可以进一步表明这种观点支配着麦克阿瑟将军，在一份公报中他声称：

“联合国部队在北朝鲜对‘新红军’的大规模钳形作战，现在已到了决定性阶段。我们空军的各种力量在过去的三周内、在一系列有效的协同进攻中，成功地切断了敌人来自北方的供给线，从而使敌人无法进行进一步的增援，敌人最基本的补给明显受到了限制。”

也许最能表露出麦克阿瑟观点的是他同一天给联合国的特别公报，公报中叙述：

今天，联合国部队的“钳形”攻势按预期向前推进，空军全体出动，完全遮断了敌人的后方区域。对敌人后方以及

鸭绿江边界一带的空中侦察表明，几乎已没有敌对的军事行动。进行合围的左翼部队尽管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仍在向前挺进，右翼部队在海军航空兵和海军炮火的支援下，继续扩大它的战果。

我们损失甚微。有充分的保障确保连续进攻的作战行动，我们的正义事业和对早日完成任务的承诺在我们军队的士气中可以充分得以体现。

尽管在1950年10月至11月这一关键时期他和联合国都在斟酌中共军队干涉的问题，在以上电文中麦克阿瑟将军都表露了这么一个观点，而这一观点在这一时期里显然支配着他：首先他似乎坚信中国不会全力进行干涉；其次如果他们这样干了，他的空军可以摧毁他们。麦克阿瑟将军很可能预料会在鸭绿江一线和中共军队打一仗，但是他预料通过遮断这一决定作用和空军近距离支援能力来取胜，也许依赖空中力量与中共军队作战的思想是麦克阿瑟进行判断的关键性因素。

五、实际情况

10月3日周恩来对印度大使的谈话、北平电台的声明以后从战俘那里得来的中共军队入朝的时间以及和以后事态发展有关的其它的形势的情报，有充分的理由表明中共政府在10月初就决定如果越过三八线的是联合国军而不是南朝鲜的部队，中国将在北朝鲜进行干涉。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共是否相信联合国军会越过三八线，但是至少一个理由可以认为北朝鲜政府相信联合国军会在三八线一线停住。北朝鲜人民军的总司令金日成在1950年10月14日给军队下达了一份命令，其

中他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中有很多人都认为美军的进攻将停止在三八线一带……。”

十月九日，美军先头部队在开城越过三八线，其后几天里，中共军队在满洲边界渡过鸭绿江进入北朝鲜，这些部队的先头部队显然在10月13日或14日越过边界的，虽然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在10月12日就已进入北朝鲜。

在10月14日至20日，中共4个军，每个军3个师渡过鸭绿江，其中两个军：第39和40军从满洲的安东进入北朝鲜的新义州，另外第38、42军两个军从满洲的集安进入北朝鲜满浦郡。所有这4个军均属于林彪的第四野战军的一部，在抵达朝鲜后，隶属中共军队的第8兵团。第1摩托化炮兵师、第2摩托化炮兵师的两个团和一个骑兵团大约在10月20日至22日期间从安东进入朝鲜，支援早已入朝的4个军。

进入朝鲜的中共4个军，有三个军部署在第8集团军正面，另一个军部署在第10军正面。从西到东这4个军是这样部署的：第39军在云山正面，第40军在温井正面，第38军从满浦郡穿过江界进入到在熙川地区的第8集团军的右翼阵地，这很可能就是迪安将军在10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在离熙川以北20英里处看到那个中共军队，当时他正被俘获他的人押往满浦郡。第39和40军在10月25日第一次和联合国军交火，第38军于10月26日投入战斗。

第4个军第42军从满浦郡地区穿过江界移至长津水库地区，部署在朝鲜东北方向进攻的第10军正面。第42军和第39、40军一样也是在10月25与联合国军第一次交火。该军两侧的115师部队插入第8集团军区域，这支部队显然10月底在楚山地区击溃了南朝鲜的第7团。

正当10月15日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杜鲁门总统以及顾问

们表露其想法，认为中共军队干涉的可能性极小，他认为即便干涉，最多只有60,000人能渡过鸭绿江，而且他的空军将把他们击溃，这时大约有120000中共士兵要么已渡过鸭绿江，要么正在渡江，要么他们正集结在各渡口以待过江。

大约十天后，紧随着这4个军，又有两个中共军在10月底进入了北朝鲜，这些部队是第50军和第66军，从安东渡至新义州，到了10月31日这两军全部渡过了鸭绿江进入北朝鲜。这两个军都编有三个满员师。由于这两个军中大约有60000人进入了朝鲜，使得在此期间中共军队在朝鲜的总兵力达180000人。第50军向南部署在中共军队的西翼，在中共军队第一阶段进攻中一直做为预备队。该军的一部在11月1日确实与美第19步兵团在龟城附近交过火。

在10月底之前，还有中共军队第42汽车团从安东进入朝鲜的新义州，第5汽车团和第8炮兵师从集安进至满浦郡，这两个汽车团支援了第一阶段的进攻作战。

在第10军的防区内，第42军将其第124师调到长津水库以南，该师在10月底至11月初和南朝鲜第3师、美军第7陆战团的一部进行了一场阻滞战。第126师留在长津水库地区作为预备队。但是它在赴战水库和美第7师发生了一系列小规模交战。第125师从柳沅里向南推进，割断从司仓里向北的进攻轴线。11月13日该师从西南方向的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接合部插入了第8集团军的防区，出现在德川地区第8集团军东翼的南朝鲜第8师的正面。

这6个军组成了中共第13兵团，5个军在第8集团军防区内，一个军在第10军防区内，总兵力为18个师，每个师的基准兵力为10000人，中国军队的师团数字顺序是按序列编成的，第13兵团的编制如图5所示：

图 5 —— 第13兵团编制

军	师	团
第38军……	112……	334, 335, 336,
	113……	337, 338, 339,
	114……	340, 341, 342,
第39军……	115……	343, 344, 345,
	116……	346, 347, 348,
	117……	349, 350, 351,
第40军……	118……	352, 353, 354,
	119……	355, 356, 357,
	120……	358, 359, 360,
第42军……	124……	370, 371, 372,
	125……	373, 374, 375,
	126……	376, 377, 378,
第50军……	148……	442, 443, 444,
	149……	445, 446, 447,
	150……	448, 449, 450,
第66军……	196……	586, 587, 588,
	197……	589, 590, 591,
	198……	592, 593, 594,

尔后第3批中共军队进入了朝鲜，第三野战军的第9兵团在11月上半月进入了朝鲜。这个兵团是在10月底11月初从中国山东省用火车直接运到边界地区的，然后立刻入朝。该

兵团由3个军第20军、26军、27军组成，每个军3个师。另外分别从第30军那里补充了一个师，这就使每个军有4个师。11月上半月入朝的第9兵团的12个师加之原来的18个师，使中共在朝鲜的总兵力达30个师。另外在北朝鲜还有一系列炮兵、骑兵和后勤部队。

第9兵团向东南移至长津水库地区，该兵团的大部在11月13日之前就抵达了那里。13日接管了第42军在该地防务，第42军的124师和126师紧跟着125师向东南方向移至第8集团军所属区域，这样到11月第3个星期末，中共第四野战军的第13兵团共有18个步兵师，共180000人集结在第8集团军正面。中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共12个步兵师120000人集结在第10军正面。那么现在部署在朝鲜的中共总兵力已达300000人这一令人畏惧的数字。

中共介入朝鲜战争势必给自身的指挥系统带来变化。中共军队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在沈阳建立了一个中共军队和北朝鲜军队的联合司令部，有关作战的主要措施由该司令部作出决定。一个对外的司令部被称为北朝鲜军队和中共军队的联合司令部，由北朝鲜总司令金日成指挥。目的是使外界相信该司令部在朝鲜掌握着军事指挥权，有一点可以肯定，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沈阳。有迹象表明开始中共第19兵团可能有金日成的北朝鲜司令部指挥。而第9兵团很显然一开始就由中共军队指挥。

六、结 论

联合国军司令部开始认为只有一些中国志愿人员混编在朝鲜部队中，到11月24日才认为在朝鲜大约有60000名至

70000名中国军队，是实际在朝鲜的中共军队的四分之一强。联合国军在作战中遇到了数目颇为可观的中共军队之后，为什么其司令部还会如此错误的估计形势呢？

答案很明确：第一，尽管中共政府几次公开声明，如果越过三八线的是联合国军队而不是南朝鲜军队，中国将进行干涉，可是美国政府却倾向认为这些声明不过是外交上的讹诈和威胁；第二，中共军队的真正渡江行动和向南展开是在夜间进行的，空中侦察难以发现这一行动，白天由于中共军队在山村里隐蔽得非常好，所以空中侦察也没有发现；第三，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战俘、老百姓所说的大规模中国军队入朝一事，情报当局对此无法确认。第8集团军的情报系统在北朝鲜的情报工作没有象在南朝鲜釜山防御战中那样高效。

这里应该强调一下有关中共军队的行军纪律和能力。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使得中共军队能秘密进入和部署在北朝鲜。这种行军能力可以与古代最优秀的战例相媲美。赞诺芬在叙述10000名希腊人撤退时说，他们平均每天行军24英里。罗马军队的步速规定一个罗马军团5小时内必须走完二十英里。这便是一个罗马军团通常每日行军的距离。在平时训练时，罗马军团每月得进行三次这样的行军，有时规定在5小时之内走完24英里，当凯撒在高卢围攻格高维尔时，他率军队在24小时内行军了50英里。

在一份文件纪录的例子中，一个有3个师的中共军从鸭绿江以北的满州的安东步行了286英里，抵达在北朝鲜作战的集结地域，其间只用了16至19天时间。其中一个师在盘环的山路上以平均每天18英里的速度，连续行程8天。每晚7时开始行军，次日凌晨3时结束，防空措施必须在5时30分

结束，每个人、每件装备、每头牲畜必须伪装隐蔽起来，一旦上空出现飞机，那么每个人按规定必须就地卧倒，保持不动，任何人违反此规定，军官有权将他就地枪决。

这些规定，特别是行军和宿营纪律可以说明为什么联合国军的空中侦察从未发现部署在北朝鲜的中共军队。在10月和11月份，300000中共军队进入阵地，除了直接接触之外，没有一人被联合国军司令部发现。当飞机在空中搜寻可能入朝的中共军队时，他们巧妙地伪装起来，躲在下面，空中观察人员没有发现他们，空中照像也没有显示出他们存在的迹象。

七、事关重要的军事形势

11月6日麦克阿瑟注意到中共军队最近的攻势，对北朝鲜正在变化的形势，他概括说：“正当北朝鲜遭受彻底失败时，中国做了一件目无国际法的、历史上最为无礼的行动——出兵干涉朝鲜战争。”在高度赞扬沃克将军时他说：“由于负责那个区域的美军指挥官及时地查觉了敌人的企图，巧妙地实施机动，仅以微小的代价躲避了敌人精心设下企图全歼联合国军的圈套”。麦克阿瑟将军就他未来的打算说道：

“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当前的敌人，以实现联合国的目标——为朝鲜民族和其人民带来和平和统一。”显然他打算消灭在朝鲜的中共军队，以及剩余的北朝鲜军队。为达到此目的，他认为有必要在朝鲜中部和西部，为协同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建立一条纵深防线。

11月6日沃克将军下达了第8集团军为重新发动进攻而制定的作战计划。该计划要求3个军齐头并进向朝鲜边界推

进——美第1军在西线，第9军在中间、南朝鲜第2军在东线。在为暂定在11月15日发起的进攻进行准备时，第8集团军必须将第9军调入该线，为了达成这一目的，早已采取了步骤。11月2日南朝鲜第3军接替了第9军所属地域的防务。第9军在11月4日完成了向顺天的机动。次日午时，第9军投入战斗，其第2步兵师控制了该地区。

第8集团军的后勤处处长斯特宾斯上校估计，第8集团军如进行被动防御作战，每天需要3000吨的供给，而进行主动作战每天则需要4000吨。在10月到11月20日，第8集团军从未能为主动进攻作战提供所需的最低数量的供给。最后，每天从南方通过铁路向平壤运输2000吨供给品。从镇南浦卸运1000吨，通过空运运送1000吨，这样才达到每日4000吨的供给需求。

第8集团军因后勤保障困难而推迟了其在11月中旬的进攻。正当该军在竭力克服这一困难时，第10军在朝鲜东北部继续冒险向边界进攻，除了第1陆战师在长津水库下游遇到狙击外，其间没有遇到其它强有力的有组织的抵抗。第10军司令官对其第1师故意放慢了他们进攻的势头，大为恼火。

从第10军在朝鲜东北部作战一开始，史密斯将军认为该陆战师下属部队过于分散甚为不妥。11月7日在一次和阿尔蒙德将军的会议上，他再次要求将该师集中起来。由于第10军最近和中共军队112师的经历以及第8集团军和中共军队遭遇，显然使阿尔蒙德将军能更好地听取史密斯有关将该陆战师集中起来的争论。最后阿尔蒙德对他的意见表示赞同。史密斯接着又进一步争辩说，随着冬天的到来，该师不应该向长津水库南端的古土里高原挺进。但是阿尔蒙德认为该陆战师应坚守位于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由于在11月7日前后中

共军队在北朝鲜的西部和东北部脱离接触，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内部又恢复了信心。11月11日第10军又重申向鸭绿江挺进的命令。显然阿尔蒙德将军希望其部队能尽快抵达边界，将该地区交给南朝鲜部队，并且在冬天到来之前便撤离该地区。

当第7陆战团在11月10日抵达古土里时，该团指挥官利曾伯格和该师师长史密斯少将都不想急于向前推进，史密斯少将明确表示，他对他的暴露西翼感到担忧，他想改善从山隘口到该师在镇兴里铁路末端的公路防御。并且想在下碣隅里建立一个安全的基地，派部队守卫通往南部的的主要公路要道。最主要的是，在试图向鸭绿江进一步推进之前，他想在下碣隅里地区集中该师的全部兵力。

1950年在长津水库地区，冬天提前来临。11月10日第1陆战师到达了古土里高原，当天寒流突然袭来，气温骤然下降到零度以下。从那天起部队便进入了冬季战役。11月11日和12日从古土里派出的巡逻兵在山村里发现了小股分散的敌军。次日该师的一部进至离水库只有一半路程的釜城里。11月14日第7陆战团身穿防寒的风雪大衣，冒着严寒，步履艰难地向下碣隅里方向挺进。路上积雪达一英寸厚，在行程中有的车辆受冻被迫停了下来、刹车打滑，士兵们前进非常困难。抵达下碣隅里之后，他们发现该地方已被轰炸得面目全非，当地居民告诉他们占领该镇的3000名中共士兵3天前已离开，向北和西部方向撤退了。当天在下碣隅里附近抓获了一名来自126师第337团的中共士兵，他说他的师在水库东面。12月14日那天夜晚，气温降至零下十五度。

第二天第7陆战团进驻下碣隅里。利曾伯格上校部署了环形防御。第1营保护西北口，第2营保护南口，第3营保

卫该镇的东北口，同一天第5陆战团第2营抵达古土里。开始在第7陆战团后面的长津水库地区集中第1陆战师的其余部队。此时由第5陆战团保卫通往咸兴的主要供给线。

当第一批陆战部队进入下碣隅里两天以后，史密斯将军和菲尔德·哈里斯少将（第1陆战航空联队指挥官）在11月16日坐飞机视察了该地区，为C-47运输机选择了一个简易机场，史密斯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简易机场来弥补公路的供给不足并且用它可以迅速撤离伤员。11月19日工程兵开始修建简易机场。其它部队则继续修筑通往镇兴里关口的公路。18日第一批车队穿过该关口到达下碣隅里。在继续修筑交通线的同时，史密斯停止了向下碣隅里的挺进。

因而该陆战师在实际上根本没有敌人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在11月10日至23日之间，平均每天向前推进才1英里。但是由于史密斯将军非常谨慎地集中该师的兵力，坚持确保运输线的安全，以及在长津水库地区僵硬荒无的土地上为下一步作战建立一个安全基地。这一谨慎行为使得数周后该师免遭中共军队的歼灭。

尽管第8集团军计划在15日发起的攻击由于后勤保障的困难，不得不向后推迟，但是在14日发布进攻命令的前一天，该军命令发动进攻占领从西海岸公路向东穿过泰川——温井——熙川至英昌里一线。该线将成为总攻的出发线。然后该军将受令继续向朝鲜北部边界挺进。沃克将军的命令反映出他企图通过近距离协同进攻使该军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同时也反映出相当程度上的小心谨慎和对敌军的某种重视，有迹象表明沃克将军尽管预料会遭到抵抗，但他仍要发动这场进攻，很显然他相信他能够到达边界。他的参谋长艾伦将军也持同种观点。

11月17日，随着后勤形势的改观，第8集团军向下属部队下达11月24日向北发动总攻的命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通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这一暂时的进攻日期，强调说，进攻之所以推迟是因为后勤保障非常之困难。他很乐观的报告说，过去十几天连续不断地轰炸，已使得敌人无法对战场进行增援，而且使敌人的补给大为减少。

到11月24日发起攻击时，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在朝鲜战争中战斗减员已达27827人。第8集团军为21529人，第10军为6298人，其中第8集团军在战斗中共阵亡4157人，另有391人因伤后死亡，还有4834人在战斗中失踪。

11月27日中午，第8集团军通知第1军和第9军，以及南朝鲜部队，集团军发起进攻时间定于11月24日10时，前线的各作战部队在11月23日接到了攻击时间。那天正好是感恩节。集团军前线比较平静。巡逻兵前出战线几千码，几乎没有和敌人发生任何接触，敌人似乎上星期就从所有区域撤退了，只留下少量警戒部队和一些隐蔽掩体。联合国军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一条能称为主要的防御阵地。

11月24日，当第8集团军前出进攻时，他们只遇到配有轻型火器敌人班、排一级的小规模部队的抵抗，甚至在南朝鲜第2军的进攻区域内，敌人的抵抗要比预料的小。在大多数地方，联合国军在向前推进时，未遇到任何抵抗。

11月24清晨，麦克阿瑟将军、斯特拉特迈耶、赖特、威洛比、惠特尼和几家美国在东京的报刊机构负责人飞抵朝鲜、来目睹进攻的发起。沃克将军陪同他们参观了沿清川江一线的美第1军、第9军和第24师的司令部。在第1军司令部，米尔本将军告诉参观团，他的巡逻部队发现云山地区有重兵防守，他个人认为，第9军已发起的进攻，进展将不会

那么顺利，他的话顿时给所描述的光明前景投下了阴影。中午不久，在第24师司令部，丘奇将军向参观团简要介绍了进攻的进展情况。至于对进攻是否会成功，大家似乎普遍持乐观态度。

下午，利文·艾伦将军陪同参观团视察了简易机场，在返回司令部时，他向参谋人员说：“我认为这次进攻将会取得成功。如麦克阿瑟将军认为不会成功，他就不会来到此地。

资料来源：

在该书所引用的消息来源，没有必要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评述。他们大多数已在书中的脚注中加以说明了。除了一些段落，主要是在第一章节，所有的描述都来源于原始材料。他们是由美国、联合国军队有关陆地、海上和空中的官方记录所组成的，同时也参照了南朝鲜军队的记录，但是一般来说，它们的数量很少，而且有时几乎没有什么记录。

美军地面作战部队保留了从军到步兵团、炮兵和坦克营这一级的战争日志。同时，他们还保存了每日定期的情报和作战通报以及通讯记录档案，不同的营都保留了相似的记录。尽管要求步兵营作记录，不是为了存档，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它们属于团级战争日志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日志，去寻找陆军部的永久性档案。在第8集团军日志中，还包括一份非常有用的作战处的空中报告。

有些当时军队的记录在作战中丢失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34步兵团的记录，第2师和它的第9团、第38团的记录。后来所补的记录都是根据一些人的回忆和当时的零星材料编成的。而第5团战斗队在它作战的第一个月的记录则从未找

到过。

陆战部队保存的记录叫做特别行动报告。这些特别行动报告和集团军的战争日志相同，都附有下属部队和参谋部门的记录。他们还保存了情报处和作战处的日志档案。

有关仁川登陆和元山——兴南战役，离不开第七联合特遣部队的海军记录。

对所有各作战部队和各级司令部的战争日志、特别行动报告、定期报告以及后勤部门相似的报告都进行了审阅和研究。

正如前言指出的，一些补充记录是根据当事人口述的第一手材料编成的。这些口述往往比记录还重要。它们主要来自于集团军司令、军、师、团、营、连、排指挥官、参谋人员的口述以及通过私人之间的会谈、通信和早期有关他们所进行的作战行动的初稿。每一个人的口述都和其他人以及当时的记录进行了核实。不一致的地方很多，有时很难将相互矛盾的材料编得自圆其说。

所用的敌方消息来源由缴获的北朝鲜和中共军队的文件以及数以千计的北朝鲜和中共战俘的口供所组成。口供报告的价值得由战俘所在部队的职务来定，很多是毫无用处的，但每份报告都可能显露出一些零星的情报。有关敌人方面的最有用的材料是来自麦克阿瑟将军的远东司令部同盟国翻译处。作战部队所记录的战俘口供往往有着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常常代表当时所掌握的敌人在战场上的最重要的情报。当然，以后进行审讯得出的口供会更详细些。

作者本人认为，如果不了解当时战争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就无法写好其军事历史。只要有可能，作者就身入实地考察战场的地形，并且花费了大量时间来研究地图。除察阅

了以前出版的大小不同的地图，主要是参照1951年2月，陆军部测绘局所印制的地图，该地图比例为1:50,000，当涉及到一些城镇的作战时，还察阅了其它一些特制地图。

1991.12.7.